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第五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中华书局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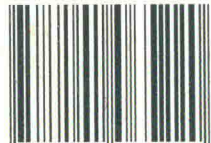
第五册

衢县志

民国 郑永禧纂辑

王志邦 史卫乐 标点

ISBN 978-7-101-06522-0



9 787101 065220 >

定价：1800.00元（全十五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第五册】

衢县志

民国 郑永禧纂辑 王志邦 史为乐标点



中華書局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编号：08WTWX001ZD）

民国《衢县志》目录^①

校刊《衢县志》弁言·····	余绍宋(1)
故湖北恩施县知事郑公墓志铭·····	余绍宋(2)
衢县新志序·····	余绍宋(5)
《衢县志》序·····	桂铸西(8)
自序·····	郑永禧(10)
康熙《西安县志》原序·····	陈鹏年(12)
嘉庆《西安县志》原序·····	姚宝燿(14)
《衢县志》总目·····	(17)

卷 首

衢志源流考·····	(20)
释衢·····	(23)
古西安同名异地考·····	(25)
修志肤言·····	(27)
凡例·····	(30)
图 ^② ·····	(34)

① 本目录系标点者编。

② 图，底本《衢县志》总目有此目名，正文缺。

图考说 (34)

卷 一

象纬志 (65)
星纪 (66)
经度 (70)
气候 (70)
 占验谈 (71)
五行 (73)

卷 二

方輿志 (84)
沿革 (85)
疆里 (90)
 水路道里 (94)
 陆路道里 (99)
山脉 (107)
 南支仙霞系 (109)
 东南支接前仙霞系 (117)
 西南支怀玉系 (120)
 西北支怀玉系连黄黟系 (122)
 北支黄黟系 (130)
河流 (137)
 大港 (138)
 西北支流 (139)
 东南支流 (142)

山源细流·····	(143)
大港上下经过之区·····	(144)
沿城水埠·····	(145)
潭、湖名迹·····	(146)
坊巷·····	(150)
街巷·····	(153)
乡庄·····	(160)
雍正十年改编字号·····	(164)
各庄村名·····	(170)

卷 三

建置志上·····	(195)
城池·····	(196)
环城内外水闸·····	(201)
公廨·····	(202)
学校·····	(208)
法团·····	(230)
善举·····	(234)
邮电·····	(242)

卷 四

建置志下·····	(248)
坛庙·····	(249)
寺观·····	(280)
附：教堂·····	(313)
会馆·····	(316)

卷 五

食货志上	(318)
户口	(319)
粮赋	(323)
元代粮赋	(324)
明代粮赋	(325)
明屯田粮	(332)
清代粮赋	(332)
民国粮赋	(347)
贡榷	(352)
仓储	(359)
蠲赈	(363)
盐法	(368)
宋代盐法	(368)
明代盐法	(369)
清代盐法	(371)
民国盐法	(373)
钱币	(374)

卷 六

食货志下	(379)
农田	(380)
水利	(386)
南乡诸堰	(386)
出周公源各堰	(387)

出罗张源各堰,分东西支	(393)
东乡诸堰	(394)
北乡诸堰	(396)
西乡诸堰	(400)
坝、堤、坪、闸	(402)
湖、塘、泉、井	(404)
桥梁、津渡	(412)
林场	(430)
矿区	(435)
商市	(437)
城乡市面	(438)
天产品	(442)
植物门	(442)
动物门	(472)
矿物门	(488)
制造品	(490)
用品	(490)
食品	(494)

卷 七

古迹志	(497)
故城	(498)
旧署	(500)
坊表	(506)
塔	(520)
宅第、园亭附楼台、池馆	(523)
冢墓	(554)

卷 八

风俗志	(565)
礼仪	(566)
习尚	(579)
节序	(583)
方言	(592)
名词	(592)
动词	(599)
代名词	(601)
助词	(602)
语词	(603)
形容词	(604)

卷 九

防卫志	(606)
军备	(607)
屯卫	(616)
巡警	(620)
民团	(624)
历代兵事记	(627)

卷 十

官师志	(657)
治官表	(658)

汉至隋令长	(658)
唐、宋县令	(660)
元代县官	(673)
明代县官	(676)
清代县官	(695)
民国行政司法官	(716)
附：驻衢同城长官	(721)
学师表	(806)
武官表	(829)

卷十一

族望志	(851)
族望表	(857)

卷十二

爵秩志	(912)
封荫表	(913)
境内之封	(914)
境外之封	(918)
圣裔袭封	(920)
秩外荣典	(923)
仕进表	(929)

卷十三

选举志	(1010)
-----	--------

文科表 ^①	(1011)
唐文科	(1011)
宋文科	(1012)
元文科	(1026)
明文科	(1028)
清文科	(1050)
钦赐寿榜	(1059)
武科表	(1061)
宋武科	(1061)
明武科	(1062)
清武科	(1063)
明经表	(1071)
明经贡生	(1071)
荐辟表 ^②	(1109)
国学表 ^③	(1113)
捐贡附	(1119)
吏材仍旧志附	(1122)
乡选表 ^④	(1123)
游学毕业表 ^⑤	(1127)

卷十四

艺文志上	(1135)
------------	--------

① 文科表及下面武科表、明经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有目名，正文缺该目标题。

② 荐辟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荐辟表，正文缺表字。

③ 国学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国学表，正文缺表字。

④ 乡选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乡选表，正文缺表字。

⑤ 游学毕业表，《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游学毕业表，正文作学校毕业。

经部	(1136)
史部	(1164)

卷十五

艺文志下	(1195)
子部	(1196)
集部	(1229)
附录	(1269)

卷十六^①

碑碣志一	(1279)
城署儒学类	(1280)
城池	(1280)
官署	(1292)
学官	(1314)
家庙	(1358)
书院	(1377)

卷十七

碑碣志二	(1385)
名胜公益类	(1386)
名山	(1386)

① 卷十六至卷十九碑碣志，底本《衢县志》总目录至类止，正文目录有目名而无类名，正文则有类一级标题；正文无目一级标题，而在辑录本目碑文后用小字以上某某形式注明。

古迹	(1409)
水利	(1423)
善堂	(1442)

卷十八

碑碣志三	(1449)
神庙生祠类	(1450)
庙	(1450)
祠	(1482)

卷十九

碑碣志四	(1516)
寺墓类	(1517)
寺	(1517)
墓	(1547)

卷二十

名宦志	(1614)
汉	(1616)
隋	(1617)
唐	(1617)
五代吴越	(1618)
宋	(1618)
元	(1620)
明	(1621)

清	(1630)
附：宦迹举要	(1643)

卷二十一

人物志一	(1661)
三国	(1663)
晋	(1664)
南北朝	(1664)
唐	(1665)
五代	(1666)
宋	(1666)

卷二十二

人物志二	(1708)
元	(1710)
明	(1716)

卷二十三

人物志三	(1751)
清	(1754)

卷二十四

人物志四	(1831)
流寓	(1833)

晋	(1833)
唐	(1834)
五代	(1834)
宋	(1835)
元	(1845)
明	(1847)
清	(1848)
方技	(1861)
宋	(1861)
元	(1866)
明	(1866)
清	(1867)
仙释	(1871)
晋	(1871)
唐	(1871)
五代	(1874)
宋	(1875)
元	(1880)
明	(1881)
清	(1882)

卷二十五

列女志	(1886)
戚畹	(1887)
宋	(1887)
明	(1888)
寿母	(1889)

明	(1889)
清	(1889)
贤媛	(1893)
元	(1893)
明	(1895)
清	(1895)
贞烈	(1900)
宋	(1900)
元	(1900)
明	(1901)
清	(1902)
贞孝	(1907)
明	(1907)
清	(1907)
节孝	(1911)
元	(1911)
明	(1911)
清	(1919)

卷二十六

杂志	(1976)
----------	--------

卷二十七

诗文内编上	(2027)
文	(2031)

卷二十八

诗文内编下	(2099)
诗	(2109)

卷二十九

诗文外编上	(2179)
文	(2181)

卷三十

诗文外编下	(2220)
诗	(2227)
诗余	(2260)
《衢县志》跋	(2274)

《衢县志》卷十四

艺文志上_{二目}

经部

史部

《衢县志》卷十四

县人郑永禧纂

艺文志上

金华、永嘉、台州、携李均有丛书之刊，武林亦有往哲遗著及掌故丛编。衢盖阙如，岂先哲之遗传者寡耶？何后嗣之不善保守也。今览取诸家，其轶事犹时见于他说。典籍散亡，目录存在，类而列之，以资参考。后有创设藏书楼或图书馆者，能于此目中，按图而索之，完归赵璧，重列于廷，则尤先哲之灵所默为呵护者也。

经 部

《新注周易》

宋刘牧撰

《宋史·艺文志》：十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
《绍兴书目》作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刘长民易》，《文献通考》作《易解》，并十五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六卷。
《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引《宋志》：十一卷。康熙《县志》作《易解》，无卷数。《经义考》云：佚。

晁氏《读书志》：《刘长民易》十五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

按：《宋志》又有刘牧、郑夫《注周易》七卷，今无考。

《卦德通论》

宋刘牧撰

《宋史·艺文志》：一卷。《绍兴书目》、《直斋书录》并作《统论》。《府志》注：通，一作统。《经义考》云：存。

《易数钩隐图》

宋刘牧撰

《宋史·艺文志》：一卷。《绍兴书目》作三卷。焦竑《经籍志》：《易数钩隐》一卷、《图》三卷。叶盛《菴竹堂书目》：《刘氏易数钩隐》一册。亦无图字。《经义考》云：存。《通志堂经解》有此书。

晁氏《读书志》：《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凡五十五图。袁本四十八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

《直斋书录》：《钩隐图》二卷，黄黎献《续》一卷，太常博士刘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略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牧《易》学盛行于庆历时。

《四库书目提要》：《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

《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此本为通志堂所刊，何焯以为自《道藏》录出。今考《道藏目录》，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南宋时，刘敏士尝刻于浙右漕司，前有欧阳修《序》。吴澄曰：“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而牧之后人误信之者。”俞琰亦曰：“《序》文浅俚，非修作。”其言有见，故今据而削之。

按：《道藏》有《大易象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三卷、《易象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均宋刘牧撰。原不止一种。康熙《志》亦别有《易象》一书。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刘牧《易数钩隐图》一册三卷。牧，字牧之，衢州西安人。登进士第，终屯田员外郎。受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数钩隐图》。

《经义考》载：牧《自序》曰：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而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则知易之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于解释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夫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

邈，虽往哲难窥于至微，牧也叢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实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者，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朱震曰：刘牧画图为乾者四，为坤者四。乾天左旋，坤地右转。乾坤上下，自然相交，而成六子，则夫数策之义也。

林干之曰：孔安国、马融、郑康成、关子明诸儒，皆谓自一至十为《河图》、自一至九为《洛书》。惟刘牧反是，牧非无见而然也。按：《春秋纬》《河图》之篇有九、《洛书》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图》本于天，宜得奇数而居先。《洛书》本于地，宜得偶数而居后。此其所据依，以为左验者也。

《通志堂》：纳兰成德《序》曰：三衢刘氏《易解》，晁氏《读书志》一十五卷，《崇文书目》载《新注》十一卷，今之存者《易数钩隐图》三卷及《遗论九事》一卷而已。刘之《易》传于范谔昌。谔昌自谓其学出于李处约、许坚二子，实本于种放者也。其为《图》，采摭天地奇偶之数成之，释其义于下，凡五十有五。李觐删之，止存其三，以为彼五十二皆疣赘，穿凿破碎，鲜可信用。然当庆历初，吴秘献之于朝，有诏优奖。当其时，田况《序》其书。秘之《通神》、黄黎献之《略例隐诀》、徐庸之《易缙》，皆本刘氏，逮鲜于侁稍辨其非。其后论易者交攻之。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宋之群儒恒主其说。自蔡元定之论出，朱子取之。于是，人不敢异议。然朱子之言曰：“安在《图》之不可为《书》，《书》之不可为《图》？”朱子盖未尝胶执己见也。然则刘氏之书，固宜并存焉，而不可废者也。

按：《通志·艺文略》又有陈希亮《辨刘牧易》一卷。《绍兴书目》同。《经义考》引作《钩易图辨》，今佚。

《周易先儒遗论九事》

宋刘牧撰

《绍兴书目》、《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并附《钩隐图》。《府

志》、嘉庆《县志》别录。《通志·艺文略》：《先儒遗事》一卷，刘牧，一作陈纯臣。《经义考》：一卷，存。

《四库提要》：《遗论九事》，一为《太皞受龙马负图》，二为《六十四卦推荡诀》，三为《大衍之数五十》，四为《八卦变六十》，五为《辨阴阳卦》，六为《〈复〉见天地之心》，七为《卦终未济》，八为《著数揲法》，九为《阴阳律吕图》。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别为一卷。徐氏刻《九经解》附之《钩隐图》末。

《周易意蕴凡例总论》

宋徐庸撰

《宋史·艺文志》：一卷。《通志·艺文略》作《周易意蕴》一卷。府县志并同《宋志》。《经义考》云：佚。《郡斋读书志》：徐庸《易意蕴》一卷。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书九篇，号《意蕴凡例总论》。其学祖刘牧、陆秉云。

《直斋书录解题》：《易意蕴凡例总论》一卷，东海徐庸撰，皇祐中人，凡为论九篇。此二条并见《通考》。

嘉靖《府志》：徐庸，其先汴人。有名鍊者，仕钱氏，官于衢，因家焉。庸直集贤院，尝表上《周易意学蕴》。意蕴中有一学字。

按：杨《志》于此下载有徐直《周易意》一卷、《学意蕴》一卷。直，龙游人，亦见《龙游志》。不知即此书否。

《卦变解》

宋徐庸撰

《宋史·艺文志》：二卷。《直斋书录》《易意蕴》下云：《馆阁书目》又有《卦变解》，未见。《经义考》云：佚。

《经义考》载：庸《自序》曰：皇祐初，述《周易》凡例，粗验彖辞，然未罄前事之变。阅唐李氏所集诸儒《易》注，遂成《周易卦变解》二卷，益明卦有意象，爻有通变，以矫汉魏诸儒旁通互体推致之失

云。

《周易通》、《意学》

宋徐庸撰

康熙《县志》书目有此二种，未详卷数。《意学》，疑即《意蕴》，原名《意学蕴》。嘉庆《志》别录《周易通》一书。

《易说》、《二五君臣论》

宋徐敷言撰

康熙府县志并一卷

按：龙游旧志亦载徐敷言《二五君臣论》一卷。考敷言为庸弟、迈之孙、忠壮公兄。元符三年，同榜进士，世住城东官塘。

《通志》别有《二五君臣论》一卷，引《读书附志》胡寅明仲、崇安人。闾邱昕逢辰《姓谱》丽水人。二侍郎之论也。六十四卦，各为之说。南轩先生张宣公为之序。二语照原《附志》补。《经义考》亦引之，未知与徐书是一是二，但出徐后耳。

《易索隐》

宋柴翼撰

《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均著录，无卷数。《经义考》云：佚。

《经义考》：周必大云：三衢柴翼鸿举著《易索隐》若干卷，可谓勤且博矣。讲解会粹之学有功于道岂小哉！《府志》作序。

按：朱彝尊《西安县学官记》：刘牧、徐庸、柴翼之《易》，皆西安产也。是此书与刘、徐并传，而陈、姚两《志》均不载，何欤？

《太极图说》

宋徐霖撰

《浙江通志》、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一卷。《经义考》云：佚。

元柳贯《送柯山山长陈彦正》诗：太极一图关道妙，为开幽翳出

朝光。原注：昔径叟常讲《太极》于是，与紫阳殊旨。

《两浙名贤录》：徐霖，字景说，西安人。著有《太极图说》，学者称为径叟先生。

《易启疑》

元王宏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志》作《启义》。

嘉靖《府志》隐逸王宏传：宏，字存道，别号全闲老人。中年崇事理学，著《易启疑》、《春秋辨证》。生丁元运，仍以宋德祐纪年。

《重正卦气》

元吾邱衍撰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均著录。

《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并引宋濂《吾衍传》，《府志》作吾丘衍。

《经义考》云：未见。

陶宗仪曰：衍，字子行，号竹房，太末人。寓杭之生花坊。好古博学，不交俗客，与赵、魏公相厚。

《四言意易存疑》

明陈恩撰

旧府县志书目并著录，无卷数。

嘉靖《府志·人物传》：恩，字廷受。正德进士。治《易》得蔡虚斋杨《志》作清之。心传，所著有《四言意易存疑》。

《周易钩玄》

明祝鸣谦撰

厚川祝氏家藏，前无著录。

康熙《府志》传：鸣谦，字贞吉，与栾惠同受业于阳明先生之门，著有《周易钩玄》、《春秋玉笈》藏于家，曾孙庠彦有绰传之。

《周易启蒙注》

明周祖濂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书目并著录，无卷数。

按：康熙《县志》濂作廉字，误。濂字肖溪，官无为州学正。孙一敬世其学。

《易经初谈》、《易经雅言》、《易经指辨》、《易经狐白》

明方应祥撰

前志未载。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孟旋先生，有明一代巨儒，著述宏富，惜多未见。此书，查《青来阁全集》中亦无之，不知何所据也。

《羲易管见》

明叶有容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书目并著录，无卷数。

《府志》原引《西安县志》曰：门人周一敬多采入《易疏》中。

《苑洛易学疏》

明周一敬撰

《续文献通考》：四卷。《通志》、府县志，均无苑洛字。《经义考》：苑洛先生《易学疏》四卷，存。

《四库提要》：《苑洛易学疏》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一敬，衢州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初，韩邦奇学者称为苑洛先生。作《启蒙意见》五卷，推阐河、洛之义与卜筮之法，一敬因而疏之。自万历甲寅至崇祯壬午，凡二十九年乃成。于原书次序稍为易置，亦颇有删削。《自序》谓“韩子以开明初学为心，故疏从其详。此书以溯源明理窃附前人，故多遗末而寻本”云。

一敬《序》曰：韩子忧《易》学之忘原也，为敷陈《河图》以志其

端，详诂筮数以悉其委，备述诸儒之说，以证其归。盖于象数、辞占句训节指矣。一敬家世治《易》，每玩绎图书，绉先大夫肖溪公旁注之笔，几废寝食。通籍以来，周历豫、粤、燕、赵、齐、鲁、吴、越、秦、晋之国，瞻画卦之台，穷羲皇之遗，吊河图之迹，而后喟然于《周易》之作，后世递阐而渐失，非包羲之初也。日挟其书，遇簿书之暇，灯火之初，即詮疏焉。凡自万历甲寅，迄崇祯壬午，先后二十九载，而始敢句释而节解焉。盖韩子以开明初学为心，故疏从其详。一敬以溯原明理窃附前人，故多遗末而寻本。然于易学综末之有窥也。至于明筮开物，孔子已前言之。一敬恐其以筮小易也，附疏象数卦位之理，括其端以质之。学易者知于不言易之旨，似有悖焉，予以詮翼夫易，勉焉而已矣。

《雪艇麈余》

明徐应秋撰

《通志》附见《谈荟》下，府县志均著录，无卷数。《府志》翻刻麈误。

叶国章《序》略：润州刘长公精于《易》理。辛卯岁来衢，与吾乡云林先生谈《易》，彼此送难，不数日而成帙，积至数卷，所谓《雪艇麈余》也。

《易解合订》

清周鸿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书目著录。

按：鸿，字云谷，《府志》作云客，陕西凤县知县召子。清初，父子拔贡。

《象数蒙求》

清王志雍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志雍，字敬山。齐召南作《传》谓“著《象数蒙求》，以启后学”是也。

《周易题旨》

清王荣统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荣统，字贯卿，志雍子。乾隆丙辰举人。其《易》学亦家传也。

《读易记》

清陈圣泽撰

嘉庆《县志》著录。

费淳《序》略谓：采择精当，不蔓不支，而又时出新意，真能接四圣人之薪传，补千百年之未备者。

以上《易》。

《尚书解》

宋张淑坚撰

《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均著录。《经义考》云：佚。

吕祖谦作《墓志》曰：淑坚，字正卿。其先自开封迁衢，官止承节郎。有《诗书解合》三十卷。

按：《直斋书录》以淑坚为开化人，殆涉开封之误。开化旧志不载，光绪新志补入。

《尚书讲义》

宋何若撰

康熙府县志均著录。

按：陈《志》书目载作《尚书春秋讲义》，下注何若著，列于宋刻书中。原书未见，不知其或分或合也。

《书经折中》

宋郑若撰

前志未见。今据《崇德郑氏家乘·郑若传》补录。

按：若登绍熙元年进士，著有《鹤屿》等种，此其一也。

《尚书要略》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均著录。府县志同，无卷数。《经义考》云：未见。

按：《明统志》杭州下载有吴衍著《尚书要略》等，即此，误吾为吴。

以上《书》。

《诗解》

宋张淑坚撰

《见尚书解》下。《经义考》云：佚。

《诗古音辨》

宋郑庠一作犀。撰

《宋史·艺文志》：郑庠《诗古音辨》一卷。《直斋书录》：《诗古音辨》一卷，从政郎信安郑犀撰。焦竑《经籍志》作二卷，郑犀撰。《浙江通志》引《书录解题》作二卷。康熙《府志》引称犀为从政郎，嘉庆《县志》引称从政郎信安郑孔庠撰。孔庠，明代人。孔字误衍。《经义考》：郑氏犀《诗古音辨》下注：犀或作庠。《宋志》：一卷。佚。《小学考》引同。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陈第《毛诗古音考》二册下注：宋郑犀有《诗古音辨》二卷。陈将军季立出戚少保麾下，一时名将也。其博雅，最为焦漪园诸公所推重。其书为陈所本，可知明代犹存。

《诗学摘葩录》

宋郑若撰

前志未载，据《郑氏家传》补。

《葩经诗歌》

明叶秉敬撰，门人叶全伦编次

前志未载。今存钞本上、下二册，署信安叶秉敬寅阳甫著，同里郑一卿百揆甫《序》，蠹蚀过半。门人叶全伦作《诗歌》编例：国号 周、召、邶、鄘之类。篇名 关雎、鹊巢之类。助语 本文取意，如周南桃夭、邶国二子之类。借韵 本章取字，如召南歌中羔字、卫国歌中琚字之类。一国篇数多者作一律。二国篇数少者合一首。伦尝闻之祖曰：“为学只有功夫，无资质，博而寡要，不如约而易精。”不敏敢不佩服。每日诵《诗》，便欲联其章次。乃先生日编一歌，歌国号而十五风，并集歌篇名，而三百章全收，取义谐声，读之颐解，是亦以约而收博之意也。因录其编，例如右。

后有《跋》曰：此重录孔公诂弘簪先生缮本也。郑《序》想已为蠹所蚀，今仍阙其文，以俟识者。时在乾隆戊申小阳月望后五日，化龙里后学冯基骧书。

《诗经衍义》

清邵有声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有声，字天闻。清初举人。官陕西知县。住棠陵村。

《诗经雪义》

清叶其敷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作四卷。

按：其敷，字貳公。康熙庚戌进士。淑衍之父。

《诗经集说》

清陈圣泽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圣泽为乾隆间处士前。有《读易记》二书，并其《家传》，未刊。

《诗经析义》

清徐明昶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明昶，字采朝。乾隆时副榜贡。有文名，惜蚤卒。

以上《诗》。

《春秋经传类对赋》

宋徐晋卿撰

明叶盛《菴竹堂书目》《春秋》下有徐晋卿《类对赋》。《通志堂经解》：宋徐晋卿《春秋类对赋》一卷，汲古李中麓钞本。方纲按：此北宋皇祐中作，盖以其近于类家，故附置宋末耳。《续通志》：《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依《四库书目》收入类书。嘉庆《县志》作《春秋左传类对赋》。《经义考》：一卷，存。

《四库提要存目》：《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晋卿里贯未详，自署称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亦不知其始末也。《左传》文繁词缛，学者往往纬以俚语，取便记诵。见于《宋史·艺文志》者，有崔鼎等十余家，今并亡佚，惟此赋独存。

王士禛《居易录》：《春秋左传类对赋》一卷，似连珠体，宋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徐晋卿撰。海昌重刊本。晋卿《自序》云：余读五经，酷好《春秋》，治《春秋》三传，雅尚左氏，然义理牵合、卷帙繁多，顾兹谩闻，难以殚记，乃以暇日，撰成《录赋》一篇，凡一百五十韵，计一万五千言，首尾贯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经传类对赋》。

北宋人也。又有元至大戊申，长沙教授原作教授长沙。区斗英《跋》云：是赋乃徐秘书所作，江陵路总管太原赵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锓梓以淑诸生。予观其比事属辞，颇自斐然，然无关经传要义。大抵宋人著述，如事类赋文字、蒙求之类，皆类俳体，取便记诵云尔。高士奇《补注序》曰：《春秋左传类对赋》，宋徐秘书晋卿之所纂录也。尝考焦氏《经籍志》，此赋不载。而秘书《自序》谓藏于巾衍，传之昆云，则宋时未行于世可知。元至大中，江陵路总管太原赵嘉山锓诸学宫，俾诸生受而习之，流布始广，迨今数百年。宋元遗刻，零落罕存。余性喜蓄书，敝篋中偶有是本，亦漫漶不可读矣。夫《春秋》之教，比事属辞，左氏独得其宗，所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会盟征伐，朝聘燕飨，名卿大夫往来问答，文采烂然。有事同而辞异者，有事异而辞同者，错综变化，间见层出，学者少能钩贯。此赋庸次，比耦丝，牵绳连寻而味之，各有旨趣，何其精且晰耶？世传庐陵省试《左氏失之诬论》有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司惊叹，遂得第一。若秘书所赋万有余言，配俚工妙，如天输地，设不又出其上哉！惜每句下止表年而不注其事。后生初学，未睹全传，徒挖其律切，而茫然不知所谓者有之。余闲居鸚水，不接人事，日以书卷自娱，因按本传节录大要，条注其下，庶几十二公之事，可一览而得，于以开导后学，资益多闻，当亦秘书之志也。按：原《序》以为总计一百五十韵，今考之止一百四十有七，岂中有脱简耶？抑举成数而言耶？姑仍其旧，不为更补，亦窃本郭公夏五之义云尔。康熙辛未伏日。

杭世骏《跋》曰：类左氏传为对话者，宋人凡三家，其二见之《宋史》，曰毛友《左传类对赋》，曰不知作者《鲁史分门类对赋》，今皆不传。其一见于《困学纪闻》，曰李宗道《春秋十赋》，王深宁尝摘录其警句，而称其属对之工。然其全者，莫由睹矣。徐晋卿此赋，独不

见列于前志。在三家之外，得以仅存，岂非幸哉！然此为词学属对之书，不当列之经解。通志堂取而刊之，过矣。

按：晋卿原《序》成于皇祐三年正月望日。赵《志》表列晋卿，皇祐元年进士，西安人。亦见朱彝尊《西安县学官记》。确无疑义。《通志》载作金华人，龙游旧志又称龙游人，《忠义传》又云开化人，语皆无根。

《左传类对赋》

宋毛友撰

《宋史·艺文志》：毛友《左传类对赋》六卷，见《类事类》，再见《文史类》，均同。

按：友生后晋卿五十余年，两书相似，而卷数较增。原书久佚，无从考辨。

《春秋讲义》

宋何若撰

康熙府县志均著录。

见前《尚书讲义》下。

《春秋麟笔心断》

宋郑若撰

前志未载，据《家传》补。

《春秋辨证》

元王宏撰

府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朱彝尊《西安县学官记》有徐晋卿、王宏之《春秋》语。宏，称宋人。见前《易启疑》下。

《春秋说》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著录。《通志》引黄氏《书目》：吾衍著。均无卷数。嘉庆《县志》同。《经义考》云：佚。

按：宋濂、王行所撰《吾衍传》及王祎《吾邱子行传》录衍所著书十余种，均未见有此书。

《春秋玉笈》

明祝鸣谦撰

前志书目不载，见《隐逸传》，详《周易钩玄》下。

《左传纲领》

明叶秉敬撰

《通志》引崇祯《府志》：二卷。康熙、嘉庆《县志》并同。

《春秋麟宝》

明余敷中撰

《续通考》：余敷中《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敷中，不知何许人。前有万历乙卯《自序》。《浙江通志》作《麟宝》，引《西安县志》：余原误俞。敷中著，字定阳，辑《春秋五传》五传为一书。康熙《府志》：集《春秋》五传为之，以便举业。

《四库提要存目》：《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是书成于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于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于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于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于札闾鸿休矣。

《麟宝自序》曰：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而绝笔于获

麟。曰麟宝者，兼是始终而为言也。《春秋》经世，议而不辨，而左氏综以所闻，公羊、穀梁各抒所得，庶几拟作者之志。夫以贤窥圣识，限于墙高，见歧于世，远其不能无千一之失，宜也。后世毛察琐委，摘瑕攻瑜，舍筏而登，终离彼岸；操戈而入，实昧通津。传不云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后之所传者又异。夫望远为明，未若旁观之切也；听远为聪，未若同堂之审也。左氏及门之士，西河之徒，淑诸其人，以所闻三世考之，统不失为见知。故汉世表章，以此列于六经，昭示来学。汉时去古尚近，其所崇信，信而有征。后有作者，虽源流同派，而淳漓异味。兹之所撰，有归淳之意焉。《左》、《国》则录其全，至于二氏阙其疑者，非敢加以芟夷也。

以上《春秋》。

《周礼疑误解》

宋郑若撰

前志未载，据《家传》补。

《礼经正觉》

明余国宾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余国宾著。康熙《县志》经作记；嘉庆《县志》引《府志》，均无卷数。

按：国宾为敷中之父，曾官江西布政使。

《考工绪论》

明叶秉敬撰

康熙《县志》著录，一卷。

《绎鹄堂礼记摘讲》

明徐应培撰

康熙《府志》著录，不著堂名。嘉庆《县志》增。

《对制谈经》

明杜泾撰

《续通志》：十五卷，明杜泾编。见《四库全书存目》类书下。

《续通考》同。十五卷。泾，西安人。《浙江通志》：《叶时对制谈经》，十三卷。注引黄氏《书目》：杜泾著。嘉庆《县志》：十五卷，并列经类。

《四库提要存目》：《对制谈经》十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泾，西安人。其始末无考。是书成于万历甲午。因宋叶时《礼经会元》旧文百篇散出无绪，乃分类排纂，立十五门以统之。以其可资制科之用，故易今名。然叶书四卷，本有次第。泾以不便扞扯，改为类书，且于原文颇有汰节，非古人著书本意也。

《乡校复礼议》

清徐之凯撰

康熙《府志》著录，一卷。嘉庆《县志》，无卷数。

按：府县志，原附杂说下，似失其本旨。

《礼记直解》

清余本敦撰

未有著录。见《余氏家乘》，姚文田撰《余阁学公传》。

《周官详节》

清余本敦撰

同上。

以上三《礼》。

《九歌谱》、《十二月乐辞谱》

元吾邱衍撰

《浙江通志》引《续通考》作吾衍著，府县志仍作吾邱衍。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作《十二月乐舞谱》，无《九歌》。

按：《竹素山房集》有《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十三首，皆五、七言乐府，不知即此否。

以上《乐》。

《韩子六经》

明叶秉敬撰

康熙《县志》著录。

按：此书未见。加韩子二字，亦不知何所取义。

《五经逸注》

清郑光璐辑

见《两浙輶轩续录》及嘉庆《县志》文苑传。

以上经总。

《论语鲁樵集》

宋孔元龙撰

康熙《府志》作《论语鲁樵集说》，《县志》作《论语鲁樵集》，并无卷数。《经义考》：孔氏元龙《论语集说》，佚。

《山东通志》：孔元龙，字季凯，孔子五十世孙。从真德秀游。任余干县簿，后为柯山精舍山长，以宣教郎致仕。《经义考》引。

《曲阜县志》：元龙，初名升，字伯凯。少尚志笃学，游于真西山之门。授迪功郎。晚为柯山精舍山长。年逾九十，犹手不释卷。有《柯山论语讲义鲁樵集》。卒，门人私谥曰文介。

《尚友录》：孔元龙著《柯山讲义论语集说》。

按：《真西山集》有《跋孔元龙洙泗言学》一篇，即指此。元龙为传玄孙，南渡后家此。宋末，主柯山书院。故有此作，实一书也。

《中庸诚明说》

宋郑若撰

据《郑氏家传》补。

《大学中庸提纲》

明栾惠撰

康熙《府志》分作两种，《县志》合著一目。

按：惠为明处士，师事阳明，学者称下洲先生。

《四书鄙问》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三卷。康熙《县志》同。

按：陈《志》载：敬君解说《四书》者三种。《通志》、《府志》仅此一种。嘉庆《志》无卷数，而类列读书解，似误。

《四书论》、《十二论》

明叶秉敬撰

康熙《县志》：《四书论》三卷、《十二论》二卷。嘉庆《县志》引《府志》，《四书论》无卷数，《十二论》二卷，亦并入《四书》类。

《四书讲义》

明方应祥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此书，他处未见，今亦不传。

《学庸讲义》

清初叶敦艮撰

嘉庆《县志》著录，一卷。

按：敦艮，字静远，为刘蕺山弟子一，讲求理学。

《四书辨》

清邵有声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酌雅斋四书合讲》

清翁复、詹文焕合编

嘉庆《县志》作《四书集说》，詹文启著。文焕，原名文启。

按：此书凡六卷，即所谓高头讲章也。为科举时必备之书，风行海内，署名太末翁复克夫著，而文焕参订。姚《志·义行传》言，克夫与文焕友善，文焕书成，无力梓行，翁倾貲代刊，故叙翁名。

《四书集解》

清王荣统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荣统见前《周易题旨》下。

《孟子论文》

清徐钟郎撰

嘉庆《县志》著录，七卷。

按：钟郎，字南村，乾隆间拔贡。

以上《四书》。

《中原音韵注释》

宋徐霖撰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无卷数。《小学考》云：未见。

按：高安周德清有《中原音韵》一书，但出于元初。霖终宋世，不知其所注释者依据何书也。

《周秦刻石释音》一名《石鼓咀楚文释音》。

元吾邱衍撰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小学类》：《周秦刻石释音》、《石鼓咀楚文释音》，各一卷。倪氏《辽金元三史艺文志》、焦氏《国史经籍志》并作《周秦刻石释音》一卷。嘉靖《仁和志》作《石鼓咀楚文释

音》，本宋濂传。《浙江通志》引《续通考》作《刻石释音》，嘉庆《县志》同，《府志》作《石刻》。《小学考》云：一卷，存。

《四库提要》：《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初，淳熙间有杨文昂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诅楚文》、泰山、峰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删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峰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于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重文、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于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于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于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逕之为遂，则逕、遂二字，《诅楚文》石本、板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衍《自序》曰：《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断文连属，曲取意义。其字有不可识者，亦强为之辞。质诸真刻，前后相远十余字，何其陋耶？余旧藏《甲秀堂小谱》图画鼓形，随缺补字，以意相象，则我车既攻维杨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参以薛氏款识及古文苑等书，隐度成章，因影得表，其缺文不敢以己意填补，依《穆天子传》例，补以围方。其有重文，亦注于右。不可识者，阙音。惟郑樵音训最为乖诞，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间杨文昂以《诅楚》、《石鼓》、泰山、峰山碑作《周秦刻石释音》。其琅邪之碑，不类秦文，亦与收入，似未尽善，今皆删定，止存泰山、峰山刻字，并无烦文，正《诅楚》绊、逕二字，共成一卷，仍以

《周秦刻石》为题号云。

丁氏《善本堂藏书志》：《周秦刻石释音》一卷，写本，元吾邱衍撰。前有至大戊申十二月邱衍《自序》。

《钟鼎韵》又名《续古篆韵》。

元吾邱衍撰

钱氏《补元史艺文志》析《钟鼎韵》、《续古篆韵》作两种，各一卷。焦氏《经籍志》：《钟鼎韵》一卷。《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引《续通考》同。钱曾《述古堂书目》作《续古篆韵》六卷，寒山赵灵均手钞。《小学考》定为一书，云未见。

钱曾《读书敏求记》：吾衍《续古篆韵》六卷。衍，字子行。其生平见潜溪传中。此则赵灵均手抄本，小宛堂中藏书也。

按：衍评戴侗《六书故》曰：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好之。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本音𠄎。加几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村字作邨，不从寸木，今乃书此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以近世差误等字作证，去《说文》远矣。衍之此书，依据钟鼎古篆，殆即为戴氏纠误也。

《说文续解》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并著录。黄氏《千顷堂书目》：二卷。胡长孺《吾子行文冢铭》作《说文续释》。

《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并引成化《杭州府志》作《续解》，无卷数。《小学考》云：未见。下引宋濂《吾邱衍传》，著有此书。

《蒙古字韵》

元朱宗文撰

嘉庆《县志》：二卷。《小学考》云：存。

《四库提要》：《蒙古字韵》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朱宗文撰。宗文，字彦章，信安人。前有刘更《序》，又称为朱巴颜，盖宗文尝充蒙古字学弟子，故别以蒙古语命名也。案：《元史·释老传》：元初，本用威乌尔字威乌尔，原作畏吾儿。以达国言。至世祖中统元年，始命帝师制蒙古新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以谐声为宗。字成，始颁行天下。又于州县各设蒙古字学教授，以教习之，故当时颇有知其义者。宗文以蒙古字韵字与声合，而诸家汉韵率多讹误，莫知取舍，因重为校正。首列各本误字及重文汉字，次列总括变化以图，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八字，次则以各蒙古字分韵排列，始一东，迄十五麻，皆上冠蒙古文，下注汉文对音，先平声而附以上、去、入声。每一蒙古字以汉字音注，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回避字样一百六十余字，盖文移案牍通行备检之本也。元代，国书国语，音译久已传讹。宗文生于至正间，虽自谓能通音译，而以南人隔膜之见，比附推寻，实多不能吻合。即如陶宗仪《辍耕录》载：元国字以可侯字为首，而是书又依《韵会》以见、经、坚、乚字为首，其字母已不相合。而《元史》既称首有二合、三合、四合之法，而此书乃用直对，而不用切音。甚至累数字以释一音，清浊重轻，毫无分别。又字皆对音，而不能翻译成语。观《元史》及诸书所载蒙古字，诏旨行移，皆能以国语联属成文。是当日必别有翻译之法。而是书概未之及，遂致湮没而不可复考。盖其时朝廷既无颁行定式，官司胥吏，辗转传习，舛谬相仍。观于国姓之却特而讹作奇渥温，载之史册，则其他错误大概可

知。且刊本久佚，今所存者惟写本。其点画既非钞胥所能知，其舛谬亦非文士所能校；不过仿佛钩摹，依稀形似，尤不可据为典要。

按：元代，衢有蒙古学，在府西北金紫街，见弘治《府志》。

《字彙》

明叶秉敬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四卷。《续通考》：叶秉敬《字彙》四卷。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进士，以部郎出知开封府，进河南提学金事，再迁荆西道参议。《续通志》作《字彙》四卷，见文渊阁著录。《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作《字彙》，嘉庆《县志》同，四卷。康熙《府志》作《字彙》，无卷数。《小学考》：四卷，存。

《四库提要》：《字彙》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秉敬学颇淹通，著书四十余种。是编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秉敬自创之体。《凡例》谓彙子眉目发肤虽无别，而伯仲先后弗淆。当察乎字母相生之微，引伸触类。故其说悉根抵《说文》，毫厘辨析。于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该以韵语，便于记诵，亦小学之津筏也。其书为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以其与此书可互相参究，故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于六书。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谓抽字不当从由，咽字不当从因，已显与《说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内从干，均极讹误。至勇，本从甬，而云角力；稷，古文省作粳，而云与槐柳同，此类尤为乖舛。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今姑从原本录之，而纠正其失于此，庶不疑误后学焉。

潘之淙《重刻凡例》：一、自分隶行草，渐趋简易，以致偏旁混淆，字学浸昧，苟非融贯六经之精微，疑似正未易剖。是编究极根

原，洞然仓史之旧。一、字以载道，字义不明，则经学亦晦，穿凿附会所自来矣。是编反覆阐扬，毫厘辨析，真堪为六经羽翼，岂第曰六书功臣。一、《说文》正讹，本义诸书，皆以楷释篆。而是编以篆释楷，不背时尚，使人易从。论楷必附以篆者，欲即本以知末，亦因流而溯原也。一、古今字学，诸生互有矛盾，今人罔知取从。是编出，而纷然者一、晦蒙者明。入室之戈、盈庭之讼，其亦少也夫。一、子母相生，形义滋蔓，大抵主母而役子，率子以从母。若夫形虽近似，义实悬殊者，如辮子眉目、发肤了无差别，而伯仲后先弗为淆也。非其母，谁与识之？命名字辮，意义深矣。一、字广牛毛，岂能尽载？然文字不外六书，六书不逾子母。能察乎子母相生之微，而引伸触类，宁有逆形？一、书堪传世，而剞劂不精，亦未雅观。是编巧极娄输，校严亥豕，允为精绝。一、附刻《篆体辨诀》，实为古文要领。此帙较原本更加精核，而多新安本之半，惟博雅者赏之。

丁氏《藏书志》：《字辮》四卷，写本，三衢叶秉敬著。是编取形相似而义则殊者，分类诂之，缀以四言歌诀，以便记诵。末有钱塘潘之淇、之淙校订《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古歌，括篆文偏旁之同异，亦颇有资于六书。版心有“花影轩”三字，又有花影轩藏书、第三十六宿南崖张氏家藏诸印。

《声表》、《韵表》

明叶秉敬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声表》三十卷、《韵表》三十卷。《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嘉庆《县志》同。《续通考》、《续通志》并载《韵表》，无《声表》，亦无卷数。康熙府县志并作《韵表》五十九卷，无《声表》。疑并下《诗韵纲目》一卷而成六十卷也。《小学考》：《韵表》三十卷，存。

《四库提要存目》:《韵表》,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是编凡韵表三十,又声表三十。其韵表同刘渊旧部,而以东、冬、江、阳、鱼、虞、佳、灰、支、微、齐、寒、删、先、萧、肴、豪、歌、麻、尤二十部为居中开口音,谓之中韵;以庚、青、蒸三部为向内开口音,谓之内韵;以真、文、元三部为向外开口音,谓之外韵;以侵、覃、盐、咸四部为向外合口音,谓之合韵。故颠倒其次序,不与旧同。其声表于三十六字母中,删除知、澈、澄、娘、敷、疑六母,仅存三十。其法,以轻清为阴,重浊为阳;以腭、舌、唇、齿、喉、半舌、半齿七音为经;以纳口、出口、半出口三阴声,半出口、出口、半纳口三阳声为纬。改旧谱四等为二等,而以粗大、细尖、圆满、圆尖分庚干、经坚、觥官、肩涓四纽为四派祖宗,以筦摄之。又以真、文、元诸部向外之韵非四祖宗所能统,又于庚干派中附以根干一派,经坚派中附以巾坚一派,觥官派中附以昆官一派,肩涓派中附以君涓一派。其用法不为不密,然亦自为叶氏之法而已。乃自云: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谈何容易乎!旧称无人,十三部分配入声,自章黼始。然考黼《韵学集成》,皆仍旧谱。其以意分配,实自秉敬此书,说者误以为黼也。

《诗韵纲目》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康熙府县志均著录,一卷。嘉庆《县志》,无卷数。

按:《通志》原引崇祯《府志》附《声表》、《韵表》下而不标目。

《千字说文》

明叶秉敬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字学疑似》

明叶秉敬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康熙《县志》书目列敬君先生著书四十余种，独无此二书。不知《府志》何所据也。而与书籍序文类列之不侔矣。

《教儿识数》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十卷。康熙、嘉庆《县志》卷数同。

按：《通志》列此书于《小学蒙训》下。嘉庆《县志》载入《志乘类》，疑误。

《韵要》

明王家业撰

《浙江通志》、崇祯《府志》、嘉庆《县志》并著录，无卷数。《小学考》引《浙江通志》云：未见。下案：家业，衢州人。是书见崇祯《府志》。

按：家业，字子立。万历戊子举人。官均州知州，亦文学家也。

《韵要》

明余国宾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此二书同名，又出同时。崇祯《府志》载王家业，康熙《府志》又载余国宾，各有不同。嘉庆《县志》两书并列，亦不辨其是一是二也。

《广隶集》

清邵有声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有声，见前。此书裒集秦汉六朝隶书，而明其递变之由。

《读诗韵新诀》

清徐钟郎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钟郎著有《孟子论文》，见前。

以上小学。

史 部

《新校前汉书》

宋赵抃编订

《宋史·艺文志》：赵抃《新校前汉书》一百卷。《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引《宋志》。下称赵抃著，实非。

按：《遂初堂书目》有越州本《前汉书》。抃尝知越州，又祖贯会稽，每自称会稽赵某。见《龙游舍利寺碑记》。不知越州本是否即此赵校本也。

《阅史三要》

宋袁采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汉唐史评》

宋若何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

《历代史钞》

明徐日久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实录钞》

明徐日久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汪庆百《记略》：探考累朝实录，参伍野史为之。

按：庆百，开化人。亦著有《评史抄存》一卷，见《府志》。

《隐史》

清徐国珩撰

康熙《府志》八卷，嘉庆《县志》引同。

《读史百咏》

清周召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作一卷。

按：此皆咏史诗，间有论断，都凡百首，单行本一卷。后亦汇入《受书堂全集》中。前后两刊本，字句略有不同，或晚年更改欤？原旨在诗集类。兹以其书与黄鹏扬《读史吟评》一律，《四库存目》载入史评，因移此。

《观史摘编》

清余本敦撰

未有著录，见《余氏家传》。

《读史杂组》

清詹嗣曾撰

未有著录，詹氏家藏稿，待梓

按：嗣曾，字鲁侪。同治癸酉拔贡。淹贯群书。此其平日读史有得，随时之笔记也。

以上正史、史钞、史评。

《晋文春秋》

元吾邱衍撰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倪灿《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均作《晋史乘》。汪士汉《秘书》二十一种列此书也作《晋史乘》，凡一卷。朱睦㮮《万卷楼书目》载作三卷，未注衍著，或是别本。《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并引《百川书志》，作《晋文春秋》。元人吾衍子行《序》，互详《楚史桡机》下。

《楚史桡机》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并同上。亦列汪氏《秘书》。

《续通考·别史类》：吾邱衍《晋文春秋》一卷、《楚史桡机》一卷。案：《王祜集》有《吾子行传》，记衍所著书，有此二种。盖据摭旧事，以补晋、楚二史之阙，本非伪作。特传其书者，改《晋文春秋》为《晋乘》，以合《孟子》所述之名。前有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一篇，则系后人贗作。

《四库提要》载记类存目：《晋史乘》一卷、《楚史桡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大德十年吾邱衍《序》称：《晋史乘》于刘向校讎，未之闻，近来与《楚史桡机》并得之。观其篇目次第，与《晏子春秋》相似，疑出一时云云。《乘》凡四十二篇，《桡机》凡二十七篇，皆摭《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考《王祜集》有《吾子行传》，记衍所著各书甚悉，中有《晋文春秋》、《楚史桡机》二书之名；张习孔《云谷卧余续》亦云衍作，俱未尝言衍得此二书。然则衍特摭摭旧事，偶补二书之缺，原非作伪。传其书者，欲以新异炫俗，因改《晋文春秋》为《晋乘》，以合《孟子》所述之名，并伪撰衍《序》冠之耳。《序》文浅陋，亦

决不出衍手也。

高儒《百川书志》：《晋文春秋》、《楚史棊机》，元人吾衍子行《序》。并不云著。

《经义考·拟经篇》载《晋史乘》、《楚史棊机》，下注：伪本。又云：《晋乘》、《楚棊机》，隋、唐、宋《志》及《崇文》、《中兴》等目俱无之，即明《文渊阁书目》亦未有。不知何时何人为此，而托《序》于吾衍子行。

按：此二书，钱氏《绉云楼书目》亦列入伪书类。今俱见汪氏《秘书》二十一种中。其《小序》亦云好事者所为。因并各家所论，列而附志于此。

《江南野史》

元孔洙撰

原书未有著录，见嘉靖《府志·山川纪》中。原引作《南野史》，脱江字。据康熙《府志》及《龙游志》补。

按：赵《志·山川纪》：柘溪又名櫟溪。据《广輿记》，櫟字当作檉。陈《志》作櫟，亦非。引孔世文洙旧谓世文。孔传，字以洙。弟涛，字世平；瀛，字世表。推之，世文当为洙字，不误。《江南野史》载：谶云：“櫟溪通，出相公。”后余端礼果拜相。至上航，入信安溪。又龙游团石潭下，引孔世文洙《江南野史》载：谶云：“团石圆，出状元。”绍兴十四年，大水，石因转，面视正圆。明年，文靖刘公章果魁天下。亦见《龙游志》。此语必有所本，惜其书不传。

《文献通考》有《孔氏野史》一卷，引《容斋随笔》曰：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等事，皆不免讥议。予谓决非毅甫所作。不知即此书否？

又《通考》载有《江南野史》，龙究撰。《四库提要》谓究爵未详，其书则皆记南唐事也。陶宗仪《说郛》谓之野录，亦与此不同。

以上别史。

《孔子编年》

宋孔传撰

晁氏《郡斋读书志》：《孔子编年》三卷，皇朝旧钞作宋。孔传取《左传》、《国语》、《公羊》、《史记》及他书所载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浙江通志》附见《阙里祖庭记》、《东家杂记》下。康熙《府志》引晁氏说。

按：《续通志·传记·圣贤类》有《孔子编年》五卷，胡仔撰。别是一编。据《四库书目》所载，尚不仅此。

《思孟年谱》

清陈朴撰

《陈氏谱》录书一卷，未梓，稿存。

《自序》略曰：思孟享寿及生卒年月，经传史志所载，莫衷一是。是编从汉石经，旁注采出，引证凿然，一扫浮空之说。

《赵清献公年谱》

近人詹熙编

附刊《赵清献公集》卷首。

熙《自序》曰：公为吾衢一代伟人。其遗集留传至今，已八百五十载，而编次陵乱，莫为厘订，此则衢之后生末学之羞也。不揣盲老，窃据《宋史》本传、苏轼《神道碑》、《西安县志》、《孝悌里记》及本集，参互考证，略为编次，使后之读此集者，粗悉公一生概略云尔。中华民国九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同里后学肖鲁詹熙编次，时年六十有九。

按：新城罗以智亦编有《赵清献公年谱》，见新修《杭州府志》及《新登县志》。以智，字镜泉。道光间拔贡。官镇海教谕。居住省垣夹城巷。耽于经学，藏书甚富，皆亲自校订谬误。著述有

十余种，此其一也。其谱叙清献事较详。

以上编年。

《东家杂记》

宋孔传撰

《宋史·艺文志》：孔传《东家杂记》二卷。晁氏《读书志》：二卷，孔传撰。孔子四十七代孙也。纂其家旧闻轶事于此书。《直斋书录解题》：历代追崇先圣故事及孔林古迹。《续通志》：二卷，同见文渊阁著录。《浙江通志》引《宋志》，康熙《府志》引晁氏《志》并二卷。康熙《县志》作《东家杂著》，无卷数。

《四库提要》：《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藏本。传，字世文。此误。《宋濂集》作若古。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是编成于绍兴甲辰。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封，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衍圣公，曰乡官。下卷，分十二类：曰先圣庙，曰手植桧，曰杏坛，曰后殿，曰先圣小影，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公国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卒年月日考异》一篇，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称旧有尹梅津《跋》，此本无之。而后有淳熙元年叶梦得《跋》。盖三篇皆重刻所续入也。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芳草堂，云有宋槧本《东家杂记》，因假借缮

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出国东门，因观杏坛，历级而上，顾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皆失载，附录于此。详其语意，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误记欤？

丁氏《藏书志》：《东家杂记》二卷，影宋钞本，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仙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借金紫鱼袋孔传编。传，孔子四十七代孙，南渡流寓衢州。此书上卷，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奉，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衍圣公，曰乡官。下卷，分八类：曰先圣庙，曰杏坛，曰后殿，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国公墓，曰林中古碑。前有绍兴甲寅孔传《自序》。卷首载《杏坛图》并说。孔稚圭《北山移文》、石守道《击蛇笏铭》、元祐党籍，后附至圣四十六代孙宗翰、四十八代孙端朝《家谱序》，又有五十代孙孔拟《跋》，皆后人附入，非孔传原本所有。是书，《四库》所收与此不同，当时别有一本。此本与钱曾《敏求记》合，惟二卷钱作三卷，当是记忆之误也。

《阙里祖庭记》

宋孔传撰

《宋史·艺文志》：孔传《阙里祖庭记》三卷。《浙江通志》引《宋志》：三卷。衢府县志均失载。

按：丁氏《藏书志》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资政大夫、袭封衍圣公、知集贤院兼太常丞、五十一代孙元措谨续编。元措，字梦

得。以元丰八年四十六代孙宗翰《家谱》、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孙传《祖庭杂记》，合编为一。后增门类，冠以图像，并载旧碑全文，改称《广记》。书成于金正大大四年丁亥，张左丞行信为之序，镌版南京。此则元措刻于蒙古壬寅年归阙里后重雕之本，距金亡已十载矣。蒙古初以干支纪岁，未有年号。壬寅，在宋当为淳祐二年也。先圣生日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与《史记》作十一月庚子异。又圣妃开官不作亓官，又证明刻家语以仟为斤之误。钱塘何元锡得于曲阜孔氏，钱宫詹大昕为题记。今此书，咸丰间，胡珽刻入《琳琅秘室丛书》中。其第一集，首列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次列宋孔传《东家杂记》二卷。前后失次偶，未之检也。

《阙里世系统》

宋孔端朝撰

附见晁氏《郡斋读书志·谱牒类·阙里世系》下。

晁氏《读书志》：《阙里世系》一卷，皇朝旧钞作宋。孔宗翰重修孔子家谱。《唐·艺文志》：《孔子系叶传》，今亡。其家所藏，虽曰古本，止叙承袭者一人，故多疏略。宗翰，元丰末知洪州，刊于版。绍兴中，端朝者续之，止于四十九代洪兴祖。又以《史记》并孔光、孔僖传及太子贤注，与唐宰相世系诸家校正，且作《年谱》列于卷首。

按：端朝为端友弟，孔子四十八代孙，与端友同迁衢。见《宋濂集·端朝家谱序》，附载《东家杂记》下。

《阙里谱系》

元孔涛撰

钱氏《补元史艺文志》：孔涛《阙里谱系》一卷。下注：字世平，衢州人。潮州路知事。《浙江通志》、嘉庆《县志》均著录，一卷。

按：涛为洙之从弟，元泰定进士。官潮州路总管府知事。此

书见黄潘撰《孔君墓志》。又涛有弟瀛，湖广检校官。元末，鄂乱，被垢衣恹恹走，持孔氏南北谱，惟恐失之，落富川族孙克仁家。见宋濂《孔君权厝志》。

又钱《补元史志》有《孔圣图谱》三卷。大德间，孔子五十三代孙泽刊。泽，爵里未详。盖亦涛之兄弟行也。

《姓氏考源》

清徐明极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明极，字静符，乾隆监生。见《两浙轺轩录补遗》。

《忠孝录》

清陈埏撰

未有著录。陈氏家刻本，金衢严道周缙为之序，版存。

按：此录系记明徐可求死事之忠，暨其子应秋弃官寻父骸归葬之孝。前邑志未能详载，故著为《忠孝》一编。埏，字声伯。道光间诸生。另有《西安新志正误》，列后。

《西安真父母记》

清陈埏辑

未有著录。道光年间刊行版，与《忠孝录》，现均归王氏双琴轩。

按：此书因姚《志·名宦传》失载，西安令李呈祯乃牖列政绩而作此记。前有周缙、赵光两序。

《思痛录》

清罗大春撰

罗氏家藏稿本，六卷。

按：大春，字景山，本黔中施秉人。曾任福建、湖南提督。同治初，统兵援浙，遂家于衢。此录盖其晚年自述，记其一生身莅

戎行历经危难情状。有痛定思痛之意，故以为名。公曾刊《左恪靖伯奏稿》及《批点四子书》、《训蒙小四书》、《吾学录》、《活人方》多种。又修补《史纬》缺版。独此录未肯轻易付梓，但传于家，俾子孙世守之，以为彝训而已。

以上谱牒传记。

《南台谏垣集》

宋赵抃撰

《宋史·艺文志》：赵抃《南台谏垣集》二卷。陈氏《书录解题·章奏类》：《南台谏垣集》二卷，参政信安赵抃阅道撰。尤氏《遂初堂书目》作《赵清献奏议》。焦氏《经籍志》：《赵清献公奏议》十卷。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同《宋志》，二卷。

按：此集今已并入《文集》中，详见集部。

《清献尽言集》

宋赵抃撰

《宋史·艺文志》：又《清献尽言集》二卷。《浙江通志》引《宋志》：《清献尽言集》、《南台谏垣集》各二卷。先后序次互易。府县志均不载《尽言集》。

《内外制文集》

宋曾楙撰

弘治《府志》及嘉庆《县志》寓贤传载此，无卷数。康熙《县志》楙作懋。

《尚友录》：曾楙，字叙夏。少颖悟，落笔惊流辈。登元符进士。知兴化，命表高宗劝进，扈从隆祐孟太后至处，军民偶忿争，赖以抚定。累官吏部尚书。著《内外制》十卷、《东宫日记》十卷。

按：弘治《府志》：楙之先为赣人。祖平，为衢州判官。南渡后，楙以显谟阁学士致仕。因与弟开同住衢城。据近年西乡发

见赵王子书墓志，碑系曾开□楸为篆额，自署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官、鲁郡开国伯、食封一百户曾楸。楸不作懋，而又在衢地，碑文为曾氏兄弟亲书，较为可信。

《疏稿》

明郑大经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大经，字正之。嘉靖进士。在隆、万间，曾官给事中，故有此《疏稿》。陈《志》传称其在省中，具疏攻鹰犬，权贵奸邪切齿，而直声大震，则此稿必有可观，惜传之者稀尔。

《弹燕奏疏》

明徐可求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康熙《县志》作《禅燕奏疏》。

按：弹燕、禅燕，形虽相似，义各有别，未知孰是。《志》载可求由文选司转太常，督抚四川。藺贼发难，被害。不知其所谓弹燕、禅燕者何事也。原书未见。

又按：《明通鉴》：万历二十三年初，司业王祖嫡以建文年号不宜革除上请，礼部尚书沈鲤力赞之，帝不从。至是，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复以为言，始复建文年号，附事迹于《太祖实录》之末。时，可求正当服官兵部、吏部之间。此疏应论建文之事，故以禅燕为名，似陈《志》所载近是。

以上章奏。

《平戎策》

宋刘牧撰

尤氏《遂初堂书目》著录。嘉庆《县志》引同，无卷数。

《充御试官日记》

宋赵抃撰

《芦浦笔记》著录，今见《知不足斋丛书》。嘉庆《志》误作《芦浦笔记》。清蒋光照《斟补隅录》载：《芦浦笔记》校本卷五作《赵清献公日记》。

刘昌诗《跋》：右《日记》一卷，予家宝藏，盖清献公手书也。公时为右司谏，直孺则翰林学士，贾公黯贯之则侍御史，知杂事范公师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犹垂意科选，亲屈翠华，以次临幸。虽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且训敕劳赐，无日无之，可谓至诚不息者矣。尝考《国史》，大中祥符元年，书帝遍至幄次，谕李宗谔等，各务精详，勿遗贤俊。四年，书帝遍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书帝幸考官幕次，抚问久之，出七言诗，赐晁迥等。今《日记》所书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孙谋而又加详焉。於戏盛哉！宜乎天佑生贤，名臣辈出，坐致太平，而又留为奕世不穷之用。近时御试，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复在殿后，而驾幸之仪复无有知之者，盖其废已久。则此记所补，岂独文字之间而已！因备录之。

携李曹氏溶《学海类编》有宋赵抃《御试备官日记》一卷，实即此书。

按：此书所记不过十三日事，仅四五面。壬戌夏五月，道尹沈致坚据鲍氏知不足斋本重刻于衢，附公《集》后。

《东宫日记》

宋曾楙撰

见前《内外制文集》下。

《经权中兴策》、《千虑鄙说》

宋袁采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宪度权衡》

宋刘敏士撰

《续文献通考》著录，无卷数。《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同。

按：《通志·故事类》有二目，同名《宪度权衡》。一引弘治《府志》，江山柴绂著。一即此书，引《续通考》，刘敏士撰。敏士为宋相文宪公正夫之后，曾作仁和宰，生平著述颇多。康熙《府志》无柴绂书，而敏士二字并作璽，殆手民之误耳。

《宾馆常录》

明周洪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洪为弘治三年进士，知安庆府。

《宦中纪录》

明郑子俊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姚《志·仕籍》：子俊曾官通判，未著其地。此其政书也。

《仕学编》

明余懋中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懋中，万历八年进士。官福建兵备佥事、荆西参政。

《经世要略》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作八卷，康熙、嘉庆《县志》同，康熙

《府志》无卷数。

《明谥考》

明叶秉敬撰

《续通考》隶入史部，《续通志》附经部后仪注类，并三十八卷。

《四库提要》政书类存目：《明谥考》三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叶秉敬撰。采集有明一代诸臣之谥，创为冠额之法。以上一字为冠，下一字为额，复依四声，次第分列。其例颇为杜撰，而所载之谥亦多舛误。如宋濂，正德间追谥文宪，而作文惠。又载陶琰、郑世威俱谥恭介，而不及陈有年。有年得谥在万历二十六年，书中载赵志皋谥文懿在二十九年，则不可谓非考据之疏矣。末一卷所载祖父子孙得谥者亦多遗漏，未为详贍。

嘉庆《县志》作二十卷，注引《四库书目》：秉敬所载诸谥，不及鲍应鳌之详核。而分韵编载，以易检阅而录之。此语，与上所载不同，不知采自何本。

《兰台讲会》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列子部。

《学政要录》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列子部。

《开沟法》、《治汴书》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开沟法》一卷、《治汴书》一卷。康熙《县志》：《治汴书》亦作《治汴法》。卷数同。嘉庆《县志》并列子

部。

《赋役握算》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列伎术。

《律颂》、《招议纲领》、《查律大法》、《知律大意》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各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列子部。

《三状元策》

明叶秉敬编辑

《浙江通志》、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一卷。

按：《通志》于《策论判》下列此一卷，引崇祯《府志》：西安叶秉敬著。三状元者，宋程宿、毛自知、留梦炎三人也。衢城内，旧有三状元坊。府县志均载之。秉敬辑《三状元策》而编订一卷，以传于世，非自著之书也。

《南山日判》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六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作《南山日刻》，列子部杂说，无卷数。

按：《叶敬君墓志》，如清宗禄、裁增头、剿巨盗、严告密、均赋役，《南山日判》可按也。皆在开封任内事，则非日刻可知。

《鹭言》

明徐日久撰

康熙《府志》经济类有徐日久《鹭言》，无卷数。康熙《县志》同。汪庆百《记略》：摭所闻见，关切经济肯綮为之。

日久《自序》曰：乱何自起乎？起于地方官不得其人，抚按监司曾不觉察，甚且附和，以欺罔君上，而为之助焰。于是乎内之草泽、外之犬羊，有所执说，以鼓其贪乱之群，而祸斯作矣。一种别肠明白，自顾身家，只图受用。鬼神青天，略不动念者，物之不齐，复安足道？奈何开口圣贤，举动慷慨，徐探其中藏，殊难肖似。即余于触事，时沾沾自好，旋不免有意不自繇私，语血热几何，陡地冰骨，徒叹愤于世间途径为梦想不到，而炼魂十载，梦想中亦自未能合拍。嗟乎！天下事，将赖若辈得乎哉！故余于世事，殆不敢承循阶拾级，决不敢躁进，以负吾初志，交游延誉毕世已矣。但因此多暇，时常阅书，随笔简存，略加论次。虽是能言之所及，要见政举之在其人。昔陶隐居作《本草》多错举动物供料，虽世间有病死不用，有医老不曾知者，而隐居先以阴鹭获谴，不登仙籍。然则余于功名，固自知无当。是集也，将微先损阴鹭乎哉！天启癸亥冬月书。

按：是时明末乱兆已萌，故言之如此。盖有曲突徙薪之见也。

以上政书法典。

《成都古今记》

宋赵抃撰

《宋史·艺文志》：赵抃《成都古今集》三十卷。晁氏《郡斋读书志》：《成都古今记》三十卷，皇朝赵抃编。抃自庆历至熙宁，凡四入蜀，知蜀事为详，摭其故实，以类相从，分百余门。《通考》引有时熙宁七年五字。陈氏《直斋书录解题》：知府事信安赵抃阅道撰。清献自庆历将漕之后，凡四入蜀，知蜀事为详，故成此书熙宁七年也。

《浙江通志》引晁氏作《集记》三十卷。康熙《府志》无集字，嘉庆《县志》同《通志》。《琴窗小录》、陈一斋《世善堂书目》有赵抃《成都古今记》三十卷。元陶宗仪《说郛》弓六十二有此书。

按：《通考》又有《续成都古今集记》二十二卷，引陈氏说，知府事王刚中居正撰，绍兴三十年。

《蜀都事故》

宋赵扑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钱遵王注杜诗，引赵公此书，疑即《古今记》。姚《志》据以列入，恐误一为二也，姑附识于此。

《四川耆定录》

宋毛方平撰

未见传本。宋周南《山房集》有《题四川耆定录》一篇，云：衢州人毛方平仕于蜀，遭吴曦乱后毁印纸。久之，叙雪得伸。过吴见访，出此相惠。此编于蜀乱最详。其所著从乱逆党、蜀师怯懦与事变初闻，庙堂无策，恐不为不当。疑有脱误。其痛杨巨源之死由彭轸，皆别录所不能及。方平颇负气云。

按：方平，前志失载。仕蜀，不知何职。惟周南，《宋史》有传，平江吴人。绍熙元年进士，历仕光宗、宁宗两朝。其言“过吴见访，出此相惠”，必亲见此书，不为无征也。故录之。

《西征记》

宋卢襄撰

《续文献通考》：卢襄《西征记》一卷。襄，字赞元。《自序》称衢州人。焦氏《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一卷。康熙《县志·人物传》：襄，元符进士，贡辟雍，为《西征记》，遂知名。

按：旧志载卢襄《西征记》仅一篇，此云一卷，且有《自序》，疑别有专书如游记之类，今不存也。盖旧志之所传，实即其书之《自序》一篇耳。

九域志编

宋徐敷言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志》引《府志》。

按:晁氏《读书志》:《九域志》十卷,王存被旨删定,即《元丰九域志》。丁氏《藏书志》所得钞宋本《新定九域志》,前有存等进书原序。敷言,元符进士,后二十余年,决不能躬预其事。《两浙名贤录》称敷言充《九域志》编修官。兹以《九域志编》横截成文,恐涉讹误,未必别有一编也。又赵子昼,宣和间亦尝充《九域图志》编修官,后敷言二十余年,则知所修不一次,亦不一人。是编不能专属敷言也。

《乐清志》

宋袁采撰

《文献通考》: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乐清志》十卷,县令信安袁采君载撰。采时为乐清令。《浙江通志》引前半,府县志引后半。

《政和杂志》、《县令小录》

宋袁采撰

康熙《府志》引王圻《续通考》:采时知政和县。嘉庆《县志》,《政和杂志》下引《府志》,《县令小录》下引《续通考》。

《江夏记事》

明徐日久撰

前志未载,据《家传》补。

按:日久令江夏时作。

《五边典则》

明徐日久撰

《浙江通志》引《西安县志》:二十四卷,徐日久著。字子卿。康熙《县志》,无卷数。

按：日久官兵部职方司。大司马高公经略山海，奏为参军。当时记事之作，勒为成书也。

《巡海实录》

明徐日久撰

康熙《府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引《府志》同。

按：此在福建巡海道任作。

《汉南政记》

明王家业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无卷数。康熙、嘉庆《县志》并同。

按：家业曾官均州知州，故曰汉南。

《天台山方外志》

明释无尽撰

《明史·艺文志》：僧传灯《天台山志》二十九卷。《续通考》作三十卷。无尽，天台山高明寺僧，名传灯，无尽乃其号也。《浙江通志》《天台山方外志》注：万历辛丑，太末释无尽传灯辑，邑令王孙熙序。康熙《府志》作叶无尽《天台志》。嘉庆《县志》作《天台方外志》。

《四库提要存目》：《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释无尽撰。案：钱希言《猗园·释异篇》曰：有门法师，名传灯，一号无尽，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炼戒行，学识高出道流。尝撰《天台山志》，甚有禅藻云云。则无尽者，乃其号也。天台山，自孙绰作赋以来，登临题咏，翰墨流传，已多见于地志。此书成于万历癸卯，出自释家之手，述梵迹者为多，与专志山川者，体例稍殊，故别题曰方外志焉。

按：古太末之名为西、龙两邑之通称。无尽，西安北乡下叶村人。本姓叶，与叶敬君同族，生亦同时。敬君先生精通内典，

故亦时相探讨云。

《幽溪别志》

明释无尽撰

《续文献通考》：十六卷。嘉庆《县志》引《四库书目》。录前三语。

《四库提要存目》：《幽溪别志》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释无尽撰。幽溪，在天台山，无尽尝居其地，因撰是志。凡十六门，每门附以艺文，而同时人所作为多，名为地志。

按：无尽亦号幽溪法师。

《湘山志》

清徐泌撰

嘉庆《县志》八卷引《四库书目》。

《四库提要存目》：《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泌撰。泌，字鹤汀，衢州人。康熙中，官全州知州。以州有湘山寺，祀无量寿佛，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

《吴行日记》

清周召撰

嘉庆《县志》著录，一卷。

以上邑外地理。

《衢州图经》

阙名

《宋史·艺文志》：《衢州图经》一卷。不知作者。《浙江通志》引同。

《衢州府图经》

张元成撰

康熙《府志》著录，无卷数。

按：衢州，明初始改为府。此云《衢州府图经》，岂出之明代欤？考：元至元间，衢州路总管府碑记已引有《图经》语，则定为宋人著无疑。当与上所云图经者共为一本。府字，后人误加。张元成爵里事实俱未详。

毛氏《信安志》

宋毛宪撰

《宋史·艺文志》：毛宪《信安志》十六卷。明《文渊阁书目》暑字号旧志有《信安志》六册，当即此本，见《琴窗小录》。《浙江通志》附注卫玠《信安志》下引《宋志》毛宪撰，疑与玠所撰志为一书，非是。

按：宪为本邑人。淳熙二年进士，知温州。状元毛自知父。其书，旧府县志均失载，亦一疏也。

袁氏《信安志》

宋袁采撰

见嘉庆《县志·序》，卷数未详。

按：姚宝燧《序》云：乡先生袁君载辑有《信安志》，方秋崖名岳，歙人。称其“持论质直，简古可风”。

嘉定《信安志》

宋卫玠撰

《文献通考》：《信安志》十六卷。引陈氏曰：教授卫玠撰。太守，四明刘昼也，实嘉定己卯。《浙江通志》引《书录解题》同。康熙《府志》略异。嘉庆《县志》序误玠为珍。

按：明曹学佺《名胜志》西安县下引有宋教授卫玠《信安志》

一条：后汉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县。晋太康七年，以弘农有新安，故改信安。唐末，钱镠割据，因改今名。则此书明代犹存也。

绍定《信安续志》

宋叶汝明撰

《文献通考》：《信安续志》二卷。引陈氏曰：教授叶汝明撰。太守袁甫广徵，绍定初也。《浙江通志》引《书录解题》同。康熙《府志》略异。

至大《信安志》

元朱霁修

康熙《府志》著录，无卷数。引《明一统志》曰：时元至大间，霁为总管。

按：嘉庆《县志》杂记下载：朱霁，大德十一年为衢州路总管，有惠政，尝修《信安志》。盖成宗终于大德十一年，而武宗即位，次年改元至大。其成书当在武宗时也。复按：信安为西安之本名，然唐、宋来犹沿称信安郡，卫、叶、朱三志，既出于教授、太守、总管府，其为郡志可知。与袁、毛为本邑人者不同，但属地方志乘，微论其为邑人、非邑人，均得一律列入。

弘治《衢州府志》

明吾昇、吴夔同修

《明史·艺文志》：吾昇《衢州府志》十四卷。昇或作啤，依《开化志》当作昇。《浙江通志》作十五卷。康熙《府志》分作二书，均不记卷数。嘉庆《县志》单称吴夔著。

按：《通志》载《衢州府志》凡四，此其一也。弘治癸亥，郡守沈杰属教谕开化吾昇、西安吴夔修。吴宽为序。康熙《府志》歧而为二，并列于目，一为吾昇《衢州府志》，无注；一为吴夔《衢州

府志》，下引《西安县志》曰：时弘治甲子，太守姑苏沈杰。查康熙《县志》亦无此语，不知何据。兹考吴宽《序》云：衢州府旧有志，自元以来屡修之，今太守姑苏沈侯复修之。致仕教谕开化吾君昇承侯之意，检阅故籍，搜访近事；教谕西安吴君夔复助之，而成此编。固明明同一书也。康熙修志时，詎未之见耶？

嘉靖《衢州府志》

明赵镗总纂，衢州、西安两学同修

明《内阁书目》：《衢州府志》六册，嘉靖间郡守郑伯兴修。《浙江通志》，无卷数。注：嘉靖间，郡守杨准聘邑人赵镗修。康熙《府志》载赵镗《府志》十六卷。康熙《府志》引镗《序》曰：衢有《府志》旧矣。自弘治十六年迄今六十载，文献、故实未及嗣续。前郡伯安吾杨公准倡修。继之者新郡伯南溟郑公伯兴，始葺于西安学训导汪子旦，重校于衢州府学教授金子汝砺，又重校于西安学教谕徐子守。而总其成者则镗，以乡故僭次于末焉。其目分为九：首舆地，次山川，次建置，次礼制，次官守，次人物，次食货，次灾异，次外纪，共十六卷。时嘉靖四十三年二月。

按：赵《志》，衢地久已无传。查北京图书馆尚存有明本一部，上年由余君绍宋、叶君渭清雇胥钞出，缺官守一卷。谨援《考工》补冬官之例，采叶《志·职官志》以补之。

天启《衢州府志》

明叶秉敬修

《浙江通志》：十六卷。注：天启壬戌，郡守林应翔原误期，改正。聘郡人叶秉敬修。康熙《府志》载：叶秉敬《府志》十六卷。嘉庆《县志》同。

康熙《府志》引秉敬《序》曰：天启三年夏，郡伯林公应翔莅郡，欲续六十年之传记，而属余董其役。余取旧志，稍为诠次，以六十

年之人之事续焉。总而为纲者十，分而为目者七十有八。起于十月初六日，成于十一月初六日。

按：康熙《县志》取载于此《志》。其凡例有言：考郡志与今志记载略同，而立志之名则时有互异，约计仍旧志所有者六：曰舆地，曰建置，曰官师，曰财赋，曰人物，曰艺文，是也。增于旧志所无者亦有六：曰山川，曰学校，曰风俗，曰水利，曰祠祀，曰灾祥，是也。汰除其旧所有者有四：曰兵戎，曰礼典，曰翌教，曰政事，是也。其大致可见一斑。今北京图书馆亦尚有存本。

崇祯《衢州府志》一称《续府志》。

明余邦缙修

《浙江通志》不列目，附注天启《府志》下，云：崇祯癸酉复修。不著其修之人。康熙《府志》作余邦缙《续府志》，无卷数，引《西安县志》曰：时崇祯七年，太守张文达，同修者西安陈其礼。

按：康熙《县志》此书未有著录，不知何据。

《再续衢州府志》

清初周召补辑

康熙《府志》载有周召《续府志》一卷，下云：时康熙甲子，太守三韩姜承基。同修者，西安贡生徐国琛、王观文、刘兆元。

按：康熙《县志·艺文》载有王观文《衢州府志序》一篇，语意似代守作，另录。

康熙《衢州府志》

清知府杨廷望修

《浙江通志》：四十卷。注：康熙丁亥，知府杨廷望修。光绪壬午，知府刘国光翻板重刊。内缺二百八十余页，未补。

按：此志尚存。前有毗陵杨廷望原《序》，在康熙辛卯八月之吉。是年九月，公卒于衢。则较修志初期，已阅五年矣。丁亥，康熙

四十六年；辛卯，五十年。其《序》称：自西邑大参叶公增修后，历百二十余年，未有议及此者。丙戌岁，予来守是邦，购其残编，多所缺略，慨然有续辑之思，而冗次未逮。越明年丁亥，政稍就理，乃集衢之士绅，次第参酌，微显阐幽，仿史迁微意，有纪，有传，有表，有志，有图，凡为书如千卷。其于旧志，少有增损，要之阙疑传信、校讹订谬，期于尽善。自沿革、建制、官师、人物、赋役、水利，以至农桑物产、文艺，凡以类从。越己丑春，告竣，乃捐俸庀材，付之剞劂。而遽有解组之命，予固深幸归田之有日，而转恨此书之未终也。今幸三韩马公莅止，长才宿学，美政良猷，留心地方，与予有同志焉。兼之诸君子委曲赞勳，今秋聿观厥成，而予心可以欣然自慰矣云云。则是脱稿于己丑春，版成于辛卯秋也。然其次尚有康熙庚寅闰七月上浣一《序》。辛卯字，或侵版时改序年月以从之，庚寅之《序》原本署名诰授奉政大夫、台州府清军驿传海防总捕同知加三级署衢州府事金玉衡撰。《序》中亦有衡服官三十年，所至必征其旁近郡邑之志，篋而藏之，以备览索。己丑岁腊，奉檄摄守来衢。适前守武进杨君已有重修《府志》之役，将次竣功，而属余以未竟之绪等语。衡为何人，表中未见，甚是怀疑。迨考之《台州府志·职官》载有金玉衡，号敬庵，镶蓝旗人。由监生，康熙四十八年任台州同知，则四十九年调署衢州，确可信也。《府官表》成于前，故未列入。疑杨以己丑春去任，马遽继之。是年腊月，马又去，而金来。光绪间，安陆刘国光来守郡，重刊此志。径将金名易作三韩马遽，并《序》中“衡服官三十年”之衡字亦改作遽，以符前《序》马公继任之说，然遍查《台州志》，别无同知马遽其人。《序》中銜名固班班可考也。恐后人不察，昧厥原因，故特揭之以告来者。

洪武《西安县志》

明初留文溟撰

明《文渊阁书目》往字号有《西安县志》，撰人及卷数未详。

嘉靖《府志》府学书籍有《西安县志》一部二册外，《续志》一册；县学书籍有《西安县志》一部二册，新写。康熙《县志》作四册。《府志》：留文溟《西安县志》。无卷数。

康熙《县志》例言：郡志书目旧有《西安县志》四册。相传为明司训留公文溟所撰，后又有补志二册。然考之故老，从未有见其书者，盖其散亡久矣。《学校志》贮书目中《西安县志》一部，亦注云明时旧本，今散佚。

《西安县补志》

阙名

嘉靖《府志》府学有《西安县志》二册，《续志》一册，不云《补志》。见前。康熙《府志》亦作《西安县续志》，无卷数，下云：不知何人著，见赵镗《府志》。康熙《县志》例言有《补志》二册，即此。

按：赵《志·县学》所载不云续补，以二册新写。考之，当是后出之本也。

康熙《西安县志》

清知县陈鹏年及邑人徐之凯修

《浙江通志》：十二卷。康熙己卯，知县陈鹏年主修，邑人徐之凯纂。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均作徐之凯著，卷数同。

陈鹏年《序》略曰：岁乙亥，筮仕西安，就所司询邑志，则曰无有。既得明天启间西安叶公秉敬、嘉靖间须江赵公镗所修郡志，乃延邑绅前进士徐君之凯主其事，集邑中笃学好古之士十人，共成之。始事于戊寅之冬，八阅月而竣事。其大要折衷于郡志，可因则因之，宜创则创之而已。

按：此志分十二类：一舆地，计六目；二建置，计八目；三山川，计五目；四官师，计五目；五学校，计十二目；六风俗，计四目；七赋役，计八目；八祠祀，计八目；九水利，计五目；十人物，计十一目；十一艺文，计六目；十二灾祥，计二目。与叶秉敬《府志》大致相同，见前天启《府志》下。今此志通称陈鹏年《县志》，原版久已无存，其书亦仅见。

嘉庆《西安县志》

清知县姚宝燿及邑人范崇楷等修

嘉庆十六年辛未刊本，四十八卷。

姚宝燿《序》略曰：西安，自康熙三十九年沧洲陈公纂辑邑乘之后，迄今一百十余年，邑中之典章、文献、政治、民风閭寂未有记载，使残缺不修，心滋慝焉。适绅士有修志之请，而龚君大鳌乐为之倡，因聘范君崇楷等，分任纂修之事。复延侨寓胡香海进士及两岸司铎陈公、杨公、余公，皆博雅君子也。相与搜辑往籍，网罗旧闻，所采书不下五百余种。拾遗补阙，增简汰繁，视旧志之草创者略为可据。遂与诸公先定规模，仿《通志》条例，别类分门，用备考镜。而又幸承乏于兹已阅五载，政安人和，得与荐绅先生从容于文籍间，凡十余月蒞事。而邑中之典章、文献信而有征，政治、民风灿然大备，窃幸是书之克以有成也。

按：此志尽变陈公前例，其凡例云仿照《通志》，总为四十八门，首《图考》，终《杂记》。其坊巷、乡庄、封荫、仕籍，从旧志增入。然门类虽增，子目仍有并合者，故四十八卷亦只分十二册，与陈《志》相仿佛。今原刊版片漫漶，且多殊缺。民国六年，知事桂铸西补刊之，复成完帙。

《西安县志新志正误》

清陈垣撰

光绪五年刊本三卷，西安知县欧阳烜、教谕吴善述为序。

按：此书成于道光初年，推崇陈《志》，攻击姚《志》。以陈《志》为旧，姚《志》为新，故名《新志正误》，计上、中、下三卷，凡四百余条。其中多有未见原书而妄肆诋谟者，非至当之论也。阅者善自鉴别可耳。

《衢州备志》

清张德容稿

二铭草堂钞本，未梓。

按：此系先生平日观书所得，随手笔录。凡二类：一为古籍所载，而前志漏未收入者；一为耆旧所传，而出前志已成之后者。如《蕪洲渔笛谱》之小蓬莱、柯山贞元、元和二碑之搨本，皆足有资地方掌故也。惜未编次，先生歿后，稿亦散失。

以上地方志。

瞿氏《烂柯山志》

明知府瞿溥撰

康熙《府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失载。

溥《序》曰：烂柯之山，去郡治二十里而近，《道书》所称青霞第八洞天。巨石横空，神镂天划，而境地夔绝，泉水清幽，宜为仙人窟宅。问奔而来者，题咏不乏，乃掌记阙然。时物迁改，断碑破壁，榛芜苔藓，攫于好事者之所私，而余无几矣。余病其遂湮灭也，公余之暇，搜得诗文如干首，稍詮次之，寿诸梓。嗟夫！古人之神与兹山之胜所托以不朽者，安必不在斯也。山川虽奇，得兹刻而益永，千百十一将来之绪，宁有既乎？

按：瞿公为四川达州进士，明万历四十五年任衢守。曾于烂

柯山建日迟亭。今亭已改建，碑记犹存。

徐氏《烂柯山洞志》

明徐日灵撰

《续文献通考》作《烂柯山志》二卷，《续通志》同。《浙江通志》作《烂柯山洞志》，上、下卷。注：西安徐日灵闇仲纂。嘉庆《县志》引同。附按：灵改名曦。当作日曦。《府志》别有徐曦。明初，开化举人。姚《志》似误。

《四库提要存目》：《烂柯山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徐日灵撰。日灵，后改名日曦，浙江西安人。天启壬戌进士。烂柯山，在衢州府城南三十里。实二十里。因晋樵者王质遇仙观棋于此，因以为名。日灵居与山近，因纂辑晋、唐迄明诗赋杂文，以成是编。

按：日灵，字闇仲，改名日曦，后亦号瞻明，为瞿公门下士，见柯山日迟亭灵所书碑。则其所志或因瞿公之旧而增益之，题曰《洞志》，以别于瞿，未必同时有两本并出也。

冷氏《烂柯山志》

清知府冷时中辑

《浙江通志》：《烂柯山志》上、下卷。注：顺治丁亥，衢州府知府冷时中辑。

按：康熙府县志均不载有此书。考之《府官表》，冷时中于顺治四年任。以柯山丙戌残碑证之，当为冷之所作。其碑首云：丙戌之秋，移守衢州。则其莅任尚在三年。又云：予乡人瞿公溥曾守兹土。内江与达州同属蜀中。其时去瞿公未远，或亦补辑瞿《志》之未竟者也。

潘氏《续修烂柯山志》

清潘世懋撰

嘉庆《县志》：《续修烂柯山志》。无卷数。注引《府志》：潘世懋

著。

按：康熙《府志·书目》实未载有此书，不知姚《志》何据。潘为清初诸生，字公赏，康熙《县志》有《游柯山》四律，与冷公同时。不知是否即冷公所辑也。

右列志烂柯山者凡四家，今其书皆不传。禧因哀集前代诸家旧说，并金石文字，辑成四册，曾于光绪丙午付梓，非敢比迹前贤，亦聊以表拾遗订坠之思云尔。永禧附记。

《柯山纪事》

阙名

嘉庆《县志·山川》下注：汪致高诗注引《柯山纪事》：峥嵘山下有五色人家，红、黄、蓝、陆、白五姓。《亦园诗稿》红、黄字作洪、王。

按：此书今不传，亦不知作者姓名，姑依姚《志》采入，以存其目。汪著有《亦园诗稿》，详集部。

以上山志。

《孔氏家庙志》

清陈朴撰

《陈氏谱录》云：朴因孔氏家庙栋宇倾圮，心焉伤之，乃采史鉴及各家文集百余种尊圣之言，辑为此志，凡二卷。博士孔昭烜上诸太守周犇山，击节称赏，乃以其书呈抚军帅文宗杜，遂各捐廉檄令重建家庙，时道光三年也。今稿已佚。

《赵清献公祠墓录》

清陈朴撰

书凡二卷，采辑群书数百种，未附艺文。有费双元《序》。稿存陈氏，未刊。

《徐忠壮公祠墓录》

清陈朴撰

书二卷，体例同前。有浙江学政朱士彦《序》。原稿佚，《序》存。

以上祠墓志录。

《衢县志》卷十五

艺文志下 三目

子部

集部

附录

《衢县志》卷十五

县人郑永禧纂

艺文志下

子 部

《注太玄经》，附《玄颐》

宋徐庸撰

《宋史·艺文志》儒家类：徐庸《注太玄经》十二卷，又《玄颐》一卷。《玉海·艺文》引《国史志》：徐庸《注太玄经》十二卷。《浙江通志》引同，惟玄颐作玄贖。嘉庆《县志》依作贖。

按：《府志》于《太玄经解》下附注《国史志》：十二卷。似为一书。详下。

《太玄经解》

宋徐庸撰

晁氏《读书志》：徐庸注《太玄经解》十卷。庸，庆历间人也。以范望《解指》义不的，因王涯、林氏诸解重为之注，取王涯《说玄》附于后。及自为《玄颐》，通名之为《太玄性总》。其《自序》云尔。又多改其文字，如以屹为仡，以婉。旧钞妃。为姬，袁本媿，《通考》危。以壮袁本牡。凡为札乃，袁本有以半为手四字。以孳为孳，以稚为推

之类。其所谓林氏者，瑀也。贾文元尝辟瑀之奸妄于朝。

《文献通考》：十卷。引晁氏说。焦氏《经籍志》亦作《太玄经解》十卷。康熙《府志》有《太玄经解》，无《注太玄经》。合为一书。嘉庆《县志》两书并列。

按：此二书虽同出一手，亦有前后见解之不同。庸见《经部·易》下。

《听玄集》

元吾邱衍撰

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均著录，无卷数。王祎《吾邱子行传》单举《听玄集》。

《造玄集》

元吾邱衍撰

康熙《府志》著录。

《造化集》

元吾邱衍撰

《浙江通志》著录。宋濂《吾衍传》，听玄、造化集合一编。嘉靖《仁和志》同。

《极玄造化集》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著录。

按：胡长孺《吾子行文冢铭》：衍读《太玄经》，号贞白处士。又叶森《次韵》诗云：草玄弟子今尚在，零落江南双鬓尘。又衍《别友》诗云：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是其晚好谈玄，故言之如此。观上数种，名义相似，诸家著录虽有不同，皆足发明玄理也。

以上儒家玄学。

《世范》

宋袁采撰

《宋史·艺文志》：袁采《世范》三卷。《直斋书录》：《世范》三卷，三衢袁采君载著。《文献通考》同。《续通志》：三卷，见《文渊阁书目》。叶氏《棗竹堂书目》及钱氏《述古堂书目》并著录三卷。胡氏《格致丛书》、李氏《青照楼丛书》、鲍氏《不足斋丛书》均有此书，陈氏采入《五种遗规》。《文澜阁书目》：现存三卷三册。《浙江通志》、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并同。

《四库提要》儒家类：《袁氏世范》三卷。《永乐大典》本。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载，信安人。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仕至监登闻鼓院。是编即其宰乐清时所作，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题曰《训俗》，府判刘镇为之序，始更名《世范》。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颜氏家训》之亚也。明陈继儒尝刻之《秘笈》中，句字讹脱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藏宋本互相校勘，补遗正误，仍从《文献通考》所载，勒为三卷云。

刘镇《序》曰：思所以为善，又思所以使人为善者，君子之用心也。三衢袁公君载，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以论思献纳之资，屈试一邑学道，爱人之政，武城弦歌不是过矣。一日出所为书若干卷示镇曰：“是可以厚人伦而美习俗，吾将版行于兹邑，子其为我是正而为之序。”镇熟读详味者数月，一曰睦亲，二曰处己，三曰治家，皆数十条目，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曲，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然是书也，岂惟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惟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噫！公为一邑而切切焉，欲以为己者为人如此，则他日致君泽民，

其思所以兼善天下之心盖可知已。镇于公为太学合舍生，今又蒙赖于桑梓，荷意不鄙，乃敢冠以骖馱之文，而欲目是书曰世范可乎？君载讳采。淳熙戊午中元日。采自书其后云：同年郑公景元贻书谓余曰：昔温国公尝有意于是，止以家范名其书，不曰世也。若欲为一世之范，则有箕子之书在。今恐名之者未必人不以为谄，而受之者或以为僭，宜从其旧目。此真确论，正契余心，敢不敬从，且刊其言于左，使见之者知不为府判刘公之云云，而私变其说也。

袁廷桢《后跋》云：此书见《唐宋丛书》及眉公《秘笈》，陈榕门先生复采入《训俗遗规》，然皆非足本。乙巳春，予于书肆检阅旧编得此宋本，书分三卷，有予从祖陶斋公表、谢湖公褰二跋，称其校刻精善，洵为世宝，是吾家故物也。今刻入《知不足斋丛书》。

《欵馱子》

宋袁采撰

《宋史·艺文志》儒家类：袁采《世范》下，又《欵馱子》一卷。

《浙江通志》引此列入杂家，嘉庆《县志》同。

《中隐对》

宋留清卿撰

《浙江通志》引《衢州府志》：《中隐对》，留清卿献之著，西安人。《府志》列杂说，无献之字，其下亦无西安人三字。康熙《县志》作刘清卿。嘉庆《县志》注引旧志，亦作留。

按：清卿为刑部侍郎怙孙，登绍兴进士，作刘姓者误也。赵《志》云，号中隐，有《中隐对》。其书未见，不知其旨。惟《通志》列入儒家儒术类，大约亦讲理学之书也。

《家范》

明周洪撰

康熙《府志》著录一卷，隶《世范》下。康熙、嘉庆《县志》并同。

按：洪，字大猷，弘治庚戌进士，为蒲令，有善政。又知易州，升南工都主事，转刑部郎，出知安庆府。孙祖濂，玄孙一贯，并绍家传，互见《宾馆常录》。

《志矩述》

明程秀民撰

康熙《府志》讲学类有程秀民《志矩述》。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误作《志矩集》，列秀民著《习斋文集》下。注引《府志》尤误。

《程氏家乘》：秀民终母丧服阕，荐补福建建宁知府，时自述为此书。其开端云：士君子立身天地间，当自念此身荷天地、祖宗、父母之生成，得为男子，能读书识道理，通达世务；又幸自幼得师友之训，即养于学，遭圣天子之世，迈迹科第，登名仕版，既以荣身，又以荣亲，又以荣及子孙，恩莫大焉。是故所贵于立志者，挺立于贫贱之中，而超脱于富贵之外，其心之所期，身之所行，时之所遇，虽不能大有所为，而纲常伦理、出处进退，其义利界限、名节关防，亦每以古人为矩，量时度力，因事立功，求少异于畴人，庶不负于天地，玷于祖宗、父母，而可名以为人也。又曰：秀民资最鲁，无过他人，但一念自立之志，自幼即能砥砺，故致有今日，叨登一第。窃想二十余年追维身之所履，时之所值，固未即猎显跻要，以大其声光，而随在建立，因时进退，亦颇自得于心而无愧于天地、祖宗、父母。今年过五十，气渐衰朽，乃强颜复出，以求用于时，恐晏安气胜，则慷慨志微，不能不深省也。因路途艰阻，愧悔辄萌，乃自述生平一得之见，置之左右，俾后日佩服以求勿忘树立之念，则庶乎可以语人矣。全文都五千余言。

《乡约书》、《明孝道》、《疏问》、《求志说》

明栾惠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惠尝从事阳明，称栾道学，故有是著。

《性理汇要》

明郑子俊撰

康熙《府志》作《性理汇要》，康熙《县志》作《性理纂要》，均无卷数。嘉庆《县志》同。《府志》作《汇要》，而注出旧志，似误。

《读书录抄》

明叶秉敬撰

《明史·艺文志》儒家类有叶秉敬《读书录抄》八卷。《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亦作八卷，列理学。嘉庆《县志》引《府志》入子部，次《兰台讲会》下。康熙《府志》未见此书，而有《读书录抄释》，毛恺著。恺生秉敬前，非释此书。

按：康熙《县志》载秉敬所著诸书内有《读书录咏》一卷，书名、卷数均有不同，疑有错误。或别是一书。

《徐子学谱》

明徐日久撰

康熙《县志》著录，嘉庆《县志》失载。今尚有明刻本一卷。

按：此书自叙历官行事，起万历庚戌，迄庚申，凡十年明刻本，前有崇祯壬申三山韩廷锡撰《西安公传》一篇冠于首。略云：其学以经世为主，以为舍经世，别无出世事，有志男子，须于极劳攘中寻出劳攘不到所在，倘不从兹锻炼，即有所悟，终非实际，故机事深茂，随方划决，绝不见疲厌意。尝为《退居铭》，曰：不谐于今，无慕于古，其仪率易而苦规矩，其中浅直而畏城府，易喜易惊，屡悔屡咎，学忍耻辱而弗能丑，有心胸而未顾，若夫不言避趋，不言命数，不求援推，不傍门户，浩浩乎信心以直行，拳拳乎反身而退步，如涉大海而舵在其手，虽百折千回而莫予或阻者也。其所行事，辄手录之，久而成书，曰即此是学矣，名之曰学谱。

《刘忠定公尽心行己录》

清刘必鸣撰

康熙《府志》作刘必召著，嘉庆《县志》作必鸣。注出《府志》。

按：召为名字之误。康熙《县志·人物传》：必名，字于冈。以字证之，名当作鸣。养高泉石，尝以一编自娱。藻鉴人物，省身克己。撰有《家忠定公尽心行己录》一集。

《双桥随笔》

清周召撰

康熙《府志》：十四卷。嘉庆《县志》同。

《四库提要》儒家类：《双桥随笔》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周召撰。召，字公右，号拙庵，衢州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编乃其甲寅、乙卯间，值耿精忠构逆，避兵山中所作。双桥者，其山中所居地也。卷端标曰《受书堂集》，而以《双桥随笔》为子目，殆全书中之一种欤？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云云。虽自诩似乎太过，而所言皆崇礼教，斥异端，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尤为言之深切。于人心风俗，颇有所裨。惟其随笔记录，意到即书，不免于重复冗漫。又适逢寇乱，流离奔走，不免有愤激之词。是则其学之未粹耳。

《修齐纂训》

清叶淑衍撰

康熙《县志》著录十卷，嘉庆《县志》同。

《生生录》

清叶淑衍撰

康熙《府志》著录八卷，嘉庆《县志》同。

按：淑衍，字椒生，康熙庚戌进士，尝预修《府志》。

以上理学。

《老子解》

宋毛友撰

尤氏《遂初堂书目》：《老子解》，毛友达可著。嘉庆《县志》引此，无卷数。

《庄子膏肓》

明叶秉敬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庄子膏肓》四卷，叶秉敬著。《浙江通志》：案：崇祯《府志》作《南华指南》。康熙《县志》亦作《南华指南》，下注四卷。嘉庆《县志》并引之。

《阴符经注》、《阴符经要义》

宋蔡望撰

《浙江通志》引《宋史·艺文志》：《阴符经注》一卷，《阴符经要义》一卷。

按：《宋志》作蔡珪《阴符经注》一卷，又《阴符经要义》一卷，其下尚有《阴符经小解》一卷，共三种，皆蔡珪撰，非蔡望也。不知《通志》所据何本，当别考之。

康熙府县志均有《阴符经注》，注字从言不从水。而无《要义》，卷数亦不详。

康熙《县志·人物传》：蔡望，咸平进士，官中岳主簿，注《阴符经》，命翰林学士宋白看详，白奏此书当秘。嘉庆《县志》引《府志》：望以此书授主簿。与此小异。望，进士，《选举表》亦失载，但有列传。

《阴符经注》

宋陈师锡撰

康熙《县志》书目原列两种，一蔡望著，字作注；一陈师锡著，字

作注。

康熙《县志·人物传》：师锡，字伯珍。建中靖国初，因言事谪衢州监酒，因注《阴符经》。《古迹志》又有陈师锡宅。

《道书援神契》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著录一卷。《浙江通志》亦作一卷。引成化《杭州府志》。嘉庆《县志》引同。康熙《府志》无卷数。见宋濂《王祜传》及胡长孺《文冢铭》。

以上道家。

《宗镜录》

唐末永明寿禅师在衢撰

《释藏》有宋释延寿《宗录》一百卷，又《御录宗镜大纲》二十卷。

晁氏《读书志》：《宗镜录》一百卷。皇朝旧钞作宋。僧延寿撰。永明禅师，本名延寿，至宋尚在。延寿，姓王氏，余杭人，法眼嫡孙也。建隆初，钱忠懿命居灵隐，以释教东流中夏，学者不见大全，而天台、贤首、慈恩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阁馆，三宗知法僧更相诘难，至诘险处，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秘经六十部，华梵圣贤之语三百家，以佐三宗之义，成此书，学佛者传诵焉。天台者，僧智颢也，解《法华经》；贤首者，僧法藏也，述《华严经》；慈恩者，僧玄奘也，译《般若经》。袁本载寿因读《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乃制此录。设或人问，即引《大藏经》云以答之，凡一百卷。无延寿姓下云云。《浙江通志》：《宗镜录》一百卷，引晁志，附咸淳《临安志》作一百二十卷。又引黄氏《书目》：《宗镜广删》十卷，陶望龄著。

康熙《县志》：唐末，永明禅师驻锡衢州，作《宗镜录》于天宁寺，故此寺亦名永明禅院。

清观察如山题有一偈于寺云：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

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贪境忽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度。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无禅无净土，铜床并铁柱。百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跋云：太末天宁寺，建自梁天监三年，本名吉祥，宋改今额。永明寿禅师拄锡，著《宗镜录》百卷，为从上祖言，第一敬见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同治丁卯，观察三衢因访之，罕知者。永明性教兼融，定慧双照，于翠岩禅师处七度，拈阇得最上一乘，横超三界法门，证无生忍人不退地，为莲宗二祖所说，四科拣直指，归元辟显，实继慧远祖，为百千万亿劫，有缘众生，辟立地成佛门头，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见是偈者，切勿当面错过。

《二会语录》

元世愚禅师撰

《藏经》：佛智弘辨禅师，讳世愚，号杰峰，俗姓余氏，衢州西安人，著有《二会语》四卷。《浙江通志》据万历《钱塘县志》作《二会语录》，世愚著，西安人。《衢州府志》作余世愚《杰峰语录》。康熙《县志》亦作《杰峰语录》，禅师余世愚著。嘉庆《县志》引同。《通志》增余姓。

按：《两浙名贤外录》：世愚，西安人，姓余氏。《虎跑寺志》云：号杰峰，衢之西安人。母毛氏，有妊，梦观世音送青衣童子，觉而生。自幼好礼佛，长遂入兰溪显教禅寺，受具足戒。后止南屏，故此书亦载《钱塘志》。晚归，主乌石山寺终。宋濂为作塔铭。

《楞严经注》、《楞伽经注》、《华严经注》、《法华经注》

明释无尽撰

康熙《府志》作叶无尽。嘉庆《县志》注引《府志》，无尽，本姓叶，西安人。《龙游志》，《楞严经注》作《楞严会解》。均无卷数。

按：无尽，名传灯，取释无尽灯之义。互详《天台山方外志》。

《楞严玄义》

明释传灯撰

《明史·艺文志》：传灯《楞严玄义》四卷。黄氏《千顷堂书目》同。《日本续藏经》作《楞严经玄义》四卷，传灯述。《浙江通志》引《澹生堂书目》山阴祁承燾著。卷数同。府县志均失载。

《楞严圆通疏前茅》

明释传灯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日本续藏经》均二卷。《浙江通志》引《澹生堂书目》作《圆疏前茅》。圆下似脱通字。府县志亦不载。

《楞严圆通疏》

明释传灯撰

《日本续藏经》：十卷。元维则《会解》，明传灯疏。《龙游志》有《会解》，疑系二人合作。

《楞严坛表法》

明释传灯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一卷。《通志》引同。

《首楞严坛海印三昧》

明释传灯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二卷。《通志》引同。

《菩萨戒忏》

明释传灯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一卷。《通志》引同。

《般若融心论》、《净土生无生论》

明释传灯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各一卷。《通志》引同。《日本续藏经》

净土宗著述部净土十要第九种，即《净土生无生论》一卷。

《维摩经无我疏》 明释传灯著

《日本续藏经》：十二卷。

《观无量寿佛图颂》 明释传灯述

《日本续藏经》：一卷。

《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 明大佑述，传灯钞

《日本续藏经》：二卷。

《法华经玄义辑略》 明释传灯录

《日本续藏经》：一卷。上四种并见大小乘释经部。

《天台传佛心印记注》 明释传灯加注

《日本续藏经》：二卷。冯梦禎撰《源流图叙》，附见法相宗著述部。

《永嘉禅宗集注》 明释传灯重编并注

《日本续藏经》：二卷。见禅宗著述部。

《诸经疏义》 明释传灯撰

此书见余际熙撰《幽溪法师传》，实即前数条所疏解之经也，不必另有一书。姑仍龙游新志存之。

《吴中石佛相好忞仪》

明释传灯集

《日本续藏经》：一卷。《龙游志》又名《礼吴中石佛起止仪式》。

《性善恶论》

明释传灯撰

《日本续藏经》：六卷。自《楞严圆通》以下，旧府县志均失载。

《金刚演说》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康熙、嘉庆《县志》同。康熙《府志》无卷数。

《心经演说》

明叶秉敬撰

康熙《府志》附《金刚演说》下。嘉庆《县志》附《华严论贯》下。

《贝典杂说》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嘉庆《县志》引同。

《华严论贯》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衢州府志》：一卷。康熙《志》不载，亦崇祯《志》也。康熙、嘉庆《县志》并同。

《读楞严》、《读圆觉》

明叶秉敬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楞严》、《圆觉》均系梵经，今府县志并误作图觉。

《八大接引》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列入杂家。康熙、嘉庆《县志》并同，一卷，次杂说下。

《莲池片叶》

清周世滋撰

此书刊于同治初年，乃诠释《金刚经》者。

以上释家。

《遁徇编》

明叶秉敬撰

明陶珽《续说郛》弓三有叶秉敬《遁徇编》。《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遁徇编》三卷。徇作狗，误。列子部法家。

按：《四库书目》有《遁徇编》五卷，附《诗言志》下，其所载乃杂录、对联、偶语。与此似又不同。不知何也。

《郢斤》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遁徇编》下有《郢斤》一卷。康熙《县志》有《郢斤》，无《遁徇编》。嘉庆《县志》引《府志》，列子部杂说。今《府志》亦未见此书，姑依《通志》存之。

以上法家。

《墨子家言》

明王家业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无卷数。康熙、嘉庆《县志》并同。

按：《通志》载墨家仅此一书。

以上墨家。

《耕谱》

吴越慎温其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耕谱》，慎温其著。嘉靖《府志》：有《耕谱》行于世。康熙、嘉庆《县志》不叙时代，亦均无卷数。

按：康熙《志》载慎温其事，吴越钱氏擢为国官。知礼从吉，其子孙也。

《经界捷法》

宋袁采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此盖农家量田折算之书也。

《厚生训纂》

明周臣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县志》作《原生训纂》，周臣著。嘉庆《县志》亦作厚生，引旧志作周召著。

按：三志记载不同，《府志》列农家，陈《志》列为明代第一种书。臣，字子忠，嘉靖间知府。姚改周召，未知何据。

《农林蚕说》

清叶向荣撰

光绪间出版。

按：此书分天时、种植及家庭日用饮食之所需，要而尤重在蚕桑，皆经实地试验者，以简明浅近之言出之。

以上农家。

《象纬歌图》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一卷。康熙、嘉庆《县志》同。

以上天文家。

《病机药性赋》

明刘全备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有注解《病机药性赋》二卷，刘全修著，西安人。《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同。康熙《府志》作刘光大《药性病机赋》，康熙《县志》又作刘光山著。嘉庆《县志》两引之。兹据《洛阳刘氏谱》更正。

按：《刘氏谱》：光大，字适庵，精岐黄术。元至元召对称旨，授衢州路医学教授，以医世其家，后人无不知医者。此书实为刘全备著。全备，子宝善，光大孙。全修或其本名也。

周召《序》略曰：吾乡以医名家者数姓，而洛阳刘氏为侨胙。刘自迁衢祖适庵，以廷对运气策称旨，名噪于元，数传至宝善公而天分弥朗，喜读群书，善著述，所撰《病机》、《药性》二赋行世已久，识者以为与沈存中治疾别药之义味若水乳，而剖析尤精，于神农黄帝之旨并有功焉。语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若刘氏者，其微言妙谛，岂仅三世而已哉！

《四时六气权正活法论》

明刘全备撰

此书据《刘氏谱·宝善公行略》补录。

《方脉全书》

明刘仕聪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方脉全书》，刘仕聪著，西安人。《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同。康熙《府志》作刘光大，康熙《县志》作刘光山。嘉庆《县志》两引之。今据《刘氏谱》更正。

按：《刘氏谱》，仕聪为全备兄子、全福子，亦世医也。

《袖珍小儿方》

明徐用宣撰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袖珍小儿方》，明衢州徐有宣专辑小儿科诸方，分七十二门。《浙江通志》：十卷，引黄氏《书目》，徐用宣著。翻刻本宣误言。永乐中，衢州人。

《四库提要存目》：《袖珍小儿方》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徐用宣撰。用宣，《艺文志稿》作徽州人，盖字形相近而讹。其书以《脉诀》为首，方论针灸图形次之，总七十二门，六百二十四方，搜采颇备。惟论断多袭旧文，无所发明耳。是书作于永乐中。嘉靖十一年，赣抚钱宏重刊，以是书原本宋钱乙也。

《针灸大全》

明杨继洲编

《六都杨氏宗谱》著录。前志失载。

《四库提要》：《针灸大全》十卷，内府藏本。明杨继洲编。继洲，万历中医官，里贯未详。据其刊版于平阳，似即平阳人也。是书前有巡按山西御史赵文炳《序》，称：文炳得痿痺疾，继洲针之而愈。因取其家传《卫生针灸元机秘要》一书，补辑刊刻，易以今名。本朝顺治丁酉，平阳府知府李月桂以旧版残阙，复为补缀。其书以《素问》、《难经》为主。又肖铜人像，绘图立说，亦颇详赅。惟议论过于繁冗。

按：继洲，县南六都杨氏，以在平阳治愈赵文炳疾，故刊此书于平阳。詹氏熙据《杨氏谱》，认为衢人，宜可从。

《方聚》

明徐日久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府志》：日久《自序》云：偶阅方书，撮其经验者订定之，列为方

聚。

《伤寒分汇》

清徐养士撰

嘉庆《县志》著录：十二卷。王杰《序》。陕西状元、东阁大学士。

《痘科记误》

清陈埧撰

《陈氏家传》：一卷，未梓。

《自序》略曰：道光庚戌，天痘流行。时医多以泻火为治，儿童受害不浅。埧家损折二孙，因阅各家痘书治法，寒温攻补，各抒臆见。乃日夜体察，以为痘必由感冒而发，病标是痘，病本属伤寒，治法当宗仲景。因据《伤寒论》治其幼孙及里中贫乏小儿多效。遂摘记痘科之误，凡二十三条，为一卷。

《医家四决》

清陈埧撰

《陈氏家传》：四卷，未梓。

《自序》略曰：医学四书，本草书、经络书、方书、脉书，缺一不可者也。第其功深皆难卤莽而获，埧习之二十余年，先后得成《本草备要后编》及《经络提纲》、《脉学寻源》、《伤寒类辨》诸稿，然苦于繁多，仍难记诵，今约为四诀，便于初学问津。例略云：本草诀，酌取妥善常行之品，以主用及症为主，约一百十一条，每条约十味。内、外经络诀，考《灵枢》部位及明堂正侧诸图，依各经所历举其两端脉诀于脉法精义中，挈其要领。方诀，述张仲景《伤寒金匱》及宋局诸方略。附后贤数方，约七十余。订为四卷。

《时病论》

清雷丰撰

光绪癸未刊本，八卷四册。雷氏养鹤山房藏版。

按：此书以《内经》阴阳应象八句为纲，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痲瘧；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分时立论，附以经验诸方。初为雷氏家藏版，后因海内行销渐广，沪市翻印者多，后人遂将版权售出。

《医家四要》

清雷丰撰

光绪甲申刊本，四卷。雷氏养鹤山房藏版。

按：此书内分四种，一、脉诀入门；二、病机约论；三、方歌别类；四、药赋新编。荟萃群书，加以心得之语。其及门程曦、江诚二生，亦皆有所论列，洵医学之津梁也。书之大要与《四诀》相仿佛。陈本未见，此独刊行。

《眼科新新集》

清吴嘉祥撰

光绪间刊本，一卷，有图。

《痘疹撮要》

清吴嘉祥撰

一卷，未刊。亦皆秘方要旨。

《本草诗》

清江诚撰

一卷，稿本，未刊。

按：此书前有江诚小引，略云：蕪香居士《本草诗》三百首，嫌其太简，不免过于遗漏，因细按本草之功能，亦编为七言绝句，合计三百五十余种云。

以上医家。

《孔六帖》一云《后六帖》。

宋孔传撰

《直斋书录解题》：《后六帖》三十卷，孔传世文撰，以续白氏之后也。传，袭封衍圣公。

《文献通考》：《后六帖》三十卷，宋知抚州孔传撰。《棗竹堂书目》作《孔氏六帖》十册。

《续通志》曰：《孔六帖》一百卷。注：宋孔传增唐白居易之书。

《浙江通志》、康熙《府志》并引《书录解题》。康熙《县志》作《续白氏六帖》。

《四库提要》：《白孔六帖》一百卷，内府藏本。案：《文献通考》：《六帖》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后六帖》三十卷，宋知抚州孔传撰。合两书计之，总为六十卷。此本编两书为一书，不知何人之所合。又作一百卷，不知何人之所分。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六帖新书》出于东鲁兵燹之余，南北隔绝，其本不传于江左，使学者弗获增益闻见。则南渡之初，尚无传本。王应麟《玉海》始称孔传亦有《六帖》。今合为一书，则并于南宋之末矣。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载白氏《六帖》，有元祐五年博士王安世《序》，此本佚之。卷首所冠韩驹《序》，则专为孔传续书作也。《复斋漫录》亦《渔隐丛话》所引。称“东鲁孔传，字圣传，《书录》云字世文，疑误。先圣之裔，而中丞道辅之孙也。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至于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其枢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韩子苍为篇引，以为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榱栋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其用岂小”云云，则宋人亦颇重其书矣。后又有宋末知衢州杨伯岳《六帖补》，另见。

陆氏《韶宋楼藏书志》载有《白孔六帖》三十八卷，南宋刊本，不全。

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载有《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明刊本《全白氏六帖》，旧有元祐五年王安世《序》，今已佚。此本冠以韩驹《序》，乃专刻《孔帖》明证。

按：韩驹，字子苍，尝赋梅花诗：幸有幽香当供给，不辞三载住西安。盖南渡后与孔传同在衢城，故为之序。

《续尹氏文枢类要》

宋孔传撰

康熙府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府志》此书列道家。陈《志》类要作纪要，列《续白氏六帖》下。据《两浙名贤录》，传著有《续白氏六帖》、《续尹植文枢纪要》，类亦作纪。兹仍次《续六帖》下。

《骈字集考》

明叶继撰

康熙《县志》著录。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为叶秉敬著

按：继，秉敬之祖也。陈《志》列敬君先生遗著类目四十种，而此书别录在前，当不致误。《府志》改作秉敬，姚《志》依之，未知何据。

《书肆说铃》

明叶秉敬撰

《续文献通考》：二卷。 闵元衢《欧余漫录》：太末叶秉敬著。

陶珽《续说郛》弓十五有此书。《浙江通志》，康熙、嘉庆《县志》均作二卷。《府志》无卷数。

《四库提要存目》：《书肆说铃》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秉敬为《字彙》，已著录。是书乃其随笔割记，原分三卷，乌程闵元衢为之重编，分十一类，并为上、下二卷，而仍载原书于卷首，以存其旧，即此本也。秉敬好为议论，而考据殊疏。

《丁氏藏书志》有类次《书肆说铃》二卷，明刊本，太末叶秉敬敬君著。吴兴闵元衢康侯次前有万历丁酉秉敬《自序》，云：扬子云曰：好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世无仲尼，吾将谁问？吾其为《书肆说铃》而已。书本三卷，乌程闵元衢重编序为分十一类，并作二卷，上卷论《毛诗》、《春秋》、《尔雅》、《道德经》、《庄子》，下卷论《史记》、《白虎通》、《文选》，学文古诗学诗天文时令，统数道学韵字。

《坐尘转话》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书肆说铃》下附注。崇祯《府志》又有《坐尘转话》一卷，嘉庆《县志》尘作塵，未知孰是。康熙府县志均不载。

《玉芝堂谈荟》

明徐应秋撰

《续通考》：《玉芝堂谈荟》三十六卷，徐应秋撰。应秋，字君义，浙江西安人。万历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案：是书盖考证之学，每条立一标题为纲，而备引诸书以证之，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轶事、旧闻往往而在，取材博赡，足资采择云。《浙江通志》：《谈荟》三十六卷，无玉芝堂名。嘉庆《县志》同。康熙府县志均作《谈荟》，无卷数。

《四库提要》：《玉芝堂谈荟》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应秋《自序》有曰：未及典谟垂世之经奇，止辑史传解颐之隽永。名之谈荟，窃附说铃。其宗旨固主于识小也。然其摭摭既广，则兼收并蓄者，不主一途，轶事旧闻，往往而在。故考证掌故、订正名物者，亦错出其间。披沙拣金，集腋成裘，其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在读者别择之而已。昔李昉修《太平广记》，陶宗仪辑《说郛》，其中譎怪居多，而皆以取材宏富，足资采择，遂流传不废。应秋此编，虽

体例与二书小别，而大端相近。至来集之之《樵书》，全仿应秋而作，然有其芜漫，而无其博赡，故置彼取此焉。

按：此书版今尚存徐氏祠中，有吴善述、单文楷两校勘记。

《骈字凭霄》

明徐应秋撰

《续通志》：二十四卷。黄氏《千顷堂书目》作二十卷。《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二十卷。嘉庆《县志》引同，仍作二十四卷。康熙《府志》作冯霄，康熙《县志》作凭霄，均无卷数。

《四库提要存目》：《骈字凭霄》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应秋，字君义，号云林，浙江西安人。是书皆采掇经史骈连之字，备词藻之用。凡詮义十卷，释名十四卷。每卷又各分子目。皆略为注释，而不尽著出典。大概剽诸朱谋玮《骈雅》居多，殊短订不足依据。其名凭霄者，自注引王嘉《拾遗记》曰：苍梧有鸟，名凭霄，能吐五色气，又吹珠如尘，积珠成垄。名书之义取此云云。非惟阴僻无义理，且考之嘉书，是舜帝南巡葬于苍梧之故实，尤非佳事。可谓迂怪不经矣。

《枳记》

明徐应秋撰

黄氏《千顷堂书目》：《枳记》二十八卷。《浙江通志》引在《骈字凭霄》下。嘉庆《县志》同。康熙府县志俱不载。

按：此书无传本。今依《通志》次类书中。

《知困日钞》

清徐日隽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并著录二卷。康熙《县志》无卷数。

日隽《自序》曰：《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余以乙巳冬受事台庠，携有残书数卷，日夕展玩，意有所羨，即手录之，久

而成帙，亦以不负知困之意云尔。

龙游余恂为序。康熙《县志》本传称此《序》竟其为人，真写生手也。

以上类书。

《学古编》

元吾邱衍撰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只一卷。《续通考》列子部篆刻：一卷。钱氏《绛云楼书目》：一册二卷。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二卷。钱氏《元史艺文志》列小学《说文续解》下，无卷数。《小学考》：二卷，存。陶宗仪《说郛》弓九十七沈德先《尚白斋秘笈》、一云《陈眉公宝颜堂秘笈》。虞山顾氏《篆学琐著》、钱塘丁氏《武林往哲遗著》均有是书。

《四库提要》：《学古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是书专为篆刻印章而作，首列三十五举，详论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之法，次合用文籍品目：一小篆品，二钟鼎品，三古物品，四碑刻品，五器品，六辨谬品，七隶书品，八字源，九辨源，凡四十六条。又以洗印法、油印法附于后。篆刻私印，虽称小技，而非精于六书之法者必不能工。宋代，若晁克一、王俅、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各有谱录，衍因复踵而为之。其间辩论讹谬，徐官《印史》谓其多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己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断，亦殊有考核。其论汉隶条下，称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是原本当为上、下二卷，今合为一卷，盖后人所并也。

衍《自序》曰：干莫，利器也，补履者莫能用；櫪梁，大材也，室穴者莫能举，故求此道则达于此道矣。既达矣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汨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闾之墟不相与违，斯所谓道，偶得此说，因写《学古编》。大德四年五月二十

五日，贞白居士吾邱子行《序》。

夏溥《叙》曰：余在杭识吾邱先生时，年二十有七矣。先生住生花坊一小楼，楼上下分业弟子，先生不下楼，高弟子翻下楼授书。客至楼，僮辄止，不使登。通为谁于先生，先生使登乃登。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临梯，余仰见之大声曰：“此楼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不易得也。”坐有婺人潘昧，问余：“从越中来，有所作乎？”余举来见先生诗，大喜余“绿云如听晚箫吹”之句，因示余箫并两铁如意一，旧者颇拙，一新者先生特以为佳。东壁上数本皆秦汉碑，壁下一几，几上皆汉唐官私印。先生以二纸列几上者，为遗今尚在。后余数登，僮不止也。先生每语余“篆书大抵皆今三十五举”之语，然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捉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可证也。先生姓本吾邱，其私印有“竹素书房吾氏子行”、“我最嬾”、“放怀真乐”、“飞丹青”，此数印串鼻韦小带，常在手摩弄之。盖欲和其四棱令其古意。先生眇左目，右足跛，然其风度才，一言一笑间皆令人喜，虽不言不笑时亦有韵，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赵吴兴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琰一日求登先生楼，楼僮坚止之，不得登。使通，此廉访使。先生闻之，从楼上答曰：“此楼何敢当贵人登邪？愿明日谒谢。”见使节后，公属先生以《说文》校定近吴主一得《学古编》，《周秦石刻释音》、近代名公书，亟刻入版，因附书。余见先生时，以告主一并法《学古编自序》意，为序其下。

危素《叙》曰：《学古编》者，逸人吾邱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变，远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数十年而后一人焉。以是名世盖难矣。常人之情狃于近习，岂能使之人人求古艺于亡灭坏烂之后邪？六书且然，况乎先王之礼乐哉！吾邱君隐于武林闾闾间，高洁自持，尤攻篆籀。此编之书，可以洗来者俗恶之习而趋于古矣。

曹南吴主一笃嗜古学，刻此编家塾，附以吾邱君《周秦石刻释音》及《唐宋名人书》，称其用心甚勤。吾邱君著书之志庶几有所托于永久。推明乎先王之礼乐，吴君亦将有志焉。吾邱君讳衍，以不苟合于俗，人不知所终，从游之士招其魂葬之。永康胡先生长孺实为之铭。

陆深《书后》曰：元人于书学有复古之功，吾之行尤长于篆籀图印之学。今京师《学古编》非善本，间为校正数字，重次第之，托吾友姚尚纲录之以便考观。

钱曾《敏求记》：吾衍《学古编》一卷，私印之作绝盛于元，子行独精其艺，睹其三十五举，深心篆籀之学，能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故之昂亦效其法，虞、揭皆爱重之。人品高洁，非独游于艺以成名也。

刘坚《说部精华》：吾邱衍《学古编》小册，秀水项药师家写本，首有危素、夏溥二《序》，泰定甲子安处道人跋。又陆文裕深题。

葛元煦《啸园丛书》：有《三十五举》，元吾邱衍著，曲阜桂馥续之。《序》云：摹印变于唐，晦于宋，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举》，始从汉法。元以后古印日出，衍不及见，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也，因续举之。

归安姚氏《咫进斋丛书》：《三十五举》，元吾邱衍。续一卷，再续一卷，桂馥。

《古人印式》

元吾邱衍撰

郑晓《吾学编》、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均二卷。《浙江通志》史部食货类器用下列此书，注吾邱衍著。见《学古编》。嘉庆《县志》据《吾学编》入子部杂说。

《书画船》

清徐国珩撰

康熙《府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文苑传误为书画轩。

按：国珩著有《隐史》八卷，见史部。此则因其家藏有古名人书画，手自类别，记之于册，并附有品目于其间。云国珩官户部主事，子之凯、婿龙游余恂，均有名。

《西邑碑碣考》、《山寿斋杂录》

均闾名

见嘉庆《县志·杂记》，均不知作者姓名。

《图书纂要》

清余本敦撰

见《余氏家乘》姚文田撰《阁学公传》。

按：《家传》称公七龄能文，十一应童子试，即冠军。旋食饩，声名藉甚，益自奋，闭户数年，著书多种，此其一也。余详经部礼下。

《金石聚》

清张德容撰

《两浙辘轳续录》著录，十六卷。黄坛张氏二铭草堂藏版。刊于岳州府署。

潘衍桐辑《雅堂诗话》：松坪太守酷好碑版，精于鉴别，所著《金石聚》一书，于舆地、职方附存，考核、训诂、小学，藉资援证，其书指在存真，不列复本，每卷碑目之下前人著录悉载其名，涉览该洽，使人探讨，石存何地以及出土年代、何人访得，记载详审。按策可稽辨何陋画象、朱博残石、上庸长之类为真迹，庶孝禹阳嘉残碑及杨量买地嘉禾九穗之类为伪造，具有塙见。各碑跋语自摭心得，无戾于古，而亦不欲强同。其精粹语，苏斋燕庭复起，亦当首肯。尝以所得拓本分次时代，周秦至南朝为一编，北魏至隋为一编，唐至五

代为一编，南诏、大理、西夏、朝鲜为一编。初编甫就，遽委物化。睹此已刊善本，益慨想其未刊者。域外拓本，仅传诸城刘方伯《海东金石志》，即《金石苑》。为已成之书。君汇南诏、大理、西夏、朝鲜诸刻，幅员愈扩，搜辑益周，未及刊行，尤可惜也。

《海东金石苑》

清张德容校编

四卷二铭草堂藏版。

张德容《跋》曰：《海东金石苑》，诸城刘燕庭先生著录。先生金石之学博绝古今，海内搜罗殆遍，旁及三韩，更为从前所未有。原本八卷，成书后以碑本尽予其婿沈念农少司成。咸丰间，先生已归道山，喆嗣鹭卿以稿本示容，并属为校勘。时容暴值枢垣，携至海甸直庐，潘伯寅世丈值南书房，亦笃好金石之学，因假至澄怀园并读。庚申岁，海中扬尘，遭劫失去。幸由伯寅抄得其半，仅存唐、宋前四卷，而辽、金、元、明诸碑已如云烟过眼，不可复睹矣。仍以付容携至南中。光绪初，容方自刊《金石聚》，因先生收藏著录之富甲于海内，前无古人，所梓行者不过数种，其余所未刻者甚多，近年遗物散尽，而《海东》一种几致就湮，将何以对先生于地下也。乃勉以其半付之手民，亦聊存什一于千百而已。然念农司成当督学安徽之后，其先生所授原碑悉寄京师仁钱会馆，又为人窃鬻于琉璃厂，并皆流散，无可依据，第就容篋中所有粗为校核，实什不得一也。刊成，因识于后，庶吉光片羽犹得津逮后学焉尔。

《万石斋印谱》

清周世滋撰

周氏家藏本。

按：世滋，同治间贡，好搜古代名印私章，晶玉竹石，陈列几案，璀璨夺目。刊有《万石斋印谱》，其所鉴别尤精。

以上图书金石。

《庶斋老学丛谈》

元盛如梓撰

《续通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如梓，衢州人。庶斋，其自号也。尝官崇明县判官。案是书多辩论经史、评鹭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及之，分为三卷，而第二卷别析一子卷，实四卷也。

《四库提要》：《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前段同《续通考》。大抵皆随时掇拾而成，如载陆游《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实有《姚平仲传》，王士禛《居易录》已摘其疏。他若引《左传》晋景公病如厕陷而卒，谓国君何必如厕？而以为文胜其实，不知《国策》赵襄子、《史记》慎夫人皆载有此事，古人朴质不以为怪，岂可执此以证《左传》之诬。又于贾以道有豪杰之誉，载曹东畎媒俚之词，皆为失当。然如驳《吹剑录》，谓广陵散不始于王凌，毋丘俭以姑蔑墓证韦昭注《国语》之非，此类亦颇见考据。各条之下，间注出某人说。盖如梓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纪多前人绪论，颇有可采云。

《浙江通志》不载此书，嘉庆《县志》据《四库书目》收入。《文澜阁藏书目》：现存三卷二册，鲍氏知不足斋本。

林佶《跋》曰：右《庶斋老学丛谈》三卷，乃宋从仕当作从事，字误。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著。其于经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证辨驳，皆有根据，足以觐其学之有本也。观《丛谈》中语气，知公是扬州人。其谈贾平章佚事数则，似曾受贾之知者，要其晚年误国之罪亦未尝为之讳也。大抵宋末诸公流入元者，率隐居以著述自适，如盛公辈者何可胜道！然有传有不传，即如此集，存者亦几希矣。但卷帙无多，倘好事君子为重刊之，介夫

先生宜为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估借观力疾跋。

杨复吉《跋》曰：《丛谭》三卷，上卷首纪国政，后及经史。中卷、下卷多论文说诗，间及两宋轶事，笔殊修洁。惟末载宝祐城数则，颇左袒贾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许人，卷首标崇明州判官，而于扬州、衢州两地，晋接独多，或为桑梓之乡，或为宦游之地，俱未可知，姑存俟考。壬子季冬，从知不足斋主人转假东晓轩藏本，癸丑人日录校毕并记，松陵杨复吉。

知不足斋鲍廷博《跋》曰：盛《庶斋丛谈》一册，楷书精整，出自钱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潜亭所贻也，间有误书，思之不适，闻某公有善本，欣然偕潜亭往借，秘不肯宣。仅录林、吉人两跋相授耳。是为乾隆甲午。迨嘉庆甲子，始据常熟钱功甫手钞本，一扫乌焉之讹，而潜亭已修文地下，不及见也。亟为命梓，以慰老怀，且以不辜潜亭殷勤持赠之意耳。庶斋，扬州人，曾为衢州教官，见龚璠《存悔斋集》，他未能详也。

按：此书记载衢学署之旧闻颇多，故疑其曾为衢州教官，实则盛氏之后人，世住在衢，迄今尚称广陵盛氏云。

《闲居录》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续通考》、《述古堂书目》、《绛云楼书目》、《竹崦盒传钞书目》、《文澜阁藏书目》均作一卷。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作二卷，《浙江通志》引成化《府志》同。嘉庆《县志》无卷数。虞山张海鹏《学津讨原》、《武林往哲遗著》均有此书。

《四库提要》：《闲居编》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元吾邱衍撰。衍有《学古编》，已著。是书乃衍割记手稿，陆友仁得于衍从父家录而传之，犹未编定之本，故皆随笔草创，先后不分次序，字句亦

多未修饰。其中如驳戴侗《六书故》妄造古篆一条，辨徐铉篆书笔法一条，皆与《学古编》互相出入。盖先记于此，后采入彼书，而初稿则未削除也。然零玃碎玉，往往可采，如辨颜氏误解勿勿，辨魏伯阳《参同契》误以易字从日月，辨杜甫非不咏海棠语，皆有识。惟论《尧典》中星以为四时皆以戌刻为昏，未免武断。论借书一卷以襄盛卷轴，亦为穿凿。以及论奥灶字与《尔雅》相违，论五伯字不考《后汉书·祢衡传》，以为唐人行杖之数，皆不免于疏漏。其他杂谈神怪，亦多芜杂。以衍学本淹通，艺亦精妙，虽偶然涉笔，终有典型，故仍录存之。

《丁氏藏书志》：《闲居录》一卷，曹秋嶽钞本。何义门《藏书》：吾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不仕、不娶，离世异俗，好古博雅，隐居授徒。四方之士相倾慕者，冠屦交于户外，而子行不以贵贱为低昂。所居容膝，迎送未尝下楼。留心古道，乐志箪瓢，不与世俗争妍巧。此编为劄记手稿，陆友仁得于衍之从父家，录而传之，犹未经编定之本。然学淹艺精，虽偶然涉笔，终有典型。末有何炜题云：《王正仲集》中有《吾子行传》，载其事为详核，宜补录之。此册出于曹秋嶽侍郎家，林若抚手钞也。康熙戊子秋，翁家所存残书皆归青霞堂书库，此钞偶为陆其清借钞，乃以传本缴进，独得留余架上云。有岷瞻印，前有毛晋之印，格纸版心，有“学耨书屋”四字。又有潘叔润图书记、潘氏渊古楼藏书记印。又《闲居录》一卷，旧钞本。鲁郡吾衍子行，后有至正五年陆友仁跋，何义门校钞小记，鲍以文、吴槎客、赵素门诸题跋。

武林重刊本吾进《跋》曰：右《闲居录》一卷，吾家贞白先生所著。先生讳衍，字子行，自号贞白居士。其先太末人，即今衢州，在会稽西南。昌黎《徐偃王庙碑》所云“衢州，故会稽太末”是也。始祖清源公讳渭。宋建隆三年，曹彬下江南讨李煜，辟公为参军。南

唐平，进都督，授三衢太守。生二子，长渊，次满。后卒于官，因家焉。先生，清源公十三世孙。大父讳某，为宋太学生，流寓钱塘。先生所著诸书，家乘既多脱略，书亦或传或不传，即为之后者亦难以卒读矣。此录从范氏天一阁藏本、厉氏樊榭山房传本、鲍氏知不足斋刊本、吴氏拜经楼何义门阅本，先后校讎，锓诸梨枣。至先生本末，见胡永康、宋金华、王华川、王半轩诸志传及《宏简录》，不具述。乾隆廿一年龙集丙申八月初吉，竹素后人进缮校谨识。

按：衍，称鲁郡，从族望也。吾本作郡，见宋濂传。《左·文七年》城郚。注：鲁邑卞县南有郚城是也。后省作吾。此书钱氏《艺文志》附注，一作《闲中编》，《衢州府志》同。嘉靖《仁和志》：衍著有《忠编》，疑亦《闲中编》之误。

《山中新话》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附注《闲居录》下，似即一编。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别录。康熙《府志》亦分两种。嘉庆《县志》引《府志》同。

按：《山中新话》或作《山中新语》，非是。考《新语》乃元杨瑀所著，见《知不足斋丛书》。钱氏《艺文志》亦载为瑀作。

《困学摭言》

明叶绾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著录，无卷数。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引旧志。

按：绾为秉敬之从祖，官教谕。此其读书时之札记也。

《读书解》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五卷。康熙《县志》无卷数。嘉庆

《县志》无。

按：此与上《困学摭言》，《通志》并列儒术。今考之，皆札记之类也。

《荆关丛语》

明叶秉敬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六卷。

按：《府志》列讲学类。嘉庆《志》则与《木石对话》并列杂说。

《木石对话》

明叶秉敬撰

康熙、嘉庆《县志》并著录，四卷。

《二酉委谭》

明王世懋撰

见嘉庆《县志·古迹》城西旧楼。

《摭言》

清徐健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原列诗文集内。

《树根园杂记》一称《笔记》。

清冯世科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

按：世科，字鹿岩，乾隆间恩贡。

《琢堂日记》

清范崇模撰

嘉庆《县志》著录，二卷。

按：琢堂，崇模之字，崇楷弟。有诗集。

以上札记小说。

《感应经图录》

清郑士登撰

嘉庆《县志》著录，八卷。

按：公为永禧七世祖，始由闽迁衢者也。闻此书原有刊本为《感应篇图录》，或嘉庆《志》之误记。

《渡世津梁》

清范钟铨撰

嘉庆《县志》著录，二卷。

《修省编》

清范钟铨撰

嘉庆《县志》著录，六卷。

《仁孝编》

清叶玮撰

嘉庆《县志》著录，二卷。附注《纂集古今孝子》一卷、《古今孝顺歌》一卷。

《阴鹭文彞训》

清王登贤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

以上格言。

集 部

《道深文集》

宋徐泌撰

嘉庆《县志》引弘治《府志》：一卷。康熙《府志》同。康熙《县志》无卷数。

按：公为官塘徐族之首领，宋代吾衢开科人物，忠壮其后人也。

《南阳集》

宋赵湘撰

《四库提要》：《南阳集》六卷，永乐大典本。宋赵湘撰。湘，字叔灵，其先自京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孙何榜进士，即资政殿大学士赵抃之祖。《宋史》抃传不著世系，故湘始末亦不具。惟苏轼为抃作碑，称湘官为庐州庐江尉，其后追赠司徒，则以抃贵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仅《宋文鉴》载其《春夕偶作》诗一首，《剡录》载其《剡中齐唐郎中所居》诗一首，《方輿胜览》载其《方广寺石桥》诗一首，《瀛奎律髓》载其《赠水墨峦上人》、《赠张处士》诗二首，《文翰类选》载其《秋夜集李式西斋》诗一首，《云门集》载其《别耶溪诸叔》诗一首，《烂柯山志》载其《游烂柯山》诗一首，余悉不传。并《南阳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乐大典》所载诗文颇夥，哀之尚可成帙。北宋遗集，传者日稀，是亦难覩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罗寿可诗序》，称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其晚唐一体，九僧最逼真。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祖凡数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又回所选《瀛奎律髓》评湘《赠张处士》诗曰“清献家审言如此，宜乎乃孙之诗，如其人之清，有自来哉”云云，其推挹湘者甚至。然回录湘二诗，皆取其体近江西者，殊不尽湘所长。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雕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沉埋晦蚀几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复得掇拾散亡，表见于世，岂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气终莫可掩欤！其中《扬子三辨》，推重扬雄颇为过当，然孙复、司马光亦同此失，盖北宋

儒者所见如斯，不能独为湘赅，知其所短则可矣。据方回称“清献漕益路时，宋景文《序》叔灵集，欧阳公《跋》亦称之”，是原集实扑所编。今其目次已不可考，谨分类排订，厘为六卷。

《续通考》叙公家世略同。《续通志》：六卷，见《文渊阁书目》。

乾隆间，有武英殿聚珍版本。《文渊阁书目》：现存六卷二册。

《浙江通志》、康熙府县志，均不载。嘉庆《县志》始补入《艺文志》，载有宋祁《南阳集序》一篇。陈鹄《耆旧续闻》言，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序其诗。

《赵清献集》

宋赵抃撰

明《内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并作十五卷。钱曾《述古堂书目》作十卷。叶盛《菴竹堂书目》：六册。

《琴窗小录》、明《文渊阁书目》日字号：《赵清献公文集》一部十册完全，一部六册残缺，一部六册完全。康熙《县志》不载卷数，嘉庆《县志》照现存本十卷。

《四库提要》：《清献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赵抃撰。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诗文各五卷，前有天台陈仁玉《序》，乃从宋嘉定旧本重刊。所载多关时事，其劾陈执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镇亦皆见之弹章。古所称群而不党，抃庶几焉。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王士禛《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案：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广平铁石心肠，而所作《梅花赋》轻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抃之诗情，殆亦是类矣。

京师图书馆藏《赵清献文集》，宋刊，元明补本，卷末题有后学天台张楙校正一行。旧为清内阁书。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元本《赵清献文集》十六卷，有景定元年陈仁玉《序》，至治首元蒙古僧家奴钩元卿《跋》。诗文各七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又明成化七年，顺天府尹阎铎重刊本，诗文各五卷。

《丁氏藏书志》：《赵清献公文集》十卷，明成化刊本。宋赵抃撰。抃，字阅道，衢州西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及第。历推官，改御史，弹劾不避权倖，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加龙图阁学士，知成都，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王安石用事，抃屡斥青苗法之不便。至和中，以论陈执中事，与范景仁有隙，安石亦恨景仁，言于上曰：“陛下问赵抃，知其为人。”他日，神宗以问公，对曰：“立皇嗣以安社稷，可谓忠臣。”既退，安石以问公，曰：“不敢以私害公。”即此知公之度量宏大矣。凡三入蜀，蜀大治。性至孝，县令过勘榜其里曰孝悌里。集诗文各五卷。宋景定元年，太末郡守天台陈仁玉访得章贡所刊集本，旁搜散轶，以补刊之。元至治元年，蒙古晋人僧家奴钩元卿又跋之。及明成化七年，三衢郡守马崑阎铎于署后得旧刻黜昧，更校讹补遗，以本传、神道碑、杂文刊为此本，视嘉靖间林有年、杨准重刊者为善矣。有承恩寿士宾桐之章。

按：此集今所存者，系明嘉靖元年林有年刊版，藏公祠内，日久残缺。民国八年，道尹太湖赵曾蕃捐资修补，并刊公像于卷首。

《东美诗集》

宋慎伯筠撰

尤氏《遂初堂书目》作《慎伯筠集》。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作《东美诗集》，亦无卷数。

按：伯筠，字东美，以字行。龙邑舍利寺塔院九之碑，赵抃撰记，即东美所书。亦自署东美名，不作伯筠也。诗有豪气，王逢

原尝有诗赠之。

《凤山八咏》、《山房即事十绝》

宋毛维瞻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

按：《明统志》：维瞻，西安人。以诗鸣。与赵抃同里相得，为山林之乐。元丰中，出知筠州，政平讼理。时苏辙谪筠州监酒，相与倡和，有《凤山八咏》、《山房即事十绝》。《尚友录》同。据此，二诗皆与子由唱和之作，不足以为全集也。《江山志》亦载此。

《烂柯集》

宋毛友撰

《遂初堂书目》有毛友《烂柯集》。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韦居安《梅涧诗话》：毛友龙达可未第时，其内子寄以诗云：剔烛亲封锦字书，拟凭归雁寄天隅。经年未报干秦策，不识如今舌在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朱达可。达可，三衢人。后去龙字，止名友。政和间，由礼部出守乡郡。有《烂柯集》行世。

按：《尚友录》亦作西安人。世住柯山，故以烂柯名其集。

《樵隐集》、《樵隐词》

宋毛开撰

《宋史·艺文志》：毛开《樵隐集》十五卷。《文献通考》：《樵隐集》十五卷，词一卷，信安毛开平仲撰。《文澜阁书目》：今存《樵隐词》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樵隐集》十五卷，词一卷。开，字平仲，礼部尚书友之子，负才傲世，仕止州倅。与尤遂初厚善，临终以书别之，嘱以志墓。延之既为铭，又序其集。《浙江通志》分列卷数，同引《书录解题》，信安毛开平仲撰。词下翻刻本误平仲为天冲。康熙

《府志》、嘉庆《县志》词连集下，引《书录解题》全。

韩泂《润泉日记》：毛开，字平仲，柯山人。尚书友龙之子，负气不群，诗文清快，与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罢官归，号樵隐居士，有集。临终，作手书抵延之，语如神仙。

《四库提要》：《樵隐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毛开撰。开，字平仲，信安人。旧刻题曰三衢，盖偶从古名也。尝为宛陵、东阳二州倅。所著有《樵隐集》十五卷，尤袤为之序，今已不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樵隐词》一卷。此刻计四十二首。据毛晋跋谓得自杨梦羽家藏抄本，不知即振孙所见否也。开他作不甚著，而小词最工。卷首王木叔题词，或“有病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之语，盖当时已有定论矣。集中《满江红·泼火初收》一阙，尤为清丽芊眠，故杨慎《词品》特为激赏。其《江城子》一阙注“次叶石林韵”，后半“争劝紫髯翁”句，实押翁字，而今本《石林词》此句乃押宫字，于本词为复用，可订《石林词》刊本之讹。至于《瑞鹤仙》一阙，宋人诸本并同，此本乃题与目录俱讹作《瑞仙鹤》。又《燕山亭》前阙“密映窥亭亭万枝开遍”句止九字，考曾觌此调作“寒垒宣威，紫绶几垂金印”共十字，则窥字上下，必尚脱一字。尾句“愁酒醒绯千片”六字，曾觌此调作“长占取朱颜绿鬓”共七字，则绯字上下，又必尚脱一字。其余如《满庭芳》第一首注中东阳之讹东易；第三首注中西安之讹四安；《好事近》注中陈天予之讹陈天子，鲁鱼纷纭，则毛本校讎之疏矣。陈正晦《遁斋闲览》载开为郡，因陈牒妇人立雨中，作《清平调》一词。事既媿褻，且开亦未尝为郡。此宋人小说之诬，晋不收其词，特为有识。今附辨于此，亦不复补入云。

《丁氏藏书志》：《樵隐诗余》一卷，明抄本。题三衢毛开平仲。开有《樵隐集》十五卷，尤袤为序，今久失传。其《樵隐词》一卷，毛晋刻入《六十家词》，凡词四十二阙，与此抄本相符。开为礼部尚书

友之子，本信安人，题三衢者，偶从古名也。瑞鹤仙不讹瑞仙鹤。《满庭芳》词注：自苑陵易倅东阳，不讹东易。足订毛刻之疏。

《华阳集》

宋卢襄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西安卢襄著，字赞元。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不载卷数。

按：襄，原名天骥。有《西征记》，见史部。靖康间，拜吏部侍郎，晋尚书。

《彦为文集》

宋冯熙载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引《府志》。

按：熙载，字彦为。大观进士，与卢襄、毛友齐名，时号三俊。官尚书左丞，与王黼不协，出知亳州，寻转福州，引疾归。卒谥文节。转载《东都事略》。

《伯原文集》

宋舒清国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引《府志》。

按：清国，字伯原。重和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父子并知道州。

《和清真》

宋方千里撰

《浙江通志》引《历代诗余》：《和清真词》一卷，方千里撰，三衢人。嘉庆《县志》亦一卷，引《四库书目》，作信安人。

《四库提要》：《和清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方千里撰。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签判。李昉《宋艺圃集》尝录其《题真源宫》一诗，其事迹则未之详也。此集皆和周邦彦词。邦彦妙解声

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今以两集相校，中有调名稍异者，如《浣溪纱》，目录与周词相同，而调则误作《浣纱溪》；《荔枝香》，周词作《荔枝香近》，吴文英《梦窗稿》亦同。此集独少近字。《浪淘沙》，周词作《浪淘沙慢》，盖《浪淘沙》制调之始，皇甫松惟七言绝句，李后主始用双调，亦止五十四字，周词至百三十三字之多，故加以慢字。此去慢字，即非此调。盖皆传刻之讹，非千里之旧。又其字句互异者，如《荔枝香》第二调前阙“是处池馆春遍”，周词作“但怪灯偏帘卷”，不惟音异，平仄亦殊。《霜叶飞》前阙“自遍拂尘埃玉镜羞照”句，止九字，周词作“又透入清辉半晌特地留照”共十一字，则和词必上脱二字。《塞垣春》前阙结句“短长音如写”句，止五字，周词作“一怀幽恨如写”乃六字句，则和词亦脱一字；后阙“满堆襟袖”，周词作“两袖珠泪”，则第二字不用平声，和词当为“堆满襟袖”之误。《三部乐》前阙“天际留残月”句，止五字，周词作“何用交光明月”，亦六字句，则和词又脱一字。若《六丑》之分段，以“人间春寂”句属前半阙之末，周词刊本亦同，然证以吴文英此调，当为过变之起句，则两集传刻俱讹也。据毛晋跋，乐安杨泽民亦有《和清真词》，或合为《三英集》刊行。然晋所刻六十家之内，无泽民词，又不知何以云然矣。

《续通考》：案：毛晋跋云云。亦谓泽民和词未见。

按：毛氏汲古阁编刻《宋六十名家词》第三卷，有方千里《和清真词》一卷，版存常熟邵氏，遭火毁失。

《丁氏藏书志》：《和清真词》一卷，旧抄本，宋方千里撰。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签判。其词所和者皆周美成《清真词》也。美成妙解音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声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今检核其词，亦

间有参差,当为传写之讹。考乐安杨泽民亦有《和清真词》,毛氏拟三种合刻之为《三英集》,惜乎未偿其愿也。

按:《丁志》尚有宋乐安杨泽民《和清真词》一卷,谓花庵词客。宋淳祐间,黄昇著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各十卷。《四库书目》名《花庵词选》。止选千里《过秦楼》、《风流子》、《诉衷情》三阙,而泽民不载,岂杨劣于方耶?窃谓花庵选词初无成,意子晋即以未选为劣,殆未见泽民原本,故作影响之辞。此本系旧抄,传本甚罕,可珍也。

《小艇集》

宋柴安宅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安宅,字居仁,为周恭帝后。宋封崇义公,叔夏之孙住衢者。

《严陵十咏》

宋柴国宝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国宝,字唯贤,亦恭帝裔,与安宅并见嘉靖《府志》。

《崇兰集》

宋赵子昼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嘉庆《县志》失载。

按:子昼,燕王五世孙。南渡来居信安山中,为崇兰圃于城南。赵《志》作崇兰馆。与程俱诸人相唱和,此即其馆中所作也。陈《志》误作子尽。

《雪斋集》

宋赵子觉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嘉庆《县志》失载。

按：子觉亦燕王后，令衿之子，与子昼同住衢者。

《须江集》

宋刘敏士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著录，康熙《县志》不载。

按：《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须江集》，江山柴绂著。而康熙《府志》作刘敏士。至柴绂所著则为《须川文集》。考，敏士为正夫从孙，任临川纠曹与判官，江山柴绂同保城有功，或此集本柴绂著，而附有敏士之作也。

《拙斋遗稿》

宋曾楙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嘉庆《县志》不载。

按：楙有《内外制文集》、《东官日记》，见史部。考弘治《府志》：任古有《拙斋遗稿》三卷。此或误也。

《杉溪集》

宋孔传撰

康熙《府志》著录，《县志》失载。

《凤山集》

宋何若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嘉庆《县志》失载。《通志·寓贤传》作《凤山集》。

按：若，详经部《尚书·春秋讲义》下。

《永年文集》

宋蔡椿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椿，字永年，绍兴间进士。

《吾竹小稿》

宋毛珣撰

前志未有著录。嘉庆《县志》据王士禛《居易录》补目作《吾竹小稿》，亦见《南宋群贤小集》，一卷。嘉庆六年，石门顾氏修读画斋有重刊本。

《居易录》：柯山毛珣元白《吾竹稿》，《丹阳馆》一篇最警策。

范崇《模琢堂日记》：《南宋六十家小集》，钱塘陈思汇集，尾书刊于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书辅，有柯山毛珣《吾竹小稿》一卷。

厉鹗《宋诗纪事》：季彝和父《序》云：柯山毛元白，诗人之秀者也。惜其少文自晦，不求闻于时。吟稿一帙，清深雅正，迹前事而写芳襟，有沈千运独挺一世之概。

《徐夫人集》

宋徐敷言之女撰

前志未有著录。嘉庆《县志》据《遂初堂书目》补载。夫人为徐侍郎敷言之女，蔡子羽之母。子羽，郁林人。

按：《皇宋书录》载《朝天集》诗内有跋悟空道人墨迹云：临安教授洗之之母徐氏，讳蕴行，自号悟空道人，学虞书得楷法，多手抄佛书，谓是徐敷言女洗之，不著姓，当即蔡子羽也。取龠斯羽洗洗兮之义，但不知孰名孰字耳。

《碧川濯缨录》

宋郑道撰

前志未有著录。据《郑氏家传》补，不记卷数。

按：道，字待问，见《隐逸传》。《鹤屿集》云：隐居碧川，与卢襄、冯熙载、赵令衿辈相唱和。

《鹤屿遗编》一称集。

宋郑若撰

前志未有著录。据《郑氏家传》补。有二十卷。

按：若，字于理，号鹤屿。子史百家，靡不参究，时人谓之郑书笥。淳熙间，领乡荐。咸以魁状期之，公亦颇自负。绍熙初，由上舍登进士，不如所愿，惟郁郁以学不及人为耻，遂不仕。著作颇富。子尚德，亦进士，集公遗稿编为二十卷，经部诸书皆在焉。

《冰壶士集》

宋李元老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陈《志》作文集。元老，事详《流寓传》。

《东窗先生集》

宋张扩撰

康熙府县志著录，无卷数。嘉庆《县志》失载。

按：《府志》作牕，陈作窻，均同。先生事实未详。既以先生名，则后人之所集也。

《无尘居士集》

宋徐盈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西安徐盈茂功著，建炎、绍兴时人。康熙、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赵《志》徐文中传：从弟文炳次子盈，字茂恭。恭、功音同，尚或可通。陈《志》作徐文子次子盈，不知其为文中文炳也。姚引弘治《志》而列于明代，殊非。查《选举表》，盈为淳熙五年进士，其兄廷献，则绍兴六年进士也。《通志》亦是误列。

《徐霖遗稿》

宋徐霖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徐霖遗稿》五十卷。字景说，西安人。康熙、嘉庆《县志》卷数同。

按：霖所著有《太极图说》及《中原音韵注释》数种，见经部。原书已佚，亦不知在此遗稿内否也？

《春山文集》

宋徐霖撰

康熙《府志》著录，二十卷。嘉庆《县志》无卷数。

按：《府志》载此与遗稿别陈，载遗稿而不载文集，疑即在前五十卷内也。

《蓬窗集》

元王宏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宏著有《易启疑》、《春秋辨证》，见经部。

《存存斋稿》

元孔涛撰

《浙江通志》：《存存斋稿》，衢州孔涛世平著，见黄潜《孔君墓志》。嘉庆《县志》同。

按：涛，字世平，先圣之裔，洙弟。墓志云：洙所居室匾曰存斋。君惜其以存自号，而不能钦承圣德，存其封爵，因称存存斋云。

《竹素山房诗集》

元吾邱衍撰

钱氏《元史艺文志》、倪氏《辽金元史艺文志》均三卷。《续通志》：三卷，元吾邱衍撰，见《文渊阁书目》。《文澜阁书目》：现存

三卷，补抄一册。长洲顾氏《元诗选》二集甲有《竹素山房集》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亦见丁刻《武林往哲遗著》。《浙江通志》引成化《杭州府志》：《竹素山房诗》三卷。无集字，注吾衍著，无邱字。《宋濂集》同。《衢州府志》无卷数。嘉庆《县志》亦作三卷。

《四库提要》：《竹素山房诗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吾邱衍撰。衍有《晋史乘》，已著录。此其所著诗集，而附以遗文二篇。其诗颇效李贺体，不能尽脱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韵自别，往往于町畦之外逸致横生，所谓王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度也。考衍于至大三年为人所累，被摄得释，不胜其恚，自投西湖死，留一诗，别其友仇远云：刘伶一锺事徒然，蝴蝶飞来别有天。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别见于《释宗泐集》，而此三卷中无之。意者原稿为衍所自编，故未经载入欤？朱存理《楼居杂著》有书《吾氏类集》一篇，称《虞山杂抄》内有《竹房集》三卷，予家有子疑脱行字。招雨师文等篇遗迹一册，录附集后。其卷帙与此本合，则此犹旧帙云。

按：衍以妾家讼累遁归，杭之生徒以为赴水死，乃招魂葬于西湖多宝山。观胡汲仲《吾子行文冢》，可知其非真墓矣。

《梅花诗》

明吴夔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

按：夔，字学夔，□□乡荐，谕永春，受知于蔡虚斋先生，尝修《衢州府志》。此诗与毛维瞻之《凤山八咏》、柴国宝之《严陵十咏》，□以零篇传，非全集也。

《在庵文集》

明王玘撰

《浙江通志》作《在庵遗稿》，引《分省人物考》：王玘著，字叔在，西安人。康熙、嘉庆《县志》均作文集，无卷数。

《下洲隐居集》

明栾惠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二人并讲阳明学者，见前经部及子部。

《习斋文集》

明程秀民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秀民，字文毓，号习斋，详前子部《志矩述》。

《湘溪文集》

明郑大经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大经，字正之，居湘溪，因以为号。详史部疏稿下。

《诗丛集》

明余国宾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余国宾著，字叔贤。康熙、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国宾，原名国贤，后更今名。字叔贤，号四泉。万历甲戌进士。陈《志》误隆庆。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礼经正觉》，见经部。

《文川遗稿》

明叶瑛撰

前志未有著录。《三桥叶氏谱》载：二卷，已梓行。

兰溪章侨《序》，略曰：文川之诗多写胸中一时自得之景，非模效音律者比，故意趣常有余而格调多不足。开化宋淳、同里郡庠徐沧并有《序》。

《响莎录》、《步邨漫稿》、《窥隙杂著》、《鸣缶编》、《慕椿稿》、《谷音词》

明叶时新撰

前志未有著录。《三桥叶氏谱》云：均已梓行。

会稽章有常序《响莎录》，略曰：体律法度高古而不激诡，冲淡而不恣泄，和平而不腐弱。渊源澄深，金精玉莹，诚如布帛菽粟之章，玄酒太羹之味，朱弦疏越之音。程秀民序《步邨漫稿》，略曰：不事斤琢，不入烟火，而自有一唱三叹之意。马寅《海山书楼记》，略曰：海山用韵琢句，皆掷地铿然者也。

按：时新，字海山，项之季子，事迹另有传。

《琢斋文集》

明叶良玉撰

前志未有著录。旧抄本四卷，存诗、文各二卷，统名文集。

按：良玉，字德卿，号琢斋。由选贡官教谕、记善。多游历四方之作。此本楷法整齐，或系先生手抄未及付梓也，故无序。

《集虚堂集》、《驻春园集》

明徐任道撰

康熙《府志》著录《驻春园集》。嘉庆《县志》两集并载，无卷数。

按：任道墓志，二篇均未载其遗著。

《葵圃杂咏》

明徐可求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应臬《葵圃记》有予逸轩、鸿石堂、静园、六清渚、磬折溪、

小青霞、佛阁、宁澹斋、木石居、问葵堂、拟云山阁、菱湖、芙蓉湾、月波桥、梧井、水云乡、丹房、壁观斋、露台、玉照亭、画舫、小友轩、青来馆、万卷楼、苍苍阁、松风磴、翠微岭，点缀林泉，凡二十七景。今所传者，仅可求自作《葵圃十咏》葵圃予逸轩、静园、六清渚、磬折溪、小青霞、佛阁、木石居、月波桥、水云乡五绝十首而已。葵圃总名。其余十八景俱不见诸题咏，岂佚之耶？可求官四川巡抚，死难前有《禅燕奏疏》。

《沧浪杂咏》

明王家业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王家业著，字子立。康熙、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家业官均州，有《汉南政纪》。

《贍馥》

明杨希圣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

按：陈《志》作杨翰林《贍馥》。希圣，字恒初。少年入馆，选官编修。布衣脱粟，慕清献之为人。惜蚤卒，未竟所施。后人辑其遗稿名《贍馥》，盖惜之也。

《叶子诗言志》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诗言志》四集，共十一卷，无叶子字。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叶子诗言志》十卷。引《通志》。少一卷，疑误。

《四库提要存目》：《叶子诗言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辨》已著录。是编首载《述职吟心》五卷，乃大计入覲时作。次载《赋类》一卷、《吟类》一卷，乃督学河南时作。

次《道徇编》五卷，则杂录对联偶语。《自序》称取《虞书》“诗言志”、《论语》“志于学”二语，以为作诗要领，故以此名其集。秉敬淹贯群书，著述甚富，而所作韵语乃过于质朴，殆所谓诗有别才耶？

《赋集》、《书籍序文》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赋集》三卷、《书籍序文》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无。

按：《诗言志》内已有赋类，彼督学河南作。此其平时作也。

《回文诗》、《偶牒》、《尺牒》

明叶秉敬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回文诗》一卷、《偶牒》四卷、《尺牒》二卷。注：叶秉敬著。字敬君，西安人。辛丑进士。康熙《县志》无。嘉庆《县志》，《尺牒》亦作四卷，疑误。

按：敬君诸作俱见崇祯《府志》，而康熙《府志》失收，亦一疏也。

《青来阁集》

明方应祥撰

《明史·艺文志》：方应祥《青来阁集》三十五卷。《浙江通志》引黄氏《书目》：《青来阁初集》十卷、《二集》十卷、《三集》十五卷。方应祥著。字孟旋，西安人。丙辰进士。康熙府县志统称《青来阁集》，无卷数。嘉庆《县志》仅载《初集》，卷数亦不详。

按：今本系清初刻。初集有万历丁巳武林黄汝亨《序》、南昌舒曰敬《序》、岭表韩日讚《序》、嘉定汪明际《序》、受业弟唐时《序》、甬东应泉《序》。《二集》有京山李维桢《序》、天启甲子艾南英《序》。《三集》有顺治壬辰唐振芳《序》、翁祚《小引》、四明桂攀《序》。又订成合集，列于卷首，有顺治壬辰孟津、李际期两《序》

一《跋》，豫章杜果《序》，徐之凯《序》，门人翁祚《传》，钱谦益撰《墓志》。集中首列廷试、选贡、乡试、会试卷数端，策论、表判文俱全，余则与人往来书牍及寿文、祭文、应酬之作居多，诗无有也。其文朴茂有道气，与敬君先生相似。

《子卿近集》

明徐日久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作子卿近业。疑集字之误。徐日久著，字子卿，西安人。康熙、嘉庆《县志》均作近集，无卷数。

《葵园杂著》

明徐日久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日久又有《子卿随笔》一书，屡见引于姚《志》，《书目》不著录。

《前后燕游草》

明徐日严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嘉庆《县志》均失载。

按：日严，万历间恩贡，曾官汉阳通判。

《樾溪集》

明郑孔庠撰

《浙江通志》引《西安县志》：《樾溪集》，郑孔庠著。号樾溪。康熙《县志》作《樾溪遗诗》。《府志》樾省作越，嘉庆《县志》引同。均无卷数。

《全浙诗话》：孔庠，号樾溪，西安人。颖敏绝世，每过市贾书林，辄取其书手乙之，姚作甲乙之。业已默记，仍与客谈而记不辍。年十六，游武林，尽和梅花诗，名辈叹赏。人士宴集，约歌早朝诗以劝觞，他客或记一二，孔庠遍代席中人歌之，众谢不及也。诗多不

留草，弟子识其什之一，名《樾溪集》。

按：孔庠，万历中县学贡生，曾官桐庐教谕。

《闲中臆稿》

明郑子俊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子俊著有《宦中纪录》、《性理纂要》，见前。

《竹中集》

明方文烈撰

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文烈，字仲闇，万历壬子举人。《余太末集》子钰《跋》，言仲闇先生工于诗，规摹思致，冲澹简远，不愧作者。与冯元照、徐尔芳齐名。后裔沦落，遗文散佚，此集亦徒存其名。

《太末先生集》

明余敷中撰

康熙《府志》、嘉庆《县志》均著录，无卷数。

按：此集诗文共四卷，文一、诗三，系先生之子钰手钞，依类编次。原本未梓，初名《太末集》，以其出之后人，故加先生二字。前有西陵门年弟周振《序》，尚称《余太末集》，次有崇祯八年友弟郑应昌《序》，则称《太末先生集》。卷首并列《太末公小传》，末有子钰跋语。陈《志》敷中传称，《太末先生集》外，尚有《南园》、《北游》、《清溪》诸诗草，其三衢来脉考据尤详。今查《太末集》首载《三衢来脉赋》一篇，似已无单行本，而诸诗亦多散见于集内，是先生晚年所手定者惟此一集。姚《志》分别列目，殆当时采取陈《志》，未见原书故耳。原书今尚存永禧家，固可考也。

《浮沔集》、《约庵诗选文选》

明胡文蔚撰

《浙江通志》：《浮沔集》十三卷、《约庵诗选》十卷、《文集》十卷。康熙《县志》本传同，无卷数。嘉庆《县志》引《府志》，《文集》亦作《文选》。

按：文蔚，字豹生，寄籍仁和。明末崇祯癸酉举人。

《种兰斋集》、《来爽集》、《春江集》

明叶南生撰

《浙江通志》引《西安县志》：叶南生著，字柯玉。崇祯己卯乡贡。康熙《县志》本传同。嘉庆《县志》引《府志》，《种兰集》脱斋字，并不记卷数。

按：此书《通志》列于明末，兹从之。

《孚舫新编》

清郑耀然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耀然，字弢之，谷口人。顺治庚子、辛丑，联捷进士，官岐山知县。

《霞城小草》

清徐日隽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县志》载本传，嘉庆《县志》引《府志》，均无卷数。

按：日隽，字虞卿，子卿从弟。少从子卿学，以明经司训天台，详《知困日钞》。

《鸡鸣寓情集》

清王雯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遗囊剩草》

清王禧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

按：禧，字子发。明之遗老，年九十余始卒。其子启问辑其所作，梓以行世，故名。

《介丘小草》、《息轩偶刻》、《龙见堂稿》

清余钰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县志》，《介丘小草》列目，余见本传；嘉庆《县志》引《府志》，均无卷数。

按：钰为国宾方伯孙、敷中嗣子。顺治间选贡。所著尚有《绳师集》。

《天台游草》、《金陵游草》

清蒋鸿翼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嘉庆《县志》，俱见本传。

按：鸿翼，字孟翮。顺治戊子，顺天副榜。官惠州通判。志称其诗稿盈篋，乱后仅存此数篇。盖亦吉光片羽之可宝贵者也。

《雁字庚吟》、《纫秋轩集》

清潘世懋撰

康熙《府志》著录，康熙《县志》载本传，嘉庆《县志》引《府志》，均无卷数。

按：世懋，清初诸生。其《雁字诗》，陈《志》艺文载之。尝续修《烂柯山志》。

《受书堂稿》

清周召撰

嘉庆《县志》著录，十二卷。康熙《县志》召本传作五十卷。《府志》不载。详下。

《凤州瘁语》、《余生草》、《衅余杂艺》、《干越吟》 清周召撰

康熙《府志》著录《凤州瘁语》二卷、《余生草》十七卷、《衅余杂艺》八卷、《干越吟》一卷。嘉庆《县志》引《府志》，干越作於越，义同。

按：此四种与《读史百咏》合刊，统称《受书堂全集》，惟《读史百咏》有单行本。召以拔贡官凤县知县，故有《凤州瘁语》。《余生草》稿本有数卷，尚存永禧家，即《双桥随笔》之初稿也，已收入四库，见子部。

《东珂偶录》、《北行草》 清徐国珩撰

《浙江通志·文苑传》引《衢州府志》：国珩著有《东珂偶录》、《北行草》。康熙《县志》，东珂作东柯、北行作北征。嘉庆《县志》引《府志》，珂亦作柯，行不作征，均无卷数。

按：国珩，字鸣玉，号东珂。作珂为是。之凯父。所著《隐史》、《书画船》，已见前。

《龙梭集》、《朝那集》、《八千里集》、《病榻寤歌》 清徐国章撰

康熙《府志》著录四种。康熙《县志》仅一《龙梭集》列目。嘉庆《县志》无《病榻寤歌》。《两浙辖轩续录》载《八千里集》、《病榻寤歌》二种，均不记卷数。

按：国章，字文匠，应秋长子，官甘肃平凉同知。《辖轩续录》误作山西平阳。

《亦山集》、《足园集》、《霜篴》、《荔客谣》 清徐国章撰

嘉庆《县志》著录。

按：周召《双桥随笔》载有壬子中秋徐文匠重理足园，招余辈

小饮亦山下，秋容澹冶，月到云间，坐中老友对景谈心，畅饮之余，无不沾醉。蒋子汝秩即席赋排律三十八韵，以纪其胜云云。是亦山、足园，皆以所居而名也。徐氏故居在城北，亦山即峥嵘山之故称，足园殆所谓谈荟园之故址矣。姚《志》又累引《亦山随笔》，不知是否出《亦山集》中，或别有一书也。

《辟尘集》

清徐国章撰

前志未有著录。今补。

按：此书近尚有传本，与《霜麓》合订，无序、跋，题徐国章文匠著。徐国珩鸣玉校。

《初学集》、《汶山集》、《流憩集》

清徐之凯撰

嘉庆《县志》引《府志》：《初学集》三卷、《汶山集》六卷、《流憩集》四卷。

按：之凯，康熙间陈公聘修《西安县志》，不署己作，盖谦之也。《初学》，为其未仕时作。《汶山》，汉郡，四川茂州故地，为其任知州时作。《流憩》，又为其晚归林下时作。读其集，可以考其毕生之所历矣。

《慵庵偶刻》

清王世赏撰

康熙《县志》本传著录，不署日。

《宜园小品》

清王观文撰

康熙《县志》著目，嘉庆《县志》引《府志》同，亦见《两浙轺轩续录》。叶淑衍为序。

按：观文，字文正，世赏嗣子。康熙戊午副榜，当时颇有文

名。

《小岑堂稿》

清叶国章撰

嘉庆《县志》引《府志》著录，无卷数。

按：国章，字含美。康熙间诸生。志称西安文学，至国章而油腔轱调洗剔殆尽，而诗之饕刻警异，又有青藤道人之风。

《芥园文集》、《诗集》、《甬游草》、《金川杂咏》、《十借诗》、
《渐斋诗余》

清周鸿撰

嘉庆《县志》引《府志》著录，均无卷数。

按：鸿，召子，亦拔贡，见前《易解合订》下。

《茹庵文集》、《孩音诗集》、《诗余》

清叶淑衍撰

嘉庆《县志》引《府志》：《茹庵文集》四卷、《孩音诗集》六卷，《诗余》二卷。亦见《两浙輶轩续录》。郑维颺为序。

按：淑衍，康熙庚戌进士，官德兴、枝江两县，均有政声。

《涤襟楼稿》

清刘兆元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

按：兆元以贡生官浦江训导。姚《志·杂记》引有《涤襟楼笔记》，即在此稿内。

《知非集》

清刘彭年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

按：彭年曾官建德训导。

《可可亭诗集》

清朱遵撰

前志未有著录。据《朱氏谱》补。

按：遵，字可式，号可亭，因以名集。雍正初，举孝廉方正。历仕有声。

《慎修堂稿》

清郑光璐撰

见《两浙辘轩续录》，二卷，未梓。

按：公字兰坡。有《五经逸注》，见经部。

《磊岩诗稿》

清郑光瑗稿

嘉庆《县志》据《两浙辘轩录》著录。四卷。刊行。

按：公字蘧若，号磊岩。乾隆甲子副榜。

《竹坪诗稿》

清郑万年撰

见《两浙辘轩录》。嘉庆《县志》分列七目：《双溪杂咏》、《修仁杂咏》、《东行杂咏》、《左阳杂咏》、《黔西杂咏》、《绥阳杂咏》、《炳烛吟》。

按：公号竹坪，乾隆己未进士。历官桂、黔两省州县，凡九任四十余年。所至之处，大都皆有一册，如修仁、左阳、黔西、绥阳，皆是任所。《炳烛》则公晚年解组归之所作也。

《霞外集》

清郑万育撰

嘉庆《县志》著录，三卷。亦见《两浙辘轩续录》。

按：公字时熙，号二酉，兰坡公第四子，永禧之高祖也。乾隆间岁贡，才气超迈，好古文诗词。曰霞外者，自谓青霞洞天以外

之人也。

《石潭集》

清范珏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亦见《两浙辘轩续录》。

按：珏，号石潭，故以名集。

《桐炭集》、《候虫集》

清陈圣洛撰

嘉庆《县志》著录，亦见《两浙辘轩续录》，无卷数。

按：圣洛，字二川，晚号且翁。乾隆间诸生。

《橘洲近稿》、《中晚吟》

清陈圣泽撰

《两浙辘轩录》：陈圣泽著《橘洲近稿》四卷。嘉庆《县志》又有《中晚吟》四卷。

按：圣泽，字云崕，号橘洲处士，圣洛弟。著有《读易记》、《诗经集说》，见经部。二陈兄弟之诗合选，名《二陈诗选》，共四卷。郑烺为序。

《二石近稿》

清陈一夔撰

《两浙辘轩录》：陈一夔著《二石近稿》二卷。

按：一夔，字赏侯，号二石。乾隆间邑廩生。

黄彻《碧溪诗话》：赏侯《二石近稿》与云崕《橘洲近稿》合刻为一编。二陈之诗，云崕长于七律，赏侯长于七古，佳处各不相袭。

徐崇炯《序》略：二陈，一居菱湖草堂，浇花种竹；谓且翁。一登山满楼，弹琴赋诗。谓橘洲。惟二石北游陕甘，旷达不羁。余总角时，均师事之。

按：二石初与橘洲合刻，名曰《他山集》，后经郑秋史、灏。龚

春帆士范。两孝廉选订，益以晚年之作，且翁橘洲为一编，二石别为一编。

《自娱集》、《北游草》

清叶闻性撰

嘉庆《县志》：《北游草》二卷、《自娱集》四卷。《两浙輶轩录补遗》单录《自娱集》。今本集后附《北游草》，一称《竹巢诗集》。

按：闻性，字逢原，号竹巢。少从费丹林师。乾隆辛酉选拔，后以亲老归养。

费淳《序》略：先生纯孝天成，植品峻洁，尤长于诗。花晨月夕，甫脱稿已脍炙人口。然先生绝不自矜，垂老以自娱名集，可想见襟怀之浩落矣。

《笏山诗钞》

清申甫撰

《两浙輶轩续录》著录，作西安人。《蒲褐山房诗话》：毕中丞沅选梓。

《词科掌录》：江都申甫布衣侨寓西安，大学士浙江总督嵇公所荐，诗章秀拔，律调尤妍，举目作浙西安人。

袁枚论申笏山诗云：青鸾独立瑶池雪，不著人间半点泥。

《亦园诗稿》

清汪致高撰

嘉庆《县志》著录，亦见《两浙輶轩续录》。一卷，汪氏家藏版。

郑烺《跋》略：亦园沉潜典籍，刻志于古，而不汨于今，重违时好，力追先民，发为诗歌，卓然成家。

《廓如集》

清王志雍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采入《两浙輶轩续录》。

按：志雍著有《象数蒙求》，见经部。

《若庵文集》

清王荣绶撰

嘉庆《县志》著录，诗文共六卷，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荣绶，字此卿，号若庵，志雍从子。以号名集。

《倚云楼集》一作稿。

清龚大锐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注：引《两浙輶轩录补遗》。

《诚斋诗集》

清龚大钦撰

嘉庆《县志》著录，四卷。亦见《两浙輶轩录补遗》。

《兰契集》

清龚大钤撰

嘉庆《县志》著录，无卷数。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锐、钦、钤，兄弟三人齐名。

《焚余集》

清叶日葵撰

嘉庆《县志》著录，亦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日葵，字鹤仙。由拔贡官云和教谕。晚辑此编，徐崇炯为序。

《慕庭诗文集》

清王登贤撰

嘉庆《县志》统称《文集》，四卷。亦称《王慕庭集》，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登贤为志雍孙、荣统子也。事父至孝，父歿后庐墓三年，因号慕庭。《蓉菊园杂记》称其所著诗文集外，尚有《倚庐草》一

卷,今皆并入四卷内。

《玉亭诗草》

清章典撰

见《两浙辘轳续录》。

按:典,字天叙,号石渠,别号玉亭。其《诗草》为茭湖社友所辑。

《息庐诗草》

清徐士敷撰

嘉庆《县志》著录,一卷。已刊行。采入《两浙辘轳续录》。

按:士敷,城北清源乡西山下人。乾隆间诸生,晚号息庐。

《琴余闲咏》

清徐崇熙撰

见《两浙辘轳续录》。

按:崇熙,字敬侯。乾隆丙辰进士。曾官直隶正定、丰润知县,故以琴余名。

《梦花书屋诗钞》

清徐崇奎撰

嘉庆《县志》著录,见《两浙辘轳续录补遗》。

按:崇奎,字晴江。乾隆戊子举人,曾官广东揭阳知县。

《莲湖诗草》

清徐崇烜撰

见《两浙辘轳续录》。两卷,一《莲湖诗草》,一《莲湖续稿》,俱已刊行。外又有《蜀游草》,未刊。

按:崇烜,本西河徐氏,因号西河,别署莲湖。乾隆辛卯举人。由教官升知县,历任阜宁、东台、甘泉等县,至泰州知州。

《养素堂稿》

清费雄飞撰

乾隆间刊本，见嘉庆《县志·寓贤传》。

按：雄飞，字于九，号丰山，文恪公淳父，随父来衢。时与二陈及叶竹巢、章天叙诸友相唱和，结菱湖诗社。丰山，其首领也。姚《志》称其著作等身，今所见者惟《养素堂稿》，盖天厨一裔云。

《榆村诗稿》一作集。

清费辰撰

乾隆间刊本，四卷。

按：辰，字斗瞻，号榆村，雄飞弟。晚中钱塘举人。居衢，初著有《灏江游草》、《榆村近稿》，后合刊为《榆村诗集》四卷，分订两册。但有二陈及叶竹巢诗孱杂其内，疑皆当时唱和之作也。

《蕉石山房诗钞》

清华日融撰

见《两浙辘轩录补遗》。

按：日融，字煦亭，遂昌拔贡，世住衢之西乡佛住坪白云庵。清献墨迹，即其手所钩勒而寿之石也。

《听莺亭集》

清冯世魁撰

见《两浙辘轩续录》。

按：世魁，字冠五，与弟世科齐名。惜蚤卒。

《锄药集》

清范崇楷撰

嘉庆间，自刊本，四卷。见《两浙辘轩续录》。

按：崇楷，字式之，号望溪，晚号退樵。乾隆癸卯举人。官福建宁德知县。解组归，纂修县志。此集所刊皆诗也，余本敦为

序。

《琢堂诗集》

清范崇模撰

嘉庆《县志》著录，三卷。亦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崇模，字法周，号琢堂，崇楷弟。邑廩生。蚤卒。其兄为存此稿，廖金城为之传，别有日记两卷。

《宜兰诗草》

清汪彭彬室吴云溪撰

嘉庆《县志》作《宜兰草》，无诗字。一卷。采入《两浙輶轩续录》。

范崇楷《序》略：云溪，进士德庵公之女。归安人。少承庭训，出语超俗，自号云溪女史。时，外祖许公名弘健。司铎于衢，因字亦园先生嗣君慎轩。结褵后，复取插架之书读之，于是遇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而一寄之于诗。

《学箕草》

清郑孝安撰

嘉庆《县志》著录，其人未详。

《朗山诗集》

清余本敦撰

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本敦，号朗山。嘉庆己未会试第二，闾艺重一时。由吏部主事充会典馆总纂，洊升内阁学士。博极群书，著述甚富，有《礼记直解》、《周官详节》、《图书纂要》、《观史摘编》等稿，惜皆散佚。此集所存者亦仅什一耳。

《梧冈贖草》

清余凤喈撰

见《两浙輶轩续录》。

按：凤喈，号梧冈，本敦长子。嘉庆甲戌翰林，充武英殿纂修官。蚤卒，故不以著作显。

《巽岩诗草》

清徐逢春撰

嘉庆《县志》：自刊本，一卷。汪元望《序》。

按：逢春，字圣原，号巽岩，息庐士敷之孙。嘉庆间诸生。

《颢云诗稿》

清王世英撰

附《巽岩诗草》后。

按：世英，字颢云，邑廩生。时为巽岩家西宾，故合刊一稿。

《七松阁遗稿》

清郑桂金撰

郑氏家藏本，一卷。采入《两浙輶轩续录》。

按：公字月波，号秋浦。嘉庆癸酉拔贡。

《得月楼诗》、《百花咏》

清郑桂东撰

郑氏家藏稿，二卷，未梓。采入《两浙輶轩续录》。

按：公字芴林，又字湘舫。道光癸卯举人。

《率性吟》

清郑文琅撰

自钞本，六卷。采入《两浙輶轩续录》。

按：文琅，字玉良，号崑林。道光间岁贡。居南山中，游其门者甚盛。

沈方箴《序》略：崑林，三衢知名士也。近体迻逸，古风或几于道，是能得性情之正者。

《淡永山窗诗集》

清周世滋撰

同治间排印本，十二卷。采入《两浙辖轩续录》。

《自序》略：庚辛以来，天降丧乱，图籍之属尽毁西山草舍中。乱后掇拾，惟诗幸存。客来相唁，余方輶然。顾惟平生疏懒，赋性不近功名。束发后无他，嗜文史，暇喜观古人书，想见其为人。九龄即解吟咏，仲春夜梦登岱窥海，日咽其光而吞之，用是赋诗辄有好句。

《柳源文集》

清周世滋撰

周氏家藏稿本。

按：世滋，字润卿，号柳源。前诗多纪乱之作，先刊。此集中晚之文，仅存遗稿。

《扫云仙馆诗集》

清詹嗣曾撰

排印本，四卷。一名《扫云仙馆古今诗钞》，与《淡永山窗》同时出版。

按：嗣曾，王古园太史之婿，夫妇齐有诗名。生三子：熙、朗、垲，皆才气俊逸，饶有家教。此诗刊于同治初。尚有晚年之作，未经编入。

《织云楼诗钞》

清詹嗣曾室王庆棣撰

排印本，二卷。与《扫云仙馆》同时出版。

按：此亦少年之作。据其家传，尚有诗二卷、试帖及诗余各

一卷，未刊。

《存素堂诗存》

清叶如圭撰

叶氏家藏稿。内分《丛碧山窗小草》、《烬余录》、《懒园集》、《瘦灯老屋集》四卷。民国十三年，犹子丙蔚排印于邢台县任所。

《自序》云：少时帙背断句，松煤剥落，案头秃笔，纸堆沈霾，蠹粉易藪，燕泥常寸。属少宰和甫师学使吴存义。索观，钞得数十首，师亟称墨而还之，不假红勒，略等青汗。客冬谒师，命录完稿，俟至都投进，将加序焉。寻行既鉴乎髹泽，泼渾待濡其雅藻，遂荟自戊申迄丙寅，厘为四卷藏篋，乃师方在籍而予已南旋，埃尘羈屑，究未一见已矣。混沌駮俗，仅志眉于初画，蜿蜒蛰壁，乍启睛夫偶点，斯则出世所淬、知己所泪也，墨云乎哉。吾用识吾感尔。戊辰五月望后三日。

丙蔚《序》略：存素堂者，先高祖步堂公所居。伯父蓉浦公家居未第时，录诗草为四卷，待质于少宰吴和甫，未及鉴定。后公以同治甲戌成进士，守赣数年告归，寻即世。岁甲寅，清史开馆，公季子心柏允采访，曾将诗文稿录副上之。丙蔚兹因飘梗，尤深故园之思，亟取诗草付印二百册，颜曰《存素堂诗存》，分致家人，俾昭世守云。

《幸楼诗文集》

清詹垲撰

詹氏家藏稿，二卷。

按：垲，字子爽，号稚癯。光绪乙酉拔贡。尝居沪上卖文，隐其姓名，自号幸楼主人。盖隐触时事，不欲以此自炫也。故死后传稿亦稀。

以上专集。

《文选删注》

明余国宾编订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十二卷。康熙府县志、嘉庆《县志》均不载卷数。

《屈骚心印》

清夏大霖撰

嘉庆《县志》据《四库书目》著录五卷。

《四库提要存目》：《屈骚心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号梅皋，衢州西安人。是编成于乾隆甲子，因林云铭《楚辞灯》而改订之。据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见惟朱子、来钦之、黄维章三家本。其论韵，称沈约为晋人，所引据者亦不过李渔《笠翁诗韵》、蔡方炳《广舆记》诸书。前有毛以阳评，谓朱子未暇注《楚辞》，今本出后人之附会，尤不知何据也。

按：此书今尚有存本。首署太末夏大霖用雨疏注，尚有胞弟大赞则参，大襄克成，同里方象琨瑶玉同参，受业余景濂汉章校，男景颐慕川阅梓，今多不可考。姚《志》依《四库提要》列入经籍，而本人无传。查《开化志》，有岁贡夏大霖，当即其人。称西安者，或因太末而误也。

《读杜解》

清陈圣泽撰

嘉庆《县志》著录，六卷。

林明伦《序》略：橘洲以沈博绝丽之才，寻玩数十年，丹黄并下，卒成此编，传弦外之音，写曲终之韵，深得此中三昧。

《笺注唐赋》

清张德容撰

张氏家藏本，四卷。

按：此先生未通籍前所著述也。手自亲书，楷法端正，卷页悉用朱丝阑，盖假以练习朝考者。所注出处简明精确。先生尚有《评选明文》二卷，已梓行。

《吴穀人骈文注释》

清叶如圭撰

叶氏家藏本，六卷。

按：此亦少年练习骈文之作。

以上诗文注释。

《优古堂诗话》

宋毛开撰

前志均未著录，今补。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优古堂诗话》一卷，旧钞本，题毛开平仲。中有论韩子苍《送友》诗云：虚作西清老从臣，知尔才华不能举。即用王摩诘知尔不能荐意，可知宋时不作知祜也。未注：卷首末有携李曹氏藏书印、曹溶二朱记。

按：此书，《四库书目》作吴开撰，字正仲，滁州人。名字与地皆相似，易误。但以韩子苍证之，当是毛开。盖子苍韩驹尝流寓在衢，与毛同时，相知之至友也。

《敬君诗话》

明叶秉敬撰

明陶珽《续说郛》弓三十三有《敬君诗话》，下列叶秉敬名。他书未见。

《玉屑诗话》

清周世滋撰

周氏家藏稿本。

以上诗话。

《诗林万选》

宋何新之编辑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十八卷。宋何新之著。康熙《府志》无卷数。嘉庆《县志》引同。王圻《续通考》：采唐、宋诗为之。

《续百家诗选》

宋郑景龙编辑

《直斋书录解题》：《续百家诗选》二十卷，三衢郑景龙伯允集。《浙江通志》引同。府县志均失载。

《三衢文会》

元刘文瑞辑

康熙《府志》：二百十二卷。

汪琬记曰：《三衢文会》，盖元时江浙士子私课之文也。其题为经疑二，易、书、诗、礼、春秋本经义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兴余闾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纠者程国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刘文瑞，而主评者郑县丞元善。是岁延祐六年八月也。

《文字药》、《文评》

明叶秉敬编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各一卷。康熙《县志》同。嘉庆《县志》引旧志，无卷数。

《雅林指玄》

明舒用中编

尚有存本。前有万历甲申了凡袁表《序》，后有浙衢少轩舒用中《跋》。略谓余近购归茅太史所著论文诸篇，如董贾与国朝名公未载。已自班马以至唐宋，其间根柢理道，有切于论文者，悉取而录之，名曰指玄。篇篇大雅，字字玄邃。似又为艺林之绳尺矣。集成，乃鸠工梓之云云。

按：用中，前志未见。书为明刊本。刻工甚精，亦近时罕见物也。

《古文藻海》、《古文奇艳》

明徐应秋编

《浙江通志》引《西安县志》：《古文藻海》、《古文奇艳》，徐应秋著。康熙《府志》作《盛明古文藻海》、《古文奇艳》。康熙《县志》作《盛明藻海》，无古文字，亦无《古文奇艳》，不知《通志》何据。

《绳师集》

清初金钰编

康熙《县志》著录。《府志》作《纯师集》。嘉庆《县志》引同。

叶国章《序》略：是集以忠孝为归，始于屈原，终于文信国，共为卷若干。

以上诗文评选。

《青霞社草》

明方应祥辑

见嘉庆《县志·艺文中》。卷数未详。

方应祥《序》曰：司马相如、扬子云词赋妙天下，而蜀都沾自太冲，山川毓粹，奋为人文，不获身食其毓文之报，此亦作者之愧也。吾郡环山而治，灵岩名迹，副诸掌故，不一而足。青霞石梁，踞郡南偏，仅二十里，辘轩之所往来，不乏纪胜之什。其鸠都士而以青霞社也，则自今日二三君子始也。辘轩之言在焉，后先撰结而标目靡殊，犹之乎社也。客僦左方而生于斯者，齿以相次以明让也，王者行采而识焉。都人士之咏讴，与四方往来之谱述，灿然霏映纪牒之间，山川毓文之报可无愧于作者矣。夫山川之胜无穷也，称诗焉之情之境亦无穷也。太冲之赋得元晏叙而楮为踊，而逸少有未尽之叹，文章之难为定论如此矣。子美诸什出，颂者何霏霏也。文彩闾

发时则为政而实存乎人。二三君子选征词未见其止，尽发吾土山川之奇，以光昭掌故之盛丽，吾且取螯弧于子美以竣云。

按：《鄞县志》：应臬，字仲鹄，为诸生，后弃去，泛舟江汉间，发为楚声。已而上蓟门，历长安，落落无所合。归而卜筑于东皋之竹苍坂，与二三隐人往来酬唱。信安方应祥、徐日久延至烂柯山，以诗文师事。据此，则当时主斯社者应臬也。

《菱湖社草》

清费雄飞、陈圣洛等稿

菱湖陈氏藏本。

按：此社叙名者费于九、斗占，翟晴江，陈二川云崕、赏侯，叶逢原、鹤仙，章天叙，盛遽贞，王贯卿、其秀，徐绍羲、采朝等十余入，有《峥嵘古松行》、《登龟峰寻群峰亭故址》、《殷浩宅前九曲河》、《修禊李克斋讲舍》、《悠然楼望远山》及《红叶啸虎图》诸题，多有为姚《志》所采录者。当时主社者为费于九，以翟晴江佐之，而社址则在陈氏之菱湖草堂与山满楼也，故以菱湖名。

《西安怀旧录》

郑永禧辑

《两浙辘轳续录》例言叙录。

按：此录以诗存人，每人皆有小传，或摘采《序》、《跋》中要旨，但规仿《辘轳录》体裁，以有清一代为限。南海潘经序文宗视学，两浙辑修续录时，于此录多所采取，故仍录而存之。

以上合集。

附录 非衢人著，录出版在衢者。

《九经韵补》

宋知州杨伯岳撰

《续文献通考》：杨伯岳《九经韵补》一卷。伯岳，字彦瞻，《小学考》引作彦思，与《四库提要》同。号泳斋，代郡人。淳祐间，以工部郎守衢州。

俞任礼《后序》：礼部韵以略言外多隘之而议欲增也，自元祐国子博士孙谔随乞添收，继其后则黄启宗有《韵补》，吴械有《韵补》、《补音》，系两书，姚误作《补韵补音》。毛晃有《增韵》，张贵谟有《韵略补遗》。近世黄子厚、蒋全甫则又各有论说。然疏者随韵补辑，仅得一二，详者至尽采子史苍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难于行，此礼部韵之所以至今未备也。泳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礼于柯山堂，而语曰：“子见我所纂《九经韵补》乎？”先生于书无不读，而以经为根原，补韵之作，凡九经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定分类，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错落于天，而灿然以明，平斋洪端明所谓杜门论著佳哉者此也。平斋欲著语而复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颁行于礼部，俟后世知国家之淑士以经，则岂但为声韵之助。任礼敢写平斋之志而系于后。淳祐四年十一月初吉日，门生文林郎充衢州州学教授俞任礼谨题。姚《志》作跋，姓误余。

《六帖补》

宋知州杨伯岳撰。

《续通志》类书目有杨伯岳《六帖补》二十卷。

《丁氏藏书志》：《六帖补》二十卷。依宋钞本，代郡杨伯岳彦瞻集。竹坡吕午《序》曰：泳斋杨君乃辑白氏、孔氏之遗而为之补，泳

斋杨和王曾孙刻志好学，多见异书，所辑《六帖补》二十卷，搜奇拔异，事富语新，是可不与二氏六帖并行乎？此宋刻本传录，卷末列校正诸人姓名，曰乡贡进士州学教谕张应采、免解进士州学教谕徐应采等八人。又有淳祐甲辰衢州州学教授俞任礼任，原误仕。《跋》。盖当时刻于衢州学宫者。

《尔雅翼音释》

元衢州路教授洪焱祖撰

《经义考》：三十二卷，存。《小学考》同。

危素《序》略：先生年二十六，为平江路儒学录。浮梁州长芴书院山长、绍兴路儒学正调、衢州路儒学教授。所著有《尔雅翼音注》三十二卷。

焱祖《自跋》：乡先生罗公端良著《尔雅翼》三十有二卷。《释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释木》四卷，凡六十名。《释鸟》五卷，凡五十八名。《释兽》六卷，凡七十四名。《释虫》四卷，凡四十名。《释鱼》五卷，凡五十五名。通为名四百有奇，附见者不与。夫《尔雅》之作多为释诗。毛公传诗皆据《尔雅》，今观此翼明《诗》之义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礼》之义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传》，间亦因有发明。盖先生成此书时三十有九，经学最精，非但为《尔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厚斋先生浚仪、王公应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郡守白斋先生北樵朱公霁衢州路总管。属学官访求墨本，节费重刊。且以难字颇多，初学未能遽晓，俾焱祖详加音释，附于各卷之末。又旧本出于笔吏之手，颇有讹舛，谨为正之，所不知者阙。昔莆田郑公樵序《昆虫草木略》，以为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名物之实学，则置而不问。愚尝窃疑其言之过。及观所作草类，以公之博物洽闻，犹不免自以兰、蕙为一物，则知鸟兽草木之学岂易言哉！先圣教人

学诗多识者此也。学者观于此翼，其勿以明道玩物丧志之说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三月甲午。时在衢任。

《六书约言》

清西安教谕吴善述撰，廪生范登倬书

光绪初刊本，二卷。版藏西安学署。

《自序》曰：古人以六书制字，无一笔不有意指。《周礼》地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则童而习之之学也，故谓之小学。后世不讲此学，俗书率多错笔，往往因彼误此，由不明六书故耳。汉儒许叔重《说文解字》十四卷，存古迹于篆变为隶之后，存古义于纷歧之中，于字学经学，厥功甚巨。说文者，说字之形；解字者，解字之义。每字先解字，后说文，而书名《说文解字》者，以义从形生也。后人但称其书为《说文》，非是。惟许书长于解字短于说文，故于古义尚有阙遗。后儒为之发所未发亦复不少，其解六书以转注、假借二者为用字之法，故次于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之后。而《周礼》保氏，郑注引郑司农说六书之次，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此则以六书皆为制字之法，其说较许氏为长，于六书二字之义乃确。六书以象形为经，五者为纬，制字始于象形。凡天地人物有形可象者，古圣象其形而作字，故古文象形字直绘其形，字画之画与绘画之画在古本无二音，亦无二义也。自古文变为篆文，结体渐趋方整，则所象之形因而稍变。篆变为隶，隶变为楷，则形象并失，然古文固可证也。制字之法，有形可象则象其形，其无形可象，或同形而名义不同者，则取诸指事、会意、转注、假借、谐声。即象形之字或加一二笔以指其事，谓之指事；或合二三四体为一字，以会其意，谓之会意；或转其形体以取义，别成一字，谓之转注；或借其点画以取象别为一义，谓之假借；或同属一类则从其形，为偏旁而配合他字以明其声，谓之谐声，亦曰形声，以其半主形半主声也。文字惟

谐声者最多，不能备举。是编详于五者，略于形声，以谐声之属最易明也。其有以声载义、谐声而兼会意者，亦略及之，观者可以得其概矣。说不尽从许氏，义惟取证六书。详见鄮著《说文解字补义》。于字学为标准，于经学为梯航，登高自卑，殆有取于是矣。镇海吴善述澥城氏自识于西安学署。

按：是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象天、象地、象人、象体，凡四类。下册象事、象器、象植物、象动物，凡四类。名为六书，实以象形为主。其文杂取古篆及钟鼎，不尽如许氏之说。字画端正，版刻精工，洵可宝贵。

《衢本郡斋读书志》

宋晁公武撰，游钧刊于衢郡

《宋史·艺文志》传记类：晁公武《读书志》二十卷。目录类：晁公武《读书志》四卷。

《四库提要》：《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公武，字子止，巨野人。始，南阳井宪孟《通考》姓作丌，名度。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后书散佚，而志独存。淳祐己酉，鄞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刊之，是为袁本。时南充游钧守衢州，亦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本。当时二书并行于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书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详略。希弁以衢本所增，乃公武晚年绩衰之书，而非所得井氏之旧，因别摘出，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异同，别为《考异》一卷，附之编末。盖原志四卷，为井氏书；《后志》二卷，为晁氏书，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则希弁家书，故兼及于庆元以后也。

余略。

阮元《揅经堂外集》：《衢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宋晁公武撰，姚应绩编。应绩，公武门人。此书在宋时已两本并行。淳祐庚戌，鄱阳黎安朝守袁州，所刻谓之袁本，《四库全书》已著录。是编淳祐己西南充游钧知衢州时所刻，其所收书，较之袁本几倍之。马端临作《经籍考》，全据是册。如京房《易传》、《宋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建康实录》之类，悉与之合。其文亦多至数倍。伏读《四库全书提要》云，衢本不可复见。此从旧钞依影写经凡十类，史凡十三类，子凡十八类，集凡四类，次序有法，足为考核之资。顾千里《思适斋集·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辨跋》：《衢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姚应绩编，世所罕见。乾隆末，我友瞿君木夫收得旧钞本，予从之写其副，藏诸篋中，未尝示人。木夫本旋经黄丕烈借去，迨嘉庆己卯，为汪君闾原付梓，乃有嘉兴李富孙跋，谓以予所钞，属伊校，不审黄、李孰为此言也？梓成印行，爰发向所钞一读，觉小学类中有不可通者。再四寻绎，方知当画分六段，自第二段以下皆钞本错简也。第一段《尔雅》第一。至《方言》。第六。第二段起《说文解字》第七。至《经典释文》。第十三。第三段起《干禄字书》第十四。至《临池妙诀》。第十九。第四段起右未详撰人。云云，上接《临池妙诀》三卷一行之下，合之为第十九。至《类篇》。第廿四。第五段起《集韵》第廿五。至唐氏《字说解》。第卅。第六段起右皇朝唐耜撰云云，上接唐氏《字说解》一百二十卷一行之下，合之为三十。至《切韵指元》，论四声等第图，第卅九。而卷终焉。依此移转，庶几行所无事而部居时代各得其所，否则可寻之迹遽泯矣。然而成事不说也，今年木夫枉过敝居，见示《衢志考辨》一册，论袁本之失，明衢本之善，精细详备，诚不可不与本书并行者也。因忆管见，附著于尾。

张之洞《书目答问》：宋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吴门汪士

钟校刻本善。

《丁氏藏书志》：衢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钱遵王钞本。此二十卷本，较袁本收书倍之，解题亦多至数倍，乃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南充游钧守衢州时所刊传也。前列公武《自序》两篇，并有杜鹏举、黎安朝二《序》，后有淳祐己酉游钧刻置信安郡斋小记，白纸墨格，楷书清整，洵述古堂旧籍，有钱曾之印，遵王两印。

《衢本沧浪集》

宋苏舜钦撰，施元之刊于衢郡

《郡斋读书志》：十五卷。袁本作十六卷。

施元之《跋》：《苏子美集》十五卷，欧阳文忠公为之首《序》。子美在宝元、庆历间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迈，自成一家，不幸沦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才止于此，而近时亦少见之。元之因俾镂板于三衢，又得尚书汪公圣锡所藏豫章先生诗，为子美作也。惜其未大传，并附之左方。若祭文、墓志已见于文忠集中，此不复载。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吴兴施元之书。时在衢任。

何义门校本《跋》：周益公称《衢本沧浪集》，盖尝刻于三衢，南渡后本也，计世当有之。顾脩远云：子美有《答欧阳公书》，载《梁溪漫志》中，集中不载。欧公诗集中有《扶沟知县周职方录示白鹤宫苏才翁子美赠黄道士诗》，集不载。《司马温公传家集》亦载此诗。见《蚕尾集》载。渠家有宋槧《沧浪集》，正衢本也。商邱宋牧仲刊《苏学士集》者。与新城交最深，而不知假以是正，盖近人读书但备数而不求善本，虽倦圃、竹垞犹不免，况北方之学者乎？焯又记。

《衢本重摹宋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宋谢维新撰，明衢人夏相重刊

《四库提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

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按：此书，《提要》甚为推许。余越园曾于北京购得印版甚精，白连绵纸本，末题：嘉靖壬子春三月，近峰夏相宋版摹刻，至丙辰冬十月事竣。前有嘉靖丙辰礼部尚书顾可学《序》，称“衢州人夏相业以书居吴将精加缮录而重绣之梓，甫笏材鸠工，会以飞语系诸公府，久而始能白其事，及释，则赏且莫继，于是力贷之鼎族，又自倾其田庐，越四三岁而局始罢，其用志亦良可悯矣”云云。考夏相为人，前志无所见。即此一事，亦足以传已。

《衢本杜律虞注》

元虞集注，明吴登籍校

明刻本，二卷。

按：周弘祖《古今书刻》内载明衢州刻本四种，此其一也。前有庐陵杨士奇《序》，题元虞伯生注，明吴登籍校。雕造精妙，有元刻本气态。伯生，虞集字。吴登籍，不知何许人。因刻于衢，故附录之。今版已无存，原本亦不易得。余三种，惟《赵清献集》，祠内尚有存版。自明成化以后，叠有修补。阎铎原本，已不多见。据叶佐文见过，云编次稍有不同，前有《国史》本传与《宋史》异，内一琴一鹤，鹤字作龟，今祠本无之，详集部下。此外，有《吴文正集》，考《四库提要》，吴澄撰，一百卷，澄孙当编。明永乐丙戌，五世孙燿重刊。《丁氏藏书志》言成化、嘉靖别有翻版，衢本未闻。又《论学绳尺》一书，不著撰者姓名，版本更不可考矣。

《衢游纪略》

宋许如兰撰

《浙江通志》引尤氏《艺文志》：一卷。

按：原书未见。许氏时代、里系亦不详。大约如李习之《来南录》、戴南山《浙行日记》之类。

《西安诗集》

宋西安令吴詠撰

《浙江通志》引《赤城志》：吴詠，仙居人，字永言。建炎、绍兴时人。《选举》下作临海人。

西安王氏刻本《铁崖先生文集》

元杨维桢撰，清西安王荣紘编刻

张氏《书目答问》：《铁崖古乐府》，西安王氏刻本，四卷，无注。

按：此书为乾隆时西安王荣紘编刻。前有余文仪《序》，略谓“今西安王君度青，留心文献，司铎于暨，适得钞本，镂版以行”云云。

《柯山集》

元治中陈孚撰

《浙江通志》引《赤城新志》：陈孚著。

按：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见《元史·儒学传》。曾为衢州路治中。著有《柯山》等集。亦见《两浙名贤录》。

《信安集》

明初衢州教授胡翰撰

钱氏《绛云楼书目》著录。《浙江通志》附注《胡仲子集》下引嘉靖《金华县志》有《信安集》，亦见《金华贤达传》。

钱谦益曰：胡翰，字仲申，金华人。师事黄文献、柳文肃，与宋潜溪、王子克友善，预修《元史》。官止衢州教授，不及宋之大显也。此集在衢州所作，故名。

《盈川小草》

清西安教谕朱鬯撰

见《两浙辖轩续录》。嘉庆间刊于西安学署，故以盈川名。四

卷，合订一册。

按：鬯，字锡芬，号雪君，嘉兴人。嘉庆戊午举人，在衢有年。此集多衢地纪游、纪事及与衢士唱和之作。

《柯山酬唱集》

清衢州教授魏熙元编

《烂柯山志》著录。

按：熙元，字玉岩，仁和人。咸丰戊午举人。光绪中，教授郡庠，与司狱桂阳雷仁恂子如、郡幕黄金镛铸丞相唱和，哀成斯集，三人皆终老于衢。魏又自名其所作曰《石室樵歌》，有集。有《正味斋骈文跋》一篇，并缀于后：人生行乐，已醒春梦之婆；我辈多情，欲借秋声之馆。扛龙文之百斛，气足移山；秃狡兔之千毫，金闻掷地。呕心有句，但问青天；知我无人，有如白水。此柯山酬唱所由作也。盖其读书事了，作宦兴浓，托行踪于去马来牛，尝世味于残杯冷炙。避债之台莫筑，但逐兔趋；结客之金已空，头容鹤傲。固已，竹将弹泪，松亦寒心也。已则有广文魏玉岩者，冷筇一枝，枯砚几匣。《离骚》忍饥而读，问字之酒不来；《论语》代薪而炊，束修之羊未至。看人黄甲，还我青毡。岂非瘦鹤能饥，干萤不热者乎！至若楚南雷子，如参军苍苍在鬓，热恼随人，琐琐此身，清凉无地。而乃餐花梦里，开笑口之葫芦；织锦胸中，逞枯肠之芒角。倘所谓回头彼岸，弹指化城者欤？又如柯城记室黄铸丞者，雅度若波，青庐如镜，坐打头屋，大好著书，支折脚铛，正宜煮茗，何意破窗读雨，逸兴霞褰，坏榻吟晴，天机颺发。一床斑管，二寸小冠，第见鬓已双蟠，腰同一瘦矣。之三子者，结弦韦之契，绘侨札之图，效刘、白之唱酬，斗韩、孟之联句，允宜胸中云梦，流唱千秋，笔底烟霞，传钞十手。若仆者，蠹愁枯腹，蟹愧空螯，脚插软红，一簪发短，手浮大白。几个朋疏读是集也，如

穷子入宝船，徒生欢喜；比冰夷望海若，但骇汪洋。而欲如燕燕寻巢，陶春秋之佳日；鱼鱼逐队，缔风雅之胜缘。则除是代哭以吟，破涕为笑已耳。名山许梦，当随蝴蝶寻君；驿使如逢，定有梅花寄我。丁酉冬日，烧丹使者跋。

《聊园酬唱集》

清翟国栋撰

光绪间，刊于衢城。《西安怀旧录》著录。

按：国栋，字辅廷，泾县人。宦浙，洊至台州同知。同治间，即侨居衢城，晚岁仍退老于此。园在城北菱湖之滨，有亭台花竹之胜。暇时，每邀二三诗友吟咏其中，遂成斯集。惜主人歿后，子孙不能有，今已售归余氏越园矣。

《西安怀旧录》：集中和韵，诸多佳句。如来雪珊之“莺花景好三弓拓，旗鼓诗雄八面当”。徐甘伯之“展卷俛消闲岁月，闭门合署小神仙。多种梅花招鹤守，尽删枳棘许鸾栖”。江栗甫之“阶前春色兰双穗，庭外秋风菊一畦。座延佳客皆文士，家住名山胜武当”。董铸卿之“拚将流水高山志，快作阳春白雪编”。刘惇甫之“明月半船携眷隐，青山一角结庐栖。地休嫌狭因栽竹，钱觉无多为买花”。詹肖鲁之“澄怀自是同秋水，傲骨何堪病复畦。畏雨畏风嗤我懒，征诗征画笑君忙”。叶懋先之“庄生了悟知鱼乐，和靖高怀饲鹤忙。权有半园皆种竹，闲无片刻不看花”。姜士林之“疏狂吏事称元亮，平淡诗才继畅当。点缀亭台聊避俗，搜罗书画足名家”。弟春浦之“钓竿直把孔巢父，诗卷长留李谪仙。红润桥边新雨透，碧环窗外好山当”。诸联皆可诵也。

《衢县志》卷十六

碑碣志一 分五类

城池

官署附：题名

学宫附：题名

家庙

书院

《衢县志》卷十六

县人郑永禧辑

碑碣志一

碑碣之记载，所以补历史之阙也。征文考献，往往而在。衢，在唐以前，车辙罕至，题咏亦稀，故无刻石之文字可采。旧志引《西邑碑碣考》载烂柯山贞元、元和二碑，又《山寿斋杂录》载赵清献《舍利塔碑》。二书不知著自何人，出于何代，今亦弗传。《省志》通记各属，仅列其目，而遗其文，考古者憾焉。兹特分类标识，碑存存碑，碑亡存文，文亡存目，并附加按语，略有证明。至其石之高度，及字体、行数，与夫抬写避讳，以非专志，但取其文，余概从简焉。

城署儒学类

宋绍兴林敷《衢州修城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绍兴十四年，林敷撰。

按：嘉靖《府志》载：绍兴十四年甲子，大水，城圯。郡守林待聘修筑，当即此事。未见有记，碑文并佚。

宋嘉定毛宪《重修城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嘉定年，中书舍人毛宪记。

按：嘉靖《府志》载：嘉定三年庚午，又水，城圯。知州孙子直修筑，会侯以奉祠去。明年春，葺奎成之。毛宪为记。宪，状元，毛自知父。碑文并佚。

明崇祯知府张文达《重修郡城记》碑亡。文载康熙《县志》。

今上御宇之十有三载，厉雄图，恢长治，爰以修练储备四事颁布成书，嘉与中外臣工设诚致行，共廛保惠元元至计。加以院台表率，日课成效。不佞某滥膺城社，敢不夙夜匪懈，以图报称。于是，四事敏勉具举，而修城尤系首务。属频岁告俭，厥费莫贲，谋诸署县司李吴公，多方咨画，共勉措捐，得镪二千三百九十两有奇。经始于是年之八月，竣事于明年之六月。庠者增之，坏者新之，阙者补之，不谐颁式者革之易之，且晦明风雨必躬临之，寸尺锱铢必躬核之，杵榘畚鍤必躬劳来之。兹总揽成绩，城址以里计者凡十里有奇焉。疑脱高字。以尺计者凡二十有五，其新加者或七尺或九尺，而三尺则无间焉。譙楼六修，竖凡五改。建窝铺四十有三，并造女墙凡二千四百二十有五，增设磴门凡六。至重建官厅一、亭一于古风亭之址，尤以壮名胜而复古迹云。工告竣，而中丞熊公、直指冯公会疏题叙四事。得旨，优异超擢，锡金赏赉有差。仰惟城守一事，实封疆吏莅职之恒，曷敢云绩。但时事方艰，衢为东南扼吭之冲，庶几雉堞言，言地险若增而壮，诚建威消萌，仰副保民之长策也。爰记经营颠末，勒诸贞珉，俾后之厉精保民者知所考焉。维时道台夏公倡督于上，司马欧阳公讳理、别驾何公讳际可、司理吴公讳适，及西安令洪君明伟，协力赞襄；统工则经幕郭永宁，嗣任佟子

见，邑簿景可观；经画总理则上舍徐日徵、耆民刘士俊，尤著劳绩。至义耆徐日励、叶正位、刘国相、叶其苞、徐应礼、余中，武学生王兆熊等，凡二十有六人，分任厥功，例得备书于碑。

清光绪徐懋简《重建水亭门城楼碑记》在西门城上，楼毁。碑尚存。

辛卯暮春之月，懋简来宰是邦。入境之始，弦歌四起，绣壤交错，行旅出于途，商贾集于市，百工技艺，各守其业，心窃喜之，惧益增焉。以为知斯土者必如何而后可告无忝也。越一月，案之积盈尺者清，弊之结如痼者除，然犹问心多歉，慚悚滋深，适绅民以重建西水亭门之城楼请。原夫西水亭门之建也，创于宋宣和年间，肩摩毂击，不绝于道，为衢郡六门之冠。元、明之朝，每遭水圯，屡有废兴。至我朝，则往往不戒于火。同治十一年冬，又以民房失慎，城亭被毁。至今十有九年，无有计及此者。懋简当捧檄之初，稟商署观察邹太守保，并遴委职员程炳耀经理其事。择吉兴工，经始于十七年五月某日，落成于冬月某日，费钱贰千肆百余缗。气象崇闳，尤胜于昔。是日也，城乡士民相与扶老携幼，观瞻叹赏，俯仰低回，咸乞文以记之。懋简起而谢曰：“是役也，何足记也。虽然吾因若之请而情有感矣。夫世之矜创造快登临者，规模则知其闳大，墙宇则知其崇峻，雕镂则知其玲珑，丹漆则知其华丽。远吞山光，青也知其排闳；平挹江澜，绿也知其回环。四时风景，未可具述。岂非一时之杰构，称阖郡之伟观乎？而今日斯楼之成，所知者不在是。见夫负笈而至者，当知所以培植之；荷锄而过者，当知所以慰劳之。帆樯之相接也，知何以保护之；衡宇之相望也，知何以辑绥之。酣舞而来者，吾知其乐也；疾蹙而告者，吾知其忧也。知其所当知，即所谓知西安县事者也。不知所当知，是别有所知者在也。后之登斯楼者，其知之否耶？”于是，士民争揖而前曰：“是可以记矣。”爰允

其请而为之记。

光緒十有八年，岁在玄默执徐病月。知西安县事、崑山徐懋简撰，仁和周麟章书

宋乾道知州何備《浚内外濠记》

嘉靖《府志》杨公河下：乾道初，守何備尝浚内外濠，自为记。

按：此为赵《志》按《宋志》语，而不录记文，则碑亡已久。何備，何执中孙，龙泉人。久寓于衢，因占衢籍。详《选举表》。

明嘉靖王玘撰《开复杨公河记》依嘉靖《府志》录。

吾衢当浙上游，号多佳山水，与闽、婺、括苍相望。山水之间，龟峰特起，而郡治据其冈，儒学依焉。南迎石室之水，其水发源括苍，经流至烂柯山下。昔贤堰其水入沟，曰石室堰，分道灌注民田，至城南逾魁星闸入濠，回绕城东南北为池，与西溪之水四面交抱，共成城郭沟池之固。溪纳江、常、开诸邑之水，北汇于浮石为潭，此衢水道之在郊外者然也。濠水南来，由水门入城，凡二道：一自西南入，折而东过华丰、仙履诸桥；一入通仙门右，绕郡学与乌桥之水合，而东入治垣北，绕龟峰之麓折而东南出，经宝坊刹北折，过菱湖北，由水门出亦二道：一由云山阁北，一绕县学西北出，与北濠之水汇溢而逾定水闸，以灌注北郊民田，未流入石鼓潭，抵鸡鸣山与石室堰水合而东下，以入于海，此衢郡内外之水合流之故道也。于时民物阜安，贤才辈出，岂非山水降神，钟美不偶。然与历岁既久，东北之水道，日就淤塞，西面虽存，仅足瀦水，而民物贤才，亦不复往时之盛。弘治间，尝有疏浚者，罔知寻东北故道，乃凿新桥渠，直达于定水，至今识者为憾。嘉靖己未六月，安吾杨公以司徒郎中出守于兹，兴治补弊，百废俱修。明年庚申而政成，当道交流其最于朝，

欲大用公。公厉精治理愈笃，不以宦成少怠，兴治补弊以下至此，陈《志》删。尝于郡治前建上游名郡坊，以壮一府之具瞻矣。兹陈《志》无兹字。达观郡中，乃曰：“古司空辨土之物生，其在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民各以地异，则古司空以下至此，陈《志》删。山水之关于民物、贤才信有所自。东北无河流以为之津润，而西渠之水复直达以去，岂度地居民阴阳交会之意耶？于是，以己之精意独见，肇举疏凿，始自新桥渠浚入龟峰之麓，自北徂东，复折而北，举数百年之淤塞，一旦开通，而与衢之故道，不谋暗合。向之榷木坝桩种种露见，其经费取诸轻罪之赎，无所敛于民财；其工役倚于雇募之佣，无所烦于民力；其甃砌拾之琢凿之余，无所藉于民物。其旦夕襄公于相视之行，则少府文台薛公、别驾云田张公、节推钟山任公。其奉行于下，乐赞厥成，则西安尹俞君大有也。自八月经始，至十月竣事，为渠者数百丈，为桥者若干所。父老子弟莫不扶携往观，自幸复睹数百年之古迹，而民物阜安、贤才挺出之望且断断焉。父老以下至此，陈《志》删。郡学之多师此三字，陈《志》删。多士，则以学之，陈作既。西向，既从新改。四字，陈《志》删。外溪水碓之当其前者，甫此字，陈《志》删。白于公，为之罢去，而新渠之水复自前而绕出于后。则是举也，利于民者固博，其益于学也尤切。公之功不少也，相率请予言以贻不朽。夫公躬节俭，无所纷华，而舍人皆布衣蔬食。常禄之外，一介无有所取。冰蘖之操，固已浚其源矣。诸有益于民，不惮勤劳，务为兴□，且剖析如流，五邑之赴愬者，皆相让而返，是又导其流也。其盛德大业，固不止于浚渠一节。然蜀之凿离堆，魏之引漳水溉邺，惟供常职，以灌田利农，犹得志于河渠，至今称之不已。公之浚疏博之有利于民，切之有益于学，其过冰、豹之功远矣。《河渠书》将不有公之名也哉！自谓率请予言以下至此一段，陈《志》删。公讳准，字汝度，别号安吾，常之阳羨人也，癸丑进士。

按：赵《志》：此碑有亭，立于郡学前。今久废无考。又赵《志》杨公河下有按：《宋志》语叙宋时濠水故道，及明代郡守沈杰、李遂与杨准疏浚之迹。陈《志》载入《艺文》，亦题为《杨公河记》，殊误。兹不录。

清雍正知府杨景震《重开衢州郡城河道碑记》碑在育婴堂，前志失载。

三衢地据□□□□□□□□□□□□之上游，古之一大都会也。官斯土者，为民生图治安□□□□□□□□壬子，叨蒙皇上特简，来守是邦。咨询利弊，整理纲维，因思城中水道譬人身之有经络也，融会流通，俾毋凝滞，亦□□□□□□□□今年夏，衢之士大夫耆民遂有开浚河道之议。余请□上宪，又复按地绘图，折衷众论，备陈□□□□□□□□由随奉宪檄以时举行。予既倡之于前，输力输财，群情踊跃，此功之所以速成也。按郡城旧□□□□□□□□南门两处进水，至乌桥之东，二水始合。历峥嵘岭、鼓楼、高桥头、菱湖等处，至北门西隅文昌阁□□□□□□□□形若大环，光文运而阜兆民，端赖乎此。近年，新桥另开一河，三处合流，水势迅直，遂有易涸易淤□□□□□□□□挑浚宽深，安徐停蓄，桥梁堤闸，修□增加。计用夫八千七百有奇，开河一千二百七十丈有奇，余与□□□□□□□□绅士叶枝扶等，循行阅视，稽勤惰，量浅深，时行犒贐。于八月后农隙起工，至十一月告成。予非敢谓□□□□□□□□衣冠云集，庶民子来，同心协力，通渠湛然。宜垂久远俾勿坏，固不可以不记也。夫天一生水，厥功伟□□□□□□□□安采之，至于衢土之兴，由来久矣。掇巍科，膺臚仕，文章勋业，传志昭垂，虽由人杰，亦藉地灵。□□□□□□□□□□秀之源，其有益于地方者一也。孝感姜诗之井，龙移嵩岳之泉，事出异闻，岂能常

见。今之浚此河也，□□□□□□浣衣捣练有资焉，灌园涂墍有资焉。抱瓮提甕，取携至便。视夫昏暮叩人之门户，劳逸殊矣。其有□□□□□□止不行，地多卑湿，于是乎有疹疫之行，于是乎有重腿之疾。今也水既就下，阴雨无虞，凡我衢人身□□□□□□安其有益地方者三也。祝融之灾，宜加警备，《春秋左氏传》所称撤小屋涂大屋，奔救不遑者详哉。其□□□□□□临流近水，豫戒不虞，缓急可恃，但须修纆之劳，不待栾巴之喂，其有益于地方四也。继自今□□□□□□□□有四益，勿投瓦砾，勿委土苴，稍有壅遏，随地疏通，则此河之流而不息者，将不可以岁月计。□□□□□□□□列宪轸念民依之盛心也。

雍正十二年岁次甲寅仲春月，衢州府知府杨景震撰。

按：王玘记：新桥渠凿于弘治间，直达定水闸。自杨公准开复东北故道，此渠迅直易涸。乾隆六十年，士民呈请永闭，不得复开。

清乾隆知府明禄《开浚城河碑记》姚《志》载，乾隆二十八年。碑亡，存文。

衢郡自南魁星闸引得濠水一支以入于城，周旋萦绕，北出于浮石渡。国朝康熙年间，两次兴工。嗣于乾隆二年，复加修浚，旋即废坏。河水通塞，关乎地运盛衰。今衢郡数十年来文风不振，兼多火灾，其故未始不由于此。而居民灌溉饮汲，尤称不便。本府下车来，目击情形，急思筹举，当即檄县，绘图勘丈，在郡诸绅士知事关地方便利，公吁兴修，除老弱废疾妇女外，无论绅矜士庶，按丁派工，呈请前来。本府惟思丁有多寡不等，家道亦有丰啬不齐，因酌分有力、无力二项。无力者一丁作一丁，按工出力；有力者倍之，不能力作者，听其雇夫抵工。即委令各绅士董督其事，分隅编查丁

口，秉公按派，并不假手胥保，致启弊窦。阖郡派分四十八段，分委正杂各员赴工课其勤惰，详奉上宪允行。于二月十八日兴工，士民踊跃趋事，计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工，匝月有余，功告厥成。逐加履勘，均属深通。查从前开浚河工，迭兴迭废，皆因办理未经筹及善后事宜，各处应建栅闸并无专司启闭之人，亦无专员管理。沿河居民，任意掉弃砖瓦秽物，官无稽查，是以旋浚即淤。今本府与刘令等相度河身，水势潏洄，地脉有高下不一，应建闸六座以备蓄贮。大小南门俱有水门，应建水闸，每日启闭，以通船筏。东北、西北、正北各水门，俱应修建石栅。此处船筏不到，无庸启闭。沿河倾圯石砌，俱应修整完固，以杜续卸。但此项工程不便派费民间，现在先行动垫，估修完竣，如有无碍闲款，详请拨还。无则，府县自行捐办。其城河委司狱衙门专管，每年按季令各隅地保出具城河深通，并无淤塞甘结，令该司查明加结，于岁底备文移县，并申府存查。如有居民擅自掉弃垃圾砖瓦秽物，稍有积滞，地保查实，即令该居民立时起挖，抗即禀官究惩。建立各闸，除城外之洪桥闸、魁星闸，原派有经管闸夫，令其照旧管理。其新桥、宝丰、药师、紫金四闸，应募充闸夫贰人，一管新桥、宝丰，一管药师、紫金，每年各给工食银六两，在于西邑普济堂租息内支销，由司狱按季领回给发，各闸夫亦听该员稽查管束。惟大小南门之水门木栅，随时启闭，与城门事同一辙，应移营饬令看守城门兵丁一体执掌，专任其责。如各栅闸有年久损坏之处，经管之人呈该司狱验明移县，酌拨修葺完报。庶官有稽查，民知禁令，经管各有专司，城河自垂永久，不致频频民力开浚矣。

清道光知府谭瑞东《挑浚衢郡内外城河记》碑在城东乌桥头。

衢郡城河，源出栝苍，迤邐八百里，经石室堰，分小支北流，距

城半里许，抵洪桥，又分流为四：其分而东者，一由洪桥下出清坪闸，以灌乡田。此水之在郊，自为一支者也。一即城壕出奎星闸，以灌负郭之田。此水之绕郭，而为东南至正北三面之壕者也。其流而西者，为西南壕，入大南门少北而东为中河，益东趋峥嵘山麓。其直北流者，径入小南门，会峥嵘之流，东循麓后，南循麓左，复东而北折入菱湖，出北门汇北壕之水以达于大溪。此水之分流入城，而合出城，而更合于外河者也。闸以下，水峻急刷沙，恒畅流。闸以上，旧深广如巨泊，鲜事疏浚，然舟排顺流挟沙而下，多历年所遂以成洲，壕田待泽不时而入城之流日蓄。城内则民居益稠，沟污所并积又日以倍，故考之于前，每三四十年而一浚。近自乾隆乙卯、嘉庆辛未，十七年间，凡再浚，甫十年余而源流交蔽矣。余忝守是邦，亟求所以经理之者。道光甲申秋，西邑令梅君白于余，有监生程汝霖母陈氏呈请独力捐浚，遂遴绅士之老成谙练者，得徐世寯、龚浔、何绮、程宗鑑、余养正、陈肇奎六人为董事，委经历刘梦兰带差保往来督率，训导姚梦石核其开方，以九月二十六日兴工，城内河身屈曲共长一千三百余丈，计挑淤一千二百丈，折广一丈五尺，深二尺。又城北隅有所谓新河者，昔人欲引水西流，凿地东西直里许，然地势西高，水不可出，仅以潴行潦，亦为挑淤八十丈，折广一丈，深尺有半。内河泥滑道纡，挑者不可以工计，募众并挑，而计以担，量出之远近，担给钱自二文至五文不等。又用砌匠数人，随挑所至，修固勘脚，以防倾陷。外河自小南门壕间溯而上，至洪桥以南，挑去沙洲滩碛立方七万八千余尺，西南壕一千四百余尺，为工一千四百有奇，工给钱百文。又增护城勘一段，疏北门外出水。十二月十日迄工。是役也，任事自备餐饭，胥役无预钱物，人和而用节，以故无淹时而多余资。乙酉春，复视水所过，划其未平及限曲之窒聚，乃修水栅，易闸板，设巡船一只承管，以奎星闸夫不时量度

浅深、周流、运载，以通利济，而渫停污。遇有倾圯煤灰、瓦砾、垢秽等物，立即禀报，整饬挑除，无使少留。夏董事呈簿于县，县核捐款，除支用钱八百五十七千有奇外，尚余钱二百□千文零。余令发典商生息，作岁浚及巡船工食、修理船只之需，并通详立案，为善后计焉。夫古之营城邑者，首事沟渠，所以利灌溉，萃井养流，疾恶御灾患也。而或者曰：“是主文风，故邑之科第，每视河之淤浚为盛衰。”是说也，有教之责者不敢言，力学者亦弗肯道。然史不云乎，人函其性而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由斯以观，处其清而清，处其浊而浊，际其亨而亨，际其塞而塞，亦理之常，无足异者。事既竣，绅士等咸谓是役费省而功倍，加之巡船岁浚，期在永无淤塞，尤前志所未逮。请以先后规画之程，揭而勒诸石，俾后之人知所仿而行之，以垂其利于经久焉。余故嘉其意之诚而虑之远也，于是乎书。

道光五年岁次乙酉七月穀旦，知衢州府事长洲谭瑞东撰。

西邑生员余本煦书丹。

按：记中梅令，名树德，福建邵武进士。四年二月，任西安令。余君越园查旧搢绅录得之。

清道光知县余士璪《开浚文昌桥水道碑记》在真武庙。

水土演而民用繁，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古训也，亦有司之政也。予于道光十八年承乏西邑，邑中每遇暴雨，自南街以至东隅，街道成河，可通簞筏。且北溢镇辕，南溢东武楼，行人蹇遭，春夏更甚。因考志乘，前明嘉靖三十九年，郡守阳羨杨公准《疏浚内河记》中谓，肇举疏凿，始自新桥渠，浚入龟峰之麓。又郡志载，国朝康熙三十七年，湘南陈恪勤公鹏年任邑令时，复加疏浚。按邑志，新桥渠，即东隅文昌桥也。予上年亲履其地，访诸耆旧，始知桥南河道

淤塞，始于乾隆五十年间，今则竟成平地，不获直接龟峰之麓，吴姓因之报垦，上构市廛，乃劝谕吴姓仍旧河之基改凿阴沟，深广各四尺，石覆其巅，水道通而市廛仍旧。吴姓乐从之。予遂捐廉为倡，拟延绅耆陈朴、戴宗祥、王廷儒、张宗桂董其事，并劝捐输，始于十九年秋，就文昌桥南故道开凿，直抵龟峰之麓，与府治后河接。惟镇辕东西两街之水无所疏泄，有耆老指镇署东边差兵栖息所门前，下有虹桥为积土所掩，亟撤其土，果有桥在，即深凿大沟，使两街之水入虹桥以注北河。东武楼大街两旁浚沟引水，注南河大街。自西徂东之阴沟，复行疏浚，上易新石。二十年夏午告成，即昼夜倾盆，街无积水。经理其事者请序于予，以告后来。予曰：“《周语》有之，川气之导也，泽气之钟也。自疏凿以后，气不沉滞，亦不散越，将见地灵磅礴，民物阜安，岂特行人称便，而无褰裳之患也哉！”

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仲夏中浣，西安县知县、寿春余士璫撰文
西安叶鸿政书丹。

后列捐钱姓名

按：文昌桥有二，新桥本名东文昌桥，与华丰楼下之文昌桥别。明弘治间，河道湮塞，郡守沈杰始凿此渠出三桥，直达定水。嘉靖间，杨准自此渠浚入龟峰之麓，复得东北故道，此渠渐就淤塞。清乾隆末，金议永闭，居民因构屋其上，三桥以南无从复识渠路矣。其下游通过人家庭园，各自疏浚，犹存其旧，余令所开尚未能沟通南北也。

清光绪《方友升重浚衢城内河并得西水门故道碑记》在乌桥头。

水利者，生民之命脉也。河渠有书，沟洫有志。历史家言，往往归功神禹。吾衢故扬州域，实禹迹所未至。浙江之水，略见于《水经》，酈氏所谓定阳溪，上承信安之苏姥布，分纳众流，混波东逝

者，今别为东西溪。东溪源出栝苍，迤八百里，俗名周公源，东北入石鼓潭，抵鸡鸣山，与西溪水合。西溪，即信安溪。马氏《通考》云，西安以此得名也。在郡城之西，其环东、南、北三面而为壕者，特东溪一小支流耳。自石室分道溯洪桥，出清坪闸，径趋魁星闸，一支入通仙门，一支稍西入通广门，折为中河，过乌桥汇于峥嵘山麓，复东而北折入菱湖，出北门，与外壕合菱湖之水，又分为新河。相传，昔人欲引水西流，凿地里许，导之西出，然地势处高，水不能外泄，仅蓄行潦而已。岁久，遂失水门之所在，居人亦听其荒废不治焉。乃有方军门友升者，庚子之变，扈跸西巡，目睹黄河泛滥、沧海横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岁壬寅，奉命来镇斯邦，日以巡城逻守为事，缮完墙垣，训练士卒。时值匪躏后，风鹤之警，尚在人心，得此稍稍安堵，且复仰体朝廷求变法、讲维新，默揣内地风气难开，皆由水利之失，欲兴水利必治河始，欲治外河必治内河始。爰稽陈牒，衢城近自光绪乙酉前守刘公倡浚河议，第取资于民，力终易竭，不数年旋见淤塞，军门愀然忧之。适长白世公藩任衢守，其人固热心爱民者，前岁改筑石室堰，民食其福，口碑具在。军门亟与商之，转稟郭观察式昌。观察久蓄是志，谓事关水利，乐赞成之，重以斯任畀之胡邑尊寿海，筹垫二千余金，军门遂得展所志，亲督兵丁，疏之淪之，排之决之，堙者沟而通之，圯者葺而治之，不惮寒暑，六阅月而蒨事，复得西水门于文昌阁右旧铁塔址之下。噫！斯一举也，恍于千百世后发见古代金石器，喜可知已。昔有明郡守杨公治河，掘地得旧闸古木并石壩，士民神之，名曰杨公河。今世郡宪之所为，殆有合乎意者。城池关于地运，比来地方凶灾迭见，物极必反，此其转机乎？郡人窃于此规文明焉。古人有言，海润千里，河润百里，可为军门颂，尤为观察及郡邑二尊祷之。他日航路交通，万商辐凑，益信水利之利人溥矣。群将以军门为发起人，有志竟成，勿

谓苏彝士、巴拿马，惟彼中人为能举是功也。

光绪三十年岁次申辰仲冬月，衢郡士民敬立。

郑永禧撰文。

按：西隅地势较高，西水门故道近仍淤塞，或以西水门为旧城门址，非也。

以上城池。

唐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见《文苑英华》。

自汉已还，州统郡，郡或连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会稽、丹阳，镇领遐阔，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县，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会稽西部之地也。虽官明吏修，如旷阻何！厥后相因，损益无恒，时更乱离，罢置纷糅。姚《志》误作操。圣朝字育元元，纳于大中，自卫公累单于，英公灭勾丽，天下和平，户口繁衍，元圣溥行苇蓼萧之泽于下廷，延公卿议割州邑，谓疆与府近则易为理，人与吏亲则易为安。以婺州封轸为广，分置衢州，领六县，犹为大郡。近岁析玉山全邑，洎姚《志》误洎。须江南乡，益信州而不为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吴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无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丽且清，俗尚文学，有古遗风。国朝不以州领郡，郡与州更相为号，迁复从宜，事之当也，置观察之司而董临之。此州长吏之选，甲于他郡。忠贞之老，则武威公李仆射杰；亲贤之望，则信安郡王祜。遗政行为故事，名位光于屋壁。开元、天宝中，始以尚书郎超拜名郡，贺兰大夫为之，李郎中为之。自逆西姚《志》误人。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诛。贺兰起北海之师，郎中佐浙东之幕，有文有武，家颂户歌，元恶天讨，余凶稔罪。圣恩示以铁姚《志》误铁。钺之威，未即大刑，以为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乃分诸州置节度以镇之。州

有防御军，刺史为之使，俾与夫持节某州诸军事，名实副焉。以此州密迹山阴，爰隶浙东。厅事凭高，戟户临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长、百夫长，上寮郡掾，属邑官吏，进退无声，趋拜风生，仕不登州，谈不为荣。凡为州者，儒不毅勇则顿威，攻守所由败也。勇不儒和则失人，邦国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为难。至尊垂忧勤于兆人，延俊乂于高位，以苏州刺史陈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断良谋，忠在王室。其理也宽不容怠，严不拒情，清白贯于神明，简易契于黄老，德必有邻，歌声宜继，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风俗贡赋之宜，男女提姚《志》误隄。封之数，图牒姚《志》误谋。备矣。老幼传之，今之所书略举勋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补阙赵郡李华于江州附述。

按：杨《志·府官表》廷望按：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罢年号，但称元年，以斗柄所建为名，建子月为岁首。记云：元年建寅月。当即此时。

吴越刺史慎知礼《双桧堂记》

《浙江通志》引《舆地纪胜》：开宝间，吴越刺史慎知礼撰。

按：姚《志·古迹》双桧堂引《晏公类要》云：在州衙。宋开宝七年建，刺史慎知礼记。考之唐罗隐《重过衢州吊孙员外》诗：双桧楼前日欲残。在开宝前，不知此堂即其遗址否？碑文今失。州衙之堂亦经屡改云。

宋绍兴知州张嶠《思政堂记》嘉靖《府志》记略。

郡既作堂于厅事之后，榜曰思政，盖取子产对子太叔语，所谓“政如农功，日夜思之者”为之名也。夫人与事接，必待于思虑。思虑之得失，萌于此者甚微，而善败之系于民者甚大，故为政不可以

不思也。然事之接于己者无穷，而人之思虑多则反愤而乱。以无穷之事而御之以愤乱之思虑，吾惧其有秕政也，请循其本。今农之尽力于田亩，事虽不一，然至于能成嘉谷，不过于深耕耨种，去其害苗者尔。稂莠尽，则嘉谷兴；奸宄伏，则善政立。此不易之理也。然农之去稂莠则无伤，政之除奸宄则有害。为吏者苟能虑善败于民，而不顾利害于己则善矣。若夫惠奸宄以其强力，而可以借资；屈善良以其幽远，而不能为己短长，斯义之所不可屈疑出字之误者也。始余思之所及者如此。夫农之去草也，耘耨甚，则惧于伤嘉谷；吏之除害也，绳治太过，岂无或伤乎？况夫稂莠之性，终不可变，去之无疑也。而奸猾之服化，乃可变而为善良。及其终也，则又思以奸猾之习为善良之资，顾所以风教之何如耳。非曰能之，将力行而求近似焉。

按：此文未全，杨《志》复加删节。张公作堂，时在绍兴十七年。

宋状元毛自知撰《重修通判厅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毛自知撰。

按：此碑、文俱佚。赵、叶诸志多不载，今无从考。

元至元徐梦龙撰《重建衢州路总管府记》碑在旧府署东侧，残剥不全。

按《晋书》，信安县，旧隶东阳。至唐，始改为州。谓其四通八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故曰衢。是为东浙□郡陆达□□，水通□□□至元丙子，皇帝以神武，混壹区宇，衢民新附，不靖者，城邑府治皆毁。越十年未底于理，乃宣授布伯以少中大夫为郡达鲁花赤。先是守宜兴，政绩上闻，故有是命。丙戌冬十二月，侯始至，首

民之计。岁甲寅，江邑王益善潜构江西，黄森官谋为不轨。予廉访得实，密速擒拿，尽俘其党，驰报制宪程公，具状以闻。命今相国前大司空徐公会审题结，稔知三衢之难治也，遂具疏请改协为镇，复设金衢严道以资弹压。是年十一月，奉旨俞允，檄下以道署归道，府署归府。先是，府署年久倾圮，自改道署后，益以颓坏。今之重建，实同创始。府属故有通判、经历、照磨、司狱等官，向皆赁居民舍。将以振肃官方，不可使其无宁宇也。惟是工程物料载在冬官，水衡之钱止有此数，府署而外加建仓廩、监狱，共估给帑银二千四十五两有奇。于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兴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工竣。其栋宇酌原估间数而增之，共计一百四十间。大堂颜曰师帅堂，二堂则以圣祖赐先少傅“丹诚”二字敬摹悬额。堂后增建三堂，后即游瞩亭旧址，廓东西两楹而三之，颜曰乐丰亭。乐丰名见旧志。亭之东有小峨嵋峰，再考旧志有来月亭，遗址已不可寻，就地势建来月楼，创而因也。堂西为双桂轩，前辟天香舫，庭中古双桂犹存。又西为太守内宅，向止五楹，今廓前后为三进，各五楹。下房厨灶之属，俱增广之。堂之东为库，又东为□宾书室，向□射圃，今创辟之，深百步。署内东偏地之最高处也，建廩屋二，二十间，前后两进，慎密坚固，以重积贮。其外围墙，周环四百余丈，高厚因之。墙内有河，自东环绕而西，外通小南门魁星阁。河之通塞关乎文运，年久岸断水涸，复为捐资修浚。再府监在头门内之东，共计十六间，亦因旧规而重建之。其通判、经历、照磨、司狱等署，皆另请帑银，次第设建可观。是役也，用夫工若干，木料若干，砖瓦若干，他物称是。估价不敷之外，皆苦心撙节大费经营者。时值冬寒日短，阴雨连旬，予虑工匠之偷安也，公余之暇，躬督率之。念其操作良苦，视民间现价稍为增益，以鼓舞之。輿情踊跃，计七十有九日而告成。未几进署，五邑同官皆来贺。予置酒相属，或举节之

彖辞灵台之首篇为颂美者。予笑谢曰：“予何能哉！上荷朝廷安养之隆，下赖庶民子来之义，以有兹署也。予何能哉！方今圣人首出大法小廉诸君子为亲民之官，太守有表帅之责，所望共勉为良，宣上德意，小人干止之宁，斯君子攸芋之实，固不徒以高坐堂皇为也。”诸君皆曰然，请以寿诸石，是为记。

大清乾隆三年岁次戊午二月吉旦，知衢州府事、甘泉杨景震立。

明万历西安县许国诚《修理县署志》碑存。

西安县，首邑也，乃衙门之制率多缺略。余至，则置架阁库贰层，吏公廨贰拾壹间，时万历拾贰年也。拾叁年，则置耳房、库门于堂后之右，置小书院门于左，使相对，而又加亭一楹于书院之后。堂前有冬青树，衙前有柏树，稍壅蔽，皆命伐去之。拾肆年，始修衙宇，非有所更作，只高其墙垣，固其门庭，辟其园地。衙后地稍低，则□土为台，蒔以竹木为后之障。拾伍年，始增修，置杨柳轩于衙厅之右，东西匾额各加粉飨，而署以名。拾陆年，则改土地祠于册库前，即堂之右，而以旧址置轻监，名以矜狱房焉。其余琐细不悉书。余观前此令兹邑者，类皆贤能卓异，以晋显秩，然于此独不加意者，盖先民事而后兴作也。余窃愧焉。然册库以藏版籍，公廨以安吏居，轻监之设，使重罪不得凌轹小犯。土地祠之移，使县人役得以朝夕供奉。而修其衙宇，亦以退食优游，养心思过，未必非政治之一助，亦各随所见焉。乃为之志其年月先后如此。时万历拾柒年伍月吉旦，知西安县事、晋安许国诚记。

右碑方、广二尺余，正书十六行，横嵌旧县署大堂右壁间，署经数改，碑尚完存。不知当陈、姚两公修志时，何以遗落，只字不题。

清嘉庆衢镇英海《重修镇署记》载嘉庆《县志》。

三衢居浙水上游，岩疆重地，旧设衢协副将驻劄郡城。其署为堂楼五楹，居宅在其后。雍正十三年，改协为镇，缘规模未协体制，度楼前隙地建大堂，增设两廓，以容僚属之旦暮趋事者。旧楼改为二堂，恭贮王命、书籍于其上。今七十余年，渐朽蠹矣。嘉庆三年，余来镇斯土。八年，堂就圯，爰捐俸鸠工而新之，阅两月而告成。深广如旧，不敢有加焉。夫仁者之于公署传舍耳。然吾观古人宦途，所筑若雪堂，若竹楼，不过一游观之胜，且乐记其成。况斯堂用以肃将士之观听哉！遂于落成后为之记，愿异时莅斯土者夙夜在公，重所任之职，并重所处之堂，毋以传舍相视，而以时修葺，俾斯堂之常新焉，则厚幸矣。镇衢使者英海书。

明林烜《兵道题名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兵道题名记》，林烜撰。

按：此碑、文俱佚。烜为何人，《通志》不载，无从考证。惟据万历二十四年太仆少卿郑有年撰《重修西安县学碑记》，有观察林公，闽人，或即烜也。烜，字贞耀，庭机子。《明史》附兄嫌传。

宋毛宪撰《郡守题名记》依嘉靖《府志》录。

视邦选侯，古今重之。唐擢齐总刺衢，衢大州也。孟容还，制曰：总无功超进，群议谓何，诏停。后衢饥，择刺史。侍郎曰：“莫如郎中李素。”遂刺衢。一可一否，当时廷议严矣。国朝为官择人，眡唐抑又加重。今郡守题名刻石者三，始于太平兴国三年张侯守则。置州自唐，唐以来牧守顾无考，诚登载之阙也。四明刘侯屋，下车之明年冬，暇日摩挲旧刻，见彭侯汝方名，则哀其捍城死事之节。

见王侯悦名，则壮其减寿为霖之祷。既又喟然曰：“刻之久者，漫漶不鲜，近者名氏已溢矣。今不图虑将侈剥。”乃伐二大石，搜讨旧闻，得凡四十有二人，大书之，将使邦人抚召伯之棠，曰：“某太守有德于吾民者也，不可忘。”又使来者如阳城之考，曰：“当使是邦之人德我者也，不可不忘。”合今昔而为一，昭劝戒于将来，侯之用心亦仁矣哉。

按：《通志》引弘治《府志》有宋重刊《郡守题名记》，毛宪撰。

既云重刊，则前尚有碑，今不传耳。

元薛超吾儿《记》依嘉靖《府志》录。

郡守无恒称，曰牧，曰刺史，曰太守。秩同二千石。我世祖皇帝奄有区宇，深虑德泽沦于幽远，任人有材智之偏，故上郡设官有七：曰达鲁花赤，曰总管，皆正三品；曰同知，为贰，从四品；曰治中，正五品；曰判官，正六品，分掌庶务；曰推官，则两之，以专狱事，皆从六品职。散官承流宣化，协恭和衷，询谋僉同，然后署简牍以行之。其爱民之心，用人之选，良有以也。於乎！赋有恒而民产无恒，非其人则民受害，古今同。然郡有题名，乃《春秋》、《棗机》之义，盖欲列贤不肖，以彰善示恶。衢为东浙名郡，山川人物之胜，具载职方，而仕于官者，独无所纪。至顺三年冬，余自池阳总管移守是邦，视前政之阙者为之感慨，即考诸牍，得其名氏之交承，纪以年号，考以甲子，凡其目有八，曰：满代、改、除、致仕、丁忧、病故、离职、解任。依其序，镌于石，以寘公府。后之人将历览而议之，睹其善恶成败为之元龟，庶贤者能者唯民是恤，奉法而弗怠，贪猥懦弱者之所惧而兴起焉。

按：薛超吾儿，系元至顺间达鲁花赤。

明弘治李东阳撰《衢州守佐题名记》碑在府署，毁折左角。

君子于异代之善恶名数事籍无所与讳，其论本朝人物而臧否之者，惟谏章与国史为然。汉之《官仪》、宋之《公卿百官表》，犹用史法，自余有所纪籍，不过载其名氏而止。故科场有录，国监有刻，厅壁有记，皆是物也。然元结之记道州厅、司马光之记谏院，虽不必有所指谪，而忠邪善恶之论，隐然劝戒乎其间，则名不徒录，亦政之一助也。今之为题名者，大抵有劝而无戒，其所谓劝，亦不过以官职为重，则所谓名者虽不录可也。夫苟其名不必录，则虽絺章藻句可以眩世耀俗，而谏章之瑕垢，国史之斧钺，终有不能揜者，亦奚以记为哉。弘治己酉，吾友山海萧君显同知衢州，适以阙守摄篆，稽据图牒，得洪武以来为守及佐者若干人，谓其可以劝可以戒。及博野张君俊来知府事，则以谋之，张君曰：“吾意也。”乃汇次其官职名氏于石，将刻之，而介萧君书请予记。夫汉之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王成名在循吏，后世乃指而訾之，以为伪名，不足恃也。故君相能予人官，而不能使之不负其官；寮友能延人誉，而不能使之不愧其誉，是则存乎其人焉。今之府盖中古之郡，上古之侯国，而衢又当浙之上游，川陆所会，地方数百里，属县凡五，府之尤者也。今国志所载，善者不过一人，遗而不录者固众，而有恶政可指摘者，亦不能无也。兹名之题，虽不录其事迹，其人而考之亦独无二字蚀，据《府志》补。可论者乎？世之中人多泯于无传。其善之大者，仇人怨家所不能诬。而恶之大者，虽孝子慈二字蚀，据《府志》补。孙欲改之而不可得。故以人为鉴，得失之所由以见也。诸君当圣明更化之日，膺简择而为之，清风惠政，舆论所属。它日求其名，当在御屏之上矣。嗣今以往，其亦迹而称之，以为政治之一鉴也哉！张君，字世英，自胄监历试为才。萧君，字文明，举进士为

给事中，以言事补外。予独以名举者记为题名设也，为之佐者皆列于左方，仍虚其后以俟云。阙字处，照《府志》增入。

上阙。议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阙。长沙李东阳撰。

上阙。夫、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致仕、前翰林院编修、兰溪章懋篆额。

上阙。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前兵科给事中、山海萧显书丹

上阙。月望后三日，中顺大夫、衢州府知府张俊，通判岳镇，推官樊睿立石。

知 府	同 知	通 判	推 官
洪武年间	永乐年间	永乐年间	永乐年间
吴泽 江西□□ 县人。	王清	唐舟	李翥 □□□□ 县人。
郭敦 山东□邑 县人。	王贯	王礼	正统年间
永乐年间	宣德年间	宣德年间	魏忠
曾由正 直隶盐 山县人。	白圭	杨敬	景泰年间
简贞	宗建	郑时俊	宋昭 □□□□ 县人。
夏升 直隶盐 城县人。	正统年间	郑□	天顺年间
张实	张琛东平州人。	赖得秀	周英 □□□□ 县人。

朱敬	彭英	正统年间	李能江□□□ 县人。
宣德年间	景泰年间	朱善□□徐州 人。	成化年间
黄□福建人。	甘霖直隶□山 县人。	景泰年间	沈瑛□□□□ 县人。
正统年间	天顺年间	罗琥山□茶陵 县人。	胡文海□□□ □县人。
刘贵山东人。	陈钺应天江宁 县人。	董鑑	李荣□□□□ 县人。
白琮□□新野 县人。	魏安直隶昌黎 县人。	张祥	吕□□□□□ 县人。
景泰年间	成化年间	天顺年间	弘治年间
王高	周钦四川涪州 人。	曹明江西信丰 县人。	樊睿□□□□ 县人。
天顺年间	邓璩陕西宣化 县人。	成化年间	芮鑑□□□□ 县人。
唐瑜□□上海 县人。	何本	李霖直隶乐平 县人。	贺泰□□□□ 县人。
成化年间	弘治年间	卫兰贵州□□ 人。	
阎铎陕西兴平 县人。	萧显直隶山海 卫人。	徐珏□□东平 州人。	
涂观□□□□ 县人。	曾铎四川井研 县人。	刘珪□□潜山 县人。	

- | | | | | | |
|------|---|-----|---------------------|------|--------------|
| 刘必贤 | 下隶滁
州人。 | 张伦 | 字□□□
□□□□
□□。 | 李抆谦 | 山东郟
城县人。 |
| 李汝嘉 | | 王统 | 字□□□
□□□□ | 樊辅 | □□江都
县人。 |
| 蔡敞 | | □ | 由进士
弘治十二
年□ | 乔聪 | 河南河内
县人。 |
| 弘治年间 | | 姚凤 | 字□□□
□□□□ | 弘治年间 | |
| 张俊 | 直隶博野
县人。 | 举人。 | 弘
治十五年
七月到任。 | 岳镇 | 广东饶平
县人。 |
| 饶泗 | 字正□,江
西进贤人。
由进士任
兵部郎□。
弘治六年
二月到任。 | | | 黄廷臣 | □□□□
□县人。 |
| 沈杰 | 字□臣,苏
州府长洲
县人。由
进士□□、
弘治十一
年闰十一
月□□□。 | | | 李盛 | □□□□
县人。 |

明王玘撰《守佐题名记》依嘉靖《府志》录。

自侯建废，而守置行，海内。郡县沿革不常，职制增损亦屡更定。于是，有题名之作，所以列其长贰之姓氏、贯址、履历，岁时勒之坚珉。盖史家循名实而寓劝戒，稽往昭来，其关系大矣。然必为之记，以明其载书之由，而后观者得以究其宦业臧否，而欣动惩创之思，勃乎莫之能御。如司马文正记谏院题名，而后备遗阙者，慎忠佞之防。元道州记刺史厅壁，而后任长牧者怀子惠之念。此记之所以不容已也。衢为浙之上游，东南都会，属邑有五，政事繁委，既艰厥守，而佐贰劳逸亦倍于他邦。其间贤否不一，前记所题，往代不述。国朝则起自洪武初年，迄弘治末年，备载不遗。由正德至今五十余年，缺而未举。岁丁巳，郡伯洪公谋于贰守杨公、通守汤公、司理吴公，曰：“前者后之鉴也。昔人职守，临政于斯，恶可湮灭。”遂树石用镌，守自某公而下凡几人，丞判节推自某公而下各凡几人，名氏由籍并岁时著焉。若夫政治才德，因名考实，将人人得而指之，孰贤孰否，公论之下无遁情，亦犹立南董于坐隅，挂枹杌于屋壁，华袞铁钺，凜然在目。其视史氏志系之书，殆事半功倍矣。闻在弘治中碑成，属贰守萧君请记于西涯阁老，名实官守之辨，极其恳勉，真同符于君实、次山之作。公之此举，即三公之意。愧予之文不足以承之，果能使观者推三公之意求公之心乎，未可知也。姑用识其略，以告夫后来之继今者。

按：杨《志》载此，末有“嘉靖丁巳孟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西安王玘撰”一行。

明王玘撰《令佐题名记》依嘉靖《府志》录。

吾衢属邑有五，吾西安其附郭首邑也。圣朝酌古建官，县设令

一员，曰知县，颀视篆，统纲维。佐以丞簿若史三员，共承政务。厥职虽殊，要之公天下以为任，而无敢私且利焉，其分一也。设官以来，其间材品臧否，与其迁转黜陟，不能齐一，然而公论在人口碑，不可泯没，惟是载籍罔稽，则考求无地，是则官署题名有不可阙焉者矣。今上龙飞之三十八年，莆田俞君大有由丙午乡进士被简来令，下车以来，悉心民隐，矜持俭约，拳拳乎事贤友，仁以自树，尝稽访前令政迹以资后鉴，于是有令佐题名之举，乃相地于仪门，有感于门向之颇。曰：“古昔英哲，盖尝以门喻心，而有重门洞开、斜曲莫掩之况。予何人，斯方将从事正己格物之训，以求正心亲民之助，庸可日临颇侧之门以自眩乎？”遂谋诸邑文学汪子旦曰：“更之是也。”乃并题名之举，请于大府安吾杨君、同府文台薛君、判府云田张君、推府钟山任君，佥曰可。于是，检核遗牒，得知县何忠以下四十人，丞、簿唐铎、皇甫通以下四十二人，典史冯克忠以下十六人。叹曰：“自洪武戊申至于今，百九十四年矣，而令佐之可考者仅仅若是，及是不录，后将何如？”乃遂购材砬石，更门建碑，刻名有日矣。乃执贄谒予山中，请为碑记。予惟题名有记，自宋谏院题名而已然矣。我朝进士登科，其题名阙。敕内阁撰文，立于国学。于是内而部院科道，外则藩臬、诸司、府县阙。匪事弥文，各有攸当，矧守令官于斯者，其贤否系民休戚，不可不有以识焉。阙。俞君唯唯，遂录而存之。

按：陈《志》载此，自今上龙飞之三十八年起，至典史冯克忠以下十六人，删存仅八十二字。末附案语：先辈为文原取高老简洁，不烦不支，然亦必有波澜起迄，方成体制。若如此删削，寥寥仅存梗概，则并可不可不录。此志矣艺文之谓，何旧志专尚质率，每有此弊，第典籍沦亡，全文不可复睹，不得不踵而列之，以志旧迹焉云云。足见康熙修志时，赵《志》已不可复睹，仅取裁于叶

《志》，致有此语。至嘉庆时，更为难矣，亦只以此记不全，仍旧志存之注于下。今去嘉靖己未三十八年。四百二十余年，一旦复睹其全，能无欣慰而重为录之哉！

宋绍兴李处权撰《新建贡院记》依嘉靖《府志》录。

古之取士，论终身之行，不试以一日之长。平居州处于学，及其贡于天子也，亦自学而宾兴之。及既贡而选之也，则取其行同能耦者射于泽宫。泽宫者，所以择士也。古之择士之所，惟见于此。自是而降，汉以秀孝贤良，魏以中正九品，惟贤良射策于天子之庭，其余则考其素行，无试于有司之文。至隋建进士法，唐因隋旧而浸盛，其贡士之制又有明经、明法、书算，每岁仲春各郡县馆监课试其成，以礼遣之，试士之法始见于此，犹未有所也。惟汉以前，去古未远，俗尚敦朴，有司一出于公，士亦信其所有。一介自修，爵禄随至，故无僻远幽隐而废滞毕举。及其后世，风俗浸衰，公道化为私恩，人材怵于势利，廉耻汨丧，奔竞成风，如贾求赢，侥倖一得。于是，有三互之法，有黏名之制，有挟假之禁，革滥防奸，如此其备。自古文物之盛，莫过于本朝。主上继统承业，尤留神于取士，三岁大比，取士至数百人，而州郡之充赋于有司者，大郡至数千人。其次犹□□□一，故寺舍官府殆不足以羸之，芟舍棘藩取具一切湫隘暴露，防禁不严，奸弊滋起，有司玩习恬不知省。以上一节，各志皆无。衢为大郡，在东南号称多士，每三岁来试于有司者无虑四千余人，然亦无所谓贡院者。中书舍人襄阳张公作牧之二年，适政之成，补苴炉漏，无一不理。会三岁诏至，吏以故事告，公乃慨然相州之西北隅得亢爽之地，实始建焉。肇自丁卯之七月，而成于其十二月。籍旧逋以共用，故人不病扰，取游食以助役，故工不告劳。作堂于中，各五楹相重。其后堂挟以左右庑，为吏舍、庖漏之所。其

前堂为东西序，又其前为长廊，东西相重，以待试者。外为大门，挟以两庑，以处凡有司之隶于试所者。丛为屋百间，从四十丈，广半之，又加六焉。高其闾闳，厚其墙垣，前日之弊事革无余。既成，会行乡饮礼。于是，肃州之宾老士大夫以落之卒事，相与周览四望，惊所未见。此邦固多士，先是龙丘刘君章廷对第一，人士益有奋心，争相摩厉，风俗为移，盖数百年未之有也。而襄阳公之治，威行爱立，吏畏民服，遇所未为，指麾亟办，不俟终日。是役也，一方之士赖焉，又岂数百年所有哉？或曰：“虽然今为是耿耿者，旷数年以待，不几月之用，其为不急之务欤？”处权曰：“不然。凡国家取士，岂非所谓至公者邪？斯院之役，既使人人得安意挺志，以毕技于前，而秋毫之私无所隐。所以奉承法令者，苟嫌于豫备逆设，而苟且是图，盖为政之公患耳。且子欲以取士为虚文乎？虽无斯院可也。”或曰：“然。”则请书之，乃刻石以记。后幅，各志多删节。

按：此碑无年代，以丁卯考之，在绍兴十七年。时守衢者，即前作思政堂之张嶠。

宋庆元章颖《重修贡院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有《重修贡院记》，章颖撰。

按：赵《志·官守纪》：章颖，宁宗庆元间知州。杨《志》引《宋史》本传：未赴任而卒。而衢地乃有是碑，疑《宋史》有误。考江山《淳熙丙申修县学碑》，亦章颖记，见赵《志》，在此前十余年，可证也。

明崇祯学使刘鳞长撰《鼎建试士馆记》依康熙《县志》录。

明兴二百有七十载，岁在丁丑，姑蔑人士筑试士馆舍，太守九隆张公捐俸贲，据胜地，而请余主其议。郡荐绅先生及孝廉子衿儒

童咸乐输，襄余首趾而较士焉。先是，姑蔑旧无试馆，每假直指公署，绵蕞为之，即学使者事辄竣亟撤矣。或直指观风兹土，必故参商之，往往调试于婺，最苦衢人士。衢人士直调，辄悔不为试馆，即归复寝焉。筑舍议未谐者数十载，兹乃岿然也。其故址，宋贡院。其形胜，左峙钟楼，右环泮水，浮石抵其阴，崢山负其阳。议肇春初，役辍冬孟。堂构落成，宫墙巍峨。太守请余序其事，余乃昌言曰：夫天下水起于星宿，山祖于崑崙，逶迤入中国。故山意由北而趋南，水性自西而奔东，地势然也。以余观姑蔑一区，烂柯聚神仙之宅，屹石发剑戟之光。九龙五指挺其奇，翠微青峒耸其秀。而地脉顾母于骑石步虚之间，南望大竿、六石、锦文三郎，岩峣绝壁，盘虚鸟道，下窥高禽，俯闻惊风，置身彼地，如游云表。又盈盈一水，出仙霞，过峡口，渡虹桥，湍泻纡回，环郡治，直趋浙，大江为下流，衢据全越上流焉。夫名山大川，实产英人，况乃起突兀于南关，障百水而北回，下瞰吴越坐我腋胯，此实地气之柱石，天然之堤澜，岂不有卓犖通明之士，当微言之既绝，悯末学之颓波，起而溯厥渊源，寻登绝顶，深心探入于黄泉，高悟摩出于苍天，如衢山水云云。使者实有厚期焉。且衢人士亦知去圣同远，于天下近居独幸于太末乎？建炎中，宋主南狩，圣裔扈跽，始家于衢，立庙赐田，遂副阙里。夫大江以南，延壤星罗，先圣嫡裔，爰独置此，斯实先圣在天之灵，有取于衢之山水，足以卫道，足以铸圣。虽云诒厥孙谋，维此与宅，其所以嘉惠衢人士，俾得亲炙遗泽，景仰风流，以共入于圣人之道者，又至无已也。是以考亭倡学于吾闽，而衢则有徐逸平同方讲论，邹公皈心奉教，近世周二峰先生亦复动准古人躬务实践，受易余里门先正蔡虚斋先生。粤稽曩哲源流有自，矧敬夫订交于公，实元振受业于龟山，邦直读书而感悟性善，与之学易而不愿考较之数公者，皆力振衰风，心期古道，山英水秀，咸萃厥躬。故精气垂于往

哲，模范表于来兹，以今观昔，不甚悬绝。岂可使鸡鸣孤峙，利善不分，长原自流，混泉莫辨，抛私淑之奇缘，负相居之盛心，令往者诸公尚美于前哉！夫家有千金，不索珍于市也，今先圣仁里流泽不衰，往行前言，参列郡乘，取资不远，成材必易。若夫心为严师，神为圣人，衢士腔子里各有东山、泰山可任登陟，各有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此乃自家之星宿，崑峇敬而奉之，格而致之，皆可以左右，先师亲闻提命，又何啻乎居里之依光铎音之遥闻乎？试馆成，达人尊官之所出。余不敢以达人尊官薄望姑蔑士，而以收山水之精英，武圣贤之蹊，间相矜期者，惧吾闽之考亭夫子、虚斋先生笑我泉下也。余之所以序兹馆者如此，太守受而遂勒之石。太守讳文达，云南保山人，由戊午举人。襄其事者，司马刘君国祥、别驾曹君自强、司理陈君其赤、龙游令兼署西安吴君允初、常山令张君斯盛、开化令邓君永裕；董其事者，太学生徐日徵、诸生郑应昌、余邦缙、徐国珩、杨锡胤、陈其礼、徐日隼、徐应骐、王大成，例得备书。

明崇祯知府张文达《建试士馆记》依康熙《县志》录。

衢士试馆之议，自戊午、辛酉婺郡之调昉也。七凋而至丙子，洚流胥溺，罹灾最惨，多士所为，甫旋自婺，亟为经始之请也。然二十年来，何道舍之筑因循迄今？盖公私告罄，建之无其资也；资有成算矣，则营之无其地也；地卜吉矣，则董之、襄之无其人。宜乎！事几坐失，而徒相杞悼已尔。今多士丰俭同谋，输将恐后，可谓有其资矣。卜度屡更，仍获贡院故址，历五百年而旺气来复，可谓有其地矣。若夫繁钜之任，遴举尤难，非夙有成效輿情共推者弗克荷也，维兹董而襄之有其人矣。三者既具，乃请允于诸上台，以丁丑春经营肇工。举监生徐日徵鸠工综理以董之，而襄之则生员郑应昌、徐国珩辈。首义服劳，分趋外邑，集僚属绅衿之资，凡一千九百

有奇，以平值度支，猝无不办，遂于季秋告竣。计为屋百有余间，重堂夹庑，备极闳廡，内而吏舍庖厨，外而有司分隶，罔不各秩厥所于其成也。会学台晋安刘公首临校士，先后入闈，雍雍济济，一时邦人士相与咨嗟惊绝，陈刻误艳。谓三百载创见之盛典，而尤二十年瞻仰之旷举云。考诸郡乘，昔襄阳张公绍兴中作贡院于此，鼎元相望接武，名贤甲于两浙，但为用藉之旧逋，为役取之游食，以视兹之义助云集，佣力子来，洵为将作未遣之奇，而堂隅黄桂一枝陡发丹花，是尤祜府茂臻，而惟今日之所专美者矣。夫地灵久郁，有开必先。多士既免远调，咸获安虑舒技，晷奏其风檐之技，而欣踊出之，以之破鹄。驰鑣飙兴，霞蔚应期。命世之杰取魁名而踵公辅，必将轶宋季而登之矣。虽然倡义协工凡在乐输之列，谊固难诿，若乃士不识劳、工不识疲，里闾绝骚驿之嗟，县官忘征缮之惮，则综理服劳之绩，尤为独贤。至于缔造维艰，宜弘远虑，倘复视闲处而借憩，杂如多士之觖望，何此诸上台拳拳申禁作人无已之永图也。爰列贞珉凡四，以详记之。惟善后六则，附在斯石之末。其二石分次仪门者，则助资者之姓字；其一石揭诸外屏者，则申请宪约之明禁也。庶来者览之，稔肯构之匪易，嗣乐育之思皇，兹馆可长藉以不朽矣。

按：姚《志》于公署下载此文，删削过半。其于申禁借憩善后之则均略而弗及。此馆成后不数年，而鼎革事起，馆经改变，碑亦无存，今益不可考矣。

清同治《重建三衢试院碑记》存。

三衢据全浙上游，山水钟灵，人文代起。先大夫曾守是郡，越二十年，而余复奉命继守，差幸兵困之余，城池无恙，而试院则毁废无存。比年来，学院按临，皆权就正谊书院扁试，甚非得已，屡议所以鼎新之。因工巨费繁，数年未果。余下车伊始，意在必为，进商

于梁敬叔观察，亦欣然有同志，并接见各邑令及诸司铎者，告之曰：“我朝以经艺取士，士之怀铅握槧者储三冬之学，求一日之知，将发轫始于是，科第起于是，即他日之伟业丰功亦无不胥基于是。是抡才之地为重于国家者如此。而顾听其废而莫之兴，不惟多士之忧，抑亦非守土者之责乎？其各归劝士民，量力输贲，以襄盛举。”众皆曰诺。不数月而哀集盈万。余谓能有是，是亦足矣。特恐侵冒之不免也，鳩工庀材，责诸官绅。又恐勤弛之不齐也，堂庑廡舍分司董率。经始于己巳季夏，告成于是岁仲冬。结构悉仍其旧，规模式焕其新。于是，院试及诸生童济济雝雝，不啻仰瞻广厦之庇而益快观光之愿也。余深嘉诸僚佐之克尽厥心，众绅民之乐成其事，因志其缘起，俾后之人有所则效焉。是役也，监造官西安县令程国钧、府学署教授谢凤毛、署训导李怀尧、西安教谕吴善述、训导王世镇；董其事者西安项文锦、徐德铭、刘泰交、徐作霖、徐守章、汪张敦、徐淮、龚士椿、龚时焯、戴登熙，龙游王湛恩、徐元杰、钱宗颢，江山周以恺、王佩瑩、王开泰、毛以雅，常山汪正一、徐克念、汪会源，开化汪嗣鳌、杜逢源，例得并记。

同治九年岁在庚午十月既望。

知衢州府事、长白海容撰。

衢州府教授王树荣书丹。

西安县教谕吴善述篆额。

以上官署，附题名。

唐开成刺史李公《重新衢州学碑记》

明万历金学曾撰《重建衢州府学碑记》按：衢郡学建自唐高祖武德四载，至文宗开成四年刺史李公重新之。万历甲辰，武昌朱公震区端丞于衢鳩工经始，获贞珉二：一、唐李公《重新郡学碑记》；

一、弘治乙卯，太守饶公所撰《诸乡贤行略》。

按：杨《志》表列开成间刺史有李钦彝，云即李敬彝，见《唐书·李训传》，疑即其人。金记叙建学缘始，当即李公碑记中语。惜碑、文俱佚，其详不可得闻耳。

宋宣和知州高至临《重建衢州学记》依嘉靖《府志》录。

天地不能藏闭，英伟之气必发之山川。山川亦不能藏闭，英伟之气必发之人。人亦不能藏闭，英伟之气必发之文章事业。然英伟之气虽得于禀赋之初，而文章事业或因养而成之，学校乃养而成之地也。衢士之英伟者，常不乏人。其发为文章事业，多杰出他郡。为公卿，为师表，为台省寺监，为郡县，莫知几何人。其幽居远引遁德未仕者，皆号天下奇男子。此段，《通志》与陈《志》俱删。杨《志》缺页，不知全否。往时《通志》改作衢之二字。学舍杨《志》缺至此。最宏陈《志》作闕。壮，依郡山西陈《志》误作南。隅，山形如龟，四趺盘峙。大成殿坐右后趺之南丙向，学殿西稍下移向为巽。按形势而观，乃知英伟之气得之山川，山川之气得之天地。按：形势以下，《通志》、陈《志》均删。宣和庚子冬，方腊窃发于帮源，三字《通志》删。陷睦、歙、杭。次年，陷婺、衢、处，独衢遭焚劫尤甚。独字、尤甚字，陈《志》删。尺椽片瓦，荡然二字，陈《志》删。无遗。朝廷以至临有守信复衢微此字。《通志》删。效，命有守信以下八字，陈《志》删。为守。至则招集疮《通志》作创。余，开瓦砾，俾各辩《通志》作辨。居界，五字，陈《志》删而增遗字。公私作芟舍蔽风雨，三字，《通志》删。扶持完养，累月乃苏。因鸠材缮营室庐，民欣太平，咸力办，又累月，城市翕然可观。因鸠材以下至此，《通志》删。将欲化民成俗、教养人材，为邦者不可缓，六字，《通志》删。因谋诸众，而士之抱英伟者，愿共力成之。扶持以下至此，陈《志》删。初造大成殿，次造堂斋门此字，《通志》脱。阁，及庖漏

之所，靡不周备。凡为屋仅此字陈《志》删。百区，用钱一万余缗。既成，教授钟燮于癸卯四月望日，率诸生请至临作记。至临叹曰：“衢士英伟，诚不在古人下。古可称者，时或一二，衢士之翹楚者实多。质以近事，古可称者以下至此，陈《志》删。独此字杨《志》脱。未闻有比迹郑康成及何蕃者，何也？康成一儒，黄巾贼数万人，遇辄皆拜，相约不敢入境，岂方腊群丑，执恶昏塞，实不如黄巾知贤而降志乎？未可知也。岂方腊以下至此，陈《志》删。朱泚乱唐，诸生惶惑，何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从乱，士之英伟深见杨著作。信于乡民，宜非何蕃六馆之比。曩从贼之人，动成千万，岂乡民素愚，不若馆士畏义而易率，或见信未深，虽率必不从，或惮其反见害而不欲为乎？未可知也。士之英伟以下至此，陈《志》删。所贵英伟之士者，此字陈删。为其临事发见，不徒取虚名，自矜饰，一遇艰难，乃未肯略露锋颖，使天地山川英伟之实埋郁，殊此字陈删。未得此字陈删。泄，人谁不疑。噫！学者所以求如圣贤，以友一乡善士为未足；斯友一国，以一国及天下为未足，又论古人而友之。尚志之士至于此，又岂期以康成、何蕃而已哉？噫以下至此，陈《志》删。自三代之后，以言取士，士亦以文相高。习文之弊四字，陈删。但知商榷巧拙，猎取时好，而圣贤之学，姑为假借之具，必将朋友讲习，谓如是为忠，如是为孝，如是为正直，如是为节行，如是为礼义廉耻，如是为功名事业，养以浩然，触类而长，文章乃其余事尔。杨作耳。至临忝兹假守，兴学养士，职所当然，知之不敢不言，六字，陈删。所以望诸生者，不敢以今人陈作日。相期也。凡为屋以下至此，《通志》删。共力之士卢定、叶公弼、张因、吾点、徐惇礼、柴邦宪、陆达、虞大一、沈术、沈镐、徐执刚，教授钟燮实董其成。陈作事。

按：明万历金学曾记谓：郡学建自唐初，坐紫薇，对天马。紫薇在北，天马在东。此云大成殿丙向，学殿西稍下移向为巽，是

旧制本向东南。赵《志》既录此记，而叙李遂改建，则注丙向。所向既同，何云改耶？赵记云改向西，是也。杨《志》载此首段在缺页中，后皆完全无缺。陈《志》删节不全。《通志》并改往时为衢之二字冠首，尤失其真。

元至元方逢辰撰《重建衢州路儒学记》依嘉靖《府志》录。

至元丁亥春二月，衢州路儒学教授徐君以书来言重建学事，学正前进士吴君梦霖等亦具兴作本末以告，予因有考焉。衢之有学自宋景祐始。岁丙子火。前教授新安吴君安朝以丁丑冬至，招诸生草创祠宇，在故文庙北权奉先圣，惟曰燕居。厥后诸生即故址草建礼殿三间。今教授上饶徐君梦龙以癸未秋来莅学事，明年乃兴作整刷而一新之，肖先师及十哲像。以庙貌未严，前为轩庭四楹，相祀者始有其位。及为大门八楹。又明年，作两庑，东西各十四楹，以绘从祀诸贤。外为棂星门，即燕居为讲堂。堂之东西，挟以斋舍，各三楹，周为垣墉。逮丁亥落成，诸生于是请记焉。予维学校三纲四维之所自出，所以维持人理、撑天柱地者也。故其选任至重，与他官不同。今之求禄仕者率以为冷曹而舍之，徐君英华果锐不足以行其志，而求自试于斯文之地，此其所见已拔出流辈。今以三年勤劳，卒能易榛莽而宫墙之，厥功隹矣。若吴君，造始者其迹亦不可废，予故并书之。仰予尚有复焉。诸友之请于予者，文也。予亦有请于诸友者，愿相与讨究其所以为学者焉。夫学校者所以维持人理，以撑天柱地者也。士处其中，可不思所学何学哉？予闻之晦庵朱先生曰：夫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者必求所以为人之理而实体之，则可以践人之形而后不愧于人之名。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稟是气而得人之形者，莫不具所以为人之理焉。此惟皇所降之衷，烝民所稟之彝，孔子于此只明之曰性。所谓继之者、善成之

者，性是也。然而曰衷、曰彝、曰性，名义浑沦，体认者未有炉缝，理路之可寻，则将终于不识性为何物。至孟子，然后指之曰：“仁义礼智。”孟子有功万世者在此。向微孟子，则异端家以恍惚为道，以虚无为极者，安从诘其是非哉！孟子犹惧夫人不得四者之形状，则认之未亲切，而无以实体之，又从其已发处指示之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是非之心，礼智之端也。”夫人一日之间，此心无时不发。虽人欲烂熟之中，亦有竦然觉、惻然悔，此即良心之发露，天命之流行不可已者。但人于此不能察之守之，不过石火电光须臾即亡耳。是以圣贤明诚之学，必教人真知而实体之。《中庸》曰：明乎善，诚乎身。明者，求所以真知乎此也；诚者，求所以实体乎此也。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皆求所以知之之目也。笃行则求所以体之之事也。学者之所学，学此而已。诸友懋哉，斯无负学官兴学之意。

按：记中丙子火，谓至元十三年。吴安朝以丁丑至，则十四年也。赵《志》作宋景祐四年丁丑重建，盖因此记衢之有学自宋景祐始句下无元字承接，致误。陈《志》虽不云景祐四年，而倒叙高至临建学事于后，则亦误元为宋也。又教授徐梦龙以癸未莅事。癸未，至元二十年。明年甲申，为二十一年。赵《志》作十九年甲申，亦误。

元大德郑鸣凤撰《重修郡学记》依嘉靖《府志》录。

皇帝首颁明诏，有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庙宇损坏随即修完，崇教也。郡学，丙子烬于寇，尝重建，复倾弛。鸣凤大惧不任，大德甲辰春白于府，金以府判才敏足办斯役。时外邑开化程坚、鲁大荣往观，皆乐为之倡。卜以是岁且月之吉僦工，四儒司董飭匠者圻者袒奋程力，毋敢芒忽慢楮，注意营缮，士深自庆。大成殿、先贤祠联

藹，翼如也；从祀两庑、戟门，南而棊星，森如也。又南而泮池，翼亭其上，而栏楯其前焉。明伦堂柱易坚木，堂之阴建亭曰文会，缭以周垣而蛋白之，正录直学各恬其所，庖廩靡不整具。四斋，名曰：博文、敏行、秉忠、履信。征四教之义也。大门洞豁，丹粉炳明，与泮水相辉。行人驻立周览者曰：“今衢学甲东浙矣。噫！前是绾郡绂者率不及为，今府判又善任僚案，岂非学校有复新之气运，故所遇皆兴学之文翁乎？”盖前六十载甲辰，徐公霖魁省闱，留公梦炎魁天下，胥此焉。出今六甲一周，其气应故尔欤？士讲习其间者，瞻栋宇之修完，盍内省躬行之修洁。杨子曰：“斧藻其德，犹斧藻其椽也。”圣朝作人，正欲梁栋，斯文为国家柱石，诸士勉之。府判承务郎法合鲁丁，知事杨时可，时总管昭武大将军孙虎，实先是谋，学正秦显忠司董前事，皆不可无述焉。

元延祐洪焱祖撰《修衢学记》依嘉靖《府志》记略。

衢学自至元中重建，迄至大德，虽再历缮修，今既余十年。郡长咸阙，治中捏古伯公实兼提学事，焱祖亟以兴弊起废请。公欣然从之，曰：“吾有志于此久矣！”命录事孙升董其役。礼殿南翼屋三楹，棊星门三，咸撤而新之。其因而修者，合庙与学，通为屋九十楹，厥功几于始创。筑垣以丈许逾百，若器用几席之属，亦悉为经纪焉。是年延祐七年。冬十月鳩工，越三月而毕。诸生请勒石以识不忘。窃惟国家兴学育才，其地至重，繇吾儒鲜克自重，于是或者轻之。至于州郡提学，职在长官，亦或漫不加省。公特佐贰官，独肯为众人所不为，是宜特书以告来者。虽然公于斯役岂直美观，凡以劝学之道云尔。子朱子赋鹿洞之卒章，固尝撮其要以示人学者，欲学圣贤亦不离乎是说矣。公之志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务如此，可不谓才且贤哉。公，字显卿，故蕲州达鲁花赤节吉之子云。

元至正郑汝厚撰《重修衢学记》依嘉靖《府志》记略。

衢学自前至元教授徐梦龙建礼殿，余性道继作明伦堂，垂七十七载。每有兴作，辄复坏。至正六年，南阳白侯景亮由竟陵易符来信安，始谒学宫，垣宇颓圯，顾瞻太息。时命学正灵武善才奴董役新之，作从祀像，由澹台灭明以下凡一百五人。会侯请老去，未克完。明年夏，同知河南崔侯思诚来，谓郡文学翁仁实曰：“吾闻学校之政不修，则有善无所劝，今若此役可后乎？”乃命郡使祝应奎总其事，诸生毛宪祖董其役，逾两月底于成。窃惟国家自延祐设科，而士习日趋于科举矣。然科举之学志于功名者也，义理之学志于道德者也，贤者之立志必以道德自期，不止于科举。由汉以来，儒者之效不著于天下，盖得于天资者多，成于学问者寡，此所以有愧于三代，故治朝科举之文必本于义理者，此也。今吾衢得一贤侯，知所先务，举起斯文为己任，而学校之新，正吾党作新兴起之一机也。豪杰之士，无文王犹兴，况盛德景铄天休滋至乎。

按：姚《志·仕籍》：郑汝厚，元末衢州路训导。红巾之乱殉节。赵《志》、杨《志》学官表不列汝厚名。以此记证之，似脱漏。又记中余性道，似继徐任教授，前志失载。

明天顺吴锡撰《修府学记》依嘉靖《府志》录。

天顺癸未，余公事岭南回，访旧于郡庠，四寓焕然一新。郡文学告之曰：学岁月浸久，或圯或仆。正统戊午，别驾张公琛始重建礼殿，肖圣贤像而采饰之，其处师生、储经籍、藏器具之所，欲为未果而公擢矣。景泰辛未，驾部郎中吉安王公高简知府事，虽劳民伤财有禁，然以学校为育贤之地，先务所当急者，乃具措置之宜闻于上，诏许之。遂度工费，檄属邑，俾户有所出。钱谷既集，公乃与别

驾甘公霖召工市材，撤旧增新，开拓四围各二丈，填土若干尺。经始于景泰丙子赵《志》作天顺。按，英宗于景泰八年丁丑复辟，改元天顺，丙子在七年。春，越明年戊寅，若讲堂、退省堂、饌堂、四斋、两庑、仪门，俱落成。棂星门，易木以石。又于学之左立牌一，匾曰文明。然规模虽就，而厥功未竟，公已秩满去。天顺壬午，云间唐公瑜由给事中来守，谒先圣礼成，左右熟视，郡文学具以兴作颠末告，侯乃太息曰：“凡兴作者不为于前，则后美罔继；不为于后，则先美弗彰，是成之者我也。”乃谕属邑，义士皆乐助，细民亦乐趋事。侯与今别驾魏公安经营谋为，已成者修饰之，未成者增益之。不一载，百废具举。又以退省堂、穿堂、仪门、斋舍，地土卑湿，悉平以砖石。泮池浅狭，且逼近棂星门，移次北二丈许，辟四围各二丈，深四尺，跨桥其上，周遭栏楯以石。学阴旧有射圃亭，久仆，至是复穹以亭。学之右复立碑一，匾曰育贤。易文明为成俊，左右对峙。他如号屋、庖湢、仓庾之类，靡不完固。侯之功大矣。然余又有取于郡文学用心之言也。夫人之参为三才，曰惟心耳，故智愚贤不肖之分皆系乎心也。之数君子者学古底于有官，岂无所用其心哉！吾知其处江湖必能心乎，君居廊庙必能心乎，民岂苟焉而已，主斯地者如是，使职斯地者亦用心以修其职，游斯地者亦用心以精其业，吾知栋梁收拾、桷榱登庸，又将有所用其心焉。若然则为智为贤殆未可知也。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此之谓欤？设不用心则为愚，为不肖，亦未可知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此之谓欤？因郡文学之请，遂次第其言以为记，复赘数语为后之用心者劝，与不用心者戒云。

按：吴锡，开化人。天顺元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

明成化章懋撰《重修府学记》依嘉靖《府志》录。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宝始为郡，宋景祐始有学。其山川所钟，异人叠出，后先相望。若清献之勋业，逸平之道德，尤表表者，非兴学之效哉？宋社既屋，学毁于兵。至元丁亥，教授徐梦龙辟榛莽、易瓦砾而宫墙之，时则蛟峰方公为之记。继而郡之贤长贰袭有兴作，日新月异，具于郑鸣凤、洪焱祖、孔思清、郑汝厚之记者可考也。我国家稽古右文，时敕所司修明学政。正统初，同知张侯琛始作礼殿，而堂庑斋舍之属，则知府王侯高、唐侯瑜相踵成之。书其事者，郡人刑部尚书郎吴君锡也。自时厥后，缮治不时，日就摧圯。乃成化辛丑，郡守李侯汝嘉以尚书户部郎来守，下车谒庙，顾而叹曰：“失今弗图，后必甚费。是弃前人之功而大厉吾民也。”适部使者李士实奉命董学政，亦谓侯宜有以起其废者。于是，经斯营斯，具材兴工，易腐以坚，辟隘而敞，自殿而堂、而廊庑、而斋序，各因其旧而修之。若师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庐，若宾射观德之亭圃，以及库厨仓廩宰牲之所，咸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则崇墉深池，广入门之途，树育贤、成俊二坊，以壮其观。又以四斋之名旧无伦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据德，曰依仁，曰游艺，以示教焉。其为诸侯之学以布宣圣天子之文命者于是为称。肇事于癸卯春三月，而讫工于乙巳之冬。凡为屋大小若干楹，材木瓦石匠之资糜白金若干两，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费不奢，役兴而民不扰，皆侯规画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则同守何侯本、通守李侯执谦、节推李侯荣也。落成之日，教授陈君恒科甲题名、岁贡题名均作垣。赵《志》有垣无恒。杨《志》垣、恒并列。仍据懋记，而于此处阙其名。告于众曰：“是役也，公不匮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塞后费之无经。事虽修旧，功倍创始，弗可无记。”乃具颠末，使诸生留瓚、余琳走余所居山中，请书岁月。呜呼！

今郡县之政类多急于簿书期会，而教化则未遑也。间有事焉，不过假兴作以为利，饰观美以邀誉而已，亦何有于教化哉！如侯者，特垂意弦歌俎豆间，非为利与要誉也，岂非贤乎其为教也。取夫子之所谓道德仁艺者名其斋，不牵于俗学之陋，非贤而能之乎？是皆可书。陈君与二三子者能勿替侯之功，盖亦念侯之教也。志必于道，据必于德，依必于仁，而后艺之游焉，以无愧其所以名斋者，则庶几乎从事于是而不已焉。虽逸平之所传于程氏者亦将有得，而清献诸公之勋业特余事耳，尚何科举利禄之足云哉！陈君与二三子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尚存，三衢豪杰肯甘为昔人下乎？吾知贤侯所以作新而振起之者，不为虚文矣。异时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必将有续泮水之颂者，庸书诸石以俟。

按：此记中历叙郑鸣凤、洪焱祖、孔思清、郑汝厚，皆有所作刻石，今惟孔记不传，年亦无考。

明万历赵镗撰《修建府学明伦堂记》依康熙《府志》录。

三衢府学旧制南向，嘉靖癸卯，前君守克斋李公始改向西，于是明伦堂背负龟峰，面环带水，而地始称胜矣。万历丁丑，零陵虹州陈侯奉命为郡大夫，初至与诸生论学，视其栋宇若将倾焉，未逾月倾三之一。大夫惧，谋诸贰守李君、别驾王君、节推王君，金曰若之何其弗亟图诸，申请两院，各道咸报曰可。乃檄西安县出其原议修学碓课银若干两，择廉能官耆经纪之，庀材鸠工，且督且劳。费不自官，役不及民，以八月既望经始，至九月十二日堂成。凡两庑、四斋暨各祠，以至大门，罔不殖殖吟吟，而堂复称胜矣。教授林士升，训导张承芳、姚泗、萧应麒、匡存毅，以大夫之功不可无纪也，命庠士施幼学、何日章请记于予。予有感而叹曰：“镗自髫年叨游兹堂，今忽忽老矣。自惭白首无闻，以貽兹堂羞，而可复厕以不腆之

词耶？”固辞不敢当。则又思之曰：“兹贤大夫下车作人盛举也，铿虽不文，其敢不阐扬大夫雅意，以谗诸同志哉！”遂为之记，曰：世道纲维在贤才，贤才造就在学校，学校首务在明伦。是伦也其根，心谓之性，其率性谓之道，非由外铄也，而奚待于明空言与多口累之也。盖古之明伦也以行，而今则以言。古人之明伦也以身，而今则以口。夫子大圣也，自言未能子臣弟友之道而以言行相顾者，归之慥慥君子。其答子贡君子之问，又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兹古之所以明伦者然也。今之学者高谈阔论，妄自标榜，曰：“吾能孝能忠能序。”别且信言晒晒可听，而考其身心践履，则有大谬不然者。词华虽工，名位虽显，而事功成就远不逮于古人。其于世道曾有少裨乎？否也。大夫下车之初，他务未遑而首为此举。若曰吾之鼎新兹堂也，欲诸士顾名思义也。诸士继自今之游斯堂也，慎毋空言多口也，有能躬行允蹈，庶几古人之明伦者乎。吾当为之物色曰：“兹衢士才贤之杰然者也。”将见三衢人士亦相率而物色之，曰：“此乡邦才贤之杰，然实兴起于陈大夫者也。”之人也，出则景星庆云，处则潜麟隐凤，其增光兹堂也不既多乎？而他日世道纲维其将有攸赖也夫！余虽老，当与诸同志共勖之。

按：杨《志·府学》：万历五年丁丑，知府陈澗修建明伦堂。赵镗记，即此。观记中追叙李公改向事，无碑可考，大约工未竣而公即解任去也。故金记以为失公之意。查赵《志》，嘉靖辛卯，守李公遂改建丙向。壬辰，推官刘起宗成之。而《府官表》李公任在嘉靖十七年戊戌至十九年庚子，凡三年。十九年，刘推官始任。辛卯十年，壬辰十一年，于时李、刘二公尚未莅衢，必是记载之误。此称癸卯，则在庚子，后三年正与表合，疑系刘推官为之。然云丙向非西向，岂亦刘推官之意耶？

明万历金学曾撰《重建衢州府学碑记》存。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提督湖广学政、武林省吾金学曾撰文。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信安崢阳郑有年书丹。

赐进士第、通奉大夫、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政使、信安泗泉余国宾篆额。

夫学校之设，盖以明人伦、美风化、育贤材，以翼文明之治，匪徒备文具为观美也，然其兴实有数焉。按：衢郡学建自唐高祖原谥宗。武德之四载，学据崢嵘之胜，坐紫薇，对天马，环浮石之印，汇栝苍之流。至文宗开成四年，刺史李公重新之。杰灵响应，彬彬不可尚已。历宋之北而南，其庙貌如昨，取鼎元者三，尤有治心，如阅道矢志，如毛公注、徐公存诸先哲者出乎其间，详太守二峰饶公所为志。夔只伦类芳，誉并戴，履不朽云。迨我国家菁莪朴棫之化远轶唐宋，上溯高皇帝定鼎之岁，及世宗肃皇帝己亥之秋，规制宪章，偕之而一，故文章政事、道德功业，考版籍所载，与父老所传，隆隆然齐前代轨辙而驰已。惟时克斋李公来守是邦，议稍迤而右，以迎江、常二水之合，意甚美也。寻以迁擢行，嗣公者失公之意，改西向，迄今近七十年。夫庚为鬼方，作夕室于齐，抚商声者忧之，乃使吾夫子背晨向夕，蛰伏在前，光景不耀哉！醇懿伦物之训淳如，而科第若晨星不数见，所繇来矣。右文兴学，间不乏人，繫格于土木之烦剧，议更辄不果。万历甲辰，武昌朱公震区杨《志》作朝望。奉简命端丞于衢，谒庙，洞先圣隅处于东俯俛于下，憬然曰：“向阳明背幽暗制尔，乃易南而西，堂高而庙下，是岂威仪之卫、宪章之所录者？”时典郡者阙，公馆二千石之符主郡事，遂力裁冗费，检禄稍阅载废兴坠举，岁稔年丰时可举赢也。具请于金紫大夫饶公，大夫

曰：“俞！予督学来衢，即欲辨方位南面宫墙矣。”会巖直指温公按部，公亦白其事，温公唯唯。遂俱以常俸为士大夫倡。公于是志益决，集乡大夫士庶耆老告曰：“妥先圣之灵，必南面然后可，况象璜伦教之地，风化之区，贤士之关也。昔陶朱之蓄鱼，尚广为之池，池中为九州，同洲。引其水自亢而入，度娄而出，然后鳞族之物日以蕃。白居易之养竹必认南而展枝，芟其荆，薙其草，疏其本根，则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欣欣然向于荣也。矧蓄士育材，而不端孔孟门墙，辨先师正位耶？”士大夫耆老曰：“敬受命。”公乃捐捧若干，鸠工集材，量度经始。不逾时获贞珉二焉，一即唐李公《重新郡学碑记》，一即弘治乙卯太守饶公所撰《诸乡贤行略》，士民传播于道，称为贤孝所感。旧学址左右与直当孔道之前，悉为民居所壅阂，甫议举则火辟易去之，公益谕以天时人事之凑，泊令环辟还属于学，复核西向羨地，度盈缩偿之，大都浮其直，俾有宁宇。越旬，庙貌崇矗，丹碧黝垩，焕然一新。再越旬，两庀就，堂斋飭，规凿颊池，涟漪如半璧。列构重门，砥平弦直。登高眺远，溪流襟带，可俯而挹也。南山郁葱，回环献秀，含和孕瑞，吞吐云霞，景物视昔若增而丽焉。创始于万历乙巳冬十二月，落成于丙午秋九月。事竣，衢博士暨弟子员属记于古杭金子学曾，以震区公为金子督学三楚时所首拔士也。金子曰：孝哉，饶大夫不可及已。震区朱公，盖踵李贤侯而起者耶？衢郡学西向有年矣，守衢者诎不欲北面事先圣，然事缘费寝，岂其心哉。而震区以署守之时，挥霍举之弗让焉。举之日，虑始之难，逡巡议者尤什九。未几而古碣见，岂以非李侯莫开之先，非震区莫为之后，乃千载契合之神若此。且饶大夫孙绳祖武杰制之出，若以慈而应夫孝，学校之兴信有数哉！先是多士亟请，更苦比科入彀虚无人尔。圣灵甫妥，是秋捷棘闹者，遂得两人，望气家固多奇验，然报公抑何神且速，惟有开必先禘祉未艾，人以此多两

侯之再造。若夫浴浓郁之化，处为硕□，出为名佐，媲美前哲，以翼我文明之治，副两侯作人之心者，岂异人任焉？是又在多士矣。斯役也，分任则别驾江侯之龙、司理汤侯大濩；襄事则五邑令杨公世勋、吴公应试、万公民清、夏公其先、苏公理，若教授金君洪相，训导马君良载、项君一鹏、王君德乾、郑君成章，则条陈梗概，区画机宜，而报成之速，栋梁柱础之具美，则由委任之得人，照磨徐君承德夙夜综理之力也，例得并书。饶大夫讳景曜，字二字原阙。号崑圃，登万历壬辰进士，江西进贤人。朱公讳朝望，字俨之，震区其号，举湖广进士，武昌其世贯云。

万历丙午秋九月吉旦。

未列立石生员姓名，细书，五行，二十七排，共百三十五人，督工冠带义者十三人，催工四人。

按：此碑《通志》及府县志所载均有删节，今幸原碑尚存，因全录之。记称郡学建自唐武德四载，陈《志》驳之，以为宋景祐始。考秦汉以上，时未有郡县，天下即有党庠、遂序、国学之设。及唐武德间，命国子监立庙祀周公、孔子，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先师之称自此始。宋庆历四年，始诏天下立学。《明统志》亦以衢州府学为宋庆历中建，则不始于景祐矣。金云建自唐，盖言庙非言学也。观宋人诸学记，可知是不以唐建为然矣。然据所获二贞珉，一即唐李公《重新郡学碑记》。李名钦彝，见杨《志》表。既云重新，非创始矣。明明郡学，何谓庙也？今李记虽原文不传，而学始于唐，当时非漫无根据，其说宜可信。二峰饶公名泗，即修弘治《府志》者景曜之祖，故追叙及之。

明万历丙辰《重修府学记》

康熙《府志》：万历四十四年丙辰，推官荆茂实修，徐可求有记。

按：此碑、文俱佚，原委不详。查府官表，推官只有荆懋贤，亦无荆茂实，不知孰误。

明崇祯《重修衢州府儒学碑记》存。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右给事中、治生汪庆百撰文。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分巡口北道、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巡视海道兼理边储、福建按察司副使、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治生徐日久书丹。

赐进士第、承德郎、礼部仪注、清吏司主事、治生徐应秋篆额。

今皇帝御极改元，覃思三五之理，旁求仁贤，课责儒效，于是汉阳梓林蔡公由度支尚书郎擢守三衢，治先风教，要束宽简，民吏意得，罔郡晏然。凡患除利兴各以序，乃率诸生谒奠先师，闾殿庠斋舍，圯者未葺，废者未振，慨然曰：“夫孰为政而使至此！夫政孰亟于此也，是余之责也。”其议新之，鸠工庀材，不逾时而规增敞，貌增焕，凡工若干，糜金钱若干，悉捐自俸薪而民不知。役既竣，学博士徐君希穀等洎诸弟子相与谋丽牲之石，属不佞为记。因窃叹公之造士勤而风士远也。自科举之法兴，士溺于声利，说者至疑庠序不足以得士。夫国家建学育才，固赖其用，胡不取巢由随光而尸祝之，而吾夫子是宗，抑夫子在今，其求志达道不缙于科举无疑也。善学夫子者，莫若孟子。当时仁义尧舜之学亟亟实见之行，然而恶不由其道者，至比于钻穴贱行，若是其严也；处士横议，辞而辟之，至比于夷狄猛兽，若是其甚也，是则圣贤之家法可知已。士处庠序犹女处室，然心任天下而口不关州郡，志包宇宙而身不厌环堵，植行有坛宇，洁志有堊涂，至道有奥窔，苟有用我者以此为质耳。夫考室者峻其垣墉，厚其基础。其材大者梁栋，小者窳椽，最后乃施

刻镂藻饰焉。科举之文直刻镂藻饰等耳。非其质能无倾圯而弗废乎哉！公将士习是兴，而从事于先圣人之宫，使夫游焉息焉，睹庙廷之尊，堂庑之壮，庶惕而为反躬饰行之思乎？或曰衢自宋南渡，孔氏之嫡迁焉，而信安为阙里。明兴，进三先生俎豆仞廡，而姚江之学合于其节义事功，翕然论定，浙水东犹之邹鲁也。主上圣神天纵，梦寐真儒，以兴道致治。公孝友廉洁，不言而信为师，帅以地以时，真衢士兴起之会，可不力诸。且夫宫室之有新也，犹有故也，若公之大造我庠序则常新于人心者也。诸士其无漫然而颂公之功。公讳三复，字内斯。别驾平乐吴公讳翰，号念劬。司李临江黄公讳荃卿，号希白。皆乐观厥成者。督工任劳，则照磨胡顺臣，法得备书。

皇明崇祯贰年岁在己巳仲夏月吉旦。

衢州府儒学教授徐希穀、梁藻，训导严毅、计遵训、邹邦荣、胡维新、王汝通。

碑末列立石生员姓名，细书九行，三十四排，增二人，共三百零八人。

清顺治庚寅《重修府学记》依康熙《府志》录。

国家所恃，以敷教作人为万世开太平者，学宫之制尚已。今上冲龄御极，首谒先师孔子，而课职六事，尤以学校居一，盖诚识所重尔。然盛衰有时，振举废坠，必须其人。若我衢，庙学建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踞峥嵘，注牛、女，卜基雄丽，人文彬蔚，较他郡为最胜。历宋及明，始改其旧。惟时郡守克斋李公议稍迤而右，以迎江、常二水之合，嗣公者失其意，遂改向而西，背晨面夕，光景不耀。万历甲辰，武昌朱公震区来丞于衢，然后复易而南。迄今几五十年，风檐雨障，日就倾欹，庙貌仅存，堂斋夷旷，以致释奠具文，讲肄靡托。

岁戊子，郡守韩公养醇下车，慨然兴怀，适兵宪庚生李公际期莅止，亟以修建请，督台陈公锦欣焉许可，即发俸镪若干，庀材经始。会嵯直指裴公按郡，亦慨助为兴学倡。未几而殿堂门庑悉伟其观，丹碧黝垩，焕然一新。北流印浮，南山笏卓，视昔若增胜焉。于以宣明教化，培育人材，不优优乎。是役也，创始于顺治庚寅秋七月，落成于辛卯春三月。分任则清军李公葆真、别驾张公弘典、司李李公爝，协赞则西安令成君晋徵，佐理则本学训导陈光前，暨贡生余兆斗、生员徐应晋等。至区画之宜，董率之勤，则照磨柳应时实躬其职。工既竣，诸生程宗统、郑贻孙等以斯举之善不可没，征记于予。予惟三衢凋敝之后，沐督台陈公德政，民俗裕，士风振，兼以嵯台裴公加惠是邦，兵宪李公深仁翔播右文起坠攸赖，主持郡守韩公更相黽勉，共成厥美，振举之任信须其人哉。西安徐应秋记。

按：庚寅为顺治七年，时当鼎革之后，诸事草创，此次修学或尚未竟全功，由庚寅迄庚子不过十年，又有重修之举。

清顺治庚子《重修府学记》

康熙《府志》：顺治十七年庚子，知府袁国梓重修。龙游余恂有记。碑、文无考。

清康熙《重建衢州府学记》依康熙《府志》录。

我国家兴贤造士，文运熙隆，其道德经术瑰玮卓犖之才，贡相望于宇内，煌煌然盛矣。乃疏迤岩城士心待奋所以嘉惠来学，吞吐英华，而补助其风气之所不逮，曷尝不赖人为之力乎？按：三衢，女、牛分野，山环水绕，百粤之冲，亦大都会也。吾夫子宫墙崱嵴，当城之中，且家庙式凭，自阙里而外，远接洙泗之泽，以辉映于邻封者，惟衢为最。以故川岳效灵，神光炳朗，溯稽往哲，以科名显者，

若赵清猷、余端礼诸公，气节勋名，流垂史册，由来远矣。乃百余年来，精英销竭，科第寥寥，即十五国采风之使登铅黄者亦不多覩，质之堪舆家，金谓梁木倾摧，泮宫茂草，教化之地不尊、夕秀之发未易言也。岁丙戌，郡侯杨公来守是邦，政通人和，百废具举。下车之始，目击栋榱朽蠹，风雨飘摇，惻然慨曰：“新庙貌以启斯文，有司事也。速鳩我工，我将告厥成功焉。”爰出俸金若干，栝风沐雨，朝夕经营，虽盛暑严寒亦必躬亲庀飭，不逾年而落成之。由是师儒相与庆于庠，官民相与庆于邑，猗欤盛哉！自大成殿、启圣祠以及仪门、棂星门之属，昔之瓦砾荒芜者，今则画栋嵯峨，翬飞轮奂矣。昭穆两庑，从祀诸贤，昔之木主靡遗莫考者，今则里居、姓氏、爵秩昭然，妥而奠位矣。两序先贤、名宦之祠，昔之败址荆榛、狐藏兔走者，今则朱楹碧槛，余芳未泯矣。第见为堂五楹于中者，所以明伦。为斋五楹于左右者，所以肄士。为飞阁穹然于巽之隅者，所以祀文昌而列魁星。前所未有则创之，前所本有则复之。其间宫室共若干所，四方墙宇共若干丈，基址广远共若干亩，宁增毋减，宁华毋俭，崇闳坚丽，可垂千百年而不拔者，此建学之形胜也。整肃衣冠，拜颺稽顙羹墙，若见洋洋如在者，此建学之观瞻也。蛟腾凤起，诗书弦诵，莫不风行雷动，鼓舞好学者，此建学之文明也。且复为之置乐器，自金石以至革木，靡不工而古焉。复为之办祭皿，自几筵以至豆觴，靡不华而美焉。复为之定品物，目牺牲，以至蔬果，靡不洁而备焉。又立乐舞生百余人，给以衣冠，延师教之，务使熟仪文，通音律，演习凡数月。丁祭之日，士大夫莫不啧啧称道，以为对越虔恪，礼数详明，得见所未见，诚千百世难遇之秋云。每朔望谒圣外，即躬集士民，敬宣上谕，淳淳乐育，绝非世俗虚循故事者比！行见学校日兴，文运日盛，为圣天子佑启贤才子助，是又建学之功与效也。所称以道德而旋转乾坤之气运者，非公其谁与归。若夫以实心行

实政，自学校而外，他如通水利、筑城隍、严守御、屏苞苴，更难枚举，诸不具论。论其最者，公用法最平，讼牒填委，而烛照数计，片言可折，四境感服归仁，其果艺明敏有如此者。比年以来，民间荒歉，富商巨贾乘时射利，谷价倍增。公出谕禁止，一时价平，民赖全活，其爱养苍生有如此者。若诸上宪委重吴山、钱塘之间，时勤舟楫，非故劳公也，知非公之材不胜任也，其获上有如此者。由今日之良二千石，而知昔日之治平第一。其所以令上蔡，丞登州，加意士民，甘棠留咏，迄今父老子弟犹颂戴之不衰者，良有以也。辅何人斯，敢以序公之绩，然备员末属，其得以覩公之政事者繁，沐公之德教者亲，悉公之生平者至详且切，又乌能已于言乎？矧是举也，捐费于俸，勿取公帑，何其廉也。用民之力，不违其时，何其惠也。图功攸终，成功不伐，何其智与让也。一举而数善备焉，虽欲不言亦不可得也。间尝过都历国，见夫所为敬圣尊师者，或修其墙垣，或整其梁栋，或增其瓦屋，或洁粢盛，或重生儒，小功小补，犹且当时，传之后世，述之甚者，发为诗歌，形为咏叹，以志景仰爱慕之弗喧。况遗基仅存，宫殿半圯，欲从黄茅、白苇、颓垣、败井之间而创其规模，新其瞻仰，其用心之劳，用力之艰，以视小功小补者，其相去天壤为何如也。非所以称不朽之人，成不朽之业，垂不朽之名，而大有造于此邦者哉！继自今，诚念三衢人士德日崇、业日广，以伦理为根基，以廉节为砥柱，以诗书为户牖，以政教礼乐为丹髓，穷则追箴瓢沂浴之风，达则树伊周吕召之业，庶几菁莪棫朴于今复见，尚无负贤太守隆圣崇儒之至意。辅不文，不敢以谀词多赘，谨拜手而为之书。

清雍正《重修衢州府儒学碑记》存。

皇上御极以来，凡为吏治民生计者，利无不兴，弊无不剔，固已

巛巛乎德盛而化神矣。而于先师之庙貌，士子之训饬，责其成于长吏，虽遐陬下邑四达无所不被圣天子右文之意，作人之典如此，其周且渥焉，则学宫之关系于治理，不綦重欤？稽衢之有郡学，自宋景祐始，据峥嵘之胜，汇浮石之流。明郡守李公遂、郡丞朱公朝望改作南向，诸山益环拱葱郁。迄今日而文庙明伦堂、祠斋、门庑、庖湢之所，规模崇奩，视旧有加。第阅岁久，倾圯漫漶已多。我侯郭公甫下车，辄锐然有意于作新，自修文书院、魁星阁、烈妇祠，有关名教者，厘然具举，而尤重于学宫。盖以先王建学，设五品之教，振民于饱暖之余，而免于禽兽之患，为之董其师儒，敕其条法，昭明详备。子與氏故曰：“所以明人伦也。”侯之为政，能以德教抚循其黎庶，而爱育其子弟，惓惓于化民成俗，以为是有司之事也。夫以二千石荷承流宣化之任，导扬圣德，弘奖士类，尚有惕焉不自己之衷，则侯之设施正未有艾矣。侯壹志悉力捐俸庀材，措无穷之硕画，以成不朽之丰功，仆者起之，缺者完之，剥蚀者饰治之。五王祠之褊迫者，拓三为五而修广之。将兴起夫弦歌讲诵之声，而潜移其子衿佻鬻之习者，非侯而谁能若是哉！侯在郡三年，廉洁宽仁，信之于士也久，是以其教不肃而成。经始于辛亥春三月，讫役于壬子夏五月。趋事赴工，则掌教卓君元基、司训楼君昇有以相之也。卓君又欲记侯之贤绩，俾永勿泯，请为文以镌石。余素闻侯之治行啧啧在人，扬休颂美谊何敢辞？侯讳朝端，号稜庵，镶红旗人。监生，为大中丞公讳世隆嗣，由处之丽水令擢守吾杭，迁转至衢云。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邻治年家弟沈树本顿首拜撰文。

赐进士出身、鸿胪寺卿、前翰林院编修、邻治年家弟邵基顿首拜篆额。

赐进士出身、江南宁国府同知、前内阁中书舍人、治年家晚生徐敦蕃顿首拜书丹。

常山县知县朱辉璘、府学训导楼昇、龙游典史翁遵让、龙游县知县闫沛年、龙游教谕沈圻、司狱罗正辅

同捐修官西县知县任之俊、府学教授卓元基、照磨刘泽普、江山县知县魏浦、开化教谕曹仔任、上航驿丞沈钦夏、开化县知县安佑、龙游训导郑之桓。

未后列捐贖绅士姓名，细书十行，凡二百二十三人。

大清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夏五月吉旦立石。

按：此记称李公遂、朱公朝望改作南向，不云改西向，岂亦所闻有异辞耶？然与赵《志》丙向之说合，亦不能谓为无据也。世隆，康熙《县志》有序，自称古晋人，有学士中丞章。

清乾隆《重修衢州府儒学碑记》存。

人材必由学校。三代盛时，治教合一，法制之精且详尚矣。后世礼乐既为虚名，取士又先文艺，仅存春秋释奠仪式于宫墙，犹足使学者立志通经，得有所观感兴起，则蜀守文翁之始为石室礼殿，其功直永垂乎千百世也。我朝稽古致治，累洽重熙，尊师训士，远迈汉唐。宋明奕奕天章，炳悬日月，折中汇说，及注疏史鉴，颁行天下府州县学，八埏同风，型仁讲让，家诗书而户弦诵，盛矣哉！衢居浙水上游，山川雄秀，为东南数省辘。脉自岷山之阳，包绳若络，滇、黔自西而东，起伏蜿蜒，层峦复嶂，分限荆、粤数千里。厥岭有五至粤，与闽、瓯连接，饶、信、歙、睦、括苍之交，复挺峻岭曰仙霞，濂水所出，势若建筑，东北会西来常山马金水，东为信安江，郡城滨江南岸，实钟奇秀。而府学峙龟峰右趺，秀又萃焉。今所记者，郡守甘公修学，深有合于古循吏以道化民，为能振兴文教也。乾隆丙子冬，始下车，率校官谒至圣，见庙宇将倾，两庑、仪门、棂星、堂、阁、诸祠坊表并圯，询知经数十年，以工费浩繁，议修屡辍，喟然叹

曰：“衢本名郡，历朝贤达，志乘具在。今仕列内外及举于乡成名春榜者可数，岂古今人果不相及耶？士气不扬亦司牧未加鼓舞耳！”治数月，政简刑清，即就书院亲考课，多所奖拔，士知向方。爰嘱教授仁和翟君灏议修，公先捐俸以倡，绅衿王荣统等五十五人踊跃相劝，五邑士子乐从，鸠工庀材，不烦官吏。经始于今年五月，告成于十一月。自大成殿前后左右，焕然一新。公于是诣明伦堂，开尊经阁，进诸生勉以立品读书，志在希贤，为国家用。士论谓公至诚感人，争思濯磨自奋。有来杭者，述事始末，请余记诸石。余谓人杰然后地灵，上有学道爱人之君子，留心劝学，虽僻陋如蜀，文翁化之，况衢人材辈出，宋代更多德业，若赵清献、刘文靖、清惠公实、徐景说，儒术若刘质夫、周正介、刘谦靖，忠烈若徐彦猷、巨翁，詎非稟扶舆清淑之气，俱由学校发闻，可为高山景行者欤？士能知自奋，立德、立功、立言以垂不朽，前哲皆可企及，至转移气运科名复盛，尤易易耳！是役也，勤董事有叶斌、吴士本、叶琦、吴世宸、周廷选、叶应科、王荣统、徐永、江枢、王荣绶十人，殚心力经营。名为重修，工巨费多，实同创造。于残垣茂草中辟礼门，开义路，文昌光耀，上烛斗、牛，不亦见士气之足以有为乎？余虽病不能文，嘉贤守崇德化、育人材，宜书示来者。甘公讳士瑞，号信阕。辽阳人。时乾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也。

召试博学鸿词、资政大夫、礼部右侍郎，予告在籍、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直武英殿校勘经史官、天台齐召南撰文。

赐进士出身、知广西太平府左州事、西安郑万年篆额。

教授修职郎、西安县县丞、前充《续文献通考》馆膳录、吴县周起华书丹。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立石

按：正谊书院碑称襄平甘士瑞。襄平，即古之辽东城。今以为县。

清光绪《重修衢州府学碑记》存。

学校者，人才之所出也。制科之法敝，学者靡靡习浮华，昧实践，徒以文章为沽名之具，岂不与先王学校造士之初期，大相刺谬哉！虽然世道视乎人心，窃闻故志流传，三衢人士力学崇儒恂恂自守，多以朴茂渊雅称。盖礼教所渐，蒸为风俗，有由然也。溯自宋景祐间，始建学宫。嗣后，紫阳来衢，发明伊洛之理，徐、柴、江、邹接踵而起。洎乎有明，丰城李公遂来守是邦，相土于龟峰之右，改向而西，又折而南，而郡学之基础乃定。李公盖讲姚江之学者也，抱知行合一之旨，为多士式维。时乡先达王在庵提唱于前，叶敬君、方孟旋相应于后，由是士风一变，翕然崇实而黜浮，号称邹鲁，迄今三百年于兹矣。昭代龙兴，尊儒重道，于春秋释奠外，每届岁科试，学使案临，进诸生而于是乎习礼，洵盛典也。乃者朝廷变法维新，罢科举而开学校，亦光复三代庠序党塾之遗制焉耳。事若两歧，义仍一致。要之，大圣人之道炳炳如日星，河岳千古，莫能变也。昧者不察，反以文庙之祀，等之告朔饩羊，可胜叹哉！衢虽僻处山陬，风气较厚，比以郡学岁久失修。今四月之二十有四日，暴风为炎，东庑之石柱尽折，栋宇颓然。西庑亦有倾覆之患。而大成殿廷独立无辅，岌岌可危。适善化萧公文昭奉檄摄守，行香谒圣，恻然矜之，谓斯文尚在，何遽草莽委之也。因倡议修葺，先筹百金，再分饬各县，集资二千一百余金，畀之南宗孔氏之嫡支翰博名庆仪者，与禧共治斯役。不意鸠工伊始，公遽解任去，未竟厥绪。幸继任者巨野姚公舒密，公之甲午同年友也，踵成美举，竭力经营，百工子来，踊跃从事。自殿庑以迄堂户阶阼，内而崇圣祠，外而名宦、乡

贤两祠，旁及儒学明伦堂、尊经阁等，巨功巍巍然翼翼然，舍旧更新，顿然改观。计自五月七月，阅六十日而告葺矣。虽曰二公之德之泽足以致之，抑吾夫子在天之灵有以速二公之莅斯任而玉成之也。禧适当馆课余暇，偕学中二三君子，朝夕亲督斯役，亦乐观厥成焉。昔司马迁适鲁，观庙堂、车服、礼器而低回留之。衢自南渡楷像遥来，亦圣人幽灵之所宅也。今者宫墙在望，轮奂重新，二公顾之当亦色喜乎？又安知非吾衢之前途圣教昌明之一大转机哉！愿后之诸生勿以科名之途塞，进身之阶在彼不在此，而淡若忘之也。必将敦气节、惜名器，相与勉勉焉。讲求有用之实学，蕲至于成德达材，以备当世之用，庶于朝廷作育人才之意，与古圣贤留遗教泽之思，良有合也。事既竣，爰述大略，质之姚公。公命勒诸贞珉，以见萧公经始之志，并以劝来者。

同捐修官西安县尹克正、龙游县唐植仁、江山县李钟嶽、常山县荣春晖、开化县魏象书。

督修官衢州府经历刘景焯、教授魏熙元、训导吴逢庆。

监工廩生吴友兰、生员汪镜清、周受康、毛庆鹏。

内阁中书衔、光绪丁酉科解元、癸巳恩科副贡、西安郑永禧撰文。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西安孔庆仪篆额。

衢州府学生员、西安刘仁裕书丹。

大清光绪三十有二年岁次丙午孟秋之月上浣穀旦。

明成化知府李汝嘉《衢庠科甲题名碑记》依嘉靖《府志》录。

科甲题名，立石庠序，此通典也。衢之郡庠，宋时旧有进士题名石刻，毁于兵燹。我朝有列进士乡贡之名于壁者，岁久堙颓，名随漫灭。予承乏来衢，月朔望谒文庙，升讲堂课诸生之余，顾瞻题

名，甚为阙典，惜意欲为之未暇也。一日，教授三山陈君烜进而请曰：“科甲之有题名，所以隆先达，劝后学，固司教者责也。烜于暇日尝探讨故实，得宋进士四十有四人，而状元及第者五人。元进士二人。国朝登进士暨领乡荐者五十有八人。将勒其名氏于贞珉，真诸讲堂之东，仍虚左方以俟续镌，愿一言记之以为诸生勉。”予喜陈君能同吾志，不容辞。夫人之名所以能垂永久者，固不假于石，姑举宋之进士一二言之。如徐公士廉之豪杰，汪公随之雅度，赵清献之爱直，冯文节之持正，郡乘史册既皆备载其行实，其垂名宇宙间，虽无石不朽也。而陈君锐意斯举，立石学宫者，盖将俾后之人游于斯，一览其氏与名，必指而言曰：某也独破天荒，某也桥梓联辉，某也棣萼联芳，某也奕世克绍书香。某其吾祖，某其吾父，某其吾兄若弟，外此亦皆吾宗与吾乡先达也，莫不有所感发而兴其济美仰高之心，蚤夜思勉，于学以底于成，则其接武而起，登名兹石者，彬彬济济，益隆而弗替矣。至于景行先哲，树德建功，光昭简册，以垂名于无穷，此又惓惓期望之意有出于立石之外者，诸士子其尚懋之哉！

按：《浙江通志·碑碣》引弘治《府志》有此记。汝嘉，晋江人。明成化间知府，见章懋《修府学记》。此碑当亦在成化十九年立，今原刻无存，仅存此记，而所题科甲之名亦无从考。如称徐士廉之豪杰，《选举表》中未见其名。状元，除程宿、毛自知、留梦炎外，合刘章，亦仅四人，其一或指江山柴成务，然考之《宋史》，作曹州济阴人。

明成化教授陈烜《衢庠岁贡题碑记》依嘉靖《府志》录。

国朝取士，惟科贡两途。科以拔学问之颖脱者，科之所遗而贡以尽之。贡以摘学问之老成者，贡之未及而科以掇之。此祖宗立

法之精密，初非重彼而轻此。予见庠序间多建科甲题名，于贡者则遗之，盖未免有轩轾于其间。是惑也，乃考郡志所载，衢庠贡中人物，其立勋于内者，如陆悦、程文英之肃清台宪，汪进、裴智之尽职郎署；宣力于外者，如班平之克佐名藩，傅祥、方玮之宰制大郡，功业峥嵘，其与登名科甲者媲美并称，曷可以科贡歧而二之耶？世态妄自低昂，予素不愜于怀，遂搜群书得国朝贡士氏名，爰为立石，以垂不朽。其应、例恩生皆为贡，类亦并录入。前此贡士多无所稽，独宋卢襄贡入辟雍，历官卿相，学行表里，载诸典籍，第无类编，故特著之于兹云。

按：《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亦载此记，作陈恒撰，与赵《志》异。考赵《志·官守纪》，景泰间有教授陈烜，福建闽县人，而无陈恒。惟成化癸卯，李汝嘉修府学，章懋记有教授陈君恒名。恒、烜，形似易讹，或即一人，亦未可知。但查《官守纪》，烜后，天顺、成化间尚有教授陈元纲、陈讷，皆出恒前，如云一人，岂复任耶？疑莫能明。嘉靖距成化不远，且如此歧出，宜杨《志》以两人并列矣。

明嘉靖程秀民撰《迁西安县学碑记》依嘉靖《府志》录。

我国家崇儒重道，凡郡邑咸立学，擢士之俊秀而陶镕作成之，以备朝廷登用。故学之立，必相度地形，得山川之秀气，毓之人文。西安旧学，在县治之东。正德己卯，改建于旧贡院废址。先是，兹土高亢辟隅，时建置者弗之详，卜居三十年，科目视前益鲜，识者病焉。越西二百步许，有祥符寺。岁久，梵宇毁灭，其基弘敞，奇峰前峙，双流后环，较旧学为胜。嘉靖癸卯，教谕谭君敷自东广来司教铎，毅然以成就人才为己任，暇日率诸生躬历前后，周回顾视，询谋金同。曰：“辟邪崇正，吾儒事也。以此易彼，有利于士，顾何病于

劳费也。”乃具呈于督学宪副孔公天胤、守巡大参江公汇、宪副欧阳公清，咸相之达于代巡舒公汀，报可。维时僧徒繁桀，仍抗疏沮挠弗行，卒成其议。得府帑银九百两，委县丞刘君翔，自甲辰仲冬廿五日始，贸材鳩工，建明伦堂、先师庙暨斋舍、门庑，又疏原沼以为泮池。丁未夏，始讫工。規制森备，气象焕新。是岁，秀民以覲过故里，乐观厥成。诸生以秀民昔游是学，属以记。窃以古先圣王建学立师，惟在于明伦尽性而已，瞽宗、虞庠、辟雍、泮序之名异也，其所以明伦尽性，则同一本原也。是故有诗书六艺、百家诸子之籍，以广其见闻。有弦歌俯仰、乡饮祭射之仪，以习其恭让。有廩饩、升降、课试、劝惩，疑脱二字。以鼓其怠息其成也。登而进之于天子之庭，以达其用。今之学夫何异于古人哉！自科举之制立而士之业于此者，惟以为进取之阶，师之所以教与士之所以学者，不过记诵词章而已。彼工而丽者，则因之取青紫，以为学之功也。其明伦尽性之学，夫孰从而庸心乎？是故以科第之多寡为人才之有无，一或不偶，则曰学之未善也，此岂建学之意哉！昔朱子曰：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者必求所以为人之理。人有是性也，率之而伦理存焉。孝于亲也，忠于君也，信于友也，序别于长幼夫妇也。五者，有一未尽焉，不可以为人矣。不可以为人而可以为学乎？是故相讲而明，相群而劝，相规而正，要之以自立其志，自密其功，以成其身，若科第者特所遇焉而已。豪杰之士会所遇以行其学，仁以广爱，介以立节，忠以谋国，垂功名于竹帛，而因以取重于乡邦，斯学之光也。或未遇也，而学之所以尽性，以求为一乡之善士，曰孝焉，曰悌焉，曰序别，信焉。维风正俗，亦何异于得位行道，以声称于一时也耶？故学校之设重于人，不专在于科第，而士之所以自待，有出于科第之外者。稽之乡哲，如赵清献公之介毅，为宋一代伟人。而夷考其孝悌之行，慎独之功，盖不待于乘骢携鹤之日而后然也。若徒

欣慕于一第之荣，而弗敦其本原，性以势移，情以欲肆，至败名丧节而甘心于胡虏之富贵，如昔之所谓状元宰相者，只为乡邦之辱，至其子孙羞以为祖，是可以为人才乎？知此则今改学之举，求人才于科第，固群贤为国之忠，而士之为学以求尽其性，使不愧于学校，而无负于作养之心，则不必较量科第之才与非才也。维时郡守周公臣直谅端悫，下车而加意造士；县令潘侯浒蚤夜慎修，恪于祇承；司训黄君彦、程君恭各能与谭君克相教事，则又诸生维新之会也，庸可不自奋于兴起哉！秀民迂鄙，获遇一出而逐逐者十余年矣。兹归而反求，思与诸同志者共勉焉。故于记之末而致忠告，不自以为僭也。

按：明代，西安迁学凡三次，至是始确定。前未有碑，记中所叙颇详足，资地方掌故。陈《志》、姚《志》皆缺载，仅存其名。兹得原文，甚可宝贵，愿后人勿以事之已往而忽视之也。

明万历郑有年撰《西安县重修儒学记》碑存县学，字多剥蚀。陈、姚不载，无从校正。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奉次行缺上半。邑人郑有年撰书丹。

地灵人杰，自古称之。而地由灵人由杰，则必有所以宰其枢者，是兴灵启杰之功不可诬也。衢西庠，自国初至嘉靖，藉贤师帅力，凡三迁。今迁者，南溶双璧，北砥浮金，西控鹿鸣，东□□□，地不可谓非灵矣。夙号绣窠，迹多魁选。金龕玉错，愈出愈奇。人诂可谓不杰哉！第礼让升朝，晋斯尚礼，儒林奖俗，蜀始多儒。此辟地开天、培行植德□□□尝□□□□□□省，是乃为地灵之□□人杰□□□□□□□□□□十有余载，栋宇□□□浸多敝坏。诸凡殿庑、堂廊、尊经、阁敬一亭、□□□□□□□□□□□□□□公

缺多字，未得其详。

明崇祯知县贺康载《重建西安县学记》依康熙《县志》录。

邑学凡三徙。洪武三年，自礼贤门外制锦坊徙入郡治北，即今孔氏家庙。正德十四年，再徙宋贡院旧址。至嘉靖二十三年，始得今祥符禅寺徙焉。南面诸峰耸秀，东西双流环抱，鸡鸣山峙其下，盖形胜之区也，而人文于斯为盛。当时作者率因旧殿稍增置堂庑。岁久隆者欲挠，翼者欲折，门内为洼，门外成阜。天启乙丑，康载受事西安，于时赋敛繁急，县官日不给，周视殿庑，忧然有更新之意，而绌于时。乃诸士相率而请也，曰：“学且坏，令君有意新之乎？”康载逊谢弗遑也。斥肺石之羨，率诸士开浚前池，环池为垣，一水澄泓，余无所问。丁卯春仲，入庙雨集，褰裳而升堂。诸士复相率而申请也，曰：“学坏且甚，令君有意新之。此其时矣。”康载犹逊谢不遑也，惟戒县尉葺其敝，植其颠，然属补苴无益也。戊辰，天子龙飞，治象休明，诸士欣欣有腾跃之想，以操场逼近学宫。己巳春，谋于康载，移复七里街故处，乐助者云集。工方竣，诸士奋袂而起，遂以余勇施于学宫，复相率而三请也，曰：“学坏极矣，令君岂终无意乎？”会徐大参自闽海、徐司理自云间、徐仪部周海丰各书来，谓操场既移，学宫宜新。康载应之曰：“将为公等图之。”第往令西邑非一人，曾不惮征缮以葺学，顾受事者偷，受直者怠，程功不能以什三，而邑里骚然，吾不难经费而难督视之人。”于是，遴得监生徐日微董其役，耆民王自秀、叶兆亨、徐良资佐之。首建文庙，次门，次庑，次启圣祠，次魁星阁，明伦堂仍其旧而加葺焉。良材良石，周垣缭绕，坚完而壮丽，诸士望宫墙，历阶序，登殿升堂，巍然大观也哉。肇工于五月十二日，建竖于八月初一日，落成于十二月初四日。甫肇工，巨木从西河岸底涌出，乡人神之。建竖之辰，五色云见，邑士

举酒相贺，谓必有伟人杰士应运起者。稽唐开元郡邑始得庙祀孔子，唐之伟杰孰如陆宣公？宋庆历朝学制始备，宋之伟杰孰如赵清献？此二公者皆崇祀于乡，乡之人指某山某水为陆所低徊愿留，而赵之毓祥钟秀在焉。至今谈者齿牙有余馥。明兴，重学明伦，西安科甲蝉联，名臣硕辅辈出，文明之象卓冠东南。乃自洪武百八十年而近，为嘉靖甲辰，邑学始得据山川之胜。又八十年而远，为今上己巳，庙貌聿新，规制宏备，灵秀之气，凝合而一，大振之云见木涌，夫岂无意是役也。诸士中率先倡义者若而人，合力协助者若而人，皆彬彬乎一时之盛也。而程材课实，历寒暑，废寝食，使民不知役，工不知劳，则董役者之力为多，备书于石。

按：陈《志·学校》下，贺令康载自记外，林钐别有记，今未见。钐，字实甫，同安人。万历四十四年，探花及第。天启时，以不附魏忠贤挂冠。崇祯改元，起少詹事。见《明史·徐光启附传》。

清康熙戊申《重建西安县学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学校之关系人才綦重也，天地能生才不能育才，君相能取士不能训士。其间广厉之权全赖之贤司牧，是司牧之关系学校又綦重已。今圣天子右文兴化，一代之治，将炳焉与三代同风。况我衢山川钟异，石室苍以秀，激澜弘以深，应期而兴者，代多俊伟。特是邑庠之建，岁久浸颓，在供亿馈挽之余，欲其葺治而未遑也。岁辛丑，恂九李公奉简莅邑。甫下轼，谒宣圣，登堂升坐，口授经义。既而周旋黉舍垣宇，喟然曰：“学校者，教化之本原，而英贤之渊藪也。奈何渐即于圯，是余之过也夫。”于是，捐禄饩力主其事，相轻重之宜，审缓急之序，均劳逸之期，飭惰勤之约。乃命工师选度名材，持引执杖，挥之左右，动中绳墨。乃命陶人填土成器，毋薄而窳，必积以固。乃命球筑丹漆之工疇缩版，疇操馒，疇涂臑，勿隐汝能，罔嬉

而逸。乃命胥徒台隶之役，奔走趋事，朝夕匪懈。乃进僚佐而属之曰：“君等同事兹土，当董率工役以时，稽其举废，而行其赏罚。”乃揖广文先生暨弟子员而告之曰：“二三君子，共在宫墙。其各抒所见，恪共乃事，以匡所不逮，勉之哉！”经纶条贯，揆日兴庸，为文庙，为廊庑，为门墉堵砌，为启圣宫，为明伦堂，为尊经阁、文昌、魁星诸阁及名宦、乡贤祠，次第修举，子来忘劳，远近内外，秩然改观。公则从容暇豫，不大声色，而庶绩咸熙，是其作人经世之道有深焉者矣。予尝慨世之服官从政者，好自急功名，有视泽宫泮水邈乎若不相属，间有一二垂思者，或公私方匮苦于财，或役车未休苦于力，或案牍旁午辘使迭应苦于时，否则经营未称其宜，器使未适其方，往往有其心而不克竟其业。今公在百端交集之地，独毅然引为己任，悉捐糈俸而不藉民财，厚偿佣直而不瘁民力，挥弦清啸，优游规画，而不惮时之盘错，且经营各当其位，置器使必尽其短长，故能不劳告成，奕世永赖，使钟鼓枳镛如聆辟雍之奏，琴书剑佩不殊邹鲁之堂，皋比讲授者弦诵攸宜，负笈来游者藏息得所，于以答天地生才之心，而储君相取士之典，甚盛举也。岂徒颓壁维新为足尽其敷教之条善教之实哉！予归田后，聆公训最深，因获备志其事，镌之石，使后之珥笔者，其摭予言，以垂不朽云。

按：陈《志》：康熙七年戊申，知县李忱修尊经、文昌阁及名宦、乡贤各祠。邑人徐南生记。则是修也而非建也。碑今失，不知原刻如何。此与上篇，姚《志》所载均不全。

清康熙辛亥邑侯李忱《重建明伦堂碑记》存。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湖广直隶郴州桂阳县知县、前云南临安、湖广辰州两府推官、邑人徐之凯撰文。

赐同进士出身、文林郎、陕西凤翔府岐山县知县、邑人郑耀然

书丹。

赐同进士出身、吏部观政、邑人叶淑衍篆额。

学校之设何为乎？所以育德造士，欲胥天下而范围于纲常伦物之内也。自有虞氏始为上庠、下庠，夏、商、周因之。创制虽殊，义类则一。而表章儒术，使数圣人合一之义，著明于天下者，惟吾夫子是赖，则夫子为万世学校之宗固已。乃今之从事学校者，率不能深究立学之旨，徒以春秋上丁俎豆钟簋陟降崇祀，辄以为圣人之意在是也，是又不然。尝考夫子自获麟而后，战国暴秦，学校荒废，姑勿论。两汉相仍，讲求立学，规制粗备，而未定祀典。至魏正始、晋大始当即泰始，武帝年号。中，初命祀孔子太学辟雍。及唐，又以周、孔同祀。迨开元间，始以夫子正位南面，定从祀诸贤而别祀元公，以迄于今不废。然则前乎夫子者有学，不待夫子而义始出也。其义何居？后乎夫子者有学，虽未及崇祀夫子，而制不改也。其制何居？士君子由名以稽其实，从委以竟其源，则明伦者实百世不易之大义，而孔孟相传之正绪也。夫伦常存于天下，则欲其常明于天下不可以虚名设也。原古者立学无私居，肄业之事无殊途异辙，不由成均选举之阶，无弃置行谊、尚以文字仕进之制。迨后世一变为大小经分途讲授，而异同起；又变为荐举，词赋与太学并用，而途径分；三变而以制举业黜陟士子，而道德性命置之不问，甚至斋舍空虚，足迹不入黉序，平居之议论行事，司教者不得过而问焉。明伦之谓何？夫以大圣人神明今古，诂若二氏，百神以牲牢金碧之盛衰，相为祸福者，若教化不行而徒侈享祀之丰洁，神其吐诸善乎？我邑侯恂九李公之治西邑也，首崇学校，敬事天子，以明伦设教为本。爰自莅治之初，有事文庙，辟堂奥，建启圣，缮廊庑，靡不备具。盖以其心力经理垂十年，几与其政治相终始。至是，重建明伦堂告成事焉。按是堂创自有明中叶，剥蚀倾圯，摧崩是惧。公规繡岁

余，相阴阳，定矩矱，卜筑岁月，灿然聿新，详于筹度，敬其事也。度悉从古，不忘旧也。飭祀文昌，广文教也。旁构数楹以舍肄业，存先制也。或曰：古礼湮废久矣，在昔讲艺、习射、养老、合乐、燕飨于斯堂也，实为从事之区。今典章衰谢，而欲虚植一堂，以冀三古之盛事，不已难乎？夫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与世迁移、日以沦晦，胥赖此堂也以传于不朽，则其建置之不可缓也明甚。闲尝观邑中所行乡饮酒礼，以严凝盛德，序宾主扬觶拜洗，犹然三代法物。三年宾兴，歌诗进罍，彬彬揖让，每长吏入学修谒如仪，弟子鸣鼓讲艺，何遽不逮李觉、胡瑗故事。至于集耆老，振木铎，以月旦狗谕邑中，尤有《周官》读法遗意焉。若其他习射、养老、合乐，虽稍稍散佚，而由绎其旨，亦大要不离乎明伦者近是。苟原本此意而涵薰渐渍，以兴起礼乐有举而措之耳。第规制徒存，而躬修不立，犹具文也。明伦之要务以身先，余闻公于家庭肃雝有礼，严整而辑睦，而君父不贰，朋友勿欺，尤灼灼人耳目间，此学校之大本也。余邑素淳谨，士风端恣，坊则易立，表则易率，于以上承虞夏商周之统，而明裡盥鬯，吾夫子其寔式临之，然则斯堂之关于名教顾不大哉！乃形家者言，以是役也，为兴起甲第之兆；又或谓公以循卓著称，不欲于兹土犹有废坠。二者均非公意也。若公者，所谓循其名必既其实，沿其委必溯其源也。堂既成，而公适膺简命司马巩州，士若民无不愿致其讴思，即斯堂鼎新，弥令人追维德教，与俎豆钟簠并垂不朽矣。邑学司教王君莫京，提躬范士，与公交脩，寔董斯役，将镌石垂后，而命余为序。余既乐与公道立学之旨，并以告天下之士大夫曰：将欲从事夫子，而不愧于三代立学之制者，必自兹堂始。

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季夏之吉。

后有细书西安县儒学教谕王德新、西安县典史王澈，及乡绅

余正笏、郑之衡、叶南生、徐国章、孔胤桢、徐应捷等，与在学生员诸人姓名，下截字多斑驳。

清康熙辛未《西安县重建儒学碑记》存。

古者立学，自辟雍频宫，下至术序党庠家塾，释奠有合而无尸所，称先圣先师，杨《志》作先师先圣。初无一定之位。自汉庙祀孔子阙里，迨唐武德后建庙于国子监，又定称周公曰先圣，孔子曰先师。开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庙祀，然庙与学亦未均合为一也。其后学必立庙，由太学及府州县率有定制。太学之堂，或曰彝伦，或曰明德，余皆以明伦为匾。旁立社学、射圃暨启圣之祠，后峙尊经之阁。庙则三门六戟，殿设栗主，更先圣曰至圣，而仍先师之名，专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两庑，薄海外内，莫有异焉者。盖天下不可一日无教，学不可一日废于天下，舍末师而专主孔子，庶几道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学虽殊，而所以教则同也。以上一段，姚《志》删。西安县学，旧在礼贤门外嘉庆乡制锦坊。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废斗室法院为之。正德间，再徙于宋贡院遗址。嘉靖中，复徙于大中祥符寺。继是姚《志》无此二字。规制差备。自耿精忠逆命，王姚《志》作六。师致讨，屯兵百万于姚《志》删去三字。府郭久，而杨、陈、姚《志》均无而字。县学墙屋薪木皆毁，惟文庙仅存，梁栋亦圯。县既困于兵，其土田旋为洪水所决，逋赋累万。长吏迫于催科，视学舍为不急之务，岁久不治。自县既困下至此，姚《志》删。会进士颍州姚《志》作川。鹿侯祐姚《志》无祐字名。来知县事，下车谒孔子庙，姚无孔子二字。顾瞻太息而杨《志》无而字。曰：“学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兴而政何以举？是守土者之责也。”侯自而曰下至此，姚《志》删。乃豫为规画，俾山农之产竹木，陶旆杨、陈、姚《志》均作人。之治瓦甃，段冶之攻钉铍者，咸得以其物输官

抵井税，储兴筑之具，而以月俸补其额。政尚简易，不事鞭扑，逾年而逋赋悉完。于是政尚简易下至此，姚《志》删。鸠工庀材，侯首捐钱若干缗，县之士大夫学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钱为助。侯首捐钱至此，姚《志》删。首葺庙宇，次营两庑各九楹，次建明伦堂，次设先贤、先儒木主，然后缭垣墙，涂丹粉，浚泮池之水，种树庙庭及堂之前后，凡百本。经始于辛未之秋，今年春二月堂成。侯兴器用币，姚误作弊。释奠于庙，牲、酒、豆、笾，秩秩有仪。观者交悦，具颂侯之功，伐石以进。侯曰：“未也。堂虽成，祠与阁未备，且曩时赐书末杨、陈、姚《志》均作未。有存者。经以载道，而学舍无之，其可哉？”乃购群经疏义凡百余家，将纳之庙鼓杨、陈、姚《志》均脱鼓字。篋以示学者。噫！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国也，昔之言经籍者，若郑杨、陈、姚《志》均误作楼，未有正之者。灼之《三礼》，刘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晋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产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于事，士之志于学者不少，特杨《志》作焉。为兵与岁所苦，居无簧舍，市无书肆，其何所资以讲习为？杨《志》作焉。得侯所购之书贮于学，有不相观而善相说，以杨《志》说作悦，以作而。解辨其同异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兴，必自西安始。余视侯忝一日之长，与侯别三年入其境，贾安于廛，农歌于野，姚《志》自视侯至此，均删，留余字属下。游乎学校杨《志》游上增士字，以配贾与农句。则昔之废者具举，盖中心怡怿有不能自己于言者。姚《志》删盖字，有字者字。而县学教谕钱君、训导王君，乐杨《志》脱乐字。襄其役，与余同乡里，杨、陈、姚《志》均无此三字。述侯立学之功，集事之敏，有过人计虑之表杨、陈、姚《志》均作外。者，爰摭其本末而书之于石。

时康熙三十一年冬十月既望，南书房旧史、秀水朱彝尊记。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知西安县事、颍川鹿祐立石。

后有教谕海丰钱瑞徵、训导会稽王钦搢名。又官绅生员姓

名多剥蚀。

清乾隆《重修西安县学碑记》存。

圣人之道，平易中正。其近始于闺房子弟和顺孝敬之节，推而极于邦国天下，明天察地之盛，不为幽奇恻怛之言，不为惊世绝俗之行。其浅者愚夫妇可以与知而学，士大夫或不能知焉。自世教衰微，异端并起，释氏老氏，乃以其虚无清静之说，破碎大道，以缪愚天下。天下无智愚男女老少，坏其身家，离其骨肉，相率而从，檀施皈依，狂易奔走。即有一二豪杰自命之士，大声而疾呼之，莫可救正。若是者何哉？义利之辨不明，而祸福之说有以中之也。儒者论是非，不论祸福，其言澹泊而不足信，难以家喻而户晓，此欧阳子《本论》所为反覆而三叹也。我国家抚有九寓，圣圣相承，治化翔洽，正学昌明。我皇上以天纵之圣，稽古右文，扩西域二万里之地，设学校而柔之，文教覃敷，伊古无匹。二十七年秋，维城方待罪秋官，奉命视学两浙。明年七月，试士衢州。衢州为浙西南边地，扼闽、粤、江右之冲。康熙十三年，耿逆弄兵，总督武字李公谍知之，即疾驱据守，贼阻栖霞岭不得下，乃以间道出温、台、处，州县相继陷没，复自衢之旁邑掠金华及严，至于分水。李公居贼四围中，悉力调度，卒以荡平，故浙东之郡多为贼所残破，独衢州以公故，城池、学舍、坛庙、仓库得完，此固公之忠诚，而衢之士民咸知大义有以助之也。西安为衢附郭邑，自李公用兵以来七十余年，学宫岁久不葺，多坍塌，诸有司方谋新之。邑故生员邵贞幹妻杜氏，遵夫遗命，首捐白金一千两，于是邑士民踊跃恐后。知县事张君锡锦、刘君甫岗，先后倡率，复遴绅士徐汧、叶斌、徐澜、吴士本董其役。自戟门、大殿、崇圣祠及明伦堂、忠义祠，以次修理，轮奂逾于旧。是役也，经始于乾隆二十五年三月，讫工于二十八年八月，糜白金三

千一百三十两有奇。有司告成于学使者，于是学使者执笔而记曰：国家建邑，首立学宫，祀先圣先师，命学官试民之俊秀者补博士弟子员，以教以养，涵育而薰陶之，德意甚厚。而诸生或不能谨守师说，流于曲学，不称朝廷重师儒以乐育人材至意。夫邵杜氏嫠耳，不死其夫，以千金之重不为琳宫、梵宇之助，而修夫子庙，此学士大夫有难能者。而邵杜氏行之，尝读《诗》至《兔置》，曰：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而贤人众多也。至《汝坟》，曰：文王之化行，妇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至《殷其雷》，曰：大夫妻能以勤劳闵君子而劝以义也。夫王者之治，其化学士大夫易，化野人也难。化野人易，而化妇人女子尤难。邵杜氏好德而劝于义，与其君子相勉以正，不背既死之命，而以私财上佐圣天子薪蒸棫朴之治，其所见何如也。然非国家教化涵濡百年之久，道德一而风俗同，天下咸知崇正学而黜异端，恶得有此哉！《二南》之风，不专美于前矣。若良有司之董率经营，绅士之慕义而趋事，亦有足多者得备书之。

时乾隆二十有八年九月既望之吉。

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提督浙江学政、刑部左侍郎、武进钱维城撰文。

候补教谕、淳安方卓然书丹。

按：康熙辛未，重建县学，见前朱彝尊记。此篇所叙，颇有与事实不符处。

清道光《西安县重修学宫碑记》存。

《吴越春秋》称孔子尝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适越。西安故越地，自孔子南迁，洙泗之泽与曲阜相终始焉。余初下车，恭谒文庙，周视宫墙，见剥蚀朽败，栋宇欹侧，慨然思更新之。嗣缘公事旁午，又值荒歉频仍，民力告瘁，葺治之举，遂不克逮。迨至己卯，阖邑绅

士倡议建修，余因上请各宪，次商同列，下访乡耆，首捐廉俸，力主其事。乡城中鼓舞乐输、慕义趋公者亦接踵而至，乃属绅士之老成者四五人董其役。首修大成殿暨两庑，次建圣域贤关，次戟门、棂星门，次月台、前石甬道、内泮池石阑干，以及名宦、乡贤、崇圣、土地等祠，并展敬亭，罔不翼挺翬飞，坚巨完固。至儒学头门，亦复竖造宏峻，轮奂改观。肇工于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共糜白金四千两有奇。盖自明季迄本朝，虽时赖二三君子先后倡修，而气象巍焕，规模大备，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是役也，同心协力兴作，一秉至公，庀材鸠工经画，悉逾旧制。余得与邑绅士始终斯事，竟堂构之业，分俎豆之荣，俾一时读书稽古之儒，步两楹，历阶序，居仁由义，咸与维新，行见科甲蝉联，人材辈出，必自今日始矣。斯则余之厚幸也夫。

大清道光元年岁次辛巳仲春上浣，西安县知县加五级纪录十次吴鼎辅谨记。

后有金衢严道李秉铨、衢州府那英及绅士龚大整等姓名捐额。

清光绪《重建西安县学文庙碑记》存。

夫山耸千峰，必宗泰岱；川流万派，悉本河源。矧文教之聿新，实先师为首，出大成殿之所系，不綦重哉！西邑学廡圣宫，与孔氏家庙相辉映，此尤近圣居而崇圣教者也。先时迭经修理，代不乏人。光绪戊寅夏仲遭风雨，毁折殿之东楹，其西楹虽未倾圮，而桷栌大半摧残，亦将坍塌，详请估工修葺，非千缗不可。时方絀于资斧，筹款为艰。适有籍贯不清、欲藉百数微捐入籍，冒考廩生。以其违例，不屑其捐，遂慨然自认经费，不旬日捐成洋银八百五十二元。当即稟请地方官，择吉鸠工庀材。经始于戊寅之秋，落成于己

卯之夏。是岁春仲，余适按临衢郡，诸生以工将告成，稟请作记。余深嘉其意，时按试未竣，欲撰不果。省试后，余将解任北旋，因取其全案核之，以志诸生之急公好义焉。是役也，认捐者廩生共二十八人，董其事者廩生四人：崔守灏、徐中求、何绍晏、周维桢。复公举附生陈毓清襄理，均自备薪水，不惮勤劳。迄今檐宇重新，瞻观顿壮，认捐者不旁及于增附，董事者不取用夫公资，藉非尊圣贤明义理而能若是之踊跃争先与？余嘉其意之诚而情之协也，故记之。

钦命兵部左侍郎、浙江全省督学使者黄倬谨撰。

前翰林院庶吉士、特授浙江衢州府知府靳邦庆书丹。

后列廩生二十八人姓名、捐数。

大清光绪五年岁次己卯仲冬月上浣穀旦。

明成化商辂撰《西安县儒学科贡题名碑》存。

圣明统有四海，诞敷文教，既设学校为养士之所，复设科贡为取士之途，期于得真才资实用，以光辅太平之业于万亿年，貽谋远矣。视三代盛时，党庠遂序之制，乡举里选之法，宾兴贤能之典，异世而同符者也。士生于时，得由学校预科贡，出际亨嘉之会，亦荣矣哉！西安为三衢附郭善邑，山川之秀钟于才贤，而又陶成于学校，选拔于科贡，以是垂辉迈烈，代不乏人。若赵清猷、闻道显于有宋，廉名劲节，交砺金石，殆非一邑之士，天下士也。我国家涵养既久，得人愈盛。考之是邑，自洪武至今成化乙巳，领乡荐者三十一人，登甲科者六人，膺贡上春官齿胄子者六十九人。已仕者功名事业固卓卓著称，其出而未仕者积学待时，尤进进不已。是皆可书者也。顾氏名未登于石，非缺典哉？太守泉南李君汝嘉，廉公有为，下车以来，学校一新，爰及题名，用彰往迹。间属邑庠长教云间诸祺，具事状加书，介乡贡士邑人周洪造予求记，将勒碑示后。予惟

科贡取士之正途，题名古今之令典，太守以儒术饰治，得士民心，观于此举，可谓知先务之急者矣。夫士达之所施，即穷之所养，《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工夫次第，当讲究于严师益友切磋琢磨之间，而体验于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际。使学成于己，理得于心，然后假科贡之途以出，以推吾明体适用之实，以成夫致君泽民之功，则所学有本，所施不穷，视圣贤事业皆吾分内，虽前之闻人，有不难于企及者矣。嗟乎！既往者固无容言，方来者宜益自勉，以求上不负朝廷设学校科贡之深意，下无负贤太守师儒作兴劝导之盛心，则继今以往，大书特书，联名穹石，以振耀后先者，宁有既乎？予故为之记以俟。凡同寅协赞，并列于左。时成化二十一年岁乙巳九月。

赐进士及第、荣禄大夫、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官、史馆总裁致仕、淳安商辂撰。

衢州府同知何本，推官李荣，西安县知县卫璿，县丞张哲，儒学训导冯达、池华。

石工詹洪镇。

历年科第

历年贡士

洪武二十七年	景泰元年	洪武历年	正统历年
胡彦成 进士。	留让 任教授。	方华 金善	舒让 任通判。
	任知县。		
洪武二十九年	天顺三年	陈旭 毛质	杨仪 任知州。
彭成 楚府教授。	徐继芳 任教谕。	张忠 任江西金	刘敬 任通判。
		事。	

- | | | | |
|-----------------------------|---------------------|---------------------|--------------------|
| 冯添户科给事中。
永乐元年 | 杨昊任武昌推官。
成化二年 | 郑观任主簿。
徐同 陆演任知府。 | 徐克礼任学正。
陈存忠任经历。 |
| 滕友进士，任知县，升盐课司提举。 | 余英进士，任知府。
成化七年 | 刘道任教谕。 | 景泰历年
魏容 方福 |
| 何均平进士，任刑部主事，升郎中。 | 周洪进士。任易州知州。
弘治二年 | 徐添任推官。
张隆任通政司通政。 | 刘寿 孔谧任县丞。 |
| 叶真进士，任监察御史，升都御史。
永乐六年 | 叶夔
弘治五年 | 郑道任监察御史。
永乐历年 | 傅箴任知事。
留绅任县丞。 |
| 郑道延任布政司经历。 | 蔡春任教谕。
应天府中式 | 余观任检校。
徐旺 杨保任知县。 | 天顺历年
张英任训导。 |
| 邵同任 童添训导。
永乐九年 | 卢原鼎 吴夔任教谕。
正德五年 | 孔克进任宗人府经历。 | 叶溥任检校。
叶容任训导。 |
| 汪道任 姚多县丞。
金厚任训导。
永乐十年 | | | |

- 李庠 进士。任 王铎
清流知县。
永乐十八年
- 祝协任知县。
- 叶纯任教授。
- 徐昇 方添
- 汪宾任监丞。
- 方贤刑部主事。
- 永乐二十二年
- 汪恕
正统□年
- 叶普
- 叶元
- 张谅任教谕。
- 吕克谦任训导。 秦英任主簿。
- 王处善 江渊 胡泽任知县。
- 翁源 杜住任 周焕任经历。
知县。
- 张文任大使。
- 王原道任照磨。 祝嵩 吕槃
县丞。
- 方辉任知县。 徐琮 栾绅
- 徐全 吴永 成化历年
- 徐澄 张嘉 戴贵任训导。
- 郑拱 □贤 毛瑄 吾鹏
- 胡如黻 叶源 姜仪
- 宣德历年 黄观 龚镛
- 毛伦任□□。 毛进任训导。
- 毛信任训导。 祝寿 杨辅
- 吕克忠任推官。 郑景明 陈璉
- 孔希昇任州判。 方俊任推官。
- 叶诚忠任知县。

明嘉靖教谕周恺撰《西安学官题名记》依嘉靖《府志》录。

我国家建学以养士，必设官以为之师也。其在邑学也，则有教谕以长之，有训导以佐之。而其所以为之职者，亦不专于课士以文艺而已也。观其建学以名堂，匾曰明伦者，则知其率士莫先于是矣。于父子也，必欲明其所以亲；于君臣也，必欲明其所以义；于夫妇也，必欲明其所以别；于长幼也，朋友也，必欲明其所以序，所以信。所谓教谕者，教而谕此也。所谓训导者，训而导此也。伦理既明，则行无不敦，随其所值，自能各尽其道。达之于言，则为有德之言也。否则，文艺虽工，亦末焉耳，何补于实用哉！西安县学，自明兴以来，迄今二百余年矣。按郡乘，其教谕，自孔君思模以下，而得十一人。其训导，自留君文溟以下，而得十九人。其余姓名几于无闻焉。余乃咨访耆旧，历求其人以续之，而得教谕罗君幹以下九人，得训导王君璋以下十二人，遂用木为匾，概题其姓名，或著其世，不惟使后之修郡乘者有所稽抑，亦备史氏垂法戒之遗意也。后之人见其名，或就而问之，如知其善于率人以尽伦也，虽百世有不爱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如知其不善于率人以尽伦也，虽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匾之立义岂浅哉！若夫续其将来，自有同志者在。

按：《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西安学官题名记》，周颞撰。陈、姚两《志》录其文不全，并作周颞撰。但考赵《志·官守纪》，西安县教谕只有周恺，嘉靖三十五年，任江西建昌府南城县，籍贵溪县人。岁贡，别无周颞。陈《志·官师志》亦作周恺，与《艺文志》异，则作颞者实承崇祯《府志》之误也。兹据赵《志》正作周恺，惟记称书之木匾，似非勒石者比，以《通志》录入碑碣，姑从之。

以上学官附题名。

宋宝祐新建孔氏家庙记

弘治《府志》：宝祐乙卯，郡守孙子秀请于朝，建庙城北菱湖之上。赵汝腾为记。

按：此本出胡翰家庙记，旧志均不载其文。

明初胡翰撰《孔氏家庙碑》据《金华丛书·胡仲子集》录。

先圣孔子生于鲁，实襄公之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而薨，门人会葬。明年，即其故宅为庙祀，藏衣、冠、瑟、车、书庙中。汉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亲幸阙里，祠杨《志》作祀。以太牢之礼。虽魏晋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杨《志》衍龙字。武帝太始，皆诏修庙祀，给洒扫守卫。历宋、齐、梁及拓跋魏、高齐之有国，遂缵承为令典。方是时，天下有庙也。至唐武德而后，国子监有庙。至开元而后，郡邑有庙，天下通祀之。而家庙则惟鲁存焉。乾封以还，车驾东巡者，悉修杨《志》作循。故事。周太祖平兖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礼，情文崇极，徽号屡加，尝杨《志》脱此字。以宗子一人袭封爵，四时飨祀，在宋曰衍圣公。靖康之难，衍圣公端友扈跸南渡，与其从父传陈《志》作传子玠。俱家于衢，袭封如故，而庙祀阙焉。陈《志》此下有“绍兴间赐玠田五顷，以奉先圣祀事”十四字。宝祐初，郡守孙子秀请于朝，始赐田五顷，此四字陈《志》属上。建宫墙于郡东北菱湖之上，广至二百余楹。事具庸斋赵汝腾记。后毁于寇，乃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间，曲阜之宗子斩，其后以端友之孙洙当袭爵，降旨征之。洙入朝固让，特授国子祭酒，归守江南庙祐。杨《志》作祀。庙故书楼，其制非宝祐之旧。会兵革，益圯坏不治。己亥秋，王师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恺董郡军事。公读书，通达治体，至即明法令，布恩信，与百姓更始，谒拜庙

庭，以为水木本源所系，不可无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长者、少者衣服冠而趋旅，牲币于庭，敬共将事，愿纪成丽牲之碑，用侈公之赐翰，维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时之运，有不得而替者，取其故实书之，以见诗书仁义之泽，罔有穷极，所以立生民之命，开太平之治者，帝王赖之，咸致尊礼，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来，传序五十有三世。庙于鲁者，礼也。舍鲁而南者，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礼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孙，人将曰此圣人之后也，将以圣人望之，崇德象贤，异时太平，修复旧制，是宜有引无替。陈《志》翰维以下至此一段节去。昔周有清庙，鲁有闾宫，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见盛德之美。翰虽不敏，敢缘古义再拜而系之。陈《志》系作纪，无诗。诗曰：

奕奕新庙，有严孝祀。谁其尸之，文宣孙子。缙绪鲁邦，世载厥美。作庙于南，会通之礼。皇祖在上，监无遐迹。大夫师长，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实受王祉。矧兹具瞻，俾就倾圯。显允王公，载振而起。聿来孙子，于公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庀。黍稷黼脯，荐则有体。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纪。匪南纪是，表杨《志》少此一句。鲁邦是启。惟圣是嗣，孙焉及子。言念伊始。

按：杨《志》孔氏家庙修载明太祖龙凤五年，姚谓当作元至十九年。但是时衢已隶太祖麾下，不能更从元号，总制王愷、教授胡翰均为明臣，原文旧志有脱误，取《仲子集》正之。

明弘治洗马罗璟撰《重修家庙记》依嘉靖《府志》录。

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无穷如四时，为万世帝王之师。我国家纯用孔子之道，自国都以达四海，遐迹都邑，莫不有学，学皆庙祀孔子像设，有严端冕垂旒，服天子章服。成化间，又增以八佾

之乐舞，崇德报功，于斯为盛。阙里在曲阜，曩岁奉诏重修庙堂，宏伟壮观，甲于天下，此为宜矣。此一段陈《志》无。衢州之有孔氏，盖自宋高宗南渡，衍圣公孔端友扈从而南，侨居衢郡。端友卒，子玠嗣爵。绍兴年间，诏立庙，赐田于衢，庙之所由始，迄今三百余年矣。庙始建于城北菱塘，规模弘阔，比擬曲阜。元季，毁于兵燹，荡无遗宇。永乐初，礼部尚书胡公过衢见之，始命有司迁庙于郡城崇文坊，即今地也。岁久，风雨震凌，不无朽弊。杨、陈作殿。迺者吏部郎中周君近仁，出使蜀藩，经衢谒庙，慨然顾谓二守萧君文明，此非有司之责乎？萧君诺，愿尽力。遂抽己俸为倡，措置增益。太守张君世英适至，益相与协力。庙有前殿，有寝殿。视柱石之坚固者仍其旧，其朽损者悉撤易之，椽题抑板，焕然一新，覆以筒瓦，翬飞翼翼。建大成之门，与殿相称。殿前厢东，以待谒庙之宾；西设教读，以训孔氏子孙。既落成，余来祇谒毕，孔氏希敏等请曰：“斯庙之新，足以揭虔妥灵，实周吏部之惓惓，二三郡侯之捐俸。而始终其事者萧侯也。先生故太史氏，愿得一言刻之石，俾后人知而不忘。”於戏！圣人之泽，万世不斩。方宋之在杭，金人据汴，元人入燕，可谓分裂矣。而孔氏自若，宋则端友，金则孔璠，元则孔洙，皆为衍圣公，不落而反盛。孔子尝曰：“某东西南北之之人也。”宋儒亦曰：“孔子以万世为士。”陈、姚作生。推今验古，不其然与？抑端友之从高宗而南，可谓忠矣。高宗为之立庙赐田，助其为孝也。君臣之间，可谓两尽。为之子孙者，在乡党而恂恂似不能言，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以守家法。其聪明秀颖者，诵先圣之六经，考诸儒之正论，陈《志》在乡党下至此一段节去。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庶几乎无忝神明之胄，不然则人将有指而议之者矣。此句陈《志》无。因其请，遂书此为记，且以为规。陈、姚均止此，无下两句。能永念之则，亦永有耀焉。

按：杨《志》作弘治初知府张俊重修。俊见府守题名碑，此记称张君世英，或其字也。姚《志》圣裔下作张濬，濬为清康熙间知府，其误殊甚。罗璟，字仲明，泰和人。天顺末进士，授编修，预修《宋元通鉴纲目》，累官洗马。孝宗嗣位，授福建提学副使。原碑久佚，赵《志》录其文，而署衔洗马，其时相去未远，必有所传，当是罗往福建提学经衢道作。

明正德《衢州孔氏家庙》存。

衍圣公孔端友，先圣嫡裔也，扈宋高宗南渡，因家于衢。初以家庙权寓学宫，至孙宪使子秀，乃请建于菱塘，袭爵奉祀靡缺。既而让爵鲁宗庙，亦经燹。国朝太宗初年，迁于城南隅，即今旧庙也。孝宗时，郡守沈杰疏乞以端友之裔曰彦绳者，官五经博士，奉四时庙祀，仍许世袭，今博士承美其似也。承美以旧庙倾隘，而子姓日蕃，不能成礼是惧，请建于西安县学遗址。分守参议胡镇、分巡副使丁沂为请于巡按监察御史唐公凤仪。公慨然曰：“先圣之道，衣被万世，宗嗣家庙，尤圣灵所眷注者。庙貌弗严，博士无居，缺典也，是诚在我。”于时布政使何天衢、副使于鳌咨度既谐，提学僉事盛端明亦深赞之。公乃为请于朝，朝议韪之。公复躬诣其邦，乃出羨帑，乃役暇氓，乃相旧基，乃营新宇。于是，同知陆钟，通判曾伦，知县刘佐、吴仲、王思明、侯正纲胥罄厥力，而推官杨文昇则专督者也。群材毕集，百工竞趣，肇于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丙子，讫于明年夏四月辛亥。展奠有地，博士有居，斋宿牲庖，燕集弦诵之所，无弗备者。地位崇广，規制壮严，遐瞻阙里，实相辉映，斯文僉快，吾道益尊。承美念兹鸿绩，可使泯然，爰请予言勒石庙下，俾后之人曰：“衢州之有孔氏，自端友始。衢州孔氏之有家庙，自孙宪使始。衢州家庙之有新庙，自唐监察始。”顾弗盛欤？况菱塘之下，浮屠所

遗，圣灵曷悖，维兹学宫灵夙依焉，以地则得矣。城南之迁，恒祠弗若，圣胄曷容。维兹新庙，胄可依焉，以事则便矣。先监察鲜公冕，尝有是志而未果行，岂有待于今日乎？时大明正德拾伍年太岁庚辰冬十一月既望。

赐同进士出身、承直郎、刑部湖广清吏司主事、直隶苏松等处审录、开化方豪记。

按：此碑署年月虽在谢前，味其词意相同，疑出一时并立也。

明正德《衢州重建孔氏家庙碑》存。

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少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余姚谢迁撰。

赐进士、大中大夫、广东布政使司右参政致仕、古杭邹虞书并篆。

三衢之有孔庙，自宋衍圣公端友始。端友扈跸南渡，因家于衢。是时，以家庙权寓学宫。宝祐初，孙宪使子秀始请建于郡东之菱塘。我皇明太宗文皇帝时，有司请徙郡城南隅崇文坊，即今旧庙也。岁久，就圯且隘，今博士承美，恒念弗称厥祀，分守左参议胡君镇、分巡副使丁君沂为白于巡按监察御史唐君凤仪，唐君慨然图新之。时左布政使何君天衢泊藩臬诸君，赵《志》洎下列举右布政使潘君铎，左参政闵君楷，右参政刘君文庄，右参议祝君璠，按察使胡君铨，副使于君鏊、张君淮、李君昆、黄君芳，金事刘君大谟、周君用，原碑悉附于后。金曰信宜新之。赵《志》作宜新之图。爰具疏得请。赵《志》作乃具疏以请，诏许之。唐君躬诣经画，财取公羨，役以隙氓，委衢州府推官杨文昇董其事，即西安县学旧址，界为二区，缭以高垣，立庙于东作廡，于西外建二门，以别庙、廡。地位崇峻，規制宏敞。经始于正德庚辰冬十一月丙子，赵《志》作阳月丙子日。讫工于明年夏四月辛亥。赵《志》

有日字。于是，妥灵有地，收族有方，凡诸庖漏燕集之所，无弗焕然者，而庙始备矣。唐君与何君走使属迁纪其成。伏念弘治间，孝宗敬皇帝尝用守臣言，特以宣圣嫡裔曰彦绳者，官五经博士，主三衢庙祀，仍许世袭，甚盛典也。今皇上复有新庙之举，匪直吾道增辉，而继志述事，莫此为大。唐君宣布德意，培植风教；诸君左右赞襄之，美皆可附书者，是奚敢以不敏辞？於戏！宣圣之道，衣被万世，在吾人虽家祭而户享之，亦不足以酬其功，故朝令自两京太学以至郡序邑庠，莫不有庙。矧水木本源之思，赵《志》作意。精神气脉相为流通者乎？则三衢之有家庙，其谁曰不宜。且君臣播荡此字赵《志》脱，杨《志》作迁。如南渡，夷狄浊乱如金、元，犹知宣圣之不可不尊，封爵庙祀有隆无替。矧今圣明相继，文恬武熙，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乎？则今日之作新庙，又谁曰不宜。或曰宣圣，鲁人也，鲁有庙矣，复奚享于衢？迂曰：不然。适齐适卫，之宋之陈，当是时道苟可行，犹夫鲁也，圣贤行道之心不生存而死亡，赵、杨作已。又何择于衢哉！况其子孙支分派衍之地哉！衢之子孙，其尚体易萃之义，孚利用禴，以格祖考，则是庙也，亦犹夫鲁也。因系之诗，俾歌以侑献其辞。曰：

于维敬皇，右儒重道。敷求圣裔，俾尸婺姚改作厥。庙。维裔象贤，祀事孔严。庙制弗宏，曷副具瞻。维帝降命，其亟改作。栋宇岿然，灵光是若。谁其启之，柱姚依杨《志》作太。史之功。厥功云何？风教之崇。庶民子来，群材蝟杨、姚作纠。集。不日告成，四方仰则。赵作哲，姚作挹，杨作瞻，韵不协。嗟古圣哲，孰能长存。维我孔氏，益姚依杨《志》作道。远益尊。圣姚依杨《志》作威。灵在天，维城降鉴。趋数以恣，烝尝永念。赵脱永字，杨作罔替，姚改罔怨。龟峰岩岩，姚作峨峨。彭姚改作穀。水悠悠。拱护新庙，与国同休。

正德十六年龙集辛巳夏五月朔旦立。

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何天衢，右布政使潘铎，左参政闵楷、顾璘、王荇，右参政刘文庄、王荇，左参议胡镇，右参议祝銓；按察司按察使胡錠，副使于鏊、张淮、李昆、丁沂、黄芳，佾事刘大漠、周用、盛端明、周廷用、张琥、周震；衢州府知府林有年，同知陆钟，通判曾伦，推官杨文昇；江山县知县吴仲；常山县知县侯正纲；开化县知县王思明。

按：此碑尚在家庙，正书颜体。诸志所载，略有不同，歌辞尤甚。陈仅皆可附书止，姚于附书下即接歌辞。又改婺庙作厥庙，以衢在隋代属婺，非宋、明制也。衢东有彭湖，西有彭川，并不著名，非若穀水，故窜易之，然已失其旧矣。谢迁，成化乙未状元，始未至衢，故任意用之如此。

明正德《重建孔氏家庙颂碑》有序。存。

序曰：监察御史唐公凤仪聿新兹庙，銓以职事，至睹兹盛举，作《龟蒙颂》。其辞曰：

既有龟蒙，奄有龟峰。圣胤爰止，鱼鱼雝雝。维衢厥初，随宋南渡。菱湖之滨，冠盖云聚。有□家庙，载毁载更。昔无尚隘，今也大成。畴其新之，于赫帝旨。畴其将之，有严御史。度地孔善，需材孔良。匪徐匪亟，乃构乃堂。金石在庭，衣冠在寝。过者下车，侍者敛衽。于维皇祖，华胄遥遥。以簪以绂，以穆以昭。趋庭有闻，维诗维礼。匪曰私之，教所伊始。伟哉庙貌，岂直美观。古今之望，泰岳巘岏。御史营之，风化攸系。有司成之，精勤弥至。銓适戾止，聿观厥成。圣容穆穆，于墙于羹。乃作颂辞，用书厥美。勒之贞珉，垂千万祀。

正德辛巳春三月十有二日，朝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当涂祝銓撰。

衢州府同知陆钟、通判曾伦、推官杨文昇、江山县知县吴仲、西安县县丞周宇立石。

后学江山伍聪篆。

明嘉靖《增孔庙祭田记》存。

圣天子以礼风四方，而莫重于祭。维守令分理郡邑，恪职宣化，则神人赖之。衢有先师裔，曲阜嫡派也，乃宋建炎四年四十八代衍圣公端友从高宗南渡，赐地于西安，因家焉。时尚草创，即衢庠为家庙，酌田供祀，未有定数。绍兴间，乃赐田五顷，庙始立，于今凡四徙。继是或爵其后，或优其家，或给门役以趋事，志可考也。方今圣裔繁衍，旧田硗瘠，岁一荒歉，主祀者苦于弗贍。嘉靖十七年秋，克斋李公来守是邦，正学范俗，澄心厘弊，百废具兴，于学校尤致意焉，矧圣人之后乎？一日，谒孔庙，慨然谓贰守程公达，别驾何公伟，节推方公舟、刘公起宗，西安令王公洪曰：“孔祀弗贍，吾侪之责。”遂令西安在官田地三十余亩，附郭膏腴，足周其费，宜给之，以永吾守土者尊崇之意，自是而后庙费庶不乏矣。夫宣天子化而明德，恤祀忠且敬也。所恤者孔祀，重本也。孔氏子姓世守焉，孝也。万世之下，兴起图报，而此心相感也。呜呼！一事而众美形焉。兹田之增也，岂徒然哉！书勒石以垂不朽。公讳遂，字邦良，江右丰城人。

嘉靖庚子冬十一月望日之吉。

赐进士、朝列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议王玠撰。

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孔承美书丹篆额。

五十七代孙族长孔说、提督孔公荣、举事孔公鎔等，生员孔彦总等立石。

清康熙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存。

总督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今升兵部尚书李之芳撰文。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秉直书丹。

巡按浙江、督理两浙盐课兼海防，辖苏、松、常、镇、徽五府，广德一州，江西广信等处监察御史卫执蒲孙又振。篆额。

自唐开元后，郡邑皆立孔子庙，有司岁时奉祠，至于今不废。而为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杨、陈、姚《志》均无此四字。惟曲阜与衢州耳。曲阜之庙，六飞时巡，恒循汉世祖、明宗杨《志》作帝。故事，而宗子之承祀者爵列公侯，庙堂车服礼器多存古制，瞻仰于斯者，咸肃然如游三代之世。尚矣！衢之有庙，自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从高宗南渡家于衢。绍兴间，赐田五顷，以奉祠事。宝祐初，郡守孙子秀请于朝，始建庙于郡东北菱湖之上。后毁于兵火，乃徙城南。明永乐初，始建于崇文坊，即今地也。数百年来，东南之士不克重趺裹粮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墙于焉是寄。今皇帝御极之十三年，滇池弗靖，闽孽继起，之芳与大师驻军兹城，昼巡壁垒，夜算军书，每介马驰驱，秉烛待旦，瞻望宫墙，弗遑展肃，而羽林神策郡国材官骑士以及挑刀走戟之徒就我戎索者十万之众，辐集城中，则我先圣之闾宫间于戈铤，亦靡获宁晏如是者有年。四方既平，百废渐举，爰进庶司以商妥侑。于是，圣裔五经博士衍楨广为募助，自抚军暨藩臬以下咸有捐资，庀材鸠工，久未克就，爰命郡丞杨道泰董其役。岁壬戌之八月，之芳将班师武林，而来告成事，因展敬庭庑，得抒屡年瞻依之志。此句，杨、陈、姚《志》均脱。仰惟先圣之道如日月之在姚作经。天，其于庙貌之盛衰固自无与，非如浮屠、老子

之宫崇侈像设以震耀人之心目者也。然闻古之为政者，台榭观游皆为高明游息之所寓，而邮传道路之整弛，入其境者规治忽焉。矧奕奕寝庙，先圣之所凭依者乎？天子方崇儒重道，幽赞微言以昭示海内，期于移风易俗，媲隆往古。之芳忝师帅之职，保此海邦，凡所以崇礼树风、敬教劝学，愿偕百尔君子罔或弗敦，杨、陈、姚《志》均无此句。而杨、陈、姚改作共襄。鸟革翬飞，杨、陈、姚有以字。式表观瞻者，宜于兹始，且之芳生爽鸠氏之墟，去邹鲁之乡不远，登斯堂也，琴瑟管弦之声慨杨《志》作恠。乎闻而僾乎见也。使浙之士民观感薰陶，将见风俗淳美为天下先，庸非肇允于兹日，则升堂睹杨、陈、姚《志》均作观。奥者宁必陟龟蒙而臻阙里哉！

康熙二十一年岁在壬戌季冬月吉旦立。

末细书官吏及族人姓名七十八人，计分七列，行数不等。

清康熙叶淑欧撰《孔氏家庙记》碑未见，依康熙《县志》录全。

州县皆有孔子庙，然只郡邑守长于春秋二仲暨朔望行事而已。士生季晚，即日诵圣人之言，其于车服礼器杳不及睹，虽流风余韵，后世学者莫不宗焉。不过如云来之忆高曾，佩厥遗言，不克稔其状貌。其得于千百世下，恍然如近圣人之居，则惟三衢为最。姚《志》无此一段。衢处浙江西偏，在春秋为荒徼地，衣冠文物之所不能及，即孔子车辙马迹遍天下，而浙东西未尝一至。今历世数千余载，其教乃大行至于是邦，且得与泗水渊源同炳千古，抑何幸欤？盖孔子生于鲁，而其歿也，庙于曲阜。自有宋靖康之际，四十八代孙封衍圣公端友奉祖像扈跸南渡，而家于衢之西安，诏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奉烝尝，衢之有孔氏自此始。宋祚既革，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议仍立后于曲阜，得寓衢五十三代孙孔洙，降旨征之。洙以庙墓在衢固辞，力让封爵于山东，而以国子祭酒归守江南庙祀。今孔

氏之有南宗，盖其后也。先是宝祐间，郡守孙子秀请立庙如阙里，制从之，乃创家庙于郡东北菱湖上。未几，徙于城南之崇文坊；又未几，再徙于学宫废址，今即其地也。至明弘治十八年，郡守沈杰以在衢的姚作嫡。派祀事不严，几同流俗，疏请以端友嫡长孙彦绳为五经博士，使主宗祀，厘典礼，具祭器，于是家庙之制始备。迨我世祖章皇帝混姚作统。一区宇，息马论道，幸太学，谒先师曲阜，西安袭封如旧，典礼更有加焉。姚《志》袭封作封，无典礼句。衢之博士亦姚作又。得循入覲之典，诣阙称贺，赐谏如仪，此又一时荣遇旷逸姚作秩。前代者矣。康熙甲寅之变，兵燹为灾，庙屋几毁，制府邗园李公视师于衢，捐俸力谋鼎新，迄今庙貌煌煌，剑佩琴书悉增精彩。迄今下三句，姚《志》删。凯旋之日，勒碑悬榜，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落成而后去。盖西安家庙之颠末如此，抑又有感焉。尝读经书所载，窃叹圣人之道如五纬经天，四渎匝地，故日月有晦蚀，山泽有崩竭，而孔子以昌平布衣阐微言、明大义，而垂无穷，固历千劫而不隳者，以故当播越之余，其子孙躬历崎岖，远窜荒茅篁竹之间，以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义，其于忠孝大节不爽毫发，非圣人之后而能然欤？然则君子之泽五世，若孔子者且与天地长久，所谓贤于尧舜远者，于此验之。今上御极之二十三年，遗孽尽销，海外有截，大告成功，以太牢祀孔子于阙里，一时盛轨超古轶今，抑又下至此一大段，计一百八十四字，姚《志》删去，仅留一今字属下。圣天子方姚《志》无方字。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山农野老亦复欢呼扑跃，食德饮和。盖天下之平久矣，遭时清明，正宜作为雅颂，谱之管弦，以歌咏太平盛事。遭时下四句，姚《志》删。衢虽蕞尔，圣人之遗教犹存，杏坛一席安必不在柯山灏水间也。杏坛二句，姚《志》删。谨肱之以俟采风者择焉。

按：此记，姚《志》删去今上御极二十三年句，使后世无从考

索。淑欧，康熙间监生，有文名，蚤卒。姚《志》无传，而著其妻方氏于列女下。一云欧字赋秋，尝有秋词断句云：新桐雨滴，珠帘风捲，玉露银河暗转。又云：无穷景物悠悠过，剩黄花，堪伴幽读。皆佳句也。

清道光《重修衢郡至圣家庙碑记》存。

自京师至直省各府州县莫不有学，学皆祀孔子，而为孔氏之家庙者则惟曲阜与衢。考之史，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奉端木子手摹楷木圣像，从高宗南渡，赐家于衢，始就郡学为家庙，后三徙建今址。具前碑。国朝康熙十八年，李尚书之芳募修之。雍正八年、乾隆四十三年，皆报部动款修葺，而宋楹负重之材，犹是数百年来迁置□□之遗物，久则敝，隳摧从之，前守周君皜白大府议更新，会移守漳州，未果。辛巳，瑞东奉命来守是邦，爰是稟请上台捐廉为倡，并劝谕合属绅民赞成其事。先是左营守戎刘君龙标得袤丈大木于嵯岩穹谷中，集□□随处破险出之，遇回崖绝涧，则或结绳以缒，或架木为梁以济，疏凿之穷经年，始挽运而至，视之得二十余树，皆栋梁材也。因与博士谋，择日鳩工，以训导姚梦石、贡生徐世寯等董其役。旧殿后为思鲁阁，圯，金议移建西北隅隙地，就其址建大成殿。殿基故卑湿，因增高五尺许，而楹柱多易木以石，阶墀门庑得以次开拓。崇圣祠以下，亦皆踵而新之，视旧制进深高广增十之二焉。经始于道光元年十月，至三年四月而工竣。计集捐贖万金，绝不假手吏胥。一切工料，悉依市值，故执役者争先恐后，视官雇较廉。凡出入之数，皆核实而刊之册。庙既成，因序其颠末，以告后之君子踵而增新之，庶乎衢之家庙与曲阜并垂不朽云。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九月 日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知浙江衢州府

事、长洲谭瑞东谨撰。

西邑生员余本煦书丹。

另有官员捐廉碑。

清道光《重修衢州孔氏家庙记》存。

自三代以下，儒者奉孔子为大宗，郡县皆立庙，置博士弟子，春秋以上丁释菜，展车服拭礼器，胖胖兢兢，若祖祢然。虽前古圣人莫不立庙，然主祀者必其云初子孙。孔子独以天下后世之儒者为云初子孙，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然孔氏故有家庙在曲阜，世世以上公守林墓奉祀事，六飞时巡，必祗谒焉。国家有大典礼，则专官祭告，其恭且严如是。其在衢州，则自宋建炎时衍圣公孔端友从高宗南渡，家于衢。绍兴中，赐田奉祠，衢之有家庙自兹始。康熙二十一年，五经博士孔衍楨葺而新之。时渤海李文襄公总督两浙，实文其丽牲之碑。越道光壬午春，堦校士三衢，展谒庭庑，郡守谭君瑞东适以重新兹庙来告，明年落成，请镌文于石，从文襄公后。呜呼！当文襄作记时，军兴未息，郊垒从衡，跳刀走戟之徒，惧刍牧之弗禁，几筵俎豆仅获宴安。今则寰宇砥平，声教洋溢，民生不见兵革，而士皆沐浴变化以成其材。莅兹土者，得与诸生揖让进退于堂下，然则百余年来何修何饬，以克臻上理哉！惟孔子之道在明德新民，以演为帝王之学，惟我列圣循而行之，自格物致知，以迄修齐治平，充之而靡有穷，施之而罔弗效，渐靡沦浹，以致刑厝，信乎圣人之道大，王者之治隆，炳焉与三代同风，有繇然也。堦与文襄皆家渤海，去圣人之居若是其近，系官于南，先后睹兹庙之葺，夫岂偶然也欤！抑窃有惧焉。文襄当军书旁午之时，修明学校，容有未暇，且事非专司，然至今读其文，犹汲汲若是。堦之来也，袭承平之余，膺典学之命，教育之责重，则报称之道难，愿与肄业于是者，不

惟词章训诂之务，修其孝悌仁让，由小学之节目进于大学之规模，以祖述孔子，而勿囿于小成，庶几其可也。是役也，凡费白金万一千两有奇，而搢绅及当道之乐输者，克副其数。谭君主之，而任其事于学博姚君梦石、朱君兆熊、孙君仁焜，鸠工庀材，黜吉莅事。告成之岁，恭值今天子祀成均，临辟雍，颁御论于学官，博士诸生以时存肄，圣裔之在衢州者陪祀，礼成以诸生注籍，恩贡者二人，薄海烝烝，且轶建武、永平而上之，若文襄所云，观感薰陶，风俗醇美，垆实亲见焉，而转慨夫文襄之不及觐也。时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冬穀旦。

赐进士出身、吏部右侍郎、实录馆副总裁、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渤海杜堉恭撰。

西邑生员余本煦书丹。

清道光《重修衢州孔氏家庙记》存。

衢州之有孔氏家庙也，始于宋绍兴时。其后屡有迁移，至前明正德间，博士承美即西安县儒学旧址建今庙，庙枕峥嵘山北麓，岚气郁蒸，湿蠹易滋。国朝康熙二十一年，博士衍桢集贖重修，前制府李公之芳作文记其事，距今百有四十年矣。道光元年，长洲谭君瑞东以侍御史来守衢，莅州之始，瞻拜庙庭，见夫栋宇颓朽，瓴甃缺坏，慨然议新之，以来告瀛。瀛曰：“郡邑之设学，所以端士习，一民心，为政之本也。矧是家庙者，尤为南邦人士中心所向往乎！”爰与学使者杜公堉首捐廉银若干两为之倡，自观察、郡守、丞令、佐尉以至司教各官，咸有所助，于是衢州之五属暨旁郡邑士民，皆出钱米木植原作值。诸物，以佐工作，而以衢州镇左营守备刘龙标捐数为最多，合钱一万八百有余串。遂彻旧宇，起新宫，鸠工庀材，是筑是构。门庭层设，垣墉外周，崇圣、报功诸祠亦葺完焉。初大成殿基

址浅隘，蒸湿尤甚。殿后故有思鲁阁，其圯已久，因移建于西偏隙地，而并阁址以为殿，修广深邃，规模益宏，中堂两庑，克就爽垲。经始于元年十二月，讫工于三年四月，皮书有楹，藏器有库，燎瘞有所，斋宿有房。内外堂宇，无不毕具。翬飞鸟革，顿易旧观。谭君来请文以记之。呜呼！人生束发受书，即诵《鲁论》二十篇。顾诵之而能明其义、行其道者，自古及今，殆无几人。我朝崇儒重道，广学额以进人才，一郡之内登胶庠者，岁以百计，其能以文章事业自鸣于时者，亦未尝数数觐，是何取数多而收效寡也。然天下四民，以士为首，虽在至陋之俗，而有儒衣冠者处其间。愚夫愚妇皆知所仰重，偶蹈邪慝，畏不使闻；豆觴细故，往往得其一言而解，则欲消人心之匪僻，杜俗尚之隐怪，使之相维相系，默为转移，以成一道同风之盛，必自诵法夫子者始。骤即之而无奇，久习之而俱化，圣教之及人有如是者，于是知国家之设学以取士，而得士以导民，其收效固大且远也。是故凡郡邑学皆设庙，以祀吾夫子。昌黎所谓巍然当坐，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自唐以来无少异。衢之庙，为博士子孙所世守，家法常存，式凭如在，与阙里之堂，南北并峙，四方观礼而至止者，不啻溯泗而跻臯峰也。昔言氏子学成而归于吴，夫子喜曰：“吾道南矣。”衢又在吴之南千有余里，与瓯、闽错壤，而士皆秀彦，俗亦淳朴，断断焉有邹鲁之风，岂非其高山景行之思有因，木本水源而益切者乎？谭君之首务于此，可谓知政本矣。瀛前视学山左，得亲谒夫子陵庙，兹来抚浙中，而家庙又在斯境，窃幸生平宦辙所遭，去圣人之居若此其近焉。今者黉落之礼既成，飨献之仪备举，琴管鸣豫，俎豆揭虔，虽未获躬拜墀下，而中心向往之，诚固与南邦诸人士同，此低徊而不能释也。因从谭君之请，摭词以书丽牲之碑。至于捐贖及董役者姓名、并出入羨余之数，谭君已另碑志之，故不复书。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嘉平穀旦。

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管盐政、楚黄帅承瀛恭撰。

西邑生员余本煦敬书丹。

陈思圣勒石。

清同治《重修孔氏家庙并赎濠田续置家塾义田记》存。

圣人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岂有分于南北哉！而崇德报功之典，自古帝王莫不加隆，矧今天子尊师重道之世耶！衢之有孔氏家庙及建塾始末，具载西安邑志中。咸丰二年，观察刘公成万莅衢，见孔氏有愿学而力未逮者，岁捐束脩薪水之资，即于家庙东侧为承启家塾，并劝邑人王君捐田二十亩以资脩脯，勒石垂不朽，诚盛举也。自戊午岁粤匪滋扰，蔓及浙省，衢城幸完，而大兵云集，家庙亦不免薪木毁伤，且岁久失修已甚，将有栋折榱崩之惧焉。爵督宪左公统师入浙，首谒圣庙，定博士。后因寇氛逼近，以六十金济博士，米五十石贍孔氏族人，并捐俸银七百为之创以赎博士濠田，各大宪无不诚敬乐输，得以庙貌重新，复数仞宫墙之旧，四方来观，于是知礼丝竹之音永垂不堕。复置承启家塾义田，券盖府篆，俾恒产恒心，久而勿替。无力者咸得尽力于学，庶几弦诵不辍，诗礼常闻，恍游洙泗而跻杏坛，其有以仰副我国家崇奉先师之意与？各大宪启迪后人之心者，必自今日始。敬将各大宪捐助及劝捐银数，并赎博士濠田、续置承启家塾田亩区号，谨牖列勒石如左。

后开左公准署衢州府刘汝璆详请金华府浦江县平粟米本助入家塾，衢州府陈鲁遵购田亩钱壹千伍百千文，亩数区号不详。次开左公以下各官，共捐银一千四百八十两，洋银九百八十圆。署衢州府冯誉骢劝捐，共银一百数千两、钱壹百千文。

前国子监学录、署衢州府教授何汝枚恭记谨书。

末细书前署衢州府教授沈师濂、训导汪以信、西安县训导王世镇、国子监学正洪自舍、前工部郎中甲辰科举人施本、候选同知羊晋祺、邑人圣乔等敬立。

大清同治六年岁次丁卯季夏之月穀旦。

清光绪《重修孔氏家庙碑记》存。

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世虽变而道不变，道不变教不变也。我朝尊崇孔子，首端太学，各郡邑分建庙庭，岁时奉祀，所以重道而重教者，较历代帝王为尤。至惟孔氏家庙，一在曲阜，一在衢州，普天下只二焉。衢庙濒菱湖，历有修复。稽自道光三年兴修后，迄七十余载，垣墉倾剥，梁木渐就腐朽，正殿盖常瓦，每当北风紧时，恒致飞揭。庚子之春，文叔平学使治按试临郡，孔博士庆仪惧家庙之倾圮也，因具稟以重修，请前任郡守皖江洪公思亮量度工程，为请帑于大宪。蠲吉是年十月兴工，越年历继守赵君惟崑而帑尚未发。霤以辛丑秋奉命来守是邦，急为具牒，领得钱一千七百缗，委查令鳌董其役。由是鸠工庇材，土木咸作，败者易之，圯者葺之，正殿上一律更置筒瓦，琉璃映碧，顿异旧观，于今年四月得藏其事。嗟嗟，时至今日，邪说不息，异学杂兴，世变殆岌可忧矣。问有大中之道，如我子之道者乎？问有至正之教，如我孔子之教者乎？方今圣天子明目达聪，求贤若渴，而离经畔道之士在所必屏，又复屡颁明诏，开设学堂，始由格致而驯至治平，仍莫非以大学之道为准的。其所以道不变即教不变者，盖于是乎在而各学堂，由都而省而郡而县及乡里之蒙学，莫不崇祀孔子，率诸生以朝夕顶礼，霤以为普天下不啻遍立孔氏之家庙焉，夫岂惟曲阜乎哉？岂惟衢州乎哉？濡笔记此，不禁转忧而为喜。

赏戴花翎、盐运使銜、知衢州府事长白世勳撰并书。

圣清光绪二十有八年岁在壬寅四月穀旦。

明嘉靖翰林学士邹守益撰《新建孔氏家塾记》依嘉靖《府志》录。

宣圣正宗南渡居衢，自四十八代孙端友始；其请建庙赐祭田，自孙宪使子秀始；请置博士世袭奉祀，自沈郡守杰始；立孔氏家塾，自刘节推起宗始。文中子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是情也万世共之，故崇庙貌，妥神明也；专官而祀，肃对越也；育群蒙以正，昭继述也，其于崇德报功钧也。刘子以家学望于蜀中，而事贤友仁，瞿然以圣贤为的也。其言曰：圣人之仁，视天下若一家，而况于孙子，忍使其蹈于非，几几之弗慎舜蹠悬焉，故及其蒙而养以正，兹圣功之要已乎。乃即城南东岳废址，改建孔氏家塾，敦请有行谊者以司教诲，而躬临考阅，时给笔札以示劝。凡为门者三，为正堂者三，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为西序者三，以训幼稚，东西为号者十，为照厅者六，外为店者六，以备修葺。复议置田以膳，其终益归自南雍。刘子偕郡守王子，聚诸师诸生切磋于衢麓讲舍，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孔族之英，曰说，曰彦继，曰彦才，曰彦统，曰承智，曰承周，曰弘毅，俨然征言以纪其成，益惕然避席而对曰：二三子，圣人之正宗也。四方于是乎观训圣门之训，弟子俱成法矣。曰入孝出弟，谨行信言，爱众亲仁，而余力以学文。学文也者，将博古今，广闻见也。而以余力从事，其诸良知之宗旨乎？孩提知爱，及长知敬，众所同好也。弗孝弗弟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行而笃敬，众所同好也。弗谨弗信焉，斯恶之矣。嘉善尊贤，容众而矜不能，众所同好也。弗爱弗亲焉，斯恶之矣。苟即良知之同好而充杨《志》误著。之善，其有不积杨有者字，下同。乎？即良知之同恶而去杨误拚。之，恶其有不化乎？若知善

而著，知不善而揜，而徒博古今，广闻见，偃然自附于孔氏之徒，其为侮圣言也滋甚。昔在述圣公立大中以昭常道自天，而授诸人曰天命，谓性推人以还诸天，曰上天之载。而其审几之功自戒惧，以至育万物，自无恶于志，以至刑百辟首末杨误皆求。无二涂辙杨作径。焉。此□狂以趋圣之彀也，学射者弗志于彀，众必哂之。羿之后而弗志于彀，人其将谓何？二三子，其乘良师帅鼓舞之几，夙兴夜寐，以自尽其天聪天明，以自树于正宗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家塾。

按：起宗亦作启宗。杨《志》载此文有缺误，陈《志》仅载前半篇。

清咸丰《孔氏承启家塾捐田碑记》存。

人材虽关地运，亦由贤大夫之诱掖振兴，况至圣后裔，尤贤大夫所切念者乎。圣裔宋建炎间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赐于衢，世袭公爵，遂为孔氏南宗。元至元间，五十三代孙孔洙以庙墓之故，让爵山东，元世祖称其“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明弘治间，郡守沈公杰始奏请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世袭五经博士，郡司此字原脱。李刘公起宗立孔氏家塾，以造就人才。其塾舍在郡城南隅，于正堂外为东序，以迪成人，西序以训幼稚。学士邹公守益为之记，称是时孔氏童子四十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想见当时弦诵雍容之美，何其盛欤？明季兵燹，家塾圯圮无存，而先圣后裔以疏水遗风传家诗礼。自让爵后，益安淡泊，竟有愿力学而缺束脩薪水之费者。咸丰之二年，观察刘公成万恻焉悲之，岁捐脩六十金，又薪水钱六十千文，即家庙东厅为孔氏承启家塾，延师训迪，以诱掖后进，原作莢。并劝邑廩生王君炳燿遵父职员显钊志，捐田二十一亩，计谷租三十擔，原作担。以资脩脯之用。将见孔氏有力者益可专心，无力者皆得就学。观察宪诱掖振兴之盛

德，地方士庶所谓百世而莫能忘者也。爰谨记之，及捐田区号亩分，并勒诸石，以垂不朽。

后列田塘区号、亩分，不具录。

大清咸丰五年岁次乙卯季夏月穀旦。

西安县儒学教谕徐允伦撰文。

邑人奎文阁典籍生员陈埧书丹。

邑人郡廩生程光裕，邑人岁贡生周嘉谋；至圣七十二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宪堂，七十代孙、癸卯科举人大挑教谕孔广升，七十代孙、钦加议叙五品执事官孔广松同立。

按：此后同治八年，观察如山复稟请拨钱三千串剏谕孔氏公局添置田产，以作家塾宾兴之资，计续置家塾田地塘税一百一十七亩，续置宾兴田地塘税七十九亩。同治十年，勒碑详列。兹不具录。

以上家庙。

元黄潛《明正书院田记》据《黄文献集》录。

宋南渡后，衢之先贤忠简赵公而下六人，盖尸祝之旧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谗于朝，即故吏所据祠地为道院者辟书堂，曰明正，且以其没人之田百七十有六亩隶焉。咸淳间，继之者赵侯孟奎，又益以他田六十有三亩，祠事以备。国朝因之，建书院，额设山长员，而兹田之夺于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庆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学宫者，冒取有禁。于是，总管申侯为阅累岁之讼牒，而核其实，悉返所侵田。有挟教门檄来争之者，侯弗为动，乃赂吏，瞰侯在告，谬为可疑，上其事于宣阃。今山长叶君谨翁白侯，破其计，而阃复下于郡侯，为征图籍覆按，具有其本末，田以卒归。盖九十年间，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

失不守，又三十余年乃复。叶君念其得之难而保有之不易也，求书于石，以图永久。潘窃维三代而降，师废民散，儒失其守，而夺于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诱，有甚于二氏者乎？尝试观马公之在建炎，连抵大奸一斥，终其身不悔。逮绍兴权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摈弗用，赵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贬且死。至若范、刘，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间，又莫或少自挠，是凛焉不可夺者。区区之土壤，犹外物也，贤师帅祇奉德意，幸惠斯文甚厚。繫六君子之胄若士之从叶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杰出其间，媲美于前哲。夫能宝其不费之躯，则一物之细有不难守矣。潘既为书其概，且道其所望于诸君如此。初田之未复也，赵公五世孙衍尝以己田百亩代其匮，汪公五世孙谊亦以己田三十亩相焉。至是两家因捐其田，戒子孙勿复有，是抑可书已。申侯名月鲁帖木而，高丽人。

明嘉靖《李公讲舍记》依嘉靖《府志》录。

嘉靖戊戌，李公遂来守，政尚德化，民俗还淳，尤以造士为首务，督率六庠诸生，发明心学，严以科条，联以讲会，而士皆知所向往。维时五邑士民欲承公教，各捐贖以构讲舍，乃易乡宦隙地。郡治之北，故芙蓉台之东，教场之西，宽广平夷。经始于嘉靖庚子，时节推刘公初泉起宗实相成之。规制宏敞，栋宇壮固。中为堂五楹，匾曰教思，堂立李公生像。堂之后为四贤祠，祀晦庵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南轩张宣公、王阳明先生，为士民瞻仰兴起之机。堂之前为归仁堂五楹，东西书楼六楹，号舍共二十楹。堂之前门屋七楹。门之外为墨池，池东南为大门三楹。号舍之后各有膳厨小房，共十二间。落成之日，初泉公状申察院，立石镌碑，用垂久远。岁编门子二名，工食银六两，并门屋赁资、隙地租税，足为修葺翻盖之需。

其春秋次丁致祭四先贤仪物，俱于察院原批编入讲舍，江山县接待、实成二寺入官田地二百八十四亩，该县解到租税银两中取办。后因豪强唆使僧徒复去，而祀事遂废。今但存贡士杜珠、耆民郑铎捐助祭养田地铺舍矣。时久未修葺，日就倾圮。嘉靖甲子春，守郑公伯兴偕同知薛公应元、通判夏公宝谒祠感慨，命工重修，焕然一新。生员刘希闵辈具呈巡抚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赵公炳然，请益田以供祀事，行府议处，益田缺三字。亩。东廓陈《志》作郭。邹公守益，明水陈公九川，绪山钱公德洪，龙溪王公畿尝偕六学师生讲学于斯。详晋江王慎中及祭酒王材《遗爱祠记》。

按：此见于赵《志》，不署作者姓名，今无可考。陈《志》以为李遂自作，误甚。

清康熙《青霞书院碑记》录康熙《县志》。

我国家膺图御宇，丕冒九有，至壬癸之际，民康物阜，中外乂安。偶以滇、闽之众，上负国恩，遂烦王师挞伐，以次荡平。捷闻，皇上御楼受贺，大赦天下。凡在覆露中者，无不扬眉舞手，形之歌咏焉。先是，浙之衢郡，与闽豫接壤，其受耿逆之祸为更惨，绅衿父老痛定思痛，则又以为吾侪获至今日而享昇平之乐者，皆督宪大司马李公出汤火而奠诸衽席者也。盖浙江为东南要地，而衢州又为浙江要地，在风尘无警之日，必藉大臣有经济才略、威望素著者镇抚之，况值抢攘多故时，尤以得人是赖。天惠此方，圣天子知人善任，预简我公式是南土。公东鲁大儒，弘襟伟抱，岳峙渊渟，立朝则肃纪振纲，惟贞百度；临镇则经文纬武，为宪万邦。此盖间气所钟，以储公辅之器，而暂借两浙为长城也。当闽兵之构乱也，公莅任才五月，而变起于意外。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远近汹汹，势欲溃。公于此际，不懋不竦，指挥自如，谕以小丑不足平也；移檄四履

中，饬器械，储糗粮，修城堡，列烽燧，谨侦谍；严滥杀之令，开招抚之门；大阅于江干，登坛誓师，部署随定。已闻戍江山者以轻进失利，而又奉有移镇三衢之旨，则投袂而起，以相机剿抚、战守之方略，授之群帅暨各郡邑而已。星驰至衢，以遏狂逞之冲。当是时，闽兵乘势而来，其气甚锐，且弦高之舌方长，而茱阳之壁尚闭；避暴客之铜丸，则燕巢城外；碎市翁之酿器，则酒流沟中。公于其间，上请庙算于亲王，中剂和衷于满汉，而下消水火于兵民。虑土寇为心腹患也，练乡勇使自卫，且为向导以捣巢。贼屡创，皆以次革面来归。虑官兵未足恃也，命长君中翰公驰还山左，出家财募兵三百人，训练成精锐，以备冲锋陷坚之用。每临敌，与将军并建旗鼓，凭高督阵，前后破敌，于前雾山、石梁、焦岩诸处，大小数十余战，擒斩无算。至于源口之捷，则群凶胆落，皆欲遁。于是，亲王驾临衢郡，长驱直进，仅一日而入霞关，势同破竹矣。盖公之运筹帷幄，擐甲胄，冒矢石，以成厥功者，略具《澄清集》中，不复赘。而即是以观，则其扼守孤城，摧方张之寇，以障东南半壁者，不可相推而论哉。虽然公之平巨寇，全衢以全浙，此其事之可见者也。公之庇斯民以全衢全浙，而兼及于吴、楚、豫、闽之间，此其事之可见而不可尽见者也。衢当三省冲途，疲于奔命，而童山斲土，又无懋迁之饶，民易贫。界连八闽，饶、信、歙、睦、括苍，前此多矿盗，近乃多垦盗，而海氛最近，复芽蘖其间，民又易乱。公下车，即洞悉情形，出则褰帷露冕，听诉苦之词；入则抵几撚须，思拯溺之计。于是，为之请蠲免，报灾荒，甦民夫，革坊长，纠贪墨，奖循良，招流亡而赎子女，新圣庙而礼先贤。至于士推邹鲁之书，野卖萑苻之剑，夜吏无声则稻粱可蓄，大兵所过而鸡犬皆宁。凡所以兴大利，剔大弊，弭大灾，捍大患，以活残黎于流离、饥冻、水旱、盗贼之中者，皆以万数，而非更仆所能计。嗟乎！自用兵以来，皇上推闾外之轂，惟以勿扰百姓为淳

諄，然胄而至者，建节拥旄，势尊矣，民瘼虽艰，或视以为司牧事，而已无与，即尽仁人长者乎。而当此纷纭倥偬时，方且画灰磨盾之不遑，尚能虑及如菅之命哉。惟公则仰体宸衷轸念之甚切，必呕心区画以求其生，民得生而后盗始消、乱始靖，而东南之半壁始可以无虞。知此意者，问之高牙大纛中，指难多屈也。大抵公道隆德茂，性严整而度弘慈，出坐堂皇时风棱甚峻，及与绅士接，则谈笑蔼然，治军书必至夜分，每为残民草疏，握笔累欬，杨《志》作欬。泪涔涔下沾襟袖焉。昔王遵岩叙幕府之树勋于浙者曰：天未尝不仁，故生斯人以定东南之乱。以今观之，昔人定乱功诚大，然往往恣威福，忽绳检，未闻为民间疾苦经营在意者也。惟公则以圣贤之心而出之为豪杰之用，不负国，不负民，不负所学，一腔忠悃，可以动天地而质鬼神，此则天生之以作金铉而调玉烛者，宜其仰邀圣眷，拟以黄扉一席旦夕待公也。公驻镇西安九年矣，高厚之戴，如海如山，兹者振旅西还，群思所以俎豆我公者，而公推让不居也。则相聚而谋于邑侯李君曰：“吾侪将何以报公哉？惟北郊浮石渡先贤清献公高斋在焉，于其地创为书院，如鹅湖、白鹿洞、崇正讲德故事，俾父老子弟来游来观，相与捧公之大集伏而诵焉，以讲明公平日所示尊君亲上之礼以报国恩，庶无负九年教育，而与焚香告天之人后先辉映乎！”侯跃起曰：“可矣。此与公仰戴朝廷之盛心最合，其亟行之。”由是邑之绅士军民皆踊跃捐惟恐后，鸠工输力，凡数阅月而告成，而侯更纠徒佾议置田若干以永甘棠之祝焉。因走书属为记其事如此。院名青霞者何？以邑烂柯山称青霞洞天故也。公讳之芳，号邨园，丁亥进士，山东武定州人。

按：此记，杨《志》、陈《志》均作蔡启傅撰。姚《志》于学校下亦作蔡启傅，而重见于《艺文》，则列名周召。原碑未见，无从辨正。

清乾隆《重修正谊书院碑记》存。

三衢古所称书院课郡士者有六：曰清献，曰柯山，曰明正，曰定志，曰青霞，曰衢麓。讲舍故址久皆无存。今地旧普润庵，其改为书院，名以爱莲，自康熙四十七年，前守毗陵杨公廷望始，因院内有白莲池也。其改名正谊，实延师儒设教，则自乾隆十年，前守胡公文溥始。岁久，栋宇倾颓，学徒嗟叹。乾隆二十一年冬，余来守是邦，思即议葺之。以郡学宜修尤亟，工费巨繁，爰集绅士劝捐，得千余金，择日兴工，郡学焕然一新。核计尚有羨余三百二十余两，即属董其事者叶斌、周廷选、叶邻、吴士本、王荣统、叶应科、吴世宸、徐泳、汪枢等为书院用。众心欣跃，庀材鸠工，罔恤劳瘁。讲堂三楹，后堂及左有楼，前厅及外大门楹数如之，魁星阁在门内左，东西学舍共二十四区，内外厨房各一，次第整理，既固且安。丁数月而工告竣，衢之人文其将复振乎！地居两浙上游，山川奇秀，发为人文。在梁、陈时，笃志经学，即有郑灼。自唐至宋，科名日盛，史志烂然可稽。德行勋绩并高，有赵公，为一世标表；而传伊洛之学，如刘质夫；出安定之门，如周正介、祝履中；与紫阳后先讲习，如柴氏兄弟、徐逸平、邹公宪、江邦直诸贤。余风遗韵，元及明初学者犹未可枚举。其世家相承，如徐、刘、郑、叶、江、毛、祝、马、王、吴、余、赵诸姓，宋时进士，实冠东南。论者动谓古今人不相及，何其靡也。毋亦司牧者未思所以鼓舞而作兴之过欤？抑余又深有感焉，讲学患有其人而无其地也，尤患有其地而无其资，院中经费向只奉宪拨给元妙观龙邑田租五十石，元妙观租谷五十石，田在龙邑，每年照时价折解银三十五六两不等。及前守胡公详拨西邑赎罪一案，有银五百两交典生息，雍正十年，前守胡公详拨西邑革监刘□教赎罪银五百两，交当铺生息，每年可得利七十五两。岁计仅百余金，其遂足敷书院之用耶？

余查西邑一案，有人官田，申详各宪准拨入书院九十六亩零，得租一百五十余石。乾隆二十四年，余查西邑张三姑案，有人官田一百二十余亩，详请上宪拨入书院九十六亩零，得租谷一百五十余石。每年除易银完粮外，可得一百余两。合前所有，计二百余金，以资山长脩脯薪水，并肄业生童月课之需。虽为数犹微，而规模粗定，□可经久。惟冀后之君子广为筹画，足其度支，踵事增华，务使三衢多士，笃志力学，人文复盛，克□□贤则正谊书院大有关于邦，必不致如旧时所称六书院者同归泯没，并无古迹可寻，是则余所厚望也。是为记。

诰授中宪大夫、知浙江衢州府事、加三级纪录四次、襄平甘士瑞撰并书。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 日勒石。

清嘉庆《重修正谊书院碑记》存。

两浙固人文藪也。三衢据浙上游，其俗尤敦朴而重节概，则涵泳圣涯、烝我髦士者，非守土责与？爰莲书院在郡城内之峥嵘岭，旧以院内白莲池得名。乾隆十年间，前守胡公文溥改题正谊，励实学也。后十有五年，甘公士瑞葺而新之，明公禄复充其脩脯膏火之资，法既详且备已。嘉庆元年秋，余来守是郡，月进生徒而校阅焉，其负盛名登巍科者蔚然改观，故乐师儒之懋勉而议讲院之重修也。爰集众力，鳩工飭材，增其闾闳，厚其墙垣，讲堂学舍，次第修葺。又以生徒之日繁，新建文昌楼、梯云阁，俱为肄业地。枕山面河，花木环植，粲乎隐隐各得其所。他若井庖庖厨，几案器皿，所需靡不咸备。计平屋四十五楹，楼房十有四楹，需费四千两有奇。隘者广，卑者高，陋者华，颓废者振兴。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非文教之一助与？工既竣，余适奉闽南观察之命，因志其事，与都人士相劝告焉。董子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来是院者，离经辨志，亲师取友，

以渐底于大成，仰副圣天子作人之化，岂特资山水之眺望，乐居处之便安已哉！顾非绅士乐输，曷克臻此，余又不敢自以为功也。董其事者，则有叶日葵、徐枚、鲁瑗、范崇凯、徐崇澹、徐世嵩、范崇纯、叶鑑序、劳湘诸人，例得备书。是为记。

诰授朝议大夫、知衢州府事、今升福建兴泉永道，加三级纪录五次朱理撰并书。

嘉庆八年岁次癸亥孟夏上浣 勒石。

未列闾郡劝捐董事十六人姓名。

以上书院。

《衢县志》卷十七

碑碣志二 分四类

名山
古迹
水利
善堂

碑碣志二

名胜公益类

唐贞元石桥诗刻 依《两浙金石志》录。姚缺百五十六字。

刺史韦公镌外祖信安郡王诗之记。篆额六行，在穿上。

五言 登石桥寻王质观棋所 衢州刺史嗣江王下缺。

别有经行所，回跨重峦侧。粤因求瘼余，徕阮释倏字。想寻真域。放情恣披拂，杖策聊□□。□□□□□，□□□□□色。虬幡雾中见，鹰塔云间识。薄烟罨远郊，遥峰没归翼。仙桥危石架，幽洞乘□□。□□□□□，□□□易测。二教无先后，一相平而直。冀兹捐俗心，永怀依妙力。

衢州刺史韦公于石桥寺桥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诗刻石记

信安郡南卅里，有峻山幽谷，含异蓄灵，两崖屹崒，中隧呀黑，巨石横亘，作为洪濼□□□□□□□□其内也，湏洞嵌豁，穹隆圈联，若鹏垂翼，隔阅日月。其外也，嵌崿揭孽，螯踞虬偃，如□□□□□□□□里异状，观视骇虑，原夫造物者将有意乎于其

间，不然何诡异之至是！昔晋代有樵人王质，于石桥下逢二仙弈棋，偶阅终局，柯烂而返，已时移百年，斯实神怪惚恍，何可详究。暨有梁开国崇尚元陈此字改雷。乃立为梵刹，以旌厥异。自是之后，代为佳境，尘世之士得游造焉。圣唐开元中，天枝信安郡王再临斯郡。王，太宗皇帝子吴王之次子，自天分胄，惟岳祚灵，蕴礼乐于生知，以戡难为己任，十季分阍，塞马不嘶，羽仪南宫，位副端揆。其始至也，以初封江王发轫于此。其再临也，以勋列崇异改封信安。遭奸臣贝锦出就归藩之义。前于此也，姜姚作菱，下注一疑字。兹清幽，亲将藻思，雅什在壁，八音凄枪。后于斯也，根其灵踪，将示摭实，乃斲木为局，雕木为仙，对弈森然，若峙真侣，可谓开张道枢、发明蒙晦者矣。王之次三子梁国公岷融液元化，弼谐羲轩，功成身退，复临斯郡。今州牧韦公光辅，即王之外孙，又分符竹，似续嘉绩，绍王继公，甘棠未凋，膏雨相接，卓绝当世，焜煌高门，簪纓举为清论，简策编为典故。公次兄光宪，贞元二春，拜连山牧，将欲之郡，远道以会于信安，交隼旂于虎符之前，连雁行于熊轼之上，寒景初霁，棣华独春，人或有荣鲜若斯之备矣。懿兹灵府，齐虑同游，山笳鸣骝，云随露冕，遍披曩迹，备阅真趣，想徽容之如在，怆年代之□移，王先题诗在桥上危楼之东壁，风雨所交，鲁鱼将误，恐或隳落，堙沉德馨，公乃勒于贞石，以传不朽。惟英王播芳于昔，惟哲孙继躅于今，辉光蝉连，前后相烛，不发扬于颂述，何彰示于将来。以子聳前大理评事严绶曾恭文进载笔从赏，乃命为记，以旌盛烈。

大唐贞元三年丁卯岁正月景唐避丙字。戊朔九日甲午，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石桥寺主。下缺。

祝绅、林英、刘彝、钱颢、梁浹、郑庭坚，熙宁辛亥会宿斗茶于是，孟春九日。上宋人题名，正书八行，行四字，字径一寸五分，分列于碑穿

左右。

朱彝尊跋：石桥寺，在衢州府西安县南三十里。此依碑文。道书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县事鹿君祐邀予往游，从寺登山，寻仙人对弈所，前后洞豁，有碑峙其右，则唐嗣江王祜所题五言诗，以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书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文称刺史韦公于石桥寺桥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诗刻石。按：《新唐书·表》，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祜。《旧唐书·传》，祜少继江王颙，后封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云、开元中，两为衢州刺史。诗题嗣江王，当是景云间初为刺史作也。成都杨用修“不知薄烟冪远郊”、“遥峰没归翼”二语系王诗。疑为仙人遗句，误矣。见《丹铅总录》及《艺林伐山》。

阮元跋：右诗刻记碑，在衢州西安县南三十里。石高四尺，广一尺九寸，正书二十三行，行三十九字，上有一穿唐刻，绝左下蚀一角，亡去五十余字。额上有宋人斗茶题名，八行分列左右。此信安王祜仙迹诗，外孙韦光辅刻之，光辅婿严绶记之也。朱竹垞谓“《新唐书·表》，太宗第一当作三。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祜。《旧唐书·传》，祜少继江王颙，后封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云、开元中，两为衢州刺史。诗题嗣江王，当是景云间初为刺史作也。”予按：《新唐书·表》，恪第三子琨，琨子祜。今碑云：信安郡王，太宗皇帝子吴王之次子，世次少一代，文述于当时，且出懿亲，似不当误。又言，王之次三子岷，复临斯郡，光辅之兄光宪迂道来会，似皆摭实可信也。碑书嗣为嗣，靈为靈，又为靈，偃为偃，剝为剝，美为姜，駟为駟，朽为朽，梁为梁，壻为聳，行笔绝似虞永兴庙堂碑，惜石已不存。今就赵氏旧藏本录之，竹垞所见又有元和刺史陆庶《游石桥记》，又有刘迥、李幼卿、

李深、谢勳、羊滔、薛戎六唐人诗刊成二碑，留石桥寺。嘉靖中尚存，赵锺修府志具录之。今皆不可见矣。

唐元和陆庶《游石桥记》石刻 黄坛张氏家藏本

游石桥记 唐刺史陆庶撰 次男综正书

烂柯仙躅，图牒详矣。观夫巨石横空，矫如惊龙，峯岬划拆，际于穹崇。南走群峰，北控遐陆，不远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权輿之初，俾宅真仙，而幽赞人民，脱笼槛于兹地，不然者扰扰尘迹，潇洒灵踪，高步遐瞩，相瞬而致，则樵夫之遇二仙，其所以示化与？何元造无朕而壶中之日月可得而窥矣。庶牧于是邦，迨兹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机虑如洗，颓然性复于静，静复于真，天地之万类，吾生之忧乐，将不介于胸中矣。心境相传，不知吾之遇灵境与灵境之遇吾与？时元和元年三月十八日。

亲宾子婿、试大理评事元益，前绛州太守、县尉崔纘。男子缺一。右内率府录事参军综，前弘文馆明经绘，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绍，前崇陵挽郎缜从行。

朱彝尊《跋》：《游石桥记》，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陆庶文。庶，吴人。宰相元方之曾孙，象先之从孙，希声之从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赠太尉，其子姓号太尉支。元方、象先、希声，三世相唐。《新唐书·世系表》，庶历官福建观察使。当日以贵公孙领郡，碑后列亲宾接武男子从行，是亦好事者。亲宾二人：子婿试大理评事元益、前绛州太平县尉崔纘；男子五人：右内率府录事参军综，前弘文馆明经绘，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绍，前崇陵挽郎缜。按《世系表》书纵鄆令，综河南府户曹参军，绘信州刺史，绍颍州刺史，惟缜无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缜以大臣

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西邑碑碣考》：唐刺史韦公鏐外祖信安郡王诗碑记。此碑额十四字，篆书，前列诗，次文，末小字记贞元三年丁卯岁正月景戌朔九日甲午，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碑，已断为三。又《游石桥记》，唐刺史陆庶撰，次男综正书。前书游石桥记四字，次文，末书亲宾孙男，前后共十五行，题一行，文九行，款识五行，此碑亦断为三。

按：《西邑碑碣考》，不知何人所作。亦仅见此一则。

石桥寺六唐人诗石刻 旧引《信安志》原本。

刘迥《游烂柯山》四首

白云引策杖，苔径谁往还。渐见松树偃，时闻鸟声间。豁然喧氛尽，独对万重山。最高顶

石桥架绝壑，苍翠横鸟道。凭槛云脚下，颓阳日犹蚤。霓裳倘一遇，千载长不老。石桥

灵境偶一寻，洞天碧云上。烂柯有遗迹，羽客何由访。日暮怅欲还，晴烟满千嶂。仙人棋

绳床晏坐久，石窟绝行迹。能在人代中，远将人代隔。白云风飏飞，非欲待归客。石室二禅师

李幼卿

拂雾理孤策，薄霄眺层岑。迥升烟雾外，豁见天地心。物象不可及，迟回空咏吟。最高顶

巨石何崔巍，横桥架山顶。傍通日月过，仰望虹霓迥。圣者开津梁，谁能度兹岭。石桥

二仙自围棋，偶与樵夫会。仙家异人代，俄顷千年外。笙鹤何时还，仪形尚相对。仙人棋

石室过云外，二僧俨禅寂。不语对空山，无心向来客。作礼未及终，忘循旧形迹。石室二禅师

李深

寻源路不迷，绝顶与云齐。坐引群峰小，平看万木低。双林春色上，正有子规啼。最高顶

嵌空横洞天，磅礴倚崖岬。宛如虹势出，可赏不可转。真兴得津梁，抽簪永游衍。石桥

羽客无姓名，仙棋但闻见。行看负薪客，坐使桑田变。怀古正怡然，前山早莺啭。仙人棋

稽首期发蒙，吾师岂无说。安禅即方丈，演法皆寂灭。鸣磬雨花香，斋堂饭松屑。石室二禅师

羊滔

步登春岩里，更上最远山。聊见宇宙阔，遂令身世间。清辉赏不尽，高驾何时还。最高顶

石梁耸千尺，高盼出林□。亘壑蹶丹虹，排云弄清影。路期访道客，游衍空井井。石桥

采薪穷冥搜，深路转清暎。安知洞天里，偶坐得棋圣。至今追灵迹，可用陶静性。仙人棋

沙门何处人，携手俱灭迹。深入不动境，乃知真圆寂。有时归罗浮，白日见飞锡。石室二禅师

薛戎

登岩已寂历，绝顶更岩峣。想象如天近，窥临与世遥。悠然畅心目，万虑一时销。最高顶

圣游本无迹，留此示津梁。架险知何适，遗名但不亡。只今成佛宇，化度果难量。石桥

二仙行自适，日月徒迁徙。不语寄手谈，无心引樵子。蒙分一

丸药，相偶穷年纪。仙人棋

仙山习禅处，了知通李释。昔作异时人，今成相对寂。便是不二门，自生瞻仰意。石室二禅师

谢勳

独凌清景出，下视众山中。云日遥相对，川原无不通。自致高标末，何心待馭风。最高顶

宛演横半规，穹崇翠微上。云扃掩苔石，千古无人赏。宁知后贤心，登此共来往。石桥

仙弈示樵夫，能言忘归路。因看斧柯烂，孙子发已素。孰云遗迹久，举意如旦暮。仙人棋

仙僧会真要，应物希渊默。惟将无住理，转与信人说。月影清江中，可观不可得。石室二禅师

朱彝尊《跋》：右刘迥、李幼卿、李深、谢勳、羊滔、薛戎诗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桥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赵镗修《府志》具录之，中间阙文仅六字耳。姚《志》所载，只缺一字。迥，字阳卿，知幾子。大历初，吉州刺史，终谏议大夫、给事中。有集五卷，载《新唐书·艺文志》。幼卿，字长夫，陇西人。大历中，以右庶子领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达，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历中，宏词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迁河南令，历衢、湖、常三州刺史，终浙东观察使。勳，未详。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后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尽删唐人之诗，深可恨也。宋陈耆卿撰《赤城志》，明谢方石续之，各为一集，合之以行，后之君子改修志者，当取以为法。

《全唐诗》刘迥诗下按：此诗见《信安志》烂柯山石刻，并见者李幼卿、李深、谢勳、羊滔、薛戎五人。或一时同咏，或先后继唱，皆列于后。

按：杨《志·府官表》，李深，贞元十八年任，见薛戎《石桥碑记》。又薛戎，河南宝鼎人。元和七年任，其间相距十一年。而陆庶记于元和元年，即在此。相距之中，斯六人之诗明非同时所作。云“薛戎石桥碑记”，明非陆庶《游石桥记》，惜今不传。

宋刻柯山题名碑

熙宁一，正面行书：

知衢州比部郎中张鑑唐臣新，淮南转运判官、金部员外郎蒋之奇颖叔，通判、虞部员外郎高定公武，判官孙元长仲勉，西安令丘遼子由，同游烂柯山，遂登绝顶，时大宋熙宁壬子岁正月十一日题。

按：杨《志·府官表》：张鑑比部郎中，神宗熙宁四年任，六年满。又《县官表》有邱达，西安令，将仕郎，亦熙宁四年任。壬子，盖五年也。陈《志》同作邱达，姚《志》据此改作遼。原碑已失，今无佐证。蒋、高、孙三人，志并失载。

元符二，在前碑阴，正书：

朝散大夫、提点刑狱公事游嗣立茂，先岁巡浙东诸郡县，早离江山，薄暮抵宝岩，遂游石桥，观烂柯岩，登绝顶，回宿是寺。翌旦，由灵山之遂昌，将穷温、处、台、越，遍及四境，不唯得以究民瘼，又因以揽溪山之胜，亦缘幸矣。元符二年九月二十日，题之于碑阴。男扑侍行。

按：杭州定山慈严院摩崖题名：建安游茂先行按浙东，晚宿慈严。元符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男柞侍行。定山在钱塘江干，为东浙登程之始，与此正同出一时。但扑、柞形似，不知有误否？此题与前合刻一石，清季尚存，失去未久。

乾道摩崖题名一

乾道辛卯仲春望日，吴兴施元之劝耕来观，吴兴卢咸庆、四明

郑若谷亦以职事来会，徙倚久之，摄西安县事，婺源罗颙同集。

右题在洞内西壁，正书八行，行六字。字径三寸，旁有小字一行，似是曹凤翔上石，稍晦。查杨《志》表，施元之，孝宗乾道六年知衢州、左宣教郎，后除浙西提刑。辛卯者，乾道七年也。

乾道摩崖题名二

乾道□□□春上□□□三季咸□云王君推长郡□□□永嘉□□□丹阳洪子□□□施德□□□瑞芻□来□

右题在前侧，八分书，九行，行五字，字径二寸，漫漶多不可辨识。考乾道间，官斯土者前有王悦、王稽中，后有王察、王公衮。此王君未知为谁？

宋刻庸斋残碑

此碑残缺已甚，掇拾断片，录而存之。

赳古从字。庸斋烂柯有怀史君而酒

许即讯字。遶至便遂小诗

径畷徐公与庸斋赵公汝驩同游柯山，而郡守游公钧送酒至，即东篱白衣之意，公赋诗刻石，而钧重贤之意具见，真可人哉！钧尝为公买田筑舍，请公讲学，其所以重之者如斯而已乎。正德丙子秋，□□谨跋。

右大字两行，首行十一字，次行七字，字每八寸左右不等，绝似山谷，笔法豪放。次行下有正德跋语，惜亡其名。小字四行，殆后人为之。

可人载酒问

(原诗)尚书胜迹留千载，太守离思去十八。难得地主真可人，载酒问字石须伐。

趁 霖

按：此即前碑之诗，但断存五字耳。笔法与前同，末徐霖二字亦有别致。

又一段：

刷泉怀古流字。

埜子直

应辰二

崇炼皆

书

公字景说，淳祐省

尝与庸斋赵汝麟游，

千古之想，当与二仙

生晚不得执公杖

按：此仅断碑中段一截，上下皆缺，笔法同前。书下复有四行小字，与前正德跋语，意亦相似，当出一人。公谓徐霖，淳祐元年省元。景说，其字。即前所云径畷徐公也。

此外，又有断碑残字，敬赓径畷一段，南充游钧一段，似是游守当时和作，惜未见其全。

倒叹如斯麟趾惟公管晏羞直

谅清忠胡不留谁信平生稿疏

右碑裂分两段，从日迟亭址下掘出，字体与前一律，诗亦不全，并无款识，不知谁作。以麟趾二语度之，似是谓赵公汝麟也。

元刻杨明诗残碑

行迟

(原诗)洞天春远日行迟，几点
星残仙子棋。樵斧烂
柯人换世，碧桃花影未

曾移。

仙子棋

烂柯人换世

桃花影未曾移

上缺。讳明，字文举，号潜醉。文章高古，诗为嵩门。

柯山，而先生之诗遂刻山中，以俟赏音。

二年冬十月十有八日，门生碣石王主敬谨。

右碑正书，四行，行七字，合成绝句一首，已断为三截。今存其二，未有跋识款题王主敬。考：主敬系元至正间衢州路总管。则此二年上，必是至正两字。主敬于杨称门生，或生同时而年差长者，杨亦当为元人。而瞿公日迟亭碑乃谓唐人，杨《志》列在宋人，姚《志》并改瞿碑唐人春远日迟之咏为昔人，均无一言及元人，不知何也？

明成化诗刻残碑在旧府署樵楼壁间。

题阙约有两行。

名山不与众山同，此日登临眼界空。晓色皎分瑶草露，天香清散桂花风。明时讵谓无佳士，雅望争夸有巨公。四美二难难再得，何妨终日醉颜红。

重九访柯山，驱驰一径艰。晴云看冉冉，流水渡潺潺。树色苍茫里，钟声杳霭间。长生真有术，令我驻衰颜。

白云深处访仙踪，此日欣陪□□□。□□□□□□□，思亲佳节□□□。斧柯已烂樵夫渺，棋局犹存石室空。野衲不胜惊喜甚。笙箫齐奏梵王宫。 洛阳卫

衢郡柯山久擅名，重阳登眺有□清。晴峰接汉乔松古，秋水盈畴晚稻成。野客樵归空有迹，真仙弈罢已无情。西风走马斜阳里，

满耳讴歌颂太平。

郡城南廿里许，有山岩峽葱蒨，上有洞曰青霞，盖晋王质烂柯处也。成化柒年季秋，余偕别驾祝君通，守卫君□□、沈君刻日定方出郊看敛，适重九，南行便道。窃效故事，一往登焉。骋目四顾，禾黍盈郊，既惊且赏，私相喜曰：“不谓之有秋可乎？”爰下车，入寺饮焉。顷，致仕秋官员外郎吴君亦邂逅，即席赋诗，更唱迭和，不一而足。既题寺壁，而吴君《序》之详矣。会方改作谯楼，基半仍存，录一诗，命勒诸石，以纪有秋。噫！兹游也，岂徒流连光景者哉！后之君子尚鉴于斯。

上蚀。一日，知衢州府事前奉蚀。大夫、顺天府尹、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阎铎文振识。

右碑横方尺许，共三十一行，行十七字，楷书纤秀。惜前后多剥蚀，四诗似非出自一人，款仅洛阳卫三字可见。考：赵《志·官守纪》，成化中宦衢者有卫澜，官通判，贵州平坝人。《清献集》阎序作兰，洛阳或本籍也。祝姓别驾，无所见。沈姓者，有推官沈英，五河人，未知是否？末行衢守姓名隐约似阎铎文振。阎乃成化时名宦，文振其字，陕西兴平人。叶秉敬《府志》，称其刚大之气，通达之才，政事严明，尤长于诗。良不诬也。致仕秋官吴君，不知为谁，今无可考，《序》亦不传。

明嘉靖胡宗宪《宴烂柯山》刻石 此碑今存洞中，不全。

前两行缺。 (原诗)十里云山一径通，天门高敞五云中。披
高敞五云 云把酒兴不尽，直上峰头踏玉虹。
中直长披云
把酒兴不
尽直上峰

头踏玉虹

嘉靖壬戌孟冬，总督浙直福江军务、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新安胡宗宪题。

右碑存者横、广三尺余，纵约尺余，每行三四字不等，字约四五寸，行草书。首缺九字，约分两行。

又徐渭、沈明臣《陪宴烂柯山即席赋凯歌》刻石。碑同前，不全。

奉侍少保令公驻师三衢，闻闽中寇悉平，因献凯歌四首。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

万山松柏绕旌旗，太保南征暂驻师。接 太保，《志》作少保。

得羽书知贼破，烂柯山上正围棋。 山上，《志》作山下。

偏裨结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红。夜

雪不劳元帅入，先擒贼将出洄中。 洄，陈《志》作回，姚《志》作围。

群凶万队一时平，沧海无波缺四字。 (补)瘴岭清。帐

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缺四字。 数义乌兵。

帷中谈笑静风尘，缺八字。 只用先锋一两人。万

里封侯金印缺八字。 大，千场博戏采球新。

沈明臣字嘉则，鄞人。

上缺。将军帐下缺。 前两首仅存八字，已不能补。

粤海下缺。 军神武下缺。

衔枚夜渡五缺十字。 (补)千兵，密领军符号令明。狭

巷短兵相接处，杀缺六字。 人如草不闻声。

轻裘缓带一跻攀，缺八字。 靖海平蛮指顾间。手

自题诗临石壁，缺七字。 烂柯山作燕然山。

右诗采《徐文长集》、《明诗综》及《静志居诗话》补之，不能补者仍阙之。

明万历金忠士《游柯山》诗刻石^{今存}。

丙午除日，同吴大参游柯山，因题曰《碧汉长虹赋》，得排律三十韵。

战龙松径理游鞵，除夕来寻八洞天。屈曲回环山磴尽，玲珑一线石桥巖。忽开灵窍非人力，才到摩崖薄世缘。堪摘星精盈尺近，恍跻月窟半规圆。当时野鹤青霞去，但有长虹碧汉悬。孤塔摇风铃韵落，四峰拱刹树光连。似标神岛鱼图外，未让危梁雁荡前。顾盼已清尘吏想，追陪况复长官贤。同门同榜知心契，明日明年乐事偏。椒盘献处窥金井，竹爆声中探玉田。丹灶数堆经宿雨，楸枰乱点入寒烟。驻颜枣核方殊秘，移影桃花句尚传。问俗公余欣朴茂，搜奇此地直联牵。共君赓唱升平世，过子嵩呼寿十千。

万历三十五年岁在丁未元日之吉，新安金忠士书。

右碑横、广四尺余，直径一尺二寸，草书，有二怀笔意。今尚完好。所可疑者，题称三十韵，而诗仅二十八句耳。碑尾有章二：上为忠士两字，下为清朝御史四字。查：忠士，字元卿，宿松人。万历壬辰进士，以御史巡按浙江。亦见新桥徐可求牌坊。

明万历《新建日迟亭碑记》^{此碑今存，志载脱误。}

日迟亭记

柯山石梁所从来矣，繇晋王质而始名。至明瞿维西公而始亭。亭成于万历之戊午，则公守衢之明年也。山川四映，风日宜人，可以息劳，可以揽胜，可以传觴，可以忘归。山如故也，址如故也，前岂无人不作此举而公始创之，事如有待则山灵之傲幸于人，有甚于人之呵护山灵矣。余不慧，时作喧寂之想。去山不数里，先子之宅在焉。故取涂于山，未尝不登眺；登眺，未尝不穷日；日穷而促归，

未尝不恠于不满，志私心焉。于此诛茅作室，便可与王子传问弈谱如积薪，当年故事而公为之矣。筑基伊始，将作官程昆约余略商高下，筹踌良久，神悦先告，风雨欲来，徘徊未去，谓程子曰：“人若心中无事，何必作牛马走生活，即此静坐，直一日当两日矣。”程曰：“公解办此，何必非王子后身？”余曰：“固然。不有瞿公，谁为发宇宙之清旷，遗俗子以宽闲。我辈食此未有报耳！”则程子百稽首曰：“敢报之以不苟简于首事，图永奠于方来。”徐共言别，日尚衔山。载阅月而工成，公忘余之不慧，属为名而记之。余且忆断碑之章曰：洞天春远日行迟，几点星残仙子棋。樵斧烂柯人换世，碧桃花影未曾移。逸而雅，婉而多风，不必侈言仙去，恍已若在羲皇之上者。公所不委琐于世局，自公之暇一再涉此，会心不远日御且迟，已因颜之曰日迟亭。公讳溥，别号维西，四川达州人。成万历丁未进士。

万历戊午岁孟夏上浣之吉。

明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治人徐可求顿首拜撰。

邑后学徐日灵书石。

右碑无篆额，正书，十六行，题一行，文十二行，行四十字，年月一行，款二行。戊午，万历四十六年。

其二碑今存，志载不全。

新建柯山罔迟亭记八字篆额，作四行。

三衢多灵山，如九仙、太真、紫霞、白石，夙称神仙此字今缺。隩宅，然皆窅窳幽邃，履迹罕及。惟石室以烂柯最著，去郡治稍近，辘轩时至。余初握符，旁午未暇，□检郡乘，知罔□面内嵬然峙见者，南山也。□检郡乘以下至此，姚《志》无。已而登眺，天门划开，目舒神旷，若飘浮上腾，而临云气至。止山刹，则倾圯寥落，风雨莫蔽，乃心又怒焉。因捐俸葺之，以其羸建亭三楹，翼然于岩上。经始于戊

午仲春丁酉，阅月甲申工告竣。取唐此字，陈、姚两《志》俱作昔，然原碑明明作唐。人春远日迟之咏颜其亭。亭无榑栌节榑之华，以苍崖碧嶂为藩垣，白云青霞为巫饰，八窗洞启，吐纳万象，兹山若增而丽焉。方其初阳未晞，浮霭犹集，引睇块莽，缱怀北极，风日既美，烟霞澄鲜，举尊相属，眉宇嫣然。迨夫考俗相方，观稼问织，稔穗被野，机杼盈室，彼馑南亩而歌瓠窆者，声满岩谷，不必金光拾玉髓吸，慕王子之遇真，寻斧柯以问弈。登斯亭者而乐，可识也何者。寓内名胜在浙之东西不一，姑蔑届越上游，僻远淳茂，不为秣华点染，山川风物略似秦余。莅兹土者，壹以平易宜民，民安教令而含醇饮和，无烦苛急，益得从容四体，相与于化日之日。昔人有言：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则兹亭之有裨于治不浅，匪直山灵之点缀而观游云虚哉。自何者下至此一节，前志无。余因搢绅寮友宴而落之，为记作亭之意如此。

万历戊午岁仲秋上浣之吉。

赐进士第、知衢州府事、西蜀达人□□撰。

治门下士徐□□书并篆。

右碑篆额下正书，十五行，题一行，文十二行，行四十四字，年月一行，款二行。瞿溥名，不知何时为人凿去，徐亦无名。笔法与前碑同，则亦日灵书也。日灵后更名日曦，中天启壬戌进士。

清初丙戌残碑 此碑仅存半截。

烂柯山诗 并小序。

丙戌之秋，予移守衢州，裂。金台有客呀余曰：“衢居东浙上游，萑苻未靖，疮痍未起，图治得无难乎？”余曰：“有。按地輿志，衢

之山岩灵异，兼多名胜。矧余性在山水，山可悦心，水可悦目。名胜不少纪迹，且兵燹之遗黎，正可用其绥辑。”是岁十月朔，霜蹄初歇，六师旋归，借舟车米粟奔众千百二十日，闾阎得以不搅民汔康止。越明年之四月，簿书稍暇，爰采古人遗迹。城南二十里有烂柯山，即昔王质之观棋处也，为青霞第八洞天。先是，予乡人瞿公讳溥，曾守兹土，作亭于上。林峦一线，岩岬千重，绝壁危梁，苍龙松击，起餐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霓裳相接，鳧舄忘归。昔王子安谓淮南桂树暂得仙家，江左桃源终迷故宅。余虽不敏，殆将使余杭之酒以醉蔡经，岷峽之果以沾曼倩。青霞洞口，其即□□□□□□□云乎哉，疮痍云乎哉！

诗缺。

右碑横列，行草书，字约寸许，每行十六七字不等，后半截已断去，遂无款识。以其《序》中称瞿公乡人考之，瞿公蜀产，当是内江冷时中所作。内江亦蜀地，冷公尝辑《烂柯山志》，见《浙江通志》。但杨《志》表载冷公于顺治四年任兹，云丙戌之秋移守衢州，则是三年也。越明年，乃四年丁亥。疑杨《志》表有误。碑首有“雪台授简，霞洞看棋”八字长方篆章。

半截诗碑今存，不全。

游姑蔑烂柯山，访青霞洞天

日边太末远相悬，游策追攀亦宿缘。一线有天无径入，三人何处尚名沿。局中看破俄千古，机外情忘已半仙。棋畔题诗尽冠盖，问心若个似樵专。

三访柯山兹始偕，洞天犹自怅游怀。涧迷石窦无容策，月溢云根未许阶。古局似妨今眼见，青霞应与俗踪乖。顾余亦是耽棋者，何事王樵不可侪。

仙山非洞亦非台，复道谁为大小开。混沌凿穿容地辟，虚空划破引天来。可能柯腐山仍字，何处霞青境漫猜。拟向棋边订先著，石枰云古半莓苔。

观仙弈有感

仙棋何意野樵寻，敲断青霞坐隐下缺。

右碑横列，草书，行八九字不等。后半失去，无年月款识。首有玉章文采风流夔章。

清康熙学使周清原题名碑存。

余再按三衢，试事既竣，偕协镇孔君迈古、郡守董君士超、郡丞王君敏公、别驾刘君蘧脩、西安令鹿君有上、学博周君铭五游此。

两浙督学使者、左赞善、晋陵周清原题。时康熙庚午清明前一日。

右碑高约五尺，正书，五行，行十七字，字约二寸半。前三行记游，一行衔名，未行年月。庚午，康熙二十九年也。考《通志》，周清原，字蓉湖，江南武进人。康熙己未，博学鸿儒。二十七年，以左春坊左赞善任督学常州。武进，东晋为晋陵郡，故名。碑中诸人均列字。孔名弘宪，董名弘毅，王名景圣，刘名泽嗣，鹿名祐，周名元釜。

诗碑

奉和学宪周老大人《游烂柯山纪事》

玉堂峻望玉山清，太史由来有令名。不侈马韩陈女乐，偶携谢屐探作仄音。莺声。登高能赋人谁敌，负耒横经士尽耕。此日从游追胜会，惠风和畅雨初晴。

守三衢董士超

轩轩华盖秀双松，婉婉灵旗驾八龙。良夜好将明月抱，天风如挟海涛从。倦凭嘉荫思眠石，醉步春阴许杖筇。一自烂柯闲会合，青霞常自护仙封。

三衢王士敏

秀出奇峰翠雾浓，霞蒸古洞聚仙踪。苍松声怒风云壮，弈道春绵日月重。夹岸晴天横一线，隔溪遍野怵千农。欹亭醉倚多欢赏，领取樵夫曲未终。

通判润阳刘泽嗣

人居桃坞清平世，酒熟花村笑语中。一自樵苏还旧郭，至今山岛坐春风。侧身日月千年局，绝径云霞一线通。闻道神仙能济世，频吹残律属群公。

西安令颍川鹿祐

右碑高仅五六寸，小楷，二十二行，行十七格，末格字今已蚀去。周诗原唱未见，不知别刊一碑否？陈、姚两《志》均不载，此无从补辑，仍此碑存之。

清康熙叶淑衍撰《陈公修柯山亭碑》今存。字已磨灭，依嘉庆《志》补。

邑侯陈公重修柯山亭记篆额十字，分作五行。

柯山亭记

山川灵秀之区，往往有仙景著迹，类若荒幻不经，为好异者所乐传。如三衢郡城之南青霞洞者，相传有樵子观弈罢，而斧柯已烂，归来人代几换之说，似不足信。或者昔人游息于此，爱其岩壑幽异，徘徊不忍去，遂有长日如年之羨。于是托为柯烂世换之说，以见尘氛迥隔，别有壶中天地，亦与列子御风、庄叟化蝶同一寓言，亦未可知。独是其山不甚高，而跻其巅可以望远，环数十里川原如罗置几席，其洞不甚怪险，而穹梁百尺可以翔步，四瞩松沸鸟呼，流

云低匝，令人目霁而神寂。其地距城阨不甚远，游人可朝往暮归，无仆痛马瘡之苦，则虽借仙真怪诞之说以佐骚人逸士之品题嘲咏，似亦无不可者。前太守瞿公作亭于洞之侧，颜曰日迟。岁月既久，檐柱倾圯，邑侯陈公于政事休暇之时，常与宾朋游览其间，飞觴赋诗，竟日乃去。遂葺治斯亭，增其栏楯，视昔更为完美。于是千百年之胜迹一旦易耳目焉，洵韵事也。陈公以廉惠居心，以勤敏莅事。西邑故冲要地，酬应旁午，案牍充集。侯于退食之暇，即挥麈谈名理，课艺裁诗，淋漓楮墨官阁之中，不异空山邃谷。下车伊始，首履亩，正经界，厘赋税，遂次第营学宫，筑河隍，修先贤清献祠宇。诸兴除毕奏，乃以余事治游观之地，与民同其乐，庶燕间之际，藉以涤烦去器，亦政治之一助也。可谓绰乎有余裕矣。栾针对子重之言曰：“好以众整。”又曰：“好以暇夫。”整与暇，实相成者也。假使缙筹律令簿书笺奏之务纷错于前，而又以得失是非毁誉之念交战于中，欲少暇得乎？既驰骛补苴之不给，而何整之能有？又奚遑搜名胜、治往迹，把酒临风，作谢眺惊人之句，为山灵增胜慨哉！然整与暇，非可以袭而致也。陈侯以海涵岳负之才，而又能澡雪其心志，故神定而天全，盖无烟云岳麓之非文章政事，而其文章政事亦若烟云岳麓之郁葱磅礴恢奇变化，而不可测其端倪也。又安见一拳之亭不可媲美于听事之堂也哉！信乎整与暇之有本也。亭既落成，士民以为侯方驰驱王事，非青霞片石所能留，爰伐石请记，以表他日甘棠之遗爱云。

康熙三十七年仲春月上浣。

右碑字全磨去，隐隐有痕，约共十八行，首行题，次三行款识，文十三行，末年月一行，后列绅民姓名颇多，惜字迹细小，不能辨认。兹文依姚《志》补之。

日迟亭边半段碑

石梁千尺连螭
葛乃得至梁下廓
翳于奥草而已，召山僧
亭而陟存矣。其尘积者为青
敲火溲勃淋漓其上与瓦砾
何荒凉颓败，一至于此。虽晋樵
下数十家，况唐宋以来碑版犹
湮没而不为表章毋乃守土之
乐为赞成，共出囊金三百治之
者、亭塔者、塔碑之仆者立，碑之断
梁之下可以憩。梁之前可以升高
独晋樵人乎哉！古所称洞天良不予
传。兹山也，荒废既久，余与朗山新之
授之同志者。

承办书王显钊。

右碑石厚六七寸，尚有新色，中腰横裂，仅存尺余至二尺，遂
无款识年月。味其辞意，当是道光二十二年衢守汤俊重建日迟
亭碑。朗山者，西安令余士璫也。

宋代仙岩题名刻石

李庄季直万俟止行之留观能元任观复矣济汝能必闻范仲熊益
谦仲彪炳文莱邦基郑仔子肩吕大举舜元曾逊守谦释法聪聿复
右十二人，以绍兴戊午暮春二十有九日同来。

右题名十一行，行五字，年月五行，行四字，字径一寸至二寸

二分，隶书。戊午，在绍兴八年。李庄，高宗时，知明州军庆元府，见《通志》。留氏三人皆邑人，余未详。

冯和叔季成、毛开平仲同游，绍兴乙亥岁八月丙子日。

住仙岩传法门释致。

右题名四行，首行六字，余行俱五字，字径寸半至二寸半，未署住僧一行，仅存八字。释字径寸，致字径五分，岩字径一寸三分，余各八九分，均正书。冯和叔，未详。毛开，邑人。乙亥，在绍兴二十五年。

婺女姜非熊、熊□，桐庐吾择□子幾，以绍兴乙亥秋九月二十有六日同游。

右题四行，行六字，字径一寸至一寸七分，正书。

滨举

持平

前题后连此四字，作二行，行二字，字径三寸三分至四寸，篆书。不识所谓此与前题俱在冯、毛题名之右。

国属端仁自武林径舍投宿石岩，因笔以记其来，时绍兴丙子季秋廿日题。

住仙岩传法僧。

右题七行，行四字，第七行五字。字径一寸二分至四寸五分。草书。未署住僧一行，存六字，字径一寸至一寸七分。正书。丙子，在绍兴二十六年。

吴兴卢宜之谊伯，伺迎仓使，乘闲来游，淳熙五年春正月廿七日识。

右题七行，行四字，字径寸半至三寸三分。隶书。卢宜之，德清人。乾道八年壬辰黄定榜进士。见《通志》。

明吴之鲸九仙岩寺诗碑

嵌寺壁。

秋日因缺。郑生国相缺。廷诏过访王缺。岩信宿山寺为缺。
名岫。

九仙岩

悬崖四削逼高冥，峭崿巍峨似突星。飞构何年丹灶在，虚□犹
许羽衣停。寒消赤日岚分碧，秀挹苍烟夜带青。欲遣都卢成轻舫，
恐惊仙梦触山灵。

茨菰岩

俗讹称慈姑。

谁将雕叶过蓬瀛，摄向仙人掌上擎。风动碧藓吹浅浪，正堪长
日伴青精。

双髻峰

其形宛然与九仙倏仰。

青鬣双垂阅大年，朝携薄雾夕含烟。玉虬不逐浮云去，留取千
秋傍九仙。

路入九仙寺

路转山深杖履幽，依滩虚籁正高秋。九仙偃蹇如骧首，双髻菁
葱似点头。桂栢凝香飞薄雾，篋笥积翠映寒流。追随剩有餐霞客，
不数方壶十二楼。

万历戊戌八月廿三日，武林伯霖甫吴之鲸撰。

东海友人徐日严书。

右碑纵一尺，横、广三尺。序五行，剥蚀，止存二十字。诗二
十二行，年月结名三行，行十字或十一字，字径二分至八分。行
草书。右方断去下角。

以上名山。

唐会昌崔耿《女楼记》据嘉靖《府志》录。他志所载不全。

衢之城成于龟山峥嵘岭上，其守之居西北角有楼，以女名之。其楼深在守居静固之地，女子所居宜之，名楼之义岂然乎哉？又信安分于东阳，昔姑蔑国也。其地上当婺女子舍次，意其号楼亦或在此。《图经》无记，宿老昧传，故莫能知其所以女名其楼之义者。结构年深，土木疲惫，关键交付，参差倾脱。每登之，慄乎反怀忧，岂能消忧者欤？会昌辛酉岁，余祇命作守至此。逾月，条悉郡理之余，视其将毁坏，命工度其形势，势已去不可留，难加补葺，乃重作之。上楼下室，本架侏儒，两两相接，接为众柱中，匪全力气不两交，遂去联缀，代以伟榦而贯之扶持，已有道根本，自然牢固矣。东南磴路本合而未歧，斜委暗通，曲回取便，有似乎宵人之径，今不出其梯更加其级，引其势、直其道，安而行之，左右升降，洞然无冲凝焉。南附小楼，内同其无，外揭其有，舒二翼而北抱之。室立壁垣，楼彻户牖，有山在前，有水在下，浩然群籁，拿拿哦哦。阴魄悬光，阳晖升照。一邑风景，万井人烟。笛怨切而歌清亮，飘飘然出乎虚无无际间。春日暖而花含笑，夏风炎而檐度凉，秋气澄明而虑澹，冬景曠通而望远。历四候之变态，睹万物之动息。美景开筵宴，于是暇日阅图书，于是时俗奖朋誉。顾我无游徒偃仰，虽欣于所遇，惭惧不任其共理，安其所安，聊乐以处。耿也，本清河东武城人，因六代祖岐叔讳鑣，仕隋为散骑侍郎、内史舍人、文林馆学士，应诏入洛，遂留于都。在前代代其家，在后光启旧土。开元中，曾祖考太保忠公，以道事君，任冠中外，自并入觐报政，册勋复开国于东武城。於戏！大凡为人后者，动意举足，不敢忘其本。因旧址作新楼，北向临风，万感俱集，强名东武，以成愚志。遂磨贞石，日而月之，书其所以然也。

右记原碑已佚，陈承叶《志》讹为耿自古撰。姚据诸道石刻录，改正唐郡守崔耿撰。会昌二年立。惜其文不全，又复斋碑录有崔耿东武楼碑阴诗，会昌二年九月镌。今不传，诗亦无考。

宋绍兴毛开《和风驿记》依嘉靖《府志》录全。

绍兴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驿成，复古也。衢为州，当东南孔道，闽越之交，舟车往来，视一都之会，以故舍馆为尤急。先是，置驿在治城西门之内，不数十举武，由陆则属于涂，由水则即于川，理既便近，宾无留难。岁庚子，焚于陆寇之乱，厥后计功百倍，则徙建于他所。去捷就迂，人以为病。又时兵火之余，一切趣办土木之用，苦窳不坚。岁月滋久，栋宇圯腐。上雨旁风，四无屏蔽。狸鼠所噪，榛蕪所区。暴客奸人，狙为囊橐。至者惧不敢入，则返舍于逆旅。馆无寄寓，其来已久。向之废地，遂弃弗有。僦民为居，垂三十年。更十余政，而莫能复。紫微舍人、襄阳张公来莅是邦，德惠敷施，年谷屡丰。闾里无事，乃新官府，以谨吏治。积弛所因，相次就绪。然传置之饰，久而未暇。至是，按图审故，乃曰：“自吾为此樾荒栉垢，亦既有成，唯是四方之在我者无所馆，举近遗远，岂吾之心哉？”则以教邑令赵不猷，使属役赋功，即日而用迂，期年而告成。不费有司，不挠民力。为屋四十三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宇牖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闲闲有闲。庖漏库廐，各视其次。爽垲靓深，崇大华奂。凡所规画，咸如其素。门有守吏，里有候人。宾至如归，举无乏事。与人诵之曰：“新馆宏宏，自公成之。远而迩而，人具宜之。我有饩资，勉尔来思。岂无他邦，非公畴依。昔者是遗，嗣今其谁。公乎公乎，无遽归乎！在昔赵氏，相晋而隶。人以赢资，宾子产治。郑而乘舆，以济涉夫。岂无令德，具美则难。惟公仁以惠下，信以立事。仁故无阙，政信故无愆。”令是举也，人

乐道之如此，岂独贤于二子者邪？敢请书以告来者，俾无忘其所始云。

按：襄阳张公，名嶮，绍兴十七年任衢守，有《思政堂记》。

宋乾道毛开《超览堂记》依嘉靖《府志》录全。

信安山水奇秀，甲于旁郡，而守居又跨据龟峰之上。环境诸山，宜若可以周览而坐致。其北山盖甚远，隐隐如图画中所见。南山为最近，反蔽于谿门之楼屋，昧昧然不快于心目，其来已久。前守有欲为阁道，起前庭属之门者，卒病其难而止。今太守吴兴施公临郡之期年，德惠既孚，民讼希少。暇日，步过东山堂前，乡若堆阜，崛起数仞，上可容百人。榴翳之墟，蛇鼠之囿，因命翦而除焉。既薨既夷，仰而望之，则万峰闯然出于林木之杪，高者下者，乡者背者，前者却者，锐者平者，如游龙者，如色云者，繚者如屏，峙者如壁，角秀争雄，表里呈露。乃若风雨晦明，寒燠惨舒之变，颦仰万殊，虽渊、云之藻思，顾、陆之笔精，犹将应酬不暇，盖古今之胜概尽于此矣。其下广野平川，一俯千里。近则连抱之木，竦干垂阴，庇映左右，乃作新之，以为观游。而其南为延宇，植槛凭虚，层轩溯风，亢爽阔宽，四达如一。前可以容宾豆，中可以便燕休。既成，遂以超览名之。其旁积壤成规，高可隐射，又为亭曰月坡，不逮户牖之间、几席之上，飘然若决浮云，掖胶葛转，扶摇而上，征而游乎埃壒之外也。予既从公升焉，而公求文为记。予叹而言曰：凡天下尤物，必待高世绝俗之士，然后出之。故虽日接于耳目，或邈若楚、越之异。虽幽僻辽远，或举为吾度内之有，是皆理不足怪，而废兴隐显，抑亦有数存焉耳。况此咫尺之地，鞠为荒灭，旷千百年，更二千石几何人矣，卒莫之顾，而一旦化为碧瓦丹楹，环伟绝特之观，夫岂偶然也哉！非造物者之深藏固护命以遗其人耶？郡即故姑蔑之

区，太末之壤，东望九峰，西瞻灵石，南临樵谷，仙圣之所游也，神灵之所隩也，有道者之所隐也，故其君子多亢言而厉行，易知而难狎，犹有古之遗风也。尝试登堂而招之曰：今复有肥遁之高，处子之秀，被褐怀宝，考盘涧阿，往而不反者欤？明天子在上，贤太守治行如古循吏，盍亦离蔬释趺，惠然肯来，使宾主之美有见于后世欤？斯堂之设，所以舍盖公而礼徐稚也，庸讵知公之意不在于是乎？遂书以记之。

按：施公，名元之，字德初，乾道六年任衢守。柯山，有摩崖题名。

宋乾道洪迈《风亭记》依嘉靖《府志》录全。

天地界人景物不能纯全，华有余者清不足，山之得俊，水必负负也。太末之为邦，登临有胜多矣，然其病不能出吾二说。今吴兴施侯德初为之，以尽力拊民之余，诸凡意见，复出事表。登城西边，坐所谓雨观者，回瞻稍南，于寂不宜，则立屋两楹，而名之曰风亭。凡亭之见，远则与山谋，近则与水谋。凭阑而左，万室了吾目中。右顾悠然，村春相而渔唱响也。登临之所，当胜于是无一不满。予为寓客过焉，侯饮于其上，须记道所以。予谓侯顷受知明天子，为史立柱下，入左掖，作谏官。一旦来典州，不下几席，而山巅水崖，常若在顾盼里。其为人春风，盖不以一言尽。斯亭讵可既乎？予亦有酒不知所以言，姑道醒时语如此。

宋绍熙闻人阜民《景高堂记》依嘉靖《府志》录全。

上即位之二年，考核民庸，敷究治道。大理丞、永嘉萧君忱以面对，论当世务切于民者，上嘉纳之。时，三衢屡阙守，议者良为难。君独奋然请曰：“为政有要，使吾毫铢有未尽，虽易且甚难。揆

之吾心而无愧，稽之众志而弗违，虽难固甚易也。愿自请以治民。”于是，辍诸朝迹，剖分左符，君以忠概先烈克施于政。至衢，访民所疾苦，抑损先己。凡征敛之赋，取赢于官者，悉蠲之。捐利以予下，不为表暴，推广实德。未几而田野告丰，闾里安辑，桴鼓希鸣，庭无滞讼。期年，民益安之。郡之后圃，自初有庠屋五楹，荒圯特甚，乃仍其旧，支苴倾漏，涂腹漫漶，敞以轩楹，环以流泉，规画不加于前，而简遂清幽，顿易旧观。且谓圣人论政益以无倦，盖存乎思始以图终，爰即中楹列三贤绘像，以为蚤夜之思，起敬之所。清献公里居孝悌，所应绘事。而范太史之系，实寓居超化寺，代有令闻，视衢为归。绍兴制旨，且命范氏经理。司马文正之绪范所寓，则文正公之所寓也。乃以文正、太史二像参绘清献，名其堂曰景高，使元祐风烈奋厉乎百世之下，后之继此，期以中古易今世者，要不吾庆也。岂特为登览烟云、啸咏风月而已哉！阜民始以淳熙初典教于衢，粤十有六年，丞郡婺女偶以檄抵衢，会见君思政堂上，相与道旧故、语平生，契尚适同，因属文以为记。顾惭窳陋，岂足以叙贤侯为政之美？况二三故老曾不足为其役，恶能以论道其懿。窃观夫子之至是邦也，蚁丘之聚犹得以窥其方，仪封之鄙犹得因从者，以见所过者化未易以迹言。至若中心之蕲响，有若前哲光辉，所暨无往而不存，则知景高之作，视超览之旷远，双石之怪奇，固不得以相高，而贤侯志意之所著，即此可以知矣。乃敬为之书。

元至正王都中《华丰楼记》采《仁德叶氏谱》。

浙水之东，其郡有七，悉隶帅府之州。衢为上郡，往副连帅尝籍户口而一至焉，城民况瘁惻然于心。后三十年，当至正之四年，余帅南海，复道于兹，葺栋鳞比，民物熙洽，通道大衢，闾阖辘轳。城之坤隅，有所谓华丰楼者，尤杰出焉。余因登览，征诸父老，而知

吾友昂夫公有以裕民而成此伟观也。且曰：斯楼经始于宋乾、淳中，乾道、淳熙间也。或以为咸淳之误，非。更变故沦于瓦砾。去年冬，里人叶廷珪将复之，首损己货，众哀乐助，辇材征工，榱楹甫立，而工弗继。适公莅政之初，以勤励民，视此非所当先也，将止之。吾民相率诣府致词，乞复其旧，以乐清时幸无废成功。维时以农事召役于堰，公因其谨饬者，而得叶廷珪焉。咸曰：业儒而乐施予，以善人称于里闾间。堰成政暇，进而勉终其事，欣然领命，以董其成。于是，梓巧并兴，未浹旬，辉瓦甃，饰丹雘，梯级而上，窗户玲珑，檐桷壮伟，齐云落星，遂冠城府，非徒事游观也。上设明神，居民尊奉以之祝厘，敢以成事告。公为之叹曰：民生在勤，荒嬉是戒，非有取于斯。惟夫人也，积而能散，急义以誉，于乡亦君子所予，矧今日斯楼之兴，上不费，下不扰，轮奂盛于昔。余尝诵婺州清风八咏楼句，乃知义有所取。斯楼命名华丰，得非华丰义乎？俾一方民物华盛，岁时丰稔，吾友意也。今得廷珪为益彰，廷珪之尚义为可与，是为记。至正四年，中顺大夫、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王都中记。

按：此楼，《明统志》谓建于王都中，今得此记乃知其误。考：《元史·王都中传》：字元俞，福之福宁州人。曾官浙东道宣慰副使。寻升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天历初，整点七路军马。后徙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叶谱》作王郁中，盖郁、都形似，致误也。昂夫马浩，至正间为衢总管，有《题石桥》诗。惟《都中传》称至正元年卒，此记作于至正四年，岂或至元四年之误欤？否则，疑史传失实也。

明嘉靖方豪《乐丰亭记》亭存碑佚。依嘉靖《府志》录，他志不全。

嘉靖七年，秋大有，家有储峙，野无流殍，市不竞直，官不刑遭，门可弛御，道多醉人。于是，歌谣四起，皆归之郡公王子中氏。其

辞若曰：南畴雾滃，北陇云同。伊谁之功，郡有王公。又曰：东家斯仓，西室斯箱。伊谁之功，郡公曰王。于时，棠陵老农归自五羊，耳闻其歌，目击其事，语诸人曰：“予今年四十有六矣，未见有年如此。”则以询诸家君坦翁，谓翁长大或见之也。翁曰：“余今年六十有七矣，未见有年如此。”乡有老人徐侠，年九十有二矣，则又询之。答曰亦如翁。于是，棠陵老农亦倚歌而和之曰：维兹有年，黄河此清。是惟郡公，善政之征。于是，郡公闻而乐之，乃于龟峰之巅、郡堂之背，结一亭曰乐丰。日与僚友杨君景星、简君以贤、李君举南，觴咏其间。过客时亦与焉。一日，老农过之，乃觴于是亭，顾瞻徘徊，则见城郭之宁也，烟火之辏也，市井之集也，畎亩之丽也，樵牧之嬉也，关津之晏也，禽兽之喧也，草木之泽也，乃举觴而贺王公曰：“乐哉丰乎，美哉亭乎。夫醉翁之意不在酒，乐丰之意不在山水，抑又过之矣。何吉安之多贤邪？”公亦举觴而报曰：“是丰也，今天子和气之召也，郡人之福也。而吾有司者，幸而值之耳。故亭以乐之，上以昭吾君之祲，下以表吾民之庆，非以资游观、示矜饰也。先生盍为我志之？我将勒石以传。”老农退而语人曰：“信哉，郡公之遇也，宜其有是乐也。”人皆曰：“是郡公之致也，非遇也。郡公之初至也，郡即大雨，垣颓沟溢，二麦几烂。公祈而晴，麦乃秋。既而夏不雨，苗则稿矣。公徒步屏盖，祈之益力，中道遇雨，衣冠沾湿。秋复不雨，公祈之复雨，禾乃秋。使雨而弗晴，则无麦。晴而弗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安有此年？故曰非郡公之遇也，致也。”老农抚掌而笑曰：“信哉，人言夫遇出于不期，其乐也浅；致出于所期，其乐也深。始焉忧民之忧，终焉乐民之乐。则斯亭也，何可以不作，作之何可以不书。”于是，灵山僧官月痴为之图。于是，老农为之记。既以赠朝天之行，复留之于亭中。

按：方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副使。

晚号棠陵老农。有《棠陵集》。老农编记，称郡公王子中氏，表缺无考。

明崇祯张文达撰《西安乐丰义仓记》碑存，字全剥。依康熙《县志》录。

义仓何昉乎？昉于朱晦翁之社仓也。义仓之田何昉乎？昉于范文正之义田贍族也。衢向无义仓，自余守衢备赈始，姚《志》赈均作振。亦自衢之绅衿父老乐捐始。岁亥子洊灾，水旱频仍，鸠形鹄面者道相望，欲仰给仓廩而减价之粟已空，矫诏之粟谁在，百姓抗弊可奈何。当是时无赈贷是无民也，无鼓倡是无赈贷也。余狎主盟。居无何，而输粟输犂者麇至矣，多方赈恤，中泽之哀鸿渐有生气，尚赢羨千余金，于焉谋置义仓，盖不徒利济一时，而百世永赖之长策也。于是，属诸首义辈置义田一顷八十余亩，卜地郡之东偏为义仓，虑材鸠工，为屋十八楹，为庾一十间，岁取义田所入储之。丰则生息，荒则备赈。田额则丈之籍之，谷数则簿之，以时稽之，而其掌握柄筭，则悉听之邦之贤大夫、孝廉与士之仁者，洎父老之公廉者。余又虑壮哉雀鼠，毋俾入查盘册，令胥猾仓蠹辈得借稽核盈缩以蚕食，庶乎可以永久矣。犹未也，时异人殊，踵相代谢，则夫衍薪传之脉，为斯日异日灾黎永续命之灯，不致年久湮废，是在诸君子加之意耳。虽然社仓有米无田，故不能经久。义田经久矣，只膳族而未及邦人。兹师其意而推广之，以要于经久，则犹监二君子遗意也。落成，都人士以碑记属余，余愧不文，又鞅掌簿书，不遑泚笔。人士固请，因思仓创姚《志》作制，误。自余，应为识其原委，故忘其固陋而为之记。是役也，领袖司赈则叶广文九秩、徐上舍日徵；鬻田善后则又合初赈倡义，舒孝廉其蕴、徐明经日升，诸生留大雋、郑一胤，姚《志》作胃，因避讳改。耆民王自秀、王允中、徐日励、刘士俊、叶其森、郑应俞、王允察、徐应礼，以分任之；而董建义仓，则徐上舍日

微、耆民刘士俊为独贤劳，此皆襄厥事之成者也，例得备书。

按：此记，陈《志》标题于乐丰义仓上，揭出西安，明为西邑所独，深可注意。姚《志》不察，积贮下既录张文达记，夺去西安二字，而重系以郡守，易启后人误会。有心地方掌故者，宜于此等处郑重揭策焉。

明嘉靖《李公发去双石记》依嘉靖《府志》录。

衢治厅事之前有封嵒然，荫以竹树，高与堂等，隔离中外，莫可洞视，即数十人聚论，背立无觉也。传云郭璞墓，发之者于守辄不利。更数百年莫之决也。嘉靖戊戌，丰城李遂守郡事，恶其当面杨《志》无此二字。如树塞也，祝之曰：“郭公忠而被戮，捐躯江东，不应归骨于此。即使为前人遗冢，亦须徙置，不当与公从争出入，为胥吏弊藪也。”乃启视之，中有锦川石二，状如笋，高可丈许，且其碑云：唐刺史季穀陈、姚两《志》，季均作李。得而玩之，封以土。后即其土封处植竹树，因以为郭璞墓云。呜呼！祸福之移人也，岂必庸众人然哉？景纯死地葬处，学士类能言之，而积疑习舛，历五百年愈益固，则不利于守之语有以系之耳。是故自私自利之心胜，而祸福之说售。祸福之说行，而是非之情谬。即目前显设犹复涛张，矧地下之盖藏乎？然季陈、姚亦作李。公爱石遗讹，妨公惑听，亦可为玩物之戒也。时庚子季秋记。

按：李公发石事，详旧志古迹小峨眉峰下，亦见田汝成《桂林行记》。时在嘉靖十七年戊戌，李遂初莅衢任。此碑志庚子季秋，则在十九年九月也。惟刺史季穀，《名山藏·李遂传》作李邱。此碑原文未见，陈、姚两《志》均作李穀，亦不知有误否？

清康熙《重镌石笋记》存。

古迹重新四字篆额。

石笋者，唐乾符中，刺史李穀因押衙徐讽置砦龙山，得二石如笋状，置之于文会阁前。宋开宝中，知府慎知礼移植府治涌道上，增垒土石为小案，以当前卫，人因谓之小峨眉峰，或谓之郭璞冢。至绍圣中，孙贲来为郡，伐而平之，郡遂多事，且不利于守。□□宣和辛丑城陷。次年，高至临知郡事，□□□复二石于故所，上植松、竹、梅如林麓，郡遂宁谧。大明宣德四年三月，为封建发其石，郡多疫。五年七月甲子，石虽复旧，而规制莫如前，郡复多疫。九年三月丁未，同知宗建仍以前双石置其旧所，复植松、竹、梅其上，疫遂息。夫前人之所为，必经营量度得其宜，故吉可获而咎可免。以石笋之事验之，后之人其可不守其旧而妄有所更改哉！谨刻石于兹，以备郡之参考云。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冬，条上张潜来莅兹郡，见其石，考其迹，而碑残阙，几不可辩，第以其所系于民瘼如此其重，因修葺而重镌之，以垂于后焉。

按：原碑无年月姓氏，以残阙不全也。意其立于嘉靖李公发石前之守衢者。

清嘉庆《石将军碑记》存。

聿昭灵爽四字题额，双钩正书。

郡署之西北隅，有石将军庙，为志乘所不载。考诸遗碑，不过略言梗概，□□□前有将石弃置，即貽民间水疫之说。亦疑涉于恍惚，世远无征。□向来守衢□□皆以神能兴灾，莫不修拜跪瓣香之节，视同成例。予于丁丑之夏□□□□□循行故事，适六月间旱魃为虐，连日设坛雩祭，迄无以应。农民接踵至□□□□不雨，无望

西成。睹此情形，万分焦迫，于呼吁无门之际，转念神能兴灾□□□弭患，既因泄视而著异于昔年，自因崇奉而效灵于今日□□□，遂具牒□□□□以五日立沛甘霖，若其无灵，徒虚庙貌。为民请命之词，未免失之过□神威焕赫，大风怒号，继以时澍滂沱，已槁之苗勃然兴发，一诚感格□应从□神之昭昭也如此，此岂得谓适逢其会者哉！《礼》云：能御大患则祀之。今神上通真宰，转歉为丰，赖以保我黎民，靖绥疆圉，守是土者则固低首下心□□□□□□□隆祀事于弗替也。予既新庙宇，复为文而勒之贞原作頌。珉，予以补志乘之缺略，□□□神灵之今犹视昔云尔。

大清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穀旦。

朝议大夫、署衢州府事、前任宁波府知府、加三级纪录十三次刘重麟撰并书。

明万历《祥符钟楼记》

《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刘致撰。

按：钟楼，在今祥符寺左。姚引崇祯《府志》：万历辛丑，知府张尧文、知县林云建。林公著有《钟楼录》，叙其始末。刘致，不知何人。碑文俱佚。

清康熙张濬《重修府治鼓楼记》录康熙《县志》。

三衢为浙闽接壤之区，余之过此都也屡矣。岁甲子，以西曹司榷闽海，则自浙而闽。丁卯，期满复命，则自闽而浙。阅己巳，以晋秩出守兴化，复自浙而闽。庚午，丁内艰归里，复自闽而浙。前后七易星霜，舟车往返必由于此。虽未尝一入其国门，访其故老遗俗，顾念三衢土瘠民贫，重以兵燹之后，民人之疮痍几何，室庐之倾圮几何，惻然久之。又念官斯土者，不知若何抚字，始得疮痍起而

倾圮修矣。服阙后，岁在丙子，例得起复，适为三衢守。衢固曩时触目流连之地，所惓惓极不忘者也。休养既久，日复一日，必有大过乎，余昔之所期者。诂意疮痍稍复，而倾圮者如故。夫国家之置有郡县也，外则缮治城隍以正疆域，内则建设钟鼓以警晨昏，严守望，非为观美也，凡以卫民焉耳。废者不为之兴，堕者不为之举，此在行路之人犹或非之，而况守斯土者乎？他不具论，论其重且大者，府治之西为郡学，东则鼓楼在焉。郡学为长养人才之地，端人心，正风俗，实始基之。余视其因陋就简，不忍旦夕安也。下车之始，即毅然为己任，鳩工庀材，固已哀然改观。事竣之日，为春三月。嗣以农事方殷，未遑他务。历夏而秋而冬，爰有重修鼓楼之役。楼不过故址仅存而已，落其实而取其材，此亦非易易事也。府之东南隅为司李废署，栋梁榱桷犹有存者，度其材，雅与楼称，顾未免以不足为患。适西安令陈子北溟慨然有同志，更多方以益之，不匝月而楼已成。于是鼓楼峙乎左，郡学峙乎右，遂俨然各复其旧制。嗟乎！废之二十余年，成之仅一月。凡物兴衰固有其时耶？是役也，易无用为有用，既不糜于财，无需时，无征发期会，复不病于民，而又得贤邑宰为之助，是诚可记也。故因落成而述其颠末如此。

按：鼓楼与钟楼，明代同时并建。康熙丁卯，毁于火。或云，在丁卯前，丁丑重修，郡守张濬为此记。

清道光《三衢重修鼓楼碑记》存。

去郡治东百五十步，跨通衢枕峥嵘之首，有鼓楼与西北之钟楼屹然相向。创于明万历时，迄我朝再圮再建，盖又垂四十年于兹矣。道光戊戌，余奉命来守斯邦，楼圮如故。过其下，慨然动兴复之念。惟时下车伊始，未遑执磬鼓从事。及在郡二年，政稍乂，民

既和，岁且屡丰，政敝者兴、废者举之时，于此而不举之兴之，庸何待？且夫郡邑之建设钟、鼓楼者，何为也哉？其非徒揽山川、书云物、时观游之谓；其谓昏旦警则弗失其时，守望严则有备无患。三衢西连荆楚，南接瓯、闽，东北界歙、睦，山水之邃悍，川陆之会通，商旅之辐凑，户口之殷盛，诚不可无以善捍卫而周堤防，故钟、鼓二楼并建。今钟楼岿然独存，而鼓楼倾圮岁久，是所以陋观瞻于斯郡者小，所以失创制于前人者大也。爰集郡人，谋而新之，金曰善。余首捐廉为倡，二三同志赞助劝募，凡数阅月而经费集，方諏吉兴事。余有甬东之役，比及楼成，犹寄身戎马倥偬间。越壬寅夏，还郡，乃得登陟周览，其门洞如，其涂廓如，其垣墉屹如，其栋宇翬如，于是东南之楼复与西北相配俪。嗟乎！以数十年颓废之区，一旦缮葺而复旧制，以千余里军旅之身，一旦来归而共落成。余始愿若是，继且惧不克若是，而卒能若是。将毋物之成败人之会合，实有时与数存乎其中耶？方今庙谟柔远，遐荒宾服，海宇以次澄清，固不必闻鼓鼙而思将帅。守兹土者，幸与斯民相休息，去惰偷之习，游熙皞之天。若所谓警昏旦、严守望者，为郡人士揽山川、书云物、时观游之所，则尤其大美焉耳。楼经始于庚子季春，迄辛丑仲秋竣事。糜原作糜。银以两计，凡三千有奇。余嘉二三同志相与有成，不负余兴复之初念，遂列其名而寿诸石。至于制度规模，悉如其旧，不具书。

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秋九月 日，知衢州府事汤俊撰并书丹篆额。

知西安县事余士璫监修。

董事 郑清彦、龚士范、徐世庆、凌□浩、程宗鑑、戴宗祥、□德蔚、余养正。諏吉 叶衡山。

清康熙周召《聚奎亭记》录嘉庆《县志》。

吾邑处浙东偏，最称寒瘠。然当故明庆隆庆。历万历。间，海内承平无事，贤士大夫之官于此者，不但垂帘调鹤免于俗吏之讥，且得以其暇选胜祛烦为游观之所，以与民同庆，如鹿鸣、烂柯诸山，皆经点缀，而其间境之近而若偏、景之淡而愈缛者，有聚奎亭焉。亭在通仙门外，长濠绕郭，由西迤而东，碧水澄泓演漾，一望无际，有亭翼然宛在中央，则搆石为基，而竖于其上者也。四周多种芙蕖，杂以蒲菰菱芡，游鱼响泳，鳞鬣可数，凫鹭往来，无不自适。背城精舍一区，規制幽静，桃梅竹柳，蓊郁芳菲。对岸虬松林立，丹枫一株甚古，溜雨参天，朝阳夕晖，阴晴异态。遥见大尖、黄茅诸峰，如髻如黛，盖坐亭中一举目则诸景毕赴焉。余生也晚，然五六岁时犹及见之，所云枫最茂处，皆余历代祖茔也。先大父对泉公携余拜扫，归途必一至亭上，历历示余，徘徊久之然后去，至于今六十余年矣。回忆当时，朱幡紫马以下，宾僚燕集，有龙门赏雪之风。邑中骚雅名流，相与坐茂树，呼卢淪茗，临流赋诗。下至芸夫牧竖，亦得而游焉。其傍则室庐栉比，流水柴门，渔歌樵唱，与书声相和。噫！何其盛也。乃一旦而地老天荒，蛇龙起陆，向之花木、亭台、桑麻、鸡犬，供人四时之赏者，尽消沉于穷尘劫火、青燐墨穴中。欲一睹当日之败壁颓垣，亦不可得。抚今追昔，不禁愀然有余悲焉。亭创于郡侯某公，成于某年某月，原有碑志其事。余乱后初归，顷复步履蹒跚，未遑搜讨，而辄为之记者，冀神明慈惠之祖父诸台兴废举坠，以复旧时之观。然余老矣，既不能待，而荒残之土受创已深，讵能及此，聊书于纸，不过使后人知当年风景如是，不尽与衰草寒烟同归湮没而已。康熙庚申年七月记。

按：此亭起于宋。相传，与奎星坪并由状元毛自知得名。旧

碑早失，召为补之。

清康熙张濬《快雨亭记》录嘉庆《县志》。

丁丑夏六月，余还自省，百姓纷纷以旱告。且以诸堰必断其流，犹可车灌田禾。于是，即日差员董其事，余亦亲往观焉。而其高阜者，则仍嗟枯槁，余更斋戒沐浴，虔祷于诸神，而百姓之皇皇者，殆不忍见闻也。以至于秋七月，余为之食不下咽，卧不安枕，忧心如焚，以冀其一雨。每登斯亭，以瞻望之，偶见云起，余心窃祷焉，以为庶其雨乎？冀其雨又恐其不雨，而尤虑其雨之不大且久也；已而果雨至。次日祷益虔，望益切，而冀之之心如昨也；已而又雨。如是者数日，而槁者甦，而皇皇者稍安，而余亦不觉爽然快矣。忆昔坡公之喜雨，喜其亭之适成也。余之快雨，盖积忧之所从出也，亦似不侔尔已。若夫以山川环绕之胜而寄烟云风月之怀，一旋踵间即感慨系之矣。岂余之所快也哉！

按：丁丑，康熙三十六年。陈《志·灾祥》：是岁五月不雨，至七月大旱，早稻焦枯，则晚稻之有成，即此一雨之力也。篇中不言建筑事，并不及亭之所在地，且以登斯亭瞻望云起语意详察之，盖当望雨时即登斯亭，非得雨后始建斯亭也。或本治后乐丰亭，因得雨甚快，而一时假以点缀之更名其亭乎？陈《志》载其文，而不载其亭，或亦以此。

以上古迹。

宋嘉定毛宪撰《章戴桥记》依嘉靖《府志》录。

岁强圉单阏之春三月，宪蒙恩由西掖出守长沙。被命辄行，单车遐征，道过章戴之东津桥，里父老相迎，意甚真，为之少休。童仆因问水之源委，若桥之颠末。曰：水出北山，达于江，旧有石，莫知

其始。每夏秋淫潦，辄奔放汹涌。绍兴甲子，桥遂以坏。时，官府靳予，徒责之民，四里正仅成略以济，岁率一再更，水甚随圯，行者咫尺不得进。察院李公信，甫自应举调官，取道于此；绍熙元年庚戌，实来典州。暇日，顾寮吏曰：桥梁之设，有先于东津者乎？首议以钱二百万从父老请，属寓居故徽州通判陈公犴召匠虑材，经营缔建；寺丞萧公忱继之，捐钱且百万；参政娄公机，时知西安县，亦二十万。总钱一千五百万，其出于公家者五之一。陈公倡率，里衍佐费，董视斯役，不惮寒暑，细大必亲。桥旧无基地，皆沙碛，公授役徒以方略，冗之深从衡平以木三重，然后累石焉。柱为一节，梁以巨木，覆以石版，而加髤焉。袤六十有四丈，广十有六尺。上为覆屋，两岸有亭。亭之侧为寮舍，居浮屠氏，以备汛扫。桥之下流为竭蓄水，以护桥址，是曰壅滩。盖始于庚戌之秋，成于辛亥之冬。余听其言，徘徊顾瞻，喟然曰：桥距郡城二十里。国家南渡，驻蹕钱塘。由此桥趋行在所者，肩摩毂击，商旅传递，日夜旁午。桥成才几年，而石将泐，木将挠，壅滩将溃，僧寮将厌矣。设就颓仆奈何？昔孟轲氏谓子产不知为政，而惓惓于徒杠舆梁之成。薛惠为彭城令，桥梁弗修，虽父宣亦心知其不可。孰谓吾郡邑他日果无任修缮之责者，父老盍少待之。追记斯言，于今又九飞萤矣。顾未有发余之昧昧者，前官告院陈君汶一日访余寂莫之滨，问无恙外，蹙頞谓予曰：先君有志东津桥，殆无遗力。今漫弗訾省，实所甚惧。某方婢焉在疚。将语诸乡里，则岁适旱蝗，盖藏赤立。将告诸官府，则赋入有限，供亿无艺。公盍为我筹之？余答之曰：事难以倚其必集，当要其终；人难以逆其弗从，当惟其贤。今太守寺簿魏侯，下车甫期月，政平讼息。而治强梗，匪纵匪恕。宽逋租，匪趋匪迫。用是民安物裕，人有赴溯告语，率容受弗却，徐择其利害罢行。先是，章戴、宣风二坊，课钱至重，最为厉民。前后守臣非无意蠲减，以数

隶供上，屡议辄止。侯独惻然念此，剗磔搜抉，岁得二百万，闻于朝，永以代输，民病少瘳。至若易清献祠宇之陋，增雉堞门关之庳，事有可为，次第毕举。且郡丞郑君如冈，俱有贤称，度能力赞其决。君盍尝试以东津之役言之，安知其不勇于从者。陈君是余言，乃率前知处州寺丞王君廷芝与宪三人者，诣郡，白前故。魏侯亟领纳。曰：此郡邑责也，苟利于人，其敢辞也？缺三字。出缺一字。币缺二字。万钱相与缺二字。议，既叶缺六字。之缺二字。庀工大略，因其先君子之旧，而加意壅滩疏凿浚深，堤防坚密，僧寮欹朽，彻为新之。越三月役终。侯取废寺及没入官之田可为四十亩贍僧。区画周尽，足利悠永。落成之日，东西行者，欢欣呼舞，溢为歌颂。有曰：东津之桥，岁久弗葺。湍流激啮，过者岌岌。陈继先志，谋之孔急。厥费实繁，顾力弗给。乃告郡侯，如水流湿。议用克合，事用克辑。孰济登兹，陈君之力。我歌陈君，曷其有极。又曰：东津之桥，走集之冲。积淖于夏，雨雪于冬。昔行者尼，今行者通。昔忧其挠，今侈其雄。铁柱填地，长虹亘空。莫难于始，莫难于终。成终者谁？魏侯之功。我歌魏侯，曷其有穷。呜呼！一桥之成，颂者四起，于以见人心易感，而魏侯之政为之本也。抑尝谓为政无他技巧，有仁民及物之诚心，则近道矣。世之尚操切、事夸诩者，往往虐取求赢，俭人丰己，或规羨余以媒进用，或称过使以钓声誉，视道路之政反以为迂缓不急者多矣。清明之朝，何取若人。今魏侯陶濡淳懿，振飭虫弊，爱人一念，流惠百年。顾不甚贤也哉！是役也，陈君得以成其先君子之志，魏侯又有以成陈君之志。夫为人子而成先志，孝也。为邦君而成邦人之志，义也。一举而兼二善，岂独行者之称，实于教化有关焉。是不可以无述，因为叙其废兴之由以告来者。魏侯豹文，寿春人。子文，其字也。盖文节丞相犹子云。

按：陈、姚载此文，删节过半。原碑既佚，莫睹其全。幸赵

《志》尚有存者，因亟录之。

明弘治汤经《重修治安桥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汤经撰。

按：此桥，嘉靖《府志》不载，今亦不可考。汤经，安仁人。弘治六年，任西安县丞。

清顺治巡道李际期《通龢浮梁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衢治控浙，五省孔道。城西朝京渡，浮舟为梁。始万历壬子，郡邑贤大夫洪公纤若、刘公有源，从绅士方公应祥、徐公应雷请，属正术程昆、耆彦徐一楫等十有三人，共底乃绩，更谋踵事，籍腴产若干，岁入镪二百八十有羨，备详《通和桥录》中。历半周甲，民称利赖。鼎革间，废且复，寻又废。顺治己丑，制台陈公镇闽越，驻劄兹土，饬举之。有司以艱浩未遑。比菊秋，余繇督学拜命巡金衢，咨衢士民。佥曰：物值苦涌，昔靡一今靡三。顾余念之，梁成利何止百？遂以畅月鳩工，越岁火西告竣，践舟二十有六，编木架之，广二寻，虹跨中流，高视广川，徒行绝水，櫓行绝梁，舟距丈有仞，维以铁絙，左右抵岸，各千尺，制皆从朔。厥材金木两费，侷浮曩值。木参金蕝，额镪罄索，醮施者五之二。既成，偕郡守韩君养醇、邑宰成君晋徵，酌而祝之。董其役，则门下士徐国珩、徐应瑜、徐应晋、余兆斗、王大成、徐国廉、叶其理，凡七人，助财劝功，别勒贞珉，并告来者。时顺治庚寅阳月既望。

清乾隆知县任之俊《移建浮桥碑记》依嘉庆《县志》录。

政有系乎疆圉，事有关于民命，苟废坠不举，守土者职之旷矣。西邑上通江、闽，下达省会，联络京畿，为浙东要津。西隅一门，曰

朝京，门外去溪河仅数武，正当江、常二水合流。盖城与溪实逼处，此难免冲刷之不时，向有护壩百丈，久为汨没。水之所及，衢城百雉岌岌乎有日圯之势焉。壩下马头一座，凡迎送皇华于斯，商贾船只停泊于斯，宾兴士子、长吏莅任登陆亦于斯。上流滩水迅急，下有浮桥阴截，其操舟之不慎而不为冲击覆溺者几希矣。余宰是邦，目睹情形，修废兴坠，与有责也。恭逢圣天子恩覃九有，各上宪泽被万民之时，不惮烦劳，营度估计，先修城壩，次移马头，详请题奏，均邀俞允。蒙发内帑，鸠工庀材，先后兴举。于乾隆四年七月从事城壩，越五月工竣。自小西门迄铁塔底，计新筑十一丈，通长一百二十四丈七尺，木石匠工统合一切，计用帑金一千八百四两二分三厘六毫。其原估未及，余捐俸以补者八十余金。嗣即移建马头于铁塔底，斯地水势宽缓，去朝京门不远，国人皆便之，长、广、深、阔较倍于旧有二，亦半载甫得落成。工料所资，计帑金一千三百八十五两九钱一分六厘一毫。而原估不及者三百余金，余亦捐清俸以补焉。民曰：城池固矣，马头迁矣，行舟无患矣，切至矣。余曰：未也。马头既迁，浮桥不移，可以使泊者安全，能保行者不危乎？于是并浮桥徙而东之，与马头若辅车相倚。然所费工资，于客征碓税岁修外，又捐补一百五十余两。夫而后城墙无冲刷之虞，停舟无撞击之虑，行舟无覆溺之患矣。穀水汤汤，固我封疆，云阶雁齿，利彼舟航，孰非我皇恩浩荡、宪德高深所致欤！守土小吏，得免旷废，抑何幸也。因忻喜援笔而为记。

清嘉庆朱理《朝京门中埠义渡记》碑存。字被火灼，剥尽。依嘉庆《县志》录。

衢郡西溪中埠，定阳、须江二水合流环绕于此。其地为四达要津，冠盖舆马、贸客行商、担夫牧竖之群，络绎如织。前明万历辛

亥，郡守洪、邑令刘俞绅士请，募费鸠工，浮舟为梁，复置渡船四只，渡夫四名，常时则铺架利行，水发则开放撑渡。乾隆初，邑侯任公之俊因滩高水迅，乃移建于朝京埠，而中埠桥渡遂废。数十年来，城乡之出入必由者，惟藉一叶扁舟乱流以济，又不以时修葺。当水潦盛涨，沉溺濡首之患数见焉。至冬令水退，冰霜寒沍，篙师舣棹以徼金钱，窘者往往揭跣以进，若履刀戟然。盖无力者有病涉之苦，而势不能为。有力者因所费不貲，事非切己，而心不欲为。是以日复一日，卒无有起而倡之者。邑有质行士曰龚峙庵，惻然以为己忧，独捐缗四百千，采坚木造巨艇二，置诸冲，往来接济，利涉者咸便之。其嗣君海屿，复廛善后久远，计割腴产五十余亩，岁可收息八十石，以食舟子，余用为修理补葺之资。《周语》曰：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济人常事，守土者责也。余典郡，时窃有志而未逮，旋被简命观察福建兴泉永去，而龚君一门世继其美，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谓贤哉！峙庵讳垠，海屿名大鳌，振穷济困，髀涂架桥，善事盖不一而足。喆嗣元礼，以兵部职方郎举顺天庚午孝廉，余典试所得士也。请文于余，余故乐为之记。

按：朱公于嘉庆八年升任福建兴泉永道，见正谊书院碑记。十五年庚午，以侍郎典试顺天。龚元礼于是科中式，则此记当在庚午以后也。中埠马头，俗亦称龚马头。龚、中，衢音相同。今龚氏租息已不敷用，就地添置渡船矣。

清康熙叶淑衍撰《光远桥记》

康熙《府志》：迎恩桥，旧用木平铺，凡三截。翻刻本误作载。今去其二，易以石，虹上用石板平砌，两旁石栏。康熙四十八年，郡守杨公廷望、邑令王公涵焮，捐费倡建，改名翻刻本缺名字。光远桥。

叶淑衍有记。

按：此即大南门外吊桥，碑文俱佚。

清乾隆《重修万安桥碑记》存。

衢城北四十里曰莲华寺，有桥名万安。溪流自上方源经此，又折而东二十里至篁墩港口，匯碑作滙。于灏江。地当孔道，行旅往来，必由此问津。宋绍兴间，始建石桥。圯后，至国朝康熙初年，僧济证改造于旧桥下里许，岸阔原作濶。三十余丈，竖立石墩，跨以五虹，行人称便。岁久，石渐碛，不速修，且将隕坠，迨其既坠而悔，不先事晚矣。里人徐尔泰、僧悟光忧之，谋复前规，鳩工伐石，倾者整之，缺者补之，既完且坚，复覆以屋二十三楹，秩秩翼翼，墍涂丹雘，行者皆得休息其间，如履平地，如入堂户。役始于乾隆二十二年秋，阅岁而工竣。白金之费千余两，皆敛集铢积以成。其为力既勤，而其功亦永矣。余奉简命分巡此邦，甫下车，有司具文请记，余惟事之创于前者善矣，而非有人克善其后，则前人之功隳，寻丈之堤蚁穴以倾，泰山之石积洌可穿。溪流虽小，春夏淫潦泛涨，奔冲怒突，不难破堰而蚀墩，其可不先事维持以巩固斯桥耶？国家惠养元元，山陬海隅利济之典，无不具周。奉扬德意，修废举坠，有司之责也。余嘉太守能化导斯民，乐事劝功以复前修，遂记其始终，俾勒之石，永永无堕。

时龙飞大清乾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孟秋月穀旦。

特授浙江分巡金衢严道、加三级纪录五次陈守诚撰。

特调浙江衢州府正堂、加四级纪录四次甘士瑞，

特授浙江衢州分防青湖、峡口、仙霞等处清军驿传总捕分府、加二级纪录二次黄图珙，

特授浙江衢州督理粮漕清军驛传盐法水利总巡分府、加一级

纪录二次刘树，

特调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正堂、加三级记大功二次张锡锦，
选拔贡生、候选儒学教谕、莲溪叶闻性书。

未细书募首徐绍惠等十一人及莲华寺僧仁山等同立。
新安叶华裕镌。

清嘉庆扬世英撰《清溪桥记》依嘉庆《县志》录。

治南十三都靖安乡大洲，有水曰清溪，发源于平坑之罗樟源，
经板固、仙坛、罗营、源口，而入于信安溪。《水经注》所云“其水分
纳众流，混波东逝”者，殆谓此溪。向架木为桥，春淋夏潦，褰裳濡
足，往来行人，每自崖而返。乾隆戊申年，有尚义士创为猗猗。未
几，而圯于阳侯之波，民仍病涉者久之。先是，里人童行瑚妻留氏，
青年而寡，其子忠泮娶吴氏，生子信圭，不幸而又寡，积赀约足千
金，愿为建桥费。议初就而留歿，吴承姑志，慨然出所藏镪以倡首。
于是，耆老项瑞章、詹生序宾及李光岳、项大章、杨圣基、汪明彩等
踊跃从事，而远近闻风，亦各捐赀为助，谋诸石工，价多昂，复难于
搬运，事几中止。吴闻之曰：“是不难。余有山一座，计税五分，土
名古牛岩，石磷磷可采，运亦甚便。”不虞惑于凿脉之说者，且速之
讼焉。噫！亦可悲矣。桥经始于嘉庆戊辰七月，至己巳十二月而
蒨事，为石墩者十有三，上架以木，长四十五丈有奇，宽四尺五寸。
两岸砌石为步，俗名之曰埠。沿溪砌石为堤，以护桥址。统计所费
不下三千余金。告竣日，邑侯姚公亲为落成，书女宗令范额以表其
宅，而董事诸人亦以同遵义路匾奖之。

按：溪流改变，此桥已废，石墩尚在。道光十七年，里人募捐
易地重建。此记篇末辞气未毕，疑有删节。惜原碑毁佚，无从考
证。

清光绪《重修东门利济桥碑记》在东门月城。

环衢城之池，贯衢城之河，水皆从石室堰蓄入，甃石缜密，巨浸折流，故每遇盛涨，濠水之奔恣与大河等。东门外利济桥，郡守杨公廷望建。傍城驾濠，为东下孔道。戊寅夏五月，颓波溃决，墩礞荡析。余以七月抵西安任，郡尊靳公顾而谓曰：“东门外桥圯，苦行者，子亟筹所以修之。”承命仄悚，集都人士于庭，谋既成，制引集费，选时兴举，釜以东墩削方，水与石斗，石不胜则反手礞裂，宜易博为锐，逆水入之，以杀其悍。诸擎木之弱且挠者，石砖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缮理，择于坚密墩中实以土，益以石灰，使融结。顾去年兴举晚，今春积雨多，工未竣而洪水屡至，幸墩本坚实得无恙。兹于己卯夏四月告成。嗣是堰水畅注，濠河顺轨，斯桥临其上，庶无虞厉揭也乎！是为记。

光绪五年夏四月 日，知浙江西安县事、南城欧阳烜撰并书。

清顺治《黄陵堰碑记》在毕家桥头祠内。

三衢故郡，东浙上游之奥区也。界豫章、闽越，夙称冲剧。首邑信安，提封二百里，土宇版章，广袤鳞次，厥赋惟中。上亘山水环城西，信安溪波流清驶至婺之灏江，汇于睦，趋严濂、富春，折为钱塘，入于海，此大川也。去城南三十里则定阳溪，发源栝州，远至烂柯山麓数里，合于大川。柯麓稍上，乱流积石，坊水阑入，引灌平畴万余顷。东南其亩，堰曰石室，坂曰玺宕，此附郭广衍之上腴也。次则黄陵堰，又石室上流，逶迤叠石，灌注南亩数千顷，舟筏过石室，望见循岸涓涓带水，即黄陵堰路也。夏潦既降，沙崩石泐，农人荷畚鍤筑治，而后水归于壑，以望岁有秋。自来居人要约，统计田

陆千捌百亩，分为十段，阡定堰长、人夫，递岁轮当，十年既周而更始，法易守而不扰，无挠成者。近即有明万历、崇祯历年约法，班班可考。新朝天造，草昧私人起而更之，每岁议签堰长，或履亩箕敛，兼并之家得以欺隐，中户惴惴无宁宇。且人避就不任事，而堰遂废。昔之沃土，皆为石田。余时莅任兹土，轸念民依，悉意经方，知法有可变不可变。邑令白君审相沟，遂率先劝督于此堰尤置力。代狩王公巡行县鄙，俶载东作，集三老、力田，淳淳劝课，则赐之盂酒豚蹄，咸欣欣相告曰，“此旷典也。吾侪小人，田间水利，非得仁人在位，定一是而世守之，保无中格乎？”遮道祈请檄下府。余谓法公则无偏，明则不眩，政平如水，而信亦如之。从民之欲而利之，斯得矣。案牍云：筑堰灌田，计亩出夫，按年轮筑。一年之劳而有九年之逸，何纷更私派？为审慎详明，迄直指牟公、杨公，而后允议覆结，众忭手加额，谋伐石镌碑，以垂永图，因跻堂请余为记。余惟公私设法画一，则规随可久，二三则畸重屡迁，利既百而更之，则害亦百矣。古者巡狩省岁，小民得与天子相见，言所疾苦。今则代天言者，有司。以告定为石画，所谓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也。或曰：“信安堰首石室，岁保、堰长人亦苦之。何不知此法之良也？”余曰：“衢自山郡，非若吴会水乡多浸。原湿既殊，为堰则一。然石室巉宕，地广人稀，极目茅茨，流徙单户。其田多邑中之产，散处市廛，未易鳩合，故官为计亩薄敛，征发雇役，岁取堰长，非得已也。若黄陵，庐舍相望，农畊高曾垄亩，土著重迁，合计分年，田多主督，其次亚旅，助催递为践更，至十年而更，始力节事时，期会定而致力专，劳苦均而安享久，虽长子孙不易可也，此石室之所不能然也，何异同焉。”自此一方之民，百室宁止，屡丰多稼，田峻喜，曾孙庆，不已康乎。浸假畏垒大穰尸祝而社稷之，此庚桑所谓杓之民也。吾胡为不忘，筮尔而为之记。

堰之利□□□□□□当此上□岂不□然深念乎？予巡行阡陌，知修堰以□□之尽需□□堰长、堰夫□遵□宪“四月封堰，□月开堰”之示，而东溪□□小□□□□于封堰之时□结小籓可行，其费无多□何□□□□□□□□禁既严，田获灌溉，吏胥不扰，民得务农。今岁□时稍旱，颇获有秋，此子瞻所谓民曰太守，太守不有者，则皆□□□□□□□。衢属之龙游、江山、常山、开化，皆有陂□□修□禁，再三晓谕，业户次第举行。顾念拳拳于民□□举□□□□□□□□□□拳拳于堰功，盖非徒修筑之宜勤，尤在启闭之必谨。夫千金之堤溃于蚁穴，而况肆行开掘乎？商与民孰重，岂可以□□之□□□万民之畊获也。贿与法孰重，岂可以□□之□利□□□□□□也。予之为此碑也，实有无穷之感焉。盖为农言之，力穡斯有秋。为商言之，循法斯□富。而堰长、堰夫□□吏胥□之务□□□以速刑罚。顺天时而资地利，□□□□□□□《诗》不云乎？自今伊始，岁其有行见家有盖藏人皆□□□有□尔农□□□勉之哉！

时雍正拾壹年岁次癸巳嘉平月。

特简浙江衢州府下缺。

按：此碑残缺已甚，旧志不载，无从补正。是年知府，盖杨公景震也。味其大意，犹是维持杨公廷望旧议。而春暮筑堰，仍留小口，见于叶秉敬议，实古制也。永久可行，良不诬矣。

清嘉庆《改筑石室堰新渠记》存。

信安石室堰，南宋时张少卿所建，荫田二万三千余亩，利赖甚溥。以上姚《志》改作：石室堰自张少卿捐躯效绩，信安之民食其利者六百年于兹矣。第溪流姚作顾其水三字。发源闽、处二界。姚有每岁二字。春夏间，山水洊至，滩涨靡常。历年既多，形势顿异。山水以下，姚改：蛟蜃出没，挟沙挈石而来。拦入小港，则涂路日高。突出大河，则滩基日薄。

是以堰每难于止水，而渠更难于受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嘉庆七、八两年，叠遭旱暵，承水之口日高，蓄水之堤益远，非改弦而更张之，不足以济时变。承水以下，姚改：堰只虚名，曩时膏腴之产几为石田。邑中绅耆叶君正畴、胡君籲俊等，邑中以下，姚改：邑文学胡君籲俊以改筑艰难，无人肯任其事，乃偕绅耆叶正畴等，共推明经刘君宏衍，相与请诸当道。拟于上游另辟进水新渠，共推明经刘君宏衍熟悉水利，刘君亦果于自任。拟于以下，姚改：拟在上游三里许，依山筑渠，引入往时乘水之口。众绅士随于九年夏具呈吁请各宪改作，众绅以下，姚改：郡伯长白那公以为然，下其议于邑侯刘公，亟筹所以通变之法。而附近居民狃于旧章，尚存姚作咸怀。观望，赖郡伯那公姚作郡侯。明察，谓水性姚作堰水入渠。自上而下其势顺，自下而上其势逆，胶柱而不酌时宜，于农姚无农字。事奚补。爰飭邑侯刘公协同少尉李公亟筹所以通变之法，姚作：爰飭少尉李公协绅士等。于旧堰三里外五字，姚《志》无。响谷岩下，偕众绅四字，姚《志》无。相度地形，姚作再四。见溪流汇聚处，姚无处字。有顽石为底平旷若堂者，姚作不虞冲刷。金谋二字，姚无。从此姚有兴役二字。引水姚有迤邐二字。入沟，颇有高屋建瓴之势，其议始定。惟是堰口既改，堰沟亦难仍旧。其议以下，姚《志》无。中间二字，姚无。有田二滕，正姚作适。当筑渠要路，田属吴、张姚作张、吴。二姓，连年构讼未结，感囿姚作通。邑义举，两造咸弃勿有，渠因得成。姚作遂得顺轨疏通。是役也，经始于嘉庆甲子十月，姚作九年冬。至乙丑三月讫工，姚作五阅月而渠成。为高二丈八尺，阔四丈有奇，姚有袤字。长八百六十余丈。两旁砖石，二字，姚无。甃砌完固，姚作缜密。并为张公创建新庙一所，以备春秋祭享。姚无并为二句，改作：一望磊磊明明，溶溶艳艳矣。共姚作凡。需钱二千四百五十余缗，均承姚作皆乘。水业户踊跃争输，姚有庀具庸工靡不核实八字。故能鼙鼓不烦而从容蒔事。如此，下而姚有至于二字。三涧滩，更姚作则。以

余力浚姚作平。之。旁姚作类而。及姚有于字。石坑坝，复加姚作则以。坦水姚有石字。护之，姚有由是七十二沟之脉、十万余亩之田，汨汨乎来，源源而去，利济无穷五句。且泉流环绕郡治，则文运日新，姚作：郡城资其环绕，根本不摇。挹注内河姚作内河藉以流通。无下则字。则风檐无警，又不特耕夫姚作氓。野老乐润泽而庆丰年已也。负郭晚禾较多，邑侯刘公详姚作：申画善后事宜。无详字。定于九月启堰，堰长、堰夫悉遵二字，姚作照。前尹陈沧洲姚《志》，陈字在公字上。公所定，姚有以近水居民承充，而给以编费二句。人咸称便，于焉问诸水滨永无旱涝姚作旱干水溢。之虞，少卿姚作张公。遗泽，直与石室长留，而郡伯邑侯明德之远弥使人姚作氏。歌咏于弗姚作勿。衰已。襄其勤者岐凤周君、圣畿叶君、传纲孔君、其骧冯君、继先孔君。姚有双字。元亦参末议姚作与有力。焉。爰志其颠末于石。姚作：例得备书，是为记。

大清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三月上浣穀旦钱塘费双元记。

按：姚《志》所载与原碑字句出入甚多。盖碑既勒成，复嫌其尚未详尽，更为增益入志也。

清光绪《重修石室堰碑记》存。

西安地势踞上游，水驶滩急，田畴沾溉，所在皆资潴蓄。讲水利者，因其源而导之，节其流而用之，于是乎有堰坝之筑。距城二十里有石室堰，邑东南六十万亩民田胥赖灌注。其水发源闽、处二界，而石室地方作堰留之，涝有泄，旱有储，利甚溥也。此堰创于宋南渡时，相传二尹张公殉身以成其事，至今立庙祀之，流泽罔替。惟岁历绵邈，浚路沙石壅塞，且遇春夏山水冲激，其堰时筑时圯，不能垂久，余戚然忧之。适观察郭公式昌亦以是举切中民生，属为勘办。因偕邑令诣其地，勘察多次，相度形势，乃另择支港以达其流，

改筑袋口以引其注。两旁甃砌缜密，冲刷无虞。其水迤迳入沟，无复曩时沙砾淤阻之患。尤可喜者，于所新掘之港，突有水脉涌出，源泉万斛，汨汨而来，更可为顺轨利导之证。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也。是役凡历壬寅、癸卯两冬而成。一切庀且庸工，皆取给于堰中自然固有之利，故能鼙鼓烦兴而民不扰。张公之庙亦得以其余资而重新之，念旧德也。督其事者，为邑令胡君寿海。襄其事者，为博士孔君庆仪。工既竣，爰绘刊新开港图于碑后，俾后之从事于此者按图可索，因并述颠末而为之记焉。

钦加盐运使銜花翎候选道、特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加三级纪录十二次世讠。

钦命二品顶戴、浙江分巡金衢严道兼管水利事务、加五级纪录十次郭式昌。

同知直隶州、特授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加三级纪录十二次胡寿海。

光绪三十年岁在阙逢执徐如月上浣渤石。

清康熙《马公筑堤碑》即酒坛坝，后更名德平坝。原碑未见，依嘉庆《县志》录。

衢城西郭外铁塔底迤北五十丈，地势低洼，每逢春夏之交，江水泛涨，冲决河堤，遂奔流入城，东北二隅庐舍尽遭淹浸。闻康熙二十五年，波臣肆虐，漂没庐室、坟茔，而北门吊桥亦被冲塌。有北门关帝庙僧智明发愿创始，立修苦行，日夕募缘，付董事筑成土堤，惜不能敌彼狂澜。太守靳君为书疏布，简劝募勤工。屡修屡溃，吊桥随亦损坏难修。五十八年，守戎张君善敬复易以石堤，而智明仍艰难独任，始终弗渝。无如物力不充，未能保固。余于五十九年甫莅兹土，见堤工低薄，因捐俸付守戎，添置石料帮修。六十年春，水

骤发，又于北首冲决数丈，城之内外国依然一望江洋。余复商之张君，添购石料修筑。至六十一年春，余诣堤周匝审视，尚宽单薄难支，又捐己俸于石堤之外贴帮卵石一层。工虽报竣，而石墙太直，似不能冀其坚久，随又募夫运石帮砌墙根，下层宽一丈余，上层三尺收顶，连前筑堤顶共一丈五尺，堤根四丈有奇。奈堤之迤南一段，实波澜受敌要口，又兼地势难存土石，乃置坛贮砂，自堤根累至堤顶，方能保全。然斯举也，余初不过竭己之诚，尽人之力，何功之与有焉！若以之沽名徼福，君子耻之矣。乃士民咸谓生民之得以宁其居，我祖若父之得以安其窀穸者，皆某之功，遂相与建祠设像、刻石立碣而志之，并名之曰马公堤。时，余适有栝苍之役，缆舫堤下，值天雨掩篷，匆匆放棹，未及回顾。迨旋衢，泊舟登岸，见巍碑已立堤上矣。令人踟躇不安，赧颜汗颊，亟召耆老撤去之。众皆坚执，余强之至再，始异而别置焉。但波涛莫测，兴废靡常，倘后来之贤士大夫不没斯工，及时修举，利益民生，是固余之厚望也。因将先后输金芳衔勒于石之副面，以表前之乐于为善，兼劝后之勇于效义者。僧人智明募化尽心，得以收圆善果，其功洵不可泯没。今即命其移住堤左之周王庙，月给米三斗，俾得殫力住持，朝夕治其堤务。勿许舟子钉桩打橛，损坏堤根，庶几共图永久。若余之区画谘谋幸完此局，亦藉以少抒勤民报国之心，岂敢掠美施劳以蹈声闻过情之耻哉！康熙壬寅八月，协镇衢州等处地方左都督管副总兵事、北平马麟勒石。

清光绪癸未《重修德平坝碑记》存。

光绪八年壬午夏，大雨匝旬，溪流暴溢。五月初四日，瞬息间水涨辄逾尺。城西北有坝曰德平，内为濠河宣泄之门，外御溪水倒灌之路，西北城根赖以冲刷之虞，迤东村落、坟墓赖以漂没之

患，固不仅附近田亩藉资保卫。是日冲坍，洪流内注，东北郭一望汪洋，尽成泽国。水落后，往省视，断石交错，旧址已不复辨。观察联公、郡尊刘公进烜而言曰：“若坝利民者甚巨，宜亟筹所以复之。”承命悚仄，顾以经费巨，不易措，至今年春仲，方始兴修。坝面较旧高三尺，基脚较旧深三尺，栋长二十三丈有奇，实以石，筑以土，融以石灰，栋外大路使宽敞平衍，以杀水势。时春夏之交多雨，工辄阻，三阅月而告成。溯之创始，详于马公璘碑记。顾求所谓酒坛旧规，杳不可得。盖自康熙间以至于今，阅时既久，更张必多。中间兴废靡常，无可考证矣。兹长坝岿然，足敌巨浸，诚联公、刘公所以福衢者厚。而董是役之陈明经晋卿、王茂才德鏊，其功在粉榆，亦不可没也。于是乎言。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孟秋月，知浙江西安縣事、南城歐陽烜謹撰。衢州府司獄、長沙徐葆謹篆。

清光緒戊子《重建德坪坝碑記》存。

光緒十有三年冬，余自安洲移宰是邑。明年春，出西郭，見亂石縱橫水濱，詢居民，則曰：“此德坪坝也。往圯于水，城以北田廬、丘墓多半漂沒，至今未修。聞之故老，坝創國初，其間圯而復修，修而復圯者，蓋三百年于茲矣。近來民窮力薄，歲且荐飢，奈何？”余應之曰：“此守土者責也。”歸適小極，邑紳王君藩來視，語坝之興廢事甚詳。異日，廩生王德鏊等亦以修坝請，而議者以支絀欲寢。嗟夫！民事不可緩也。若不蚤為之所，其何以自安？于是，往復履勘，遂恍然于屢修屢圯之故矣。蓋坝基近里，而岸兀出于前，水石不相下，有不為之潛傷者乎！且旧修叠鹅卵石，灌以沙土。沙性鬆，水过则随之而去。石体圆，一冲则群焉而靡。是殆立法未精而用人未当欤？邑紳程君炳耀好义士也，往年曾修石室堰，法甚善，

沾水利者计田二万亩。乃请于观察联公、太守荣公，举程君董其事。遂尽易旧制，坝基置外岸与之齐，叠以磐石，□以油灰，贯以铁榫。急流不能啮，回澜不能侵，赫赫然大观也哉！程君躬持畚缶，日与工人伍，虽骄阳江暑、淫雨烈风不少间，论者谓人所难能。初坝甫成，水骤至，堤几灭，余以新工势岌岌，与程君抢险，祷于周王庙，雨未止而水落，斯殆神呵护一方而力为之障欤？抑程君勤厥事而默为之相欤？除旧计新，筑长二十二丈有奇，上宽一丈六尺，底宽二丈八尺，高七尺，加题堰二尺。越两月而工成，共用钱九百二十余缗。事竣，余曰善。莫不以程君之相与有成为足多也。苏子曰：“无责难者，将有所深责也。”又曰：“使心无顾忌，故能尽其材而责其成功。”是役也，使囿于旧法，恤夫人言，安望其至今岿然也。噫！有治法不可无治人，天下事大抵如斯，坝其小焉者耳。因兹有感，而遂为之记。

知西安县事、上元伍桂生撰。

婺源余家鼎书并篆额。

光绪十有四年青龙在戊子秋九月 日泐石。

清光绪辛丑《重修德平坝碑记》存。

衢港，古信安溪。上溯江、闽，下达省会，绵亘如带，源远流长。西郭外迤迳而北，向有□□□□□，左田右谷，非遇重灾，不漏不溢，其利溥焉，命名德坪。何德乎？德前贤之创始也，前□□□□□德，后之人推原所自，名其坝以德之也。今岁仲春月既望，予权是邑，甫交初夏，霪雨□□□□上游出蟹，江水横流，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此坝倾圮至数十丈。询之耆老，谓春夏之交□□□多。山水陡发，从上注下，低洼之处，容易成灾。惟横决如斯，几历多年未几目睹。予自□□□□召波及斯民，只有引咎斋

心，竭诚祈祷。幸沐神佑，即放晴光，水势渐杀。亲诣履勘，附郭田禾已多损坏，心甚恻之，因思谨壅塞以备□□□□者之责也。前贤既创造于先，予敢不勉承于后，吁叩拨帑修复，俾仍旧观，而上宪□□□□依俯如所请，款有不敷，愿捐俸助之，务使固其根基，垂之久远，庶几有备无患。永庆□□□□十月成梁之例，邀邑绅孔君庆仪、何君绍晏、张君城、吴君嘉祥董其事，鸠工兴筑，三阅月而工竣，所费已不贲矣。刻著于石，重民事也。

龙飞光绪二十有七年岁次辛丑嘉平月。

特授衢州府江山县署、西安县知县龚廷玉志，

监工委员、西安县县丞沈振铨，

候补府经历张翼廷，

七品小京官户部河南司行走、拔贡汪张黻书丹。

民国初《重修德坪坝碑记》存。

共和建国之四年元月，余捧檄视衢邑事。五月大水，田庐、畜牧漂没无算，乃为之丐急赈，困稍苏，而若堤、若桥、若坝、若堰之属，其在城若乡，向皆恃以为田庐之障，十九坍塌，荡然仅有存者。自维守土吏而使氓庶流离，渠防不修，甚非所以保吾民。而滋虑水且岁为衢患也，更以工赈善后之策进。既得请，周历详勘，次第修举。其为附郭田庐之障，工弥巨而款弥浩者，厥惟城西之德坪坝。按：坝故名酒坛，志载之详矣。曰德坪者，不知昉自何时。龚碑谓命名即以德前贤，或亦有所本欤？是坝工程称最要，相传屡修屡溃。询之父老，金谓坝脚窄，不足杀水势。乃决计扩张，主坚实，邀商会协理项君槐董其事，殚精擘画，凡六阅月而事以蒇。坝首较旧长七丈三尺，阔三丈；尾较旧长六尺七寸，阔三丈；脚复伸出一丈六尺，由下至上，作一斜剖面形，计二丈二尺。共费帑银壹千陆百圆，

又上海红十字会捐助银肆百圆。是役也，时久而费不贲，故克部署从容，而有以饜地方父老之望，而项君经理之功亦有足多者。工竣，爰于植树节手植桃、柳，以资障护，并志其崖略于此。

中华民国五年植树节，署理浙江衢县知事蕲春桂铸西撰文。

前江苏扬中县知事、邑人刘仁裕书丹。

按：此坝关系衢城甚重，故备录诸记。

清嘉庆费双元撰《修筑石坑坝记》碑佚，依嘉庆《县志》录。

石室堰沟水迤迳至石坑口，有坝拦之，下留三澗洞泄水，以济太平、白沙等堰之田，所谓大堰水也。惟是坝值顶冲，又屹立无辅，屡遭摧圮。嘉庆七、八两年，冲刷弥甚，几与三澗洞相平，灌溉之利缺焉。十一年春，石室堰董事等经营相度，谓水可顺不可砥，坝宜宽不宜陡。爰于两旁增筑坦坡，以柔水势，而护堤根其上，则采阔长山石镶砌之，俾安固不摇。由是水小则从澗洞宣泄，水大则漫堤而过，坝不与水争而水亦不为坝患，耕氓始获安堵矣。其三澗洞，仍按昔年尺寸修葺，中澗距上澗，计裁尺壹丈贰尺，距下澗贰丈肆尺。中澗除盖石，计空洞直下伍寸，横、广捌寸；上澗空洞直伍寸，横柒寸；下澗空洞直陆寸，横壹尺肆寸。澗底平，内石槽二，系旧定分寸，不可擅易也。

按：此文似有删节。

以上水利。

清康熙《创建育婴堂记》存。

尝闻《周书·泰誓》之上篇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余玩索斯旨，未尝不三复而窃慨叹焉。盖天地之资始资生，于人独厚，惟人赋畀造化之气，独钟奇秀，知□□□关任应作甚。大苟

董,用垂久远。庶几天地化育弘功,为万物之大父母,而仁民爱物保赤春台□□□□者。

康熙六十一年□□□□□□□□。

衢州府正堂、加二级纪录八次靳树德,

协镇浙江衢州等处地方左都督管副总兵事、加三级马璘,

西安县正堂、加三级王世甲,

首事赞勸绅士周雯、叶淑文、徐锦、吴灿、余淳耀、祝瑄、郑感,乡耆徐嘉荫、陈明会,董理堂务杨应礼、杨尚衡、杨尚衍、杨尚衢。

清乾隆《重建育婴堂记》存。

盖闻大德曰生,人自负气成形而得为是婴,莫不即有是育,苟无是育,即无是婴。凡婴育之数,育婴之理,所重者乳哺襁褓,以合乎民胞物与也。然繁齿不齐,其流连颠沛,命途难一,两大间际。孩提方始,固有父在母亡而婴不育者,有父亡母嫁而婴不育者,又有父母俱亡而婴不育者。推其夭殇之故,大非赤子之心。且更有父母虽存,而穷寒疾迫,不克育其婴者。此贤士大夫体天地好生之德,职父母斯民之事,而各省之所以有育婴堂也。惟衢郡行之日久,渐就废弛,垣堵萧然,风雨莫蔽。屈指康熙六十一年以至乾隆五十六年,历今已七十载。其房舍既已倾颓,而修葺复成具文矣。乃郡有冯成名者,请与重建。慷慨原乎大义,非矜游侠之名;施与本乎至诚,遂有真儒之勇。手除荆棘,竭鸠力于良工;肩荷梓桐,完鹄巢于善地。第营建为地方公事,而碑碣须官长之名。余奉命观察,愧推恩于保赤,今考绩卓荐,将备训于巡方,在穷檐失所体恤应周,而里有善民理为褒奖,况曹太守政惠克敷,而谢县令亦芳泽不远,是以育婴堂重建一事,即委诸冯成名而并许勒石焉。至成名受是委,更欣然行其志。数旬间,屋宇维新,院庭洁净。所谓安怀遂

愿，童妇无嗟者，非耶？此余之作是记而深喜之也。他如觅乳妇，计经费，余特捐廉壹百金，使冯成名主持之，以继承前士大夫体天地好生之德，职父母斯民之事云尔。

钦命浙江分巡金衢严道兼管水利事务、加五级，又随带军功加一级纪录十次玉德撰。

乾隆五十六年九月穀旦。

清道光《同仁堂碑记》存。

嘉庆五年夏，西邑蛟蜃成灾，砂碛间遗骸委积，道士张归真募在城诸善姓，为掩骼薶醢之会，盖善举自兹创焉。维时置棺备施，未有公所，暂假郡庙行事。九年八月，买得旧屋数椽于郡学类池东。十一年正月，始拓为堂，曰同仁，皆出诸善姓随缘所助，专局施棺，于是乎昉。是岁，张物故，其徒方静轩嗣事。二十一年，募得薄田以供守堂薪水，而堂中故无存贖，且募且施，时遑遑虑不继。余忝守是邦，既嘉其同仁之俗成，而思与要其久也。道光四年春，为筹经费若干，又得费、龚诸君等十三人续捐贖若干，共集制钱一千五十余缗，乃以千缗发商生息为岁需，而以五十余缗作本年杂支。费宅又助置义地于近郭，而堂之事宜略备。于是，叙其颠末，并书其屋宇坐落、田地亩分、岁入钱谷之数及捐贖董事者姓名，咸勒诸碑，以垂久远。更定为章程，晰以条约，载之簿籍。郡署暨董事，皆存之备考稽焉。若夫扩而充之，由哀死之念以及于濒死者，如兼施医药，授寒衣，设糜粥，种种仁术，是在同仁者随时用心，顾力便则行之。夫仁之分愿孰从而为之限哉！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知浙江衢州府事、长洲谭瑞东撰。

道光四年秋七月 立。

堂基 坐落西安县。在城一百三十六庄，天字三区三十八号，谷衙塘边，

地九厘八毫。同区四十一号，地二分五厘三毫。同区四十四号，地二分五厘三毫。共基地五分八厘一毫。起盖大门一间，门房二间，堂屋三间，前厢二间，后进观音堂三间，前厢二间，南首施棺所廊房一带八间，二厢墙垣全。

田塘 地字二十九区三十九号，青坪，田一亩六分二厘。三十二区九十一号，中央垄，田九分八厘。三十九区五十九号，沟沿，田一亩六分六厘六毫。同区六十一号，田二分四毫。又六十二号，田四分七厘。宙宇三区五百六十二号，小坟头，田一亩一分八厘。又五百六十三号，田一亩四分四厘七毫。又五百七十号，田五分六厘。又五百七十一号，田三分八厘一毫。又五百九十号，田一分三厘三毫。又五百九十四号，田一分六厘五毫。列字八区十四号，横棚垄，田一亩三分一厘九毫。又三号，官塘，见税一分五厘。以上共田一十亩一分二厘五毫，塘一分五厘，岁收租谷一十六石。

义冢地 洪字四区二百四十三号，书院桥头，地二亩七分。

生息钱 由府发县存典钱一千千文。自道光四年二月起，按月一分二厘，典商分二季缴县解府存库，董事随时赴府支领，年终报销。

捐贖董事 费双元、毕昌初、周岐凤、叶公载、沈燮。

捐贖 龚大鳌、鲍耀东、徐新邑、刘皓元、刘元利、管枝荣、陈世规、吴梓烈。

捐义地 费王氏。

清光绪《老鹰岩放生池碑》碑存，不署衔名。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本天地之心以为心，则凡天地之所生者，莫不当有以生之。故圣人钓而不纲，贤宰生鱼使畜，独体生物之仁以加惠于水族，于是而放生之设遂传为美举焉。吾里善士辄欲踵而行之，爰择于老鹰岩下，创立是池。此地为濒河溜港，舟筏不通，渔人莫问，而清流滌带，藻荇纷披，鱼之得所莫是若矣。爰请

诸各宪勒石示垂，商我同人施金囊解，其体天地之心乎，抑师圣贤之事乎，何其一视同仁竟至于爱物耶然？或者谓亲亲仁民，仁民爱物，沾沾焉于放生之计，得毋为释氏慈悲齐王故智乎？而不知天下未有不忍于异类，特忍于同类者。则亲亲之道，仁民之心，可悉于爱物征之也。又乌知在下者体天地之心以生物，在上者不见斯心之举以生人耶？是以爱物之收为仁民之机括焉，亦情之所时有者。矧夫兵戎屡动，劫杀难消，苟有此好生者以靖夫杀机，则太和之召、休祥之集，于此不有以肇其端耶！如谓为好名之务、祈福之缘，殊不知众善士之心耳。故不敢援莲池天师之文乎佑帝君之语，不揣鄙陋，特援笔以为之记。

光绪十年岁在阙逢涪滩壮月中浣穀旦。

明万历《重建万善堂记》存。

赐进士第、中顺大夫、知衢州府事、前江闽巡按、监察御史霍冈易傲之撰文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前吏部四清吏司郎中、太常寺少卿、邑人宾梧徐一櫬书丹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邑人浣玄余懋中篆额

衢之万善堂，不谗创自何代，岁以百计者，不知凡几。其砖城垣墉、榑槛黝垩，为风雨所摧剥。而堂及堂之梵宇，沙门□□□。年久者又不能支。先是戊子岁，梦衡廖公来守是邦，里人刘大珂等请于公，公给募疏创新之。缘岁困二饥，时拙本□不□迄今。癸巳，慈乘氓甿间，珂等复请于余。余自守衢来，此中三老即传有万善堂。佛奉槃涅慈悲，而里之人皆受庇。余朔望循故事谒庙视课，因悉堂居庙西南维而据崢岭之一。余曰：“地诚胜，宜为民福也。”

《衢县志》卷十八

碑碣志三 分二类

庙
祠

《衢县志》卷十八

县人郑永禧辑

碑碣志三

神庙生祠类

元泰定侍郎邓文原撰《郡城隍庙记》依嘉靖《府志》录。

衢故会稽太末地，闽粤之会，仙灵所宅，岑蔚相望。泰定乙丑，监郡赫斯以书抵予曰：郡有峰，其形若龟颡首，南面郡治踞其背，直南为庙，以祀城隍。群山回互起伏，因为雉堞，以壮城守。邦人具瞻神慈烜著。前是宋绍定间寇至，官军欲剿平之，若有风马云车犄角来助，寇以奔溃。水旱疾厉，祷焉咸格。轮奂之工，自绍兴、乾道、淳熙荐加完缮。庙号崇褒，则淳祐之十年也。至元丙子，城居毁于兵，惟庙独存。越六年，盗发属邑，薄城下，势张甚，神效灵如绍定时。传言神聪明正直，而一依人而行，信有征哉。赫斯奉命来守是邦，祇谒祠下，周视栋宇，挠败弗治，丹堊漫漶，谋撤而新之。一夕，梦与神坐，若讯鞫者，觉得西安县方氏死冤状，释逮系者十一人。其经度缔构，则自敞殿层楼重门修庑，以次具美。夜复梦造神，所有遗骼在列。黎旦见木偶屏榛翳间协如梦。又北为殿庑，益

增广深。盖自甲子八月，至明年五月落成，赫斯首捐奉钱二千缗，僚吏士民咨諏劝相，庸工庀具悉由官给，愿公记之以垂示来者。余惟古之祭也，各有等威礼不相侵越，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自秦废封建而郡县，后世郡祀城隍，岂亦与二千石均牧民之寄欤？二千石佐天子承流而宣化，神司阴阳捍患而御菑，幽明分殊而理一。今神嘉惠于衢久，侯其益厉精白，修政教以子衢之民，然后神人之道两尽，则夫庙祀之建，岂直矜壮丽资美观而已哉？侯曰：“公之言核而理，请书而饘诸石。”是为记。

按：此记见《浙江通志》引崇祯《府志》；元侍郎邓文原撰。文多节录。陈、姚两《志》所载亦有脱误，兹补正之。

明弘治教谕胡昱《城隍庙记》依嘉靖《府志》录。

城隍，衢郡之高墟，所以捍外卫内，立庙而祀之，理固宜也。古者设险以守国，因山为城，因川为隍。若平地则筑城浚隍，以拟山川之险，御寇敌，保人民，其功大矣。天下郡邑之祀城隍，礼所谓有功于民则祀之者欤？我太祖高皇帝临御之三年，即正其名曰某府城隍之神，颁其庙制，革其封号，一洗前代之陋矣。元至正初，总管张士俊营缮城隍庙宇。滋久倾圮。洪武辛未，张士良守衢，承制以建者湫隘弗称，髹彤墀剥，浸入隳颓，神无所依。弘治庚戌，太守张公俊治郡，清慎勤勤，令行惠施，人被其泽尤深，凋瘵困惫庶几其有瘳乎。盖公以慈祥恺悌化导其民，而凡朔望祇神稽拜为之倡，暨同守萧侯显、曾侯铎、通守岳侯镇、节推樊侯睿、邑令廖侯铉，偕谒于庙。偶见梁栋摧折，楔其前守职衔，而公实与同姓，慨兹旧庙之坏亦有定数乎？仍命耆老徐景隆辈二十六人，询谋佥同，募郡之富而仗义者，乐助白金若干两，于是腐挠者易之，漫漶者改之，敝败零落不可支者撤而更之，諏日葺事。鳩工饬材，创建中庭四楹，寢殿三

间，正殿五间，殿有埏塑像，洎阶下结丝亭轩豁迢美，翼以左右十二司，司有育胤，主殿之侧各设东西祠，容仪端严，祠之遍各立斋沐所，轮奂翠飞。至于门楣柱础，廓高明而埭垵，廓厢庖漏加雕斲而峻丽，甃城垣墙咸极完致，繁欤城隍宫寝而修葺之，恪遵圣度，规模闳阔，彩绘鲜耀。南抱龟峰之嵯峨，西环葱岭之嶙峋，北旋浮石之涟漪，东接乌溪之澄澈，蜿螭扶舆，嘉祲攸钟，足以妥神灵绥民福矣。然庙貌聿新，岂非感应之理哉！第见阴阳顺其序，风雨通其时，百祥叠兆，五谷丰穰，庶官奉职，万民咸和。岁时祭祀，祷祈以荣之，克诚克敬可知也。则神之阴翊默祐庥庇吾邦者宁有既耶？景隆相率请文以纪其岁月。夫郡守者，民之师帅，所以承流宣化也，而狱讼科征、簿书茧缕不与焉。公兴废举坠，能行疑有脱字。政教兼善，可谓达治体、知先务矣。良二千石之贤，顾不伟哉！春秋常事不书，庙成宜书以传后，故详记其事，俾纛诸贞珉，庶来世有所考焉。凡捐费之士及执事之人，列于其阴。

按：此记亦仅见于《通志·碑碣》列目，碑文久佚，兹采补之。

汉、宋勅封信安城隍诰文及明隆庆《重建西安县城隍庙记》在庙门左。

汉敕封信安城隍仁祐伯诰

昔者圣王之制祀礼也，有功于民则祀之。尔信安城隍吕应徵，聪明正直，民所凭依。凡请祷而祈年，悉阴孚而默佑。兹特封尔为仁祐伯。爰遵列爵，用答神休，尚惟冥漠之中，歆此殊常之渥。

汉敕封信安城隍仁祐伯妻裴氏诰

神有功于民，已开冥祐；妇从夫之爵，亦有邦仪。爰即典常，用褒淑德。尔信安城隍厥配裴氏，昭明淑慎，相夫理幽，如纶如綍，永称徽名。兹特封尔为仁祐夫人。明增优恩，益俾灵贶。

五凤三年四月。

宋敕加封信安城隍庙仁祐伯诰

昔者圣王之制祀礼也，有功于民则祀之。衢州信安县感应庙仁祐伯，聪明正直，民所凭依。凡请祷而祈年，悉阴孚而默祐。爰增伯爵，用答神休，尚惟冥漠之中，歆我殊常之渥。可特加封信安吕应徵为积庆仁祐伯。

宋敕加封伯配裴氏积庆仁祐夫人诰

神有功于民，已开灵祐；妇从夫之爵，犹有邦仪。爰即典言，用褒淑则。衢州信安县感应庙灵惠兹德积庆仁祐伯妻裴氏，禀姿柔顺，作配幽冥，曰雨曰暘，更资内助，如纶如綍，永称徽名，俾新袞此
处原脱一字。之华，肇赐祔衣之宠，益裨灵贶，以称优恩。可特加封积庆仁祐夫人。

绍定元年十一月 日诰。

右列上方。

明隆庆《西安县重建城隍庙记》

国朝主典神人兼用礼乐，鬼神以为治幽明之间各受其职，所以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者至矣。乃若今日以上姚《志》删。西安城隍之神，相传以为西汉五凤丙寅，邑人吕应徵。平生聪明正直，得道为神，护国保民，历有显应，锡爵加谥为积庆仁祐伯，迨及千有余年，未有改也。独庙祀未复。今以其世考之：县治在秦为太末县，属会稽郡。西汉、晋之世改名信安，属东阳郡。至隋炀帝时，又以属于婺州。唐始立衢州治，宋、元因之，所谓衢州路也。我圣朝始升为府，而以西安县附焉。由今观之，会稽、东阳、婺州，皆与县地相悬，是以前县自为庙，以祀城隍。后既即县建府，则惟祀府城隍耳。世有代变，制有沿革，气数然也。然幽明一理，有郡则有守，有邑则

有宰，固未尝以郡守而兼摄乎邑令之政。则城隍之神，亦当尊卑相承，以钦若乎帝天之命，不宜独以郡而摄乎邑也。且如外邑，惟龙、江、常、开，其冥司亦未必统于府城隍矣，乃皆各自立庙。七句，姚《志》删。西安为五邑之首，顾不得专立一庙以祀城隍，而使昔日受封之神久抑于冥冥，岂非阙典乎？是以积岁以来，天运人从，时至事起。在民间，有复旧之思；在官府，有更新之举。寻其故址，广以新规。前邑大夫静斋□公捐俸主缘董成其务。今大夫邳洲□公躬行祭告，神亦歆享，历有昭报，不减昔日五凤之盛，实惟气数之复兴，而神亦将以大庇乎斯民也。尝闻塑像之日，闽商张孚礼泊舟于江山清湖，夜梦神人盛陈驺从旗旄前导曰：“西安城隍受命之任也。”孚礼惊愕，至邑谒庙，竦息惊叹，俨然梦中见也。此无心之梦，显其灵于斯人，非偶然也。闽商一段，姚《志》删。旧纪仁祐伯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庚申三月初十日辰时，夫人裴氏生于元鼎元年七月初七日申时。神之灵祐于民，愈久而不忘也如此。此下，姚《志》删。庙成其地为醋坊巷，面南址北，前有厅，后有堂，塑像其上，中参两相。西有巷，达县治，□□约距十余丈许。予今得告与乡耆德，厘正旧典，以接祀事；用序颠末，以传永久。凡与事者，附勒碑阴。

时大明隆庆五年辛未仲春上浣之吉。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卿、前吏科都给事中、郡人□□郑大经撰。

右列下方。

按：此记，姚《志》删节过半。

明万历《西安县城隍庙上梁文》碑在戏台下壁间。

伏以君师之德大哉！神实如君之治，如师之教。父母之恩深矣！神实有父之严，有母之慈。虽怪力乱神，圣人均所不语，乃斋

明盛服，祭祀有所，必承良以功德著于生前，士民并受其福。况乃显道彰于身后，今古历蒙其麻不可掩，夫惟其诚耳。非此族也，将谁祀之。恭维西邑城隍之神吕为甫侯，降自崧岳，道惟正直，著于信安。汉廷五凤三年，特崇仁祐之谥；宋室绍定元载，嗣加积庆之封。仁祐本于仁心，心种为千秋不朽之种；积庆由于积善，善根为万载不拔之根。即彼大地山河，咸是妙明中物。矧兹三衢首邑，只是故乡中人。吾土旧居原有比闾族党之谊，后生小子俨如属毛离里之亲，肃时雨又时默歆剂调而不过。晴虞早，水虞潦，有疾痛而必呼豪杰，递兴思若启而行，若翼魑魅远遁，蠲不洁而涤不祥。日用饮食者，民风乎神之吊矣。终和且平者，世运也。神实听之，能平九州。祀以为社，能殖百谷。祀以为稷，惟神在后，可比其功。太守不有归之天子，造物不德归之太空，惟神就中实赞其烈，积庆仁祐之荣号洵为不诬。夫人裴氏之佐猷，亦自难泯，功德盛矣。岂容日用而不知庙貌颓然，徒令瞻仰而兴叹，日祭月祀虽不忘夫载牲隘巷，侧阶止可容乎旋马街衢，父老扼腕而悲，夤序名儒掉臂而起，俞公邑宰可士民之陈言，乡绅诸君助建竖之物力，飞檐迎日喜阖阖之天开，高栋凌云快旌旗之风动，金容巍耸就如日而望如云，玉砌坦平衽成帷而汗成雨，室内横肱而不迫，堂上布武而有余，万目乐观，咸曰博也，厚也，高也，明也。千人齐拜，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猗与休哉！是皆众力之共举，揆厥所自，实乃神运以默成。昔者辛未塑神像之时，曾有闽商张孚礼之梦奇，已征于往日。事更异于而今，伐树而众欲施于淫祠，雷轰白石；载木而众方愁于水涸，雨足大川。初止谓幽神之处冥，若觉若梦；今始信活佛之在世，如见如闻。市井愚民心裂胆破，里邻昧客魄动魂飞。三衢众民睹落成而拭目，两仪后学喜新构而快心。值壬子之辰，正上梁之日，神人共乐，天地同春。栋宇百尺之高，尊神可憩；广厦万间之庇，吾辈胥

沾。肃载牲醴，殊惭肥腓；祇陈酒醴，有愧馨香。伏望俯念众生弘敷大造，助当路之吏治，去大暑而来清风，开后进之文澜，披青天而睹白日。当大明一统之世，正宜助吾道而使之大明；作孔子家庙之邻，更宜翼斯文而相乎孔子。庶几真儒辈出，济济同比十子之英；坐见文运大亨，磊磊冠千万人之首。斯不止为地方土谷之主，亦复足为文章性天之宗。欲耕问奴，欲织问婢，大众所期望者或在乎他；与子言孝，与臣言忠，不肖所祷祈者专在乎此。殚心控吁，惟神鉴俞。

邑人叶秉敬谨书。

明万历丁巳十月望后六日立。

明万历《重建县城隍庙山门记》存。

城隍旧趾，去今门塾约可数十武。既湫隘□久欹漏欲颓矣。会中倡议扩地，得深十丈余，请于缙绅，重开堂宇，独门制未备，其跬步犹昔也。寅阳先生从齐云归来谒庙，自堂徂基，胥土宇而定经制焉。乃会叔氏连城，进首事者而语之曰：“既改作矣。何仍旧为？且后有余基，可以大展，必使阶前盈三丈地，庶可多容车马。毋局一时浅近之谋，妨千秋不朽之业。”众莫不喜，而诘于物力，将若之何？先生曰：“是无难。余曩取材石室，积之未需，可断而迁也。”而甄而礲，而飞栋而绘垩，令工倕者无不取给如期。倩首事孔承迁、余桐潘、孔礼、周应俊与一贯、一新两弟，合为奚斯，间尝躬诣省成，款言霁色，称事称劳，秉心塞渊，直欲以和平作馨鼓耳。洎鼎之日，文告秩然，牺樽肃然，肆今殖殖者庭而楹则有觉也，将将者门而翰则有石也，矫矫者檐阿而幡幢且闪烁也。功始于戊午孟夏，明年己未落成，前后共靡百金。先生都无布施相，然始以正言为怱怱，而徐以德意为劝勉，撤故鼎新，千秋香火，则先生所谓不朽者，宁奕奕

寝庙也哉！

万历岁在庚申端月人日。

门侄郑一卿顿首拜识。

清康熙《重建衢州府城隍庙碑记》存。

郡使者受命守一郡，与僚属斋心而理，皆生民之所系、百神之所临也。天子之命吏不媚神，神亦不受媚，其境内为民厉愚夫惧而神益者祠，令毁勿葺，若忠孝义烈，风灵未朽，即著功德于前时，土人犹修治庙祀于今不废。况□阴阳并位，绥福捍菑，今得与郡守相表里者，古称城隍之神乎？神之庙，遍天下郡县。衢郡则构庙龟山。山在城中，庙当巔际，面襟须弥诸峰，远收屏案□瞰人家原野，烟草离离，而高清浩白之气，一似萃于此山者。神功默运，历上下千百年而然也。考庙碑，宋、元、明，神多显灵异。逮至本朝，官民祷嘆潦辄应。盖衢地山半为田，夏秋十日不雨则告旱，然莽岫荒阴，蛟蜃杂起，数日雨则山流四涨，决田为河，近于涝，民又告矣。人之于神也甚琐，而神之于人也甚和。人即不能答神之嘉祐，必妥灵于庙以祀之。由今溯古，或创或修，遥如宋、元不具论，计明弘治至兹百余岁，木几腐矣。余莅郡之明年，岁癸卯夏五月，庙栋中堕，东楹半颓，堂宇相次震动，独神座与侍像无恙。余视缺其东偏，轮奂莫章，丹彩如剥，岂惟守土官吏之羞，抑亦绅士民之忧。时鳩众议募，而庙之道士又白其童子洒扫，竟从神足间得兼金一镒，虽事涉于怪不足传，然工先一筭，神故有以启我也。爰数言集官俸民费，随所有，而伐材、陶瓦，因以募官董其工。栋榱既新，檐庑交碧。明年而工竣。何修者较创者之难欤？□衢庭里又可知也。夫呼椽橐以格幽穹，人无足纪而累锱铢以弘众愿，例在可书。矧衢当荒冲交瘵之余，犹能襄其物力，为国家仰报神庥，则后之守是邦者，幸际

海归山静，元元歌丰，官余禄而民余粟，辉炜庙观，将何如特书乎？其或以前人为简陋，语不采载，亦听之。噫！此天子吏也，书于石，语固重不重耶？

中宪大夫、知衢州府事知府雷经撰。

未列道府协镇僚属及五县文武官员捐助银两谷石。

奉委督工耆民徐琬、□有熊、朱文显、叶承恩、徐琮、郑和生。

住持张启祥、纪可盛 江南唐天植镌。洒扫吴口。

康熙九年孟夏吉旦。

清雍正《重整郡城隍庙祀田碑记》存。

衢郡城隍庙内旧有众姓乐助田亩以贄祭祀公用，非住持庙祝及会首人等之私产，可以盗卖也。从前住持会首，不知盗卖有干律例拟戍之条，几将庙内田亩盗卖殆尽。于康熙六十年，本府各房书吏为神倡募银盃□□□□执事将项欲求经久无失之法，公叩府宪檄行经照两衙查议，并查庙内祀田，当蒙照衙杨查出黄家埂等田。正在彻底清查间，忽有进闽之差遣，往返耽延未结，遂有东西会首王从周、龚升公等于六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有盗卖蒙清等事，连名赴府控□，蒙批仰经历□会同照磨查照前案速查详报，随蒙经历司方照磨所杨移县对册，查出盗卖、盗买田亩姓名，看详本府。又蒙批仰西安县提齐盗卖、盗买各犯，逐一追契，质究明晰，妥议详夺，缴契册并发随。又蒙西安县正堂王提集面讯，间只据受□各买主情愿缴契复还入庙内。有无力者，会众公捐回赎其税粮稟县，归入东隅贰图拾甲扭名王升公等户内完纳，公议年收租谷俱存公所，东西会首轮管，除完国赋，余作祭祀及一切公用之费，每年俱于清明前五日交代算账，将出入数目开列神前，誓无私弊。至于银盃蟒袍贵重各物，恐有遗失，或助主愿自收者，只令登簿，听其自便。如有

交入庙内者，俱令庙祝登簿，以便稽查。其余轿伞执事一切，登记簿内，贮入后殿右房，听本府经照两衙封贮，住持看守；会首兼查器物，毋许私借。田租不许私□公议明妥，蒙县加看详府。田既清出，应令会首轮管，永远承奉裡祀。诚恐其中有仍蹈前辙故智，并请求勒石定案等情。于雍正元年柒月初壹日具详，本月初三日奉府宪新批。盗卖诸人，虽援赦免罪，但嗣后永不许入庙与事。其清出田亩，如详勒石，永杜后弊可也。契册发县存案，缴。等情批县。又蒙行知经照两衙，为此遵奉批行，勒石定案，除庙内尚有未经盗卖田亩应□听庙祝收管，以完庙基及添香换水外，所有田亩均不许盗卖，并不许□□□耕种滋弊；如违，许诸人呈控，照律究追。合将呈控清还及赎回田亩土名丘段及捐贖田各姓名，一并开列于后，用是勒石以为记。

计开：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二区黄家埂，田叁丘，计税陆亩肆分捌厘陆毫。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一区叶家田铺，田肆丘，计税叁亩贰分伍厘。

一、土名坐落十六都一图四十四区楼家库，田肆丘，计税叁亩零□□□□。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十一区油坊坪，田壹丘，计税壹亩壹分贰厘零。

一、土名坐落四十八都二图念三区柴家碓边，田贰丘，计税贰亩伍分伍厘。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十二区崔家垄，田壹丘，计税叁亩贰分□□□□。

一、土名坐落五十八都二图三区社屋边，地壹片，计税壹亩贰

分叁厘陆毫。

一、土名坐落十六都四十二区王家田铺，田贰丘，计税贰亩贰分玖厘零。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六区蚂蝗塘，田贰丘，计税叁亩捌分□□□□。

一、土名坐落五十六都二图四区三角塘，田壹丘，计税壹亩玖分贰厘叁毫。

一、土名坐落五十八都二图三区坝头边，地壹片，计税贰亩玖分□□□□。

以上共田贰拾伍亩肆分陆厘零，共地肆亩贰分贰厘柒毫零贰，共该额粮贰两伍钱伍分玖厘，共该米壹斗捌升壹合柒勺。

以上田地租谷系会首收租完粮，经管册房吕时中，原差刘祥。

右将庙祝自管收租完粮田地亩分开后：

一、土名坐落五十七都四图七区刘被坟边，田陆分壹厘玖毫。

一、土名五十八都四十一区詹家垄，田贰亩柒分肆厘。

一、土名五十八都四十二区旱垄背，田叁亩贰分捌厘贰毫。

一、土名五十八都五十六区樟蓬，田叁亩叁厘伍毫。

一、土名坐落五十七都四图七区刘被坟边，塘税肆分零贰毫。

一、土名东隅二图四区，基地肆亩玖分伍厘叁毫。

一、土名东隅二图六区东营边，地叁公零柒毫。

一、土名东隅二图二区，地肆分壹厘壹毫。

一、土名坐落五十九都一图八区金垄二坂，田肆亩陆分玖厘。

一、土名五十九都一图，地肆分捌厘壹毫。

一、土名五十八都一图，土名将军殿后，田壹丘，计税贰亩。

以上田地租谷系庙祝自收完粮。

中宪大夫、知衢州府事、加二级纪录八次靳树德，

衢州府经历司经历方惠，
 衢州府照磨所照磨杨世龄，
 衢州府道纪司道纪胡士鳌，
 文林郎、知西安县事、加三级王世甲。

未列东西两廊会首姓名。

雍正貳年岁次甲辰孟夏月 日吉旦。

住持道士徐弘志、童子臣，灏水徐君荣铸。

东西两廊会首同立。

唐天宝贺兰进明《西楚霸王庙颂并序》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天宝十三载十月建。信安郡太守贺兰进明撰，应文武多才举贺兰诚书，吴兴姚韩卿篆额。旧志缺载。今碑、文并佚。

宋宣和夏希贤《灵惠庙祷雨记》依嘉靖《府志》录。

太末郡城北，其乡曰玉泉，有项山焉，盖因楚霸王之祠而得名也。王起吴中会稽，与太末相距五百里，宜其人之所眷故土，人尸祝而庙享之，因以名其山。李唐贺兰公为守，祷辄雨，志于石。则王之灵显，旧矣。丁未夏，五魃姚《志》误寇。煽虐焰，弥数旬弗戢，土若坼龟，稼且缩蛸，百姓凜凜祈祭社稷，郡守帅僚佐胥吏耆宿日露跣，遍群神祷勤而应邈。推官张公名正文，独惻然曰：“余佐理斯郡，民靡孑遗，咎将谁执？”乃单骑潜造项山祠祷焉。山去郡城四十里，祠宇去山麓半舍，侯触烦暑，披蒙茸，缘崖磴而上，颓伏祠下，衷诚赴溯，无矫举，辞少焉，如闻喑鸣叱咤，肤寸合而甘霖沛，民赖以甦。明日，侯入城府，旗帜歌鼓喧咽，闾巷人举手加额，孰不曰神之灵。及有祠至今，千余载犹一日，侯之后贺兰五百余载而复一见。

甚哉！侯之善祷也。余曰：“不然。妇冤而旱历载，狱决而雨随车。张侯为太末理，以冰蘖自将，无横政，无滞讼。平反有录，旦暮之间；俯仰之际，不愧不怍。侯之祷久矣，岂一旦拜跪之擎蹠、牲币之丰腆、辞语之淳复，所能祷而致哉！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必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后有开。必先鬼神之德，弗见弗闻，必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时，曰雨，曰山川，曰鬼神，果心外物哉！侯持此心以往，他日坐庙堂之上，霖雨六合，泽被生民，皆分内事，岂但福一郡而已耶！”邦人德侯之赐，不远数百里来请余志其事，于是乎书。

明嘉靖赵镗撰《鹿鸣山东岳庙记》依嘉靖《府志》录。

东岳泰山岱宗在鲁奉符县。按：东方朔《神异经》云：昔盘古氏苗裔曰少海氏，妻曰弥轮仙女，夜梦吞日，觉而有娠，生子曰金虹氏，即东岳帝君也；有功于长白山中。至伏羲氏，封为古岁太华真人，遂以岁为姓。讳崇，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至神农朝，赐天符都官，号府君。汉明帝封泰山元帅。唐垂拱二年，封神岳天中王。通天改元，又尊为天齐君。开元十三年，加封天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诏封东岳天齐仁圣王。四年，尊以帝号，淑明皇后加封大生二字，余封如旧。我皇明肇兴，封山亦仍其号。望秩之礼，载在祀典。夫语生物之序，则帝出乎震，当文王后，天卦位之东，语济时之用，则泰山之云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实公羊氏之所传语。造物之极，则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为孟轲氏之所喻。理与气俱在，是圣王安得不祀之？祀在王者，宜也，亦礼也。今香火遍区宇，民有尸祝。星在隆娄之次，土在兖州之分，于天下民庶何？孔子讥季氏，谓泰山不如林放告众人也，是不然。人情莫不欲寿，祈岁星也；亦莫不欲富，祈东作也；莫不欲安，祷生气也；亦莫不欲逸，祷雨暘也。

所欲在此，而各虔创焉，司牧者不能违也。古庙在郡治之西南。嘉靖己亥，节推初泉刘公即其废趾改为孔氏家塾。迨岁乙丑，偶一黄冠梦东岳降神，谓曰：“衢守令清正，愿依兹土以福民。”社行以白于官，遂谒庠生应大有，登垄望气，应在灏水以西，渡筏，步大路口，渐入山岗，环秀如堡，中宽二亩余，善士南市刘栋姚《志》：士栋。之庄趾也。叩之，即捐基首倡，创殿五楹，肖神像于中，东西两庑各三楹，左结观音堂，前殿亦五楹。有双鹿鸣于山冈，遂名鹿鸣山。门前石谷，突涌冽泉。明年落成，雨暘时若，时乃丰。郡守南溟郑公偕贰守文台薛公、别驾来山夏公、节推双河俞公，登山览胜，与烂柯相望，因题其额曰东岳庙。县尹三存曹公请记其事，漫为之记。

明万历《重建关帝庙碑记》存。

武安王回生张尧文事，在吾师余文敏公记中，记实自王神授，文敏公录。先兄常山令克文，戊辰榜，稔曲折，叙述兄弟之同心甚悉。尧文回生十七年，迨万历癸未成进士，历仕十七年。己亥起知衢州，首谒祠下，卑隘弗称，欲新之，亟民事未遑。又二年辛丑，乃议鼎建。适封公徐选君施地，益拓旧址，共计壹千陆百贰拾尺。方鸠工聚材，时雨骤至，山中送木数千株。比议修坊，会宋都宪储石料留城下，不采而具。始事九月庚子，以十一月乙未告竣，不日成之。王寔默助已。殿三楹，高叁拾尺陆寸，广壹百尺有奇。前拜台。后三义祠，由别道以入。外有余室，居道流、店值，供祀事。有司朔望拜谒如文庙礼。尧文谨识岁月，用表神贶，为兹土禔福。寮属大夫士民助工若干，勒于别石。云间陆应阳书。

明万历《汉寿亭侯关公神应记》在庙内。

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建极殿

大学士、知制诰、经筵、总裁国史会典、四明余有丁撰文。

张水部为余言其弟回生事，征应甚神异，丁因得论著之。水部者，豫章人也。岁丁卯，挟其弟计偕入南宫。之桃源，弟病，病革已属纆，水部为治木，未收也。忽若神人绕舟，呼曰：“是人且不死。”人告水部，流涕长潜淫淫下，忽承映，惊不能自止。顷之，闻有呼者，曰：“适为关先生以王孙友爱，故来报汝行矣。”水部因舁弟尸徙真野庙中。日夕，走关侯祠下，祝之曰：“侯尝兄事先主，周旋十余年，不爱其躯，既已存亡死生矣，诚义结于衷，非苟而已也。某抱手足戚，有侯则生，无侯则弃捐委沟壑，长终而不得反，侯意中脉脉，何不念乎归！”则于邑悲哀，而伏尸之旁。旦又走侯祠下，而祝之至于再。更祝曰：“侯于先主异姓也犹然，某亲兄弟同父母独奈何相弃于此。”因以激感侯，舟人则诟水部曰：“君得无诞乎？何言死者可生也。死生有司命，非司命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婴儿。”终日竟弃之去。是日，水部闻室中复有呼者，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此自当生者。”于是，水部吁侯急死之日为孟秋晦日。迨是秋中矣，水部视其魄不阳亦不化，瘠甚矣中干外枯形死若槁木。水部私念曰：“是得所凭也，精爽通于神，矣已又念营魄能无离乎是，且有旦宅无情死者，我嗷嗷然随而哭之，魄不得载营矣谓死者何。”则易几不敢哭，命其仆一人潜独居庙中，夜不敢举烟火。旦走侯祠下，捧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辞投水中，归以沃尸，搦颞抉其口，以五分沥之，尸萌乎颞有泚。水部喜，吁侯弥急。一夕，尸起惔然负墙立，立忽仆。仆走掩涕以告水部曰：“幸矣侯之应主人深也，有疔矣全然有生矣吾见怪焉。”水部急入，拊尸而语，提其耳曰：“某在斯缔听之。”细若气，微若声，呻呻若孩。水部恐其营且游不复返也，又微语曰：“弟来，弟来！弟有父母在也，宁忍置不顾乎？”已乃侯嗒然声少出，谓形不类己，诧水部。水部按方寸间，指之曰：“是非尔

乎？”因拨其目，目微启欲视者。则□鉴求照，见其口□而□张漆漆然循其两股至于腹，流络转动，忽起坐，但服汤，数旬而复。复之日，见者莫不洒然变色动容，谓是神异哉！死于某日，复于某日，凡十有八日。史丁曰：闻之子墨子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鼗鼓也。以余观于侯不然哉！侯起汉建安，距之今二千余禩，而神气凛凛如一日，无论学士大夫，虽隶人女子，莫不知侯庙侯而尸祝之，无论名都大邑，即一井一聚，望侯庙则趋，睹侯则瞿然顾化，语侯威灵则面赤目眩、舌拮而不能下。此无他故，侯精灵翕霍于上，而时人诚信专一格之于下，故人病则祷，厄难则祷，兵火旱潦则祷，百祷百当，若鼓答枹，若磁遇石，毋不较彰彰明著者。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侯心澈乎天日天道，不言善应繝然善谋有所遏扬必于善恶。侯奉若之以激厉至精，可不谓与天合哉！君子谓夫轻神明无报应者悖，几非望倖苟免者不得其终，乃今水部事若符券云。余故谓侯不独智于圣人，且与天合也。余既论著水部事，因颂侯曰：

百六道丧，朱光妃裂。群雄虓阍，宗子为烈。风云未和，虬虎未决。桓桓我侯，万夫之杰。披榛来泪，绸缪若结。杲杲昼斯，死生矢之。臭味所同，千载一时。操臣不可，权婚则辞。系爵曰汉，是惟中山之支。形可以胖，志不可离。赫矣灵武，赳赳如虎。一麾泉良，曾不及鼓。降禁摯德，大偷为鹵。起燕伯豫，疆巴君楚。载扬炎烬，耀于西土。惟侯精忠，为世纪经。虹霓可干，掩彼日星。奠我乾枢，坤轴以宁。骑箕抚芻，濯濯厥灵。运行亭毒。宰刳幽明。纷其肸螽，皇矣英爽。质之在旁，临之在上。莽无不之，遍乎穹壤。被巫纷史，以莫不享。有祈者应，若声答响。侯哉侯哉，与天为媒。沃沛惟泽，震叠则雷。讫兹强富，笄人是哀。善福淫祸，笃于因材。疏而不失，厥网恢恢。蠢我众类，食侯之赐。日月所

照，舟與所既。皆终其命，莫不如意。大矣哉！侯之功蔽乎天地，史臣诵烈，表垂万禩。

万历岁次辛丑仲冬吉旦。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浙江衢州府知府、前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知直隶池州府事、临江张尧文立石。

云间陆应阳书。

清道光《重修关帝庙碑记》存。

自来神之为灵或数十年，或数百年，久之遂湮没而不彰者，不可胜数。惟关帝历年愈久，封号愈崇，血食愈广。至圣朝，尤征灵应，祀典极隆焉。衢城为庙者五，天凝寺西最著名。春秋肸蚩恒于斯，朔望瞻拜恒于斯。庙创于前明张郡守尧文。张公弟回生事，其说近诞，其实□□有征，颠末具载庙碑。碑为云间陆应阳书。其文完好，无一字漫漶。正殿三楹，东西为两厢。寝殿为三。义祠东为观音阁，其外为三代祠。西为张公祠，以祀张公尧文，田、梁二公从祀。二公者，先后分巡三郡，有德于此土，有功于斯庙者也。自时厥后，官司之有功德者，以次祔焉。年所多历，风雨飘飏，庙几就圯。前郡守那公因程通守之请，稍葺而新之，为苟完之计，并核其岁入之资，勒诸石以垂久远。今又十余年矣。余奉天子命，观察是邦，每入庙见栋宇倾残、神像剥落，心窃感焉。亟以廉俸之余，鸠工庀材，为兴修无敢缓。以今兹七月经始，三阅月而告成。庙仍其旧，貌焕其新，缺者补之，坏者易之，帝像金身二涂以金，余各像悉装缀金碧，门限易以石，砖瓦木石各如干数。庙内外无一不加髹漆者。所需料物以及夫匠工费，悉系按价给发，并不丝毫派累。又添置广锡香炉，烛台花瓶，供器一副，计重壹百壹拾捌斤。是役也，委刘经历梦兰总理其事，陈上舍廷桢督工程，不辞瘁，遇有购置方拟

诸他境，顾乃一一以时自至，计费番蚨五百有奇，事半而功倍，非神之灵不至此。或曰：神庙貌遍六合内外，曩尔区何足系念？神之为灵，其不眷恋于斯庙也审矣。余曰：不然。神之灵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有乎弗至，无有乎弗赅者也。其浩然之气，充塞无间，直达乎千百国而遥，用能不显于千百年而后也。且余之官斯土犹传舍耳，岂有它求？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又岂敢缓民事而急斯务哉？特以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祷必应，民之荷神庥也久矣。惟张公克创厥始，惟田、梁诸公克善厥继，余乌能诿况神之默佑。是役者，即其默佑是民也。修既竣，爰纪其事于碑。

道光十有五年岁次乙未季冬之月。

钦命浙江分巡金衢严道兼管水利事务、随带加二级纪录十一次、前兵部武选司掌印郎中德兴重建并识。

庙内收租铺屋共六间：

一间坐落庙门东首，系楼房，年交租钱柒千文。

一间坐天凝寺西首，屋系寺僧所建，年交地基钱陆千文。

一间坐天凝寺东首，系楼房，又披屋一间，年交租钱贰拾千文。

二间坐庙门西首，年交租钱拾贰千文。

西安武进士龚炜捐田拾陆亩叁分柒厘柒毫，共计拾号：

一、地字贰拾柒区拾伍号，西广坑，田壹亩玖分叁厘捌毫，年租贰石肆斗。

一、地字贰拾柒区捌拾玖号，西广坑，田贰亩柒分伍毫，年租叁石贰斗伍升。

一、地字贰拾捌区壹百肆号，木杓丘，田叁亩肆分玖毫，年租叁石捌斗。

一、地字叁拾壹区百叁拾叁号，西垄，田肆亩壹分捌厘捌毫，年租伍石贰斗。

一、宙字叁区肆拾肆号，十户田铺，田伍厘捌毫，年租壹斗。

一、宙字叁区肆拾伍号，十户田铺，田壹亩陆厘，年租壹石叁斗。

一、宙字叁区肆拾陆号，十户田铺，田肆分肆厘陆毫，年租陆斗。

一、宙字叁区贰百陆号，塘村井，田壹亩壹分柒厘捌毫，年租壹石陆斗伍升。

一、宙字叁区贰百拾贰号，坟墩丘，田贰分玖厘伍毫，年租陆斗。

一、宙字叁区贰百拾伍号，坟墩丘，田壹亩壹分，年租壹石叁斗伍升。

清同治《重修北隅关帝庙碑记》存。

关帝庙保障三衢，为营中之香火。自康熙七应作十三。年甲寅，迄今二百余年，屡昭灵应。予奉大宪檄调，所统五营，星夜援浙，并奉奏委镇守此邦。入庙行香，见此庙残塌将倾，亦无住僧看管，拟捐俸修整，特不知此庙根原，访知高年绅士，始知其悉。此庙内塑世尊菩萨像，为释氏精舍。自前明本有此庙。本朝顺治初年，义乌陈氏避难合族来衢，皆居本隅讲舍街，因鸠资买地于释氏大殿前添造一堂，供义乌城隍神像。又于两厢，东首供龙神玄天上帝像，西首供麻痘神、土地神。其后陈氏昌盛，上完国课，下供僧徒，庙之香火甚盛。康熙七年，耿精忠自闽入浙，先犯衢州，势甚猖獗。制宪李文襄公督师援浙。圣祖仁皇帝命亲王为帅，以学宪校士馆为帅府。大兵云集，衢城稍安。龙、江、常、开，俱陷贼营，上连闽省，下抵金、严，全浙震动。耿贼大营扎在西门外马棚岭，精锐聚焉。风闻耿逆亦在是营，屡探不实。本镇及本府二人扮作探子，只

带数人缴下城垣，亲往西门外探贼营，始知贼首下窞，欲截粮道，上下皆贼□耗已确，急回商议。贼营忽突出十余骑追逐，镇、府二人逃至北郊外三灵碓前平水殿避匿，即今所供关帝像在焉。贼骑追至，见一小庙，蛛丝密布，青草丛生，相顾曰：“如有人入内，蛛丝必破。庙中蛛丝密布，内必无人。”遂去。镇、府二人得脱，复缴入城垣，上稟制宪，谓关帝默佑。是夜，贼袭衢城，见关字提笼城垛森列，惊布怖字之误。遁去。越数日，大兵出击，贼溃下窞。帅府及制宪振旅下追，衢城始得无恙。厥后，耿贼被擒，得蟒袍、玉带、铜大刀等物。康熙壬戌，荡平。制宪李文襄公请帑建庙，迎平水殿帝像入城，司事者惜费，遂于北隅讲舍街陈氏义乌城隍庙前，骑河添造一进，当路东西，开两圆门以通龙脉，将城隍移向西首。玉带、铜刀，奉旨存协库，帝诞日则陈设焉。嘉庆十四年，白莲教作乱，庙后春药，遂于庙东首添塑火神像。此庙之根原也。余闻绅士所述如此。咸丰八年，粤匪犯衢，住僧避去。庙寓兵勇、不肖长夫将庙中门窗作柴。十一年，庙栖难民。同治元年，大疫，难民复拆毁神龛作柴，死者停柩三年。五月，庙前戏台又倒，庙将倾塌。予入庙行香，惻然久之，遂捐俸修葺。本年秋后兴工，腊月告竣。神像装金及一切费用，计去银壹千余数十两，并不摊派标下弁兵。庙貌乃复装庄字之误。严，保障三衢，即为保障两浙。志之以谗来者。是序。

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仲春月。

记名提督署衢严总镇都督府靖勇巴图鲁刘清亮 敬立。

明嘉靖李遂《周孝子祠记》存。

赐进士第、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总制甘肃等处右都御史、前衢州、丰城李遂撰。

孝子讳雄，字仲伟，世业儒，杭之新城人。母□□龙浴金盘，诞

庠生常山□□□书丹。

清乾隆《重建周宣灵王牌坊记》存。

宋孝子周，讳雄，字仲伟，杭之新城人也。母汪梦龙浴金盘之兆，淳熙戊申□□□□□子。嘉定初，孝子年二十四，母病剧，命祷婺之五王庙，归次衢，闻母讣，立死舟□□□□□奉肉躯立庙而神事焉。屡显灵异，灾祲疾疫，祈无不应，应辄速，衢人益重之。□□□□□游至杭水道六百里，在在滩惊溜急，势若建瓴，一遇暴风鼓浪，舟行上□□□□□□□以安者，神之佑也。至今舟人朝夕顶礼，奉明禋而各致其虔。至元中，伯颜忽□□□□□神庥，具请奏闻，晋王号，谥宣灵，大鼎其庙，定春秋祀事。历明弘治、正德间，祠□□□□□俎豆，肃观瞻，而安灵爽灿如也。迨嘉靖乙卯秋，郡守邱公玳备悉孝子懿行，□□□□□树牌坊，炳若日星。诎非昊天罔极感人者深，默佑群黎功德于人者厚哉！今上龙飞之辛酉仲冬，余奉特恩，忝为郡守。朔望瞻礼之余，愧无表扬孝德，询诸士民僉云：旧有坊已就圯，址现存□□□然有志兴举，会遭旱潦靡常，用拯民困未遑也。岁乙丑，衢人相率汇赀重建，□□□□□善纯孝格天，全百行之原，教之所由，兴守之责，都人士之劝也。爰从其请而为□□。

铭曰：

絜维孝子，性笃天亲。一闻母逝，顿殒其身。僵立不仆，奕裸垂伦。重辉坊表，□□□□。

中宪大夫、知衢州府事、加三级纪录八次胡文溥敬撰。

奉政大夫、衢州府清军分府黄图秘，

承德郎、衢州府总巡分府王嵩年，

文林郎、知西安县事董宗孔，

大清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秋九月，武原朱振潢书丹。

青霞汪棣篆额。

兰邑姚羽公、江景先勒石。

清嘉庆姚宝燿《重建周王庙碑记》嘉庆《县志》。

江浙有二周王。江以北者，阳羨人，讳处，仕晋为达官，守土捐躯，忠烈士也。浙以东者，新城人，讳雄，在宋为逸民，哭亲灭性，纯孝人也。二王皆人伦师表，故褒封崇祀，先后同符。而护国庇民，神功赫奕，则新城更为显应焉。抑又思之，新城孝思不匮，祀诸其乡可矣，乃彰信于衢，何耶？盖神歿于灊水，灵爽常在江浒间。当夫烈风猛雨，天地晦冥，骇浪惊涛，帆樯击撞，判生死于俄顷之间，榜人散发呼号，吁神求救，因而转危为安、临难获济者，不知凡几。其他反风灭火，祷旱沛霖，有如响应，故不特士民敬之，商旅敬之，篙师渔叟皆敬之。俎豆馨香，甲于衢郡也固宜。考城西周王庙重建于康熙丙申，距今百余年矣。轮奂椽题，日滋朽蠹，邦人金谋改葺，申请各宪，咸捐廉为倡，而士商继之，水陆同心协助，遂获鼎新。经始于嘉庆十三年冬十月，落成于十五年秋九月。凡正殿寝宫、门庭廓庑，壮丽过于其旧。盖神之福佑斯民，煌煌祀典，记载甚明，报以明禋百世，夫何慝焉。特未知江北以死勤事之周王，其庙貌巍峨，视吾衢之攸芋攸宁历久弥盛，又当何如也。

清光绪《重修周宣灵王大庙碑记》存。

光绪十九年冬，奉命守衢。入境，见周宣灵王行宫，街衢殆遍，心窃异之。春秋祭日，吏具仪注，请致瓣香，并举大庙月躯庄词以告。疑近惑民诬世，未遑究厥所自。越二年冬杪，都人士将有事于庙，请余作记，具王之为神始末暨历朝封典甚悉，始恍然于王之享

祀不忒，基于诚孝，是以俎豆馨香于今为烈也。按：王周姓，讳雄，字仲伟，杭之新城渌渚人。世业儒。母汪梦龙浴盆诞，时宋淳熙戊申三月四日也。童稚孝闻闾里，长状貌魁梧，乡人咸敬惮焉。嘉定四年辛未，汪病，晨夕吁天，请以身代。时传言徽、婺有显神，汪促往祷，旋次衢之双港，闻母讣，一恸而绝，年才二十有四。衢之衍圣公孔文远相与有素，感其孝，殓其躯以殡，建宇祀之，颜为宋孝子祠。由是新城、祁门先后置祠以祀。水旱疠疫，祷应如响。江以南群焉神之，而衢处浙上游，至杭水道六百余里，浪急涛奔、风潮险恶之时，返危为安，屡显灵迹。国朝雍正三年，因有敕封运德海潮王，从祀海潮神祠之命。道光二年，浙抚以新城早潦有祷辄应，复奏请加封显佑，春秋官祭。他如茅山剿叛，常山御寇，或显示神灵，或隐加庇护，历时由宋而元而明之久，膺封由将军而侯而王之尊，焜煌志乘，事迹昭然。而尤著灵异者，则咸丰八年发逆围衢时，孤军难守，濒陷者再。忽贼中哗言夜见火光接天，绕郭旗帜，尽作周字，惊而宵遁，城以获完。世代递迁，将及千年，独能以贞固之气，为斯民御灾捍患，一若在天灵爽，无乎不在，是非诚孝得乎天地之正，而即可以常存天地间者，安能若此？此即遍其祀于寰中，使斯民咸感动其忠孝之真，而家户户祝亦不为过。矧衢为成神之地，大庙又始祀之基乎？新其坊表，焕其观瞻，纪盛立碑，昭兹来许宜矣。礼孝子全受全归，至谓日躯犹在，类彼教佛骨，诬妄之说，余不敢信。且《孔氏家谱》云，为像以祀。明嘉靖时，李公撰《孝子记》，亦以挽其柩为辞。就两说以论断之，当得其实矣。铭曰：

懿矣惟王，遐哉孝子。肇祀于兹，由来旧矣。自宋迄明，洊陟为王。逮我皇朝，秩祀尤彰。巍巍王宫，肃肃王庙。屹立柯山，降康降阜。报功崇德，日盛月新。愿溥鸿庥，永庇斯民。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前陕西学政、掌贵州道

监察御史、调署杭州府正、任衢州府知府、侯官林启敬撰。

赐进士出身、浙江即用知县、署理西安县知县黄大华，

补用同知直隶州、浙江候补知县徐宝棻，

衢郡绅士程大廉、杨元恺、吴宪章、徐瀛、廖鸿泰、陈从礼，社下司事
公同敬立。

海昌弟子羊鼎禧敬书。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季春之月 吉旦。

明嘉靖《忠孝祠记》碑存，在周王庙。

昔有议毁周孝子祠者，邦侯李公谕于民曰：“孝子锡尔类久矣，
 □得淫鬼视哉！”其□毁且给田为香烛费，民用益□□□有加焉。
 以上，姚《志》删。岁壬戌，矿贼猖肆，犯我乡此三字，姚《志》作：剽掠村。
 落。府知事文池祝君率民兵御于常山之洪桥，时我众新集，此五字，
 姚《志》删。贼遽奄至，不战而溃。君独奋然曰：“吾封疆之□，义不
 避难，死吾职也。”乃援弓射杀六贼。矢既竭，犹控空拳击贼，贼群
 前而刃之。自君独奋然曰至此，姚《志》删作：君独奋杀不顾，贼冒而刃之。
 其长子永□姚《志》作：长子某。痛父伤，姚《志》作：痛父死贼手。大呼力
 斗□□□死姚《志》作：射杀二贼，与父同遇害。有下□□之家风焉。此
 句，姚《志》删。郡侯安吾杨公令肖祝姚《志》作像。于周之右姚《志》作
 左。旁，肖姚《志》作并。其子此下，姚《志》有立祠祀焉句。与与字以下，
 姚《志》全删。胡伯工并天然若有待者，复益以田三倍李田之
 □□□□□□□□□□中□□民告之曰：“夫忠孝无二道也。周生
 于数百年之前，以死其亲。祝生于数百年之后，以死其官。世异而
 心同，事殊而忠一，精神聚于□□并席同牢两无愧矣。使有周子无
 祝子，民将后其君；进祝子退周子，民将遗其亲。是义不可一缺者，
 □□□□之□□子臣之道□而忠孝之化行矣。汝知之乎？”民莫不

未封之前，皆称周孝子祠。至今王祠遍于婺、睦二州，而惟衢为尤盛。樟树潭地方为衢之东乡，离城一十五里，南接栝苍，西南通闽、豫各省，东递武林、姑苏，北达京师，为往来孔道。而定安溪、周公源两水合流，历来仕商舟次以及各货物往来，无弗护佑平宁。因此，建庙崇祀，亦所以重民事酬神惠焉。庙议自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严州建邑众船友等公议抽拔厘金，岁久积少成多，得以集事，于乾隆五十九年构得四十五庄周王殿户内民地藏字十六区二百九十八号，计税壹亩七分九厘二毫，去价钱七百余千，为立庙宇之基础，于嘉庆十四年 月 日落成，凡阅二十二载而葺事焉。爰述颠末，立诸贞珉，以垂久远。

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 月 吉旦，董事南屏栈、立信栈等一十八人。

吴越米回撰《回龙塘灵泽庙碑记》

嘉靖《府志·外纪》：灵泽庙，去城南一里嘉庆乡。唐长兴三年，刺史陆仁璋重修，米回记。

按：赵《志·秩官表》，陆仁璋任衢州刺史，在后唐长兴二年。注：见龙堂碑阴。即此碑也。时，衢属吴越。米回，一作宋回，疑误。今碑文无考。

宋天圣陆轸撰《灵泽庙记》

嘉靖《府志·外纪》灵泽庙下：天圣四年，守吴应又修，陆轸记，皆剥蚀不可读。

按：赵《志·秩官表》，宋刺史天圣二年有吴应。下注：职方五年满。则此四年，正应在衢任时也。又字承上而言。陈作吴应义，义为又字之误无疑。姚改义作义，未知何据。陆轸为衢通

判，著有日记，屡见《泊宅编》，多言天圣中事。乃《秩官表》通判下列天禧元年，误作祖軫。注：见南龙塘庙碑。与此岐异。今碑、文并佚，无从辨正。

宋嘉定高文善《修广佑庙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嘉定改元，高文善记。

按：赵《志》载：广佑庙，魁星门外。俗名萧王庙。即袁之仰山神。有蔡锐记载，方腊、苗傅与芝溪余寇之变，皆尝著灵。宣和间，高至临；建炎，胡唐老；绍兴，钱端礼，皆修建祠庙。将作监丞蔡折特为请额。原碑久佚，仅记大略如此。蔡记，不知即高记否？复考《秩官表》，高文善，系庆元、嘉定间衢守，或高守主修而蔡为之文也。

明嘉靖郑朝辅《忠烈庙记》

嘉靖《府志·外纪》：景祐真君庙，县治东。元至正十五年，达鲁花赤伯颜忽都建。即唐之张巡也。近毁。嘉靖二十五年，重建，改名忠烈庙。郡守止所杨公书匾，详郡人友石郑朝辅记。

按：《秩官表》载，杨子臣，嘉靖二十三年任。杨公，字惟敬。此云止所，殆其号也。朝辅，系嘉靖元年壬午科举人、五年丙戌科进士。官刑部郎中。城中莫家桥前，尚有执法坊，此时盖已退老归矣。原碑无存，文亦未见。

清康熙周召撰《重修泰显庙记》录嘉庆《县志》。

昔狄梁公毁吴楚淫祠千七百所，明倪岳正祀典惟忠臣、义士、孝子、贞嫠之庙，在所不毁。吾邑泰显庙，其来甚久，碑记以为周厉王时谏官。因谏王勿听且见黜，遂去而之吴，寻歿而为神。若此，

则与野庙丛祠倚草附木者相去远甚。里人以庙湫隘，扩而新之，属予为记，抑予尚有说焉。庙以泰显名，殊不可解。考神之名为唐宏、葛雍、周武，周厉王时三直臣也，与旧记所传无异，因颜其额曰三直臣庙。

清康熙周召撰《重建五谷神祠记》录嘉庆《县志》。

信安处万山突兀中，沃壤甚少，惟通仙门外由郊抵石室堰二十余里，一望皆平畴，无林麓阜川之阻，为田三万七千余亩，灌以堰水，邑人赖焉。昔人以为此滋生九谷之区也，有旱潦螟螣之扰，则御灾捍患不可以无神。有岁时伏腊之期，则祈禳报赛不可以无主。至于男耕妇馌遇风雨而踉跄召父杜母劝农桑而至止，人不可无蔽身之榭与税驾之庐。自宋季以来，相沿甚久，一旦没于寒烟衰草之中，过者悲焉。住僧有鼎新之愿，遍叩善信之门，一时倡义诸君，构植鳩工，复建五谷神祠于官庄道上，肖像祀之。兼竖一亭，以为官民上下停驂之所。今年仲秋告成，嘱予志其颠末而寿之石。

清乾隆王登贤撰《重建玄坛殿记》录嘉庆《县志》。

旧传神姓赵，字公明，西汉成帝时为尉，治北海郡时有虎灾，公率部卒，入山驱虎不返，相传仙去。后汉光武帝征王郎，师败，至罗浮绝粮，有黑虎当道，驱之，虎跑地得粮，遂以济军。夜营于山下，梦神告有刺客，翼晨果见一贼自缚，因封为捕盗神。至唐武德间，叶法善用汉张道陵言，四方各有神将而神主北方，敕为玄武将军。曰坛者，从其位也。邑人徐君泰捐贖重建，落成属记于余，因略志其颠末焉。

以上三记，疑皆节录不全。

清道光《真武庙捐田建坊碑记》存。

郡城真武庙建于元至正间，初名清真道院。明嘉靖时重建，易今名。地处峥嵘山北，岁久失修，日就倾圮。前守那公谋所以葺而新之者，集绅士议，各勉为捐输，稍稍具赏斧，未敢云图始也。上舍陈君廷楨慨然以己田如千亩白于官，愿伙修葺，并为岁修香火需，于时都人士观感而起，踊跃百倍，鸠赀获近四千金，迄能告厥成功。庙门有石，额颜四字曰龟山厚镇。旧传为王梅溪手书，惜款识漫漶，莫能辨。顾字画迺古，经千百年犹奕奕有生气，过者仰观，恒低回不能去。以新是庙，故委置丛莽久之，皆念不及此。陈君既始终其事，或庙中修置未尽善者，必更张经营无憾而后即安。爰虑斯石之将归湮没也，复以己资购巨石为坊于庙门外，字仍其旧，特缀以金，仍其旧则不失本真，缀以金则有所表见，而庙中事宜尽之矣。嗟乎！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第濡染渐渍以至于陵夷，得一二乐善之士振而兴之，易若反掌。余之来守是邦也，适际落成，乃汇集诸捐户姓氏捐数，付之枣梨。复念是役也，固由诸君子之好善急公，而非陈君之倡率，不克图厥始而成厥终也。陈君乐善不倦，近复重建峥嵘山东之三官殿，及县治西之泰显庙等处，郡城祠宇倾颓者靡不竭力兴举，亦其性则然也。至其好古之意，则石坊之建，已见一斑。因乐为勒诸贞珉以纪之，非徒扬善，亦俾踵而行之者得所兴起云尔。其捐田区号亩分并书于左：

水字一区二十号，土名墩头垄，田肆亩陆厘玖毫。

水字一区三百九十四号，土名青墙头，壹亩伍分肆厘壹毫。

水字一区四百四十六号，土名山高，壹亩柒全玖厘陆毫。

水字二区二百三号，土名垄心，壹亩捌厘捌毫。

水字二区三百六十三号，土名金坛山，贰亩捌分陆厘肆毫。

水字二区三百九十四号，土名山耙垄，贰亩壹分叁厘伍毫。

水字二区三百九十五号，土名村垄，陆分肆厘捌毫。

水字二区三百九十八号，土名金坛山，壹亩壹分肆毫。

水字二区三百九十九号，土名金坛山，壹亩壹分伍厘。

水字三区一百四十一号，土名中央路，壹亩伍分柒厘伍毫。

水字三区二百四十八号，土名青墙头，贰亩贰分陆厘陆毫。

水字四区一百九十一号，土名堰柄底，叁全叁厘捌毫。

右第一列

水字四区二百一号，土名堰柄底，肆全壹厘陆毫。

水字四区二百五十一号，土名上梁，贰亩叁分玖厘捌毫。

水字五区一百九十二号，土名枫树缺，肆分肆厘柒毫。

水字五区一百九十八号，土名前山，贰分肆厘捌毫。

水字五区二百号，土名前山，柒分伍厘玖毫。

水字五区二百一号，土名前山，捌分柒厘壹毫。

水字五区二百四十二号，土名瓦片，壹亩柒厘。

水字五区二百四十六号，土名石枳头，贰亩伍厘玖毫。

水字五区二百五十九号，土名洋湖，贰亩伍分壹厘柒毫。

水字六区一百三十八号，土名杨湖，叁亩玖分陆厘肆毫。

水字九区一百五十三号，土名香烛脚，叁亩伍分叁厘陆毫。

水字九区一百八十三号，土名周家门前，肆亩壹分柒厘壹毫。

右第二例

水字十区三百三十一号，土名石缺头，贰亩肆分叁厘陆毫。

水字十四区二百九十五号，土名湖垄坑，贰亩捌分壹厘柒毫。

水字十四区六百四号，土名东塘沿，贰亩伍分伍厘捌毫。

水字十四区六百五号，土名东塘沿，壹亩玖分壹厘肆毫。

水字十四区六百一十八号，土名碓基底，壹亩陆分壹厘伍毫。

水字十五区一百二十一号，土名毛坞下，贰分肆厘柒毫。

水字十五区一百二十二号，土名毛坞下，陆分叁毫。

水字十五区一百二十六号，土名毛坞下，肆分柒厘贰毫。

水字十六区一百五十八号，土名塘铺后，壹亩玖分贰厘玖丝。

水字十六区二百二号，土名塘铺后，贰亩叁厘捌毫。

水字十六区二百三号，土名塘铺后，陆分陆厘壹毫。

水字十六区二百二十三号，土名新田边，壹亩叁分叁厘柒毫。

右第三例

始字七区二号，土名乌龟石下，肆分伍厘陆毫。

始字七区一百五十八号，土名后垄，壹亩壹分贰厘柒毫。

始字七区三百六号，土名鸟儿垄，壹亩壹毫。

始字七区三百三十七号，土名雨伞涧，玖分肆厘贰毫。

始字七区三百四十五号，土名雨伞涧，玖厘肆毫。

始字七区三百四十七号，土名雨伞涧，壹亩柒分柒厘。

始字八区一百十七号，土名马坳，玖分陆厘捌毫。

始字八区二百四十三号，土名塘头山内，玖分壹厘伍毫。

始字八区二百五十号，土名杨家园内，陆分柒厘叁毫。

始字八区二百六十二号，土名马家垄，壹亩叁分捌厘肆毫。

始字八区三百一十一号，土名塘头垄，贰亩肆分玖厘壹毫。

始字八区三百七十二号，土名塘墩后，壹亩贰分玖厘捌毫。

右第四例

以上陈廷楨捐田共四十八号，计税柒拾肆亩柒分肆厘玖毫玖丝，计租额玖千柒百玖拾斤。天宁寺僧纲司僧仪空收租，道光三年为始。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知浙江衢州府事、长洲谭瑞东撰。

恩科戊寅浙江乡试中式举人、拣选知县、候补盐课大使、西安

何绮书丹并篆额。

道光五年岁次乙酉仲夏月穀旦。

以上庙。

宋咸淳赵孟奎《莲花赵公祠碑记》录康熙《县志》，残缺者仍之。

柯山□□□□东南□□□□□□祖宗丰芑深仁与扶輿淑气，盘纡郁积，是生清献公高风劲节起乎百世之上，载诸行事者，直哲人之细耳。安阳老真标表一语，衢之人持以夸四方，百八九十年犹一日也。墓在莲花官道隈，大夫士东西行者如过蜈陵而望垄冈，起敬起慕。咸淳三年冬十一月，孟奎蒙恩假便□□谒拜，路榛薮桐亦荒隳，顾瞻恍然，既祇事，请念末学晚生若为课治□□为政简易□□□裕陵□□之言如天愿学焉。饮冰自誓，月所得俸，储备营□，意勿敢以它费污其清明。下三月，委教授曾凤、主学马举之主学马举之，见《学校》，改正。相攸新建栋宇，植之松、桂。五月□□告成。旧祠偃王居左，清献居右，盖畏垒民尸祝庚桑子之意。孟奎惟墓有祠，所以嵩祀，且公依亲而葬，则父荣国公同此山，祀公而遗其父□，它有所奉而□客之偃王，与公之心必俱有未安焉。以是前祀公，而中堂设荣国公位，用彰家庆鼎。建荣国公墓道，或少慰公纯孝□。今仍就近创偃王庙，以便里民祈报。所在郡国，皆崇先贤。有置守冢者，有封爵入祀典者，有复其后以奉祠祀者。槃槃斯丘，实公归全之地。云边双表，月高露洁。昔携之鹤庶几其来乎？起公九原立朝，为邦为天子抚一方，为国家，惜君子，嘘一琴之清风，廉顽立懦，以大幸斯世，亦惟公志也。

奉直郎、宝华阁权发遣衢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节制出戍军马赵孟奎记并书题额。

陈《志》附跋：碑已残缺不可读，邑之好古者临摹得之。虽非

三代法物，然传留至今已五六百年，自不忍竟以荒烟断草弃之也。且碑中所叙荣国及偃王位置分合之制，悉协天理人情，亦有关世道之语，因为补缀录入志中，以纪古今兴废之源流焉。昔韩康伯母云：“我不赁此，汝辈何由得见古物？”欧阳公极好古金石之文，虽数字必采辑藏之，以知古物之见重于先贤久矣。从而志之不亦可乎？至其间有无断续之处，无由绎补，抑亦昔人所云误书，思之更是一快者也。

清道光《重建赵清献公祠碑》存。

天下事有子孙不能为而乡里争为之者，此其故岂偶然哉？盖其功德入人之深，生也舆诵，歿也尸祝，历千百年如一日也。三衢为清献公桑梓之邦，家拱辰门外浮石庄，宋县令过公勛表其里曰孝悌。咸淳中，衢守陈公蒙请于朝，给田五十三亩，以孝悌里故址建祠祀公。前明徙于钟楼西偏，即今巍然特立众所瞻仰者也。顾奉祀嫡孙栖止荒祠已历数世。鸿籍隶兰江，溯自清献公八世孙景文公，以南宋进士任金兰主簿，遂占籍焉。嘉庆十一年春，鸿应司马卫公聘，假馆柯城，始获展拜公祠，见栋宇倾欹，神像剥落，惻然低回者久之，归与族人议兴斯役，有志未逮。适漳平进士刘公龙标宦游于衢，谒祠兴叹，首捐廉五十金，复商于陈君朴。先是，陈君朴采罗百家史志及耆旧文集，辑为《清献公祠墓录》二卷，未之发也。刘公再索，见而悦之，持示太守谭公瑞东，公击节叹赏，以为此录有关先哲不浅，遂捐奉五十金，并撰募序。于时，太学生陈君廷楨捐银四十两，谭公即遴为董事，复访延孝廉范君崇楷、文学王君世珍、明经卢君炳、王君鼎、耆士陈君朴、王君登瑛董役劝捐，五邑绅士踊跃争先输将恐后，捐项共一千六百有奇。刘公率诸董事，鸠工庀材，载离寒暑，至乙酉冬告厥成功。规模式廓，气象聿新，而范君崇楷

复以祠生祺无所栖息，捐葺正祠外，又于祠右独构正室三楹两厢，前照后厨，为岼嶸之庇。噫！公之清风亮节，暨在天之灵，大都与官于斯、聚族于斯者相默契。当道之倡捐，衢人之勇往，要皆心公之心，事公之事，其积诚感动奋乎百世之下，而于子孙乎何私？斯役也，正祠祀清献公，所以崇乡贤也。增建寢室三楹，祠宋司徒荣国公，所以溯本源也。祠东为爱直同流所祀，历代贤士大夫修葺公祠，清厘祀产者，所以报功德也。一举而三善集焉。诚子孙不能为而乡里争为之竟如是夫！公有句云“吾门自昔传清白”，鸿愧不能为清白吏子孙，而人犹是孝悌里中人也，不辞鄙陋而为之记，更有慕义绅士力为劝募者，龙邑叶君起、叶君淳、严君秉忠，江邑何君群瑄、徐君文杰、郑君日耀、郑君耀云，常邑汪君开观，西邑徐君世惺、刘君树勋、王君酌，例得备书。

大清道光二二年壬辰秋月辛酉科举人、候选知县、二十六世裔孙志鸿拜撰。

兰邑裔孙大峰有容、汝霖、庄、复初立石。

例授文林郎、戊寅恩科举人、拣选知县、丙戌大挑即用教谕改补盐课大使、西安何绮书丹篆额。

兰邑叶万春镌字。

赵清献墨迹刻石 在祠内。

白云庵书赠悟禅和尚

红尘无迹到山家，留得《集》作待。诗人大笔夸。坐石与僧谈翠竹，开樽邀客醉榴花。鸥随钓叟孤舟远，牛载村童一笛斜。占尽人间潇洒地，清风明月有谁遮。

赵 抃

姚《志》附：按：清献此诗墨迹犹存，寺僧珍藏惟谨。嘉庆七

年，寓绅华日融借阅一过，字里行间生气奕奕，因双钩而寿之于石。费筠圃相国《次清献公韵志喜》诗云：昔贤遗迹在僧家，墨渖犹新胜事夸。竹石苍凉风送籁，龙蛇飞舞笔生花。一经拂拭星芒露，不厌披吟月影斜。我亦穀江侨寓客，高斋犹望白云遮。

重和佛住坪清献公韵

隔年重问老农家，穞稞秋场敢竞夸。旱后仅余菽麦浪，霜前先透楸林花。茶瓜丈室松寮回，箭栝参天鸟道斜。自叹初衣迟岁月，帽檐狼籍软尘遮。

陈鹏年

按：陈《志》载，此有前后二首，此为第二首。重过山家仍用赵清献公韵。其第一首《佛住坪题壁》，用赵清献公韵云：看山好处便为家，济胜芒鞋旧可夸。路转松阴闻梵放，林深冬昼见寒花。云萝百丈层霄近，紫翠千重去鸟斜。偃共攒眉迟信宿，重为与客语无遮。

重镌宋范浚《徐忠壮公传碑》在石室祠内。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为诸生，泛涉书传，负气豪举，有奇志大略，喜谈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寻权守晋宁军。时，金人大入，围攻太原，支兵障岚石及濒河要阨处，绝我馈援。察访使张灏以徽言尝统河西军讨夏贼，为知名将，因奉使率兵犄角，牵制太原之围。徽言提选卒三千，径进一战，大克，遂通岚石以北。朝廷奇其功，遂命知晋宁兼岚石路安抚使。敌陈《志》作□下仿此。再入攻国都，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西诸侯兵赴难，檄徽言镇守河西。会此处，陈《志》空一格。诏分遣大臣割两河地予敌以纾患，同知枢密院聂昌出河东，为敌劫胁，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晋宁民大恐，曰：“失麟、府、丰，我将不得独全，奈何？”徽言晓告父老第无恐，此

行人金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弃事出此处，陈《志》亦空一格。诏意，犹当中覆且无不可，况无诏书耶？寻闻此处，陈《志》空一格。朝命以麟、府、丰及晋宁俱予敌，徽言遂用兵复三州，并取得岚石等郡邑。已而两京继覆，河北、河西名城各往往陷没，徽言独固兵饬备，敕陈《志》误作敕。甲搜众甲兵修储具，饶将士告无衣，则潜兵夜绝河，斫栅袭敌，数得帛以资襦袴，荷戈骑牛乘羊，浑脱乱流渡，掩敌不备。敌日虞见袭，震悸不已，乃增兵备克胡寨，益堡津，用渠帅为九州都统，结垒晋宁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战，擒之以归。敌众大惧，相谓曰：“必是人也为我患者。”于是，以晋宁为忧。建炎二年冬，敌自蒲津济，入夏阳，登城，趋延安、绥德，延安帅委守去，绥德迎降，敌行无累，遂薄晋宁。先是，徽言移府州，约折可求出师夹遮敌，母本毋字。坐自困待祸至。可求以敌质其子，故与之通敌，挟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视可求为外舍，亲乃登城，以大义谯数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太无情。”徽言摄弓厉言曰：“尔于国家不有情，我尚于尔何情！宁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发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纵击，大败敌，遂斩娄宿孛董之子。当是时，河东环境为盗区，独晋宁屹然孤壖，横当张敌势相百不亢，而徽言坚壁持久，抚靡扶伤，距御外攻，遣没人泗河啸王民逃伏山谷者几万众。浮筏西渡，与敌麇河上，大小数十战，战辄俘杀过当。晋宁地胜，号天下险，徽言广外城东厌河下渐不测，雉堞雄固，备械甚设，命诸将画隅分守，敌至则自致死力于其处，以劲兵往来为游援。敌进攻，数僨负不得志，图之益急，为堙繚绕城筑隍阵。晋宁俗不井饮，寄汲于河，敌驱降人载茭石堙塞股流，城中水乏绝，资廩亦浸罄，铠仗亡弊，人人惴忧，知殒无日。徽言能得众心，奋枵腹残遗之余，哀折槩断刃，矢死固守。既久无援，自度不支，取喇叭篋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无以遗敌。”遣人挟液蜜书僂道走东南，告其兄昌言曰：“徽

言辜国恩死矣，兄其勉事圣君。”一夕，内应者系帛书飞箭上，阴约娄宿启外俘纳敌兵。徽言拥帐下士决命战门中几百遇，所格杀甚众，左右死伤亦略尽，退婴牙城以守。敌攻不已，众蚁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语将士：“我天子守土臣，义不见蔑贼手。”因拔佩刀自拟。左右号救持之，急不及剉。敌兵猥至，得挟徽言去。然尚畏其威，不敢暴。娄宿得徽言所亲，俾说徽言盍具冠黻见敌帅。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礼，以入穹庐可乎？汝素厚我，且华人士类，而污左衽官，不即愧死，顾以此处，陈《志》有为字。荣欲詫我，且为敌摇吻作说客耶？不亟去，吾力犹能搏杀汝。”娄宿就见徽言，语曰：“二帝北去，汝其为谁守此。”徽言曰：“吾为建炎天子守。”娄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为？”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将以死报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娄宿又且旁行伪制，撼詈徽言曰：“能小屈，当使尔世帅延安，举关陕地并付之。”徽言益怒，骂曰：“吾受国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诘陈《志》作渠。为尔陈《志》作□。屈耶？尔此处，陈《志》有□□二字。当亲刃我，不可使余人见加。”娄宿举戟向之，覘其惧伏。徽言意象自若，披衽迎刃无小变。敌众知不可屈，遂射杀之。粘罕闻徽言死，怒娄宿曰：“尔粗狠，何专杀义人以逞尔私？”治其罪。娄宿亦自悔恨不已。城围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三陈《志》作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与宣抚使相次以闻，朝廷嗟悼，赠晋州观察使。明年，昌言具晋州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赐谥忠壮，再赠彰化军节度使。河西人思徽言，不忘家绘其像，又庙祀之。兰溪范浚曰：徽言死封疆，于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劝忠也。惟我国家受天命，臣万方，圣圣继承，仁涵泽濡，海内淡然，熙又怡逸，垂二百载。华颠陈《志》作赫。不日金革，戎政垢玩，将骀弱不武，士卒堕冗，毫贖备数，伍符戈甲，暨蠹城障阨。一旦外侮开衅，扬埃猾夏，鼓行长驱，所向降陷，大都小

邑，督帅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馆具炊，以待寇至，苟幸脱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数。有如忘身殉国、仗节不挠，盖千万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规义概，魁垒奇杰，殆未有如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晋宁，盖患敌鸱峙寰甸，日夜腐心疾首，欲捣其胁腋而溃亡之。及势蹙力穷，犹自励作气，齟齬陈《志》作龉。视敌。虽见执，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且得大利，可偷活，而劲节挺概之死不变其所存，岂偶然哉？予闻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光世为鄜延总管，被命援太原，次吴堡，辄顿不进。徽言移书趣稽因取方命罪，光世犹前却，陈《志》作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东人不忍敌侵虐甚，愁惋吟啸，企而望官军觐得合击敌。徽言使人潜结汾晋间土豪，有能鸠兵收故地，即表功随所复郡邑世袭守长。使还，得首领十百人，众十万余。方条其事以闻，俟报可，即欲身率精甲，捣太原，径取雁门，留兵戍守。部署所结土豪，并力图敌，且曰：“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中原当指期平一，时机会不可失。”奏上，会诏徽言听鄜延王庶节制，议即格，阻兵不复出。嗟乎！守晋宁而急太原，又将取全晋以恢复中夏，此其意岂特欲引岁月死孤垒以为名哉！而卒赍志以歿，义士所为悼惜者也。初，光禄卿苑寅敷陷敌中，后身拔由河东以归，上书行在，述敌曲折，且言敌人称南朝善战能坚守，惟晋宁徐徽言、陕州李彦先二人。道中见汾晋人被驱至晋宁攻城，折北创伤归者接踵也。又盛称徽言数蹶血窘敌，缚九州都统娄宿孛董子，敌方益甲峙粟，期必拔晋宁，晋宁势孤阫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抚河西诸郡，因诏徽言率所部诣行所。使者间关行累月，始达鄜延，而晋宁城陷，徽言歿久矣。呜呼，惜哉！

按：此碑系后人重镌。篇中敌字，陈《志》悉作□志之，疑本作虜，当满清时代，故讳言之也。

赵清献诗碑在石室徐忠壮祠内。

奉赠阳安徐及贾《清献集》作迈。表兄屯田

少食所学苦，食藜日自强。壮岁从宦清，饮冰中刚肠。阳安百里地，邈在天一方。惠政不鞭扑，斯民乐畊桑。念予昨守赣，与兄会家乡。兄今岁已满，余遽提蜀疆。一朝此邂逅，五载忘参商。且勿语离索，易老惊鬓霜。且勿较通塞，放怀把酒觞。上方圣政新，求贤坐明堂。兄道足设施，兄志弥颀颀。喜予外祖门，从此生辉光。

赵抃拜书

按：清献公有二母，一魏国太夫人，一越国太夫人，均徐氏，故陕西提点刑狱、尚书屯田郎中讳泌之女，故诗中有外祖云。此碑系后人补刊，非公亲笔书也。

方应祥诗碑亦在徐祠。

谒徐忠壮公祠

夜落星芒风怒号，晋宁城上拥弓刀。浑脱乱济云冲阵，娄宿惊看血溅袍。岚石军民图像古，柯山阙阅对门高。紫阳纲目称良史，特笔先书四字褒。

《宋史》称公忠过于颜真卿、段秀实。《宋书》公传，范浚叙公特详。丰功奇节，闻者兴起。吾乡先哲心向往之久矣。柯山下石室里公祠在焉，堂悬榜刻，忠贯日月，朱文公书。万历丁巳春，余得谒祠见之，敬纪以诗为之，低回不能去云。

后学方应祥拜题并跋

明万历《石室堰张公祠记》无撰者姓名，残缺数十字。

石室堰关系民命甚亟，水自处州来，源远流峻，时有蛟龙患，故筑之甚艰。南宋时，少卿张公讳应麒□□□处壅而为洲，填河三分之一，自后力省而功易，民德之。时，胡元内逼，郡邑纷扰，纪载失传。□□有祀公于光远门外者，規制甚陋，祀于本堰者无祠宇，惟以神位置徐王像上。万历丁亥，基丞于是邑，慕公庙像而瞻拜之，土人指今祠旁庙曰：“是也。”因讶少卿大夫秩何王者像？曰：“像非少卿。”春秋□□□□有是哉！无论异代君臣褻侮不可为观，且以死勤事，载在祀典，公当血食百世，胡不为特庙□而文野牛君补载其事，复谋于堂尊葵东许侯为俎豆计，帑乏羨缙，次且久之。适行柯山，见路旁有废祠者，有室宇而无神像，右则邑人祀汤大府、梁大尹者，无像无主，而颓宇仅存。询其所以，则盗贼出没□□庵，淫祠也。宜撤以祀有功德之张公，汤、梁二公，有祠名而无像无主，亦虚举也。曷若徙置河□□□□□侯曰：“善。安所得基址乎？”基曰：“徐庙右方甚佳丽，宜妥神且近堰，神必安之。公精堪舆，试□□□□□地设也。”“地主为谁？”曰：“叶孔禎。”嘻！此尚义人也，酬以值宜必售。明日，禎以券进曰：“公为衢□□□□□祠基，举若相待天下事，信各有时也。又安所得工费乎？”基曰：“本堰额夫三百余，基以□□□□□此费。其日食则取之佃农二字不清。而足也。”乃鳩工于六月廿六日，落成于八月二十日。请□□□□□□□一楹，前后各一。披门一座，肖少卿像于正堂两楹间。后室为两楹，左汤太尊，右□□□□□□□□□□为止。所工既竣，有赢金拾余，佐以俸资，购田地共十五亩，以其租为春秋□□□□□□□□□□拾余里率朝至而晡回，回则去散，日多功寡，是用弗绩。兹祠一建，不惟□□□□□□□□□□□□交赖，未必非是祠

为之崇也。恐此祠久而复废，备其事请于下缺。

堰长余世臣、潘孔学

按：记中所称基为葛基，万历间县丞。许侯葵东，名国诚，同时知县。有修县署碑志。汤公名仰、梁公问孟，则前府县也。

清嘉庆费双元撰《改建张少卿祠记》照嘉庆《县志》录。

张少卿祠，旧在石室堰北，地洼下，叠遭异涨，祠屡倾圮。康熙中，邑人周召撰文募修未果，今所存者仅颓垣尺许而已。公之木主附供于近村龙神祠，甚非所以妥忠魂、表遗爱也。嘉庆九年，某等因水日徙东，堰基穹远，择于响谷岩别筹进口，渠路蓄泄堤防，一如旧制。因思少卿之明德如此其深且远，而无祠以隆肱螽焄蒿，凄怆曷能自己。第遗址虽存，前车可鉴，与其安湫隘而仍虞漂没，不若更爽垲而永庆芋宁，爰于堰旁高阜，卜得吉壤一区，刻日鳩工，建立堂庑，中祀少卿之神，而配以明知事祝公，今别驾白公、邑宰陈公，聚以正也。前列三楹。公骑箕之辰及岁时报赛，藉为箫舞笙歌之地。迤北置翼屋数间，远地瞻拜之氓聊资憩息。旧额保堰庵，名不雅驯，为易之曰张少卿祠，用符报功之义云。

明弘治胡昱撰《忠武王庙碑记》依嘉靖《府志》录。

圣神创业之主，必有忠良智勇之臣，用武以安华夏，除残以济民生。功勋当时，名臣后世，庙食无穷者，予于忠武王见之矣。王常遇春，濠州怀远人。赋性刚毅，状貌瓌奇。年二十有三，当元之季，群雄并起。至正乙未六月，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和州，王领众来从，请为前部先锋，挺戈拔采石，乘胜取太平，始授管军总管。寻守溧阳，剿围集庆，克徽诛池，慑服毗陵，擢都督大元帅，升镇国上将军。己亥秋，直捣衢州，降之。王与徐公达，击剿伪汉陈友谅，擒执

伪吴张士诚，迁中书平章军国重事，疏封鄂国，进爵上公。洪武纪元戊申，经略中原，下山东，攻河南，平定晋、冀、关、陕、辽海、朔漠，而元君奔北矣。统师率兵东征西伐，旌麾所向，无不克捷，由其智识明而才力雄，故施各得其宜，若王者可谓开国之殊勋者矣。己酉，凯还。次柳河川，遭疾而薨，享年仅四十尔。讣闻，上为之震悼罢朝，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仍命衢州府立庙，城中每岁三祭以飨之。洪武距今百二十余载，栋梁蠹蚀，桷檐腐烂，庙遂倾圮。川蜀廖铉由进士来令西安，修虔禋祀之余，从容周览，慨然以兴废为己任。乃白于郡守张公俊，捐己俸作倡，僚属亦与有助焉。凡得木石砖瓦百费，诸匠皆具，复恢旧址以增益之。经始于弘治辛亥仲秋，落成于壬子季夏。殿之崇高加故二层，深广各加三丈。至于夹室、廊房、门础、墙墉，缮理完致，隆以兽脊，饰以髹丹。埏塑王者之像，巍冠蝉翅，宝铎绯袍，规模壮观，气概轩昂。远近瞻仰，过者起敬焉。侯述其本末，征予记。钦惟高皇帝握乾符而兴淮甸，王乃佐命翼卫，奋威敌忾，翦除张寇，划灭胡虏，殪豺噬而殄狼贪，如摧枯拉朽之易，措天下于义安，抚万邦于一统。世道隆盛，黎庶雍和。此固神谟武略之有定，抑亦运筹决胜之有方也。是宜恩数优渥，锡賚便蕃，余荫及于子孙，殆所谓与国皆休者耶？於戏！进则折冲御侮，鸿功骏名；没则神灵烜赫，护祐斯民。生荣死哀，迄今郡邑守令建立庙貌尊严，岁时祭祀，礼乐明备，以彰圣祖崇德报功之意，以著祀妥侑之诚而显邦人也，得不谨书而敬录哉！遂为记，刻石以昭示无穷。

按：辛亥，弘治四年；壬子，五年。陈《志》误列于嘉靖二十九年下。又误胡为吴，非是。

明洪熙郑辰撰《清节祠碑记》康熙府县志载，详略不同。

邦伯黄公奭，湖广黄冈人；少伯余公伯深，湖广常宁人。洪武初，先后仕于衢。杨《志》作奭为知府，伯深为同知。时，天下初附，事皆草创。侯杨《志》俱称名。举郡中佐幕、仓储之所，鼎旧更新。四方多盗，衢士氓以城垣遭兵毁不可恃，闻警报辄扶老携幼窜匿山谷中。侯乃躬亲营度，命余侯专督其事，环以女墙。迎和、通仙、光远、拱辰四门之外，包以月城，复建层楼于各门之上。至是始为雉堞，隐然有金汤之胜。侯因榜于衢，招逋亡，抚流离。郡城中，穿一井而双眼者若干，以便民汲，民始知有生之乐。吾邑东溪发源紫微姚《志》作薇，误。山，循九龙山，下石室合流，东下灌田万余顷。元人厌疏凿而乐近利，横溢坏畔，民咸苦之。父老陈其害，侯遂捐金给；余侯鸠众力，度土功，凿山浚淤，横截溪流，历九月而堰成。以至属邑陂塘湖泮之滫，罔不毕具。越三年，天子诏立学校，侯乃僦工聚材，捐俸以助，而命余侯身董其役，祁寒暑雨，不弛其劳。查复学田，储廩养士，督率师儒以训迪之，先四书而后及经史，使青青子衿欣欣向风。四年，龙邑灵山顽民哨聚剽掠，侯夙夜不寐，计与余侯，偕西邑富户王存道、郑友闻等十人直入其地，谕之曰：“能效顺，吾必为汝贯其罪。如不悛，若等皆鱼肉矣。”众皆泣拜，遂获渠魁底定。时不雨，侯力姚《志》力下有疾字。遍雩。闻金华五龙洞灵异，即暴日野行，至旅途饥甚，民有馈鸡黍者，固却之，偕余侯濯清泉以济渴，而疾大作。比归，将易箦时，犹睹甘霖而色喜。闻民告饥，而思若何以处之。且扶枕书檄议获灵山货具若干两，散修各邑学。且曰：“能如是，吾瞑目矣。”余侯首肯之，遂卒。语不及私。讣闻，阁郡如丧考妣。余侯哀恻，遵囑命，乃议方略，请赈贷，设粥以待就食，而民之几死更生者数万人。余以给县尹靳达等修葺属邑学，造

就生徒。未几，余侯婴疾，告致政，而囊橐萧条，且百姓恋恋不忍舍，遂偕黄裔帖籍家衢，时洪武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也。及卒，百姓咸罢市，会哭于殡者动百千人。以上，杨《志》均有删节。适省金宪吴公按衢郡，请构祠以祀，而旋以超迁去。嗣晋陟天官大冢宰，而今少伯吴侯即其弟也，甫税驾，遂允父老请，而建祠并祀之，颜其门曰开衢名宦清节祠。

按：《通志·职官》，明有按察司佥事吴琳，字朝锡，黄冈人。即记中所称金宪也。又杨《志》循吏传有吴琛，黄冈人。洪熙初同知，卓有政声。即金宪之弟少伯吴侯也。据此，则祠建于洪熙初，吴侯兄弟与有乡谊，故乐成其事。陈、姚两《志》均失考云。

明嘉靖方豪撰《林公德惠祠记》依嘉靖《府志》录。

吾衢有织染局，岁输段一千三百八匹，遇闰增一百九匹。力出于局，料出于民。五邑之民，各以其价输之于乡佐，名曰荒丝。乡佐各输之于郡，郡以贮之库，而后给之局。出入于吏胥之手，重其入而轻其出，且不以其时。甚者指为常例堂食，而莫敢谁何也。以故工匠受累，岁输恒缺，有十余年未获完牒者。呜呼！下损于民，中累于局，上误于国，而独利于己以及其所昵焉，是何为者哉？莆中林侯寒谷先生，以嘉靖初诏自乐清，擢守是邦，首廉斯敝，誓痛革弗遗，正己以立威，运智以立法。每遇乡佐输价，则命局工并进，一立于阶之左，一立于阶之右，交手相付，而吏胥罔及闻焉。尚复有所谓常例堂食者乎？于是工作得及其时，而贷益者免段匹得如其法，而退价者鲜。十余年之逋课完于三载，百余年之宿弊去于一且，一局之人亡以寓其感，乃相与作生祠于局中，刻木为像，朝夕奉香火，岁时具牲醴，期传诸子孙以为常，共呼之曰德惠祠。请予言述之。余年四十四矣，闻斯敝亦既三十年，岂意今日之有林侯也。

在他人固以为甚难，侯视之则甚易尔。何者？有廉以为之德也，德之流则惠也，故常论之惠不本诸德者，私恩小惠也；德而无其惠者，小廉曲谨也。夫德所以大其惠也，夫惠所以彰其德也，林侯二者备矣。祠之于局则宜，名祠之以是则宜。或曰：侯之德惠止于局而已乎，局之祠其果一郡之通祠乎？有野老进而告曰：段之增也，以闰焉耳。案：岁相承，无闰之年犹闰也，每无闰之年多输料价凡四百两，侯省之以利民，民不蒙其惠乎？又曰：段之输也，每十匹有三舍之费，俟局丁之力乃及于里甲。瑾贼之虐，复增厥费；瑾死犹瑾在也，每岁多科路费逾二百两。侯省之以利局丁，而兼利乎里甲，民不蒙其惠乎？凡此皆民蒙其惠，而局减其利者，益以见斯举之公也。然则兹祠也，虽设于局，而实郡之通祠也夫！侯讳有年，字以永，别号寒谷，莆之世家。由繁昌召为侍御史，以言事左迁武义、乐清，所在皆有祠云。

明嘉靖《衢州太守李公遗爱祠碑》在讲舍内。

大司马克斋李公，顷岁平大寇于淮扬，定大难于南都，功名震海内，海内之人罔不仰其才猷，称一代之英。乃余观衢民遗爱之感，而后见公之才猷本于学也。才本于学，如水有原，出之不穷，行之罔不达。若夫资颖之殊、意气之盛为其所优。诂曰无誉，然有适有不适矣。於乎！学岂易言哉。高谈者离实，循迹者不化，其为不适，犹不学也。虚以求之，实以体之，优游以会之，冲融以得之，洞见大原而周通乎物，则环应而不匮，当疑而愈光，故曰君子不器则德成，而罔不适也。克斋李公之守衢也，凡应剧益闲，理猝至如积待，险健屏息、科率一清，群盗远遁，岁饥不害，驿无滥费，廩有余积，盖公所以虑民至周，而所以惠民者无所不尽。若其表德树风、兴学造士，尤汲汲焉。立西安周孝子祠、常山四贤祠，修其墓，录其

后。所治有能以理学倡导乡闾者，必礼于其间。诸生年少质美者，为之请名师而教之，且周其费。朔望谒先师庙，进诸生讲解经义，出其自得，学者辄闻所未闻，政暇即集六学生训诱勤切。其言曰：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岂徒资诵读哉！盖欲讲其所修者尔。日讲其所修，则此心傲醒，自知义所当徙、不善所当改，而日进于高明矣。又曰：孔子以圣人不得见，而思及于有恒，所思愈下而所望愈高，有恒，即圣人至诚，无息根脚。其解悟贯彻率类此。以郡学暨西安学俱不得水，议疏复城中古渠而迁县学祥符寺，公虽转官去任，而其议卒行焉。凡公为政，前之弊皆自公以除，后之利皆自公以举。若去治前丛壤而积惑以祛，若更置严剥、板固巡寨而险固得所，复渠迁学，风气称宜，其循之为不可易者，不可一二计也。是以士民思之日远日新。先是，立公生祠于衢麓讲舍，在五先生祠后，即公尝与诸生讲业处也。兹义兴杨侯准来守是邦，仰公政教溢于传诵，而士民咸谓前祠奥复不称瞻报，侯乃相讲舍右地，别创门墀，建堂三楹，祀公其中，颜其门曰李公遗爱祠，命西安训导汪旦列公往迹，驰书留都属余书其事。余比岁侍公两都，辱不鄙夷，每听公英论沛发，洞极理致，机节解落，大义廓然，辄叹公深造妙契，不徒资颖，意气迈出流等也。而淮海、留都之大功，又皆所睹记。今衢之士述公之教曰：良知所谓懿德致所谓缉熙，虚见不可为知，虚言不可为致，可谓有功近学，所得深矣。故特著之，俾天下人士知公弘才盛烈有所本也。公名遂，字邦良，江西丰城人。祠作于辛酉季秋戊子，成于壬戌孟秋辛卯。协谋而乐观其成者，府同知薛君应元、通判张君泽、推官任君秀也。杨侯笃谅廉敏，能行其此七字剥，据赵《志》补。所学。是举虽士民之请，亦侯之志所慕云。

嘉靖四十二年岁在癸亥孟夏之吉。

赐进士、嘉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守国子祭酒、盱江王材撰。

明嘉靖赵镗撰《侍郎刘羽泉公生祠记》依康熙《县志》录。

嘉靖己亥，西安矿坑，枯苍无赖辈出没其间。郡守克斋李君始为戒备，立团保，习弓盾，计设伏，禁接济。旋扑旋聚，倏去倏来。迩年勾引日众，党类日蕃，遂列栅以守，连屋而居。加以吴楚失伍之卒，相与拥众肆螫，蔓延三省，大为民梗。丙寅岁二月，寇先破婺源，分道流入衢境密布，奸细橐兵器将入衢城，为守者所获。诘之，曰：“是先欲图衢，次及五邑耳。”守巡告急于公，公亟檄报巡按御史庞君尚鹏，驻劄于处，就近监督，以截其归路。又驰檄报直隶、江西抚按，各令调兵境上，以遏奔突。二月甲申，公自杭提兵抵衢，此下，姚《志》删节一段，即接指授诸将方略。即日辛卯，以监察军机属参政江君珍、佾事李君棣，以粮饷属郡守伯兴、知县曹存，以分督执画属同知薛应元、通判夏宝、推官俞璉，至于分部进战则都司陈大成、成大器，守备卢相，把总陈子釜、陈猷、祝梦麒、陈文澄、胡天定、李学等也。先是戊子，寇自徽州薄遂安，陈大成败于樟村。丙申，寇自遂昌将入江山，成大器等败之于柴家村。壬寅，遂安、遂昌两寇合，至多逾数千。公指授诸将方略，大破之，连斩七十余级，寇莫敢犄角，因蹙匿王家庄，此下，姚《志》节去数十字，仅留后先击杀、犹虑余孽未殄二语。我兵厚围三匝，纵火会烈风，悉就煨烬。后先击杀及焚毁者约一千三百有奇，夺获锋镝器物并被虏士女不可胜计。公犹虑余孽未殄，申命各将领分捕岩穴而尽歼之，尽焚其巢，封其山，振旅而还。复请设兵备，屯重兵，以镇压其地。御史庞公上其事于朝，晋公少司马，提督三省军务，仍荫子，锡币文武官吏各赏赉有差。其丰功伟烈，自复请下至此，姚《志》删。衢之父老王拱立、五邑士庶郑雍等类能言之，曰：姚作衢之父老言曰。“公兵三日不至则无衢，无衢则无五邑矣。”祠在衢州拱辰门显忠坊，前后凡三重，每重凡五

楹，肖公之像于中堂，而朝夕洒扫。焚香礼拜祝告者无间于老少云。赵镗记。

按：侍郎名畿，嘉靖间抚浙，平矿贼有功，立祠于城北显忠坊，赵镗撰记。万历间，郡守廖布元改祠赵清猷，而移公于城南赵祠故址。祀废，碑亦失，仅存是文。

明嘉靖王玘撰《张公遗爱祠记》依嘉靖《府志》录。

盘溪张侯，庐陵巨族也。世以文行起家，抱才谓陟，显仕者接踵。侯少卓犖不羁，为时髦士，此四句，陈、姚两《志》均删。既登贤科，奉简命出牧吾衢之西安，实嘉靖己丑年某月某日也。此句，姚删己丑八年。西安剧邑，号难治，此句，陈、姚删，并无下侯字。侯设施有方，弗要近功，以自烜赫，兴学育才，劝农丰积，徭役惟均，淹姚作乾。没有禁，慎祷祈以弭灾，驱猛兽以息患，他如歼盗贼、恤孤老、设养冢、立小学，凡可以兴利除害者，罔不躬修而条举之唯廛，故莅政甫期化行如驿。此二句，陈《志》无，姚并少上唯廛二字。民戴之如父母，望之犹神明，相与伐木标仪，倩工绘像，奉安于邑之罗汉寺，时洁牲醴具香仪骏奔恐后。岁久寺圯，缙流隕寂，乃更移其主于显报寺东，构祠祀之。今岁仲春，侯胤子胤，陈作胤。姚因避清帝讳，改作族子，非是。松陵大参公旬宣吾浙风裁政绩，式克象贤，民思侯不可见，得见胤子犹见侯也，益欢呼忭怪，具事状请诸郡守安吾杨君卜刚，陈无此字，姚改作始。于九月朔日，落成于仲冬望日。漫漶既斥，丹雘炳然，英灵如在，有赫其临，且因前所设义冢隙壤丽于四门者，募召耕垦，以充祀事，杨君乃矜贞珉具颠末谒言于予。陈《志》作谒予为之记。予惟侯莅任时，宦游于京，弗获覩侯之政，然询诸遗黎，侯之贤足征也已。夫朝廷建官分职，为兆民计，其最亲民莫令若然，而上下势悬，秦越异视，痛痒邈不相涉，亦有媿媿善趋面誉掩取华秩者

□□焉。侯家视吾邑，子视吾民，煦妪覆育，靡不周至，是宜邑人感慕忻戴湛恩沦浹奔走自有不能已者。矧承休继美，大光吾浙，雨露浓郁，波涵无际，如大参公为之嗣耶？呜呼！侯不可作矣，而其神之睭睭于兹土者未泯，盖将庙食于昭与星辰河岳俱永永为民牧之法，垂之不朽。自予惟下至此一段，陈、姚《志》删。侯讳江，字宗海，中江右癸酉科乡试，盘溪其别号云。陈、姚作也。

都御史王玘记

按：《通志》布政司右参政下，嘉靖间有张子宏，庐陵人。记中松陵大参公，当即其人，盘溪之子也。此记盖御史王玘作，故称吾衢。陈《志·祠祀》作王畿撰记，误也。

明嘉靖赵镗撰《张公遗爱祠记》依嘉靖《府志》录。

嘉靖庚寅，予初游府泮。惟时庐陵张侯令西安，治行表著，流响四驰。予年方童稚，已知侯之宰邑，赫然有中牟河阳风。自侯之去西安也，越今三十余载矣。而甘棠遗爱，所以永系民心者，尚未艾焉。丙辰秋，予以在告归，衢之父老耆民刘凤辈来揖予曰：“凤等西安故父母张侯旧子民也。侯有大造于西越，三十载犹如一日。凤等向绘像崇祀于罗汉寺西，庶几少慰尸祝之愿。今废已久，寺将圯矣，侯一灵詎能安乎？吾侪弗忍侯之弗安也，欲闻于官，图其所以新之者，惟子为凤等其达诸？”予作而叹曰：“侯之得民至此哉！夫古称民心至愚而神，世之为令者生而感良难矣。矧于祠暂而祠良亦难矣。矧于久而新吾不知侯何以得此也。”众曰：“子欲知侯乎？侯之令吾邑也，善政种种，更仆未易竟，然其心以慈祥恺悌为主，其政以平易近民为先，其大都则兴学劝课、均徭省赋、除残去盗。汉所称循良惻怛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侯实似之。吾邑为东浙上游地，素称冲烦，未易就理。赖我侯家视吾邑，子视吾民，是以

得有今日也。曷敢忘诸？”予闻其言，益知侯之得民与民之所以感侯者诚有自也。既而予窃禄都下，适今擢河南宪副阳羨安吾杨公为郡守，有众相率具于公，公与同寅文台薛君、云田张君、钟山任君偕许之，乃新其祠于显报寺之东，卜刚于九月朔日，落成于仲冬望日。漫漶既斥，丹雘炳然，英灵如在，有赫其临。且因前所设义冢隙地丽于四门者，召募耕垦，以充祀事。事将竣，适侯嗣松陵大参公旬宣吾浙风采，凝峻惠泽，涵濡西民，益欢呼鼓舞，曰：是故我侯胤子也。我思我侯，真同饥怒。彼苍者天巧作之遣使得见我公焉。不俨然犹见我侯耶？侯位不满德众口籍籍，尝以为天道未有知也。乃今骏发及于我公，以食其报三槐堂之事断可信矣。语曰：神惟福谦，仁必有后。敢为我侯诵之，抑自我公之莅浙也，敷德覃仁必衢焉。先自西邑之外，而龙而江而常而开，环五邑之民沐浴膏泽中者，视他郡邑尤独深且沃焉，抑又何也？此非推我侯未尽之爱以及于无疆耶？《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敢为我公诵之。于是，杨公作而叹曰：“孔子谓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观于衢民益信，是足以为牧民者劝矣。”乃蒼贞珉以谒言于予。予方制居焚笔，恳辞而不可得也。系之以言曰：兹举也，于盘溪公可以观政焉，于松陵公可以观孝焉，于安吾公可以观风焉。是足以垂诸不朽矣。侯讳江，字宗海，中江右癸酉科乡进士，世为庐陵巨族，盘溪其别号云。

少卿赵镗记。

明嘉靖杨准撰《张公遗爱祠祭田记》依嘉靖《府志》录。

崇德报功，莫先于祭。祭本诸诚，诚取诸豫，故井地之法，卿以下必有圭田。祭有田，古制也。盘溪张先生，嘉靖己丑来令西安，善政具详王中丞记。当时，士民既肖像生祀之。祠前，旧为三神

庙，臣疑误。辛生王鈇、刘希闵辈请于予，欲更作祠门。予嘉诸士之好义，许之。时，西安令俞大有闻之，曰：“兹邑事也，可以劳民耶？”遂捐俸十金，未竣事，以外艰归。监郡张君云田视邑篆，相厥□功，节推任君钟山以下各有助焉，属邑庠训导汪旦董其事。祠沿其旧□久也，前为厂屋为门户□楹，焕然维新矣。耆民刘拱等惧祀无所资，因议就公前所立义冢隙地没于民间者，请稽之以备牺牲粢盛。予嘉斯民之好义，许之。行县属典史万化滋勘得隙地四十□亩有奇。先是，邑民金□□输直于官，给券耕作。云田谕令归之，以供祀事，而偿其输直之半。民既欢然惟命矣。二刺薛君文台□之复益其半，悉如其所输于官者之数。业成告于予。予作而叹曰：“昔盘溪公之设义冢者为民计也，今民请以隙地充祭业者为公计也，民不望偿而官必尽售之者，为永久计也。然则公之庙食于兹土者，宁有穷乎！”按地之租入，岁收豆、麦、粟米约□十六石四斗有奇，尤恐所入之不敷□□□□□蒙泉□公曰：“吾侪所捐俸□□□□□□□□□□于□报□□以需春秋□□□□□□□□□□以葺祠宇，而祭器则江山□□□□□□□□备矣。呜呼！士民好义，一□□□□□□□□□公之德泽足征，故记以风□□□□□□□祭品仪节勒于下方，得有所据以传信云。知府杨准记。

按：陈《志》仅载王玘记一篇，赵、杨两记均未之见，故补录之。

明嘉靖宋淳撰《杨公生祠记》依嘉靖《府志》录。

杨侯生祠者何？衢民德杨公之深而作也。德公而生祀之者何？欲借不能，欲留不可，出于无可奈何之情不得已之计也。自公守衢甫三期，民惧其亟迁也，则援借寇例状于台宪，台宪达于天子。

天子曰：“果贤与，其借一郡，不若一路之福也。”遂夺副宪中州。部檄且至，又援攀卧例，欲迟公一日行，少纾郡望。公乃乘江涨放轻舟，于是，相顾骇叹有堕泪者。金谋曰：“一年不吾借，吾将使百年不候借如在；一日不可留，吾将使朝夕在庭奉颜色秉政令千载犹一日。”此生祠之所由建也。公于衢，顾若文翁之在西蜀，昌黎之在潮州，杨伯子之在吴兴。古今人未尝不相及者，人心之大未尝不同，则必有其故矣。盖公始至，鉴积习，励精严，吏不容作奸，民不容作慝，有犯必绳，旧染一变。政既通和，乃从宽简，务节爱，均徭役，省征敛，息词讼而囹圄空虚，罢迎送而坊长不扰。疏久湮之河，以时蓄泄。优前守之裔，以寓延赏。军旅交兴，而不困于力征，役百出而不匮于财。至于操履冰洁、容色春温、身以清约，而癯貌因勤劳而瘠。明辨勇决，虽事无留滞，而至诚恻怛，终不以法胜情。此子惠之实德，所以深入于人心，非止一事一家之感已也。其去也，屋而像之，与众共之，夫岂不宜。惟其平易近民之致，而民怀孔迓能食能教之功，而思报之以血食，敬之如神明，亲之如父母，将于此乎在，非所谓无可奈何之情不得已之计耶？是役也，首倡者程杲，而助者众。凡为堂三楹，栖公像于其中。前建大门，旁列两庑，缭以高垣，饰以丹堊，牲醴俎豆，登降对越，周旋以礼，永永无废，俱不可不记也，遂书。公讳准，字汝度，号安吾，常之宜兴人，登癸丑进士。都御史宋淳记。

明嘉靖阮鶚撰《杨公仰德祠碑记》依嘉靖《府志》录。

仰德祠者，西安士仰衢守安吾杨公之德而生祀之也。公德遍衢民，何独西安士夫？西安附于郡，五邑之首也。四民莫先于士，西安之士仰之，即五邑之民仰之也。民不能以自达，谋于戴之邦直、汪子旦遂，从王生鈇、徐生时泰、刘生希闵、杨生泌、余生国器、

程生鼎、杜生朝卿暨通邑诸生之请，为之建祠于西安学宫之右，作主而生祀之，名之曰仰德祠。堂三楹，门一楹。肇工于庚申之季秋，不逾月而落成焉。士若曰：“吾得以朝夕游于斯，以展敬也。”民若曰：“吾春秋得以赴于斯，以展礼也。”祠成，学谕周子闻予皖来自西安，访予于大江之曲。予询予友，曰：“道日隆而入于微也。”询予士，曰：“习日端而章于行也。”询予百姓，曰：“风日淳而安于分也。”予曰：“予昔试于衢，衢之大较苦于烦，窘于苛，疲于制外之求，民不乐耕，士不乐学，君子不能以自适。今遽何能至是耶？其必太守贤欤！”周子作曰：“先生之言其然哉！公德遍衢民以下至此，陈《志》删。岁己未，公受简命三字，陈《志》删。出守衢，方入境三字，陈删。值熯弥月，公雩于山川，雨如注，乃获有秋。供亿不经，次第节省自身始，健讼者扰善良，三字，陈删。真之于法。衢之冲二字，陈删。水陆之交也，乃平夫征以均其劳，城引河流通地脉，故贤者必名世后据于九字，陈删。乘利者。湮其故道若干年，三字，陈删。公始浚之，虽逼公署不恤也。七字，陈删。矿徒缘岁饥三字，陈删。为孽，亟下令赈其贫乏，以散其党，而诛其不悛者。浮屠陈作困。并文庙，民惑于俗，士恠陈作法。于众，君子不敢议。公曰：‘大道之行，通一无二，何惑也。祸福身任之，何吝也。法得自行，何议也。’毅然去之。明圣门之心法，日与诸生相教学。是以烦者省，苛者平，疲者复，士及民随分各足，此仰德祠之所由作也。夫仰德者，非祠无以系其思；彰德者，非文无以纪其实。西安令俞子大有，校师俞子敬、胡子燮，知恺门下士也，永杨公之德于不朽，而系士民之思于无穷，非请记于先生不可。”予惟上之与下势虽相悬而可以相孚者，德也。德也者，上下之所同。得上以是而令之下，则其政也非虚文。下以是而归之上，则其感也非私好。是故祷雨也，省费也，息讼也，平役也，通泽也，弭盗也，赈饥也，辟邪以崇正也，人所能也，能之而委于不

为者，德之忍也。为之而阻于不力者，德之弃也。力之而感之不应者，德之薄也。应之而有至与未至者，德之隘也。昔者梁公守魏州以德政得民心，祠于魏。李公克斋守衢州，以德政得民心，祠于衢。祠二公者，非徒以其政之善也，政出于德，民不能忘。祠之也者，仰之也。往岁云田张公佐衢，诵杨公之德，予闻其略矣。云田，贤大夫也，信斯言也，则德惟善政矣。今周子诵公之德，予闻其详矣。周子，明师也，信斯言也，则为政以德矣。即之西安而衢可知也，即之衢而天下可知也。然则杨公继美狄、李，并名古今，其有本哉，其有本哉！夫仰德者以下至此，陈《志》均删。予是以秘记其事于公在任之日，聊系士民去后之思云。公名准，字汝度，别号安吾，常州宜兴人，癸丑进士。都御史山峰阮鶚记。

按：杨公祠有二：一在县学明伦堂西，都御史阮鶚撰记，时公犹在任。一在蛟池，左都御史宋淳撰记，则在公升任去后也。赵《志》分载学校与生祠下。陈《志》仅存阮记，删节大半。兹全录之。陈《志》教谕俞镜，此作俞敬，不知孰误。

明隆庆徐一横撰《西安令梁公去思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侯文崇而礼卑，才巨而心细，智圆而行方，惠博而守约。每朔望视学，进士儒于庭，亲为讲迪，试其文艺，阅其醇疵，士皆奋激。催科租税，三约而完，弗事差稽，鸡犬不惊，输纳秤兑，纤毫弗耗，讼词听息，省刑捐罚。有叔侄争产者，谕以天常，民即感悟。甘淡壘，张蔽盖，为吾民惜财。旧时交易，半浮市值，公悉更之。岁尝饥谨，先赈恤而后催科，民忘其歉而急于奉公，虽大侵，卒以课最。愚民或相煽为盗，廉得其实，矜其愚而小惩之，曲谕以耕凿乐生之利，萑苻之夫相诫无犯。公余休休，必稽察民隐。事有妨民者毕革之，有利民者兴起之，纤悉靡遗，终始无倦。民实德之，攀号涕泗于将代

之日，歆歆爱慕于既去之后。相与伐珉，用镌遗爱，奔告于櫜为文记之。惟櫜思慕之情不啻与诸士民等，遂为记其大概云。侯姓梁，名问孟，字尚贤，号静斋，乙丑会魁，河南新乡人。

明万历郑有年撰《西安令许公去思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侯治信安，一意长厚。凡钱粮、刑狱、夫马工作，利者兴之，弊者革之，不炫饰以博名高，不阿徇以希上旨，无倍笞，无苛罚，无深文以罗织不辜，无尽法以罹人大辟，无倾人一贖产，无苞苴入私署，省春郊以劝农，讲月约以训俗，鸣警铎于里社，释冤狱于囹圄，驱猛兽而搏噬消，祛旱魃而憔悴起，赈饥寒疾苦而羸尪者复苏。侯虽恂恂朴茂称长者乎，而性方介未尝媵媚人。先是，丙戌上计，屡列露章课高等。丁亥偶缘疏节忤从事，浮议闻之台察，罔邑斑耆黔稚昧死上状，其事遂白。比己丑，迁廷评去之日，遮道扳辕，涕洟不忍舍，聚族而谋于不佞，请伐石以纪侯绩，垂之不朽。侯名国诚，别号葵东，晋江人。厥弟宪伯仲葵公，名国讚，丁丑进士。兄弟联璧。

明万历徐可求撰《西安县令刘公生祠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侯以南宫葩经第一人来令兹土。甫下车，辄清案牍，猾胥摇手相戒无犯，不寒而栗。姚《志》作慄。邑为南北孔道，冠盖行李之往来无宁晷，计岁中奔走五之谒谢，三之坐堂皇，治事什才一二耳。不知侯何以精敏若是，其在市廛之民，则曰生业遂矣；在都鄙之民，则曰田功即矣；在输将之民，则曰出纳允矣；在嘉肺之民，则曰平反当矣；在衿绅之民，则曰宫墙新矣。种种善政，更仆未易数。而独为吾邑建千百年未有之功者二：邑赋中下，即悉索以从，多虞不及格，况沃壤瘠地，相错如绣；羸缩之额始未尝不井井，而法久不无他弊；陈《志》原作端。或以瘠地之则反为沃壤，借资窳户单丁摩肩受

事，惫乃滋甚。侯廉得其状，赋税则准其成额，不得托捐瘠以自匿；里役则综其恒产，不得混贫富以滥金，要使赋常在官存什一之规，役常在民昭奉公之谊，期于两济，乃悉心条画。其所以不便，疏之当路，一切均之。朝京之渡，双溪合流最迅，春夏暴涨，郭外几为巨浸，不获渡而鱼鳖其命者累累。亟谋之郡大夫，是可跨而梁也。于是，捐俸、斥赋缓倡，邑士绅及民间之好义者醵金为之，不日而成，涉以不病。又检其余，作鸡鸣山浮屠，以固形气，盖一举而两善兼焉。传曰：有功德于民则祀之，御灾捍患则祀之。两祀字，陈作祠。江渚之宫，颜曰仙城棠影，邑民聚族，四时俎豆，比于庚桑畏垒，能答侯祝万一哉！侯讳有源，号崑姚作昆。海，直隶南陵人。登丁未榜进士。姚无登榜二字

按：桥庵左尚有洪公祠。洪公讳纤若，亦万历年间衢州知府，并创通和浮桥者，方应祥有记。今未见。

明万历《西安县学司训陈龙溪先生去思碑》存。

赐进士第、承德郎、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邑人宾梧徐一横撰文。

赐进士第、承德郎、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邑人崢阳郑有年书丹。

赐进士第、观工部政、邑人桂垣余懋中篆额。

龙溪先生司西庠七年矣，课上，擢掌宁德教事。弟子若干人列状府司留之，报不可，乃相率诣余后乐轩，曰：“陈师之教我庠，公所知也，操已似后山之廉，诲人如安定之善，奖劝诱掖，剖析玄微，即徐节孝之升堂讲说。而其却贫士之馈、以周其乏，宛然家人父子也。一言一动，俱可师法振铎。七载有加于初。今往矣，留之不可，从之末由，若之何？古人有饱其德而不忍其去者，则勒言于珉，

以永去思。兹窃愿有慕焉，公其为我图之。”余惟伐石纪言，在良有司则有然者矣，德以怀之，而亦势以维之，故石有刻而名用赫也。坐冷甑者几何人哉？闻兹喜甚，谓诸同志曰：师士之倡，士民之倡，师与士而一，以道谊相表率，风教其少裨哉！昔韩昌黎、柳河东每叹师道之不尊。宋迨中叶，道尊矣，间有业未卒而叛去者。若尔则媒利背真、毁标伤化，安在其为风教也。陈先生之训西庠，德意科条，种种在人心目，而士子之服习其德教者久而益融。及擢宁德也，仓黄奔走，挽之不可，则吐为词章，钱别江浒。瞻九仙，望武夷，临风浩叹，犹不足以罄其想，而卒欲镌之石，以图不朽。夫唐、宋，盛时也；韩、柳、程、朱，巨贤也。论其世尚有遗恨，孰谓今日师弟之相与其高谊一若是哉！无论创标以风后，师道之尊，士习之厚，叔世仅见，所系非浅鲜也。余又常见乡先生及同寅何南江、徐石门二君，每谈先生之交好，若饮醇醴，久而不觉其醉，则薰先生之德而忻慕者独弟子乎哉！先生讳文，字国华，号龙溪，闽之汀州府长汀县人，由选贡起家。

万历八年岁次庚辰季夏上浣之吉。

末细书门生蔡汝弼等一百十四人姓名同立。

明万历《西安县学教谕牛文埜先生去思碑》存。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仍管工部营缮清吏司进三品阶俸、邑人崢阳郑有年撰文。

赐进士第、中奉大夫、江西等处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邑人四泉余国宾篆额。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前太常寺少卿、吏部文选司郎中、邑人宾梧徐一櫟书丹。

琼山牛文埜先生，自柔兆阍茂以来署西庠教事，迄于今，几四

阅岁矣。一日，捧檄尹连城门下，诸君子谋磨崖以志其思，乃索予言以志。予曰：“诸君子垓垓圯中嘉言懿行，镌诸肺腑，非一朝矣，又何志焉？”诸君子曰：“侪辈愚不肖，得窥牛夫子之门墙，是天幸诸生而赐之师表也。今欲志其教范，以垂不朽，非勒之岷不可。君其幸诸生而赐之一言乎？”予无以辞，问：“何以志？”诸君子曰：“夫子钟间气负奇资，奉翠峰翁庭训，每手一编，寒暑不辍，遂以雄文冠博士试，试辄称首。琼台故多士，靡不避锋而退舍。已而应己卯乡试，灞阳赵太史瑞华陈□□两先生读其文，目眩心悸，举啧啧称羨，当真之第一□来数□□口之所谈，手之所触，笔之所挥，砉然响然，莫不中肯。其所著述，章章具在，固多士所口诵而心维者也。迩岁连魁，其夫子文教之征欤？”予曰：“以此志美矣，其汝夫子剩技乎？”诸君子俨然正襟，复进曰：“夫子之学，恪敦行谊，而最以孝悌闻。抵任以来，每对诸生言及翠峰翁，则抱蓼莪之痛□□慈□则兴陟岵之思，悬情注念，顷刻不置，此孝征也。次公崇塾辈，少受业于夫子，夫子弟而子之，穀而似之，恩埒于父，而其教贤于师，此悌征也。夫子生来薄于言利，立谈间有言及刀锥，率赧然却之，若将浼焉。诸生中幸有一善状，亟称扬不容口，欲同志共有此善乃已；不幸有一疵行，咨嗟创艾，若负痛楚于身，期与共去之始称快也。平居往往以诚明与诸生相期许，倘有抱厄，辄挺然昌言，转闻提调，以雪其枉。问诸生中有贫者，宁独却其礼，且捐贖以助之。诸生进而谒见，则相与谈经，至忘寝食。其正词硕论，皆凿凿可纪。乃若光霁之怀，吟弄之趣，掬之如坐春风中，不觉心神鬯畅。其善状不可仆数，诸生薰其德者，人人志之，人人不得而名言之也。请以此志。”予闻而瞿然曰：“至哉！可以志矣。”夫士也，妍于文词者或凉于德，而厚于名检者或劣于文。圣门设科，尚歧而二之，輒近世乎？予闻琼山丘公、刚峰海公，一以文学著，而海内艳其春华；一以节义闻，

而朝野凜其风采，固汝夫子之乡先哲也。今夫子文章如彼，行谊若此，有琼山之博洽，而益以精粹；有刚峰之慷慨，而济以和煦。二公得其偏，而汝夫子得其全矣。裔是出其绪余往，而尹连城又进而筦枢轴，其所树立当出二公之右。而世所尸而祝之，俎而豆之者，知不减于今日之诸君子也。诸君子行矣，是可以为汝夫子志矣。

万历十九年岁舍辛卿孟春。

末细书门生江应科等二百零七人姓名同立。

明万历《西安知县林侯去思碑》在县学明伦堂。

赐进士第、承德郎、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邑人徐可求撰文。

武义徐 枋篆额。
 西安县学训导 金华戴于逵书丹。

国家建学校，置师儒，凡以统一圣真，羽翼雅化，酿邳隆之盛治，系匪鲜也。近世有司兢兢簿书是急，视提调之责无当轻重，视青衿弟子员若秦越不相关。上之人先待士浮薄则士习之靡，又奚怪而其忧还以及于国。西士故多自好，今人文益彬彬起，家诗书户礼乐，无所敢自弃于明时，则我澹玄林侯实作新之。侯莅邑者，凡六年余，其习士也久，岁有试，月有会，又数数进所心期，勉以节义，晓以圣贤奥旨，不啻若严姆之卫妹子，惟恐污之也。勤心力以醮其不逮，惟幸结贞女之褙于异日。又念贫无力者，终日矜矜然估俸无他伎，未免身家之累，旷其职业，甚且塞从善之路，尚安得藉口无恒产有恒心，惟彼能之，于是一再捐俸，凡百余金，增置学田如千亩，使士无虞薪水，藉其糈给朝夕，而精于分以内，即令涓粒茹饮，皆知所自矣。会侯晋留都司徒郎学博，徐君枋、戴君于逵，偕弟子员毛淑、孙正伦、程文炯、应在之、龚遂良谒不佞，告曰：“林先生之厚士也甚，士非有胸无心，安能一日忘先生。今先生去，而留都宦道自

此且日賒，士系心先生无已时，惟门下一言志士心于有永。”不佞曰：“唯唯。”士亦知所以不忘先生乎？孝子之于父母匪依依膝下时，诵顾覆恩而称曰孝，惟是提身惟谨，言有坛行有宇步，趋以父母为念，罔敢行殆以戮及所亲，是之谓有怀二人肖子之声所由著。今林侯加惠多士，何异卵而翼之，毋亦曰吾以一日之长与诸生从事游吾门者当为孝子，为悌弟，异时出而为忠臣，果如所望，吾何惮不为士一身计，令士穷愁不堪以荒其业，则先生置学田意哉！先生可以廩既厚士，士不可以廩既沾沾诵德来爱我者之鄙夷，则士亦厚自树无落琐尾齷齪之阱，庶几有以称报于先生。夫士习今敝极矣，习绮縠□茁之语以为奇，日游亡羊之路而轶于正轨，外且欲以此弋雉，其为臧与穀不多耶？然跃冶虽不祥，为之犹贤乎已，是尚可就埏埴耳。其不肖无行者，精竭于窥矚，气薙于缩朒，见昏于机械，而智穷于功利。贫本土之常，俯首乞怜甘一勺之润，而廉隅无复可问。六艺纷如，百不习一，枵腹无所可售，遂辟他途以求进，至市人所羞称者，士忍为之。有一于此，先生宾之门墙之不暇，名不忘先生乃真忘者也。曾是不肖之尤，而烦先生之廩，既为士如，创而秽行，勿复与俗士溷。一切以孝悌忠信期，哀然为凡民表，身不离草茅，隐负名世之望，即异时为农商一日，直能令宇内窥真儒作用，宇内震西士之卓落者，皆称林先生造士功，则士于先生岂惟思之，即吾身而先生在也，乃称不忘先生哉！先生积功在邑，德政有碑，遗爱有祠，小民又有口，不佞不具述，敬因诸士之请，尝试先生之意以醮士，或亦先生意也。先生名云，字从龙，闽之福清人，万历乙未进士。

万历癸卯岁孟秋之吉。

末列教谕虞鸣冬，训导徐枋、戴于逵，细书生员毛淑等二百十四人姓名同立石。

明万历叶其蕃撰《林侯德政碑记》依康熙《县志》录。

侯闽九牧裔，世阴行善，乙未成进士。明年来宰信安，祛蠹剔奸，清案牍，惩舞文，茹蘖若饴，却遗若浼，一粲一蔬，必平直而时给之。常赋之输额有定，限务从宽，征不差役，下乡亦不轻禁人犯。水舟楫，陆舆马，辐辏鳞集，则稽檄应付，无致冒滥。邑境产矿，中贵开采，侯召商炉，供应在官，工资在商，绝不与我里甲，闾阎遂得安堵。戊戌，岁大侵，斋肃治素，昕夕步零而祷者四旬余，又为之拓常平，捐俸薪，悬赏格，劝助赈。比己亥，青黄未接，枵腹待哺者不下万余人。侯行施粥之法，发仓转粲，悬赏劝赈，视前有加。而分地设场，择人董事，出郊巡视，规程备具。计阅两月，存活名口甚众。详见《桔槔记》中。顷值大造，质券者、乞泽者蚁集于庭前，此必藉鞭扑威之。侯酌立中制，令贫富各适其愿。间不服者，曲为处分。日数十起，目览耳听，口讯手为，人人靡不得其情去，不浹月而推收成。及至审编，则核丁口于家状，订赋役于递年，故绝者不难除豁，归并者听其自愿，閭邑之民欢声载道，以为自古未有爱民若我侯者也。谨勒贞珉，用垂不朽。公名云，号澹玄，福建福清人，乙未进士。

明崇祯《西安学训王雍寰先生去思碑记》存。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授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前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徐应秋撰文。

赐进士第、文林郎、广东海丰县知县周一敬书丹。

翰林院五经博士孔贞运篆额。

李太白，千古逸才也。尝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用是释羈縻锁，大放志宇宙间，以耗壮心而遭馈年。余谓何独太白，即东方曼

情之饥而陆沈于俗，陶元亮之贫而纵情诗酒，尚不免是，然于轻世肆志则得矣，君国谓何？持此衡量往哲，评隲当世，要未有若吾邑学训王雍寰先生之独见其大者也。先生高才殊抱，少即奇颖不群。弱冠，补弟子员，试辄冠军。初治葩经，后从治礼。己酉、乙卯，闈中两拟魁选，偶格于数，不果，卒以食飧岁满入贡春明，就选得西安学训。盖举冲天惊人之飞鸣可九万程者，以六月息，此与太白等何殊，而先生顾□□自喻适志也。曰：“吾生平所学，高不悬咸阳之金，远不长洛阳之价，而忍私帐中不畀诸同志乎！且官无崇卑，天子业授我以教职，则兴学育才吾任也。”于是，不惮险远，单车就道。甫至，即张榜学宫，订以会期，面注高下。其所翕张弘奖，皆足摧鹿角之雄，贾鸡林之誉，而诸士靡不虚往实归，人各自谓获先生教益不浅也。至卷饌之供，率出俸金以办，必取精洁。或有讽先生者曰：“冷局寒氈，何苦尔尔。”先生怫然曰：“是何言之陋也，吾不面会，则无由凭尺幅以造士会矣。念各自殍令仆夫役，役会所则有以溷其心，文必不精，士亦何由造。况吾自滇至此，万里之遥，身且不有，区区身外长物，其又以造士故靳乎。”讽者大惭，诸士闻之益自感奋砥砺，期无负先生作兴至意。故今岁获隽较往额居多，先生亦自喜曰：“吾即不敢邀作人之功，聊藉手矣。”仍汇会课付梓，名《西士珍奇》以传。顾此第就文会言耳。他如朔望奉祀文庙，吏胥苟简从事，祀甫毕，即灭余烛，以转祀文昌、土地诸神。先生愕眙，谓慢辱神圣孰甚斯者，即捐俸买田贮学，以供朔望香烛之费。诸生清贫者，必却其饌，且谊先周恤，不忍其独寒也。邑有黥民，每每呈牒学宫，污蔑士类，先生为悯其冤，抑直之有司，由是刁奸敛戢、士气始得伸。大约先生坦心质行，浩气热肠，种种所为，无不有以革儂薄而崇厚道，故士心翕服，而先生名乃噪甚，院道交章举荐。未及瓜期，高擢云南腾越州学正。先生行矣，且以化西士者化滇士矣。今

圣主崇尚儒术，顾此经师人师两擅无若先生，一旦玺书内召，其又以化成天下，不拭目俟哉；独吾西士怅先生之远别，而依依不忍舍也。共图立石，以志不朽，征文于余。余惟先生之经学行谊，今世罕睹，求之于古太白、曼倩、元亮，举非伦也，意文翁之治蜀，胡伯安之造湖，学人皆可用成材，其庶似乎？所谓独见其大者以此。因掇拾其语以授，俾永为后之司铎者风焉。先生讳邦宁，字调玉，别号雍寰，云南曲靖府南宁县人。

崇祯六年岁在癸酉冬月之吉

末细书西安县儒学生员、门生徐一樵等百有四人姓名立石。

所置田貳丘，计税壹亩玖分壹厘，坐落通仙门外，土名□家□价银□拾两伍钱，系张、荣二出业，其税寄本县十六□□□□□□。

明成化《旌表郑得载孝行之门碑》在南乡十七庄云湖村。

孝为天之经、地之义，在人为百行之原。尽其道，则大而动天地，幽而感鬼神，以至乎草木、格鸟兽，有不期然而然矣。自古圣莫如舜，亦莫如武王、周公，道非无可称也，顾原误作故。称舜则曰大孝，称武王、周公则曰达孝，岂非以孝为德之本欤？况今人之孝，虽未能如舜、武、周公，然万一有望洋于是者，朝廷宁不旌异之也。锦衣户侯郑公得载，世本三衢旧家，幼年从校士居京，以远离亲侧，辄望云兴思。一旦所恃以疾终，人以其有流荫之患，宜火葬之，厥甫翁惑原作或。所听，火其遗殖而置诸流。得载公闻之，昼夜悲泣，不能自己。厥甫翁寻亦物故。公以捍御之绩，获拜户侯职。成化丙戌，原误戌。援例当授封，敕赠厥甫如公之官，进其母安人之阶。士友咸以贺，公涔涔泣下，曰：“母原误母，下同。丧弗克葬，乌足以为荣也。”既而疏求省祭于家，上俞原误命。其请，公乃刻木肖母安人

之形，具衣冠，还葬于甫君之右焉。暨诸昆季，亦皆协力致孝，积土壤以封其冢，植松柏原作栢。以为荫，昼以继夜，无时自己。远近人闻见之者，罔不动容称叹，相率以其事白诸邑长，邑长以其事闻诸大宗伯，大宗伯核其实以闻于朝，命有司立孝行之门以旌表之焉。鸠工告成，征予文以勒诸石。予惟孝之在于人心也，犹身之于四体然，有身则有之也。但以世衰俗薄，父借耰鋤而虑德色，厥父析薪乃弗负荷于其亲生存之时，而孝亲之情已荡然无复存矣，况望能孝其亲于既歿之后乎？今得载公，不惟受爵命以荣其亲，乃能追思于既歿之后，而又刻木以尽送终之礼，其相去于人盖万万也。其受旌异之典，岂不宜乎！昔丁兰刻木以肖其母，日供奉之，人以为孝，传诸简册，迨今景仰之不忘也。公今能刻其母以追配其父，则又一举两得，将与丁兰之孝相传于无穷者矣。斯门之立，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因为序以记岁月云。

时成化六年庚寅春正月之吉立。

赐进士、文林郎、大理左评事、越东王进书。

朝列大夫、山东布政司左参议、直文渊阁侍经筵官、会稽陈纲篆。

开邑徐永希镌。

清乾隆《重建节孝祠碑记》存。

节孝祠之建，二字，姚《志》无。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之恩诏也。姚《志》改作邑侯王公世甲奉恩诏建也。各省、府、州、县、卫择地营建，于祠门外建石坊一座，标题节孝妇女姓氏于其上，设牌位于祠中，守土官每年春秋致祭。其建立祠宇、石坊银两，动用正项钱粮，仍令有司不时修葺。详见雍正五年碑记。西邑之祠建于城隍山之左麓，姚《志》删各省府以下至此，增今字。岁久倾圮。乾隆三十七年正

月，八字，姚《志》删。绅士王公荣统、吴君士本、崔君显祖、徐君泰、周君荣栋姚《志》君字皆删，徐、周二人倒置。议重建焉。遂以捐输白诸当道，咸相嘉允，而祠基浅隘，又十字，姚《志》删。于祠后购地姚《志》增一片二字。以扩姚《志》增新字。之，庀材鸠工，事各就绪，更得詹君宏声、刘君日奎、陈君士槐、王君廷、张君濬昌同襄厥功，而崔君□捐银七十两，九字，姚《志》删。乃姚《志》作并。遍告于四乡节孝之后人，姚《志》作裔。各行捐助，四字，姚《志》删。共捐姚《志》作得。银三百五十两两字，姚《志》删。有奇，而所费亦如其数。数君暑雨无间，亲董其成。一十七字，姚《志》删。凡为门三间，姚《志》作楹，下同。厅三间，此三字，姚《志》删。神姚《志》作正。祠三间。经始于四月，姚《志》增之朔二字。落成于八月。姚《志》增之望二字。既竣事，命年记其缘起。姚《志》增云字，以下全删。年，邑人也，睹兹盛举，其敢以不文辞。至数君者或始终经理，或左右匡勸，上以表千秋之旷典，下以扬不朽之先烈，贤而多才，无俟年之颂述也。其子姓之捐资祠宇之经费，具列于左。

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贵州大定府黔西州知州、邑人郑万年撰文。

赐进士出身、候选知县、邑人龚渭书丹并篆额。

乾隆三十七年岁在壬辰十一月穀旦。

右列上方。下方捐资姓名从略。

以上祠。

《衢县志》卷十九

碑碣志四 分二类

寺
墓

《衢县志》卷十九

县人郑永禧辑

碑碣志四

寺墓类

唐顾况《衢州开元观碑》《浙江通志》录《文苑英华》。

王太上也，谓之三清；测神灵也，谓之三洞。洞之法，金珰玉佩之书，玉马之券，回车毕道，天诰也。负石填河，师誓也，得之者，上腾九天；失之者，下衅十祖，故曰万劫秘而五千文行。萧武好佛法，道士桃欖、姚《志》作攪。释藏徒聊顺帝旨，强说为大教佛经，故论者短之，多称道家惟有《老子》两卷，井蛙不知尾闾也。大哉！玉皇上极金阙，青童紫微，扶桑之君；仲侯左灵，东华之君，人虽位在上清而犹臣妾，玉皇太上已下如陪臣焉。凡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地道下通华阳，林屋傍通龙丘九岩，其土神秀，厥生道奥。徐先生名含真，中书侍郎安贞之族子也，传八景之真《通志》作空。文，掘九光之灵符，隶乎此观初，栋宇坛埴，惟彼瓦砾，郁为草莽。先生之功林堂像设，始吐光彩，萧蓼同映，养屯茹气，蹈火吞刀之士不可呼而来。夫道可不遇、文复何昌。铭曰：

天地未生，圣人未作，阴阳块圪，日月磅礴。道隐乎先，气流形博。乃播群法，灵神沃若。奔景无天，回元豁落。帝作玉府，以般灵居。四辅之目，三清之书，不得其人，旷劫秘诸。臣拜稽颡，以度宝魄之明浩舆。

按：此观即今之玄妙观，在城南隅。《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十一年，衢州获铜鱼有铭，张九龄进贺状。《明一统志》以为在天宝间，非也。旧传，宋名大度观，元赐今额，不应在唐代无名，则为开元观无疑。徐含真，当即旧志所称忘言子、掘地得铜鱼者也。安贞，《唐书》谓信安龙丘人，常往来于衢之九仙岩，有飞仙遗迹，故篇中有言傍通龙丘九岩云。

唐白居易《传法堂碑》《浙江通志》作《衢州明果寺传法堂碑》，引弘治《府志》，石刻现存，疑系后人摹刻。今佚。《文苑英华》载作《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长庆集》仅称《传法堂碑》，兹从之。

王城离域有佛寺，号兴善寺之次也，《文苑》作坎地。有僧舍，名传法堂。先是大彻禅师宴居于是寺，说法于是堂，因名焉。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氏，衢州信安人。姚作西安，误。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岁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原，诏谥曰大彻禅师。元和正真元作直字，误。之塔云：有问师元作师有，误。之传授，曰：释迦如来欲涅槃时，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四字，《文苑》作其下。又十二叶传至狮子比丘，及《文苑》此作又无上又字。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达摩传大姚少大字。弘可，可传镜智璨，璨传大医信，信传圆《文苑》作大。满忍，忍传天《文苑》作大。鉴能，是为六祖。能传南岳让，让传洪州道一，一《文苑》少一字。谥曰大寂，寂即师之师，贯而次之，其传授可知矣。有问师之道属，曰：自四祖以降，虽

嗣正法有冢，元作家。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严《文苑》作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姚《志》澄上有一尘字。若从父兄弟，遥《文苑》作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文苑》作鹤。林素华、《文苑》作花。严寂《文苑》作岩集。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有问师之化缘，曰：师为童男时，见杀生者《文苑》无者字。蠹然不忍食，退而发出家心，遂求落发于僧县，授尸作户，误。罗于僧崇，姚《志》崇上行一藏字。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道一。贞元六年，始行于《文苑》作化。闽、越间，岁余姚《志》误作藏余。而回心改服者百数。七年，驯猛虎于会稽，作滕《文苑》作胜。家道场。八年，元作日，误。与山神受八戒于鄱阳，作回郁《文苑》作响。道场。十三年，感元作盛，误。非人于少作小，误。林寺。二十一年，作有为功德于卫国寺。明年，施无为功德于天宫寺。元和四年，宪宗章武《通志》脱武字。皇帝召见于安国寺。五年，问法于麟德殿。其年，复灵泉于不空三藏池。元误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说法于是堂，说讫就其化缘云尔。有问师之心要，曰：师行禅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众殆此字或脱。百千万亿，应病授《文苑》作受。药，安可以一说尽其心要乎？然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常《文苑》作尝。四诣师四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文苑》作问。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在元少一在字。立名，名虽不一，水往无二。《文苑》作如一。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姚误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姚脱云字。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文苑》有告之二字。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文苑》误作念玉二字。屑虽珍《文

苑》有宝字。在眼《文苑》有前字。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文苑》作又。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文苑》作动，下同。不得忘，勤即《文苑》作则，下同。近执著，忘即落无明，姚《志》明上行一名字。其心要云尔。师之徒殆千余，达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文苑》作遗。者有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辱《文苑》作尝欲。与予言，知予尝醍醐餽齋姚误作糖。葡者有日矣。师既没后，予出守南宾郡，远托撰述，迨今而成。呜呼，斯文岂直起师教慰门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元作音。受然姚《志》信默误。灯记，记姚衍于字。灵山会于将来世，故其文不避繁。铭曰：

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故名师堂为传法。

按：明果寺源之半山，旧有兴善寺，亦曰咸通兴善院，见毛维瞻记。寺内有此碑。今碑亦失，惟此寺尚存，俗名咸通寺。《志》称唐元和年建，咸通间重修，疑即移西京之名而名之传法堂。毛记作禅法堂，或系传写之讹。

唐杨光弼《元和证真塔记》

嘉靖《府志》：月果禅寺，大彻禅师下亦作明果院。唐则天亲书额。有白居易《传法堂记》，元和证真塔杨光弼记，俱存。《浙江通志·碑碣》：衢州有《唐元和证真塔记》。引弘治《府志》杨光弼记。

按：此出毛维瞻记。在宋时已云名存实亡，不知赵《志》何以云存，岂后人摹刻乎？赵清献有《明果寺证真塔颂》，即此可证前记作正真，系《文苑英华》本。日本翻宋本《白氏长庆集》又作正直，陈《志》作澄真，姚《志》引毛记又作贞证，疑皆误。

宋元丰毛维瞻《明果禅寺记》依嘉庆《县志》录。

炎宋元丰二年冬十月十四日，维瞻陪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少保致仕赵公去浮石如宣风，宿五花峰下，诘旦入项山，晨饭来咸通兴善院，遂入里寺源，抵明果瞻谒大彻禅师真身殿。塔寺距城仅七十里，僻在层云乱峰之外，樵涂坞径，车马之迹不能到。山有铜刀洞、猪掬泉。贞证当作证真，辨见前。塔，杨光弼记，皆名存而迹亡，不可寻究。介源之半山兴善寺，辄有巨石极高峻，众指为舍身台，言禅师昔来此，欲自毁于台上，有神物捧护，竟不能殒。赵清献《证真塔颂》：禅师大种智，神护靡惮劳。投身千仞台，不使损一毫。亦即指此。山四面回合，至之者宛如别造一世界，迫而望之，山转近转高，溪转深转清，实真人开土栖遁之域。寺碑有唐白太傅所撰《禅法堂记》，前后观者无不眩惑，盖记所叙禅师乃衢之信安人也。祝氏其姓，惟宽其字。修善受具，居西京之兴善寺。及终，就葬灞陵之西源。今是寺反有师之真身，来者参验无证，宜不得以无惑也。呜呼！佛之化身动逾千百亿，或在其土，或之他国，安有一方之定乎？极乐国众生清旦衣械甚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又安有一止滞乎？公以维瞻考知始末，将去俾条晰以书于题名之壁云。

按：毛维瞻尚有《大彻禅师殿记》，今未见。

清乾隆《明果寺诗碑》存。

同人游明果寺诗并序

名山梵宇，所在皆有。无人表彰之，则亦培塿茆庵耳。铜山明果寺，创于唐武后，亲为书额。迨贞元中，为大澈禅师道场。宪宗皇帝召见，赐今号。白太傅乐天作《传法堂记》。其元和澄

真塔铭为杨光弼撰，则其传由来旧矣。第山川胜概，不少见于艺林，未免舛如。今岁秋仲，同人来游，长老茶瓜留客，遂各赋短篇以纪，一时游观之盛，少为山灵生色，并勒诸石，以贻后之游者。

时乾隆乙未重九后七日也。

访菊归来后，寻幽有报书。时从水月庵看菊，陈菱湖有书来约。铜山留古刹，莲社结真如。分道千林隔，盍簪一笑余。非因玄度侶，那识远公庐。冰轮钟唤出，相对尚团团。万籁一时静，群峰四面攒。清池通石溜，香合压云端。莫谓天衢杳，丹梯左右盘。竹溪多胜友，粤国一菲才。淪茗连床话，寻诗杖策陪。西原探窳堵，钵坞吊泉台。方青峒墓。骨朽文名在，孤坟任草莱。得践冥搜约，何妨十日留。白云勤款客，黑蜾促行驺。束带真堪笑，移文莫便投。还余清兴在，信宿订重游。时有雨意，予辞先归。

岭南芸圃钟国宝

弯环穷鸟道，何地辟鸿蒙。一径穿云壑，千山拥梵宫。涨天丛桧碧，雨砌晚花红。历劫真身在，才来尘虑空。大彻禅师真体犹存。

年衰力未败，振策恣寻幽。曲槛蟠猿径，层巖结蜃楼。磬声落树杪，云气出床头。坐久浑忘去，将行更小留。独羨风流宰，乘闲却簿书。爱山携有屐，虑我出无车。先来约会，时另带肩舆，促予同行。支许情偏切，钟期遇岂虚。更怀诸老友，远道尚徐徐。予与钟公已先到寺。喜得群贤集，登临兴转奢。云山同谢眺，诗酒尽刘义。竹院闲看弈，松窗想品茶。漫嫌归思促，重订此字原脱，补于末。入烟霞。

莲溪逢原叶闻性

蜡屐曾过处，溪山似故人。予三十年前曾游此。转惊绀殿壮，却怪白头新。入室僧如昨，期来客有神。輾然成一笑，斜景满松筠。前走札奉邀，钟、叶二公会此，疑其未果，乃反先到。白云分半榻，茶话

篆烟香。尘界秋偏热，是日，途中炎热如夏。上方僧自凉。暗泉声瀼瀼，远岫郁苍苍。何意空山里，鸬鹚雁雁行。时舍弟亦同往。 歇磴盘空仄，危栏趁广横。峰围天亦小，阁耸月逾明。帝座通呼吸，瞿昙绝送迎。高寒诗思瘦，散落作秋声。 愧乏龙门笔，难工雁塔辞。住持巧，予为其师作碑铭。买山专说法，乞谏为存师。海内文章伯，道旁荆棘碑。名高坟土陷，犹有老僧知。山中有方青峒先生墓，同人往拜，以荆棘丛深不得入。

菱湖二川陈圣洛

行行日欲颓，山绕路纡回。谷口篮舆转，林中精舍开。几年相订约，今日此低徊。且拟探幽胜，钟鱼莫漫催。 供设伊蒲洁，灯悬丈室明。远期人预至，谓钟、叶二公。倒屣笑相迎。月色诸天澈，钟《集》作秋。声万壑清。远公知客至，不废酒盈觥。 嵌空飞阁迥，举目眩生花。螺髻云中现，虬根石上拿。抱山长《集》作双。涧合，随础曲栏《集》作廊。斜。老惫逢佳境，翻然足力加。 林塘枫叶醉，野岸菊花秋。此日转重九，青山笑白头。文章埋荆棘，寺前有方孟旋先生墓。禅定长松楸。寺西有名僧形山和尚塔。万法皆如是，何尝秉烛游。末首据《诗集》补。

云罅陈圣泽

寻幽情不尽，访古入重峦。藓碣凭刳认，荒坟欲拜难。谓青峒公墓。山空泉易响，秋老树知寒。尤胜匡庐社，陶眉不用攒。

西河宝光徐崇炯

不到真如寺，流光十度萤。云山犹好在，溪路旧曾经。鸟意归林急，钟声隔岭听。禅和非夙昔，一笑亦忘形。 万木攒初地，双池净俗器。何期禅室赏，重与故人遭。谓杜树奎同学。竹引涧泉活，天团山月高。但须频煮茗，不用更焚膏。 妙香飘不尽，高处有精蓝。沿础花连屐，排云拂一龕。晴山青自合，晓树绿相参。色相弥

空际，幽深欲共探。欲访先儒垄，攀跻阻蒺藜。不成摩石碣，还复过青溪。扫石开棋局，移樽就菊畦。登临多感慨，为续昔年题。

武原朱振灌时年七十有六。

右石横嵌明果寺壁间，凡三片，直径尺余，横约二尺，行草书。每行十六字。钟为乾隆间全旺巡检，余皆邑中有诗名者。钟诗及序自为一石，叶逢原与陈二川诗合为一石，陈云崕及徐、朱二诗又为一石，前二石尚完善，末一石多残蚀，后人为重刊之。

宋宣和徐时彦《大中祥符禅寺重建佛殿记》

《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宣和间，徐时彦记。

按：时彦，西安锦桥人。登重和元年戊戌王昂榜进士，官观察使。此碑文无所见。陈、姚两《志》亦失载。查赵《志》，通判韩昌龄尚有《祥符寺塔记》，在咸平六年，今亦无考。

元泰定黄溥撰《衢州大中祥符寺记》

见危素钞本，《黄金华文集》全。

佛灭度后，像教东传，至我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执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向风，奔走附集，以致其力。灵宫秘宇，巍煜中天。宏耀崇严，古所未有。四方禅林法窟，缙锡所聚，往往蒙其余休，仆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当此时荒榛废砾充满其中，败屋数楹，仅庇风雨；香爇灯炷，不绝如线。莫有能振之者，岂非时既至而犹有待其人欤？按《图志》，寺本名郑觉，后更号隆兴。宋真宗时，例易今额。旧传，吴征虏将军郑公平元作评，更正。年九十有三，舍所居宅为寺。而唐中书侍郎平章事陆公贽给以田四千石，旧志均作千余亩。铭刻坠鞅。而郑公守龟山，事载《太平寰宇记》，可信不诬。其建立姚《志》作逮元。已不啻千载，中间历几废兴，皆无所于考由。至元丙子兵燹之余，龙象散亡、人天摧慕者，又五十年

于此矣。泰定乙丑，义山远来主兹寺，慨焉以兴复为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门、姚改作山门。大殿加盖瓦级砖，而髹彤藻绩之，造佛菩萨执金刚神像总十有一躯，创东西庑，画善财所参五十三善知识两壁间。宝塔珍台，焕焉毕新，室堂庖庾，缮治以次。为巨钟范铜至若干斤，以七载之勤，成就若是，而不敢遽以为足，谋所以崇役之未已也。其徒咸共庆幸，谓人与时会，以济登兹，当有记述，用昭帝力之所被，永永无极。忝来，属湮书之。盖依于幻有者不能以无弊，有待以拯其弊者恒患乎天时人事之不齐，宜其废兴相寻，如空华之起灭，坏之易而成之难也。若夫毗卢楼阁，非成非坏，与此道场，非同非别，然则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无作无能坏者，是而坏相非目所睹曷可言传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役也，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陈某所输钱尤厚，且捐田若干亩以贍其众云。

宋程俱《乾明禅寺记》

嘉靖《府志》：寺在城南三十五里。旧名开明禅院。宋端拱元年，僧开明禅师仪宴召赴阙，赐对便殿。未几，乞还山，诏改乾明禅院，程俱有记。

按：此即乌巨山西寺，据苏秉敬《巨峰庵记》，创自梁天监。前志无考。今称西山寺，屡经修改，碑亦不知何时失去。

明叶秉敬《巨峰庵碑记》即乌巨山寺文，见姚《志》。

吾邑开治万山中，而巨峰庵又屹立万山中，居绝顶处，妙高楼阁，峻极云表，俯瞰金华。建德诸山，置近在一牛眠地，他无论矣。庵创自萧梁天监时，厥后至杰峰大师更饬新之。不宁惟是，严佛报土，永处那伽。抑巨峰位当郡治之正午，于形家为燥火。先是，都人往往罹火患无宁岁，自大师经始此庵，为真元武神于山门，而又

于郡治之前龟峰之首，别营下院，署名普润，幻出普陀与巨峰对，自是祝融氏歇其狂心，受命杨枝矣。代远时移，祖风陵替，嗣法之种犹然没没，彼在家儿又安所望其皈依呵护？近有敬庵大德，实称教门龙象，蚤岁出家，遍参法席，四象慕义，花雨沓来，乃一盂一衲之外，不以滓其淡体，积之久久，尽付庄严，盖拓为衣钵地者若干畦，蔚为伞盖云者若干朵，又劝请肉身菩萨蕴光道侣驻飞锡而同法会焉。有长者高松崢随喜此山，愿言归老，辄为布金若干，为构田亩，共结青山香火缘。又上书郡公侯荆、司李冀，以海王印印定此志，以眠沧桑，盖前此敬庵所就业，亦尝徼惠守君洪公、令君刘公为植故也。予门人冯生称蕴光大士为方外师，因与此两人者习，比闻其事，意窃非之一朝露电之身，业既委之空山，知其非我有矣。顾于电之末光，露之余润，几其久存而不废乎？不佞唯唯否否。子之言半偈也，出世间法非世法，谁与留之接引慈航，托于大壑，夜半有力负之而走，后来者茫茫此岸且几有幸乎？生曰：固也。出佛身血者不自有阿鼻狱，在于宰官又何事焉？噫！是不然。从来佛法窳隆，托在王臣宰官，况此庵盛衰所系于都人利害不小，是吾与子与后者所共任也。阿鼻狱即不爽，何如救之其未堕。冯生拜稽首：大哉吾师！既佛法与波旬两护矣。此言何可使后来者不具闻，于是往告敬，公勒之贞石。

按：此记所叙寺自萧梁建后，至杰峰更新。但举元代，略去开明开山事，后人不明原委，几疑别是一山。惟查赵《志》云，有开明禅师真体，敬君略不及之，想事本讹传，未足据也。

宋淳熙杨适《太平寺记》

嘉靖《府志》：太平寺，城北钦化乡。后唐天成间，僧如意建。淳熙戊戌，杨适有记。《浙江通志·碑碣》下引弘治《府志》：淳熙

戊戌，杨道记；寺观下，又作淳熙戊寅年，杨适记。

按：陈、姚两《志》俱作戊寅。考之淳熙，无戊寅，作戊戌是也。戊戌五年，杨适、杨道，形似易误，碑文未见，无从辨正。

宋淳熙张杰《显报寺记》

《浙江通志·碑碣》引弘治《府志》：淳熙丙午，张杰记。

按：丙午，为淳熙十三年。寺在城内，碑今未见，张杰亦不知何许人。

元元统《重建崇寿寺碑记》在城南十庄寺前村，本名崇寿寺，前寺废，碑存。

承务郎、泰州如皋县尹兼劝农事留铉撰。

中大夫、同知南雄路总管府事郑用和书。

通议大夫、衢州路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薛超吾篆额。

元统三年正月戊戌，仆偕乡大夫郑侯彦礼，陪监郡事薛超吾公昂夫，谯集于城南清猷赵公之旧游。沙门成上人者，寔来告于公曰：“某幼祝发于西安之崇寿，今膺若干，而寺之创始实后周广顺二年，故宋绍兴又置子院，曰昭济，相去才里许，藁陋卑下，不可与大方拟。初，崇寿僧曰隆远，洎昭济僧曰慧澄，皆甲乙住持。宋有田寺各五十亩，蠲其赋，仅以贍给。若昭济者，则毁于至元丙子之兵，田之券契遂亡，而滨于川者又泝水汇焉，僧亦散去。迨至元庚寅，我朝摭载版籍，输粟如民，既而获亡券，寺版已定，僧贍弗足。某虽居昭济，日益不堪。顾崇寿乃受业之地，敢忘所自，而视其废耶？力修苦空，亟往承返，缕积缙孟，两度粗举。若殿若庑，像设有加。堂室庖漏，咸作新之。爰度戒行，俾衍焚修。彼昭济嗣于崇寿者，命相次以居之。然崇寿之众倍于昭济，以己田五十亩中枿而益之，

俾以贍膏事。既闻于有司后居二院之僧者，其或弗軫某之劳而怠于继述，惟有司察之。苟能是，可以卒素愿矣。矧以投老痼滞四大无常垂后之规，惟公怜之。”公曰：“噫！美事也。”属仆记之。先君禱庵每称浮屠图氏之有名实者率以师称，盖先君知师之深故尔，仆何敢辞？惟浮屠氏之教，寂以为体，慈以为念，欲使大地众生究竟生死，是其传教之本意。观其趋善背恶，初不外乎循天理、去人欲。教虽异，而理则同。制宫室以处之，丰田亩以养之，悠久之道詎无意乎？若上人者，可以为浮屠氏之矜式矣。既纪其事，又为之颂，将以励夫后之学者。辞曰：

西邑之南，其山郁绵。浮图所宫，有崇寿焉。僧惟一成，号曰无作。汲汲其劳，空空其觉。铍菅剪荆，殿庑翼成。粲金镂玉，巍像孔明。崇寿宇弊，师怛以兴。昭济田薄，师慨以增。田既可粟，衡从其亩。二刹相望，饮食是取。重冈惟环，列嶂圭露。鲸韵时吼，龙象森怖。松涛簸秋，竹麝舞月。幽卉细泉，总入禅悦。师老于兹，石倚云藉。譬彼兰荪，久与之化。师孙多慧，各奠厥居。勿颠勿坠，慎卒若初。天祚圣元，亿世未已。晨香夕灯，蔑尔衲子。二刹之宁，如水之盈。源日以浚，流日以清。我作颂章，以赞师德。凡厥沙弥，视此遗刻。

赞缘信士王镐。

元统三年岁在乙亥夷则月望日，住持僧一成盥手焚香立石。

柯山周希仁刻。

按：留铉，为梦炎族子，前志失载。崇寿、昭济二寺，各有僧。一成田产碑记，不具录。

明洪武《乌石福慧寺舍田记》存。

礼部尚书、资善大夫、开封任昂篆盖。

礼部侍郎、嘉议大夫、新安朱同丹额。

僧录司左觉义、前住四明万寿禅寺、天台沙门清濬撰。

三衢之境多名山，其林壑深秀，皆佛庐僧舍所居。若西安之乌石，其一也。古有寺曰福慧，芜废之久，几湮而不传。元至顺二年，杰峰禅师自方外遍参归里中，目至是山，爱其形胜，缚茅以栖。禅寂久之，能驯蛇虺虎豹，使不为人害，德美日著，乡人遂大化，相率为兴营构。大姓陈君庆甫乐为檀施，不十载，建成宝坊重门，修庀邃殿重堂，与夫斋庖庾溲之所，经像钟鼓之设。大方所宜有者，无一不备。陈君以道场之成，方来者众，复买田以裕其香积之奉。噫！非师之道行，有以感悦乎人，恶能致其向化，而功业之有成若是耶？予闻元盛时，诸老师以禅学开化一方，若高峰妙禅师、中峰本禅师之于杭之天目山，元翁信禅师之于湖之天池山，千岩长禅师之于金华之圣寿山，与师之乌石山，此时有后先，皆于道望之重，奔走四海参游之士。其所建立门庭，相与修于东西两浙间，可谓盛矣。数十年来，江淮以南，大方广席化为丘墟草莽者不知其几矣。若所谓天目、天池，概莫遗乎陵谷之变，而兹山独克嗣其成业，不替盛时，虽事功存否，皆世间有为之相，然亦宗教盛衰所系，故予于乌石之不坠，其承传不能不为他山而兴叹也。师示寂后十有五年，其高弟道本、德随远走京师，以记为请。予以忝承上命备员僧录，特嘉其能弗忘前人功业，勤勤若是，有足为后来善继者劝，遂为之书，使垂之永久。师讳世愚，嗣止岩成禅师，为天池之再传。若其生平行业光明盛大，则有太史慈云塔铭之文可详，道本尝出世衢之普润禅林，德随今住衢之天宁禅寺云。

明洪武甲子年春正月，本山徒弟道心、道通、道本、道随、道真、道达、道胜

檀越陈庆甫，

男贯祖，荣祖，孙宁祖，贯道等监立。

开化石工吴文昭。

清乾隆《乌石山重整精舍记》存。

钦赐内阁中翰大通桥督理直省粮储工部主政詹文焕撰。

自来名胜之区，率多禅林梵宇，为佛子焚修之所。而付托不得其人，则亦递兴递废，徒为访古者之所凭吊。昔人所以叹盛衰之不常也。吾衢乌石山，仙灵窟宅，向有寺曰福慧。元初，杰峰禅师驻锡斯地，道化大行。有大姓陈君庆甫乐为檀越，与之经营道场，并置田以裕香积。逮本朝定鼎后，群盗窃发，焚掠山寺几尽，赖住持慧修偕其徒道性收拾余烬，重整旧观而去。后传之非人，所遗基产日就颓荡。陈族乃延道性之徒若孙曰德真、曰明宗者，来山经理。二僧心性光明，动作勤慎，不惟大复前规，亦且恢有旧业。近年来，以精力就衰，莫胜烦剧，爰命徒众总在寺之所存所置，邀陈宗父老共择其中能管者，各执一单，责以分任，一以专委托，一以杜侵欺也。今且更营精舍，以栖禅寂，而诸凡殿庭廊庑，修葺从新，巖巖乎有日盛之势，为林峦生色。庆甫后人嘉其绩，请予文，立碑以记。予思禅宗一派，四大皆空。凡所有不以遗子孙而独传异姓之徒，以绵延而弗替，故有能谨持而善守之，斯称法嗣矣。今乌石山寺，自杰峰开山，后得慧修、道性中兴。而数十年，佛庐精舍及一切土田竟遭后人荒落，自非具苦心实力、志行超超者起而光复之，则前修泯然莫继，而檀越一片乐善之美，俱归乌有，岂不甚可惜哉？乃予远官在都，而乡之传闻云：明宗师弟多能竭力主持，且复开拓旧制，是付得其人，则浸昌浸炽，而一或传非其类，即日削日亡，此必然之理。但在予离籍已久，亦莫识僧之堂奥，近所结撰何似，与夫续增之田亩坐落何所，而要其刻意绍述，有加无损，岂独陈氏之好施不

虚，而祖师开化之胜迹且巍然与乌石并峙，是洵得有传人矣。书此以勒诸贞珉，亦望后之来继者，并得如明宗师弟之久而不坠，则山寺其大幸矣乎。若庐宇构造若干，泊田之旧管新置若干，主自有簿，在予不复为赘列也。

大清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仲春下浣。

监院僧明宗法徒止安静安大乘至乘，

万川陈庆甫公裔孙等谨志。

兰邑石工方士衡。

明嘉靖程秀民《药师寺重建钟楼记》依嘉靖《府志》录，有数字蚀。

凡释梵之□□崇楼杰阁以巍其宫，辉金耀碧以光其宇。□□□□□之建以峙其胜，齐云逼霄，匪□□□闭□□□□□设教渊微深邃。佛者，西方之圣也，以空为性，以灭为事，以觉为教。自夫人之累于六尘，起于五根，牵于四大，蔽于三昧，而相须于苦海也，曰贪，曰嗔，曰痴，种种色相，罔所纪极。而彼至人者，澄之以定静，超之以智慧，恻其颠冥，登之彼岸，盖将觉天下而使之悟以解脱其业障也。而夫人之未必然，竞于利欲，逐于波流，若皇皇于终日者。而良心之存其宴息平旦之间，行者以止，奋者以倦，而玄灵之不昧者炯炯呈露，是则人鬼之关、苦乐之界，而圣凡之所以分也。于是叩之以钟，而其声之宣朗，闻之者□然以省，翻然以悟，譬如醉梦之中而提耳以唤之，则未有不醒动者。一切众生，身修善行，口修善言，意修善念，若色若相，若好若丑，游于四园，浴于四池，其生老病死、愁忧苦恼，尔时有观、有智、有慧，以跻于圣贤之域，则慈悲广度，教之神也，顾不伟哉！吾衢有药师寺者，据郡上流，距城二十里许。起于梁天监三年，因为一方之镇，其废兴靡常。元末，煨烬于兵变。我朝洪武间，僧徐妙法创复，再火于成化。于正德，其寺

之殿宇，旋修旋毁，竟无完美。嘉靖癸未年，有会昌侯孙公果，衔命过衢，憩于寺，慨然舍金，令僧建造。越丙午，郡守杨公子臣《通志》误仁。因事道经于此，喟然曰：“寺之形势，左右弗称，曷克永昌。”遂捐俸，命僧嵩任其事。而道嵩者，矢志竭诚，遍告于四方。有郑君曰钟，曰鼙，曰滂者，倾贲以主缘，乃共僧徒法远、云琴、宗甫，于东隅造楼三间，高三层，约七十尺，上悬巨钟。晨昏辄按时叩击，声闻十里，一方之民赖以知早暮而生觉心。下塑三大士，以奉香火。旁立十王判相，森列左右。见者凛然起畏，故名之曰钟楼。工始于嘉靖戊申十二月，又明年冬讫工。一日，道嵩偕地藏僧惠明来乞记，予谓吾儒谈及佛徒，率辟绝之，其亦恶其迹也，而其教人淑人心以驱之善也，其机亦神。如钟之设也，使人能以释氏之心为心，清净寂灭，弗动于利，弗入于畏，超然于声音之表，而自得其良心之善，则是钟也夫岂非发人清省也耶？若相率于昏涵而醉梦之罔觉也，为利者孳孳惟日不足，岂不有因钟声而炽其贪欲、速其愆恶也哉？是则佛氏鸣钟之意，所以觉天下之人，而具徒□崇尚其事，亦不可谓无功也。予故因道嵩之请，而记其岁月，阐其宗旨，用以诏夫人也。

按：嘉靖癸未，二年。丙午，二十五年。戊申之明年，则二十八年也。此碑当在钟楼告成后己酉年立。陈、姚两《志》俱谓是癸未，与记文不合，原文亦多删节。

明万历余敷中撰《上龙寺碑》见《太末集》。

北山之高者徽坪，去邑百里。山之麓，有古刹焉，郡志莫详所自始。寺至徽坪十里而近，崎岖而上，乃有平田，四面峻削，其间广袤几千亩，岗峦崩巒，石势翔舞，色皆青碧，高峰插汉，玉簪林立，怒猊蹲犀，比比而是。父老相传，此地常有群仙夜游。每风清月

白，时闻仙香过仙韶。名区灵壤，昼为人居，夜为仙游，理或然也。山水皆潜行地中，或溃或环。山多空洞，足迹可到，有白塔、太真、灵龟、朝阳、葱口、凉棚十八岩诸胜。洞中崑崙，奇幻万状。邑人凿其纤巧者，以饰庭阶，或充文房之玩。余慕其奇，肩舆一日，自花岭而上，几十里始达徽坪，环观洞壑，目眩心駭，以为东南之美尽于是矣。顾无可驻足，里舍湫隘，不可以居，思创为精蓝，使游观者有托宿之地，以力弗克举，归而缺然。居无何，缙流大有者，与其徒数人以上龙寺山数亩谒余求鬻。余拒之曰：“伐国不问仁人，余岂求田问舍者，此言胡为乎来哉！”有垂涕曰：“予非鬻产，为香火计也。惟是荒山数椽，风雨不蔽，属邀天幸，有不腆之山食其毛，以充香积；且僻处一隅，获免兵燹，自唐季以来，梵刹亡恙。以兹密迹山邻，蚕食之众实蕃有徒，齧啮之余，仅存什一。屡廛大官，而鞭长更及马腹，彼羸者其如强御何业已断其右臂，而又将尽其全肤，闻子徽坪之颠思为之创，敢惠徼忘亡之义，分徽坪之余力，以藉重山灵，先籍可复，实惟吾子是赖。”余愀然曰：“是余志也。”余非受人鬻者，而二三比丘以义易余罪，余则何辞？存先德，荣明祀，善施予，即群不逞，其奚难理遣而情谕焉。因受其券，如数而偿其直，将以是月审理薙莽，翳谋相与维新之，而寺之逼处东偏者果嗾而争之矣。曰：“是将择肉兹土将亡以是为籩箠也，是将寝处吾乡而以假义为嚙矢也。是攫余之余以饲人，吾则何能贖？”于是，交章讼于郡，郡下其事于邑。时，都尉李公方摄邑事，众惧公神明，不肯就讞，然郡牒已下，遂蒲伏就质。李公诘曰：“是将存若寺，捐不贖以为，施义甚高，且楚弓楚得，若胡为者？”众皆颡而前，一人曰：“闻余善堪舆，若有所取，必将不利于吾家。”又一人曰：“闻余好土木，是将广兴土功，惟我先人之一丘窃寺余荫，若将改置，抑亦不便于先垄。”又一人曰：“寺有成额，兼并而后，谁能问之？若将理其旧绪，则惧有更张

蝟起而沸，不操戈矛而从之不止矣。”公扣案曰：“审若是，汝皆私情也。人将为义，而以私间之，乌用以文饰为？且吾闻余好施，既以施于生者，必不损于死者。今以若所争，悉扫而更之，不可离析，而置之不可，吾为若主其事以售于余者，汝互相贸易之，莠其山毛，而悉贡于寺，以毋忘香火。夫如是庶几两全而后即安。”众稽首谢不敢，自兹化于公之言而并以归余之义。予不敏，因为之碑，直载其事，匪敢自旌，以李公之明德不可湮，而众之知幡然向义，有足述也。

明万历《烂柯山宝严寺常住僧产碑记》存。

额篆常住僧产碑记六字。

赐进士第、大中大夫、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郡人东溪徐霏撰文。

赐进士第、奉议大夫、山东济南紫荆关兵备副使、邑人四泉余国宾书丹。

赐进士第、奉训大夫、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邑人宾梧徐一檉篆额。

尝闻大雄氏之教，色相俱无，宁有彼己。今其徒觉喜恒汲汲以寺之废兴为虑，思所以永全之，乃因潘君铎、叶君良义属记于余。此其情必有大不得已者，迫诸衷也。诘之，曰：“寺由萧梁迄今，代有余裕。顷因戒徒匪人，横豪兼并，浸以拙乏。弘治初，故住持本深奏复。未几，喜祖德懋来自祥符，而再造之，幸复中兴。嗣是虽重坏于螯手，然上赖神庥，郡邑仁侯德泽，虎吻之余舍供输外，非大灾眚，可无饥也。万历庚辰，寺役湊值，僧众甚恐，有以鬻产撼之者。喜谓智高辈曰：噫！以今寺势譬膺羸疾者，虽疗理暂妥，疾稍复则束手待毙矣。昔人既误，今日岂容再误？无已，宁减饔殍之羸

以输，即窘至持钵，吾分也。且弃此者不仁，取此者不义，若等奚。以恐为！”余闻之，矍然曰：“昔昌黎伯于海上得一大颠，谓其识道理，与之谭论，相往来，至留衣服为别。今喜言仁义，若别黑白，盖深于道者。世之不仁不义之徒，宁不颡颜而甘蹈故辙耶？蹈之者，明有人，非幽有鬼，责不旋踵之报，当必有昭昭不爽者。余自入仕致政，甲子更五百有奇。每见巨室，若王、谢流，半为墟冢，所过颡宇，虽大雄氏不能自保，矧彼役役于予夺者，奚能久有之耶？徒自速其辜而已。喜辈第勉为之，即有冥顽者出，弗克祇承德意，而无藉犹昔，则固有明神郡邑侯在。”喜等唯唯。白诸郡主见屏史侯，掌县事、郡丞北沙胡侯，拟立坚碣，图永其议。二侯曰：“可。”适友人宾岩吕牛隆以碑石赠，爰命次第产段税亩，附勒碑阴。

大明万历甲申岁春王正月吉旦。

碑阴额上正书常住衣钵四字。

宝严寺切因大明弘治十年奏复，瘠产虽以百计，上纳钱粮，中应门差，下给衣食，不问荒熟，定供诸费，且如万历四年粮长方甍，七年均徭，又继八年里长未舒，十年丈册，复值官钱私债，剜肉医疮了，无毫忽叨免。日有宦游款奉胥胥莫停，疲困已极，僧砵病不世砥仙刹，毕竟难撑，后人猛省。觉喜谨告。

后列田亩。

明万历《重建万田圆通庵碑记》存。圆字，姚《志》误作元。

额篆重建万田圆通庵碑记九字。

赐进士第、吏部观政、邑人方应祥撰。下有孟旋二字及丙辰会魁四字二方章。

圆通二字，姚《志》删。庵，姚作菴，下同。在郡治之北，五字，姚删。距城十五里。地曰万田，郑氏、方氏聚庐而居，庵寔殿焉。踞坎抱

离，前阻行路，大溪自右掖之。溯其经始，郡乘略矣。所为勒之贞石，志之掌故，以征所创修者，亦无从求之。盖虚落之地，凡民奔走香火不缀，祀典之列旅寓其间者，又鲜虞远画，故纪载泯泯如此也。地曰以下至此，姚删。僧法海募于施者，拓治斯庵，姚改作之。竣于役，丐余为之记。八字，姚删。问庵此字，姚删。所从创，则取败桁数章视。余曰：“其详无所征而考矣。”籍恠具是，洗读之，则取以下至此，姚删。则庵之二字，姚删。肇在在字，姚改始于。宋嘉定之此字，姚删。戊辰，布金而首其事者，郑元姚误光。琇也。郑余世姻家崇德里，而琇为郎官，新建是庵。或曰庵旧有之，以国禁废，至是禁弛而更新焉。郑余世姻以下至此，姚删。自宋而此字，姚删。元，入我国家，暨于斯役八字，姚改迄今，而移斯役二字于后。修者再，重建者四，并郑子孙主之，庵所缘起可推矣。问财费所从出，则取募疏视。余境之内，外，尝藉佑于神，泊风听而依仰者，或金钱楮币木植六谷之属，锱铢登之，必栻其遣，郑氏之贖膺焉。并郑以下至此，姚删，移上斯役二字于此，属下。始事于万历癸卯之初夏，越岁而告成，靡金钱百千文，庵所资用可稽矣。问庵之广袤及其形制亩量，其址一而盈四，赋亦郑领之。靡金钱以下至此，姚删。正殿三楹，奉佛其中。殿前后俱中亭，亭之后后厅，亭之前前殿，前此字，姚删。殿之左供三官，其右以居柱史。庞柱史，名尚鹏，姚误元。南海人。嘉靖初，按余浙时，浙方困于赋，得公甦姚作蘇。焉，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也。后亭小井簪东南隅，水冽而不涸，有事于此者就漱沐焉。左右翊屋，自后听革前殿而既中亭之右为厨溷，对峙小厅三楹，延往来者，余房则僧众憩焉。前殿之天井外为中门，中门外圻土墙屏焉。其长以田为界，后亭以下至此，姚删。庵之址西拓而东窄，不胜屋版，流泉地之，姚改地之流泉。清声潺潺，时来沁姚误洗。耳，疏而茸之，亦涤器洒姚误灑。垢之一助也。姚改云字，以下全删。斯庵之体制可按矣。

余犹忆儿时闻父老言，圆通庵香火之盛，历岁秋冬之交，上中下元之会，奔走祈请，男女阗沓，祝史骈耦而受事，至腕罢舌焦，不能给耳目，所经百年奇矣。彼悬鱼指石，诧为灵怪者，不能有是意。真有神相度之，宜其废而屡振也。余既许僧海之丐，未有以畚，而又介元琇公之裔孙以书请。余曰：“此郑志也，苾芻附焉，以使来者无更叹于纪载之泯，泯则片石之为檀施宏远矣。”于是，为之记，授龕之。余之记非徒概斯庵之创修也，承世之难也。祖宗考之室而子孙不能居者多矣。肖土木而宫之，其于郑氏四百余年之长物也。世嗣而综焉，若遗簪坠履之不欲委诸草莽也。首事之难也，安于頽敝而计不旦夕，人情类然。海释氏之徒，一切无可托藉也，毅然以拓治斯庵任之，已精诚拮据，必讫其功。勒之贞珉，以识永久。予焉一身，振数百年因仍之绪，而示将来不朽之画，又何志之果虑之周也。是役也，知祖宗之泽无地可谖，而天下事无人不可以力肩。余之为是记也，可以广为人后之孝，与劝当事者之勇其得已。诸若夫是庵建修岁月之详，与凡施财共成兹胜，洎二氏之伶庵而有属劳助者，并缕列碑之阴。至捐净田为庵常住，并别磨石志之，览者其并核焉。

皇明万历四十五年岁在丁巳夏月之吉。

按：碑字宋体，至今完好。姚《志》删存无几，且有讹字。宋，郑元琇为郎官，不知何部。前志失载无考。崇德里郑氏有元辅、元吉、元哲、元良诸人。在元代，元琇，其兄弟行而先出者。《郑氏谱》又载有唐贞观时鸿胪卿郑元琇，疑出附会。

明万历余国宾《万寿庵记》依嘉庆《县志》录。

柯城之南迤邐原作逦。十里许，有冈巍然，有亭翼然，薙草开林，傍构佛堂，圣裔孔南松经始也。乡大夫友石郑公解组广南，振

衣林壑，陟斯冈，步斯亭，见负者释，征者息，劳者憩，油然轸福果之念，欲增葺之，未暇也。时有瑞光僧者，通涅槃之蕴。嘉靖丙辰岁，脱屣于亭，睠此为大千福地，而碧峰僧适遘晤之景，其不二法门，惜栖遑方丈，恐难容五衍之轼也，乃叩于友石公之门。公嘉二上人之高，欣然捐貲倡募，醵金恢址，鳩工庀材。越戊午，庵之前，创为礼佛所，继以中厨，北为千佛阁，左右夹室，缭以垣墉，中宵佛像，金粟来仪，文殊戾止，豁如也。颜其额曰万寿庵。凡有叩祝，其应如响，庵之利于民大矣。我闻胜幡西振，贞石南刊，是庵有大造于民，非胜幡寄空名者流也。贞珉不可以不刊也。

按：友石为郑朝辅字，以刑部郎中虑囚广南。此文疑删节不全。

清康熙《天宁禅寺常住田记》存。

中宪大夫、衢州府知府、西蜀雷经撰文。

奉政大夫、衢州府同知、罗田刘梦兴，

承德郎、衢州府通判、延庆唐士魁，

文林郎、衢州府推官、常熟孙鲁，

文林郎、西安县知县、安邑李忱□□□。

衢城之再有天宁禅寺也，甫兴四十余年，拓土重光，实自蜀僧古松始。松昔从峨眉历吴楚，卓锡兹土，礼定光肉身，遂发弘愿，穿臂然指，廿载惨淡经营。于是，变茂草为精蓝，易瓦砾而琳宇，担簦至止者，仰化城资伊蒲矣。第孱提弘演，寺田阙如，阅时既远，高衲名流无能觅石甍作仆，庸非古松老人有志未逮者欤？予以蜀人来守是郡，明年观风之暇，获阅师碑撰行略，慨焉兴喟。适有寺僧海印者，佛诱其衷，愿将已置田若干亩舍入常住，而住持寂曜复请以常住原田合归僧户。余曰：此古松志也，夫海印为古松法嫡，其生

平黍累铢积，一旦能空诸，所有作平等观，可谓能以法财身命布施者。且形山大师复自祖庭来止天宁，振龙象力，建大法幢，宗风赖以不坠。兹皆古松积貽愿力而海印克继之，均名为希有功德。自此而行者、居者饮水思源，普同饔饭头陀，克肩菩提慧命，破慳割爱，又自海印一人始继往启来，其在斯乎？爰集宰官、居士、耆民、比丘等请，泐坚珉以垂浩劫。寺僧公立。常住田簿内，列海印舍田一顷七十亩，本寺旧常住田六十九亩零，寺僧海阔天际原舍入常住田并本寺塔院田共三十二亩零，又海印自置衣单祭产田四十五亩六分，海印分遗寺僧寂通、照鑿、普根、普机四人，分受田五十亩零，通计共田三百六十六亩八分有奇，总编畸零僧户永为天宁寺常住产，收租纳税、供佛饭僧，贻传不朽。田有契，税有册，坐落有土名，佃种有花户，既规画一，诸人毋兴覬覦，闾黎毋蹈侵损，衍而张之，用垂永久，是在守者。因为记。

康熙二年岁在□□□夏之吉，郡庠生□□书丹。

后列诸僧舍田亩数、号数及文契产簿。

□□刘启家镌。

清圣祖御书《朱子诗碑》存。

额篆御书二字。

乔木生夏凉，芳蕤散秋馥。未觉岁时寒，扶疏方绕屋。 朱子诗

右碑在天宁寺大雄殿大鼓下。高四尺，广二尺，凡三行，行八字，字径约三寸，行草书。前有渊鉴斋三字长印一，未有方章二：一、康熙宸翰四字；一、敕几清晏四字。

清康熙《重建大乘寺暨集庆庵碑记》存。

唐台山，距城六十里。上有大乘禅寺，肇于后汉，郡志载之。自顺治辛丑岁，楚云上人携锡钵至衢，获伽蓝梦告之祥，遂访厥遗址。师观重峦挺峙，复嶂环绕，乔松老桧，皆龙拏虬攫之姿。其基之前，畊田棋布。虽蕪废不治，而源泉灌注不竭，素称沃壤焉。本山檀越黄忠六公后裔，因遂延师结茅，暂为栖禅之地。维时半榻埋云，一盂浸月，挂佛火于梧楸，网僧衣于萝薜，怡然乐之。爰率众垦荒，遍植黄粱黑黍，沾体涂足，矻矻弗辞疲。思以秋成所积，得寸即营其寸，得尺即营其尺，未尝持疏托钵希给孤布金地也。然而僇即佛宇。缘聿盛，檀施如云，竹木砖灰泉布之供，由黄土成丘陵矣。经始于戊申之秋，告成于庚戌之冬。若山门，若正殿，以及禅堂精舍，翼然鼎新，较诸旧模，更为雄廓。至于猊床飞翠，莲座流金，种种庄严毕具，远近皈依顶礼，靡不赞叹生欢喜心。师乃结禅关，飭戒具，而礼足者且环集焉。适有龙邑石佛村檀越胡节，以其祖所捐集庆庵并田亩若干，向者僧散田芜，今仍请师经理。又邑侯李公为之清王姓所争之业，归于本寺。师又续置田陆拾余亩、山伍拾余亩。于是薜萝日盛，不叹瓶之罄矣。师又虑缁衣白足非一寺所能容，则重建下院寮舍。自堂徂基，美哉轮原作仑。奂。又以其余力造衣钵塔及普同塔于花园山之阳，于是香火益炽，裊原作衰。然称丛林之胜矣。师又虑田多水乏，不足以备旱暵，乃筑大石塘，以时蓄泄，于是旱魃无能为虐，而崇墉原作庸。比栢，原作栢比。岁岁乐有秋矣。师之区画布置，其次第周详。若此非其戒律精严、愿力坚定，何以得此，后之人享厥成者，可不知创造之维艰也哉！师名顿春，楚云其号也，江宁府溧阳县人。幼失怙恃，志依空王，始于本邑胜因禅寺，礼上元下晦禅师，祝发出尘后，从形山禅师，至衢之天宁

寺，遂付法焉。性严毅，凜不可干，与先君涅岩公游，最稔，故因其徒请记于余，遂详志之，俾勒诸贞石云。

又志：

檀越黄宅忠六公之忌辰，蒙邑侯升任李公，规定每年三月十五日、九月十三日，每一忌白米壹斗、白面壹斗、素菜两桌，每桌捌色。子孙贰拾名，临期上山祭奠，名数品仪两无增添，永宜遵照可也。

赐进士第、知江西饶州府德兴县事、邑人叶淑衍撰文。

丰屏、里外黄、燕峰众檀越公树，

唐台山大乘禅寺住持楚云春和尚，

嗣法门人慧梁五眼，

开山弟子道本、心印、云庵、悟如、弹指、不二、孤峰、一心、德淳、孤圆。

监院妙峰、德庵。

后列田山各产。

康熙二十年岁次壬戌桂月穀旦立。

清道光《黄氏兴复大乘山寺碑记》存。

从来盛衰之理虽曰气运，孰非人事哉！余观大乘山寺而有感焉。大乘山，郡北名山也。山有寺，原衍一寺宇。肇于唐，延于宋，而大振于元。元时，山南黄宅忠六公隐居岩谷，时与山僧往来，爱其地之如盘谷也，捐田地壹百叁拾伍亩付之山寺。惟时佛像、禅房以及林泉竹木，甲于豸屏□□胜。昔贤叶秉敬尝作《大乘山碑记》以志其事，详哉其言之矣。然而盛衰之不一也，气运之不齐也。岁久年湮，梵宇颓圯，僧亦离散。成化间，以山税附入岩山。至嘉靖初，黄宅东山南明诸公追溯先德，倡义会族，重建僧舍，延僧古松住持，续置田柒拾亩，而山寺复振。嗣是而后，□□相继。迨本朝顺

治年间，有僧楚云者，辟支悟道，禅坐桑门，惟以礼佛扫宇，栽竹植木为事尔。时百废具兴，佛像为之一显，禅房为之一肃，林泉竹木为之一新，虽元、明来无以过此。此亦足以见兴复之功归于人事，非可诿诸气运之适然者已。无何，蒲团犹是□□已□□头之布袋空悬，钵内之生涯顿涸。嘉庆年间，田地山场，盗卖几尽，满目萧条，俱形减色。广严所云“一坞白云，三间茅屋”，岂谓是与昔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感慨系之矣。所幸名裔辈出，继起多贤。顷者黄佩之、黄秉衡诸君子，会同房族绅耆，请莲花寺一心礼佛，□□□□□□瑞真、瑞性等住持。不数年来，佛像增辉，禅房严密，林泉竹木渐生色而改观。寺内田产，一奉各宪断还，一由善缘助还。从此，有基无坏，将来乐助多人，兴复有自，名山胜迹，登诸志原作史。乘，较前志而益光，则非独忠六公之遗，抑亦佩之、秉衡诸君子之力也。古人有言：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岂不信与？甲申冬，余以懿戚过访外黄、燕峰诸姻长，为余言山寺盛衰之由，且云盗卖田地总由记载未明，嘱余记其事，将勒之碑，并开区号详列于左。余不敢附秉敬君之文，窃乐诸君子之后先媲美也，因续为之记。

后列田亩。

大清道光四年岁次甲申季冬之月，乙卯科举人、候补知县、现任湖州府安吉县教谕蒋泰潮谨撰。

末列黄族诸人姓名。

龙邑茶圩里、郡增生叶廷封敬书。

清康熙《永光寺碑记》存。

稽自吾郡城以柯名，盖记胜也。得仙子烂柯故事，后人至今以为美谈。然而郡之福地名山，所在多有，匪直是也。兹若距城北五

十里许，有永光寺者，前临深涧，后拥巍峰，层峦环翠，无非清净法身，芝水纤青，悉是广长舌相盖，洵古刹也。当明季间，业就倾颓荒烟蔓草之中，神光时露。会于康熙十六年，有石屏宜矩氏向作瞿县护法，素食淡粧，一旦矢志重兴，鸠李宅会首人等，各输资五两，建造楼居，谨装佛像。越十载，自揣垂暮，蔑由观成，因访有见修上人者，向寄迹于崇胜，功行夙著，破慳殚吝，不挂寸丝，遂特恳请以主席兹寺。上人许之。适有李子日惠者，五旬缺嗣，信修因果，即举半生拮据之资，曾捐三十两以为设施，虔叩九华请香，供奉地藏菩萨，大兴宝殿，妙相庄严，复助楼屋二座，并田九亩壹分，长燃琉璃，俾兹善信朝礼无间，远近所求必应，一如影响，猗欤休哉！此虽十方檀姓，咸与有力焉，而揆厥所由，则李日惠寔为之倡。思其德，德可随佛以不朽；论其功，功尤与寺而永光。是安可不勒石以志之欤？时方酷暑，上人襜褕就馆，以属予记。予方自愧非东坡五戒后身，顾安所得一言以若大悲阁之标胜乎？聊述其概，亦以不负所属云尔。

月岫胡豹文蔚公氏谨撰。

信士胡秉钺助碑脚一块。

后列田亩及规约、寺僧等。

皇清康熙五十二年岁在癸巳秋七月 日吉。

清乾隆王荣统《醒石庵记》依嘉庆《县志》录。

郡之东南乡曰下墅，与沧洲接壤，平畴一望，有奇境焉。左带平冈，右襟长涂，中之隙地，袤倍于广。巍巍巨石被数亩而矗数寻，嵌空其上，若巨鳌之戴。中有澄潭一勺，虽大旱不竭。向埋没于蔓草荒烟，即樵夫牧竖亦未尝过而问焉。有老僧不凡，求卓锡地，乡人以此畀之。不凡披蒙茸，剔菑翳，而奇境始出，乃建庵庇，蒔竹

木，又构小亭于巨石之上，畜鱼于潭，捋茶拮据者三十年。同人邀予游，见小庵掩映于幽篁古树中，扣扉而入，顿觉别有天地。拾级而上，憩于亭，倚槛望之，南则烟火万家，东则青畴绣错，或碧如油，或黄如云，畦町分明，俨楸枰之入画，平山对几，可俯而抚也。不凡请予额，因名其庵曰醒石。

清乾隆徐明昶《重修九仙寺记》依嘉庆《县志》录。

邑东四十里，有寺曰九仙。万山稠叠，曲涧澄泓，应作泓。竹影参天，梅香绕径，真仙灵福地也。寺建于后周广顺间，毁于前明。国朝顺治八年，有僧瑞森者，结庵其地。雍正中，戒师和尚复建大殿。余少时尝从叶竹巢、陈橘洲诸君来游，弹琴赋诗，动辄经月。历年既久，殿宇倾颓。有闽人张悟成访友至此，见而恻然，因携资百余金，祝发于常住法惠，矢志重兴。于乾隆四十四年，与里人林子綵筹画，募缘改建。寺既落成，因属予备述其巔末而勒石。

按：右二碑，疑皆删削不全。

清嘉庆陈岱撰《莲花寺禅堂碑记》依嘉庆《县志》录。

邑北乡之莲花寺，因地有莲花溪而名也。创于宋建隆中。后毁，仅存茅屋一椽，不蔽风雨。国朝康熙乙巳，有僧乾敏，来自武林，夜宿感梦，愿建石桥，遂结庐而驻锡焉。乾敏传六奕至法昌，均有戒行。堂庑斋厨，亦渐增置。今第七奕至永传号教琳者，又因其旧而拓之。初，乾隆庚戌，法昌开期参乘，缁衲云集，膝接蒲团，嫌其湫隘，欲谋所以容参徒辈，而有志未逮。迨永传，率在寺僧力耕，积劳苦，务节俭，资渐饶，与其徒众瑞庆等谋曰：“前人之功，不可不继也。诸佛供养，不可不隆也。用阐真如开大觉悟，将于是乎在。”爰諏日鳩工，新其堂宇，廓其规模，更增建方丈、禅堂，周十六楹，高

逾四丈，广十二丈，深十六丈有奇。前引流泉，筑为明堂；后圃涌泉，以石栏围之，题曰法乳。历九寒暑而工竣，殿庭宏敞，瓌珞光明，为北乡兰若之冠。复增置田亩，以贍香积，以资岁修，其计久远又如此。庚午春，予郊游憩息时，寺适落成。予喜其地幽迥，备竹木花鸟之胜，而住僧操行精严，颇足与谈宝筏，且嘉永传之能以因兼创也，遂书寺之所由兴，以告后来者。

清嘉庆胡森撰《仁山院记》依嘉庆《县志》录。

盖闻闾窟耀青鸾之饰，震旦崇白马之规，风靡于方来，波沿于既往。于是，地隔微尘，施园之士雁立；城开舍利，燃灯之众麇至。仁山寺者，柯城之坤位，莲华之支刹。昔仁山禅师始备缁锡，爰在龙邱铜钵之峰，继乃历由旬以于于，敷吉祥而止止，则在今之莲华寺也。夫其遐纂临济之衣传，近觉彻堂之棒喝，言泉澜涌，智刃雪辉，自奉其师茶毗既讫，遂度牛眠之侧，披榛锄砾，得地数弓，诛茆缚住，疑本柱字。筑墙三版，名曰静室，斯其草创矣。禅师乐其自在，悟彼真如。影凝壁上之尘，禅心不动；手抚阶前之树，僧腊已高。复预营寿藏于旁，即以其名号焉。此仁山之名所由来也。故宇虽别于莲华，而溯源惟合其裔。法轮承主原误圭。讲座不坠宗风，东西双涧之水，绮縠交承，南北两山之云，芊绵互拥。里下称为上寺、下寺矣。迨沙门插草，善性布金，共举宝坊，聿新祇树。金刚以琉璃为地，帝释以缨络献供。若乃薈萄原误檐葡。之林秘芬，庵萝之叶翕葩。山光潭影，磬声欲流；蕙亩松寮，屐印攸驻。斯又禅悦资其幽寂，客游过而流疑本留字。憩者矣。年垂数纪，代臻七世，有永昭僧者，家本盱江，皈依兹院，能参慧定之义，不坠粥饭之缘。尝缀其崖岸，因吾宗粹中居士勺记于余，聊为鳞次，文诸贞珉云尔。

清道光陈坝撰《重建龙源寺碑记》存。

谷口数里，有龙源山。山有龙源寺，不知创自何时，郡县志失载。相传，明景泰间，给谏郑公瑞以此为归老退闲之地。国朝顺治间，瑞族孙进士耀然公著《孚舫新编》，有《为龙源寺僧长善上人募田小引》一篇，他无所闻。康熙甲寅后，寺毁兵燹，古迹茫然，田亦莫考。今给谏裔孙郑公纲涵，不惜己费，仍经营独建成之，并捐田十五亩零，以供佛饭僧。于是，人之游焉者，益云其地幽胜，仿佛武林韬光。余心慕焉，而未暇寻览也。庚戌春三月，公邀余往游，同循陂径，入山里许至寺。其地群峰环绕，幽秀接天，碧树连云，山花含笑，顿觉万籁俱寂，尘念全消，惟闻鸣禽山谷间，及清泉泻于石隙而已。其建寺也，前为地藏殿，后为大雄宝殿，殿之右为给谏公祠，祠前为鼓楼，殿之左为僧舍，僧舍前为钟楼，又前为香积厨。钟楼之左，环以小斋。斋前，凿石为龙，引石泉喷于龙口，汇为小池，围以垣墉，洵龙源灵派也。拟以韬光，可称无愧。公曰：“郡县志之失载，何也？”余曰：“山犹人也。品愈高，则名愈隐。贤者求为可知，而不必求人之知；乐其自乐，而不必人乐其乐。呜呼！山阿寂寥，千载谁赏？前有给谏公因其高而流连之，后复有公恐其坠而重建之，更捐田以经久之，愿斯愜矣。至于造寺因果之说，君子弗计焉。”公笑曰：“是诚吾心也。”嘱余书之，故因论公义塾，而遂记其涯略如此。

下方列郑捐置田亩及岁收租谷。

时大清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季夏月穀旦。

补选奎文阁典籍官、西安学生员、里人陈坝敬记。

以上寺。

宋苏轼撰《赵清献公神道碑》据眉山苏祠本录，陈、姚两《志》均脱落。

故太子少师清献赵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帆除丧来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无名与文，无以昭示来世，敢以请。”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术扰民如郑子产，以忠言摩上如晋叔向。”乃以爱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轼为之此字两《志》均脱。文。臣轼逮事仁宗皇帝，盖尝窃观天地之盛德，而窥日月之末光矣。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维清献公，擢自御史，是时将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备具，两《志》作举。为一世所高者不与。用之至重，故言行计从，有不十年而为近臣者；言不当，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陈《志》无辨字。而赏罚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两《志》作默。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姦两《志》并作奸。充消亡，而忠良安全。此则清献公与其僚之功也。公讳扑，字阅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为岭南节度使。植生隐，为中书侍郎。隐生光逢、光两《志》误元。裔，《谱》有光引。并掌内外制，皆为唐闻人。五代之乱，徙家于越。公则植之十世从孙《谱》作十一世孙，无从字。也。曾祖讳县，深州司户参军。祖讳湘，庐州庐江尉，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考讳亚才，广州南海主簿。公既贵，赠曾祖太子太保，妣陈氏安国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国太夫人、俞氏光国太夫人；考开府仪同三司，封荣国公，妣徐氏魏国太夫人、徐氏越国太夫人。公少孤且贫，刻意力学，中景祐元年进士乙科，赵《志》作榜，陈、姚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民有伪造印者，吏皆以为当死。公独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后。赦前不用，赦后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讫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阅岁，举监潭之两《志》作州。粮料。岁满，改著作佐郎，两《志》作制作郎。知建两《志》作监。州崇安县，两

《志》均脱县字。徙通判宜州。卒有杀人当死者，方系狱，病痲未溃，公使医疗之，得不痲两《志》脱痲字。死，会赦以免。公爱人之周，类如此。未几，以越国丧，庐于墓三年，不宿于家。县榜其所居赵《志》有里字。为两《志》作曰。孝悌。处士孙处为作《孝子传》。终丧，起知泰《志》误泰。州海陵，复《志》脱。知蜀州江原。《志》误源。还，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两《志》均作视事。监司欲罢遣之，公独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权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赐不如法，士卒谋欲为变，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辄闭门不出。转运使徙公治濠。公至，从容如平日，濠以无事。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两《志》作侍，《谱》作贵。京师号公两《志》有为字。铁面御史。其言：“尝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志》作为。小人虽小过，当力《志》作必。排而绝两《志》作去。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当保持爱两《志》作护。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虽切，而人不厌。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参知政事刘沆监护其役。两《志》作事。及沆为相，而领事如故。公两《志》无公字。论其当罢，两《志》作贬。以全国体。复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章十二上，执中卒罢去。王拱辰奉使契丹还，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寝。复言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两《志》无去字。是时，邵必为开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姚《志》作徒。罪自举，遇赦而犹罢。监邵武酒税。吴充、鞠真卿发礼院吏两《志》皆无吏字。代书事，吏以贖论，四字，两《志》脱。而充、真卿皆出知军。吕景初、马遵、吴中复两《志》以吴中复居前。弹奏梁适，适以罢相，而景初等《志》脱。随亦被逐。冯京言吴充、鞠真卿、刁约，不当以无罪黜，而京亦夺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复职。知军充、真卿、约、景初、遵，皆召还京；中复皆许补故阙。先是，吕溱出守徐，蔡襄守

泉，吴奎守寿，韩绛守河阳，已而欧阳修赵《志》有此字。乞蔡，贾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贤士纷纷皆引去。忧国之士，为之寒心。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请两《志》作乞。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时名臣赖以安。仁宗晚岁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赵《志》作凶，陈、姚作洵。惧。及上既康复，公请择宗室贤子弟，教育于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两《志》作根。本。已而求郡，得睦。睦岁为杭市羊，公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无茶地，公为奏蠲之，民至今称焉。移充梓州路两《志》脱。转运使。未几，移益州。赵《志》作两。蜀地远而民弱，吏恣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馈两《志》作餽。餽，衙前治厨传，破家相属也。公身帅以俭，不从者请以违制坐陈《志》脱，姚《志》作罪。之，蜀风为之一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公行部，无所不至，父老惊喜相慰，奸吏亦悚。以右司谏召，论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邓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烧炼出入禁中。公言汉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训、郑注，多依宦官以结主，假药术两《志》均作材。以市姦两《志》作示奸，惟赵《志》不误。者也，其渐不可启。宋庠为枢密使，选用武臣多不如旧两《志》脱。法，至有诉于上前两《志》无前字。者。公陈其不可。陈升之除枢密副使，公与唐介、吕海、范师道同言升之交结陈误给。宦官，赵《志》作者，陈、姚作侍。进不以道。章二十余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诏强起之，乃乞补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与言者亦罢。公得虔州，地远而民好讼，人谓公不乐，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悉召诸县令告之：“为令当自任事，勿以事诿郡。苟事办而民悦，吾一无所问。”令皆喜，争尽力。虔两《志》作处。事为少，两《志》作先。狱以屡空。改两《志》误政。修盐法，疏凿赣石，民赖其利。两《志》作力。虔当二广之冲，行者尝自我《谱》作此。易舟而北，公间取余材《志》作财。造舟得

百艘，移二广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归者，皆移文以遣，当具舟载之。”至者既《志》作公。悉授以舟，复量给公使物《志》无物字。归者，相继于道。朝廷闻公治有余力，召知御史杂事。不阅月，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还，未至，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时，贾昌期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视府库，昌期遣其属来告曰：“前此监司未有按视吾事者，公虽欲举职，恐事有不应法，奈何？”公曰：“《志》脱。舍大名，则列郡不服矣。”即往视之。昌期，初不悦也。前此有诏，募义勇，遇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时办，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频岁丰熟，《志》作稔。募不如数，请宽其罪，以俟农隙。从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随足。昌期乃愧服曰：“名不虚得矣。”旋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公以宽治蜀，蜀人安之。初，公为转运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众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为从者宜特黥《志》作黔。配。及《志》有公字。为成都，适有此狱，其人皆惧，意公必尽用法。公察其无它，《志》作他。曰：“是特坐《志》无坐字。樽酒至此耳。”刑其为首者，余皆释去。蜀人愈爱之。会荣諲特除转运使升辞，上面谕曰：“赵某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为言，上曰：“用赵某为谏官，赖其言耳。苟欲用两《志》作言，赵无欲字。之何伤？”及谢，上谓公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诸《志》均作鹤，然《东都事略》亦作龟。自随。为政《志》作治。简易，亦称是耶？”公知上意将用其言，即上疏论吕海，《志》误晦。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志》作遣。不复，无以慰缙绅之望。上纳其说。郭逵《志》误达。除签书枢密事，公议不允。公力言之，即罢。居三两《志》均作一。月，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感激思奋，面议政事，有不尽者辄密启闻。上手诏嘉之。公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

率以公议为主。会王安石用事，议论不协。既而司马光辞《志》误除。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不能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许。熙宁三年四月，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公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以此逆公，皆骈聚为恶。公知其意，择重犯者率《志》作皆。黥配他州，恶党相帅遁去。未几，徙青州。因其俗朴《志》作穰。厚，临以清静。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齐来，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五年，成都以戍卒为忧，朝廷择遣大臣为蜀人所爱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学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辞。及见，上曰：“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卿能为我行乎？”对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辞去。至蜀，默为经略，而燕劳闲暇如他日，兵民宴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长在堂下，公好谕之曰：“吾与汝年相若也。《志》无也字。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志》作职。以帅《志》作率。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家计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转相告语，莫敢复为非者。剑州民李孝忠集众二百余人，私造符牒，度人为僧。或以谋逆告，狱具。公不畀法更，以意决之，处孝忠以私造度牒，余皆得不死。喧传京师，谓公脱逆党，朝廷取具狱阅之，卒无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志》作鸣。玉等，蜂《志》误螽。聚境上，肆为剽掠。公亟遣部帅兵讨之，夷人惊溃乞降，愿杀婢以盟。公使谕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将射心取血。闻公命，欢呼以听，事讫，不杀一人。居二岁，乞守东南为归老计，得越州。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公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廩劝分，而以家赀先之，民乐从焉。

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藏。《志》作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虽饥而不怨。复徙治杭。杭旱与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命欲筑其城。公曰：“民未可劳也。”罢之。钱氏纳国，未及百年而坟庙堙圯，《志》作坏。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岁度僧道各一人，收其田租，为岁时献享营缮之费。从之。且改妙因院为表忠观。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太保致仕，时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志》脱。游。朝廷有事郊庙，再起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温州，从公游天台、雁荡，吴越间荣之。此十七字，旧志均脱。帆代还，得见上，顾问公甚厚，以帆提举浙东西常平，以便其养，帆复侍公游杭，《志》脱杭字。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当复来。”至是适六岁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以疾还衢，有大星陨焉，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讣闻，天子辍视朝一日，赠太子少师。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莲华山，谥曰清献。公娶徐氏，东头供奉官度之女，封东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长曰岍，终杭州於潜县《志》脱。令；次即帆也，今为尚书考功员外郎。公平生不治产业，嫁兄弟之女以十数，皆如己女。在官，为人嫁孤女二十余人。居乡，葬暴骨，及贫无敛且葬者，施棺给薪，不知其数。少育于长兄振，振既歿，思报其德。将迁侍御史，乞不迁，以赠振大理评事。公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平生不蓄声妓，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翛然有高举意。将薨，晨起如平时，岍侍侧，公与之诀，词色不变，安坐而终。不知者以为无意于世也。然至论朝廷事，《志》脱。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宰相韩琦尝称赵公《志》作氏。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也。公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凡拟二郡守，必

曰：“昔赵某治此，最得其术。”冯京相继守成都，事《志》脱。循其旧，亦曰：“赵公所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为本。然至于治杭，铢锄强恶，奸民屏迹不敢犯，盖其学道，清心遇物，而应变有过人者矣。铭曰：

萧望之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为冯翊，民未有闻。黄霸为颍川，治行第一；其为丞相，名不迨《志》作逮。昔。孰知清献公，无适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师。其在官守，不专于宽，时出猛政，严而不残。其在言责，不专于直，为国爱人，掩其疵疾。盖东郭顺姚本作慎，误。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志》作惠。晋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几于全乎！

元祐四年四月乙卯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军州事、臣苏轼奉敕撰。此依《谱》增。

按：《容斋续笔》言：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清献公，其一也。

宋文同撰《试秘书省校书郎赵君墓志铭》据《丹渊集》全录，姚《志》仅首两行。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赵公某之子，新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知杭州於潜县事、监西京粮料院，名岷，原脱上画作岷，姚《志》误作岷。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阳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载其柩归衢州，葬于某县某乡某里某原。龙图公一日召其部吏广汉郡尉文某，语之曰：“余之子不幸蚤弃世，余常观其所为，宜有以抒发流闻于后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呜呼！余识子且旧，子可为余志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朴涩，何足以缀缉於潜君之美行，告于无穷。然辱龙图公眷爱之重，当勉强无以辞，乃按於潜君之叔著作佐郎扬之状云：

君之生，风度竦秀，寡言笑，既毁齿，性益聪悟，诵书画字，无一日不加进。龙图公友爱群弟，多携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与磨讲道谊为文章，而君常入诸父行谨谨就业，未始略遨嬉，不满其所程，淳粹和厚，无毫发儿侄之过，一家欣爱之。年十六，举进士不中，归自闭嘿，愈奋厉增力，极取游太学，事先生胡瑗，原作援，误。今更正。授诸经，钩探摘抉，造诣深隐，纂撰辞语，精简浑重，瑗独常称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动有仪法，众以君不敢燕惰废所事。两就天府贡礼部，辄落。龙图公为益州路转运使，用袷享，授君太庙斋郎。嘉祐中，锁试嘉庆院，复得。是时场屋方议以策论取士，天下豪俊并挟艺京师，无一人肯自以为吾不如某人而愿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巨公，亦审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试，文卷垒入，悉高谭剧辨，磊落可畏，而柬次其可以应当世之所宜用者，上之以君，当奏名第六。于是，都下烜然驰声，称遂远闻。龙图公向在台谏，论事不少避权贵，风威逼人，海内骇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赵氏复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调宪州司理参军。或谓曰：“君盛年有令誉，从官边藩，荣途自此远矣。”君曰：“虽然，吾安念此，吾亲之侧，无它兄弟以侍，且旦暮去左右，岂所云乐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龙图公自河北都转运使移成都，朝廷以君为县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视其家。未治事得疾，药不效，寝革。母夫人在旁，日夜忧泣，无所问计。君徐起安坐，怡颜色如平时，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谁逃者，愿毋自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姝。”因索纸为书，将留诀成都。裁数行，复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伤也。”遂投笔以卒，时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于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与其所往还，及龙图公尝所临之吏民，无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祸福考善恶，而施之者于君，殊未为可谅矣。君博学喜辩论，雅善鼓琴，平居入静室为雍容闲澹之音，

以揄扬其和易之性，闻之者皆泊然忘世虑扰其中。好黄帝书，晓诊法，明药品之所以能为功，与病之可治不治之状。尝被羸疾，惧其亲为忧，阴自疗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数十篇，语气浩荡，皆可与当时号为能词章者较上下，余未就。君之先，本会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讳某，庐州庐江县尉，善吟诗，其语清深险峭不类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间，人争诵之。祖讳某，广州南阳县主簿，赠给事中。君娶时氏，生女子四人，长十三岁，余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岁。母安定郡君徐氏，见君物故，闻君语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铭曰：

惟君之生，蹈庆之基。凭坚乘完，孰惮以危。爰初横经，在勤勿嬉。道妙圣真，取深其师。乃试天官，汪洋发词。下动诸公，争收竞持。籍名于高，盛誉四驰。获第入铨，犴狱是司。曰吾之亲，有子止斯。敢名宦游，去左右为。遂留其旁，气下声怡。余力于行，学问愈滋。帝用成都，疏恩淋漓。君居洛阳，廩事以尸。乃进尔资，乃便尔私。曾不久焉，得疾莫医。遂至奄然，群啼众嬉。於嗟乎君，命曷若兹。回谊之亡，君齿与差。何天于贤，不假以耆。纷纭妄庸，寿或介眉。当在其婴，百福承之。太末之墟，旧兆累累。君归其丘，列祖是毗。山磨水淤，名岂即衰。刻词茫茫，以慰永恩。

宋兵部侍郎常山伯赵公子昼墓碑在西乡寺桥。新近发现。

宋故兵部侍郎常山伯□公墓。篆额分四行，行三字。

宋故徽猷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致仕常山县开国伯、食邑下缺。据程《集》补。九百户、赠左通奉大夫赵公墓志铭。存。

左朝请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百户、赐紫金鱼袋下缺，据程《集》补。程俱撰。

左太中大夫、充宝文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千一百户曾

开书。

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鲁郡开国□□□、食封一百户曾楸篆额。

公讳子昼，此字不明。字叔问，五世祖德昭封于燕，是为燕懿王。子曰惟和，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安定郡公，公三字，缺。之高祖也。曾祖讳从审，宁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宣城郡公。祖讳世祚，镇海军节度观察留后北海郡公。父讳令金，中亮大夫、荣州防御使，累赠少保。母王氏，封定国夫人。叔问此二字，补。幼则端厚警敏，秀颖特异，中亮爱之甚。稍长，于读书如嗜欲，中亮藏书三万卷，号书窟，叔问日肆习其间，沉涵薰浹，不舍昼夜。中亮遇大礼任子，当及叔问，顾而曰：“是儿能自致，何以此为？”取楷笏与之，因舍公而任其次。初入南京国子监，于经籍固已贯穿便习，视当时场屋之文，意以谓殆可不学而能。每较艺试闈，日未中文已就，倘佯笑谑若不经意者。及榜，名屡出诸生上，年未冠遂中大观元年进士第，为宗子第一。起家授承奉郎、签书大名府。判官厅公事魏固，大府宾幕僚吏，时宴饮相追逐，叔问常以事辞。公退，手未尝释卷。历佐二留守。许特进将庄，重谨绳墨，尤《集》作大。器重之。后尹梁资政子美，为治强敏，任威一路，畏善僚属，唯唯进退。叔问恂恂少年耳，独能因事白其已甚者。尹或舍己意而行其说。秩满，调湖州司录事，逾《集》作代。归，持所生母心丧三年，调宪州通判。宣和元年，差充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会书局例罢，除知泽州，未赴，改知密州，召对为刑部员外郎。自元丰此二字，剥。新官制初，除令铄为郎，久无继者，至是始除叔问，族属荣之。未几，丁中亮忧。此四字，剥。中亮居家刚严有常度，叔问自幼及壮在亲侧，未尝违视，虽盛夏此四字，剥。冠带终日。出入虞侍，时温清，视膳羞，朝夕左右，便便唯谨。盖闾闾侃侃，尽色养之欢焉。中亮以其敦朴，常曰：

“是质实儿竟自佳。”其于兄弟笃友爱，此三，字剥。鞠其孤犹己子，宦学婚嫁，皆身任之，无失其时者。于亲故咸有恩意。靖康虏寇大入，自宋流寓淮、浙道，丁母夫人忧，间关南渡，窜伏信安山中。建炎四年，车驾驻蹕会稽，诏以吏部员外郎召，俄迁左司员外郎。时，范丞相当国，叔问举职不懈，裨益居多，迁太常少卿。艰难以来，有司文籍散亡，典礼或阙，公学既通博，随事讨论，稽参古今，绵蕤草创，礼无违者。会礼部侍郎阙，议除权官，上以公为可，遂以命之。明年，除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此三字，剥。宗室任三省密院从官，实自公始，人以为宜。又明年，迁兵部侍郎。绍兴三年冬，虏使李永寿、王翊来，上命公馆伴。时，虏使久不至，至是虏诚《集》作情。叵测，人以馆客为难。叔问自廷劳燕好，至于赠贿弥缝应对，无不得宜，虏使卒入见成礼而去。其在朝廷此二字，剥。恬旷靖共，无所适莫，思不出位，从容以和。逾年，请外补，以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明年，移知平江府。其为治，安靖不扰，循理去甚，不为赫赫名。久之，恳请祠宫。以兵部侍郎召至行在，力申前请，遂以旧职提举江州太平观，寓止衢州。凡七年，未尝有留滞之叹。自言慕司马微之为人，若所谓人兽不乱，群舍者与之争此七字，剥。席，盖优为之。得宽闲此二字，剥。之地城南之郊，为池亭林圃，间与交旧游息其间，浩浩然若将终身而不厌者。晨起诵六经若干卷，又身教子侄，讲论经史，此七字，剥。日有常课。闲则报谢宾客，不以寒暑风雨高下易其度也。十二年夏四月，以疾告老，迁左中奉大夫致仕。壬辰，以不起闻，享年五十四。诏赠左此七字，剥。通奉大夫。交游皆失声相吊。余初识叔问吴兴，一面之《集》作定。交，今三十年，情好弥厚，终始如一。观其刚而不亢，通而不流，不为利回，行己有耻，至于广览此九字，剥。强记，直谅多闻，盖余之益友也。此字，补。其文敏而粹，其家集而藏之，得二十卷。于游艺往往精诣，法书尤

为识者所推，篆、籀、楷、隶，皆力追古人。至训诂形此九字，剥。声之末，与夫礼乐度数、名物之微，莫不审其是而知其说也。其孤将以七月己酉，葬公西安县道泰乡甘泉之源。《集》作原。厥既得卜，其孤号踊，请铭于俱。余此十字，剥。惟叔问之交友知旧，其名位文词足以耸动一时而传信于后者为不少，盍请铭于彼，而俱是求不可。其孤叩头见要，曰：“先友之久且厚，莫先丈人此九字，剥。知先人平生，又详况远。日既迫，倘辞避引日，将不及事，无以掩诸幽，以没先人之美而重不孝之罪。”泣血固请。余义不得终辞，则叙其治行而系以此十字，剥。铭。公配邵氏，封硕人。三男：长曰伯暘，右承务郎，提点坑冶铸钱司检蹋官；次曰伯昂，右承务郎；幼曰伯量。二女：长嫁右修职郎、监临江军贍军酒库冯此十一字，剥。作，次已嫁而归。铭曰：

太支惟四，仲封于燕。纯嘏有衍，流光邈绵。十二字，剥。五世弥昌，允蓺且贤。惟叔问甫，奋由厥躬。抗志厉行，光享有终。骥堕地走，兰茁而芳。此三字，剥。绝出群辈，凤翔高冈。此二句，剥。瑞此王室，家庭之庆。垂髻就传，束发试史。至于艾耆，出守入侍。靖共明哲，纯美无颡。进斯匪懈，退以求志。此十字，剥。风流江左，术业洙泗。胡不百年，益用于世。向歆七略，闲平六艺。庶几有成，斧藻皇治。甘泉之幽，此四字，剥。盘郁森邃。藏之孔安，遗祉厥《集》作嗣。裔。

吴文超、徐世昌、吴充刻。

按：此碑凡三十四行，中剥百余字，兹采《北山小集》补之。

明逸士全闲府君墓志铭采《显忠黄氏谱》。

吾衢有高世抱道不求闻达之士，王姓，宏名，存道字，自号全闲老人。始髻，善真行草书，可步赵文敏公。及长，务理学。时，干戈

扰攘，老成凋谢之余，无门可师，惟天性颖异空阔，闭户用功，无少间寒暑，博极群书，深解旨趣，诗赋词章泉涌，著《易启疑》、《春秋辨证》，能发先贤俟后学自悟之蕴，纵老师宿儒不克加疵其间，是盖先生天分既高，学力又至，故其醇正如此。惜生不逢辰，锥囊而已。晚以道自高，以闲自乐，优哉游哉，引恬引养，咏歌于风亭月榭之中，不知物我身世之为何如。且双眸炯炯，丰采晶莹，酬答问难，辨析精到，必使不为他歧所惑而止。应需词翰，日不怠辍。是虽若不闲，然实则过而不留，无所凝扰，故泰宇定、天光发，尚志黜，累闲自如焉。况鸿逵羽仪，众方有为，独不从仕，而卓出万物之表，其高风清节，阴有以立懦廉顽，非无功名教者也。宜人悉称经笥行仙是仰，尊曰全闲先生，悬弧元仍纪，己卯七月二十九日告终。今岁己丑七月十二日，吊者属道焉。斯文嗟悼失典型者遑遑。配祝氏，长沙照府之爱，疑脱女字。贤闻震衢。子：长可让，先卒，娶酆；次可恒，娶留；三贵礼，秀毓泮林，娶房。三女，皆适徐男。孙五：时习、时载、时省、时言、时清。女孙二。享年七十有一。其《启疑》三卷、《辨证》五卷、《蓬窗集》十卷，藏于家。二孤择刚日奉襄考良斋先生墓右，铭纳于圻。呜呼！余承先生训迪，业广名成，恩犹父子，获幸过家送终。音容日邈，讵忍铭乎？然不敢以不敏辞，因拭泪为铭。铭曰：

维全闲翁，姬祖槐宗。国任隆替，家系勋庸。迨宋南迁，始祖侍讲。使金以旋，遂于衢昉。孟渎之阳，征梦构堂。歿承天宠，祠飨芳扬。孙及子矣，联翩风起。卓哉司民，谏尼辞仕。元命相招，忠义不摇。嗣君腴晦，继志翘翘。公遭明世，羔雁相继。大智闲闲，浮云不系。泉石与俦，诗酒休休。羲皇笑傲，尧舜巢由。恶彼紫郑，道源斯废。学子经生，是摹是敬。闲老归全，文嗟丧天。玉埋先塋，松楸郁然。高风莫莫，阴翊王国。积厚流光，世其无忒。

我铭刻之，奉瘞于时。岁历千亿，愿毋忘思。

永乐七年岁在己丑孟冬月，兵部侍郎、门生郑辰百拜撰。

明曾荣撰《监察御史余君墓碣铭》采《上街余氏谱》。

监察御史、三衢余君之歿也，其诸孤奉柩卜葬其里杨梅山之麓。明年夏，君之子喜慙自其家走京师，奉中书舍人程君琰所为行状诣余，泣拜请曰：“先人既葬，藏墓之石无文，恐遗德弗昭，敢请一言刻之墓碣，庶几得以垂之弗朽，幸赐之言。”余辞不获。按状：君讳敬，字时和，衢之西安人，世以积善称。父添信，隐居自乐，弗慕仕进，乡党贤之。母翁氏，早世。君幼孤，然岐嶷异常儿，天性孝友。在童髫时，事其父知爱敬，处兄弟以和协，一言一动，屹如老成人，先生长者甚奇异之。稍长，补郡庠生，克勤于学。永乐辛卯，遂以明经领浙江乡荐。明年，会试下第，入补太学生。乙未，再就试，登进士第。既释褐，观政诸司。丁酉，拜福建道监察御史。戊戌，巡按交阯有声。未几，以继母丧去职。既至家，父亦以疾终。君号恻几绝，执丧尽礼。洪熙改元，服除，上吏部，改贵州道。宣德丙午，出镇广西。丁未夏，将还京师，便道过家，遂染疾，以六月九日卒。其生洪武丙辰六月九日，至是享年五十有二。配翁氏，有贤德。子男二人：喜恕、喜慙；女一人，在室。君为人刚毅端方，其待子弟甚严，每过失，辄令至前，正襟而坐，终日不出一语，俟其悔罪乃已。置义仓，值岁稔，乡族乏食者，计口给之，至秋抵斗以偿，人皆德之。里俗死者家贫，不能安厝，公给地九十六亩三分，围以墙垣，令贫者皆葬于斯，土名沙晦淤。无赖者，或加君以非礼，君弗与校，待之如故。其人自愧，辄自改其行。其为御史，知大体，所历人皆称之。其治狱，未得其平者，必为反复论辨，使当其罪乃已，人以无冤。其乡人有贷钱谷弗能偿者，凡数百人，悉召之至，举其券焚

之。及卒，数百人皆为之恸哭，若丧其私亲焉。呜呼！若君者实有德之士也，是宜铭。铭曰：

姑蔑之墟，夙尚文献。猗嗟余君，□□□□。发迹科第，风纪是司。绣斧煌煌，厥声四驰。治狱以平，临政以肃。谓宜永年，捐世何速。杨梅之原，佳城在兹。爰勒贞珉，尚无愧辞。

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既望。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兼修国史、庐陵曾荣撰。

征仕郎、中书舍人、广阳何友书。

前中书舍人、奉议大夫、吏部郎中、广平程南云篆额。

立石祀男：喜恕、喜懋。

明曾荣撰《三衢李征士墓碣铭》采《石屏李氏谱》

三衢李征士，以今洪武辛巳冬十二月己亥卒于家，享年六十。明年壬午春正月丁酉，卜葬其里峡山之阳，盖征士之所自择也。葬之后二十有六年，其季子庠以清流令考绩京师，乃自述其先德，谒予，泣拜曰：“先人没且葬，无文以藏诸幽。今庠祇承遗训，忝有禄位，而先德无传，厥咎惟大，请赐一言，铭诸墓碣，庶可以昭示不朽。”庠登永乐壬辰进士，与予弟鼎有同年之谊，遂不可辞。按状：征士讳不花，字彦华，一字可耕。其先闽之长汀人，有讳焯者，始迁衢之西安石屏。高祖毕，宋制干丞相宗勉之从弟。曾祖世泽，充衢州路仓大使。祖胜、父敏，两世弗仕。征士生于元至正壬午七月癸未，自幼颖敏好读书，尤善强记，经史百家，靡不博涉。于阴阳、地理、医药之书，益能深究其说。元季之乱，乡民流散，至父母妻子不相顾。时，征土方弱冠，毅然曰：“弃亲以全身，虽幸获苟免，吾弗忍为。”遂奉二亲间关窜避山谷，日营甘旨以为养无所缺，卒免于难。

国朝平定，惟以养亲为乐，无复仕进之志。洪武初，屡诏求贤，有司强起赴征，弗得已，至京师，复以亲老恳辞，朝命许之。既还，遭父丧，哀毁骨立。时，兵革之后，井邑萧然，且岁大祲，或劝其薄葬。征士泣曰：“送死，人子大事，岂敢以是俭吾亲？”因极力营办，葬、祭咸尽其礼。诸弟妹皆幼，友爱抚育，曲尽恩意。既长，为之婚嫁，乡族称之。又严于义方之教，尝构书楼于所居之偏，匾之曰梯云。命其子藏修于中，暨学之有成，复命补邑庠生，因作诗以勉之，期以擢科登第，以承先德。其后，子果为名进士。尤好施与，贫者，赈之以财；病者，济之以药；死弗能葬者，为具棺衾，卜地以葬之。其急于为义多类此。及卒，其乡无贵贱少长者，为之哭泣哀恻，若丧其私亲。配徐氏，有淑德。生于元至正乙酉九月乙未，以今永乐壬辰年十一月癸巳终，享年六十有八。明年二月丁酉，奉柩合葬峡山之茔。子三人：长暹，卒；次广；次即庠。女一人：瘖，适石林叶谦而卒。孙男八人：揖、援、扑、操、哲、持、执、抚。孙女二人：从、宜。曾孙男五人：仪、俨、侃、偶、禧。惟征士积善行义，笃于孝友，宜其显荣寿考，而竟力辞退归，仅止中寿以没，岂非命耶？然既克砥砺名节，甘于晦迹，而又有子显名于时，则征士之遗德于是益可考矣。遂为之铭，俾劓诸碣。其辞曰：

孝友之行由性成，蚤悟嗜学遁有声。历险涉夷际圣明，强就征辟遂辞荣。溘焉乘化归窈冥，庆流厥胤斯绳绳。季也决科扬令名，峡山盘盘碣有铭。后百千岁此其征。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兼修国史、庐陵曾荣撰。

按：元时，汉人多仿蒙古式命名。李不花，其一也。《李氏宗谱·世纪》又名花，而以不花为字，想易代后所改耳。

明李庠代堂弟序撰《克让府君墓表》采《石屏李氏谱》。

先考讳瑋，字克让，行淳二。五世从祖讳宗勉，宋枢密使左丞相少师文清公。高祖讳毕，宋制干。曾祖讳世泽，元大使。祖讳胜，父讳敏。惟我先考质朴而性淳。先祖早丧，奉祖妣唯谨，日进甘旨，必躬视寒暖。人有急则赙之，有纷难辄为排解，教我辈以义方，勤劳恳至，唯恐弗能有成。又且善于用人、长于谋事，居室屡新，堂亭厅闼，东楼西翼，凡二百余楹。恒业增拓，腴田以亩计者几千数。国朝永乐间，膺茂材，举授临武簿，赠将仕郎，佐理有方，吏民信服。尝董工奉天殿，以勤谨闻，累承恩赏，掌百工储饷，分给以时，工感其惠。及受代，群工不忍舍去，咸欲保留，先考力阻乃已。锦衣故里，乡族荣之。生于元至正辛丑五月初三日亥时，以今永乐癸卯七月初十日卒于官，寿六十三，扶柩而归，葬本乡之黄坞飞凤形衔花穴，坐申向寅，乃先考之自定，遵宋布衣赖公之记。母孺人王氏，克尽妇道，温顺以奉祖妣，慈爱以字吾辈，治家勤俭，率诸婢妾治丝茧，躬纺织，昕夕罔怠。先考家业之兴，光倍前烈者，悉内助之功。生于辛丑五月初二日寅时，卒于正统癸亥八月廿一日，寿已八十有三。白发垂堂，子孙满前，诸福攸聚，輿口羡慕。子男四：长曰序，娶徐氏、方氏；次曰庠，娶郑氏、周氏；三曰刚，娶邹氏；四曰康，娶叶氏。女一，曰满，适双岩龚璐。孙男一十六人，孙女四人。痛念吾母久葬未封，深恩后报，荼毒情衷，谨率子及孙，命工匠琢石以封之，穴壙茔额翼凳奠庭于斯为备。肇始于癸丑三月某日，落成于是岁五月某日。工完，谨述行实，与兴创始终，镌石墓门，垂示悠久，俾子孙观感兴思，于以著先德于不泯，于以致祭扫之弗忘焉。

明处士王君暨配杨氏墓志铭采《显忠王氏谱》。

弘治戊午仲夏之吉，门生西安王雯历刑曹政公暇，奉内相商先生《表》、知府蔡敞《传》，谒余署，泣告曰：“生功亏命奇，既不能显于生前，今墓木垂拱，又不能镌志石于墓道，负罪滔天，将何赎耶？伏乞师言，光昭不朽，庶慰先人于九原矣。”余哀其志，而阅其《表》、《传》，深知厥考，浙之隐君子也；厥妣，浙之贤女傅也。奚可遇与善之心而辜其请乎？处士裔出琅玕，宋南渡。祖珉，历台谏，寓居衢之孟渚里，是为王氏始祖。嗣世象贤，概见郡史疑本志字。传。及处士父可恒、母留氏，淑德善行，又具祭酒司马公恂《墓铭》。四男，处士行二，讳时省，字思诚，绣峰隐者，其别号也，徙居北隅显忠坊。自幼岐嶷，聪警强记。卯角，有成人志。姑家疫，无敢省者，辄冒侍，逾月归，无微累。长而刻意《春秋》，究理学。凡子、史、农圃、医卜、风角占候之书，罔不研极。司马郑公辰、银台张公隆素著刚方，重予人者而皆予其荐。以常情当之，孰不援势跻荣肯甘退耶？处士独陈母丧，明以谢却，终养不就，自是声称日起。天性孝友。父病，稽疑作祈字。辰身代。同气不吝，割私增置祀田，修续谱系，著祭典，厚宗戚，笃亲党，尊祖敬宗之事，悉加意焉。尝拥厚贲，乐施与，嫁孤恤寡，赈穷拯难，葬死活生，凡可以利济于人，无不为也。语其德，足以召和气，非若巫史之祛旱；语其望，足以重守令，非若奸胥之钩；致其名，足以裨风教、垂后嗣，非若空青水绿之无资乎世用。其识见，足以参总帅之捷闽，动当道之兴利，为乡邦之筮质，使承一命。其经济设施当何如，其可观也。生平忠信端悫，严于自治，言语有章，作止有法。不妄交游，款宾忘倦，耻谈人过失。有为善者亟成，不暇礼貌，未尝因人临财不苟干得。时或风日佳胜，临流吊古，泰然自如，古之行仙不是过也。以故生焉屡承朝廷养老之

礼，临终尚沾冠带之荣。及柩出也，霁于积雨，巷祭野祖，感慕行服，送葬者千百其数。弘治己酉，恭修宪庙实录，有司采行进备太史，为之立传。死而不死，曷有穷乎？配杨，县南三十里望族。父嘉平，以高年冠带，母亦留出也。其在室尽子道，归王尽妇道。其主中馈，奉祭祀，为母为姑，取僮原作童。婢之类，咸作乡邻之内则焉。处士生洪武壬午十月二十八日未时，卒成化丁未三月十一日午时，寿八十六。杨生永乐癸巳九月二十五日辰时，卒弘治癸丑六月二十八日申时，寿八十一。墓在城东农业乡十七都妙湖之原。前配西河徐氏，吴江县尹徐寿侄女，墓在妙湖之南也。生女一，适大洲何克礼；男震，娶后街徐氏。震早世，徐守节不渝。继即杨，生四子：长即雯，娶文登宰祝协之孙女；次震，娶孔氏；三霖，娶吴氏；四云，娶吕氏。男孙九：淳、淮、潮、演、济、灌、浚、泽、滋。淳室郑；淮室沈；潮室朱；演室徐；济，郡庠士，室郑；浚，室邹。泽、滋俱髻，而淮、灌早卒。女孙二：长适义官黄克让，次适胡忭。呜呼！若处士夫妇年偕老，行偕贤，既令终，多后。处士又得天得人，明效大验如是，世宁多见之哉！是宜铭。铭曰：

惟兹王氏，琅玕是迁。哲人绳绳，有光后先。休哉绣峰，亢宗之贤。国书见收，著述足传。乃有好逮，令名式全。我书贞珉，百禩孔坚。用昭后人，蒸蒸是蠲。

弘治十三年己未冬月。

赐进士第、荣禄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前吏部尚书、正治上卿、华亭张悦撰。

明嘉靖诏修名臣都御史叶公墓志铭 采《仁德叶氏谱》。

国家之御臣下，劝与惩而已矣。然爵赏金玉，所以荣其生；溢赠葬祭，所以厚其死，而善善又恒亟焉。故士生其间，莫不敏于劝

而惕于惩，此我朝列圣相承共守一道，而得人最盛者也。故大中丞叶公讳贞，字维正，以世居衢之西安。其先本文武之后，及诸梁尹叶，因姓焉。历汉、唐，代多通显。至宋，忠简公义问以江淮视师之功，封新安郡侯，始自寿昌迁衢。其后九江守端，衡诸王宫讲官荣善，冠裳相望。又繁衍之传七叶，而公实生焉。孝友笃于人伦，聪明本其天性。学精羲皇，文兼董贾。领洪武壬午乡荐，登永乐甲申曾荣榜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及御制为善阴鹭诸书。越七寒暑，书成，拜监察御史。公感遇明良，悉心献纳。历任九年，其间督学南畿，而苏湖之教复申；及巡行诸路，而澄清之轡再揽。凡百皆以风厉行事，不少假借。天下知其直，至以乡哲赵公铁面目之。以通考绩最，升江西副使，奉食同三品，盖异数也。时，宁藩播恶于众，民甚苦之。公至，绳以法，且具奏其吴楚之变，众未以为然，遂遭诬构赴京。幸我太宗文皇帝明见，万里慰谕忠赤，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命下未几，而公已厌世矣。呜呼！公之生也，四十有四年。朝有直臣，士有明师，君子恃之以为善，小人惮之以遏私。天下方倚以为重，而遽莫之遗，德尊而不终其寿，道达而不究其才，则公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者，庸非天乎？讵闻，天子痛悼，遣有司归其骨而葬柯山之阳崇文里。兹百有余年，寝穴倾夷，荆榛芜没。如古昔圣贤，固亦有然者，而忠臣孝子，独虑风教之弛焉。幸遇今上皇帝龙飞江汉，入纘大统，际中兴之运，收下移之权。凡先朝忠义之士，既尽举用。于已故名臣坟墓，则命有司修理，复使民守视焉。此盖周武式庐表墓之盛德也，而又有贤守林君有年辈遵行惟谨，修其所废，而增其所无，羊虎望柱之属，视前有加。予谓必此典行，而后彰公之直，而安公之灵。何者？迩宋江右之变，乃国家之大警也。然其机则发于太宗之世，公以身扼其吭，无所顾忌，则其奄奄百十年而动者，以有公挠之于前也。使当

时用公之言，思患而预防之，则其流祸岂至若是烈耶？兹者册丰功，荷重赏，而公不及见矣。呜呼！天理在人，万古不泯。公论在世，百年后明。今之举虽非专于公也，而公之大节则益彰焉。岂忠臣之灵，旻天之报犹有足谥者乎？时嘉靖壬午季冬，工事落成，侄孙任将勒石墓傍，而请文于予。予既不能为徐生之书，当无愧中郎之笔，因按状志之。公生洪武辛酉二月十八日，永乐甲辰四月十有二日卒于官邸。曾祖廷珪，祖应枢，俱隐德不仕。父文奎，封监察御史。母陈氏，封孺人。娶沈氏，受封如姑。侧室汪氏。子二：曰正宗，曰贵宗，则岁贡生也。复系之以铭曰：

天启皇明，诞生直臣。班马之笔，张范之英。何以旌德，位之宠之。吁嗟公兮，寿弗偕时。岂谓已矣，天锡多祉。后兹百年，而始获埋。既俾圣君，以褒其死。又贤厥嗣，以彰其美。柯山之阳，崇文之乡。后昆先德，曷维其亡。

嘉靖元年，吏部尚书杨一清撰。

明处士石庵王公墓志铭存。

衢有太原王氏，为郡名族，代生慷慨强毅之人。至石庵处士，益弘世泽，有光门德云。处士讳璿，字汝珍，石庵其号也。先系实出晋太尉浑之□□□□宋时，始祖安□居建康，为达官，授昭武大将军，佩金虎符，征江南，累立战功。钦命镇守衢、婺等处招讨使。至元间，开府于衢，遂家焉。然志恬于势利，乃隐居翠微山，置业卜圻以终，至今寺僧祀之。招讨生添祺，袭明威将军，封授征□万户侯。添祺生仁泽，仍袭前爵。仁泽生惟德，国朝永乐初，拜湖广监察御史，升江西按察使，有声誉，缙绅多倚重之。惟德生子三：新民、俊民、永民。永民生六子，势宏有耆德，屡预乡饮。势宏子四：长镛；次鑑；三锡，恩平尹；四铎，无所生。镛娶张氏，生子三：长琏；

次即处士；三珊，继铎为嗣。处士居兄弟之中，克全孝友。凡日用居常，仰事服劳，无失门庭。宾客、官胥应办之类，咸躬趋往，应无所辞，亦无所怠，期以上愉父母、下和兄弟而后已。至于继嗣一事，属意于弟，不以己之伦次宜应为心。兄珽无子，以次子往承继事，视夫世之乐货利而与求，为后忘同气而不顾其血食之无依者，有不类矣。嗟夫！其足羨孰大于斯。处士又能宽贷于人，矜恤其乡间之急。或谋之以事者，必为之尽区画之详，智虑不逮不敢诳也。与人交游，一于诚信，故有终身相与而不变者。若其遇事敢为，务合人情，又不以私己干求有所回互也。是以基业益扩，而箕裘克绍。然且以世之徒积而不能散者为鄙，遂承恩例输粟拜官，其□公尚义，不啻于利又如此。及卒，闻者莫不悼惜之。处士生于弘治辛亥十月初八，终于嘉靖丁巳十一月初八，享年六十有七，葬浮石里之乡。娶叶氏，生于弘治戊申四月初五，终于嘉靖壬午四月廿三日，年三十五，合柩于处士之圻。继娶祝氏，弘治丁巳十月初四日生，时尚在帙。子二：长文光，娶胡氏；次文辉，即承祀兄珽者，俱叶氏孺人所出。孙三：长舜德，娶孔氏；次舜治，娶祝氏；三舜化，娶张氏，生曾孙好义，年尚幼龄。曾孙女三：舜德一，舜治一，舜化一，咸幼未许适。文光，先处士歿十余年。处士爱育诸孙，长成皆孝友和顺，识者咸谓处士之有孙也。乃今舜德持处士状，乞余志铭。余谓源深者流远，泽厚者胤丰，观舜德辈之贤达，足以知处士之裕后矣。因为志铭曰：

古越柯城，卓有著姓。世衙之王，祖始来镇。延延代叶，乃胤石庵。言刚行直，勿二勿三。立继敦仁，存心协义。怡顺家庭，以和兄弟。宏昌世业，贲积维殷。输献于公，匪独融身。年近弥高，实临福囿。瓜瓞绵绵，庆隆厥后。□灵浮石，云水苍苍。志铭墓表，历世永长。

嘉靖三十七年岁在戊午季冬月吉旦。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钦差整饬汀漳兵备、福建按察司僉事、眷生杨梁顿首拜书。

按：姚《志·寓贤传》列王安于宋。此碑谓“至元间，开府于衢，遂家焉”，则身事两姓，犹得谓志恬于势利乎？但其子孙仍袭爵位为元代事，则王安曾是仕元无疑。所谓征江南立战功，不见《宋史》，疑兼涉元初。又姚《志·仕籍》，王鑑为训导，王铎为竹溪、崇仁二县知县。兹碑无之。杨梁，明人。而原碑叙宋元事皆抬写，是不可解，疑倩人代书致误也。

明封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僉事吉庵府君墓表采《显忠王氏谱》。

吉庵王公讳进，字文晖。其子玠在叔仕为山东按察司副使，饬兵天津。今年夏，在叔再疏请于朝曰：“臣父耄而病，朝夕思见臣，臣闻忧且悸，病不能事事。惟陛下哀怜，俾归视药医，臣死不朽。”敕下铨部。司铨曰：“王君素贤。父虽病，幸有子伟隼可代养。”竟寝君奏不报。未几，讣闻，在叔号痛不欲生。其门人属吏争进言曰：“礼，毁不灭性，奈何违礼？”于是，始食粥，已则以工部郎中应状属予表墓。予与在叔，同为阳明先生之学。尝闻其乡之人曰：“先生始倡道东南，士之豪杰者多从之。然其父兄以为是不可与进取，率戒使不得为。公独抱其书以授在叔，曰：‘此正学也，用是。’在叔得从先生游，究心诚意良知之学，以文行称于朋友，其后在叔举进士，拜兵科给事中，擢山东按察司僉事，江西布政司参议。公皆就养宦邸，数语在叔，曰：‘所学于先生者云何？夫学而致行之，此其时也已。’在叔用是以论议政事，称于朝廷。呜呼！三代以降，功利之习深入乎人心，父兄之于子弟，自其在襁褓之中就傅之始，而所以望与其所以教之，盖未有不以利者，是故苟可以致进取，虽圣贤

之所禁犹为之，矧诗书六艺教之所发者耶？其或反是，虽圣贤之所与，犹相戒莫敢为，矧其说为世之所共诋者耶？阳明先生之学，或以为伪，或以为禅，其见诋于世甚矣，而公教其子使为之，非诚有所见不能也。其可谓贤已。公先世汴人，自宋御史中丞讳珉者，从高宗渡浙，来寓信安之孟渚，是为衢人。至元，有讳仲致者，为时宿儒。再传至全闲老人，讳宏。宏生善德，善德生时言，时言生玺，是为公考。公生醇笃，长乃益深厚。其治生，自耕以外，不知有他业。其在乡间，族党庆吊、问劳，与同忧喜，不知有毁誉得失可争、有忿怨仇恨可以介诸其心。征诸其邑，人咸以为长者。呜呼！公能为是，其能不动于利以成其子无怪也。公之子三人：长璠，岁贡生；次谿，义官，出继公之弟遵；其季即在叔。孙四，曾孙十五。公生景泰丙子六月二日，卒嘉靖甲辰六月六日，寿八十有九。其封自给事，进金事，阶奉政大夫，受命于朝者再。其葬以乙巳正月八日，墓葬疑本在字。浮石潭山。得地与时，故乡之人又胥谓公享有多祉。呜呼！公之所谓多祉，其果是之云乎？其抑有不动于利以成子、生顺而死安者耶？吾请以质之在叔。

赐进士及第、经筵讲官、国子监祭酒、前太子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华亭徐阶撰。

明在庵王公墓表 今存。嵌显忠王氏祠壁间。

三衢西安在庵王君讳玠，字在叔，先系皆以纯德世其家。父封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僉事，讳文晖。文晖是字，讳进，见前碑。生三子，君为季，幼颖慧，本慧字。纯笃斩斩若成人。始生时，仲父无嗣，求为子。比有识，即恳求归，不忍背生。纯孝之心，出于天性有如此。十岁，就小学。比长，师授《周易》大义。三十始补郡文学。虽习业举子，而志存尚友。闻有道白沙之学者，心切疑本窃。慕之。

嘉靖乙酉，乡举业已中式，限□疑是额字。不及录名，巡按洛阳潘公例行给赏，谋于督学五溪万公聚业万松书院以考其成。万为阳明先师门人，与闻师说，即渡江禀学。先师一见，喜其恂质庞厚无他肠，外朴内炯，心授记焉。时，余始识君，遂定交，相与卒業。丁亥，先师起赴两广，道衢，君与栾君惠、王君脩、林君文琼、郑君礼辈候于江浒，复求印可，临别以诗示之，有云：仗钺非吾事，传经愧尔师。意盖有在也。戊子举于乡，北上，途遇广西陈君大纶，言自师军门来，遂与计偕。己丑，举进士。时，都下同志大倡良知之学，若中离薛君、南墅欧阳君，暨同年罗君、陈君十数辈，晨夕聚会，究明师旨。庚寅，诏选科道，君名在选中，授兵科给事中。辛卯，迎养二原作贰。亲，时遇郊祀，得推恩赐封。壬辰，余与绪山钱君赴就廷试，诸君相处益密，且众至六七十人。每会，輿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处为四会，而江右同志居多。每期会，余未尝不与。众谬信谓余得师门晚年宗记，凡有疑义，必归重于余，若为折衷者。旧会仍以翰林科道部属官资为序。余请曰：“会以明学，官资非所以行。于同志盍齿叙为宜。”君倡言以为然，至今守以为例。众中有举致良知与体认天理同异为问者，君谓：“心一也。以其自然明觉而言，谓之良知。以其天然条理而言，谓之天理。认得天理，即是良知，致得良知即为天理，一也。”余曰：“是则然矣。致与体认，终当有辨。原作辨。谓之体认，犹涉商量。致则简原作简。易直截，更无藏躲处。毫厘之间，存乎默识，非可以意见解测也。”癸巳，补山东按察司僉事，兵备武定等处。政务之暇，即进诸生论学。齐鲁之士，彬彬同风。一时同官，若莲峰叶君、石云沈君、遵岩王君，时相讨论宗要，以政为学。丁酉，迁江西布政司参议，与藩臬为会同仁祠。若今少师存斋徐公，时为督学，契厚尤深；省下水洲魏君、瑶湖王君、鲁江裘君辈，咸在会中。而东廓邹君、狮泉刘君、念庵罗君辈，往来聚处虔、吉、

饶、信之间，多士云集。师门之学，益若有所发明。辛丑，转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天津。二亲惮于远行，乃携一二仆单车就道。地称繁剧，职兼邮传。方九庙大工役起，转输劳悴成疾，且闻金事公恙，思一见面，乃连疏乞休。铨司以君年劳当迁，未即覆允，而外艰讣闻矣。匍匐奔丧还衢，哀毁逾礼。属大工告成，诏赐内局华银十两。既终丧，以太宜人张年毫不忍离，逾岁太宜人亦卒。六载庐居，冲养益邃，乃申衢麓讲会，以兴起后学为己任。定为朔望会期，倡聚同类，人心翕然。庚戌春起复，补任徐州兵备。秋迁福建布政司左参政。时，江北、淮、济之墟，人民逃移，田里荒废，廷议欲设才望重臣抚治之，遂晋君右佥都御史，招抚营田，使领敕赴任。久次骤更要职，盖公论也。君劝课巡行，悉心招徕，自开府抵癸丑，凡再期，流民复业者众，事渐就绪，而河水连溢，亟以异灾闻。诏遣工部尚书默泉吴公出赈，民赖以稍安。时，言官论列裁革，添设重臣，回籍听候，盖有阴主之者矣。六月，南还，舟中染疾，徐宜人卒于途。君归，一意敛藏。伟方外士静处潭山，收精保和，更号六阳山人。余尝出赴怀玉、青原、白鹭、复古诸会，往来衢麓。君出迎讲舍，戏谓余曰：“孔氏辙环，亟于行教，子心亦良苦。吾人年近七十，独不闻尧舜耄期亦有倦勤之虑乎？”余惕原作别。然曰：“非君爱我，孰闻斯言。但余之求友四方，志在取善求益。若专以行教为事，而忘自淑，计亦疏矣。此余之苦心也，未识同心能相谅否？”君怵然，亦若不以为迂。此岂世人情好可得而喻也哉？君素康强，兼善摄养。癸亥春，忽患微疴，至五月八日加泄泻，又五日终于正寝，十有二日也。君容貌魁硕，动止详慎，言不出口，恂恂然有如儒生，而以礼自防，皎皎然有如处女，沈笃淳懿，气毅而温。纵不闻学，知其必为君子无疑也。君敦重伦族，自家食时，留心祠堂、族谱、墓舍、祭田。历官后，始渐为之俸余产利，第以供祖塋祠享之用。在谏垣，论疏

侃直，以不附时宰外补，历任藩臬，在在有能声。然君志在力行古道，不以干局为良也。君三十九举于乡，四十仕于朝，敷原则别。历中外二十余年，得返初服。在林下优游十年，所造益熟，世虑淡如也。尝自谓：“平生无过人，惟出处自觉分明，不曾少有降志辱身处。”人亦信以为然。君平生惟讲学一事，以忠信为本，致良知为的，圣贤为期，出处夷险恒无间，然至与未至，则存乎自信，非人所知也。其卓行大节与夫经济履历之详，及世系、生卒、子姓、婚姻，具载友人陆顺中氏状中，可按而知。余独取其不可泯之学，表之墓石，以终始尚友之志，庶后之觉者知所考镜云。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郎中、山阴龙溪王畿撰。

按：王玘墓在浮石乡。此碑隶书，不具年月，不树于墓而存于祠，故至今完好。

明徐一杰《显考恩诏寿官鸿山徐公墓记》存。

万历三十年壬寅十月六日甲午，改乾山巽向。

先考君讳源，字澄之，别号鸿山，行五，系偃王后，占籍常山。先世祖仍十一公始迁西安之西河居焉。代以甲科显，为衢望族。历七世，生曾祖璇，璇生祖良甫，良甫生考君，实□□□西查是弘治辛酉。岁也。考君七岁失怙，赖祖母叶氏抚鞠成立。天性敦朴，不设城府，有葛天胥庭之风。隆庆初，以齿德恩诏寿官，屡请乡饮上宾。配孺人胡氏，系甘原作念。都处士瓌疑即瓌字。之女，生男五人：长一栻；次一杲；次不孝，领浙江隆庆庚午乡荐；次一槿，早世；次一棣，出继母舅胡澳为嗣。栻生子三：长日焯；次日焯，补邑庠生；次日焯。女一，适四都祝楫。杲生子二：长日耀；次日耀。女一，未配。不孝生子一：日灵。女一，适仁德坊叶兆亨。棣生子三：

长日熠；次日烜；次日烺。日焯生子；应诏。女一，未配。考君素康强，第齿有毫。不孝图为禄养，于万历癸未春谒选春官，授知河南睢州。考君时苦病目，迎养弗就。越明年甲申九月廿原作念。九日，以疾终于正寝，享年八十有四。讣闻，跣奔血泣，抱恨终天，痛哉！妣胡孺人，嘉靖戊午先考君卒，葬东门，土名沙湾杨柳腮。谋合葬，不忍启窆，更卜兹地四十二都，土名张乐蓬，由亥脉作癸山丁向，距孺人墓十余里。恭惟考君厚积衍庆，抚育劬劳，而不孝抑荷严训，不能大自树立，以光令德，实重厥辜。敢次述行状梗概，勒之碑阴，将泣求巨公名言，表诸墓隧，以垂不朽云。

万历十五年丁亥二月癸卯吉旦，不孝男一杰薰沐谨志立石。

明余敷中撰《考君圻记》录《太末先生集》。

考君讳国宾，号叔贤。五世祖侍御时和公居九都破石，曾王父宗洪公迁城南状元里，王父诰赠刑部员外郎。西泉公生考君，岐嶷伟状，敏捷英资，谢彼朝披，倾兹群液，遂以弱冠举辛酉乡荐。艺不轻受，学图厚积，称知碑缺张记篋遗，旋以壮年成甲戌进士。五载三任，俱在刑曹。胸湛冰壶，手操玉尺，当其疑情不决，众所趑趄，惟藉考君为政，声名藉甚。出守济南，纠纠盘错，以谈笑坐理之。整饬紫荆，力雄保障，土乐超距，民得安枕，劳绩著矣。寻转江右廉宪，复转右辖，志耽山水，率尔言归。庭训甚严，玉成四子，两举乡荐，孙九暨曾孙九，咸各成立，有声庠序。家居三十载，不问田舍生产，尽以付之诸子。时，翻经帙，手作细书。间与博雅友人，上下千古，备极山林之乐。乐而且寿，享年八十有三。生于嘉靖戊戌年五月二十日，终于万历庚申年七月二十九日。配夫人叶氏，生子四：长致中，万历戊子顺天举人，娶徐氏，继叶氏；次敏中，万历丁酉选贡，娶郑氏；三效中，庠生，娶徐氏；四敷中，万历戊子顺天举人，娶

徐氏。女一，适庠生姜维昌。男孙九：正对，庠生，娶徐氏，继赵氏；正谊，娶郑氏；正色，庠生，娶叶氏；继祖，廪生，娶叶氏；绍勋，庠生，娶徐氏；绳武，庠生，娶徐氏；绍扬，庠生，娶徐氏；钰，庠生，聘徐氏；绍基，聘徐氏。女孙二：一适丙辰进士徐应秋，一适庠生徐日晷。曾孙九：云龙，庠生，娶徐氏；应芳，娶徐氏；应鲤，聘杜氏；道亨，聘杜氏；道光，聘汪氏；应云、应淑、应雷、道龄。曾女孙九：一适徐应京，一适徐应价，一适徐应宁，一适徐应驥，一字郑元泰，一字徐应藩，一字徐应余，二未字。玄孙二：吉人、吉士。辛酉十月初六日厝于十都之大成山阡坤山艮向。 眷侄叶秉敬填讳。

明诰封吏部主事徐公暨勅赠太安人叶氏合葬墓志铭存。

徐选君世范，以邃学奇材三为令，所至称神明宰。转司马郎，移铨曹。请告数十日，上诏起，凡四命而掬选事，方孳孳抡材，业已拔茅，会有大公肖桡之丧，诸弹冠者共为私气。君襄事有日，以予后先同舍，持大公状来请铭，谊不敢辞。按状：公讳良德，字□修，别号肖桡，浙西安人也。祖珊珊生东野公。孔岳公，东野长子。会大父早逝，内外丛衅，东野公力不禁，但抱公指而示人曰：“此吾家石麟，诸无能难我。”长而业举，应郡此字剥。邑试，即首诸士，以病不竟学。一日之寺，有狐而易妇形，应于后者求与公亲，公正色拒之，不知其为狐也。狐将至寺，见灯影灭，公始觉。嗣有儒生竞中狐夭。识者谓公此字剥。不独德征，亦有厚福云。东野公以公事赴白门，举筮龠授公，归而睹公当门有致，乃大悦。选君在抱，公私与安人计曰：“吾儿英颖，非凡儿，安得以一经令吾父拮据门此字剥。户。”乃壹意以教子承家为事，即闯墙外侮，种种一切收受之。选君翩翩而起，公检身戢下如未遇时，南昌各邑间奉公往，公澹泊敦布衣行。选君秉铨，世望迁者，欲□门为市，公阒如也。杜门，手一枰

松阴竹坞间，日浮白为骖，绝不及外事。选君得竭节官下者，繫公是赖，不谓公竟尔仙逝矣。记一少宰语予曰：“世称素封，封君为车□儻乃其常情，不然彼眈眈望子菑畚谓何？”予曰：“尘情则可，道情则否。”又一观察频蹙语予，铨郎父田间横甚，令诸有司应接不暇。以公素心驯行如是，可谓难矣。虽然，此字剥。公少既不弱于淫鬼，老而视世间种种皆魔军也，又安足难公哉？状载：公纯孝秉礼，周匱恤亲，膺宪老者五，而所居降甘露者两月余。天人交助，居然大朴之遗，与□太安人叶母白首相庄，一德以老。母盖石林叶公玺女，孝慈懿顺，自内外亲戚贫者，视为外府，愚者奉为女师，先公十八年卒。公生嘉靖庚子七月十二，终万历壬子此字剥。五月初四，年七十三。初封文林郎，晋封吏部主事。母生嘉靖戊戌五月十五，终万历乙未十月初七，年五十八，初封太孺人，赠太安人。子一，即选君，名可求，举万历壬辰二字，剥，依旧志补。进士，官吏部文选司郎中。娶何氏，累封安人。女二：长许字同邑叶人元，早卒；次适余国衢子居中。孙二：长应椽，国子生，娶太仆少卿郑公大经孙女；次应秋，万历壬此字，剥。子举人，娶方伯余公国宾孙女。孙女二：长适光禄寺署丞叶明元子□亨，国子生。次适万历庚子科举人余纯中。子兆登。曾孙二：国彦、国章。曾孙女二：国媵、国琼，彦媵二字剥应椽出；章琼应秋出。安人以丁酉正月廿二厝于济源之杨坂桥阡，已山亥向。公以癸丑十二月廿日合葬。选君以身羈王室，不得躬视含敛，以为终天恨。予窃□□为□敛寄孝思万一，而蹇蹇王臣不有其躬，又安能□其家况兰孙济济力当大事那，复有遗憾哉！选君可谓臣子无负，公真所谓天与完祉者欤？铭曰：

人滔滔饵于世也，若其性然。公少而视□色如空华也，奈何不处炎而静，老而弥坚。猗欤夫人，梁孟齐眉。后先藏斯，山川蜿蜒。哲嗣兰孙，皇路翩翩。行奉温纶，世贲九泉。盖公与母以不尽者还

造物而人以有余。俾公与母，□得其全。我铭玄室，奕世攸传。

万历甲寅岁季春月吉旦。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前吏部员外郎、奉诏起用特授吏科给事中、通家侍生、吉水邹元标顿首拜撰。

明御秉敬撰《徐忠烈公墓铭》墓志已亡，仅存铭文。

嗟呼中丞，三世德馨。天挺岐嶷，炳慧含灵。鼎常舌隤，吐截吸精。笔超蹊径，思入蓬瀛。巍科联捷，香令三称。职方澄辑，铨选平衡。力开言路，忠谏充庭。净除榴翳，世路清明。积诚体国，警欵传经。神符密叩，壬丙跻登。贤令世谱，乔梓齐名。中丞再起，望肃清卿。扞参历井，援督戎兵。骤罹叵测，气炳列星。神魂赫怒，助诛长鲸。次公负楛，重茧永宁。孝声横溢，摇动锦城。天恩龙贲，生死哀荣。

明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弘宇徐公墓志铭

树墓侧，今存。

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待起居管理诰敕、纂修国朝正史侍经筵官、前南京国子监司业、温陵毅庵黄汝良撰文。

赐进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邑人四泉余国宾篆盖。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邑人毓华叶其蕃书丹。

岁丙戌，余与三衢徐公同举南宫，同出太史梅谷庄先生、水部太若沈先生门。公稍长而练于事，余兄事公，自喜得附公籍。别可十载，而公以治行高第为御史，不数月而卒。余于邸中复含凄而视公殓。□之五载，余有南闱之役，事竣，而公之子应雷乃持郑太仆

所为状，来乞余铭公墓。余追惟卢、郑之欢，益增嵇、阮之憾，谊安所辞。按状：公讳任道，字仁卿，别号弘宇。先为汴之祥符人。宋建炎中，有徐楠、徐杓□兄弟同为御史，扈蹕南渡，居于衢之龙游灏水乡，号联豸西徐氏，则徐迁衢之始也。世靡得而纪，可纪者曰奎章，以伯子仲达贵，赠江浙行省理问、飞骑尉、龙游县男。叔子仲礼，邵武路总管府知事。仲礼生此字，剥。彦祥，朝奉郎，赘于西安，遂卜居焉。于是，乃为西安人。彦祥生文友，文友生景渊，景渊生势容，势容生琦，琦以次子孔昂，为弟珍后。孔昂生三子：长曰良锁，号慕轩，娶于郑，寔生公。公幼岐嶷，白皙鲜令。五岁□□，疑是读书二字。聪颖过人。稍长，即能属文舞象，试郡邑占高等。□疑弱字。冠补博士弟子。无何母郑即世，哀毁笃挚。服除，益肆力于学，每与诸生试，辄冠。既廩学宫，前后试棘闱，所司礼奖者再，然数奇弗得录。壬午，始领乡书。丙戌，成进士；观礼部政。其冬，奉使临清，便道省觐。明年报命，授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知县。县冲繁，素称难治。公甫下车，延见长老，咨询利病，乃摘陈数十条，奏记台使者，悉见报可，仍具题著为掣令。县故有二字，剥。城门榷税七百余金，以备修葺及游徼费，公悉蠲之。城垣官舍当修葺者，别为设处，罢游徼之卒，而令民间自为守望，公私便焉。时，潞藩当之国，中州各县科派迎候夫马，费以千余计。公持牍叹曰：“民力竭矣，岂堪重困？”乃以公帑及攒兑羨余补给，毫不以累民。邑之东有均济河，堙塞日久，公发官帑鸠工浚，延袤百余里，民藉以溉田，□获其利。邑西七十里有春河，为南北孔道，石梁倾圯，往来病涉，前令修之未就，会岁稔，议者难其役。公曰：“兴役救荒，赵、范二公不行之越州、浙西乎？矧前功可继也。”捐俸踵成之。饥民得食而桥完，即今之□疑广字。济桥也。公为政主于节啬爱利，所裁省供亿岁羨，以百千数。建置社仓，□疑凡字。十余所，常以春散秋

敛，储俸常盈，用备赈贷。己丑，岁大歉，疫疠乘之。公令村落盖厂二十有六，设糜粥，躬省视，俾妻人各便近就食；又广置医药，疗其病者，全活不翅万计。其亡不能殓者，为义冢三处，令所在拵骼埋骨。辛卯大比士，直指使选公同考内帘，典试者倚公为衡鉴，得人最盛，二经义实出公手。公为人精严，折狱锄蠹，摘发如神，而□疑其字。大指乃在教化，申饬乡约，讲读训谕，新簧宫，修社学，劝率无斁，广固人士斌斌向风焉。前后两台使者荐剡以十数。三年课最，玺书褒嘉，封赠一如令甲。初封公迎养在邸，既而患疯痺，公晨起视汤剂必躬进，然后视事，入则侍床第，原作第。如是者久之。时复当上计，公以封公病甚，欲投劾归养。封公不许，不得已，遣子妇护封公旋，扳送数宿，而后北上，封公竟不起。公至涿鹿闻讣，一恸几绝，乃附上计簿，晨夜奔还居丧，孺慕如丧太孺人。时毕力襄事，必诚必信。甲午起复，待次都下。铨部督公治行尤异，资俸已深，计征书且下不欲以往来烦公。明年乙未，遂选为广西道御史。是时，公已病瘠，拟以告请。御史大夫衷公惜公去，留之。比疾亟，疏上，而公遽易箴矣。元配叶孺人，婉奕宜家，俭勤佐读。公未离诸生时，蚤卒。继配吴孺人，抚视前孤无异己出。而当公疾亟时，截发请代，剖股和药，尤为节烈，至行人以征公刑于之化焉。初，郑太孺人卒后，封公纳两侧室。公曲体封公意，每事善待之。有庶弟、庶妹各一，尤加友爱。妹许字于何而殇，公待何如妹婿，更为择母家女。女之疾亟时，犹惓惓以弱弟为念，为处置田庐甚悉。公虽仕宦，无长物，而处族党姻娅，恩意独厚，收养其老者，赈贍其贫者，拵葬其暴露者，于人无忤。惟以买封公葬地，为黠者所畸，至为蜚语布之都下，公不为较，然质行素孚，竟莫能损。始公与同邑纳言徐公一轂，微时相友善，公初读《易》，而纳言公以《礼》起家。公感其际遇，复改读《礼》，遂精其业，远近来学者羔雁成群，学成往往致

通显。丙戌，南宮此字，剥。之役，庄、沈二先生赏识公甚。惟余同进弟兄，亦推公白眉云。子一，即应雷，以弟子员入太学，娶明经余廷璧孙女。孙男一：国桁，聘工部主政叶秉敬次女。孙女一，许太仆寺少卿郑公有年孙元霖。郑公，即状公者也。葬以己亥七月十四日酉时，墓在县之清源乡西公塘山之麓。叶孺人先厝杨林，至是祔葬公左，而虚其右，以为吴孺人百年之藏。公生嘉靖乙巳九月十三日，卒万历乙未六月初四日，得年五十有一。叶孺人，生嘉靖己酉此字，剥。十一月二十日，卒万历丁丑七月十二日，得年二十有九。黄汝良曰：班、范二史于经术、循吏，亶亶传之，然罕能兼者。今观徐公纷纶曲台，成就后进绰矣，后苍庆氏奥窆原作窆。一旦绾符此字，剥。剧邑，泽普化洽。即桐乡蒲□疑邑字。之迹无让也。联豸西徐，克复其始，乃绣斧未及行事，而溘尔陨落，何造物者畀以兼长，而不假之永算？惜也，然具足不亡矣。铭曰：

讲艺岳岳，行谊则笃。以训我族，为政循循。恺悌是遵，以席我黎元。我衣既绣，我马既骢，胡然而否胡而通，天独何意于是公。

时万历癸卯岁秋九月上浣之吉。

其二 同上。

赐进士第、文林郎、礼科给事中掌吏科事、年弟王士昌撰文。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加正三品俸、眷弟郑有年篆盖。

赐进士第、文林郎、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劣弟可求书丹。

故广西道监察御史、西安徐公，以万历乙未七月卒。余时从省垣休浣，由里门抵豫章，西安固西走豫章道也。其孤应雷方居苦块，乃哭而请曰：“先子无禄即世，不朽之业幸以累公。”余谦让未遑，于是应雷用己亥七月葬公于邑西公塘阡。又二年，而余以言得

罪，复道西安，则应雷以郑罔卿所为状来，曰：“微公言，则何以明先子之志。”余闻其语而悲之。盖余与公同年成进士，又同以邑长吏被征，又候补郎中比舍，饮相得甚欢，知公宜莫余若，而余又安可辞？按状：公讳任道，字仁卿，别号弘宇。其先东京祥符人也。宋时，有曰楠、曰杓者，同为御史，从高宗南渡，寓龙游，为龙游人。又数传曰彦祥者，赘于西安，乃为西安人。彦祥曾孙势容，实公高祖，世世力田孝悌，以至公父封公良锁，俱有隐德，人谓后必有显者，果而生公。公幼即岐嶷自异，过目辄成诵。五岁时，常夜待母郑孺人织，读书楚楚。母问儿读书胡为者？公答曰：“他日可任天下事耳。”封公闻而大奇之，因以名公。弱冠为诸生，既治《易》，又改治《礼》，善属文，有声。每试必先其偶。尝原作常。再入彀，以数奇不录。偃蹇者久之，公未尝以牢骚见貌也。授经里中，益励志于学。壬午，举于乡。丙戌，登进士第。时，郑孺人业见背，公怅然曰：“吾何以当吾母而有今日乎？”其性至孝，每事不敢忘，类如此。谒选得河南固始令。固始素冲剧，号难治。公至，悉集父老于庭，而问之以所宜兴若、革者若，而事条议数十上，当事者亟赏之，遂行之比邑焉。县故有门摊税七百缗，名为楮榭馆垣费，民苦莫输，公一切报罢。潞藩将之国，中州列城具饰厨传，费几千金，公捧檄叹曰：“坐堂皇为百里长，不能宽恤民力，事至辄加赋，以重其困，恶在其民父母为？”乃悉给以余俸及嘉肺之羨。邑无重征，国无匱役，人至今德之。邑东有均济河，久阏塞，为灌溉忧。公大兴浚，卒延袤且百余里，不费民间一钱。而又驾长桥以利涉，此为邑西春河石梁，详前志。置社仓以备赈，施膏粥以食贫，建义冢以瘞骼。诸所为政，不事斤斤三尺束湿之节。而衽席其长老，训习其子弟，类多古循吏风。且广饰学宫，暇则褰衣延诸生谈说经义，士无不人人意得去。分校省闈，一时号称能得士。前后若御史台、中丞台以至行河使者，报公

最，凡数十上。会入覲，且以治行第一褒，而封公讷音至矣。公哀痛骨立，几不欲生。初，公之将入计也，封公业有寝疾，公即欲自劾从以南。封公慨然曰：“天子方以而故推而父若母恩，视而官而顾以父故，敢负天子耶？亟改乘轺而北之，且余病未及死也。”公不得已乃别。至是得讷，深以不及诀为恨。将卜吉地以藏，又为售家所构，久而后理。毁瘠有加，遂得羸原作羸疾，谒补铨部。太宰才公谓不烦更试吏事，超拜监察御史。人方谓公乃今始躐要地，且得尽展其生平，不啻如治固始时，而公悲思封公过甚，前疾益大剧。维时吴孺人侍邸中，断发毁形，请以身代，勿效。公顾而谓曰：“若勿以我为念，我死无所憾。惟太公有少子，我未及立其产，则何以见先人地下哉。”趣推所有遗之而后逝，其于孝友盖亦天性然矣。公生于嘉靖乙巳九月，距其卒，享年仅五十有一。元配叶，赠孺人。继室，即吴孺人。子一：应雷，以诸生入太学，娶余贡士孙女。孙男一：国桁，聘工部秉敬叶公次女。孙女一，即许配郑同卿孙元霖者也。余惟为长吏者则争言循良矣。顾居常亦孰无抚循思，一旦有所征求，吾力不得于上，亦曰无可奈何，责之民间，以赴期会耳。孰有公税则报罢，属有大役如潞藩之国者，又独以羨馕及余奉应哉！使人尽如公，余知公家即有不给之需，欲有所溢于额贯，父母孔迒，亦庶几不至寻常以尽其民矣。又中州濒河列邑，河迂徙靡常，若公之于均济日时其畚插而豫其疏筑，即河可长无患。目今时事，无大此二众难。天或稍永其年，俾久为御史，巡行方国，精察吏治，以治固始者治天下，其所建白岂无上利社稷，下益民生也者？惜乎其俛予之，而俛夺之，余盖重有感也，是为铭。铭曰：

俾尔德而渊，俾尔才而全。孰开尔先，服官是虔。民生不流，河利实偏。乃如之人兮其何事不刳，胡以不永年。呜呼！骨立而死奚愧焉，吾称其孝丰于人而忠蓄于天，宿草芊芊，素车此字，剥。

往旋，挂剑其处，而识之曰：是惟弘宇侍御史之阡。原作扞。千禩之后其永勿迁，厥嗣绵绵灵妥旃。

万历癸卯岁秋九月吉旦。

按：《通志》：徐楠，宋淳熙二年进士；徐杓，淳熙十一年进士，并龙游人。以地以时，不应有扞辟南渡事。《龙游西徐谱》不详扞辟者何人，但载始祖名勋，字亭玉。楠、杓，其孙。衢《联彘徐谱》，开化汪嘉会《辰庆公即彦祥。行状》云：淳熙后，牒以兵失，邈不可考。盖谱牒无稽，致讹传耳。

明叶敬君先生墓碑铭 墓在下叶后陇冈。碑残，采家谱补之。

有明兼四科总三教之君子，曰大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讳秉敬，字敬君，号寅阳。萃河山之间气，注日月之光华。孝悌为心，忠义为宪。其稽古定制，匠心运机，璀璨于耳目间者，可得而闻也。其精气内翕，元神外朗，浑成于象帝，原作帝。先者不可得而闻也。公，衢之西安人也。□□□□别驾者，为公始迁祖，侨居下峡，遂世居昼锦里。累仁积德，降为百祥，臧孙之有后，于鲁管氏之世祀于齐，此殆筑此宇，碑存小半。基者欤？递传数十世，代生名贤，或隐或见，不殒令闻。讳继任广文者，为公之祖。德之入人者深，懿文为林二字，模糊。嘉言景行，闾里共推祭酒，乃以明经□□司训婺源，升慈利教谕，课士以反躬实践为主，而以动静语默示之范围。一时崛起为名臣者，皆公之化雨也。楚特建有道此句有脱误。讳懋，赠工部都水司主事者，为公烈考，丰神逸迈，秉心塞渊，□□□□□□而栗不以尘缘之通塞，此字，碑存下半。滑其天和见仲以弱冠抡魁，而淡泊谦退，不改其度，一乡之善人乎。配高氏，徽柔静一，《内则》素嫻，以子贵封太安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魁梧硕大，盛气扬休，其远到之器发于岐嶷。幼随婺源任，祖大光先生

问曰：“儿何好？”对曰：“好学。”曰：“学何师？”对曰：“师孔子。”曰：“孔子往矣。”公指《论语》曰：“文不在兹乎？”祖大光奇之。弱冠，即志存经世，凡星纬留伏、舆地险阨，及七略九流之纷纭、六曹五体之鸿巨，莫不博采精研，累累乎如贯珠。壬午，举葩经第一人。时，大光先生痾疾，蹶起曰：“吾孙殆不负孔子矣乎！”已六上春官不第，辛丑始释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请命开沟天都门，沟洫封闭日久，诎一手一足之烈，《谱》作力。公疏壅导流，简而有法。工竣，旋榷荆关。甫下车，即罢重征，一钱必稽掌故，商通而舶至，吏惧而循法，会其所入，赢《谱》作赢。羨什百。转擢开封守。公乘疑乘字。理错综，明可照肝胆，精可析秋毫。它如清宗禄，裁增头，剿巨盗，严告密，均赋役，南山日判可按也。日课诸生艺而甲乙之，刻《孝经》、《小学》、《陆宣公奏议》、《苏长公文选》于游梁祠，每生给一卷，令之诵习，寻绎彬彬，皆有用之学矣。四载，以卓异特闻，升视河南学政。捧诏色喜，居恒以斯文为己任。及握文柄，誓鉴空衡平，为国家搜真材豎义，每演传注抡才，必脱蹊径，或升诸天，或坠之渊，亶亶然各得其所，且端人率前矛当作茅。而非僻者勿录。公盖以文得品乎？秩满，升江西参政。厥俗贫顽，务宽仁而柔辑之，以修班制，以劝农桑，以厚风俗。未几，丁内艰归，而走险者含沙肆毒，为若不闻也者，弹琴咏歌将终身焉。著书数百种，另辟乾坤，自成一家言，士趋其门犹恐不及。且以其俸之此二字，只字其半。所余，启宇以奉宗公，扩地而新邑庙，创石梁而行无病涉，疏堰沟而地称沃穰。当作壤。让兄产，解族争。备荒议禁，舍药瘞枯。居乡之懿行，约略如此。而其尤著者，奉林公之请而辑修府乘，是非无诡，仿太史公制，简端各序骈语，阖郡颂为鲁国春秋焉。甲子，起湖广副使。公识老才练，驾轻车而就熟路，发大号以布天地之施，核军实以奋雷霆之用，正文脉以发山川之灵。适逆珰薰灼，在承天者，又眈眈虎

视。公不恶而严，尝以千金求只字而不可得，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与？仍升江西参政，而公病矣。抵家甫三日，启手足于正寝，大怖将至，含笑原作哭。怛化。公生于嘉靖壬戌三月十一日，终于天启丁卯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娶王氏，封安人，别葬彭溪。子男一人：元会，郡廩生，先公卒。女二人：一适余方伯孙廩生继祖，俱王氏出。一适徐孝廉男庠士钟泰，庶出也。孙一人：全伦，邑庠生。谨涓崇祯壬申十月十五日，葬公于三十都厚垄冈，坤山艮向，郁郁佳城，天赞之矣。核公生平，居家则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孝也；立朝则贞白一心，夙夜匪懈，忠也。敷历中外，则披却导窳，迎刃而解。学也包括万有，陶融性灵，阐百子于寸心，扫千军于尺楮。文之雄也，究天人之奥，严帝皇王霸之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儒之醇也。澡心浴德，养气炼形，嗇兑以养子，珠浮游以守规，中玄之秘也。无相为心地，不二为法门，注金经而会其元，晰宗镜而纂其要，禅之藏也。晚诏学者以昊天罔极一语，直探生身立命之源，而上接洙泗之传矣。郡伯庞侯进公崇祀乡贤，舆论允协，而在天之灵慰矣。公孙全伦以志铭请余，不佞忝属年籍，知公甚悉，谨阐懿德，勒诸贞石。铭曰：

峥山郁郁，灏水汤汤。至人孕秀，奕叶重光。愿学孔孟，进取则狂。味道之腴，袭德之芳。弱冠摩空，学奥文雄。骏足天骥，逸翻冥鸿。栖迟廿载，坚木苦攻。俄发高第，入佐司空。藩臬扬声，独醒独清。所至风偃，所过水平。乃操文柄，说法主盟。华盖一岳，文昌一星。树人为国，身范是则。孝维天经，忠为令德。穷不陨获，达不变塞。化行俗美，自南自北。时或屈伸，道无缁磷。错综三教，订讹归真。著书充栋，富有日新。六经注脚，奔逸绝尘。数值阳九，怛焉顺受。观化正寝，托体山阜。不晦者心，在帝左右。卜世其昌，清白贻后。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正治上卿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前少詹教习、庶吉士、左庶子右谕德、诰敕撰文、浙江应天主考、通家年弟郑以伟顿首拜撰。

举人、门生江东伟较订。

后学晚生孙式书。

崇祯甲戌岁孟春吉旦立石。

右碑尚存二碣，证诸家谱，约缺十之六。据《谱》载字数，原石约高八尺，广三尺，志十七行，铭三行，结衔三行，年月一行，行八十零字，字径七分，正书。惟残缺过甚，《谱》载又多脱误，难获完璧。兹合两方勘校，择其可补者补之，不能补者仍缺之。

明叶敦艮撰《处士栾惠墓表》依嘉庆《县志》录。

先生，王文成公高足弟子也。当时，从游文成之门者，皆名缙绅，而布衣就正者，自心斋王子外，其成德未有如先生者也。及化被遐迹，舆论攸归。郡守林公有年、李公遂，先后敦请为大宾，以光盛典，四方益蒸蒸向风矣。其卒也，崇祀乡贤，与赵清猷、徐景说二公同不朽。呜呼！世有以科第起家者，当时非不赫然，未几身歿而名亦与之俱湮，其仰视先生何如哉？后之人闻先生之风，可以兴起矣。

明方孟旋先生墓志铭见《青来阁集》卷首。

先生姓方氏，名应祥，字孟旋，号青峒，浙江衢州西安人也。唯方氏远有代序，唐白云先生干隐居桐江。孙旺，宋礼部尚书，谥猷肃，始居西安，子孙遂家焉。曾祖景温，祖卓，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郑氏，生孟旋。孟旋六岁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弱冠而学大就。茹古涵今，浩无端涯。应举文字，自辟阡陌，收视反听，耽思

傍讯，陈《志》作询。浮天濯泉，笼挫万物。既而联翩佛悦，劲出横贯，哑钟忽鸣，黄雉变雄，砭熨浇醅，拨刷萎败，卒泽于经术，道理醇如也。未及三十，横经讲授，颀然为大师。万历甲午，选贡入南国学，祭酒冯公避席，以诏六馆。丙午，与余同举南京同年生，遮道指目，以为衣冠有异也。丙辰，举进士。除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天启元年，覃恩赠封其父母，转礼部祠祭司员外，升郎中。乙丑，升山东布政司参议陈《志》作政。兼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奉母丧归，除服而卒，崇祯戊辰二陈《志》作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遗言葬明果寺钵盂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异他儿。三岁饮母乳，留其一以饲弟，长老嗟异之。奉太宜人于留曹，七十介寿，僚友门生登堂拜母，衣冠以为盛事。东行版舆，扶侍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动行路，声酸气咽，越三年如始丧，君子以为死孝也。孟旋娶郑氏，继娶王氏，生一女，嫁徐应立。无子，以从子有章为后，今岁癸卯件系事状，裹粮渡江，请余追铭其墓，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呜呼！孟旋忠诚乐易，洞朗轩辟，文行郁茂，海内皆知为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君亲为天地，以友朋为性命，以吉人善类为头目脑髓，食饮饥渴，呵磨鞞痲，非有使然者也。部党画地，情伪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气吸取，护持善良，蠲除螫毒，疾呼号咷，克臂搏颡，擲揄手咲，不复省顾，而其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将使世道昌明，党论歇绝，狼子豺孙，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为卷阿之鸣鸟，陈《志》作风。而后愉快惻怛，惘悞结轡，倾写如师子之捉象兔，如毒龙之视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叹，穷老尽气，终不衰止。余所交海内巨人，卓犖竖立者多矣，若儒门所谓君子仁人，佛门所谓菩萨誓愿者，吾孟旋其庶矣乎。八十余生，每思以残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微有章之请，虽有意论著麟趾不克自发，孟旋有子矣。孟旋长身修颊，如羽人剑士，振衣抗论，风飘拂生髭髯

间，角巾大带，盘辟矩步，杯酒淋漓，谈讌契阔，灯残月落，显显然如在目中。萧伯玉言尝夜渡桐江，见孟旋坐月影中，白发鬢鬢下垂，两颊戍削，类东坡所云画中须菩提者。余自癸亥别孟旋，不复相见，此语尤可思也。铭曰：

崇祯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则有谷，谷则有陵。精灵觚御，郁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烂矣。天游地极，元气不死。

康熙癸卯三月初九日。

内秘书院学士、同年友弟、虞山钱谦益再拜谨撰。

按：此文是葬后追撰。又有金声所作志铭，疑为葬时所用者，惜未见其文。

清康熙杭世骏撰《文学郑载黄墓表》见《道古堂文集》。

君为有宋名臣介夫先生之裔孙，世家龙江。曾王父讳廷簪，以诸生结乡里，捍流贼，战不利，阖室焚死。王父讳士登，时依母家得免，始来迁浙东之衢州，占籍西安。父讳文忠，不显。君天性孤迥，避俗若浼。为文煦鲜荣而侈冷汰，探幽抉微，动中理解。江夏汪公视浙学，高其文，列君名于庠序。时，方相诱为科举之学，君独治经史，爱玩古文辞，无间寝食。体素羸，病中骨髓，而志益厉，不呻而吟，以诗书为药饵，元气内耗，形神渐离。呜呼！君之生也，与病相终结。君之病也，又与学相终始。位不克扬，年不克寿，何憾哉！伯兄明葬君于黄土垄之祖茔，惧其无闻也，使子万年来乞铭。铭曰：

家三衢，姓郑氏。光琮名，载黄字。隶胶庠，勤学死。生庚辰，讫乙巳。廿加六，年止此。配以吴，不宜子。以毁卒，距一祀。岁丁未，同穴始。櫨可材，谒悼史。征铭词，不虚美。刻坚碑，永无

毁。

清文学郑君求墓志 采《崇德郑氏谱》。

崇德郑子，讳思聘，字君求者，邑庠名士，与余声应气求，道同志合，诚契友也。祖父讳一高，父讳达德，生君兄弟二人，长思盛，君居次。敏慧性成，书楷擅长。童试邑郡，并居榜首。入泮，名列第二，累试优等，一时才名，啧啧人口。时有徐莫贫人姓傅名田者，被盜扳害捕役锁禁，适遇君于崇德市中，惻然怜其非罪受刑，乃脱裘借粟令其鸣冤，得免。事平，傅田拜谢，君曰：“尔应得免，不过贫窶乏使用耳。年丰偿我，凶则任尔为之。”即此一节，君之素履已大可见矣。未几，君没，遗孤二：长日元，次日亨。德配杜氏，矢志孀居，抚孤立节。迄今二子业儒，芸窗奋志，何莫非君积善之报也哉！余自鹿鸣宴后诣崇德里，令嗣日元请志铭，后无铭辞，疑本墓字。遂不辞而书其概。公生康熙丙寅年二月廿七日，终康熙丁酉五月二十日，葬五十五都西坞。

康熙五十六年岁次丁酉冬月，丁酉科举人、眷同学弟黄益照撰。

清乡进士丽天郑公墓志铭 采《崇德郑氏谱》。

公讳一衢，字康叔，号丽天。祖讳良贵，乡饮耆宾。父讳应聘，乡饮介宾。初，应贤良，举鸿胪序班，其继述积累于崇德郑氏之望族，盖以公为最焉。公自髫龄能诗，稍长能文章。性至孝，凡出告反面、冬温夏清，无不共其子职。及弱冠，游邑庠，名登榜首。学宪发艺坊刻，一时缙绅先生皆以大器期公。历试岁科，皆名列优等。累应棘闱，并以额溢遗珠。既而怙恃俱失。公乃叹曰：“双亲既逝，予何独生。虽有紫诰荣封，不过焚黄祭祝。”擗踊废食，几至灭性。

既葬，庐墓侧。服阙，犹依依不忍释去。时，朝廷钦取乡学文行兼优之士，两学师及邑侯白公、郡侯袁公，皆以至孝名儒申荐，学宪谷公允详汇题，公遂举乡进士。当是时，公以二老云亡，青云之志已消，一子仅存，白发之悲将至。定额于每岁之中，施棺木、棉衣、食谷数各计百，随所值，参术药材约数百金。愧在四穷，又于额外有加。他如造高桥、大阳桥、大南桥、下坦寺塔、山庵、龚埠渡船，又费千余金。至置产有求找贴补价者，公不为吝惜。有欠款者，任其还否，不为较量。乡里受公之德泽几四十余年，则公之积累仍然乃祖乃父之积累，公可谓善继善述者矣。公之文，名公衡鉴之。公之行，当道共推之。异日有任辘轩之责者，采之以闻，有不名登青史、配飨贤祠者哉！公生于万历庚戌年六月二十六日，终于康熙戊辰年三月十四日。娶舒氏，生一子：德升。孙一：思元，邑庠生，受业于余。曾孙五：日南、日德、此字疑误。日衍、日蕃、日强，犹生生而未艾也，则公之食报于子孙者，天相宁有既乎？今岁秋，余自陕任假归，门生思元诣余，持祖父行实，乞余文为志铭。余以师弟之谊，义不容辞，爰志其略以为铭。铭曰：

葛藹吉人，今古垂名。纯孝锡类，制艺超群。井坞之阳，庇荫延长。蝉联簪笏，百世其昌。

雍正十年壬子秋月，丁酉科举人、知安定县、文林郎，眷侍教生程玫顿首拜撰。

清授文林郎、江西星子县知县寅庵府君墓志铭 采《显忠王氏谱》。

信安簪纓之族推王氏，其间人品学问秀出于行辈中者，寅庵先生为最也。按状：公讳荣统，字贯卿，号寅庵。幼敦敏，读书自经传史汉，暨唐宋元明诸大家，沿波讨源，靡不穷究。弱冠游庠，旋食饩，名噪一时。丙辰登贤书，一榜为之增重。辛未会试，房师户部

郎中李公清载得公卷特荐之，评云：理学经学，实有体勘工夫。因额满见遗，深致惋惜。嗣是而公齿渐高，亦倦于计偕矣。公生五岁而孤，事孀母，先意承志，每夜必起问安，无间寒暑，有疾扶持抑搔，吁天愿代；居丧，哀毁骨立，族党咸钦之。盖其天性厚，而观感于前哲者深也。姊氏年二十而寡，体恤备至，怡怡数十年，至老不衰。居恒口不言阿堵物，手一编丹黄并下，为文得韩、欧风度，而精于王、唐法脉，著有《四书讲义》、《周易题旨》、《左传纂要》、《寅庵文稿》等书藏于家。门下士，一经指授，辄脱颖而出。待人藹如春风，循循善诱，进谒者莫不肃然避席。饘粥仅足自给，一介不取，人不敢干以私。郡守甘公士瑞题其室曰望重儒林，表实录也。丙戌，大挑二等，借补绍兴府嵊县学训导。部推直隶河间府肃宁县知县，调江西南康府星子县知县。公以民社任重，愿就广文，改授宁波府鄞县学教谕。居官，以敦风俗、培人材为先务，寒士则甄拔之，学校则申儆之。正直之称，孚于舆诵。司训某有玷官箴，公耻与同列，即解组归。多士祖帐邑门外，有泣下者，他日犹相与问起居不辍。观于此，而公之生平可知矣。年逾七十，晨起端坐而逝。生于康熙戊子年八月十六日未时，卒于乾隆丁酉年八月二十八日午时。配吴氏，敕赠孺人，先公卒，合葬于坦源积笏山，乾山巽向。丈夫子四：长登贤，辛丑岁贡生，例选训导，娶范氏；次登宾，娶徐氏；三登庚，早世；四登贄，丁酉拔贡生，任江西布政司理问，娶周氏。女子四：长适贡生徐讳常崧公次子、恩贡生、候选教谕崇浩；次早世；三适岁贡生、温州府乐清县学训导徐讳正仁公次子、邑庠生明景；四适同榜举人、拣选知县、借补湖州府武康县学训导徐讳常纯公长子、岁贡生、候选训导崇悦。孙六人，三游庠。孙女三人，皆适名族。曾孙一。铭曰：

幼孤知学，慈教成名。英年食饩，壮岁宾兴。禄虽未逮，鹏已

开程。杏林小挫，苜蓿终耕。司训嵎邑，应召肃宁。再知星子，旋逾四明。嫉邪秉正，投簪濯缨。陈编娱老，风师后生。

乾隆五十年岁在乙巳阳月既望。

赐进士出身、诰授通奉大夫、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年家眷世侄费淳顿首拜撰。

清拣选知县若庵府君墓志铭 采《显忠王氏谱》。

三衢若庵先生讳荣绶，字紫卿，姓王氏，朝梧父执也。与先大人同领乾隆戊午乡荐，受知于海宁可亭陈公，时称瑜、亮。朝梧幼侍庭帙，尝闻先大人言曰：“若庵之文，瑰瓌英伟，渊淳岳峙，旷代逸才也。其为人直而温，愿而敬，刚而无虐，克敦孝友，不为缘饰，是所谓文行兼优者，愿汝曹效之。”梧识诸心不敢忘。厥后梧成进士，历词垣。邮闻世弟登履、号竹人者，游庠入贡，克绍箕裘，心窃慰之，然未晤其人也。乾隆丙午，予告在籍，竹人自山阴渡江来谒余。喜其风流倜傥，相与唱酬。一日，出先生遗集示余，因得窥全豹，益忆先大人之言而耿耿焉。嘉庆丁卯，浙抚阮公延余主讲衢之正谊书院。维时竹人亦倦游归里，朝夕聚首者年余。获拜先生之墓，竹人跪而请曰：“先考奄岁三十余矣，未有表志，愿乞一言，以光泉壤。”梧虽不敏，其敢以辞。谨按状：先生家世，忠孝流芳，理学名臣，代有著闻，吾父志潜溪公墓碣，亦既详言之矣。先生，潜溪公长子。幼颖悟，读书过目成诵。十三游庠，廿五登贤书。屡荐礼闱，铨选知县。因父年迈，奉几杖不敢远离，辞不就职。暇则博览汉唐宋以来大家古文，得其精髓，下笔辄如泉注。著有《若庵文集》。先生文名重于时，夙所交游皆贵显，而毫不干以私。衢府学宫前有旷地，旧有营弁演武。先生慨然倡谕，集同志扞泮池，移教场于峥嵘之麓。其他无所表见，以潜溪公在，不敢自专也。至引进后学，循

循不倦。卒之日，士林惜之。嗟乎！以先生文章品谊，驰驱仕路，其事绩当更有可观者，乃竟以孝廉终。未及中原作终。寿，岂非命耶？抑留德泽于子孙，以昌厥后耶？先生于康熙癸巳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乾隆己卯年九月初八日卒，年四十有七。配徐孺人，孝廉讳沐公女，贞静贤淑，克尽妇道，生于康熙丙申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乾隆乙亥年正月初二日，葬乌石东山冈；继配何孺人，岩头耆宾之女，熊丸荻画，饮藜茹荼，生于雍正壬子年三月二十九日，守节五十余年，得邀旌典；副配李孺人，抚孤成立，教养兼至，生于雍正丙午年五月初二日，卒于乾隆辛丑年五月二十四日，附葬府君茔侧。生丈夫子一，即世弟登履，字素占，号竹人，娶程氏年伯天台教谕讳遥公女也。生女三：长适增贡生龚大鏞；次适太学生徐溶春，守志待旌；三适常邑拔贡郑汝骥公子名善。何孺人生女一，适太学生周鸣鸾。孙二：世英，郡廩生；世芝，邑庠生。曾孙四：德健、德仪、德仁、德佳。英出诸孙曾将以诗书大其门，槐荫之茂基此矣。今墓在衢大南门外一里松园塘，戌山辰向。爰拜而铭之。铭曰：

吾宗年伯，若庵先生。文行兼立，哲人典型。孰短其长，孰屯其亨。槐荫之植，不于其身。南门之外，郁郁佳城。是惟先生之域兆，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二月中浣。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原任山东兖沂曹济兼管水利黄河等处地方兵备道、加三级、仁和年愚侄朝梧顿首拜撰。

清进士西泉府君暨配徐孺人墓志铭 采《显忠王氏谱》。

三衢西泉府君讳世亮，字鹤衫，余己卯典试浙闾所得士也。其先世汴人。宋绍兴间，御史中丞公讳珉者，扈跸南迁，遂籍信安，赐祠显忠。厥后代有闻人，如元之隐士全闲公以理学著，明之都宪在

庵公以名臣显。及生高祖澹庵，行有隐德。曾祖潜溪，孝悌足称，载在邑乘。祖荣纯，父巽，均有积德。伯祖荣统，乾隆丙辰举人，仕星子令；荣绶，乾隆戊午举人，拣选知县。堂叔登贄，乾隆丁酉选拔，仕至云南新兴州知州。庚辰春，西泉进京会试。谒见时，询及家世，与予宗，皆本晋望族，分派太原、琅琊。而琅琊迁衢，乃晋文正公之后，三槐堂之流荫也，宜科第蝉联，簪纓踵接。西泉，□族之选也。生疑脱而字。天性孝友，读书颖悟，总角游庠，与学士余朗山联名，时称瑜、亮。乃困于棘闱，屡荐不售。因援例入监，应顺天乡试，又房荐堂备，仍归家教读，连应浙闱乡试。至己卯恩科，始登贤书。明年庚辰，遂联捷。年已五十八矣。予垂帘校阅，得生卷，见其文，秉经纬史，学养兼优，知为宿儒，春闱果捷，不得谓诗书误白头也。然西泉数奇殿甲，后归班铨选，又以迈母在堂不获改就教授。余犹以为老当益壮，如汉之平津，唐之高适，仕宦有期也。乙酉秋，余复奉命典试浙江，取中得衢州程生德贤。丙戌，进都来谒，问及西泉，始知客秋溘逝。余哭之恸，抚膺而叹曰：“天乎命耶！”以西泉之才学，可以树帜文坛，夺标翰苑。即其为人，质直忠信，勤敏恪恭。出而宰一官、试一邑，亦必有可观者。乃遇困而屯，占坎而蹇，盘桓于始，穷厄于后，竟以进士终。家无余资，亲友门人，醴贄送葬，是可哀矣。其同年许君曾有挽联吊之曰：十有七次棘闱，幸得慰心绫荐饼；六十三年苦境，不堪回首釜生尘。不可谓非数奇者矣，虽然存顺而没安，名成而望著。上足以绳在庵公之武，乡会连登；次足以继全闲公之徽，德谊并茂，亦不负黄卷青灯显扬载志。西泉生于乾隆癸未年三月二十四日酉时，卒于道光乙酉年十月初六日申时，享寿六十有三岁。配徐孺人，东台令讳崇烜之长女，夙娴《内则》，贤淑宜家，喜愠不形，穷达无异，有鸿案齐眉之节。生子三：长瀛；次□；三鬯，郡庠生。女一，适开化县庠生余翰臣。孙二：

长钰；次琯，业儒。呜呼！西泉其亦将剥尽而复耶？今墓在城南乡，土名回龙山，屋基丙山壬向。余为志之。铭曰：

三槐之后，代有闻人。西泉继起，科甲联登。德行素者，志愿宜伸。功名既遂，禄秩未膺。始困而娠，终蹇而屯。寿虽周甲，处约终身。牛眠伊卜，马鬣斯成。惟兹兆域，永奠英灵。丕承先绪，垂裕后昆。

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仲冬月 日，通家宗弟鼎拜撰。

宋赵清献《题徐夫人墓表铭》见《清献文集》。

夫人徐氏，故陕西提点刑狱、尚书屯田郎中讳泌之女。母曰汝南县君叶氏夫人。性宜家，晓义理，归进士吴君颖，尽妇道，事舅姑，以孝终身，人不见其懈。君以文名于时，先夫人二十五年，无禄而亡。夫人确诚洁行，训覆诸孤，严整有法。治平三年八月三日以疾终，享年六十八。其所备棺衾，至窆窆之事，与属纆之日时，夫人皆能预言之，无一毫差。夫人生平慈悯，乐施恶杀，日诵浮屠书。待内外亲族，莫不以义。善著于乡学，凡友朋至其门，则悉力为具；邻里急难有不给者，辍所有以济，虽贫无憾。死之日，远近老少涕洟赍谂。子男三人：组、绪、纯，悉孝悌，读书有举业。女二人：长适陈旦，次适徐毅。并尝获乡老荐诸孤从治命。明年十二月十六日，就所居第之东山，徙浮石吕坦吴君之柩合葬焉。扞之母，赠彭城郡太君夫人之姊也，继赠天水郡太君于夫人为妹也。组不惮极远，由太末来剑南西川，求铭于扞，其勤已如此。扞，徐出也，于夫人为最亲，不得辞。铭曰：

夫人至性，孝睦介正，逝刻藏所，一出治命。明哉贤乎！文孰可罄，句铭万里，是谓子令。

宋徐夏氏宜人墓志铭

采《峡山徐氏谱》。

夫人与余妻母，姑侄行也。平时见妻母，屡称夫人之贤，切切而教诸女曰：“夫人守志辛苦，以立徐氏门户，始终妇道，一无疵颣，汝等宜以为矜式。”此言常在耳。政和丁酉岁，余自夔赴阙，道过龟潭。时，妻母与余妻皆不幸而亡，妻之从兄江孚中，余平生友，惻然谓余曰：“吾妻母亦已亡矣。欲以政和八年九月丙寅日葬于玉泉乡北山之阳。”诸子以状来，求余原作予以，与前节异，改余，下同。铭墓。余私有记曰：得非余妻母屡称其贤，使诸女以为矜式者乎？曰：然。然闻其家宛转亲戚中，自有贵人达官，胡不取其名而下属余？孚中曰：徐氏之家饶于财，乡曲之毁誉者，类多畏忌，然其诸子亦不之求也。子素阔略，囊中不殖一钱，遇有缓急，推以与人无难色，决不疑子之谀墓取金，况夫人与予妻母正姑侄行，子又素闻其贤，为予妻母铭其可辞乎？余无以辞也，遂铭之。夫人姓夏氏，世为衢之龙游人。十岁丧母，十三岁丧父。居丧，哀毁以成人礼。及笄，归于西安徐侯讳浹，字泽甫。泽甫公力学有闻，应举不得官，郁郁而死。夫人年三十，阖门终丧，悉弃铅黛弗御，誓不二适，鞠养诸孤，事舅姑以孝闻。未几，舅姑相继沦没，持丧甚严。时，泽甫之兄尚无恙，日益滋念，得干蛊子以克家。夫人乃辍长子学邦规者，使与家事实代伯父之劳也。夫人以事舅之礼事其伯，以事姑之体事其姒妇，盖世之为妯娌者为尤难。而妇人于财尤啬，平居昵昵相嫌隙之间，未有不缘财利者。夫人公平竞慎，义聚二十余年，所持如一日。故于妯娌之间，略无间言，人就此字疑误。难之。逮异籍，始以家事自任，荐享膳馐，必身先之，意以教诸子，使朝夕从事于学。诸子延接亲友于外，必盛饌于内，略无虚日。故诸子相与游者多贤士。政和七年四月初五日，以疾终，享平六十有八。男子四人：曰邦规，婺州

助教；邦光、邦彦、邦信，为州学内舍生。而邦光以贤为将仕郎。虽未从政，而皆讲学不辍，遵母训也。三女：适士郑子珽；童时敏；江敦信，即孚中也。孙男五人：松、棣、楠、梧、杞，已就学。孙女六人：长适郑续中，次许嫁承信郎冯原，余尚幼。夫人秉性慈惠和淑，乐施予，拯人之厄。内外亲姻有缓急归者，周恤之，无不满意。兄之子懦不立，恐绝夏氏祀，屋宇所居之房，此句有脱误。收养教诲之如己子，卒为成人。其振举亲族，皆此类也。晚始奉佛道，晓其书，理致甚高，疾益深，悉召诸子谓曰：“吾数止此，汝无以药，为姑待汝父死日，吾瞑目矣。”后果符其言。益知夫人报此字疑误。惠而识明也。铭曰：

兰之质兮蔚而柔长，兰之华兮静而孤芳。生乎深林兮其德愈彰，掇之不朽兮掩之不藏。时既逝兮隕于秋霜，悠然仙去兮归于山阳。宫笏以为容佩兮飘霞裳，落尘世兮散天香。夫人之懿德兮予以比方，我作铭辞兮发其幽光。

朝奉郎、前权发遣夔州路转运判公事、赐绯鱼袋陈汝锡撰。

奉议郎、知秀州海盐县、管勾学兼内劝农公事徐浩书。

从事郎、新辟雍博士叶三省篆额。

宋陆游《题留夫人墓志铭》见《渭南文集》。

庆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赓赴告其母夫人之丧于山阴泽中，曰：“赓不天，早失先人。先人无他子，赓于母氏相倚为命。稍长，娶妇韩，赓出游获从一时知名士学问，母氏与妇韩治家事以待赓归，赓虽游不敢甚远，母氏寿而康。闻有小疾，则驰归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见赓所与诸公论议，辨质文章，则大喜曰：‘使汝常在吾傍，讵有是哉？’今年六月，赓客都下，得报母氏有疾，赓即日归，行二日，而遭大变。至家，已无及矣。俯仰天地，岂能生存大事未

终，不敢致毁，惟是幽隧之铭敢请于执事，庶忍死以须执事忍却乎？”按状：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马廌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师古，世为儒。夫人适西安人徐君讳国润。徐君一乡善士。其卒也，故尚书谢河谔状其行，而内相洪公迈志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许与，可信其贤。夫人资端重，色庄言厉，然遇慢己者，辄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严，夫人左右无违。嫁女妹，凡已嫁时服饰妆泽无所惜。与先后处，自始逮终，欢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见称于族党闾里者，多夫人相之。而废之学识卓然闻于世者，抑又夫人教诲之力也。是可以得铭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废也。女子子三：知武当县刘馆新，知乐安县刘琇，前监太平县税韩朴其甥也。孙男曰鲁。孙女，长适进士翁时敏，余二尚处。卒之岁某月某日葬于清平乡官檐山，祔徐君之墓。铭曰：

三代益远，世废女史。岂无淑人，曾莫之纪。埋玉于泉，孰知贞坚。我文尚传，夫人与焉。

明初宋濂《题祝母叶氏坞门阡表》见《潜溪文集》。

姑蔑祝君应昇谒濂金陵，备列其先母之行，丐濂为表揭墓上。呜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夫表者所以焯德盖美为之庸何伤，而濂以弗能者，非过激也，盖有所感也。私窃自念吾先妣之弃诸孤，越十三春秋矣。县绎虽有其名，而至今无文。方思俯伏荐绅先生之门，以求发其幽辉，而一时故老凋落尽矣。瞻望昊天，蠢然伤心。呜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虽然应昇之请力矣，濂或遏而绝之，则应昇将有同濂之感。颇闻之君子不以病于己者病夫人，于是因应昇之言而经纬之。应昇之言曰：先母讳了心，姓叶氏，世为衢人。年二十二，来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敕有过无弗及焉。自先君歿，与汪夫人同帷帐者垂三十龄，情意款洽，无乖忤

之色。每子妇进饮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妇应曰：“然。”始敢下箸。非惟事长之有礼也，其加励于应昇者，惟恐弗率于理，时立应昇于前，而语之曰：“吾不暇泛引古今事，以诏汝姑即汝家言之，汝目击焉，或耳闻焉，效之宜若易易也。尔祖南剑教授，君与乡先达徐公友善，徐既卒，二子析田不能平，由尔祖片言而决，各受田万亩，二子德尔祖之靖其争也，请以亩二千为寿，尔祖力却之。逾年，二子强之登切，乃纳其闲田五亩。辞多而受少，今人所难。尔当效尔祖之介。当尔祖之歿，尔世父甫三岁，尔父方在妊，后三月而始生。尔祖母江夫人，冰雪自守，寡母孤子，相依为命，凄然于寒杵苦镫之间，卒能再植厥家。尔当效尔祖母之勤。尔父由儒补郡吏，从衢调婺、台二州，迁建平县典史。遇刑狱之有疑者，必傅经典。其无辜坐系者，必察其状，理而出之。以故所至，人咸称其贤也。尔当效尔父之仁。尔祖若父，其善行盖不止是。吾耄矣，不能详也。以吾之所言则其所不言者宜以意逆之也。初，江夫人聘我以事尔父，我至则江夫人歿久矣，我不及侍养也，所不深恨者幸而有尔也。尔当听吾言籍而佩之，他日有所成立，使人谓江夫人有孙，是吾志也。”呜呼！应昇何从而能受先母之托乎？先母颇涉猎传记，每见书纸在地，必掇拾付之水火。虽入粪溷中，亦固取之。人问其故，则曰：“仓颉造书时，鬼尚夜哭，可贱而蹂之耶？”性尤巧慧，凡纫制缕结之事，极其工致，诸女多师之。经其指授者，皆合绳尺。然鬓毛种种，未尝少自暇逸。所御衣衾，或当漱浣，必躬亲作之。子妇女隶求执其劳，弗从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寿七十二，以某年月日葬于西安县靖安乡大坞门山之原。男一，即应昇。孙三：曰士成、士同、士宁。先君讳化孙，前若干年卒，其墓既别有志。惟先母之葬已久，未有刻文，吾子幸畀之，非惟有以慰幽录于泉壤，抑将有以昭示子孙，使服膺慈训于无穷也。先是

应昇为浦江校官，濂获与之游，尝为记其寿谥堂者，堂盖为母作也。备闻其母贤甚，因为表其墓曰：诗有之，无非无仪。说者曰：妇人无所专于家事，有非，非妇人也；有善，亦非妇人也。斯言也，岂曰妇人不宜有善哉？以其行不出闺门，谓虽有善，人无从而知之耳。世之妇女贤者非不矚然明也，颇求其故，皆其子孙有以扬之，故令闻炜煌不随时而泯没也。然则隧石之文，其可不亟图之乎？呜呼！应昇能之，而濂有弗能焉，其可作也已，其重有所感也已。

按：《浦江县志》载，祝彦明，三衢人，元教谕。又祝应昇，十一年任，姑蔑人。以戴良《九灵山房集》考之，其《送祝彦明诗后序》谓：彦明，至正初，以宪府之荐，调官吾学，需次几十年，始克领其教事。及复土田之侵，夺新屋庐之朽败云云。与《浦江县修学记》及濂作《浦江学田记》应昇事相同，则应昇、彦明当是一人，其任浦校官在元至正间，而此表则在明洪武初也。

明李母徐孺人墓表 采《石屏李氏谱》。

清流令李君为进士时，予已与之相识。及去为县令，中间少得相见，以至于今二十余年。听其议论，观其动静，与其冠履服用、谦逊温厚之气，无异往昔时。世尝谓富贵能移人，岂信然耶？君自清流任满而来，当迁秩，恳乞致政还乡里，所司为之言，得遂其志。将行，则自状其母氏之行，来请曰：“先母没既葬，不肖不忍其德行泯然无闻，欲具石表诸其阡。愿先生赐之文而刻之，不胜大幸。”予以其有旧好也而许之，受而读之，然后知君之为人，实母孺人之训也。孺人姓徐氏，讳观，衢之芦岭人。曾祖□，祖均保，父巨源。孺人蚤失怙恃，鞠于其姑，聪明柔淑，姑亦爱之如己出，教之以女红翦制之事，不待程督而能过人。及笄，配李氏可耕。可耕，宋丞相文清公宗勉五世从孙。孺人既归李氏，克尽妇道，以相君子、事其舅姑，以

孝顺名。洪武初，可耕应求贤举，赴京师。时兵燹后，邑里萧条，家无余费，孺人极力具甘旨以奉二亲，僮俸少长衣食之需、宾客亲故供馈之费，莫不给足。而自奉则甚俭薄。可耕以亲老辞归，见家道不替，而二亲益康裕，欢爱有加。舅没而姑老，孝养益谨。且性好施，与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尤笃于教子，庠为邑庠弟子员，每归，辄询其所学，有进则喜，尝戒之曰：“为学必勤，持身必俭，交友必信，而出言必顾其行，能如此为人之道其庶矣乎。”后庠果登进士第，任县令，而有能声。生于元至正乙酉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卒于大明永乐壬辰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寿六十有八。明年二月某日，与可耕合葬本里之峽山。子男三人：暹，早丧；次广；季庠，即清流令。女一：曰瘠，叶谦其婿也。孙男八人：揖、援、扑、操、哲、持、执、抚。曾孙十一人。噫！昔吕原明之母申国夫人性严有法，教原明事事循蹈规矩，故原明德器成就，大异于人。然则古昔以来，母氏之贤而能成其子之才者多矣。若孺人之贤，世俗盖少见焉。故予于孺人之没也，著其大概而勒之兹碑，庶闻者有所感激焉。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史兼经筵官、金陵李时勉撰。

按：《石屏李氏谱》载：庠致仕归里，筑别墅为宴逸之所，具园林之胜，尝掇其概为石屏八景，且绘为图，庐陵曾棨为之序，优游林下者二十余年，年八十余卒。姚《志·循吏传》引天启《府志》谓寻以劳勩卒于官，误也。

明太守瞿溥姬广陵赵氏墓碑记

在鹿鸣山寺门前。

予自比部出守衢，道经广陵，遴女士既覩赵氏聘之列于侧室。氏行四，闲雅且都，克娴礼节，聪慧过人。善鼓琴，晓音律，弈棋、樗蒲，皆精通。而奏琵琶十八拍，卓绝一时。其女红工巧则绪余也。

广陵固多佳丽，而此其出类拔萃者矣。侍予二年有奇，计生辰未滿十八，不幸蚤夭。予怜之，欲以归殡彼里，而适寒冰坚合，河闸为梗，因卜葬于鹿鸣山麓，去郡城里许云。苏子曰：“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方氏之偕予入衢也，见衢水澄清，喜曰：“碧绿如斯，邗水所无。”命婢挹水于盘，举以自照，玩阅自怡者久之。又于舟牖隙中，窥山峦耸秀，诧曰：“□□□□称维扬胜概，然培丘耳。”夫岂速是似有乐而安焉之意，然则今之窀穸兹土，在姑蔑无以异于江阳也。虽不必故里，而氏之心亦可以无遗憾矣。嗟乎！坟墓生荆棘，牧豎原作豎。游其上，昔人悲之，矧桑沧变迁，陵谷更易，则长陵亦闲丘陇耳，何有于氏哉！予有感而伤悼之，因为之纪岁月如此。

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季冬之吉。

赐进士第、知衢州府事、西蜀维西瞿溥立石。

清吊赵姬墓诗碑 在寺壁。

吊赵姬墓，和赵高门恒夫先生韵

前溪卓元基履斋

芙蓉江上开，纤纤原作扞。手才撷。霎时风妒花，光沉和景灭。捣麝已成尘，余香犹恋蝶。还作膏面诗，意使遗容悦。苏诗：昌诗如膏面，为人作容姿。萧萧树白杨，飘堕琼枝雪。琴筑响空山，无弦声哽咽。王孙真可人，幼妇词凄绝。冷雨吊幽魂，哀云迷洞穴。地下若伤春，碧土应凝血。

武原朱大龄竹巖原作岩。

怀古览遗碑，余芳不堪撷。空山四无人，清虚归寂灭。当年燕子楼，晓梦迷蝴蝶。土死感所知，女容为所悦。夜雨打梨花，满地飘残雪。墓草几回青，寒泉依旧咽。断肠琵琶弦，广陵散已绝。作诗当招魂，结伴临荒穴。晚来归路遥，磷火凝碧血。

西冷许弘健毅夫

空花本无踪，原作踪。余香那可撷。惟有文章巧，能使久不灭。风流瞿太守，惜花甚蝴蝶。埋香山水间，聊以慰所悦。亦有赵黄门，诗格敌冰雪。感此发清吟，一字一鸣咽。佳人既难再，赏音亦中绝。风骚旨趣深，岂为此荒穴。莫认杜鹃花，真是纱窗原作窓。血。

娄村沈钦夏思安

信步到林垆，芳蕤初可撷。宿雨修山容，尘翳自消灭。粲然巖原作岩。花红，勾引寻香蝶。藓磴独高攀，探幽意所悦。嗟彼三尺坟，远映梅花雪。旁有石炉泉，泠泠声忽咽。谁能解此情，宛若弦凝绝。摩挲一片碑，读罢吊寂穴。风流不可追，杜宇空啼血。

云间卢畏盈月川

梅花初欲谢，芳条聊可撷。行行到江边，天阴日明灭。落英遍小坟，悠悠引蜂蝶。拂试百年碑，读之惨不悦。扬州移琼花，色白娇似雪。檀槽一拨响，流泉若为咽。赏音遇使君，风流雨韵绝。妙事不终谐，痛哭忽临穴。至今蜀山头，啼尽杜鹃血。

广陵申甫笏山

幽花满路旁，寂莫无人撷。行行到古坟，荒烟淡欲灭。不见锦兜央，空飞白蝴蝶。剝藓读残碑，惨然滋不悦。难留塞北花，易尽江南雪。《香山真娘墓》诗：难留连，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至今山下泉，犹学弦声咽。我本广陵人，飘零正愁绝。睹此一心伤，题诗吊重穴。应怜碧草多，啼尽王孙血。

茸城周绍谏牧园

我爱黄金花，登山曾采撷。忽见古墓旁，碑版半磨灭。秋草遍秋原，秋花引秋蝶。咄嗟谁氏子，淑美余情悦。赵家钟丽人，肌肤映冰雪。览镜惜容华，听泉每呜咽。可怜紫檀槽，小弦忽断绝。使

君自有妇，岂得与同穴？徘徊多感伤，落日殷如血。

茸城周绍烈兰圃

出郭忽惨凄，白杨枝可擷。累累尽古坟，姓氏多灰灭。就中有姝丽，舞裙化蝴蝶。飘扬感路人，彼美足怡悦。当年擅倾国，聪明净冰雪。妙伎一为陈，滩响更呜咽。连城壁忽碎，广陵散遂绝。蜀中有石镜，埋轮同金穴。瞿公彼都人，伤心泪凝血。

武原朱振潢丹麓

孤坟落日斜，野卉薄言擷。抚兹一片碑，藓蚀字半灭。山翠画原作画。修眉，云髻迷芳蝶。余霞作舞衣，膏沐为谁悦。况当寒食时，满树梨花雪。四野多悲风，山鸟鸣幽咽。命薄例红颜，而我大痴绝。凭吊独低徊，洒泪临其穴。不观北邙山，多少英雄血。

水西卓庭镛丰山

芳草虽有情，萋萋谁采擷。夕阳自无语，渐向西山灭。孰与吊孤坟，双双粉蛱蝶。人生梦幻耳，何须鲜欢悦。柳叶苦攒眉，梨花空妒雪。黄壤卧残碑，读罢增凄咽。凤尾与龙香，弦断声已绝。石犬伴幽魂，月姊临荒穴。泪眼滴桃花，红雨多成血。

明衢守瞿公，有爱姬，姓赵氏，广陵人。妙音律，尤精于琵琶十八拍。年未笄而卒，葬城西之鹿鸣山。后数十年，黄山赵恒夫先生过而赋诗吊之，殆如昌谷之于苏小小墓，香山之于燕子楼是已。余承乏常山，阅西邑乘志，知风流韵事，俱为前辈有之。一日，诣同乡沈子思安署斋，又见寓公词客迭和哀吟，音声清婉，分明是琵琶怨恨曲中之语，姬亦可无憾于泉下而不在乎年之永不永矣。爰嘱思安诸子，镌石以贻后来，安知此诗不为好事者流传作三衢一佳话耶？敢缀数语识名于末云。海上叶承子敬跋。

雍正壬子岁立秋前一日。

明宋濂撰《佛智弘辩禅师杰峰愚公石塔碑铭》见《潜溪文集》。

禅师讳世愚，号杰峰，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讳某，以书诗传家。母毛氏，尝有妊，梦观世音送青衣童子，觉而生师。自幼好礼佛塔，迨长遂入兰溪显教禅寺，从孤嶽嵩公供洒扫之役，已而薙除须发为大僧受具足戒，昼夜奉芻铎惟谨，用针出指端血，书金刚般若尊经，忽抵几叹曰：“纵能尽书一大藏教，亦属有为绝如梦幻不可控搏，盍学无为以明心宗乎？”出谒古崖纯公、石门刚公，涕泪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语之。师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时年二十五矣。师复叹曰：“年日以增，而学日以退，岂非闻见未充无以启发知解乎？”踏涛江而西，见诸善知识。时，布衲雍公、断崖义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岩高峰之道师，一一咨叩，下语不契，中心愁乱，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逾户限。闻止岩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禅寺，门庭虽高峻而获证悟者甚众，亟往谒焉。止岩曰：“南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师闻而愈疑，仍还南屏，诸缘尽舍，类气绝之人。行坐寝食，不恂觉知，唯一念历然在太虚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闻邻席僧唱证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处，豁然如释重负。举目洞然，不见一物留碍，喜跃不自胜，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祇为太近，故人自远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虚空进出日轮红”之句，乃走见止岩，游姑苏，走天池，求证于元翁信公。元翁，止岩之师也。元翁问曰：“上士从何来？”师曰：“大慈。”元翁曰：“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师卓锡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锡杖，尔将何卓？”师因作礼。元翁曰：“尔可归见止岩。”师既见，备陈悟由。止岩喝曰：“何处见神见鬼？”师曰：“今日捉了贼也。”止岩曰：“赃在何处？”师便喝。止岩曰：“开口合口都不是，向上举将一句来。”师曰：“遍界明明不覆藏。”止岩竖起

竹篔，请师指名。师便掀倒禅床。止岩曰：“尔欲捋虎须耶？”师复作礼。止岩连打三下，嘱曰：“善自护持，他日说法度人，续佛慧命。”次日，命为侍者。服勤三年，又还南屏住，山樵隐逸公请司藏钥。寻入大慈，为上座。元至顺二年，师归西安。西安乌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废为瓦砾之区，师独结茅庐以居，蛇虎纵横，了无恐怖意。乡民以为有道者，负糗粮盐醢以遗之。师澄居摄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载。声光日振，缙素之士坌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无所容。县大姓陈君嗣宗为造殿堂、门庑及经藏、钟楼之属，其制如大伽蓝，且置山若田，取其入以给众。帝师大宝法王闻之，赐师佛智弘辩禅师之号。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录师之行业，请主广德石溪兴龙禅寺。师祝香报恩，归之于止岩，表其自证也。向化之盛，不下乌石。时，连留三夏，乌石之众念师去乡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还。适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龙眠、曰宝盖、曰普润，皆延师开山，为第一祖师。起应之，无不感慕而奋迅。国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黄君镇、戍将徐君与启普度水陆大斋五昼夜，金谓非师不足拯拔沉沦。师勉强成行，竣事而返，略示微疾，召门弟子勉以精进入道，索笔书偈曰：“生本不生，灭亦不灭。撒手而行，一天明月。”掷笔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师全身藏于乌石慈云塔院。师处菩提场历五十夏，住人间世阅七十春秋，四方参学莫知其数。能其法者，则慧观、慧进、德随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则慧实、道达等二十又三人也。《二会语》四卷，已刊行。丛林中云：师道价倾四方，非惟禅流奔凑。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纳麟，若中书兵部尚书黄公德昭，若江浙行省左丞老老，若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驰书问道，或上谒亲问玄要，得其片言只字，宝之不翅南金。师之法施及人，可谓博矣。使其正席，缺二字。则惠利所被，宜益广。今乃仅止于斯，

有识者恒伤之。纪载遗行，以昭示来裔，要不得而遽略也。德随既出世西安之崇寿，佩师之德不忘，与道达共图不朽，计结集成状，征予为之铭。予声圆悟之道，实发临济。心髓之秘，其五传至荆叟，功用益弘，际遇穆陵，宠遇甚至。荆叟再传而至天池，以慈悯之故，诱引初机，恒俯而就之，不为高绝难攀之行，使人望门而还，所以其弟子布满东南者甚夥。若师者，则天池之嫡孙也。师求道深切如救头，然本心既明，出语皆法，弹指之顷起大道场于久废之余，非其福慧具足为人天师畴克若是耶？造铭以勒诸塔，一以著师之善继，一以励来者之进修，当有惕然自省者矣。铭曰：

先佛振灵，青童应征，拓化原兮。生而质美，逢佛辄礼，性之存兮。历抵诸师，问答难疑，入无门兮。大慈云矗，遮山络谷，法雨均兮。奋襁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瘖兮。如药瞑眩，有眼不见，耳无闻兮。其指顿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轮兮。周遍法界，无内无外，显一贞兮。百千妙玄，开目洞然，照无垠兮。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群兮。瓦砾之丛，化为宝宫，金碧文兮。公侯之贵，驰书奉贄，祈普熏兮。生灭两非，去住一机，漫云云兮。太虚凝碧，万里无迹，绝纤尘兮。乌石聿崇，清泉不穷，示法身兮。遗行有炜，表者太史，勒坚珉兮。

清徐之凯撰《鼎建莲华住持乾敏证公老和尚塔铭》在莲花寺。

吾郡北陲四十里，介孔道，临溪有聚落曰莲华。溪之上为梁以利涉，曰莲花桥。桥北有寺，端敞峥嵘，清静而俨雅者，曰莲华寺。余少过其地，桥已堙，寺则蘅茅斗室而已。有之，实惟我大师乾敏老和尚始。师盖授法于具德老人，而传临济正宗者也。余向读梅村吴先生所为具公塔铭，爱其文沉博瑰丽，因以想见具公及入灵隐观诸杰构，又仰怡俯骇以谓非人力意计之所能及，复矣盛哉！今师

于莲华，犹具公之于灵隐也。然灵隐有历叶禅祖为开先，有西湖鹳岭为名胜，据膏腴奥衍之区，集王公大人之护。而衢故荒确之区，冠盖阒寥，人根浇钝，加以异军苍头伏阴愆阳相属，是纡筹缔造之艰。具公一之，师且十之矣。且具公法嗣特盛一时，传宗至六十有八人，皆颀颀焱举，难以著卓越殊尤之望，而师独丕承前绪，广福利之传，而抗群英之表，岂偶然哉？戊辰春，友人王子宛虹谓余二字，今蚀。曰：“某获交于师笃且久，今亡矣。时，从师三字，今蚀。弟子彻堂读所述《莲华自叙》，如或见五字，今蚀。之。属彻堂以塔铭请，敢以为四字，今蚀。先生辱。”余敬谢不敏。及庚午，余自睦州，五字，今蚀。道出莲华，得瞻礼师遗像，蹶飞虹，六字，今蚀。跻层阁，意有所愜，此字不明。旷然兴三字，今蚀。感，乃斋肃援毫而志之。按：师讳济证，字乾敏，别号幻来，本云间王氏。三字，今蚀。高曾以巍科通籍，父祖文学，母叶氏。四字，今蚀。幼读孔孟书，能默识。而性耽虚寂，四字，今蚀。说无生理。年十七，遂祝发于郡城北禅五字，今蚀。寺，师老衲奕朗五年，勤苦参究，于六字，今蚀。龙华睡梦中，闻邻单僧一喝，四字，今蚀。始得省悟。已而知具公以三峰家法五字，今蚀。阐临济宗旨于淮上，辄渡江参叩四字，今蚀。法座。于是，皈依于广陵之天宁，授戒四字，今蚀。于秦邮之地藏，扣激于甫里之海藏五字，今蚀。庵。初得传禅律并行之法，旋四字，今蚀。于西堂悟棒喝交驰之用，最后以参五字，今蚀。夹山公案示红炉点雪之机，则已了五字，今蚀。澈一切大事因缘矣。当是时，师三字，今蚀。既空诸所有，惟时念老母，诚恳纡结，五字，今蚀。间啮指心动，辄担荷瓢笠，千里定省。然栖心湛寂，无所滞碍。故虽暂违函丈，具公弥契重之。及其赴灵隐之请，则一十五年。疏附景从，去住一辙，而听夕执侍，不离者四载有奇。乃对众委付，授以衣拂，嗣衍济宗。此师所从入道行由也。先是，衢有祥符禅寺，常山有静觉禅院，并请

师住持虔切。乃师自付法后，出居江滨天真古刹，由天真入静觉，以闻具公示寂，雨泣东下，枕苫龕侧，与主席晦山共定龕，卜塔于灵隐而归。又将以是秋会临封塔，适莲华诸弟子挽居其地，祥符主者蹶而留之，夙缘所在，因为卓锡。自此寒烟衰草之场，得追灵姚《志》作雾。山盛事矣。盖师前后说法，凡四道场，其开式姚作戒。结制在祥符者再，莲华者一，皆摄初机入道之法。所至法席之盛，一如具公天宁地藏。时而栖真习静，则惟莲华最久。常姚作尝。一夜，风雨中寒甚，闻堕水呼声，矍然惊起，设大誓愿，以桥工自任，遐迹倾动，栉沐勤劬，期年即竣事落成，计梁五虹，桥三十有五丈，高广称是。而鼎建佛寺巨功，因以踵起。其鸠庀则肇自右姚作左。掖楼，次佛殿经阁，次诸佛相，并巨丽庄严，玲珑矗爽。初无只椽坏土而圯址，栋梁、丹漆、陶甌之储，如云如雷，不脛而幅辳，洵丰功伟烈矣哉！寺成之日，以治蔬旁圃，忽涌乳泉一泓，冰融珠溅，清冽香腴，冬夏不涸。而桥下画放生界，则鳞族百种，游溶戛曳，于于煦煦，偕乐忘机，共称禅悦胜境云。然师于是则已授法上座彻堂真命坐莲华方丈，而退居白鹤山中。是时，灵隐大众屡请主持法席，坚不欲往。诚哉！超情离见，有而不居，非师孰能与于此？其后下武林，扫塔灵隐，复历访江淮禅契。又明年，折简定阳，招王子宛虹，留连昕夕，作蝉蜕机语。越三日晨起，搭衣礼佛，焚香趺坐，说偈而逝，时丁卯六月九日也。师癯颜修髯，眉宇清惠，性简默，与人真挚，恬和笃慕。师亲交友，而不隳于情识；阐扬觉路，锻炼学徒，而不滞于文字，是其灵奥渊通，悉本纲宗师法。故出其绪余，能建立广大行业。乃世俗徒就桥与寺以诵师功德不朽，非本论矣。第法运禅机，本无名相，即使道范当前亦止目击道存，而不能形诸语言文字，况乎音容既邈，物化迁移又孰从加之拟议以为表彰扬挖也哉！余以俗缘乖忤，不获亲随侍堂庑，仅从宛虹得编译涂次其语，

然而奉扬之余，恫恫于中，隐若有所会合，倘所谓瓦砾糠粃皆具佛性者非欤？己巳之春，彻堂得吉兆于寺东，名曰化鹏，地近清献阡域，前绕三潭，而桥跨其右，即宛虹所赋“桥横百尺，水曲三潭”是也。爰以是冬腊月初四日，奉全身入塔，缙素咸集，遐迩叹咨，而凯继为之铭。呜呼！死生超脱，师本无心，而大道昭悬，人资摄受。后之凭吊兹土，亦将有流连感慨于斯篇者已。师世寿六十有三，僧腊四十有六。铭曰：

卓哉地灵，结因禅定。不染污泥，是莲花境。师秉夙慧，禅机内蕴。根虚寂心，发诸正信。瓢衲水云，历选梵行。深究天人，勇猛精进。龙华一喝，轰如雷震。苇渡广陵，顶礼慧命。授临济宗，阐扬宗镜。龙象护持，仔肩巨任。妙悟夹山，只词诠订。鉴此字，今蚀。原别流，万缘同莹。罔极之思，天随气应。擎菓囊馱，千里温清。以此字，今蚀。忉利经，齐参佛性。功用惟仁，津梁惟圣。一切有为，体归清静。悱惻贯通，在远若近。设广大愿，慈悲奋迅。彩虹沉沉，壁立坚峻。奠丽嵌镶，砥平端正。上躡云踪，下规月晕。普遍德施，鱼龙寂听。爰启净土，答诸天讯。大众丕宣，欢喜奔趁。山辟邓林，水浮泗磬。榭楠之来，魁梧十仞。困窳仓城，湿蒸遗剩。摄匠雕镂，七宝辉映。法相庄严，拈花微瞬。的烁荧煌，丹砂白盛。行业观成，灵光俨镇。功满不居，息机玄暝。白鹤洗心，灵山寻盟。示虚无相，乘除法运。正觉洞开，超圆大乘。说偈焚香，理归无尽。呜呼道何，端倪像留。此二字，不明。丹靛法门，焄蒿旃檀。此四字，不明。香烬万众，有情郁陶。嗟唁化鹏，三字，今蚀。之墟吉祥。形胜藁突，包罗此字，今蚀。龙蹲。虎二字，今蚀。竞三潭，回鑪九峰。列觐师宅，安焉阿檐。幕六字，今蚀。刳既作，丰碑塔铭。是頔玉检金轮，幽此字，今蚀。明永庆。

大清康熙三十年辛未中秋之吉。

赐进士第、奉直大夫、四川成都府茂州知州、太末弟子若谷徐之凯撰文。

乡进士、浙江台州府太平县学训导、灏西法弟子菊亭叶盛芳薰沐拜手篆额。

选拔贡士、定阳法弟子王文龙宛虹氏薰沐拜手书。

嗣法门人天真、上净，

剃度弟子德树、德昇、德恒、德祥、德基、德宁，

本寺住持暨两序等同立石。

宛陵弟子刘子宜敬镌。

末细书护法弟子肤施县知县邵有声等五十九人，皈依弟子杜德鼎等以德字名者十一人，叶重蕙等以重字名者四人，□迎弟子德峰等十五人，授戒弟子重志等二十八人。

清陈鹏年撰《祥符禅寺顿闻和尚塔铭》在明果寺。

衢郡柯城有祥符寺，创梁天监三年，命额于宋大中二年。间而中兴，顿闻二字，当在下句禅师字上。于我朝之甲寅岁，则禅师之力也。师讳本修，湖广辰州之辰溪县人，姓万氏。父名朝禄，母姓蔡。三十二具戒，僧腊三十有八。生于明万历己巳八月十四日，终于康熙戊寅二月十四日，报年七十，坐脱全身塔于明果霸陵之西源，坐子癸午丁之向。迁云鹤下山之形，即师祖庭之处也。师为儿童时，性至孝，耽恬淡，绝尘缘，茹蔬断荤，遂发修善心。比长，贸易江浙间，遇南岳二僧，讯问：“归投觉路，可能离尘否？”僧曰：“汝若真实修行，先须了却恩爱，自能洗脚上船。”遂祝发于明果形山弘淖，遍参名宿。一日，觐天目大觉和尚，堂外有僧唱云：“满目天花落，快活在其中。”师闻之，豁然如桶底脱落，遂作偈曰：“忽听声鸣一物无，静知应动嘴嘘都。毋容些子空无相，顿起金乌旋转虚。”书呈，

大觉竟竟曰：“意作么生？”师挥袖而出，携瓢旋衢。时形山和尚节制于天宁，师向前问：“生死关头未透，乞师指示。”形山拈竹篋曰：“唤作竹篋则触，不唤作竹篋则背。不触不背，这里道一句。”师振威一喝。形山曰：“这一喝，从哪里得来？”师曰：“当机全不让，此理不吾欺。”形山曰：“临济宾主句作么生会？”师曰：“打破困困镜，无处著针锥。”形山曰：“休草草。”师惟道力弘深，故如红炉点雪，不徒竿头进步已也。岁丁未，衢之绅士因祥符古刹鞠为茂草，敦请渡芦，师遂卓锡斯山，乃与诸檀信谨启邨园李公，率众善缘起建大雄殿及藏经阁、金光明殿、讲堂，香积无不□具，佛像巍然，比丘云集，使规模构就、法席崇殊，真所谓赤手竖空拳茎□成宝盖者矣。呜呼盛哉！丁丑岁，师□乌巨之请，而飞锡祖席，重开仪偃□面掀翻雪堂公案，垂机末学，续□□型，拽杖明果，扶起沙盘，流通正□□传灯于形山淖淖续慧命于雪峤。信而雪峤信远承临济之宗师，传临济第三十二世，从佛授受有源。其入室受道者，有道启旭继辉丛席立振□风而德澄净远嵩仟德弘乘，俱继师席，各震宗犹。予于乙亥岁奉特旨授西安宰，莅任数月，闻师戒精严，因访于祥符寺。德容道貌，令人悚然起敬。溯其自来，知与予有桑梓之□数年以年，遂成交契，而师终不干□私，予益钦服之。戊寅二月，师忽逝□法嗣道启将谋建塔，而请志于予。予与师生同方，交叉最厚，遂诺其请。□簿书鞅掌，卒卒无须臾之暇。余适奉命纂修统史，以致延阁。近奉钦命，总督河道，日理于黄、淮、汝、泗间，事□欲偷闲片晷作冷淡生活，愈不可得。甲辰春，道公复以书来请，择于甲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奉师归塔。余□□怅然者久之，因思二十年来荏苒因循，前言久食，今无可待矣。急□管□键户志之，并铭曰：

唯师顿闻，生于辰溪。锡飞□□，重振昭提。秋月澄圆，豁□□□。正法眼藏，为世指迷。巍峨□□，绝人攀跻。一朝解脱，

絮不沾泥。作佛东土，神游极西。灵□□□，龙护封题。

时雍正贰年仲春月上浣之吉。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前武英殿总纂修官、署理直隶整饬霸昌道兼理屯田驿船粮饷事务、山西按察司副使、署理江南江宁苏松常镇淮扬七府徐州一州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苏州府知府、南薰殿方輿馆纂修官、江南江宁府知府、海州知州、山阳县知县、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长沙法弟陈鹏年顿首拜撰。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阙里法弟孔毓坦顿首校书。

赐进士第、文林郎、知河南南阳府新野县知县加一级、灏水法弟周孙著顿首拜篆额。

末列祥符、乌巨、明果、金峰四寺继席门人、剃度门人、徒孙、法孙、法曾孙、徒曾孙、徒玄孙、徒远孙及皈依弟子谢光斗、余思廉等。字半剥蚀。

祥符道启旭梦笔老僧稽首书。

宛陵弟子刘茂钟敬镌

以上墓。

《衢县志》卷二十

名宦志

汉 贺 齐

隋 辛大德

唐 李 祎 李 峴 赵 涓 李 素 侯 高 薛 戎

五代 吴越 钱 即

宋 郑 荣 王 丝 高 赋 彭汝方 高至临 胡唐老 汪思温
 贝钦世 姜 机 张应麒 袁 甫 孙子秀 范士表 王应麟
 舒 瀛

元 朱 霖 朱 睿 白景亮 陈 孚 巴延布哈德济

明 王 恺 汪朝选 唐 铎 黄 爽 傅 裕 柴伯安 姜 仲
 杨守恭 郭 敦 夏 昇 邹 震 唐 瑜 罗 文 廖 铉
 林 典 饶 泗 沈 杰 戴 旦 黄仁山 张润身 林有年
 李 翔 林 钟 张 江 黄若愚 冉崇礼 谢 濂 李 遂
 刘起宗 杨子臣 周 臣 杨 准 张 泽 俞大有 梁问孟
 韩邦宪 李一阳 许国诚 王临亨 李 懔 林 云 杨世勤
 刘有源 俞琬纶 林应翔 贺康载 花上苑 张文达 伍经正
 邓岩忠

清 成晋徵 袁国梓 白拱薇 蒋士芳 王弘仁 李 忱 李呈楨

鹿 祐	晋大忠	陈鹏年	杨廷望	王世甲	任之俊	陈 本
岳 淳	张锡锦	刘甫冈	姚梦石	周壬福	王绍燕	陈元谦
吴来鸿	缪 梓	饶廷选	李定泰	吴艾生	张培基	杨国正
刘培元	刘汝璆	陶庆麒	如 山	陈恩受	欧阳烜	解 煜
刘国光	伍桂生	邹仁溥	林 启	黄大华	徐士霖	世 蕝
周以翰	王 绰	徐光烈	李龙元			

附：宦迹举要

名宦志

县有贤宰，地方之福也。前事者，后事之师。以古为鉴，不如以人为鉴，是宜博采前贤之往迹，以为后世之良模。其大者，勋劳在国，功德在民，或立专祠，或并祔祀，具有史策可征。其小者，一言一行，要亦不失遗爱之存，历久不磨，斯为盛德。兹举其实有贤劳者录之。然衢附府郭，同城而治，唐之刺史，宋之知军，掌有实权，而县令反无所表见。未可泥于县志成例不载府官，惟择其治绩于县攸关者，甄引一二，以示其原，庶几上下济美，相得益彰焉。

汉

贺齐（《清一统志》）字公苗，见《三国志》本传。山阴人。汉献帝时，旧志作建安十六年任，不知何据。以《吴志》本传考之，当在建安元年以前。若十六年，齐已为新都郡太守，其误无疑。余绍宋修《龙游志》定为兴平间，诚是。太末丰浦民反，齐转守太末长，诛恶养善，期月尽平。陈《志》无，姚《志》仅列名于《职官》。

按：是时，信安犹属太末境内，故依《清统志》名宦首例之。

陈《志》以梁刘勰居首，姚《志》以郑平居首。勰虽政有清绩，而太末已分治；平虽镇守峥嵘，而非地方令长，皆未当。

隋

辛大德（《隋书·虞绰传》）天水人。为信安令，诛翦群盗，甚得民和。炀帝徙虞绰于且末，绰走大德所。岁余，有识绰者，与绰俱为使者所执。会有诏，死罪得以击贼自效，信安吏民诣使者叩头曰：“辛君人命所悬。辛君若去，亦无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讨贼。大德获全。《北史》略同。赵《志》有，陈《志》无，姚《志》据《通志》补。

唐

李祎（《明一统志》）吴王恪次子，据柯山碑为吴王之子、太宗之孙。《唐书》表作吴王孙。《清统志》从之。封信安郡王。叶《志》：善事继母，抚异母弟祇以友称。当袭封，固让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开元时，徙信安郡王。累为衢州刺史。景云、开元间，两刺衢。治严办。《清统志》作辨。子岷，亦刺衢。

李岷（《全唐诗·传》）信安郡王祎之第三子。乐善下士，以门荫入仕，历京兆府尹。天宝中，杨国忠恶其不附己，出为长沙太守。时京兆雨灾，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岷。”乾元初，收东京，按治逆党，多所全活。终衢州刺史。

赵涓（《清一统志》）冀州人。德宗初，为衢州刺史，不为观察使韩滉所容，奏免官。帝见其名，问宰相曰：“是岂永泰时御史乎？”对曰：“然。”诏拜尚书左丞。既至，劳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闻，不信也。”本《唐书·德宗纪》。

李素（《韩昌黎集·河南少尹李公墓志》）初为度支郎。衢州饥，叶《志》作时衢饥。杨《志·五行》引《韩集》：元和二年，衢饥。择刺史，

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叶《志》作莫如素。遂刺衢。叶《志》云已祀名宦。

侯高（李翱《来南录》）元和四年，信安令。（李肇《国史补》）李迺为衢州刺史，以侯高试守县令。高策杖入府，以议百姓，亦近世所难也。

薛戎（天启《府志》）字元大。朱彝尊《石桥诗》碑跋同。按：《唐书》本传作元夫。未知孰是。河中宝鼎人。亦出《唐书》本传。元和七年任。柯山石桥碑，即元和间刻。（《明一统志》）为衢州刺史。叶《志》并举衢、湖、常三州言。以廉正宽大见称。

五代吴越

钱卽附。（《明一统志》）吴越王诸孙。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狱在衢，啖卽以荐牍使往治。卽曰：“吾宁老冗选中，岂忍以数十人易一荐乎？”至则，平反之。

宋

郑荣（《两浙名贤录》）字光远，寿昌人。天禧三年，进士。天圣初，奉使契丹，严毅威重，虏深敬惮之。使回，真宗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今见其人矣。”以外艰去。服阙，起知衢之西安。廉能才干，深得民心。卒官，民抚柩攀号，护其丧还葬，立去思亭于境上。

王丝（《两浙名贤录》）字敬素，萧山人。范仲淹《墓表》作会稽人。真宗时，进士。判衢州，有惠政。外台移领婺州，衢人争于境上曰：“我州一鉴，何为见夺？”

高赋（《宋史》本传）字世臣，中山人。嘉祐中，三字，据《清统志》增。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

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东都事略》作伏辜者数人。蛊患遂绝。郡人为立生祠。此语见《明统志》及叶《志》。

彭汝方（《明一统志》）饶州人物。鄱阳人。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状，擢知州事。方腊叛陷歙、睦，且至衢境，无兵可御，众皆奔溃。汝方独守孤城三日而陷，骂贼以死，诏谥忠毅，官其家七人。今有后裔在衢。

高至临（天启《府志》）自睦寇陷衢，彭守汝方死。公至，筑城，三面浚濠，北阻大溪。后数有叛将，皆不得薄城，民赖以无恐。

胡唐老（天启《府志》）建炎三年任。《通志》：字俊民。苗傅犯衢，胡据城拒之，会大雨雹，城上矢石俱发，不克攻，遂引去。祀名宦。

汪思温（《两浙名贤录》）字汝直，鄞人。绍兴间知府。时有自称祁王过郡，府史请避郡治以舍，思温不许。未几，柔福帝姬过县，将械尉，思温亦不许。亡何而二人皆坐诈冒，一时以思温为有识。迁司农右府少卿以老。

贝钦世（《於越新编》）字圣表，上虞人。绍兴中进士。授西安尉，居官廉介。

娄机（《宋史》本传）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改知西安县。巨室买地为莹域，发地遇石，复索元价。机曰：“设得金，将谁归？”后仕至参知政事。

张应麒《通志》及《两浙防护录》均作应麟。（康熙《府志》）字瑞伯。乾道二年，据陈《志》补。为西安丞。治石室堰垂成，山水暴涨，急湍乘堰，堰将坏，应麒惶迫，策马赴水死，堰得不坏。尸浮水上，面如生。淳熙二年，赠少卿。至今春秋庙祀。详见《水利》下。

袁甫（《清一统志》）鄞人。嘉定中，知衢州。立句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

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宋史》有传。

孙子秀（《明一统志》）绍兴人物。余姚人。绍定中，进士。性沉毅，遇事敢为。尝知衢州，有善政。奏立孔氏家庙如阙里。累官浙西提刑，周行郡县，狱为之清。迁太常少卿。

范士表（《两浙名贤录》）字叔端，兰溪人。丞相钟之子。嘉熙戊戌，以别院亚选登第，通判衢州。适有啸聚为乱者，守委印去，人心大震。士表摄郡事，集筹画，为守备计。半旬，首恶就戮，妖党悉散，百姓赖之，欢呼曰：“我辈若无范权州，皆为鱼肉矣！”司封郎中杜梦炎志其墓，称“有全活衢郡之功，赏不酬劳，禄不及德，公论憾之”。

王应麟（《清一统志》）字伯厚，庆元府人。即今宁波，非处属之庆元。淳祐中，《宋史》作元年进士。《南宋书》以为宝祐四年文天祥榜。调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视之，输赋后时。应麟白郡守绳以法，遂立办。诸校欲为乱，县令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应麟以礼谕，众皆誓服。

舒瀛（《四明志》）字登甫，奉化人。登宝庆二年进士。授衢州西安尉。兵难卒起，瀛先众捍敌，死之。朝廷嘉其忠，官其子模。

元

朱霁（《明一统志》）衢州路总管。杨《志》：在大德十一年。有惠政，尝修《信安志》。叶《志》有“讼简民安，具诸简牍”语。

朱睿（苏天爵《神道碑》）元贞十年，成宗改元元贞，仅三年，无十年。此疑有误。总管衢州路。衢之西南黄陵堰，溉田数百顷。睿曰：“此农政先务也。”庀工完之。此条见姚《志》。考《省志》、《府志》均未载有朱睿其人。

白景亮（《明一统志》）衢州路总管。有德政，尝膺宠锡之荣。

（《清一统志》）字明甫，南阳人。为衢州路总管。时徭役不均，吏缘为奸。景亮核验田亩为之，轻重视田之多寡，民不劳而事易集。郡学之政久弛，诸贤塑像以及祭服、乐器、诸生廩给，景亮皆为之备，儒风大振。性廉介，妻尤俭约，惟以脱粟对饭而已。部使者上其事，特召褒美。节《元史》本传。

陈孚（《清一统志》）临海人。迁衢州治中，多著善政。

巴延布哈德济《元史》作伯颜不花的斤。（《清一统志》）字苍崖，辉和儿旧作畏吾儿。人。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达鲁噶齐。即达鲁花赤。阿尔辉旧作阿鲁灰。引兵经衢州，军无纪律，所过辄大剽掠。巴延布哈德济曰：“阿尔辉以官军而为民患，此国贼也。可纵之乎？”乃帅兵逐之出境，郡赖以宁。升浙东都元帅守，御衢州。顷之，擢江东道廉访副使，阶中大夫。十八年，陈友谅遣党王奉国等寇信州，巴延布哈德济自衢引兵援之，日夜与贼鏖战，粮竭矢尽，自刎死。追谥桓敏。总管马浩同时赴水死。

明

王愷（宋濂《墓志》）字用和，当涂人。己亥冬，王师克三衢，擢左司郎中，总制衢州军民事。增城浚濠，置游击军，募保甲；翼余丁及旧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则斥并城废田五万七千亩，使之耕以自给；民有田力弗能艺者，听军士贷耕，而为输粮。县官籍江山、常山、龙游、西安四县丁壮，凡六丁之中简一以为兵，置甲首部长统之，丁壮八万有奇，得兵一万一千八百。无事则为农，脱有警则兵者出攻战，而五丁者资其食。孔子家庙之在衢者，公为新之。庚子夏，伪汉寇龙、江，上召严陵帅葛俊捣广信以牵其师。道衢，公谓俊曰：“广信，伪汉门户。彼既倾国人寇，宁不以重

兵为守？非大将统全军以往不可。若出偏师挠之，未见其利。设有挫衄，吾衢先绎骚矣！”乃止俊而请胡公大海。往。胡公至，而广信溃，一如公言。

汪朝选（天启《府志》）九江府人。知西安县。《表》：在太祖吴元年。廉勤为政，督编版图，监造海舟，工费有节，里胥无弊。

唐铎（《明一统志》）凤阳府人。《清统志》作虹县人。洪武初，叶《志》：庚子岁，从太祖征江州。为西安县丞。以德化民，声誉大振。后累官兵部尚书。

黄爽（《清一统志》）黄冈人。洪武初，为衢州知府。叶《志》：洪武三年任。营府治，增城堡。兴水利，以资灌溉。有奸民为乱，亲入其垒平之。去任后，居衢。与郡丞余伯深并祀清节祠。郑辰有记。

傅裕（嘉靖《府志》）洪武二十三年，西安令。山西泽州人。政尚平易，公勤爱民，催科无扰。

柴伯安（天启《府志》）河津人。洪武初，为西安县丞。十四年，邻寇窃发，诱邑之九都民为盗。伯安入其地，抚谕之，皆泣拜归顺。其从盗数十家，悉捕诛之。民感其德，图像于土神庙，至今祭祀焉。杨《志》引与原本小异。

姜仲能（《明一统志》）洪武中，知西安县。陈《志》：洪武二十七年任。四川泸州人。性刚，临事有为。县有戍卒数人肆暴不悛，仲能虑为患，执送京师戮之，民赖以安。叶《志》：兴学校，修坛墼，庶务咸举。祀名宦。

杨守恭（天启《府志》）江西新淦人。建文元年，知西安县。据《表》补。临政不苟，豪民巨室犯法，贵要多为求免，公按论不少贷，四境肃然。升给事中。

郭敦（《明一统志》）永乐初，知衢州府。叶《志》：洪武二十三年

任。字仲厚，棠邑人。时郡中旱蝗，敦斋戒，率僚属遍祷于神。夜大雨，蝗漂没以死，民获有秋。其妻勤俭，躬事蚕桑，茧成多白，独于楣间结成金缕如带。未几，召为礼部侍郎。叶《志》：满去，民思之若父母。（《清一统志》）衢俗，贫者辄焚尸。敦为厉禁，且立义阡，杨《志》以郭外隙地百余亩令葬贫者。俗遂革。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劝弛其禁，弗听，疾亦瘳。在衢七年。永乐初，坐累被逮，耆老数百人伏阙乞留。两说微异，姑并存之。

夏昇《清统志》、《省志》及《题名记》并作升。（《明一统志》）永乐初，知开化县，有政绩。升衢州知府，尽去宿弊，籍丁粮之数，定为等则，赋役均平，民咸戴之。（天启《府志》）字景高，盐城人。廉而且能，吏民畏服，被诬去官。其后曾由政。《题名记》作正。简贞继任，民思昇，谣曰：“曾也增不上，简也减不下。若要民情安，除非是老夏。”吏部以实闻，复任。

邹震（天启《府志》）字方昇，新喻举人。天顺间，《表》作元年。知西安县。存心宽厚，不事苛刻。在任六年，民乐其宽而怀其爱。

唐瑜（《清一统志》）字廷美，上海县进士。天顺五年，知府。杨《志》表。重建郡学，复孔氏祔田，造石塘浮桥。岁祲，祷雨立应。有仓大使贫，卒于官，其妻鬻女以殓，瑜赎之而归其孀。

罗文（天启《府志》）高要举人。成化六年，任西安教谕。杨《志》表。持身端谨，范模后学。

廖铉（天启《府志》）崇庆进士。成化二十一年，知西安县。杨《志》表。端洁明通，慈良恺悌，力勗抚字，爱民如子。尤以兴学校、崇道德为先务，捐俸调羹、鱼粥、施棺，政多异绩。升云南大理府同知。胡昱为撰《廖公去思碑》。

林典（天启《府志》）字汝淳，莆田举人。弘治元年，西安教谕。杨《志》表。学政严肃，启迪有方，科不乏人。尝典两京文衡。

饶泗 《清一统志》进贤人。弘治六年，知府。杨《志》表。恤旱灾，兴学政。在任五年，妻孥不入官舍，布被脱粟，官厨屡空。民立明德祠祀之。

沈杰 《清一统志》字良臣，长洲人。弘治十一年，知府。杨《志》表。修雉堞，建窝铺。疏请孔氏子孙承荫博士，复赵清献公祠，浚河，引石室堰水入濠，皆有利于民。

戴旦 《天启《府志》》字克寅，浮梁举人。弘治十八年，知西安县。杨《志》表。心存忠恕，治尚宽平，春风惠政浹洽于人，若宋之所谓九事，元之所谓六事者，皆兼有之。陈《志》谓为再思碑语。擢判南闽汀州府。杨《志》作荐升大理同知，涉上廖铉而误。

黄仁山 《天启《府志》》字元静，江西新淦人。由进士升南京刑科给事中，抗疏数十上，忤时宰，出守严州。寻，谪西安县丞。下车，即署邑篆，芟锄强猾，清厘积弊，改邑庠号舍，开泮池，遂利科目。间巷有歌，道路有谣，学宫有祠，士林又哀次公异政十有六条，各系以歌咏。转尹鄞县。去之日，民为立去思碑于清献祠北之水滨。

张润身 《天启《府志》》直隶陈《志》误作江南。成安县进士。正德十二年，知西安县。杨《志》表。明敏精励，咨访民隐，剔奸搜弊，罔不尽心。常曰：“上期无负天子，下期无负斯民。”此二语，据陈《志》增。如奉檄清理田粮，根求弊端，悉行厘革，税亩归正，得上古均田之意，刻石于邑门，杜绝后奸。

林有年 《清一统志》字以永，号寒谷，莆田举人。正德中，为御史，谏迎活佛，左迁丞令。世宗即位，擢知衢州。改淫祠为社学，选教读，令诸生肄业于中。织染局段匹取于荒丝，岁入酬金数百两，有年却之。以衢道要冲，立节省法，支应视昔减半。岁饥，捐俸以赈。去之日，行李萧然。详方豪记。

李翔（天启《府志》）广东揭阳人。嘉靖四年，推官。杨《志》表。性至孝。将赴衢，以母道远不能就养，留其妻孥侍母，独携一老仆赴任。清操自持，杜绝馈遗，朝夕食止供一干鱼。刚正质直，不能外饰媚悦。方于事上，厚于礼下。作兴学校，诸生进见，礼遇若家人父子。然谳狱案成，虽在上者少欲轻重，翔不易也。西安有强贼数辈莫诛，翔至，立杖杀之。后刺邵武。

林钟（康熙《县志》）字太和，别号凤山，广东高要县进士。嘉靖四年，知西安县。杨《志》表。居官不事苛刻，狱讼平而徭役均，租庸减而夫差省。作粥活饥，停征逋负，苞苴请托不行。他邑有疑狱，积年不断者，当道令钟勘之，悉得白。郑骧《感恩碑》记略。

张江（天启《府志》）字宗海，号盘溪，江西庐陵县举人。嘉靖八年，知西安县。心存仁恕，持守廉洁，政由古道。兴学校，正士习，明乡约，立小学，复义仓，设义冢，禁淹没，均徭役，子视其民。民爱之如父母，歌咏成帙，名曰《稽古化民录》。立生祠于罗汉寺。寺废，又迁显报寺。

黄若愚（康熙《县志》）江西临川县人。嘉靖十年，任西安训导。杨《志》表。赋性刚直，持身方正严毅，为诸生敬惮，博学，尤长于《诗》，至今人思其教焉。

冉崇礼（康熙《府志》）河南中牟县进士。嘉靖十二年，知西安县。在任四年，冰檠自守，秋毫不以烦民。训饬群吏，裁冗费，节赋役。凡陂堰溃决，必躬亲修筑，早潦有备。

谢濂陈《志》作康。（天启《府志》）福建闽县人。嘉靖十五年，为西安训导。杨《志》表。经明行修，勤于课士。代巡傅公凤翔陈《志》简作傅翔。廉之，称其“器度庄雅，文学优长，堪为师范”。

李遂（《名山藏》）字邦良，丰城人，唐中山王后。嘉靖五年进士。十七年，迁衢州知府。一用风化为治，暇则招友讲学，如为郎

时。处州饥，流民以采矿为名，纠集入境，大肆掠劫。遂与推官李文进轻骑直逼矿山住宿。贼闻，中夜焚寨去。时，随从不满百人，火起，皆促遂出，遂坚卧，曰：“贼不意吾至，将谓大兵合矣。此烧寨走也。”已果然。文进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饥民，不为患苦足矣。”遣兵蹶送出境，封矿而归。郡厅有丛冢，相传为郭璞墓，发之不利。遂曰：“景纯不没于此。”发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邱所树者。又周王庙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子祠。一日，衢山谷民造庭者数辈，遂问：“父老何诉？”皆曰：“自使君下车，里闾无扰，豪横改行，民辈已老，见守衢未有如使君者。民辈特来望颜色。”考治行第一，升苏松兵备副使，仕至兵部尚书。

刘起宗（天启《府志》）字宗之，号初泉，四川巴县人。嘉靖十九年，推官。杨《志》表。听讼以仁爱济刑威。至于情法两难决者，必援大道以权之。庚子冬，衢因前时铜山矿出，处民悍猾，盗矿者千百为群，残毒居民。官兵剿捕，战不胜。起宗亲帅义勇兵壮往攻，矿徒阻险相拒。乃先遏其归路，断涧渡徒杠，分兵为左右翼，连伍相应。善射者数人、果敢力能负重者数人冲前，执戈矛盾者殿从之。贼忽出一人右趋欲骚阵，我殿后亦一人左往向之，遇而相搏，遂斩其首以示贼。贼惊惧，进薄之，溃乱，归至涧，徒杠断，遂失次攀援岩石奔去。官兵夹击之，俘获甚众。自是，矿徒避迹者数年。

杨子臣（天启《府志》）字惟敬，四川南充人。嘉靖二十三年，知府。柯山有摩崖题名尚在。轻刑薄罚，爱士急农。下车，值岁歉，请监司赈贷而益以俸资。丙午，岁大旱，竭诚致祷，甘雨如注。

周臣（天启《府志》）字子忠，顺天霸州籍，吴县人。嘉靖二十八年，知府。杨《志》表。自奉俭朴，莅政严明。存心公正，奸吏无所用计，士夫无由请托，受罚者靡不输服。公余，即阅书，录养生之

说，题曰《厚生训纂》。去之日，耆民攀辕于道。祀名宦。

杨准（天启《府志》）字汝宅，号安吾，宜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任知府。才高识广，意笃行坚。郡中机要事，或创或更，无一不出公手。（《清一统志》）郡故多火灾，准浚古河绕龟峰，火灾顿息。民德之，称为杨公河。驱剿矿盗，四境以安。后转闽藩，便道过衢，复与后任郡守郑伯兴，共置学田。

张泽（康熙《府志》）桐城县选贡。嘉靖三十六年，通判。己未春，铜山盗起，知府杨准调五邑兵，属泽讨之，贼遂溃散，旬日班师，民赖以安。

俞大有（康熙《府志》）莆田县举人。嘉靖三十八年，知西安县。矿民为盗，攻剽乡邑。四十年，知事祝芹死之。大有集兵抵贼巢，俘斩首乱百余人，余党解散。

梁问孟（天启《府志》）河南新乡进士。隆庆元年，任西安县。据陈《志》补。仁衷粹质，豁达闳朗，爱士如师傅之教生徒，抚民如父兄之育子弟，恤茆独如慈母之乳婴儿，制吏胥如扁鹊之观五脏，祛暴豪如鹰鸟之化鸣鸠。众但见其怡然色笑，迢然安闲，而不知其事机卒然而办，以为如有神也。

韩邦宪（《清一统志》）高淳人。隆庆中，知衢州府。筑石室堰，以灌田；立类编追征法，以杜混科烦催之弊。善政具举。未几，病卒。民思之，为建常怀祠。（《献征录》）字子成。己未进士，知衢州府。初至，问民疾苦，陈八事曰，明大义、专责守、崇节省、复成法、议赋役、讲实政、广储蓄、严武备，皆本经术，遵旧制，而酌以民情土俗，凿凿见诸施行。为政务崇大体，祀汉龙邱萇、宋赵清献，旌孝子节妇，捐己俸以供生徒之诵习，金绢户以消机匠之奸贪，复运米以省军士之赔累，清羨金以抵额外之征需。衢之轻折米为邻府所借，请还以备灾赈。无何以疾卒。

李一阳（天启《府志》）号复吾，丹徒人。丁丑进士。万历六年，任西安县。摘奸发伏，洞见肝膈。课士，取实诣，黜浮华，造就养成，多得高第。时当丈量，临时学精握算广袤之数，毫莫能欺。躬自履亩，辄增原额，乃于田税每亩减九厘，地税每亩减三厘三毫，水淤地三亩折一亩，山荒地二亩折一亩，岁省民间税银数千，世受其赐。凶囚逸狱，有陈德寿者，以奸夫杀王氏夫，逃至常、玉，饭于酒楼。店家见一蓬头者，与俱取两人饭直，德寿还其一，争论不决，捕者见而擒之。盖王氏夫冤魂阴摄，亦李侯盛德之报也。

许国诚（天启《府志》）字孟葵，晋江人。癸未进士。万历十一年，任西安县。气尚恬和，政崇惇大，字民以仁，几至刑措。事上以正，不屑逢迎。邻郡司李至，以公简于折节布成贝锦，直指为之按剑，阖邑士民呼吁声震，事遂得白。居常课艺评品，有功士林。催科甚宽，民无逋负。

王临亨（天启《府志》）号止庵，崑山人。己丑进士。万历十八年，任西安县。劲挺超拔，壁立万仞，其抚摩赤子，情意肫切。念民间受害莫如盗。养盗必以窝，侦得真迹，鞭挞至死，窝者股栗，四境义安。课士品文，多所造就。杨希圣入翰苑，以熟诵公文，遂称杰作；聘方应祥为馆师，师与弟子俱登第。其子名志坚，庚戌进士。公之神识类如此。

李憬（天启《府志》）湖广嘉鱼县进士。万历十九年，推官。为人寡言笑，嗜读书。常随直指巡行。所至，彰瘝公明，蠹蠹尽汰。署西安篆，民讼晓譬，令成虞芮，鞭蒲轻赎，百姓欢呼。征粮有方，不加箠楚。

林云（天启《府志》）字从龙，号澹玄，福建福清人。乙未进士。万历二十四年，任西安县。岁当大造，匝月告成，隐洒弊除。大侵，祷雩致雨，出粟赈糜，活命万余。中档差出取矿，势必噬啮闻

閻，悉心调停，商民两便。三大政绩，炳耀至今。（康熙《府志》）又尝捐俸建钟楼于城北。置学田二十二亩以养士。

杨世勋（天启《府志》）号济美，江陵人。辛丑进士。万历三十年，任西安县。下车，念民间疾苦，劳心拊绥。每讼词入，辄发里老劝解投息，公庭如水。偶用一吏颇慧，遂作负嵎。有人为公略发其奸，公去之若脱敝屣。造士作人，皆超世之笔。徐按察日久，亦其一也。后以浮言误中白简，千民号泣，代诉其冤。

刘有源（施闰章《学余文集》）字仲开，别号崑海，南陵人。万历丁未进士，知西安县。县故孔道，先是以供亿责农，民力困则死徙。公预给官费，使治厨传不匮。三月一会计，惰人马户不得为奸。科其民徭，计户等役。贫者不能支，公核田壤多寡上下为平准，民大悦服。又出私钱缮双溪舟梁。在县五年，以最闻。

俞琬纶（崇祯《续府志》）字君宣，号艳明，长洲进士。万历四十一年，知西安县。政清事简，在任五年，恤民造士，罔不真切。以病归，行李萧然。

林应翔（崇祯《续府志》）号止岩，同安进士。天启二年，以荐知衢州府。修郡志，建郡学、浮梁，士民方之常怀韩公云。

贺康载（康熙《府志》）号青园，江西永新县举人。天启五年，知西安县。政尚严明，有西汉循吏风。务崇俭约，食不二味。民间衣服有华诡者，必按治之，风俗一变。（康熙《县志》）实心实政，动合机宜，尤湛于经术，洞悉民隐，兴革悉当。复雇役之常夫，而船有编甲，马有更番，民忘征徭之累。鼎建邑学，割俸以倡士更倾心。

花上苑（康熙《府志》）南充县进士。崇祯四年，知西安县。政尚和缓，务以德化民。凡民间构讼，必委曲训导之，令退思三日乃就讯，多有愧悔和解去者。

张文达（周召《受书堂稿》）字九隆。《通志》作文隆。云南保山

人。进士。崇祯七年，知府。有吏治才，尝建乐丰仓，创试馆。凡所兴除，咸中窾会。

伍经正（《清一统志》）安福人。崇祯末，为西安知县。寻擢知府事。城陷，赴井死。乾隆四十一年，赐谥节愍。

邓岩忠（《清一统志》）江陵人。为衢州推官。城破，自缢死。时，巡按王景亮，吴江人；镇将张鹏翼，诸暨人，同死之。时为丙戌八月。乾隆四十一年，赐岩忠、景亮并谥节愍，鹏翼谥烈愍。杨《志》表推官有邓岩钰，崇祯十一年任，不云殉难。且其后尚有彭遵琦一人，不知即此岩忠否。

清

成晋徵（康熙《县志》）山东人。己丑进士。顺治七年，知西安县。沉静，寡言笑。时际兵燹之后，弦诵寂寥。晋徵下车，课艺论文，朝夕不倦，一时秀杰彬彬奋兴，多士德之。

袁国梓（《受书堂稿》）华亭进士。顺治十年，知府。政尚严明，吏民无不敬畏。尝修郡学，所费数千金，不以扰民。又经画石室堰，革除堰长、堰夫之弊，百姓赖焉。

白拱薇（康熙《县志》）字晖山，沔阳州人。壬辰进士。顺治十一年，知西安县。存心宽恕，临政和平。燠旱，素服草履祷赤日中月余，不以为苦。筑石室堰，捐俸协工，民德之，为立生祠于堰所。在黄陵堰。将军达赖大军入闽，养马衢城三月，军需无误，民得不扰。

蒋士芳（《两浙輶轩续录》）字晚生，余杭人。顺治丁亥拔贡。官西安教谕。博学能文，邑人争欲得之为师，质疑问字，从游甚众。丁亥，受知于督学李公际期，以选贡授云和学博，调西安。为人和易谦让。栝苍、太末间，常怀其造士之泽焉。

王弘仁（康熙《府志》）辽阳人。康熙初，知湖州府。十三年，总督李公特荐调衢。时当闽贼作乱，禁旅云集，弘仁调剂满汉官兵，指陈方略，动中机宜，请蠲请赈，百姓赖以存活。

李恍（嘉庆《县志》）安邑人。顺治十八年，知西安县。政令综核，人不敢欺。特严溺女之禁。凡民间有育女者，令乡里条其姓氏闻于官，富者加以奖谕，贫者膳以银米为养育之资。始终十年不懈，生息以蕃。邑有邪教烧香聚众，蔓延至数千人。尽毁其祠宇驱斥之，民赖以宁。

李呈祯（康熙《县志》）辽东铁岭人。由荫生康熙十三年知西安县。居官简易，静默有容。时，甲寅闽变，烽烟旁午，不下十万众。深谷远村，尽为寇盗所据，民无栖息。公抚流离，安插戎伍，极一时之艰瘁。荡平之日，赎难妇，蠲钱粮，免长夫，革坊长，种种美绩，民困以甦。十六年，以漕粮罣误解职，士民吁请复任。后升湖广茶陵州。姚《志》失载。

鹿祐姚《志》作佑。（康熙《县志》）字有上，号兰皋，凤阳颍川人。壬戌进士。康熙二十八年，知西安县。居官清正，不徇情面，沉毅有干略，遇事敢为，无所挠避。学宫，自闽变以来，墙垣倾圮，椽桷飘零。甫下车，即前后修葺，焕然一新。重建明伦堂，开内洋池。详学碑记。朱彝尊撰。除礼部主事，迁江南道御史。

晋大忠（《清一统志》）字心葵，赵城人。衢州守备。与耿精忠党战于缪村，斩贼数十人，力竭而死。事闻，赐祭，厚恤其家。同时死难者，有左营把总闫有功，见姚《志》。

陈鹏年（《浙江通志》）字沧州，湖广湘潭人。康熙辛未进士。三十五年，知西安县。民户多为虚粮赔累，鹏年申请丈量。每都设公正二人，每图分十区，设区长二人，区长同花户自丈自田，每丘插立牌杆，上书弓口若干、积步若干、现田若干、业主某人。区长汇其

总数，交与公正，另造清册。务使现田科粮豁除绝户，而以丈出余粮补从前缺额。又留心水利，将承堰水田编为十甲，递年轮流。择甲内田多而齿壮者命为堰长，督率人夫筑砌堰坝。其堰夫工食及需用物料，照田出费，每亩三厘二毫。众者乐从。县西北百里有铜山，奸民聚众开矿。鹏年申请严檄驱除之。有郑荣组妻徐氏者，夫舅俱死于冤，诉之前令，以事在赦前不省，氏愤触石碑而死，棺露置城西铁塔下已七年矣。鹏年廉得其状，为雪其冤，造墓立祠，题额曰孝烈。他若建文昌阁，广漏泽园，治桥建闸，葺学修志，平糶缓征，禁止停丧溺女，善政不可胜举。升任江南，历官总督河道。《清一统志》照此稍节。

杨廷望（杨椿撰《杨公传》）字竞如，崑山县学生。杨《志》作武进人。进士。康熙四十五年，知衢州府。首建府学，整理石室堰，重修府志，严禁溺女及讼师，详为条教，至再至三有不用命者，必以法惩之，民无不畏服。四十八年旱，公单骑减从，亲诣四乡，开仓平糶，以贷贫者。其秋未获，米商以公禁运出境失利，怨公，动以浮言，被劾去职。贫不能归，留衢三载，卒，时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也。衢士民巷哭，为请立祀。见《经世文编》。

考：康熙《府志》，公序作于辛卯八月，盖五十年秋，与留衢三载之说合，则公之卒非四十九年九月也。

王世甲（嘉庆《县志》）四川进士。雍正三年，任西安县。下车伊始，即备询利弊，行政以教化为先，重农务本，次第施行。建先农坛，置耜田，皆捐俸为之，不以累民。又立忠义祠，以励名节；立节孝祠，以彰潜德。通达治体，卓卓可纪。

任之俊（嘉庆《县志》）陕西长安县举人。雍正十一年，任西邑。田、地、山、塘，旧无鳞册，易为豪强兼并。公于乾隆元年行丈量法，创立清单，注明四至、户名、亩分，散给业户收执。又设公正、

区长，以便查核。由是民产均无欺隐，合邑称便。西门外，江、常二水合流激荡，城堦日就倾圯，公修废兴坠，不惮烦劳。先修护堦，次移马头，由是城垣无冲刷之虞，舟行无覆溺之患，皆公力也。后以循声膺卓荐。

陈本（嘉庆《县志》）字汝立，号筠亭，仁和人。雍正癸卯、甲辰联捷进士，知广东清远县，改教谕。乾隆乙丑，西安教谕。勤课诸生，更以反切三十六字母，循循善诱。有富生索叔欠，殴伤其额，邻族为伸于学，侄惧详褫，贿公。公俟伤愈，传其叔侄，谕曰：“汝念尔胞兄，恕其褫革，但教官失训，罚我百金。”即以侄贿与之，并使谢罪，叔侄和好如初。有偷儿窃印篆去，次夜得于署圃。越数日，偷儿以他事发觉，县鞠，即伏曰：“某前日穴入学署，书籍外，别无长物。窃入寝房，惟箱中一小篋，镭钥甚固，疑为得金。赍出启视，大骇，不忍为清官累，因乘夜置于后园。”令因薄惩而释之。年老告归，行李萧然。著有《韵律》八卷行世。

岳淳（嘉庆《县志》）乾隆十二年，任西安县。政尚廉明，小户钱粮无自封投柜者；有之，自岳公始。并令信任之亲属，监视胥吏，无能为弊，民甚德之。下乡相验，仅乘匹马，随一二必需之人而去，以免滋扰。讼事到，即断结，无守候之累。凡便民类如此。性尤刚正不阿，时以比之包孝肃。

张锡锦（嘉庆《县志》）山西崞县举人。乾隆三十三年，任西安县。甫下车，即问民疾苦，锄强扶弱，胥吏不敢为奸。又延名师课诸生，给膏火，终岁不倦。至桥梁利涉之区，修造以时，不烦民力，四境俱怀其恩。

刘甫冈（嘉庆《县志》）江西安福县进士。乾隆二十八年，任西安县。法度严明，通达治体。初时，西邑贸易，多用大秤，轻出而重入。公下车后，悉行禁止。教民公平，尤能饬廉隅，革奸吏，以休

养元元为务。讼牒听断，明允得情。鼠雀细故，往往委曲解息，积案以清，咸称慈父母焉。

姚梦石（《通志》访稿）字又芝，号米斋，钱塘人。先世业贾，饶于财，好读书，目十行下。旁及岐黄、孙吴、星命，靡不精究而融会。未冠，补弟子员。乾隆戊申，举于乡，年才二十。屡试礼闈不第，大挑二等，授汤溪县学训导，再授衢州府学训导。为人豁达刚介，见义勇为，不可干以私。诸生有执贽者，因材施教，循循无倦容。衢有孔氏家庙，颓圯矣，公病其卑隘，令视郡学制绘为图，请于当道，集贽重建，躬捐数十金以倡，遴邑之老成者董其役，逾期而成，犹有羨焉。平居，寡酬酢，杜门徜徉，饮酒赋诗，或深夜露坐，观星文，析圜图以为二，按方定位，合之，无毫发爽。道光辛卯，以内忧去官。生平著作甚富，大半散佚，仅存手录古今体诗若干首。

周王福（《城区访稿》）字鹤斋，江苏常熟人。道光十四年，任西安令。十五年，王师过境，内有禁卫军，骄横异常，沿途纷扰。西安又值奇荒，办给供亿，辄不当意，鞭挞随之。相戒无敢前。公亲谒统帅，痛陈地方瘠苦状，又亲负弩前驱，竭力弥缝，得免意外之虞。是年大旱，设法筹捐赈济，民以苏息。今有碑存。调慈溪县去。

王绍燕（《城区访稿》）福建仙游人。道光癸卯春，以词臣出守衢郡。礼贤下士，勤政爱民，尤以培养人材、振兴文教为己任。月课诗文，亲自批评。时邀多士入署，杯酒论文，优厚礼貌。侍从稍有傲睨之气，辄严斥之。士有行止失检者，必面为训化，予以悔改之路。秋闱，调充内监试。八月十三晨，往弥封所，见衢属卷尚未封，立饬封讫。复至誊录所，亦如之。监视誊完，送房考官乃已。是科，方驥领解，郑桂东、孔广升亦同登乡榜。向例中秋定元，非公则衢人受屈多矣。士林至今传诵之。公两典衢郡。三十年，复任。

遗爱犹在民也。

陈元谦 《《城区访稿》》字小芑，山西猗氏优贡。道光二十四年、三十年、咸丰二年，三任西安令。爱民如子，嫉恶如仇。民间词讼，每于收呈时，察其词色，当堂剖决，悉得其情，民无或谤张为幻。邑有李位小后生等，结党横行，号三十六天罡，捕而置之法，同党远颺，乡民得以安枕，一时称贤父母焉。

吴来鸿 《《左福祠附祀四公记略》》，湖南人，或云湖北人。胆识俱优，智勇兼全。有将略，有拳术。咸丰四年，宰西安。出必舆中带兵器。时，皖、赣各州县多为洪杨军所占领。公莅任，先事预防，令城垣满贮灰瓶、石子等，以备不虞。五年三月杪，忽报有浙军台州勇二千人回浙过衢，公知有诈，严令禁止入城。派人代购什物，亲往谒其军官。言次，将及变。公一跃登岸，军官亦登岸，拔刀欲刺公，突有农民挥肩担击其腕，刀忽落。公即进城传谕，严拏奸细，格杀勿论。闭城大索，留北门以司出入。公坐于城下，风声所至，台勇之入境者无一幸免，而洪杨兵数万伏于常山之七都球将袭衢，闻风宵遁，衢得保全无害。城垣所备之灰瓶、石子等，迨八年洪杨兵再至扑城，即藉以御敌。衢人谓公于去后犹留遗泽，其功德在衢，洵非浅鲜也。事后附祀公于左公祠。

缪梓 《《浙江忠义录》》咸丰六年春，贼自江西抚建窥浙境，道员缪梓赴衢州督防剿，与贵州安义镇总兵饶廷选分统其军。八月，贼从贵溪、弋阳攻广信，知府沈葆楨来乞师，廷选军赴援，梓应之，贼遁去。是年冬，巡抚晏端书奏补梓金衢严道，廷选亦调衢州镇。七年十二月，贼首石达开出抚州、金溪、东乡、贵溪大举犯浙，号八十万。梓策贼来必经广丰下玉山，请分二千人驻广丰，尽起常、开之兵屯玉山，留一军守白沙关，而率亲军五百人营常山为后劲。八年正月朔，前队方入广丰，而贼已合围，后军不能进。廷选至大

南桥，为贼所败。退至常山，贼遂越广丰犯江山，梓亟分兵救江山，与廷选归保郡城。甫至，闻江山陷，贼已逼南山，遂自将数百人与战城下，大破之，乃下令守城。越日，江西援师至者七千人，贼亦大至。又三日，援师继至，始合营逆击，尽焚贼营。贼复隔河连营，横亘二百余里，西陷常山、开化，南陷遂昌、松阳，入处州，过永康，窥金华。贼围衢州，凡九十一日，大小数十战，掘地道者五，卒不得逞。而新授衢州镇李定泰复自寿昌引兵来，贼宵遁。

饶廷选 《浙江忠义录》咸丰七年，署福建提督总兵。饶廷选自广信调浙江衢州镇总兵。八年三月，贼扑衢州，廷选分路迎击歼之。五月，江西泸溪贼由铁牛关攻陷邵武，复窜江山。廷选迎剿，获胜。七月，衢州解围。《左福祠附祀四公记略》饶公廷选，江西人。咸丰八年，伪翼王石达开以重兵围衢。先以铁骑二千，驰骤于东、南、北三郊，拟另以奇兵突城。时，城中仅有守兵五百，道梗援绝，全城恟惧。饶公乃练兵三百，分为百队，每队三人，令前一人右执盾、左持长刀，中一人持鸟枪护之以进，后一人拥长矛为前二人之接引，嘱曰：“敌用骑，其行利散不利整。汝等出城迎战，勿立行，宜伛偻蛇行，散伏于堦下或路旁丛冢中。遇队至，宜先鸣枪以乱其视听，次以刀斩其马足，终以矛刺其身首，蔑不济矣。”敌果遇伏，歼其大半，围遂解。

李定泰《左奏稿》作定太。《左福祠附祀四公记略》李公定泰，湖南人。咸丰十年，任衢严总镇。次年，伪侍王李世贤三次围衢，连营百余里，意在久屯以困衢。李公亦于城堦上，间三十步筑一瓦屋，驻兵十人，为久守计。衢城四面平畴旷野，远眺数十里，无纤微之障蔽。李公先督兵清野，犹恐敌有伏匿，复于郡城隍庙前城堦上用巨木筑一将台，高逾十丈，昼旗夜灯，分别方向，以示警。敌不得逞，然志在破城无后顾之忧，乃于距城二里余之西北郊，潜挖地

道，计将以火药裂城。李公预于城内掘地作窖，卧警者于其中，以空缶作枕，昼夜潜听，闻有凿地声，急足趋告，李公乃立掘横濠，满引以水，药湿不能燃，敌计立破。又以衢城西临大溪，东、南、北三面环濠，水深浅不一定。李公督兵浚濠，复环濠立木作栅。又以铁蒺藜密布栅之内，敌数以铁骑薄城，马足为铁蒺藜所伤，不能进。相持半载。至同治元年，左文襄以大兵至，加以瘟疫大作，敌势穷蹙乃退，衢城得以无恙。

吴艾生（《左福祠附祀四公记略》）吴公艾生，江苏人。咸丰五年至同治元年，三署衢州知府。时，大兵之后，疮痍满目，为之招流亡、施牛种，遗黎赖以苏息。

张培基（《左公祠附祀记》）张公培基，云南人。署湖州副将。咸丰十一年，管带衢州水师，协力防衢。及全浙底定，公暂侨衢以居。衢民向有溺女之风，贫家生女多不育。公闻及此，恻然悯之，倡捐钱六百串，为保婴基金，并劝五邑盐商，各以盐引之多寡量为捐助。衢之育婴堂，乱后久废，至是复兴。盐商认捐后，遂沿以为例。衢人德之，乃于光绪辛丑呈准附祀于左祠。

杨国正（耆旧述闻）中营游击，久经战阵，胆略过人。咸丰八年，杨洪兵围衢，每战必先，出奇制胜。两次夜出，攻破花园岗敌垒，敌甚畏忌之。敌营中有名杨国宗者，遂借以反间，流言杨弟在彼，杨与暗通，并于省中谋陷国正。抚军惑之，幸遇救得寝。国正闻知其情，泣愬于饶公廷选，愿战死阵前，以明心迹。国正有弟名国中，同在衢营，因托巡哨，驰入敌垒，被害而死。国正扶掖饶公汗马年余，血战数十次，事平，未获上赏，论者冤之。

刘培元（耆旧述闻）同治初，镇衢。官至元戎，蔼然仁者，有己饥己溺之怀，悯衢人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无以为生计，尽出赀财，收买民间田产，贫民因得以度活，而耕种有资。及事平，悉将契

据发还，亦不索还原值，衢人以是德之。

刘汝璆（《经世文续编》）同治三年，署金衢严道。有《上左季高中丞论清粮开荒书》。又金、衢、严三府疏浚堰、坝、陂、塘，并设立筒车。《记》中有桃枝堰一事云：衢州西安之桃枝堰，荫注田地不少。堰口上有深沟，为馒头山梗阻。山边有潭，深不可测。沟道既为山所阻，乃从潭边以石叠成沟，引水绕沟而过；山足悬岩垒石为根，压重自坍，屡修屡圯。汝璆稟请开山，计宽一丈，高四十八丈，长三十二丈，阅六月而功竣。以开山之石坚，筑沟源。沟与堰相辅渟蓄，以备早潦。自此，江西广信等处来西安开垦，不下数万人。公，江西人。承顾道菊生之后，此事实成顾道未竟之志者也。广丰人之旅衢者，类能言之云。

陶庆麒（《两浙轺轩续录补遗》）号静园，会稽人。嘉庆庚申举人。官衢州教授。十七年，赭寇扰浙窥衢。君久于其地，谙习形势，与守令共议城守之法，撰《守城记》一卷，有自题《守城记后诗》云：长绳曾系纸鸢来，雉尾空焚一炬哀。东望援军断消息，吟厨犹自觅干苔。痛定闲翻旧日书，元戎忠悃几人如。纶巾羽扇风流甚，诸葛英名在草庐。

如山（《通志》访稿）字冠九，满洲翰林。同治六年，以大考散馆简放金衢严道。时兵燹之余，文风凋敝。正谊书院向有朔望二课，道府轮值。至如，必扃门亲试，每出题后二刻许，辄至士子案头，索阅文稿。合则口为褒奖，立即援笔于稿上分别圈点；不合则为之婉解曲譬，使听者心领神悟。其理境澄澈，议论宏远，老生宿儒叹为未有，衢郡文风由是一振。平生擅书画，书法魏碑，略师贯休，写罗汉佛像，尤为高古，至今丛林尚有遗墨，识者珍之。时衢人好讼，有某某数人喜为人捉刀，颠倒黑白甚，且持官府之短，以为要挟。如道故隐其名，出示访拿，使之自丑，讼风稍戢。后升两淮盐

运使，解任去。

陈恩受（耆旧述闻）字子固，湖北蕲水世家子。父廷经侍郎。光绪纪元，以荫授西安县。有吏才，明于听讼。邑有著痞号万三、金钢钻者，二人结党横行，鱼肉乡里。公设站笼二，声言将捕其人而置之法，同党畏罪皆敛迹，二人卒改行为善。时，又有游僧宝定，占据学基，创建后祥符寺，佛殿高于文庙尺余。优贡孔昭峻等十五人援旧志载“学、寺对换之”条，绘图贴说，稟请当道，勒令移建，不听。士林大动公愤，拆毁该寺，宝定愬于道宪英廉。英本旗人，素佞佛，袒僧，立飭县拘首事者，雷厉风行。公往，力辩该地实为学基，而查办诸生之令竟置不行。在任三年，丁父艰去。

欧阳烜（《城区访稿》）字云衢，江西南城人。由进士授刑曹数年，旋以亲老改官西安县。光绪四年初任。勤政爱民，尝深夜微行，访察奸宄，见一家灯火荧然，叩门入，则妇姑相对作工未辍也。次日，赏钱二贯。又尝出东乡，见众田皆耕，独一田未犁。公叱佃至，诘其故，答“以家贫佣工奉母，无力蓄牛，须俟他人毕耕，然后假而用之”，公给钱一贯，慰藉而去。有父稟子忤逆者，子随之来，公给父、子钱各二百文，谕以晚堂听讯。至晚，公坐堂皇，不问忤逆事，但问早晨给尔父子钱各用若干。其子尚存百三四十文，父则用罄矣。公笑曰：“即我为尔子，亦要不孝。”置之不理，遣之去。明日，询其近邻，果其父之不务正业而诛求无厌者也。然此其细事耳。县有甲费胥差之年例，陋规也，每粮一两，除完正赋外，苛派钱三五千不等，均摊之于粮户，平民受累不堪，甚有逼迫殒命者。同治二年，左文襄定减浮成案虽禁革之，而阳奉阴违，缘新官莅任之初，即馈有一种规费，正任九百六十缗，署任减半，名新官费。由是任所欲为明知而故纵之，积弊已久。公既免除新官费，乡绅方百里、方济川、缪震雷、傅绍鳌等遂以甲费具言于公，沥陈利害，请求

裁革。公毅然任之，胥差多方挟制，公卒不为动，详请立案，勒石四门，永为禁令。人民实受其惠。年四十余，无子，在衢生一子，名曰衢生。在任七年，调黄岩去。有《留别》诗四章，记其二云：风风雨雨早秋天，身世浮云寄大千。欲慰亲心期寡过，不谙吏治敢忘愆。读书鲜暇尘难扑，涉世无才志但坚。最爱柯山浓翠里，长留琴鹤仰前贤。盈川七载此栖迟，愧乏良猷谢故知。大吏有心容傲岸，小民无术起疮痍。性顽学宦惟安拙，识暗趋公鲜达时。何日豫章归去赋，西山南浦总相宜。

解煜（《城区访稿》）字星垣，北平人。以词臣典郡，光绪五年莅任。整兴文教，扩充书院膏火经费，礼贤下士，访察僚属贤否，大有文翁化蜀之风。甫一年，调任福建汀州。临歧，有崔、郑二生赋诗赠别，公原韵和之，云：蓬瀛滥厕几经年，亲捧丹书下九天。阙里方欣居近圣，柯山更喜路通仙。无多膏火培佳士，谬许文衡擢众贤。他日养成皆国器，岂徒握槩与怀铅。欲去迟迟恋故岑，一樽酒对一张琴。攀辕衢路民情厚，祖饯离亭古谊深。东浙英贤全入彀，西园翰墨灿如林。云程咫尺同携手，愿与诸君控鹤临。九重泽沛渥如春，检点轻装赴海闽。鸿陆渐升占有兆，骊歌频唱意何亲。岂真得陇还思蜀，宛若迁岐竟弃邠。寄语诸生须努力，定知夔屈必求伸。轻舟荡漾旆悠扬，载贄遄征懒出疆。羡尔飞腾将破壁，笑余傀儡又登场。刘郎后至应居上，赵氏前微忆令望。地接南闽知未远，乘风一苇稳如杭。

刘国光（《城区访稿》）字宾臣，湖北安陆县人。由汀州调任。曾官监察御史。课吏维严，而奖借士子。初至，见《府志》版已残毁，访求旧本，重钲之，特惜缺页未有补正耳。又尝刊刻正谊课艺。性刚正不阿。镇标放饷，向例由府监视，防克扣也。前任多不敢实行，刘任每期必至，查验如数，散讫始归。有营兵与民争讼，县令责

之，兵哄入署，令忍屈受之。公廉得其状，密禀制宪，奉令提府究办。终公之任，营兵敛迹。又修筑城垣，开浚内河，盘查广盈仓积谷。僚属兢兢从事，无敢荒废。厥职数年，以母老归养卸任去，士民攀辕送之。

伍桂生（《通志》访稿）字芝荪，上元人。由荫任西安县。提倡文风，勇于任事。整顿鹿鸣书院租息，裒益士子膏火，严治地方溺女。时，九华山僧犯戒律，为绅士詹垵、邵棠等所讦伍，令侦查得实，密禀省宪，尽将寺产抄没充公，计山槽一座、钱粮九十两。该寺本有上、下两院，上院仍旧，下院改作书院，命名毓秀。以寺产分立兴养、兴教二户，兴养办该乡保婴；兴教又分为二，半入鹿鸣，半归毓秀，委绅詹熙为监院。其后均皆变价，充鹿鸣者，另购江邑黄家埠租；充毓秀者，存储银款，仍分作保婴及改学堂之用。士民犹食其余惠。

邹仁溥（《南乡吾平堰记》）字渭清，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七年，署金衢严道。勤恤民隐。邑有吾平堰，为五大堰之一，久废圯，农民无力复兴。公至，察知此堰关系农田甚巨，邀当地耆绅吴嘉祥父子董其役，拨款修筑。堰成，农田不复忧旱，收获以倍，民德之，立祠以祀。

林启（《通志》访稿）字迪臣，福建闽县人。光绪十九年，由词臣出任衢州知府。恂恂儒雅，温厚和平。请拨厘金增加书院膏火；讲求经学，添购书籍；以重修聘山长，课士子。而对于听断，尤能发伏如神。北乡杨生华耀一案，平反县判，尤为阖邑称颂。先是，上方仙洞村杨何氏，家素饶裕，夫亡，遗一子。已冠且议婚矣。旋亦病歿。族中艳产，不予立继而瓜分之。有杨樟洪者，略读书，明大义，独不可，曰：“何氏子，年逾二十而卒，不为夭，亲支有昭穆相当者则继之，不宜斩其嗣。华耀于何氏子为从堂侄，以侄继叔，名正

言顺。”众不能夺，遂定议。诂年余，樟洪故，族房翻前议，且毁灭墓碑及木主，而以族中之幼而慧者为应继，仍欲阴行其瓜分主义，遂贿何令应福，任意枉断。至是，赃证败露，复以华耀入继。众称神明。其他类此者尚多。逾年，调任杭府去。

黄大华（《黄公惠政记》）字鞠友，湖北武昌县人。光绪己丑进士分浙，初任西安县，先代后署。喜与士子谈文。月课卷，常亲自批改之，若师生然。完粮，以银折钱，前任柜收每圆较市价辄短数十文，黄任独申一二色，民间称便。

徐士霖（《恤嫠善后记略》）字澍生，江西清江人。庚子乱后，署金衢严道数月，以不忍冤抑平民，求解任去。濒行，捐廉二百圆为恤嫠经费，又以二百圆作基金，并于地方他款酌提二百圆俾持永久。至省，言于藩司，又于厘捐善后项下岁拨二百圆。此项民国停止。至今恤嫠之举仍旧进行，皆公之遗泽也。

世蕃（《中学校纪事》）字伯先，满洲荫生。任衢州知府。值维新之际，创办郡中学，重聘各科教习，以作育人才。调任嘉兴。未几，擢升安徽按察使。

周以翰（《城区访稿》）字崧甫，江西兴安县人。拔贡举人。光绪三十四年，守衢。劝桑麻，兴实业。创农务，讲水利。精明强干，有猷有为。宣统元年，夏天旱，徒步祷雨，感受暑热，病歿于官廨，士民多悼惜之。

王绰（《城区访稿》）字孝宽，山东诸城人。甲戌，翰林改官给事中，简放金衢严道。莅任时，制科已废，犹课艺谈文，以为国粹允宜保全也。迨宣统纪元，举行优拔考试，所取皆名下士为向所赏鉴者。在任七年，对于僚属，和蔼可亲。见时局日非、国步不振，因有归志。会蜚语指为烟癖，调验后，力求解职去。不数月而政变，人以为有先几之见也。

徐光烈（《城区访稿》）字履庄，杭之仁和人。己丑恩科，举于乡，就教职，选授西安。莅任时，科举已废，学校正兴，自维进身之阶虽殊，造士之意则一。既为教官，当以教育为职志，由是筹办县立小学，并出私费设蒙学一所。即敦义学堂。政变之初，人泥旧习，不愿子弟入校。光烈亲历四乡，广为劝导，以开风气，从学者渐众。时，尚存优、拔二科，获隽者多在校教员，故诸生之造就益粹。提学使勘其成绩，委为省视学。

李龙元（《城区访稿》）字云卿，云南蒙自人。光绪壬午举人。继王绰任。家富于资，蓄意兴教养事业。时，谘议局议案，每府设师范学堂一所，遂首捐千金，并令西安县洪禧襄助五百金，鳩工兴作。而武昌起义，浙亦随之反正，衢防绿营军界汹汹，当地绅商电省推公组织军政分府兼衢州府民事长。既而废府制，又改为衢县知事。密电请省，兵至，诛首乱者数人，秩序遂定。

附：宦迹举要

汉末

郑平将。镇峥嵘岭。

唐初

尉迟敬德将。监造州城。

玄宗开元

徐坚刺史。建偃王庙。

徐峤坚子，继任。同。

天宝

贺兰进明刺史。 祷雨得灵，有碑。

张思钦刺史。

娄知柔司马。

辛 规令。 并荐孝子郑崇义。

德宗贞元

韦光辅刺史。 立柯山碑。

于 邵别驾。 以文章名，有《游石桥及送窦、蔡二秀才序》。

郑式瞻刺史。 进银绢。

宪宗元和

陆 庶刺史。 刻柯山诗碑。

李 逊刺史。 以政最，擢浙东观察使。

元 锡刺史。 书《偃王庙碑》。

文宗太和

豆卢署刺史。 建征梦亭。

武宗会昌

崔 耿刺史。 建女楼，城龟峰。

宣宗大中

赵 璘刺史。 作雁序馆。

僖宗乾符

季 毅刺史。 树小峨眉峰。

光启

陈 儒刺史。 绿野亭观稼。在衢十年，颇有惠爱。

吴越

鲍君福刺史。 拒陈璋叛。

慎知礼刺史。 宋兴，介俶子入覲，纳土归藩。

宋初

吾 渭守。 协赞戎机。

真宗咸平

韩昌龄判。 赵《志》载有《祥符寺塔记》。今未见。

仁宗天圣

吴 应守。 重修灵泽庙，有碑。

庆历

过 勳令。 旌赵公孝悌里。

哲宗绍圣

孙 贲守。 发郭璞墓，得双石笋。

徽宗宣和

留辟疆摄尉。死难。

黄 璠丞。重建项山灵惠庙。

张正文推官。祷雨得灵，夏希贤为记。

毛 友守。宽小罪，浚濠渠，民思其遗爱。

高宗建炎

赵子瀟推官。佐守治军事。

徐大兴守，一云判。饬战具，充积贮，拒苗刘兵。

绍兴

王 曦守。与崇义公柴叔夏御芝溪寇。

陈康伯判摄州。白马原盗发，督州兵进讨，克之。

晏敦复守。政教兼举，有祠。驱魃逐疫，民以为神。

林待聘守。修城。

张 嶠守。作思政堂，立明正书院。

吴 詠令。著有《西安诗集》。

唐 开令。赵《志》云：立石题名，方粲记。按：同时有通判方粲，见《宋稗》，未知即其人否。

孝宗隆兴

刘 珙守。受租米使民自操概，发钞消籍，皆有程式。胡铨自兵侍罢归，过三衢，有诗《呈刘共父》。共父，珙字也。前志误贡父。

何 辅守。浚内、外城河。

王悦守。 祷雨，致疾而死。

乾道

施元之守。 柯山有摩崖题名，作竚舟亭、月坡亭。

淳熙

邹嶰令。 赵《志》云：立石题名，闻人阜民记。

光宗绍熙

萧忱守。 作景高堂，闻人阜民为记。

宁宗庆元

章颖守。 弘治《府志》载有《重修贡院记》。传云：未赴任。
似失实。

嘉定

孙子直守。 修城。

綦奎守。 修城，竟前功。

魏豹文守。 新六门城楼。

刘屋守。 创修《信安志》。

卫玠教授。 撰《信安志》。

理宗绍定

叶汝明教授。 撰《信安志》。

端平

陈坝守。 旧有祠。今不可考。

淳祐

杨彦瞻守。 建状元坊。

开庆

陈仁玉守。 序《赵清献集》。

任年失考

游 钧守。 建柯山精舍，刊《郡斋读书志》。

景定

谢奕中守。 延孔元龙为山长。柯山有碑，残缺。

度宗咸淳

陈 蒙守。 立清献书院，有碑，今失。

赵孟奎守。 建莲花赵公祠，碑文存。增置明正书院田。

沈应龙判。 丙子之乱，被伤。

赵若鏊令。 丙子殉难。

元初

吴安朝教授。 草创文庙，祀先圣燕居。

至元

徐梦龙教授。 修府学，撰《总管府记》。

布 伯达鲁花赤。 创建府署，抚字有声。

成宗大德

陈孚治中。有政声，作平山堂，柳贯有《留宴平山堂诗》。

王得山县尹。移县治于海道厅。

法合路丁府判。修郡学、大成殿，建文会亭，创博文、敦行、秉忠、履信四斋。

仁宗皇庆

申月鲁帖木儿总管。整理明正书院田，黄溥有记。

延祐

捏古伯治中。修文庙，教授洪焱祖记。

文宗至顺

薛超吾儿达鲁花赤。有《题名记》。

顺帝元统

余阙浙东廉访使。衢郡长燕只吉台肆毒残衢民，阙鞠治之，御使反劾阙，阙归青阳山。

至正

王都中浙东宣慰使。有《修华丰楼记》。

王主敬总管。柯山立杨明诗碑。

善才奴学正。修建郡学，未竣。

崔思诚同知。继续前功，郑汝亨记。汝亨，疑是汝厚。

马浩总管。有《题柯山石桥》诗，萨天锡为和，后死难。

伯颜忽都达鲁花赤。筑子城，建忠烈庙。

伯颜不花的斤达鲁花赤。殉难。见《元史》。

郑汝厚府训。红巾之难，殉节。

明初

胡翰教授。振兴文教，著有《信安集》。

留文溟教谕。撰《西安县志》。

洪武

曹郁知县。移建县治。

何忠知县。移徙县学。

章溢知府。会诸生，游青霞洞天，胡翰有记。

余伯深同知。凿双眼井，修石室堰，解散灵山之盗。与黄爽并祀清节祠。其子孙家此，尚有开衢名宦门匾存。

靳达知县。建县学堂、斋、射圃。

吴泽知府。仁心惠政，耆旧称之。

毕贞知府。礼法自持，公庭肃然。

永乐

韩著教授。训诲有方。

陶圭教授。御史改官，学规严整。

洪熙

吴琛同知。《黄州人物传》云：卓有政声。

宣德

朱敬知府。莅政勤能，府治皆其建造。祀名宦。

黄胜知府。禁豪军，治强梗，民心翕服。

正统

伍服知县。政绩著闻，民至今称之。

张琛同知。修府学。

白琮知府。王师征闽，栝苍寇猖獗，供亿调度，防御攻守，厥功甚著。

景泰

王高知府。重修府学。

成化

阎铎知府。政事严明，奸宄屏息，重编《赵清献文集》，有马嵬阎铎序。

李汝嘉知府。重修府学，树育贤、成俊二坊，易四斋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兰溪章懋记。又修县学，均徭役，建桥梁。

邓璩同知。廉明固执，人称铁板上司。

弘治

张俊知府。修孔氏家庙，洗马罗璟为记。坛壝、城垣，亦多修葺。

萧显同知。给事中左迁，以词翰擅名。

曾铎同知。义理之学，平易之政。

- 芮 鑑推官。 断狱平允，民甚德之。
张 伦同知。 公廉正大，刚毅不随，吏民畏惮。卒于官。
王 纶通判。 莅政有方，催科不扰。以上五人，悉本赵《志》。
贺 泰推官。 处己俭约，居官清谨，决狱平反。

正德

- 刘 鸾知府。 刚断明敏。
宋 毓知府。 饶寇作乱，安抚军民。以伤暑致疾卒。
陆 钟同知。 恺悌爱养之心，平易近民之政。
杨文昇推官。 用刑平恕，守己清廉。

嘉靖

- 简 阅通判。 持身简重，礼士有民。
赵可与知府。 兴学课士，贫者助婚，垦地赈荒，抚善摘奸，民立仁雨亭。
谭 敷教谕。 拟移县学，争祥符寺址。
王仲锦知府。 廉威并著，禁绝请托。
陈弥正通判。 忠厚简直，守己清介。岁却粮储例银约千金。去之日，行李萧然。
薛应元同知。 佐杨公行政，多有贰守薛应元名。
祝 芹知事。 与其子并死铜山矿难。立祠祀之。
曹 存知县。 县署前作迎宾馆及旌善、申明二亭。
郑伯兴知府。 延聘赵镗，完成《府志》。

隆庆

- 何东序知府。 案牍如山，秋毫洞烛。每登堂讯鞫，隶役烹汤

两堠间，听赴讼者持糗饵饮漱而去，毋觅居停。

汤 仰知府。 修建府学，并整堰务。附祀张公祠。

万历

陈 润知府。 修建府学明伦堂，赵镗为记。

廖希元知府。 修孔氏家庙，有碑。

易傲之知府。 编定粮米金差，大户得免赔累。又于府前建三衢先哲坊。

李道先同知。 诚与才合，政自心推，摄符郡邑有声，总理捕戎有法。

陈端言同知。 持躬接物，以一清字贯之。祀名宦。

唐斯盛教授。 立心正大，行己刚方，却赞仪端身范。

王临亨知县。 诚意造土，严治盗窝。

陈三乐推官。 重修县学，徐一櫜记。

蔡元相知县。 修文庙，筑奎峰，增置学田，郑有年记。

张尧文知府。 建关王庙及钟、鼓楼。

朱朝望同知署府。 改建府学，回复南向，金学曾记。

洪纤若知府。 修朝京门，建通和浮桥，民立洪公祠。

荆懋贤推官。 重修府学，徐可求记。

瞿 溥知府。 创建日迟亭，有碑。纂辑《烂柯山志》。

郑觀光知县。 改建县学、尊经阁于明伦堂后。

天启

舒崇功知府。 重修府学，未竣。

崇祯

蔡三复知府。完成府学前功，汪庆百记。

吴适推官。录囚讞狱，数言立剖，无不洞见情伪。又立诘毅两社，丹黄甲乙。

张鹏翼镇将。战死。

王景亮巡按。受唐王命，恢复明祚不克死。

清顺治

孔贞锐知县。至圣六十三世、曲阜裔，恭修祖庙，增设祭田，有碑。

冷时中知府。续辑《烂柯山志》。洞中有丙戌诗碑，残缺，尚存半截。

李际期兵道督学。重修府学及通和浮桥，并有碑记。

韩养醇知府。与李道同修府学，徐应秋记。又修城垣。

张元璘守道。拒亲王禁旅来衢牧马。后附祀于守道梁公祠。

康熙

孙鲁推官。兴修府学。

雷经知府。请减南折米价，又修郡庙，有碑。

梁万祺守道。闽变，守城，王师云集，融和满汉。祠祀于关帝庙西庑。

李之芳制宪驻衢。修西南城及孔氏家庙。平定闽寇，建青霞书院。民立专祀。

陈天尝教授。训诸生，娓娓忘倦，贫者辄周恤之。名宦祠作大

常。

董弘毅知府。重修郡庙。

董昭祚守道。修县城隍庙，有匾额。

沈完龙教授。赎归赵清猷公后裔，命名述祖，请给衣衾，为之婚娶。

王文锦知府。捐捧独建启圣祠，即尚友堂故址。

张濬知府。更新府学，捐捧建文昌阁于启圣祠前，与尊经阁相并。

王钦措训导。建文昌阁于县学门左。

金玉衡知府。踵成杨公《府志》，付手民刊印，有后序。

车德辅教谕。在任有年，协修《府志》。其子孙有家于衢者。

王涵焄知县。加工修葺浮桥。

马璘协镇。倡办育婴堂，有碑。以酒坛筑德平坝成堤，名马公堤。

靳树德知府。筹画育婴堂，有碑。序《玉芝堂谈荟》。

雍正

郭朝端知府。重修府学，沈树本记。

乾隆

杨景震知府。重修府署，有碑。又整理石室堰，立碑于张少卿祠。

胡文溥知府。易爱莲书院名为正谊，延请山长。

费士桂教授。崇尚实学，名下士多出其门。

翟灏教授。请修府学，又改县学署后馒头出为矾头山。有诗《访得柯山唐贞元元和二碑并留纪念》。与费丰山辈结菱湖诗

社。

甘士瑞知府。重修府学，齐召南记。扩张正谊书院，自为记，碑存。

明禄知府。开浚城河。

汪增谦知县。修治城垣。

程国表巡道。修建道署，有碑。整理文公书院。

张士范知府。预修道署，见前碑。

程国玺巡道。有《小九华山游记》，道署旧有联。

段廷瓚知县。好贤礼士，乐聚晨夕，尤注重农田，规定东迹堰堰长案。

王士澣知府。建孔氏家庙前德侔天地、道贯古今二坊，与知县段廷瓚齐列名。又武庙有匾。

李秉钥知县。立洪口闸石限，以杀水势。

谢最淳知县。建鹿鸣书院，修文庙两庑及崇圣祠。

吴珙教谕。佐谢知县修学。

朱谦鲁训导。同上。

玉德巡道。捐资增建育婴堂，有碑。

林元知县。建册房，贮版图、鳞册。

许执中知县。整理东迹堰务，添建县署内堂上房。

嘉庆

朱理知府。重修正谊书院，有碑。

刘炳知县。率绅劝输修造六门、城楼及子城，又修县署，定石室堰“四月封堰，九月开堰”之例。

舒庆云先府后道。有《步云楼》诗刻石在府署。作道署，有联。朱鬯《盈川小草》亦有《呈舒暖亭观察》诗。

- 朱 甯教谕。 勤于课士，富有诗才，著有《盈川小草》。
- 继 昌巡道。 与姚宝燧同修县学。
- 姚宝燧知县。 倡修县学，疏浚城河；聘请名流，纂修《县志》。
- 富忠阿巡道。 序《西安县志》。
- 那 英知府。 修府署，有联；赞修《西安县志》；改筑石室堰袋口于响谷底。
- 陈 岱教授。 好士谈文，协修《西安县志》。
- 余文焘教谕。 协修《县志》。
- 杨世英训导。 协修县学、《县志》，有《稗擷堂稿》，为多士效法。
- 沈方钱教谕。 协修县学。
- 刘重麟知府。 府署有石将军碑。

道光

- 李秉铨巡道。 主修西安县学。
- 吴鼎辅知县。 重修县学大成殿及两庑，并建櫺星门、崇圣祠，有碑。
- 刘性源知县。 继续完成县学工程。
- 周 镐知府。 束身名教，振起文风。倡修家庙，未竣，移调漳州。
- 谭瑞东知府。 完成家庙，浚内、外城河，并有碑。
- 刘龙标守备。 承修家庙，捐输材料。
- 续立人知县。 助修家庙。
- 梅树德知县。 劝募节妇程陈氏输资浚河，立碑乌桥。
- 英 海总镇。 重修镇署，有碑。
- 董友筠巡道。 道署作师竹轩。

- 成世瑄知府。 倡修赵清猷公祠，亲序捐册。
余士璫知县。 浚凿文昌桥水道，有碑存。
汤俊知府。 重修鼓楼，有碑；又修定光古佛殿，有联。
刘仲琦知府署道。 修城。
荣第知县。 随同修城。
石意恭知县。 以文教饰吏治，士多感化。

咸丰

- 刘成万巡道。 六廉察吏，僚属畏服。课士如师之于弟子，解组退老在衢。
李甫田知县。 李文襄公七世孙。敌临城下，防御有功。

同治

左宗棠浙抚，驻衢。 巩固衢防，规复全省，抚绥安辑，民困以苏。其后立专祠以祀之，并祀福将军兴，附祀饶廷选、李定泰、吴来鸿、吴艾生四公及张公培基。

王荫棠巡道。 兵燹后，署任。起闾阎，培学校。有《留别》四章以写其怀。

冯誉聰知府。 重修正谊书院，课士论文有门对。

顾菊生巡道。 爱士重农，兴筑桃枝堰，未成。以书院督课中寒疾卒。

陈鲁知府。 重修府学，亲书大学圣经一章于明伦堂，并筹办保婴。

诸可箴教授。 协修府学，书道义之门四字于学门，并系一联。

宗源瀚知府。 修清猷公祠，有诗。

- 海容知府。重建三衢试院，有碑。
- 谢凤毛教授。监造校士馆。见三衢试院碑。
- 汪以信府训。在衢有年，多士服从。
- 曾国霖知县。翰苑出身，以书法擅名，提唱鹿鸣课士，文风为之一变。

光绪

- 靳邦庆知府。整理正谊书院，有联；采集列任知府，刊刻《题名记》。
- 吴善述教谕。研究小学、六书、训诂，以教诸生。校勘先哲遗著《清献文集》及《谈荟》误文。
- 陆宗翰府训。论文精细，选刊鹿鸣课艺。
- 温汝超训导。为文恢宏恣肆，有刊稿。掌教正谊书院，士多效之。
- 联绶巡道。扶植人材，延聘通儒，添设经义、词赋小课，从优给奖。
- 唐树森巡道。三署道篆，题三去三来之室。
- 邹仁溥巡道。勤恤民隐，严治痞类，注重育婴，兴修吾平堰，农田多食其利。
- 徐懋简知县。明于听断，完成左福二公祠，修理城垣，并建西门亭楼，有碑。
- 刘宗标知府。爱士推诚，关心文教。
- 鲍祖龄巡道。创设求益书院，招集青年学子，课中、西学，立衢地新学之基。
- 周光照教谕。由江山教谕调任西安，委办求益书院，监督院课。

- 洪思亮知府。古道照人，绝无假饰。遇事镇静，宠辱不惊。
- 吴德瀟知县。力求新政，注重农桑，刊《樗茧谱》，试养山蚕，又劝募积穀存仓，至今实受其惠。殉于庚子之难，士民莫不伤之。
- 郭式昌巡道。解决巨案，调和民教，地方以宁。
- 龚廷玉知县。筹办善后，民得安业。德平坝被水冲坍，督工修复，有碑。
- 惠格知府。与中学监督郑锸募集巨款，拓建校舍，煞费经营。
- 胡寿海知县。忠厚存心，仁慈为政。修筑石室堰，有碑。
- 萧文昭知府。续刊《知府题名记》，倡修文庙。
- 姚舒密知府。修理文庙，重建东庑，并新崇圣祠及明伦堂，郑永禧记。
- 尹克正知县。协修文庙。
- 吴学庄知府。扩充中学校址，新建头门，并添设农业及皖江、豫章诸校。
- 方友升总镇。督率兵士开浚城河，得西水门故道，士民立碑，郑永禧记。
- 范凤书训导。初为山长，改督中学，新旧交孚。
- 薛应枢知县。重修北门钟楼。
- 程猷知县。判牍有才，千言立下。

宣统

- 崇兴知府。清廉自矢，有台臣风。反正后，慨然辞职。与地方感情颇洽，留连半载，始行北旋。
- 洪禧知县。协助李道改建师范学校，工未竣，而首县缺裁，事遽中止。